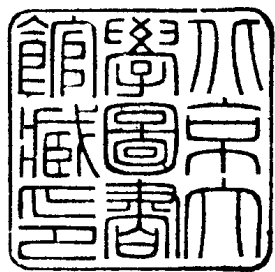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二〇冊目次

歷科廷試狀元策十卷總考一卷(二)

〔明〕焦竑輯
清雍正刻本

〔清〕胡任興增輯

一

翰海十二卷

〔明〕沈佳胤輯
明末徐含靈刻本

一二五

古今議論參五十五卷(一)

〔明〕林德謀撰
明崇禎刻本

三七七

歷科廷試狀元策十卷總考一卷(二)

〔明〕焦竑輯 〔清〕胡任興增輯

清雍正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歷科廷試狀元策

首集

已丑狀元 游圃 焦 竑

已丑榜眼 曙谷 吳道南

壬辰科

皇帝制曰朕遠稽古昔而有感於胥庭沕穆之世其民不誘而

不嚴而治意甚慕之而淳風既邈至道靡得而徵焉二帝

典三王之誥其粲然者則可見矣或者乃謂道衰於書契

薄於政教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

質文之變帝王所不能遠歟三代而下惟漢之詔令為近古

王通氏至取以績書而或褒孝宣之烈傷于孝文或美元和

之治鑒于永平豈寬嚴之宜父子亦不相襲耶夫道為世無

弊弊者道之失也信斯言也皇極敷言固自有本而不專

于令歟乃樞機喻以絲綸精神象之渙汗鼓舞于風雷定

保比之金石其稱令若此慎重抑又何也我

太祖高皇帝經綸草昧開闢文明若

相訓大誥諸篇正綱常定名分戒偏黨詰凶頑

聖謨洋洋同符典誥亦可悉舉而揭厲之歟朕祇適

先休格遵成憲凡植綱陳紀匡世範俗之具可以維教化淑人心

善備思延訪至熟矣乃勸誘愈亟玩愒愈滋禁戢愈詳悖

愈甚往士伍辱將校今則探刀鬪之矣往屬吏傲官長今則

有司今則於公庭矣其他恣睢無良背禮而傷教者

以一二數而詔之不聽或之不悛即三令五申徒勞置郵

切寢闕豈奉宜之失職舉抑令煩法弛所以教之者非其

也言者謂宜省議論振紀綱似矣乃謀夫孔多莫執盤旋

咎惠文虛列率遺扞罔之姦令何以能備法何以能嚴

欲擇遠猷以定命執大寶以成乎使令重君尊國安而民

寧壹其何修而可多士其悉意以對毋泛母隱朕將親覽

臣對 臣聞帝王之臨御宇內也必有飭治之實政然後化

擴而風屬之典以彰必有幸治之實心然後化原端而中

之極以建實政者何由壹一之條垂確然之軌以震懼

使萬民之心志耳日日繫屬於象魏而被濯維新者是也

心者何黜繁縟之文發真誠之懿以默制鈞陶使一人之精



也言者謂宜省議論振紀綱似矣乃謀夫孔多莫執盤旋

咎惠文虛列率遺扞罔之姦令何以能備法何以能嚴

欲擇遠猷以定命執大寶以成乎使令重君尊國安而民

寧壹其何修而可多士其悉意以對毋泛母隱朕將親覽

臣對 臣聞帝王之臨御宇內也必有飭治之實政然後化

擴而風屬之典以彰必有幸治之實心然後化原端而中

之極以建實政者何由壹一之條垂確然之軌以震懼

使萬民之心志耳日日繫屬於象魏而被濯維新者是也

心者何黜繁縟之文發真誠之懿以默制鈞陶使一人之精

神意慮日淪浹於寰區而鼓舞莫測者是也實政措於外是

即其整齊嚴肅者與斯民相持循而明示之以法也法立

天下即以法遵之初何患乎輿情之弗率實心存於內是即

其施篤懇切者與斯民相漸摩而潛喻之以神也神運而天

下即以神字之又何患乎國維之弗張陸古帝王所以覺

大寶而朝廷體統巍然等天地之常尊端拱穆清而宗社生

靈晏然若盤孟之永謐者繇此道耳藉令有實心矣而非政

以出之則宵旰雖勤鼓舞無術人心風俗安所振而何焉而

天下之勢卒日流於潰亂而不可收有實政矣而無心以率

之則粉飾徒具粹白已滿政教號令安所擬而注焉而天下

之機卒日至於頹弛而不可振此輒近之陋習庸主之淺

固宜淳熙錄錄之理寥寥罕觀也蓋不能無待於

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天縱立德應五百載之昌期

躬撫璠圖紹億萬年之正統出

齋閣箴銘以檢心性

志勅時幾罷貞觀政要而講禮經

神游聖學流汪濊之澤中外沾濡靡嚴肅之威華夷震疊治

化聖蓋已躡三躡五卑視近代而撲散之矣迺猶

聖不自聖進 臣等而首諫以帝王文質之變與夫漢令寬嚴之宜

終有感於觀惕悻悻之風而深惟乎尊君安國之術 臣有以

仰鏡

陛下之心仰虞帝之疇咨周王之訪落不勤於此也 臣竊伏蓬蒿

志願輸忠非一日矣方思乘泰交之會以効芹曝劄

清問諄諄下逮敢不披瀝以對 臣聞之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

元氣

卷六

三

民若有恒性克緩厥猷惟后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講

四方蓋八紘之廣林總之衆風氣異宜習俗異尚懷智欲以

相傾負才欲以相役匪整齊之則亂匪約束之則爭君人者

續神靈之統推君師之權而為民主者也所以萬整齊約齊

神之順軌嚮方焉者曷能意喻而色授之道必有仰於令

稽胥庭之世民不誘而親政不嚴而治質文無所損益因

革靡所沿襲渾渾灑灑蓋忘言之至理而勿穆之玄風也

觀所謂令哉裔茲以降堯明五教而萬邦協舜徵五典而

大備而昭明之化耀焉之數帝王者質文遞變豈競飾繁

以炫天下觀聽而跌盪古初哉義皇世遠民僞滋矣如必

焚符破璽剖斗折衡塞師曠之耳扶離朱之目與天下

無為以幾結繩之理庸可冀乎故質文之不能不變也猶

之必寒水之必東也勢也聖人不以勢之所趨者委之於

可為而書契作焉政教詳焉要亦循其勢與民宜之耳迺

精純粹美之真忠信誠懇之懿直與禮制文章相綱繆則

有不專恃令者在世主闡於大較俱云道衰而德薄也虞夏

寡怨而商周滋弊也則膠柱鼓瑟之見而木視聖人運治之

精矣三代而下近古惟漢文中子曰漢之制志典冊幾於典

詰終之以禮樂三王之舉也豈非以徒令哉繼今觀之柔道

化民孝文之治燬矣迺實以孝宜為優慧察裁決承平之

政矣夫迺謂不以元和為盜不知乘弱之後而令嚴焉一時

禁制之效起然三豨一開卒為基禍之主則孝宜未甚優也

乘強之後而令寬斯一時長者之名著然實意一籠身落

卷六

卷六

四

威之漸則元和未甚於也雖其寬嚴異宜先斥或不相襲要

以未適於道均焉耳何也古今不同者法歷古今而無變者

道道者權衡乎又質之變調劑乎寬嚴之宜而為皇極敷信

之本者也彼權機喻以絲綸精神象之澳汗鼓舞擬於風

定保比之金石胡稱令慎重若是詎非以柔翰於道為之

澳而不在區區告誡開敷則實心之謂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舜胡元再造寰宇制立法規古始而酌時宜

管伏讀

風訓大綱詳列某布聞若正綱常而定名分戒偏黨而詰奸

頑其洋洋乎典謨並茂關石俱傳矣大都有頓綱挈裘之

無倒持旁落之嫌有雷行雷動之威無華文拘俗之陋二

餘年來其所培養噢咻者甚厚而其所激勵震肅者又

要也通總之不外乎人君之一心今

陛下靜攝齊居盱衡圖理所以培植化原者諒矣傾天人之介以

消危微之關難辨儻操持少弛他如靡曼豔郁一切可喜之

欲得以牽引此心將精神情竅而弗振幾務廢闕而弗張其

所繫豈淺鮮哉臣又願

陛下乾綱日奮敬德日新養心於邃密而不聞

大廷計慮乎萬年而不忽微眇親近乎碩輔而不惑會于益務

講學益勤

顧問則康滯之志詘精明之慮生故覽令未頒而志所嚮往往便

滯澤象魏未布而神所凝注即為靈爽由是遠猷定命大

成乎將臣工祇承雅宇博謚用以維皇王之休風紹

祖宗之鴻烈何難區區區區漢令毋吝置錄矣此非虛說也

考卷

程頤曰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而我

高皇帝冠制首章亦以持守一節冠於正綱常等篇之始即

聖制所謂皇極敷言固自有本者是也伏惟

陛下俯察馬臣草茅卑賤固識忌諱冒瀆

宗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乙未科萬曆三年

皇帝制曰朕惟文武並用長久之術每慎操二柄以馭寰宇康

內順外威臻至治焉然觀昔之開基英主以授戈講藝選

弘文為美談而周公訓克詰召公誡張皇顧諟切於成康

隆之際豈世亂則寧濟以文時平則戒備以武道又各有

重歟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華夏

成祖文皇帝驅蕩胡氛於鏖戎既以

神武之畧為萬民請命迺禮賢置館即當

締造之初延儒直閣亦在

臨御之始以武戡定用文持之蓋規摹宏遠矣

列聖祇紹

考卷

讓烈顯承迨於朕躬嗣膺丕緒光撫太平之業且二百三十

威權乎四裔方內安於覆盂而譚者適謂今文具太盛武備

寔弛試舉其槩如京師禁放春秋教練嚴矣而冒靈猶未

何以壯居重之勢諸邊戍卒主客供億煩矣而行伍猶未

非乏也而聞鉞偶厲動輒無將列屯坐食尺籍具存也而

荷竊發輒苦無兵其弊安在者人情狃於晏安而法制

於非大為振撻不可歟考之前史有上言兵之要四

國之於兵五者有因府兵之壞作原十六衛者有請與大

論武於朝舉忠謀之士委之邊任者有以選勇果習戰

治兵之實者此皆承熙洽之後歸歸於經武保邦籌

又或謂安邊捍盜必先治內謂無兵無將雖朝廷三

根極之務更有在歟抑謀之麻廟修之紀綱自可以精悍
衝而無煩飾旅歌今天下雖稱泰寧而方隅多警斯亦居
慮危之時也朕既未能舞干而來堯弓而理將欲經文緯
圖修攘之實政以為長治久安計則何施而可通諸士其
忠誠盡明著於篇母有所隱朕且采擇而行焉

臣朱之蕃

臣對曰聞帝王之統一海宇也必肅天下之綱紀而後可以
維長治之運必聯天下之精神而後可以操久安之樞何謂
綱紀經之以文緯之以武而令順治之風因威嚴而日益
固者是也有綱紀以大精神之用故周時立法乘勢制宜而
中外之奉明威以修憲度者自有所備服而無廢弛頹廢之
虞有精神以握綱紀之本故法自上始制由中出而

策六

承德意以安紀律者自有融浹而無汗格偏駁之患蓋
治不忘亂而不徒侈太平之文具以疎屬戶網繆之防是以
危可常安而終將賴廟廟之武略以保宗社苞桑之業古者
王所以輯寧區宇界限華夷而俾子孫安享久長者其道端
不出此有如待武之足以勘亂而置文事為緩圖固非所以
垂燕翼之永計若但矜文之足以飭治而忽武備為疎節亦
非所以奠守成之弘麻此其綱紀之設施已有偏而不舉之
慮况望精神之聯屬獨有流而不息之機哉無惑乎盛運
常保而先世之所為經營拮据者不免漸漬而歸於
積衰極弊也圖修攘保治安端在

今日而可以決光裕之策矣欽惟

皇帝陛下

止孝止慈惟

聖蓋倫而王度光昭於海寓

尤文允武與

天合德而皇風鼓鬯於寰區

省躬約已凜凜然兵農在念而解澤陸渙號以俱流

殫慮悉心炯炯乎夷夏為防而震耀乘乾明以並著東西

同已

樽俎而鈔折衝之功士伍風倫亦且

談笑而得轉移之術矣然猶不敢怠荒進臣等於

廷而敢以振飭之遠猷根極之上務原古昔文武並用之意

當時文盛武弛之端而欲舉實政以廣治安豈以借時保業

之慮即臣等亦嘗有樂於衷耶臣愚敢不秉誠披丹腹

策六

曝於萬一乎臣聞除亂利用武與治利用文者酌機權以康

天下之急務也亂漫而風靡以文治成而維持以武者定

紐以貽萬世之本謀也故光武太宗稱開基英主而講藝於

投戈之餘選士於弘文之館若偏重在文矣實以濟其武之

不及而不涉於威猛周之成康稱郟隆盛際而周公之克詰

戎兵召公之張皇六師若偏重在武矣實以制其文之有餘

而不失於優柔要其綱紀之昭布於天下者有時乎以文

有時乎以武勝而虛文不若實事之收功則欲使祖宗締造

之鴻業得以傳之萬世而無弊誠不可一日而緩於飭治

起之圖精神之懸運於九重者必不以窮黷為武必不以

靡為文而政令不若心思之立本則欲使四方維治之令

有以底於真實而無偽尤不可一念而流於粉飾觀美之

如是而後居重馭輕之勢若振其綱而有條不亂順內威外
之畧若執其柄而無舉不勝者矣是故見錯因漢制之襲
安富而何奴之數用中園也欲以利器鎮卒知兵擇將之
要握其機以勁弩長戰短兵輕車非關之五技逞其長杜
因唐制之變為曠騎而國勢之漸成駢弱也作原千六衛以
明初制之善而制慨于變法之難欲置府立衛以復祖宗之
舊而洋柱大燕翼之福憲神流司馬光固宋制之漸於文
武而治不貴消兵也至若採本窮源則又有如韓琦所稱治
內必先而後安邊捍盜之效可冀三集務去而後無務

卷六

卷六

卷六

之夫可挽乃其所謂治內去繁亦不過曰紀綱之當立也
依之當分也浮費之當節也橫賜之當罷也逸遊之當省也
奢靡之當禁也干請之當絕也僕倖之當抑也號令之當
也賞罰之當明也功實之當責也此其蔽于文事而實陰有
補於武備豈非往昔之覆轍而可為今日之明鑒者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仗劍以清函夏而禮賢置館即在怪物多事之秋
成祖文皇帝犁庭以蕩胡氛而延儒直閣不越圖錄誣磨之始信
焉武不廢文而遺
十一朝以安攘之大計倡億萬載以保業之宏舉者矣嗣及
陛下率續至緒之垂光撫大平之盛誠有措海甸於安瀾而暢
清同所及猶慮武備不若文俱之餘而倦倦為振飾安撫之責

計也臣請始終以肅綱紀聯精神之說進焉京師為天下
本禁旅之精強固所以壯居重之勢也而教練徒嚴官
故則在以簡覈為綱紀而精與主帥相通則主帥未有獨
偏裨士伍相阻闕而不挾續超距以思奮者矣諸邊為京
襟帶戍卒之勇悍固所以振捷伐之威也而供億徒煩行
夫其可在以訓練為綱紀而精神與督撫相合則督撫未
傷與邊將驕卒相構貳而不爭先赴虜以報效者矣府衛之
精官星布某列而專銳分闡輒之將材則考校非其綱紀
而執袴乳口者不得與將種爭道而馳則雖越在萬里外而
精神常徹於天府一臂指使之而躬符組者安往非其將
之亞夫也州郡之屯牧鱗次繩聯而往符竊發動稱兵弱則
清查非其綱紀乎而侵占影射若不得視疲兵弱肉而食

卷六

卷六

卷六

雖安恬靡敵間而精神常洽於中朝一按籍呼之而脩養
者安往非趙充國之金城也寔安之情雖人之所共紐而綱
紀昭布其精神隨之以四達並流而無所不貫譬之耳聽目
視手持足行常有各司其職而不為物交者此振飭人情之
一大機括也積習之弊誠法之所難防而精神鼓舞其綱紀
因之以震變雲蒸而無所不新譬之聰啓明通勅柔握固當
有攝於元氣而喻以不言者此又振飭法制之一大根本也
機括運而中外之兵制既以脩舉則明示天下以可畏之威
而所謂文明之景運且將藉以永延而不替根本培而中外
之人心益以浹洽則默宰天下以不已之誠而所稱文治之
精華且將賴以長聚而不離即方隅有警矣損極治之萬
而先事修備之餘且愈有以勳

陛下乾陽之東而衝泰寧之運者矣况東顧而鮪波已息西望
公庶可平又何足煩慮緩頰而陳不必然之畫哉抑太平有
要不在邊境而在廟堂經理行基不在號令而在綱紀所
折衝以精神而無煩師旅蓋

陛下已洞晰天下之治原而臣益知舞干之化行將媿美虞廷
弓之風必有同符周武者欲圖實政則不能外精神以為
匱欲計久長亦不能舍精神以脩末計精神一弛豈惟兵不
可以轉弱為強即朝夕左右之羣工且無以通簾陛而成泰
交精神一屬豈惟兵可以挽衰成盛即四方萬里之夷荒亦
有以孚心志而樂歸命矧禁旅親承

釐設之風猷其頓化既速於抱鼓邊戍獨荷優渥之齊于其
微益切於銘鏤材官沐浴於世賞之久延豈無指糜自任
念屯牧沾濡於耕藝之永庇孰忘制挺使捷之恩而思其終

狂於宴安墮於積習於振飾之效不可幾乎抑臣猶有
獻焉君身者天下之本也綱紀所由植立精神所由運旋也君
心者尤君身之本也植綱紀而不以始終改節運精神而不
以久暫易操者也臣竊

陛下體天行之健而日日維新秉不息之強而乾乾匪懈紹
休於禮賢置館延儒直關之初制而咨詢不悖於勤勸則議及
修廢而從容講畫之間可以得詳審嚴密之體因可以鼓
通賢微之忠繼

美於由夏混一胡氛驅蕩之弘規而眷注不吝於善錫則功在
修攘而奔走禦侮之餘可以奏泰山四維之安因可以收
恩廣益之助勿以

春秋鼎盛而移慮於自逸之途則獨運於
養宮瑤室之中而精神自與窮簷蔀屋相管束勿以物力豐
而遺志於恒足之境則自守於澹泊寧靜之內而綱紀自
退厥僻壞相昭宣其以仰承

陛下垂聽蕩堯採擇而施行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草茅賤士
不識忠諫于百
天威易勝戰戰兢兢之至臣謹對

聖制居安慮危之一言而悉據忠盡則合清心寡欲別無所以
綱紀而聯精神者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其道必不出此而用武以維文之衰治兵以
修正之實正舉而措之耳惟望

者矣臣伏讀

戊戌科 傳曆二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昔帝王理人羣疑庶績率以綜核名實為先務

唐虞之時明良相信稱無為矣而詢事考言敷奏明試三載

九載考績乃成爲法亦何備歟世降而法愈詳人益僞名實

混淆治亦刑敝或乃曰誠感則孚第宜一切用君子長者之

道但不知誠在中則由而達昔之考詢云者豈其誠未至歟

後世之綜核者毋若漢宣帝當時吏稱民安可謂效矣乃尚

以偽受賞者意檢察之猶未密歟若文帝躬修玄默簡籙

疎目鎮天下以無名之朴而人頌謂孝宣不如又何指也洪

惟我

太祖高皇帝勇智天錫超越千古立綱陳紀法度森嚴庶幾能操

好暴用夏變夷車關焉竟

列聖運承有加無墜至我

皇祖世宗肅皇帝英斷如神振起衰制禮作樂品式具備滋雨

露威風霆赫然中興尤紹前烈於錄哉範重當年而功流萬

禩矣朕嗣守

祖宗丕業任人圖攻惟名實爲兢兢夫何與我共理者不明朕心

誕慢成習雖官不慙而越局以逞洋靡相尚而利口惟賢求

其循理奉法愛國如家者曾幾何人嗟乎文盛則質衰言華

則行薄自古記之矣故上下以空文相加遺矣而吏習尚偷

詐化宣矣而士風尚詭賦值頌矣而民困未寧戎兵詰矣而

健伐未張慮謙詳矣而寬濬猶多工費鑿矣而虛冒猶故東

舊章而不守懸新詔而不遵求治強勞取效彌遠誠不足持

法不能維意者朕不敏不明無能風之

歟茲欲循名責實無藉旌有功俾治理遠備漢宣以
唐虞雍熙之盛何施而可爾諸士方當始進心志精白
仰世安必有概於中英宜各據所懷備言之朕將採而任
焉

趙秉忠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經理之實政而後可
以約束人羣錯綜萬幾有以致雍熙之治必有倡率之實
心而後可以激勵百工振刷庶務有以臻邱隆之理何謂
實政立紀綱飭法度懸諸象魏之表行乎今甲之中首於
嚴勵則寧散於諸司百府暨及於郡國海隅經之緯之鴻
鉅纖悉莫不備具凡周嚴密毫無滲漏者是也何謂實心
振怠惰勵精明發乎淵微之內起於宥密之開始於官

欽定

卷六

穆清風於輦轂那幾灌注於邊疆遐陬淪之洽之精神意
慮無不暢達肌膚形骸毫無壅關者是也實政陳則臣下
有所稟受黎氓有所法程耳目以一視聽不亂無散漫飄
離之憂而治具彰實心立則職司有所默契蒼赤有所潛
孚意氣以承軼度不踰無叢難情慮之患而治本固有此
治具則不能馭天下以勢而且示天下以守相維相制而
雍熙以漸而臻有此治本則不徒撫天下以文而且喻天
下以神相率相勗而邱隆不勞而至自古帝王所爲不下
堂階而化行於風馳不出廟廊而冷應於海用此道耳
厥後崇清淨者深居稱朕不理政務尚綜核者欺蒙虎目
總事空支人日以偽治日以敝亦何以繼帝王之上理復
隆古之休風而稱統理民物仰承天地之責哉恭惟

皇帝陛下

毓聰明睿智之資

備文武聖神之德

握於穆之文符承

國家之鴻業八柄以馭臣民而百領整肅三重以定談猷而九

圖式命蓋已操

大阿於掌上鼓大冶於域中固可以六五帝四三王陋漢以下

矣乃猶進臣等於

廷圖循名責實之術欲以紹唐虞雍熙之化甚盛心也臣草茅

賤士何敢妄言然亦日擊世變矣顧身托江湖有聞焉而不

可言言焉而不得盡者今幸處咫尺之地得以對揚而無忌

敢不被瀝以

宋元策 卷六

職 聞人君一天也天有覆育之恩而不能自理天下故所寄

其責者付之人君君有統理之權而實有所承受故所經其

事者法之具天用是所居之位則曰天位所司之職則曰天

職所治之民則曰天民所都之邑則曰天邑故典理致治要

必求端於天今天夫天幽深玄遠穆然不可測也渺茫輕濤

然莫可窺也而四時五行各效其官山嶽河海共宣其職人

人沾浩蕩普濟之澤在在蒙合弘廣大之休無欠缺以虧其

化無阻滯以塞其功者蓋不貳之頂默醞釀於太虛不已之

精潛流行於無極故實有是化工耳然則人君法天之治寧

可專於無為托以深密靜攝哉是必有六府三事之職司為

實政者人君憲天之心寧可專於外務強以法令把持說具

必有不貳不已之真精為實心者身稽唐虞之世君也垂象

而治貽協和風動之休民也畫象而理成擊壤從欲之俗君

臣相浹兩無猜嫌明良相信兩無顧忌萬古稱無為之治

矣而詢事考言敷奏明試三載九載屢省乃成法制又詳備

無遺焉蓋其濟世溫恭日以精神流注於堂皇欽明兢業日

以志慮攝持于方寸故不必綜核而庶府修明無事約束而

九官效職固以實心行實政也後世語精明者首推漢宣彼

其吏稱民安可謂效矣而專意於檢察則檢察之所不及者

必漏遺焉故傷增受賞所從來也語玄默者首推文帝彼其

簡節疎日可謂潤矣而注精於修持則修持之所默化者必

洋洋焉故四海平安所由然也蓋治具雖設而實心不流則

可欲責之臣臣已窺我之怠而倣效之我欲求之民民已窺

我之疎而私議之即紀綱法度燦然明備而上以文可

宋元策 卷六

上下相蒙得聰察之利亦得聰察之害實心常流而治其少

疎則意動而達於令臣且乎我之志而靖共焉神馳而備於

威民且固吾之天而順從焉凡注厝規畫裕焉不設而上以

神下以實上下交儆無絲核之名而有莫大之利彼漢宣不

如漢文者正謂此耳洪惟

太祖高皇帝唐智原於天授剛毅本於性生草昧之初即創制設

謀定萬世之至其草考樂之高蹈頡頏川之治理必旌獎之以

風有位凌民之虞應虛眾之梟虎必摧折之以惕庶僉用能

復帝王所自立之地成古今所未有之功乾坤闢而再位日

月滌而重期蓋以一心行實政固以實政致弘勳其職在

祖訓有曰諸臣民所言有理者即付所司施行各衙門毋得阻滯

而敬勤屢致意焉

列聖相承守其成法接其意緒固有加無墜者至

世宗肅皇帝返委靡者振之以英斷察廢棄者作之以精明制

作樂議法考文

德之所被與河海而同深

威之所及與雷霆而共迅一時史治修明庶績咸理赫然中興

誠有以遠紹

先烈垂範後世也今我

皇上在位日久而政望日隆矣而廷慢成習誠不如

容慮所及者設張官置吏各有司存而越職以違者貽代庖之

議有所越於職之外必不精於職之內矣則於職而責之事

隨事而稽之功使春官不得祭冬暑兵司不得分刑官

今日所當亟圖者也取言過行古昔有訓而競靡以炫者私

狀元策

卷六

考

口之羞有所逞於外之廉必不深於中之抱矣則因言而憂

之實考實而責之效使捷巧不得與渾樸齊聲惻惻不至其

輕浮共譽又今日所當速返者也廷行者寄朝廷之耳目以

激濁揚清也而吏習尚偷即使者分遣無以盡易其習為今

之計惟是廣咨諏嚴殿殿必如張詠之在益州黃霸之在魏

川斯上薦剴焉而吏可勸矣教化者齊士民之心術以維風

教俗也而士風尚詭即申令宣化無以盡變其風為今之計

惟是重薦學官獨重經制必如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

學府而重奇焉而士可風矣四海之窮民丁室九室非不願

賑也而重運無告者則德意未宣而位宰者有以壘之由

隱未達而漁獵者有以阻之上費其十下未得其一何不重

私侵之罰清出支之籍乎四夷之內訌而支東五毒不請

兵也而捷伐未張者則守圭執袴之胥子無折衝禦侮之

名募稅強之粗才踏地張奇正之機兵費其養國不得其用

何不嚴遴選之條廣任用之途乎黎氓之積冤有以于天

之和而抑鬱不伸何以名群則刑罰不可不重也故起死人

肉白骨讓問詳明者待以不次之賞而刻如秋荼者置不原

焉而寬無所積矣天地之生財本以供國家之用而虛冒不

經何以恒足則妄費不可不禁也故藏竹頭惜水屑收支有

節者旌其裕國之忠而猶然冒費者罪勿赦焉而財無所乏

矣蓋無稽者黜則百工惕有功者賞則庶職勤勸懲既明則

政治咸理又何唐虞之不可並軌哉而實心為之本矣實心

以任人而人不敢苟且以應我實心以圖政而政不至情窳

而弗舉不然精神不實法制雖詳無益也而臣更有

狀元策

卷六

考

獻焉蓋難成而易毀者此實政也難操而易舍者此實心也是

必慎於幾微戒於宥宥不必明堂聽政也而定其志慮儼如

上帝之對不必宣室致齊也而約其心神凜若師保之臨使

本原澄徹如明鏡止水照之而無不見使方寸軒輊如空谷

虛室納之而無不容一念萌知其出於天理而充之以期於

行一意勤知其出於人欲而絕之必期於盡愛憎也則察所

愛而欲近之與所憎而欲遠之者何人喜懼也則察所喜而

欲為與所懼而不欲為者何事勿曰屋漏人不得知而天下

之視聽注焉勿曰非遠人不得禁而神明之降監存焉一法

之量立曰吾為天守制而不私議興革一錢之出納曰吾為

天守財而不私為盈縮一官之設曰吾為天命有德一奸之

勦曰帝為討有罪蓋實心先立實政繼舉雍熙之化不難致

矣何言漢宣哉 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次元策

辛丑科 萬曆二十九年

皇帝制曰朕聞隆古帝王罔不念前天永命者而惟久道成化德
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詩稱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稱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
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斯篤論矣洪惟我

皇祖世宗肅皇帝嘗臨軒策士親賜制問有曰朕思首自三代以
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
要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又曰皆基之於先王德澤洽於民
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滿之道者也煌煌

聖訓朕時恭繹焉我國家
太祖開基功德與天地並

成祖再造貽我後人

次元策

列聖續承暨於朕躬天命自度夙宵惴惴常思遠追所聞不宜正
忽所見朕生之境不及見

皇祖然問

皇祖恒以敬

大法

祖親賢恤民為要務以經術為本以法律為輔以明作修內治以
安靜傍邊閭官府之間肅然奉法華夷遂近穆如和風至於
稽古考文尤為謹備而皆發之於孝思本之於敬一殿事務
字皆取洪範無逸名之

淵衷所存屢廩三五之盛四十五年有如一曰賢親樂利至今思
慕不忘爾多士雖晚尚有能揚勵之者歟我國家景運綿
聖祖益綿而

皇祖享國亦自長永莊誦此

制乃在嘉靖十四年仰窺

聖心以持盈滿為兢兢自昔然矣朕不揆寡昧景行惟勤誠恐

知何所脩為而可幾此故不復更端即事

皇祖之清問者清問爾多士其悉心陳對朕將擇善而從用

承天休欽哉毋略

臣張以誠

臣對 臣聞帝王之保治也必克遵成憲而後可以為永命

之至計帝王之法祖也必善體心傳而後可以為繼志之

極思何也人主之所奉承者帝命也而其所憑藉者祖德

也天命可去亦可存而每纏綿固結於一姓由夫積累深

原有以避天眷而貽之於子孫祖德易合亦易離而克嗣

宋元策

六卷

三

續續承於後王由夫美壻默契有以適心源而承之於奕

世心切於法祖自不敢以放逸怠惰之念乘而敬德以先

志主於無逸自不必以法制禁令之迹拘而心法以合克

帝王所以續大承休格天保命端拱堂皇而措國祚於泰

山之安圖維一世而綿國脉於萬禩之久者其道端不出

此藉合有見於天命之當保而先乘祖德如弁髦則雖極

宵衣旰食之勤而既與祖德二即與天命二何以格穹蒼

而使之惠顧有見於祖德之當法而先登吾心放逸則難

按故府往歷之遺而既與心源二即與憲典二何以由

章而與之合符故善保命者求之祖而已善法祖者求之

心而已創業與守成無二道而前人之所以善作即後人

之所以善述中興與繼世無二理而在我之所以善述

祖宗之所以立德續先世重熙累洽之慶而貽後嗣

長治之休其本端有在矣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睿智具大有為之資

惕勵憂勤存不敢康之念

畏天變而脩省之圖常切不徒減膳徹樂之虛文

憫人窮而擾害之戒特嚴矣止解衣推食之小惠

滋思濼澤與河海同其淵深

赫聲濯靈與風雷同其迅厲文恬武熙內安外謐廟廊雍雍

實稱極洽盛際海內鳴鳩方思歌詠太平然猶借時保業

居安慮危開承明之

廷進草茅之士而與之圖維治安揚播

祖德諒以持盈保泰之讓究以祈天永命之責而即以

皇祖之所以策士者策臣等 臣生也晚即

先朝之故實且不能詳其萬一况奕世之心源又安能窺其極

槩乎無以對揚求之

陛下之心而已嘗聞天欲底一世於太平也必使其君全備聖

德以開夫承前啓後之勳天欲觀至治於有成也必使其

君多歷年所以究其法典安民之各故自古永命之君未

有不得之久道化成者豈壽身與壽國其道固有相通者

歟則其旨無逸之篇矣昔周公以永命戒成王既道之

以疾敬德知民依矣而又以商周之王其享國最久者

法惟恭默嘉靖如高宗故其享國五十有九年惟履恭

畏如中宗故其享國七十有五年惟自朝至於口中於

皇食如文王故其享國五十年蓋無逸以清其心深
衆欲無所乘於內而君志日益清明若身日益強固壽
之道也無逸以端其治源則百私無所溢於外而君德
益下究民隱日益上通壽國之道也故易之言元吉也而
本於視履考祥則舍吾身之善動無所謂吉也詩之嘏
福也而本於永言配命則舍吾身之脩德無所謂福也
命也慎之言動視聽之間而遂關乎吉凶善敗之大幾之
幾微有密之內而能格於穹蒼玄默之表則知所天之
信無有過於一心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受天命於開基之始
成祖文皇帝掃除家難保天命於繼體之餘

列聖相承兢業不替數百年來治安如一日而其享國最久長
致治最隆洽者近則

肅皇帝今則
陛下永祚純禧後先炳耀英風大略前後一揆則

今日所羨壻視倣宜其有專屬也

聖制所云遠追所聞不宜近忽所見臣有以仰窺
陛下景行之盛心矣因請得而揚勵萬一焉蓋

肅皇帝天下之英主也而善居於外凡四方之情僞小民之
難無不盡知者養正於蒙凡五帝之典刑三王之法籍

不盡窺者故其致治也崇尚經術則尊六經正廟祀而
聖之書不以陳於觀覽脩明法律則式舊典鑒成憲而

法之事不以形於舉動明作以脩內治則城社無伏姦

取無向隅而海內蓋於晏正安靜以飭邊圉則波不揚
海塵不膏於邊而皇圖華於玉燭其他貞憲飭度稽古者
文凡以潤色皇猷勸化太平者不可枚舉然其大要不
敬

大法

祖親賢恤民四者而已景行先烈所以爲欽若昊天

近端方勤恤民隱所以爲善體先志之實也此皆見之行
事鑿鑿可據者然祖德綿遠非真有水木本源之恩則志

必怠於率由君心易肆非持以冰兢淵潔之念則勢必趨
於自用

聖制以爲發之於孝思本之於敬一而卽其洪範無逸各於
庭者直趨

皇祖之心蓋已得其心傳非徒襲其虛迹矣茲欲紹明烈永
爾至治亦惟不法之以文法之以責而已正人君子

祖宗之所樂育

帝心之所簡在也以我

皇祖之懿德也嘗曰親賢而試觀今日懷才抱德之彥能無伏
於草莽者乎能無阨於下寮者乎能無一飯斥逐而棄不

復收者乎則我

皇祖之弓旌加於草茅賜環及於通臣者可法也閭巷小民

祖宗之所培養

上天之所降監也以我

皇祖之克君也猶曰恤民而試觀今日承流仰沫之家能無用
於征輸者乎能無疲於奔命者乎能無弱肉強食而不得

自伸者乎則我

皇祖之遠定以無流移縹緲以議賑貸者可法也賢人既已

位小民既皆得所則

皇祖在天之神必式靈之而賢人爲之贊襄小民爲之愛戴即

上帝陟降之際必寵綏之而福澤有不久長國祚有不綿遠者

未之見矣蓋我

皇祖時茲之慮在十有四年之初故以克敬開其始而遂成四

十五年安瀾之慶我

皇上保泰之謀在二十九年之後必以克敬圖其永而遠貽億

萬載無疆之休創守一心

祖孫合德將商宗姬誦陋於不足處而漢宋諸君置於不必言

矣然而敬德之傳非由

禮記

卷六

卷七

肅皇帝始也

太祖帝曰今天下已平四方無事高居晏樂夫豈不可然自古

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怠而衰者天命去留皆決於是安

敢暇逸煌煌乎保泰之令謨矣

宣宗章皇帝帝曰今四夷賓服海內晏然古人有言儆戒無虞

又曰禍生於懈怠若有怠心少失防閑必有意外之變茲

兢乎永命之遠圖矣上敬德以保盛治實

累朝心法踵而行之則而效之是法

肅皇帝者非即所以法

創祖哉然而克敬之道不易言矣人上一心衆欲攻之羣小何

之而且豐亨豫大之世可以惟吾欲而無不立至蒙安

虞之久即或少有失而未至其敗故未雨桑土之謀哲

之所以圖幾也而承初復墮之警亦世主之所以逆耳也

公卿之所矢諷杞人之所過計不過無逸一言而何幸於

皇上親發之何盈滿之足憂何怠荒之足懼將見太平之慶中

興之烈山

肅皇帝始之由

皇上成之而長久安寧在此一念決矣言之非難行之實難惟

是致謹於危微理欲之辨嚴絕乎攻取誘惑之端而又力

學以啓此心篤行以純此心親賢士大夫以維持此心知

四方艱難以儆惕此心朝夕不輟終始無間正所謂不法

以虛文而法以實事者有不足以紹其心法而繼其治統

哉下愚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禮記

卷六

卷七

甲辰科 萬曆三十一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之治至無為尚矣豈其主神聖莫及而

能以一人獨運成功無亦下有忠勤任事者為之共念分猷

臣代其勞而主乃享其逸歟帝王無為莫如堯舜夷考當時

荒度樹藝虞衡之臣胼胝不顧身過門不顧家即列在巖廊

而夙夜惟寅思日孜孜則彼左右宜力如四岳九官十二牧

勞可知也故二帝不過率作爾省成爾而庶事康萬幾理夫

非臣之力歟供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瑩精太平嘗

論廷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君

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

論外臣曰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凡可以

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為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以

太祖神聖而所求臣者如此惟時賢智効勞股肱畢力業倬華

世濟唐虞有以也諸士亦能揚厲其盛歟朕祇通

先猷精思上理比年以來雖以殿門未建深居靜攝而幾務常親

章奏畢覽兢業一念何嘗斯須少弛乃心勤而事在志切而

効疏吏治日媮民生日蹙士習日詭風俗日澆帑藏日虛行

伍日耗姦究日長災震日聞其故安在無亦邇來浮虛習勝

翫惕獎滋如

聖祖所謂避難憚勞者多而殫忠竭力為國家任事者少歟朕見

人臣自為謀鮮不臧者謀國則不自拮据其家事無愛力而

讓能者幹國則息此何說也今欲責成士夫各據乃心力為

朕任事俾吏稱民安士醇俗厚儲盈伍實姦息諛銷肆子

人垂拱仰成庶幾無為之治何道而可爾多士其正言之

諱

臣楊守勤

臣對曰聞帝王之理天下也必其君有委任責成之實心而

後能使羣工翼廟以收奮庸熙亮之鴻功必其臣有竭忠宣

力之實念而後能使一人垂拱以享和平清淨之盛治何也

人君之所與分猷而共理者臣也人臣之所為環向而効忠

者君也君不任人則無以獨運而成功故必慎選天下之賢

材以布列於庶位而無以聽斷廢委用之誠無以綜覈失推

心之誼斯可以率作省成而俾人人各罄其心力以抒九重

望治之思臣不竭忠則何以盡職而共位故必俯殫生平之

智力以畢致於當官而無以身圖報主之義無以內顧志

許國之貞斯可以弼工釐績而俾事事咸協於理以奏萬方

寧謐之化故明盛之世其君不自以其心為心而務體臣子

懷忠自獻之心以為心則委信專而人皆得以展布其四體

其臣亦不自以其心為心而務體大君虛懷側席之心以為

心則圖報切而君始得以坐享其幾康當其時上有元首總

明之頌而不聞有賢責之名臣有股肱維良之稱而不聞有

尸素之誚鉅細舉朝野同風而無為之治豈絕千古良有

以也此非

今日安望哉欽惟

皇帝陛下

英資天縱秉仁義禮智之全

至德性成建中和位育之極

嚴天戒而恐懼修省之意時勤

軫民艱而賑恤於全之恩恒濟

慈孝兼弘以奠大猷而盡倫盡物之規立隆於萬世

文武並用以綏長治而來同來身之執通於遐荒

德澤與雨露同其淪濡而衆志之允懷者靡不覩見而雪消以

光明與日月同其焜耀而姦萌之懾息者靡不覩見而雪消以

此乎於有位鼓舞庶寮固將使東躬直已之風布滿於序列

朝度夕惕之誼鼓奮於臣鄰矣乃猶以浮虛之習日勝玩愒

之弊日滋而欲觀帝王無為之化特進諸士於

廷俯賜

清問揚焉容所以任人弘化之方黜浮整玩之術而遠追唐虞之

烈近邇

表六

表六

表六

太社之漢臣有以仰窺

寇衷思治雖泰寧有象而不忘得人救治之懷豐豫無虞而不忘

倡率考成之念臣雖草茅賤士然伏睹吏治民生之煥燁士

習風俗之誦澆希藏行伍之虛耗姦先災殷之薦聞每欲一

效芹曝而無繇敢不披瀝以對臣聞君一天也天有無窮之

大化而不能以自運必藉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四時之民而

行之吏各司其令各宣其氣而後歲功以迺品物以遂無

有壅閼湫底其間者而天始成其清虛浩蕩君有無窮之治

理而勢難以自給必待心膂手足庶司百府承流之臣奔走

之佐共致其身共畢其分而後五辰時撫衆度具貞無或有

委頓棄其間者而君始克以拱揖受成故君而不虛心相

賢倡始聯屬以作忠非所以體天而宏默化之功也臣而

君爾忘身國爾忘家以副托非所以報主而懋代終之義也

稽古唐虞之際君兢兢業業不忘其忝微余之慮以下查

臣而臣閱閱師師各體獨憂救治之心以共臻於理維時

任荒度稷任樹藝益任虞衡上之所以因材而受任者一何

專也而胼胝不恤三過不入身家不顧下之所以宜力而分

畝者又何憂也故九官岳牧之徒罔不夙夜勤勞以法履歷

維寅之志而庶正萬幾罔不守局皇成以曠時雍風動之化

人知雍雍蕩蕩堯舜之治萬古莫及而不知其上下同心以

成此實效爾洪惟我

大祖高皇帝肇造區夏以恢混一之勳營精太平以垂萬禩之業

而於任人一事尤惓惓焉嘗

論廷臣曰朕親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君

表六

表六

表六

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洋洋

聖謨交響之思弗切於此矣嘗

論外臣曰賢臣之事君也親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凡可以

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為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

皇

懿訓歷省之自弗嚴於此矣是以當時賢智命竭其慮文武悉殫

其能吏治民安而醜成一道道路之盛儲盈伍實而潛消人

妖天變之萌卽業倖勳華世躋熙皞非偶然矣嗣我

皇上注思上理躬先大政以致隆平者已踰三紀於茲比年以來

雖

深居中禁而幾務之裁決未嘗不親雖

靜攝凝神而章奏之批宣未始或輟回直靖共爾位輻湊効忠

適中外而事顧相左效乃闕疎其故何也無亦避難憚勞
多而殫忠竭勤者鮮歟臣以為人君辨官任事位曰天位
曰天職蘇曰天祿業已不私其有以與臣共而人臣析圭
爵肢體非吾有肝膽非吾有血氣非吾有豈得自便其私
不為君用故以自為身謀之心謀國則利害必悉終始必
矣以自為家計之心幹國則終理必周救寧必密矣惟身家
之念重而忠盡之念分故吏治嘗醉矣而積薪自棄頹鼠
甘則樂在鮮廉耻而聚蠶蠶也儻亦砥懸魚瘞鹿之節而奉
法循理以勵之乎民生嘗裕矣而襄楚是樂鴻鴈與歌則
在苦商而疎撫字也儻亦嚴政虎賦蛇之戒而詢煩去苛
以緩之手士習自端而起詭則董率者非也誠先器識而後
文藝而奇表者黜躁競者黜則詭可使正矣風俗自朴而之

卷六

卷六

卷六

澆則砥柱者少也誠尚節儉而抑滯靡而僭踰者法置陵者
法則澆可使質矣會計之臣非乏也而奢藏日虛是在清廉
之人不難以身任怨而公私必核上下必稽庶足酌盈而濟
虛乎緹騎之籍非減也而行伍日耗是在嚴翼之人不難以
身任事而老弱必汰虛旨必清庶足震情而起懦乎茲究有
所窺伺而生則各敬爾身以彌之者容可已也災稔存以相
感而集則昭假無贏以消之者容可射也夫如是則自靖自
獻之忱不愧於古人而無有情竄處筭之失以玷官常匪躬
匪懈之操可質於衾影而無有負乘覆餗之弊以虛委奇斯
不亦忘身忘家者所宜爾也而要之此臣之所以任事也非
君之所以任人也夫任人者而寧惟是憲憲焉聽其泄沓
望箱酌不事為故又寧惟是斤斤焉厲其威嚴法制且事

發為哉蓋有所以提先勞之本焉而未可空文藉也有明
神鼓舞之機焉而非可清淨理也故欲人之無浮夸直若
之以實欲人之無玩愒莫若先之以勤有如廣廈細旂之
事所必行者斷斷行之而無牽旁落事所必已者汲汲已之
而無扭因循則仰興利除害之政者方快心拊志以樂其
始而誰不以實應也清廟明堂之中事關欽若者翼翼躬處
而無委代攝事爾裁酌者孜孜臨蒞而無尚聲聞則仰畏天
勤民之慮者方亦衷白意以競相淬勵而誰不以勤應也蓋
君不私其家而以天下為一家故臣罔敢管其家君不私其
身而通天下為一身故臣罔敢矜其身是謂率作有成之實
心與躬工蠶績之交孚共協以躋於理意我
皇上所以遠追唐虞到隆之風永延

卷六

卷六

卷六

太祖昇平之業者端在斯乎而抑臣有
獻焉以臣之卑其仰而願忠於君也恒無窮而或苦於志意之
約結形迹之避忌以君之尊其俯而通博於臣也恒甚易而
何新於便宜之是假體悉之是優以今
皇上神聖廓然顯明其道若揭日月而行天堅金石而布令以清
中腰外疑之端而又盡捐其聰明務寬其文法以開安位行
志之路彼任事之臣有不棄家急公危身體國以緩宵旰之
憂者臣弗之信也而官人必先於知人知人尤本於清心狀
惟
陛下澄神慎德以大公好公惡之源且
曠吞晉接以純勿貳勿疑之矩則用必當事事必當功而其疑之
象立見於清時惟不暇逸乃能自逸而端拱之化永傳於

世尚何有於咸五登三而補曆數於無算也臣愚不識

千官

宸嚴無任戰慄限越之至臣謹對

別才傳

卷六

丁未科 萬曆三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執天之樞立人之極必使天下所由惟道而後天下之心惟一心書稱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德民極者聖人所以定天下之趨而一其心也然有欲有爲有守皇則念之矣乃不協於極不惟於咎者亦受而錫之福何歟豈王道若大路然由之則是苟差其行皆可近天子之光歟後世極之不遵斯有岐路有岐路斯有二心有二心斯人務自全官不任事而國受其歎矣然則皇極可弗行歟稽之載籍有言君臣同體豈可徒事形迹者有言百官得其職則萬事得其序者有言中人以上苟處置得宜與全才無異者亦與皇極之旨有發明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立教萬世嘗

論廷臣曰天下若無難治第君臣同心一德一慮則庶民萬事

鮮有不康又

論曰居官者大小不同要皆各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凡日所爲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賢人於國家事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煌煌哉真建極錫極之讓已朕夙夜祗懼罔敢怠寧亦冀百爾有位同心戮力急公忘私以匡朕之不逮而道者人懷疑二事多因循紀綱日廢風俗日薄職業日廢議論日繁豈自全之意多好於而邪者少歎朕甚憂之夫人皆吾人事皆吾事率作與事非夫人之與而誰與要以各舉其職則官不易方共圖其業則心無二用譬之理家耕者織者各業其業而家道成矣治天下要不出此不然毋乃錫極者稱未至歟自今欲與公卿

執事共矢乃心有餘無猜嫌有異同無句域有好惡
個股有實政無虛談究使上錫福下保極以庶幾於
正直之道其何備而可爾多士尚揚雄之母諱毋備朕
親覽焉

黃仁俊

臣對臣聞帝王之建極於上而錫極於下也必有不自用
之心以公天下而後能使群工相勵以成奮庸亮之弘
功必有不自武之心以信天下而後能使一德交孚以收
雍熙沕穆之至理何也君心常易日用惟失諸奢吝之益
遠諸委任之顯令大小各盡其用內外各展其能而操率
作省成之術以布天下之賢才於庶位是之謂公君心成
多自貳惟有諸淵淵之中通諸堂陛之際令上下不副其

六

六

三

衷初終不撓其念而推其誠肫懇之意以據天下之欲念
於當官是之謂信公為信運則責付人人任事而無自斃
以偽職要之體無自賢以虛職詳之司是以人與事成極
於地而明聽翼為四海昭昭庶幾其疑之象信為公本則形
迹融精神聚而無以猜疑起睽隔之嫌無以拘繫廢誠平
之語是以天與澤互形於志而上下濟一堂隆泰文其
起之休自古明盛之世君不自為心而曲體人臣靖其獻
納之忠務使得罄其才力故臣亦不自為心而仰副人君
推懷置腹之愛必期交贊於隆平當其時避避莫不載德
朝野為之同風上錫其福下保其極躋海宇內於鴻平正
直之路則必由此矣欽惟

皇帝陛下

淵養天縱精凝於中和位育之燮

至德性成衷涵夫仁義禮智之禮

謹天戒以彌慶時勤俯省之思於日晷

軫民艱而苦切廣單錫賑之澤於雲敷

徵號特崇而孝思維則遠高問視之芳華

元良慈建而身範率先永垂燕貽之懿術

寬仁博厚之德東漸西被隨在權飲潤而含醇

英武肅肅之威赫聲灑盡人凜風行而雷厲允乎建其有

極錫厥兆民直使位者皆清白承休之倚闈闈觀雍熙

街之盛矣乃猶聖不自聖特進臣等於

廷俯賜

清問舉帝王執樞立極之道遠圖家建官任事之規博稽君臣

廷俯賜

六

三

各得之謂上進

皇祖交誓之猷而務誠其要是雖時當豐豫而恒以振綱飭紀

惕其懷運際泰寧而猶以圖治任人屢其慮臣也仰窺

純衷即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曷以加茲惟是伏處蓬茅竊懷慕

奮敢不披瀝以對臣惟人君之執皇極以理萬民也猶天

之執玄樞以化萬物也天有四時之官五行之吏以鼓揚

其所為生育者敷布其所為收藏者而行生之大化揚謂

於覆幬持載之間天又有於穆之精不已之命以默運其

所為生育潛通其所為收藏者而玄默之真元日融流於

照臨震滿之表其大化有所寄也天之不自用也而其德

至公而不勞其真元有常流也天之不自用也而其神

信而不易人君亦法天而已法天心之公以任人則

二日之幾上初之而利下以代之孰與孰章之故上圖
而藉下以襄之必不至有蓋挫委置之虞法天心之信以
用人則同心同體之誠有以聯之匪躬匪懈之靈有以
之而不至有釜鬻牽制之患故夫寔海歸一人之極字
成平直之風人共由於一道而世則合為一心豈不以是
哉粵稱諸書稱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下民則極者聖人
所以定天下之趨而一其心也乃有能為國在所念而
未協於極者亦可訓之以逆天子之光滯朋比德誠屬其
辜而不權於咎者即可受之以歸錫極之內行差而邦昌
義過而矣率何極之不保亦何福之不敷乎漸遠於率遂
流於流極之不遵而因生岐路岐之互起而因有二心心
二而始自全之意重任事之念輕國受其敝而誰司其尤

宋元策

六卷

矣夫君臣不二其體豈容形迹之強分百官各得其職始
致萬事之得序若夫處置誠合其機宜且將中材可收為
全品斯於皇極之旨庶乎互發要惟托天下以公心乎天
下以信心則皇之所由建極者耳洪惟
太祖高皇帝驅逐口口一洗行禽腥土之穢肇造區夏再觀
名文物之隆大綱整肅四海還淳迺其
垂諭羣臣立教萬世若曰君臣同體惟一德一慮則庶民萬事
鮮有不康又曰大小盡職惟為與食稱則盡心國家豈有
廢事大哉
王言煌煌乎建極錫極之謨已故其時因天地以昭堂簾而
能布滿於庶職大公也交地天以聯上下而尊卑黃決
一心大信也胎

累朝錫福之盛開德載保極之休豈無自與嗣我

皇上遙續鴻業堂精太平三十五年於茲夙夜祗繹為百官循
固宜執列者同心而効力厥家者急公而忘私以佐厥極
之理夫何邇來人萌疑二之思多因循之弊紀綱未振
其振肅風俗且入於彫鴻職業漸廢論繁起夫非私以
自全者冬好於而邦者少與宜煩

聖問之慘惟也 臣以為天下猶家然理家者耕以問奴織以問
婢各司其職而不亂且斗粟不有寸縷不私共圖其業以
相成故能王伯兼資緩急足倚夫天下亦若此矣腹心之
臣雖誠以格股肱之佐畢志以襄誰司督率務端正物之
精執任糾繩必盟勿欺之節撫綏則鴻鳩恤其哀啓爾絲
易為保障捍禦則徒存消其鳴吠鎖鑰固其防閑人有責

宋元策

六卷

而人副之斯官不易方共有責而共營之斯心無二用官
不易方而截然有一定之幹運心無二用而毅然効竭履
之聖馳於以省浮議而著官常於以挽澆漓而飭弛玩夫
孰非諸臣者責而總以會皇之極耳 臣伏讀
聖制謂欲共矢乃心求所為錫福保極以幾於蕩平正直之道
則舍公信兩言將安所效其消埃乎益極者皇之所建而
教之臣庶者也心者極之所會而握之方寸者也心僅於
私則自用不復用人而極以偏心滿於偽則自取因以或
人而極不一惟謹之於獨以清私偽之萌誠之於意以操
公信之意公則無不公匪直朝無私人帑無私藏恩無私
好威無私惡仰幾微獨任之見且盡指之以與天下道信
則無不信匪直多指不減疵影不求疑事不行二令不

以此彰信則本無自貳之心安前仍想而神其天疑若四
之不忒凡此羣工仰承休德有不一乃心以供王事忘家
以襄國猷者或不仁者遠誰非錫福之人大道同由孰是
彼之路蕩平正直之道海為風然而不已之令聞無疆之

考我

皇上直以建極之躬安享之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草茅賤士

宸嚴不勝戰慄頓首之至臣謹對

卷六

庚戌科 萬曆三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致治要在知人權在出令然知人之法不

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言固不可不辨敷至於出令則或

之絲綸或物之渙汗或謂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令固若是

重敷唐虞三代之盛言必底績令出惟行遠乎高已即漢唐

以下之主猶有能綜核名實用效中典詔誓一下而驕將

卒莫不殞命者是豈無所操循而能者歟我

太祖高皇帝再造寰區

明並日月威如雷霆臣下每有陳奏情偽立決薄海內外願奉

功令惟謹

聖烈神謨炳耀萬世二百餘年之治安恒必由之可得而揚厲其

盛歟朕御極初年紀綱振肅德意旁流浮淫之說稀聞奉旨

奉先實卷六

之吏多有亦仰憑

皇祖之餘烈焉邇來人心躁競謫說成風一人而此是彼非一事

而此可彼否甲乙互爭薰蕕莫辨公車奉贖不可勝覽蓋議

論混淆之弊至今日而極至于吏治邊防士風文體諸關係

治化者朕皆三令五申期于振刷而守令之貪殘封疆之破

壞縫掖之鬻陵文章之怪誕皆日甚一日雖有明綸褒如充

耳蓋詔令廢格之弊亦至今日而極茲其故果安在歟漢人

言四患當屏曰僞曰私曰奢曰放宋人言國家宜勅條貫煩

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以今日之事類之同

歟否歟傳不云乎君臣同心治化乃成今上欲省而下愈煩

上欲行而下愈格安所得同深惟厥谷豈朕之燭斷未精而

率作省成者非其道歟抑臣下矜伎黨伎慮不在公偷玩百

成有難遂挽救將無所謂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司令而行議
在令外上下之間固自有潛孚默喻而不在干科條文告之
未者歟爾多士扶策而來目擊時弊諸所為者議論定權
重令尊君必有盡矣其明著于篇朕將採焉

臣韓敬

臣對臣聞帝王之統一道法也必謹然有躬垂天下之模範
而後黎獻共臣會歸于鴻平正直之內而王道純必肅然有
締結天下之精神而後庶明屬翼鼓舞於紀綱法度之中而
王政舉何謂王道無偏無黨移焉獨運于神明之宥密而
天下無人不往來于周行故曰道也何謂王政有綱有目秩
秩焉分布于表著之靈承而天下無事不經緯於大猷故曰
政也道以宰政道純而政不疵政以顯道政舉而道愈光矣

卷六

聖

模範既足以昭垂而精神充足以締結故舉天下如一人之
身耳目手足亦盡然無疑於心志而得畢效其視聽持行之
用舉天下之事如一人之自為耳目手足亦肅然畢用於心
志而罔遺於視聽持行之外故不煩教戒約教而羣臣百姓
無爾虞我詐之風不事衡石程書而一日萬幾無滯通志遠
之契自古上理之世推心置人而不疑得人任事而不勞事
之集也歲月日時無易而明良成念用之休人之和也宮商
律呂相調而師濟奏其混之績用此道也此政也若夫封已
而厭數於人則其道不廣因人而叢勝於事則其政不張即
厘幸無失亦小康靡虞而已豈王者一道之理哉洪惟

皇帝陛下

欽明文思安安

敬止緝熙穆穆

深仁必世合華夷內外莫不尊親

駿烈同天自南北東西無不思服

郊壇步禱匪徒撤樂減膳而粉飾乎糜文

齋閤箴銘一惟鍊性養心而孫培乎懿範

持小心而撫泰垂衣端冕靜收三十八載之昇平

端大慈以享屯田鼓索弓坐籌百千萬里之勝算

承華垂裕惟成正罔缺以貽後人

長樂尊崇有至德妙道以順天下

建五有極以錫福則歌雍咏勺舉注朋此德盡覩見而雪消

奉三無私以承乾則文恬武熙合麟介衣冠悉天覆而地載乃

循進臣等子

卷六

聖

廷策以政令之積玩堂陛之隱憂為當今蓋畫臣難固陋然杞
人漆室著忠悃久矣敢不悉心以對夫君臣之際天地之交
乎其先天而開泰也相與定一世之鴻圖其後天而保泰也
相與畫萬世之長策相得益章荷厥休哉乃良辟諠臣千古
希遠非相值之難而一心難也非一心難而一德難也以庶
績而就弁紳則紆體推亦不勝頌也以青蒲而撼紫闈則附
草補牘不勝格也此一心所為難也陽燧見日而然陰諸見
月而津虎窟而谷風生龍與而慶雲集君臣亦然或不介而
自親或麗之而愈遠此一德所為難也易之傳泰也曰上下
交而志同泰之為言通也后以裁成輔相為事身視臣庶而
家視寰宇身之血脉不流則肘腋營衛必有結搆之患結搆
不已克且移之腹心家之情誼不和則興衰亞旅必有決

之虞渙散既極究且移之主伯夫君聖臣直即稍隔蓋其
害小而遂有乘隙以爲合者其害鉅上都下弗即微異其
其弊淺而遂有緣異以爲同者其弊深何也上輕開九重
內距而又憎羣味之紛紜也則勢九而誠意不流久之而
且疑且畏將亢者轉而孤矣下輕奉萬言以仰瀆而又玩弄
聽之彌高也則情鬱而事任悉虛久之而上且厭且猜將
者轉而廢矣蓋臣請易而得聖人之微意焉彼乾上坤下者
適得覆載之恒而違名爲否乃上行下濟若互易等卑之體
一心惟一心故一體世豈有欲奉而不交欲交而不疎兩相
疑貳而能共襄太和者哉陸贄有言爲上莫不求治爲下莫
不願忠而恒若兩情不通也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情莫不
願知於下而恒若九莫不社也社莫以通情合情以圖治其
君臣再世之著鑑矣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聰明天授仁智性成開草昧之鴻濛聯室簾之分道
劍業伊始卽辟名濂禱諸名儒商確王霸究析與亡其
論侍臣有曰舉大業者不可以獨運居大寶者不可以獨成人君
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羣情又曰朕日總萬幾安能
每事盡善所賴左右盡忠補過耳其
諭部院諸臣有曰自古君臣本同一體君不任則臣職廢臣不任
則君事勞又曰自古天下治亂在君臣能取否耳若君能取
臣臣能取吏則治否則亂蓋深燭主臣相倚之勢氣運共造
之機用能身關乾坤手洗日月以開二百餘年安瀾磐石之
治我

皇上以不世出之姿負大有爲之略履重熙累洽而海嶽不驚
像夫豐亨而佛航御至下不改大法小廉之舊上不見更法
易轍之勞極盛鴻休同符
聖祖卽三五之隆何以加焉邇邇年以來
形庭之臨御稍稀
金華之勸講稍闕重臣久疎於造膝列署類苦於代意以至臣
下者材器而聞肯牙驕職業而工贊鼓揮闕者借以伸縱橫
之高巧是者借以快黨伐之謀煢鄒有禁而枝葉日增詔令
嚴而將罔如故玩忽之端已露否塞之形滿成誠有如
聖恩所及上欲省而下愈煩上欲行而下愈格臣不能爲下迷責
也臣從田間來每見條教章程有德意闕闕少德意薦剗舉
蹟有循良赤子少循良竊有槩于中以爲舉其一而他可知
已此豈人之敢於疑令玩令耶夫亦上下之交際而道賸法
守之未明也夫君不能離臣而爲君則官守之有欲卽主術
一之歎也而曷可盡責之下臣不能離君而爲臣則君令之不
宣卽臣職之曠也而曷可專托之上夫人臣立不諱之朝處
得爲之地而精誠不能達五位忠盡無以感三靈分誼謂何
臣因謂上下之間惟相信而後政事舉惟相重而後論說入
乃賸風便起戈鋌猥瑣俱充章奏使
君父視外廷之相構如兒戲之爭言則憂在國體古稱上殿有可
否之爭同寅有協和之美乃朝吏暮黜毀譽迭更子雲我龍
標榜競謝使天下智略竭于雖黃名實淆於堅白則憂在關
是懷顧忌則處於不言窺機發又托於敢言事事類于幾
既虧風節人人附于鳴鳳又涉雷同則憂在言路之分事有

得火事竣則氣已平言有異同言泯則意已化乃黑白混正
附途何滴澆之不辨辨獨判于一時何倚角之不休則疑在
岐路之盛其弊皆始于天地不交而憂世道者扼腕而責
工之不肅復高日而與百度之或際可奈何哉試觀今日之
事所為脫銜委轡日馳日馳而不可收拾者不知幾千百端
姑就

明問所列其為吏治耶是蓬蘆之一宿也其為邊防耶是黃離之
符潰也其為士風耶是優孟之衣冠也其為文體耶是宋人
之柘葉也雅尚舉之何事非虛文則何事不可府蓋何人不
受病則何人不可發藥故臣所責於諸臣者賦頌一心任事
而以謀其為轉移以轉移為臣救則不求遇甚納廟之術而
情自格於蒼窮其所期於

皇上者祇願一心任人而以功罪儻事權以賞罰優功罪則不求
更悉改玉之方而令自行于流水所云君臣同心治化乃成
以此遠追堯舜之熙洽近嗣

太祖之隆平可也何漢唐以下庶幾小補者之足論焉抑更有
勞勞之

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以不息為恒體故帝王之所以
行道者亦無一日息

皇帝赫赫明明威昭昭仁問深居而政不勞貸恭已而化若風行朝
洽冥區多歷年所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漸午今
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正中此正離明萬彙震動百
昌之日也伏願
迨然玄覽愷然屬情復

經筵日御之規廣夏細旂與四五儒英商皇王之邦理修
禁庭晝接之例平臺煖閣與二三輔弼講文武之弘圖以不息
之心行不息之道將氣機動盪於三極神采煥發於兩關世
皇上之一心而有餘矣又奚道法之不彰也哉臣愚不識忌諱仰
宸嚴易勝惶悚隕越之至 臣謹對

皇上者祇願一心任人而以功罪儻事權以賞罰優功罪則不求
更悉改玉之方而令自行于流水所云君臣同心治化乃成
以此遠追堯舜之熙洽近嗣
太祖之隆平可也何漢唐以下庶幾小補者之足論焉抑更有
勞勞之



丙辰科萬曆四十四年

皇帝制曰朕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非聖人所諱言

詰爾戎兵又曰張皇六師夫當成康蒞政之初而

倦以此告之豈文事武備經國者宜並重而振旅之威

之化二者固相須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家國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後釋甲韜弓開

代文明之治然而固本之訓居安忘備之戒每諄諄焉其

萬世治安慮至深遠也可得而揚厲其盛歟朕嗣繼洪基

精上理四十四載於茲邇雖深居靜攝而安撫大計無日不

惕於衷聞嘗明詔執事整飭營務慎固邊防簡將練兵薄求

制御長策而承平日久法弛弊滋申令徒勤惰窳如故京營

號稱禁旅若重取輕之意高馬而尺籍空存士卒疲瘁至不

勝甲冑猝有緩急將何所恃敷遠左延緩勁兵所自出頃

大虜闖入肆行蹂躪而防禦之術未聞此豈兵之不足歟

教養無素雖有兵而不得其用歟夫兵以食為命無食是

兵也今司農告匱給餉不時荷戈棄陣之夫動稱枵腹

方以轉輸練士者以資戰守似矣而行之終鮮實效

何歟得毋右文之世難以講武而克詰張皇之治卒不可

敷茲欲振積衰之勢揆常應之權俾國家神氣日張足以威

四夷制六合其何施而可諸士志切匡時抱先憂之畧久矣

尚詳著於篇毋泛叨朕朕將求而行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制區宇也必有綜覈之經制而後有備

臣對臣聞帝王之制區宇也必有綜覈之經制而後有備

忠可以建久安長治之防必有兢業之精神而後若安

可以握順德威嚴之本何謂經制綱維其贖戶慎固其

廩廩焉振飭在邊圍封守之外而罔敢玩愒者是已何謂

神折衝於廟堂戰勝於密勿移檄焉提挈在赫聲濯濯之

而無不震悚者是已故不可恃者兵而不可去者亦兵也

以千年不用者兵而不可一日無備者亦兵也兵而常試則

玩玩則驥是為不戢自戕而天下受騷騷虛耗之害兵而

備則弛弛則廢是為以安忘戰而天下多猝起竊發之憂

惟以兵衛民無耀武觀兵之意有風行雷動之威而騎士

官皆腹心干城之用卒有緩急真君子弟之悍父兄矣夫惟

以食足兵無枵腹脫巾之呼有士飽馬騰之實而金錢糈

皆簡練召募之資人有徵發真若一身之使臂指矣古者

所以垂衣恭己而延國祚於泰山之安戰羽舞干而莫疆

於金甌之固者以有此備也故有文事者不忘武備以備武

乃所以修文也欲治兵者必先治餉以足食乃所以足兵也

壯國家之神氣收安撫之全功端在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睿智

文武聖神

駿烈同天自南北東西無不思服

深仁必世凡心知血氣莫不尊親

止孝止慈惇千古之彙常建其有極

得名得壽備五福之純嘏敷庶民

深居恭默而清靜寧一坐收四十四載之昇平

獨握冠權而建威銷萌鞏固億萬斯年之根本

謹天戒則步禱郊壇責已憂深於雲漢

軫民艱則興發內帑渙居望慰於甘霖蓋歌雍咏勺德澤已洽

澆於核延而臥鼓張弓威靈直聳服乎夷夏可以坐享恬熙

無俟張皇之戒從容樽俎即伸捷伐之威矣乃猶安不忘危

進臣等於

廷諫以安撫之大計兵食之要領而究及於隋廢之弊端實效

之終妙思所以振積衰而操常勝制六合而威四夷豈以草

茅書生有習韜鈴而嫻軍旅者乎臣至愚陋然抱菴食之謀

久矣仰承

清問其敢不披瀝以對嘗聞之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自

石因家未有忘戰而不危者黃帝曰雖有金城十仞湯湯

欽定策

卷七

三

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亦未有有兵而可無食者昔

有虞讓敷文德卒格三苗說者以為振旅班師之效而不知

兩階千羽正寓用兵於不用之中則兵未嘗廢也三代而下

兵制莫詳於成周嘗攷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中

春教振旅辨鼓鐸錡鏡之用中夏教芟舍辨號名之用中秋

教治兵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閱立三表教坐作進退之法

無事則蒐苗獮狩皆在民間有警則比閭族黨即為卒乘故

其時兵即為農而無養兵之費農即為兵而有練兵之實至

成康之世業稱重熙累洽而不日克蒞則曰張皇罔然若有

意外不測之慮此周制所以獨詳而後世莫之及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邊陲肇造宸區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初釋

禁弓開一代文明之治而固本之訓居安忘備之戒每降詳

焉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京廓清漠外以爭先而處強二百年間雖

已之變震驚乘輿庚戌之警烽徹大內而虜旋悔禍弭耳乞

盟至隆慶間俺酋以祗領之愛為鴟音之懷納款貢市至冷

不絕我

皇上親揚而光大之海波不驚梯航狎至立堯樂浪之境天戈指

而即日草紅花之姦一怒行而立殄蓋武功之盛真足雄

美

二祖受絕百王矣而承平日久法弛樂滋京營之尺籍徒存遠延

之邊警猝發操閱僅塗飾之文而起距之勇有幾嗷呼在肘

腋之近而庚癸之絕時間內外兩虛兵食俱窘誠有如

聖制所言者臣伏而思之

欽定策

卷七

四

國家兵制京營邊衛戎籍不下二百萬度支歲入不下四百萬

按籍籍兵按兵給餉未嘗苦不足也具兵以徵餉餉以磨兵

兵減則餉空溢餉匱則兵空增何至兩者俱受其不足之勢

而莫為濟虛之策則臣知其故矣語云木不茂者蠹在內危

不滿者漏在下兵未嘗不足也增額于兵之外愈弛於兵之

內而兵始苦不足究且轉而病餉餉未嘗不足也增額於餉

之外愈冒於餉之內而餉始苦不足究且轉而病兵則蠹與

漏之弊耳今欲振積衰之勢而講兩足之術臣以為兵不期

多期於當用而已餉不期省期於覈實而已今京營除占

窳名外括之止得六萬而此六萬又非強有力可備緩急者

也春秋常操按籍具在然而射不能穿魯縞力不能勝匹

雞鳴而駕朱日中而罷如傀儡之登塲類角抵之劇戲卒

非常則此六萬人者安所得一卒之用而費百萬金不爲
弱長子孫之資哉景泰中先臣于謙於三大營中選精銳
十營命將圍練而歸其老弱于伍一時兵政赫然立根全
就見在作實數擇廉勇之帥嚴爲簡練其有老弱應伍市
應點者法無赦而清汰之缺卽以補四方之召募者總之
外無增額內無冒練一兵卽得一兵之用故一精兵足敵
五而餉自給推而行之九邊債帥家丁歲可省冒濫百萬
足之術計莫先此者然就餉論餉臣以爲莫如屯田便夫屯
政從來久矣充國行之金城東顧行之許下杜預行之襄陽
韓重華行之振武畢誠行之邠寧何承鉅行之河壯皆足以
裕軍備而省輸餉

欽定

卷七

五

國初屯種龍江後用宋訥守邊策設法屯有守備士卒得人受
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其區畫何詳也永樂間寧夏何福
積穀獨多至下

聖書褒論之天順間葉盛撫宣大用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以餘
粟易馬修城堡其收利何博也迨其弊也而抽屯補伍之
害與於是力役愈煩本業漸失而無屯之軍矣債帥搜奪之
害與於是私其腴區委其穉者而無屯之地矣邊險凌夷之
害與於是虜騎從橫侵擾禾稼而無屯之備矣上下怵傷之
害與於是筦屯者不見阡陌之巡督屯者不課倉廩之實而
無屯之精矣屯政廢而乃始仰給於度支備胥安得而不苦
輓輸安得而不困今邊臣按額而請者視嘉靖時不啻數倍
大司馬仰屋竊嘆至借支於水衡同寺以支吾且夕之急也

捉襟見肘矣臣以爲屯田故額什一猶存卽多隱占而隱
違隔有隨占隨棄者莫若專委一大臣久任而責成之得
曠土募民開墾但期荒蕪日闢不必紛紛清勘以滋厲階
地遠而勢孤者必如趙充國所云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
害而又有山阜以望遠溝塹以限隔營壘以休息遊兵以
哨則無擾田之害收耕田之利可以積豐於垣士飽於伍
省餽饌外足軍儲斯非兵食兩足之長策哉抑臣猶有芻蕘
之

獻振刷不在功令而在精神制勝不在疆場而在廊廟是以
徂征者必先有無怠無荒之儆戒而後四夷來王詰戎兵者
必先有罔兼罔知之治人而後海表咸服伏望
皇上法天行之健繼繼照之明發遠濊寧歛之後特迅以風雷

欽定

卷七

六

御平蕪爰開與三大臣共商安攘之猷講兵食之策則精神一
振經制立新內治而外寧文經而武緯雖與唐虞三代並隆
可也草茅無葢于胃
宸殿不勝戰慄履越之至 謹對

已未科萬曆四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興化致理政固多端而振肅人心維

世道則必以綱紀為首務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儒

論亦曰善為治者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

之於下然則御世宰物術莫要於此欵三季以還惟漢唐宋

歷年最久其君直倅代不乏人當其時所為立經陳紀以成

一代之治者亦可指而言歎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祖父皇帝訂靖家邦制度典章超越千古固可傳之萬世無

者朕繼承鴻業紹述罔愆初政教修明化行俗美

庶幾

祖宗之遺烈夫何邇年以來法守漸壞人情旋玩德意漸而不

業

卷七

七

而職業則虧在下者以干犯為故常而隄防盡潰甚至俾

侵太師僚屬抗長官奸胥誣奏以傾有司亂民煽禍以擾

室寇履倒置名分蕩然其他騷擾僭踰之風蹂躪再度之習

不可悉數蓋綱紀之紊至今日極矣其故果安在歟漢人謂

天下所以不理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衰而不改而宋人

又謂紀綱壞壞皆由上下因循此其說孰為當歟抑君臣當

交任其責有不啻他誣者歟夫更化善治貴緣因革之宜起

敝維風在妙轉移之術茲欲常積弛之餘返極重之勢使法

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綱紀正風俗純以復我

祖宗之舊如之何而可爾多士學古通今習當世之務深矣尚

獨所蘊明善於篇以佐朕之不逮朕將親覽焉

社稷

臣聞帝王之經理宇內也必有蕭然畫一之法顯其

世為動盪然後風恬俗美而國祚永享其靈長又必有條

振刷之神默與一世為締結然後政立化行而國勢不虛

頽敝法以維衆則紀綱實首操之為事之繁焉物之準焉

合人心世道而獨居其會不可一日廢焉者也神以維法

上下且分任之握事之繁乎物之總焉先立綱陳紀而

轉其機不可一日弛焉者也法之創也慮後常周至業休

故而安生恃恃生怠視前王之成憲若可聽其自為行自

止漫無操而治日以壞法之紹也屬世常勤至臨政日久而

習生玩玩生復視故府之彙章又若任其可以行可以不行

邇自操而治竟以壞夫惟法與神兩相附使守成之規

業

卷七

八

創始之業而舊章率由無愆志惟法與神常相運使化咸之

後常若履寶之初而太號渙汗無壅格上作之下日成之具

為明瑞以康庶事服履喜哉元首起哉未有主憂勤而臣

職者上制之下且守之德澤法度以範人心道術一矣風俗

同矣未有朝飭法而下梗化者古聖帝明王所以陶冶人

宰制寰宇有頓指掌領之勢而無委籌駁術之失與化致治

超越千載者道必由此矣欽惟

皇帝陛下

大德廣福惟祿位名壽之兼隆

至仁生威暨東南西北以胥服

制人躬而專官分服不徒推解虛名

念軍與而發帑須吳止膠瀾小德

在師錫命懷萬邦以振長策而雷厲風行之象過訖還荒

止並垂裳法乾坤以展大猷而天覆地載之規函蓋夷夏

念東南杆袖其空而以約已省躬為事

虛西北于戈未靖而以籌邊策遠為心

文德旁敷值群工輯瑞而西與谷詢立通民情於黼座

武功遐邇當禮虜臨城而躬先保障重奠四海於金甌固已

習民安垂萬世永遠之模內尊外攘隨往代倫安之職矣而

猶

聖不自聖

新期日新進臣等於

廷誡以按古宜今之畫網提目整之猷更鯁鯁焉於判渙之未

融泄沓之莫振誠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之極思也

伏草茅竊懷葵藿敢不披瀝以對 聞之君猶天也天道難

冥其而生長收藏寒暑代禱不潛不忒一若有稟于成法者

是則天之治人而人不能違也君道雖穆穆而禮樂刑賞生

殺予奪不競不紕一若有歸于定法者是則君之治人而人

不敢執也故唐虞之世君明臣良而其交儉賡歌惟日率作

與事慎乃憲所謂憲者豈非法與所謂慎者豈非君與臣與

守之與所謂率者豈非若先之而臣後之與其時府修事和

地乎天成萬世永賴賴此法也降而三代各師其祖夏稱有

典有則商稱監于先王周稱文謨武烈皆不敢有厭薄舊章

之心亦各誌其臣夏稱臣人克有常憲商稱唯治亂在庶官

周稱其爾典當作之師皆不敢忘重正治官之念是以官

唐虞亦克用久則人與法之相維者得也我

太和為皇帝掃蕩遐塵肇造區夏真可自我作法而所恃以

擊領維風易俗者毫不自用也其建官之法本之周官六

職掌各有攸屬用人則問之冢宰理財則問之度支典禮

問之宗伯節姦威遠則問之司馬司寇鳩工庀材則問之

空載在

會典者詳明且盡大抵賤虛名而尊實効惡浮議而責成功

唐漂虞游殷蓋周真非前代所及

列聖相承代有開釋至我

皇上親揚獨至雖以

聰明睿智之資惟有率循成憲之念宜下之遵之者各以

皇上之心為心齊奉

皇祖之法為法而顧習爭成習玩職掌而不循泄沓為風

而真偽非不變恬誰是真恬者非不遊康誰是真康者徒

口舌為功不以職掌為事則其害必移之民而軍商俱困

私兩窮誠有如

聖制所慮者臣以為法在則事事可考法明則人人可避賦有

法者未嘗以病民而今胡有異催科之令者豈賦法得其

而後善與屯有屯法昔嘗以之養軍而今胡有嘆石田之不

可耕者豈屯法得其人而後復與鹽有鹽法昔正以之通商

而今胡有受壅滯之害者豈鹽法得其人而後行與故時久

而玩生玩久而蠶生以致初意漸失者非法之凌夷也奉法

者自凌夷之也因時而思補救因事而除弊端必期振刷

初者亦非法之修明也奉法者自修明之也有繇為法

人或借賦以制民或借兵以勉餉不辭婪墨之名不止

之習上得執法而繩之其為蓋也淺有陰為法蓋之人創
 也而猶託于愛民尅節也而仍詭于清節行變墨而語清
 身蹙競而口恬靜并與其法而竊之其為蓋也深惟夙契
 在綜稽之中故反以綜稽為名然則欲使夙契者必先使
 稽之名無為人所託一託之則七日不復之幾神也惟稽
 即伏執法之內故反以執法為名然則欲清積姦者必先使
 執法之名無為人所假一假之則出以示人之利器也且今
 日之時何時也索餉則有兵遇警則無兵循名則有備取實
 則無備况醜虜入內地而未受創懲他虜因狡首而思挾
 賞東南之物力有限西北之出孔實多思及此不啻同處漏
 舟矣而徒有謹謹詳詳之狀何也豈邊陲之念終不敵其門
 戶之念耶思及此不啻群居厝火矣而更多論論訛訛之
 無元策
 卷七
 何也豈君父之念終不易其身家之念耶蓋法之事易除玩
 法之心難除
 皇上欲舉一世之人心而振制之亦去其玩而已蓋不提人君父
 之思不足以去身家之念而不先去身家之念亦不克提君
 父之思也不動人邊陲之慮不敢以平門戶之爭而不先平
 門戶之爭亦不克動邊陲之慮也抑臣更有
 獻焉臣法君君法天有勅天惟幾之虞舜而後九德成事百僚
 奏庶績之疑有仰惟前代之周王而後六卿分職兆民被康
 阜之實
 皇上者巨工之法也
 天地
 祖宗者又

皇上之法也凡兵民之相資公師之相濟邊腹朝野之相需其
 無不求之於
 天心之仁愛而况
 祖法儼然具備取而修明之固甚易易也以不遇不殖之心風
 臣下則素絲羔羊之節著矣以無偏無黨之念倡率群工
 渙丘集蓋之門宏矣又何治人治法不交雜哉臣愚不識
 辭干冒
 宸嚴苟勝戰慄阻越之至 臣謹對

壬戌科天曆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所為博統乾坤匡扶世運者靡不於

武二種為兢兢書贊帝堯乃武乃文蓋全德兼焉而舜曰

明禹口文命湯曰聖武周之文武武烈各標其一之數聖人

豈于持世導民有偏指邪毋其於中有交相為用者歟夫

陽柔剛仁義自有天地而來至于今不可廢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首闢區夏

成祖文皇帝戴奠邦家並提一劍馭軍而文治光昭于雲漢揚

經訓俗而靈爽震疊於雷霆文錄武張武因文請於都試

追躡帝堯而與虞夏殷周燦烈矣

奕葉相承紹天關繹雖強隅小管不無震驚然金駟卒以不

世永賴則

卷之六

列聖之成靈實式寧之芳躅具在亦可得揚厲其聲歟朕以冲齡

嗣大歷服託于天下臣民之上日夜思所為觀揚

光烈惟是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為大務蓋于羽舞階

鞏思士實並圖維執事焉而蓋茲醜裔逆我邦行二年于茲

竟未有能制其命者何也蓋攻教襲而文德闕抑聲容盛而

武功弛與夫禁旅之環萃白若也衛屯之基置自若也班

之番更自若也明帶礪者列第而居縮租行者專闕而

動云無將動云乏兵不獲已議調發而列鎮苦虛伍矣又不

獲已議顧募而烏合驅市人矣客兵散如搏沙土著聚亦

或總帥藉之動冒既由禮之惟艱訓練奇之威日又典兵之

有戒戈戈昏吻迄無成功說者以為承平日久左武右文

其弊至此然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六軍之帥即天子

輯用以內修外攘非岐塗也即如

先朝禮阿台馴也先焉順義及逆藩劍倭奴以及週年東征西

之役味車攻而歌狄杜者詎異人任母亦惟是擇人而

之可歟夫武之德七文之德十有一季世猶能道之辨在

王茲欲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赫然收順治威

效用朕弘

祖宗鴻業何施而可爾多士學古通今懷並用之術善矣倘

體要明著于篇母泛母略朕將采焉

臣文震孟

臣對曰聞帝王之臨御天下也必有光昭之文德而後聲

誕故可以建久安長治之規必有震疊之武功而後神氣

振故可以摧頹拾威履之本文德何以光昭經之以仁壽

卷之七

美濬發之以心源融融焉敷責於農慶象休之日而為益

熾者是已武功何以震疊運之以謀振之以略折衝之以

神赫赫焉提孳於戶牖藩籬之外而無不鼓舞者是已有

德以植武功故綢繆必謹條畫必周而中外之奉靈爽以修

憲者自有所備服而無廢弛頹廢之虞有武功以豐文德

故麻思不服無人不懼而遐邇之承德意以布綉維者自有

所奮發而無委靡衰弱之弊古帝王所以大發聲威而宇宙

日新妙操縱而神其用穆清端拱而朝廷常肅總倫類而

其樞由此道爾藉令登靈雖播根本先疎則出言不足以

情發號不足以明旨凝注其何基焉而勢必潰敗而莫

或粉飾難具振創全弛則綢繆而欲解法制習而不

純其何乘焉而機且扞格而難聚此德衰於宥審之荒

累於廟堂之燕豫而淳熙景樂之休所以寥寥罕覩也
光之長運收安攘之洪猷正有享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秉聰明睿智之資

備聖神英發之略

繼離方始運符五百載之昌期

出震維新曆紹億萬年之正統

軫時艱而內裕屢發德意滲漉於垓埏

凝國寶而東正業征賢材布滿於中外

垂裳而貞百度心知血氣咸霑天覆地載之規

錫命以懷萬邦南北東西共惕雷厲風行之象

一怒安民雖遠徵多虞恬熙自適於率土七旬振旅即于戈未

靖

卷一

七

神武行奏乎膚功追躋唐虞媲美夏商在此日矣通猶進臣等

于

廷賑以文事武備內修外攘臨前王之得失慨當世之凌夷而

究及於文德之所以闕武功之所以弛思以振積衰而操長

勝利六合以成四夷即帝之嚆咨王之訪落不是過也臣竊

伏蓬藿志願輸忠非一日矣方欲乘交泰之會獻傾否之謀

以輔

昇平於萬一頃

清問諄諄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世治用文世亂用武此千古之

雅言也兵戈日熾則馬上之治自戩隸乎詩書承平既久則

承冠之流必輕藐乎鈐弁此亦千古之陋習也聖王知其然

是以搶攘恹恹而講求治理使天下日涵濡養育於德教

中者無敢一日之懈故黎民於變而萬國咸寧臣庶協中而

四方風動則皆文德之為效也清寧燕暇而克詰戎兵使下

下日戒懼震悚於太平之世者無或片念之渝故百辟惟謹

而侵凌不作四方順軌而悖畔不生則皆武功之為力也然

文以經武則忠君親上之念即寓於入孝出弟之民武以濟

際而互為用也自漢以降言文者祇為治具之略文與武又皆交

出於心精之流注於是時方無事則君臣拱手以貌相承而

律遇傾危則平日之所施設者遂無一之可恃言武者亦僅

聲容之末技而終不出於元神之鼓舞於是時際偷安則上

下相蒙以幾僥倖而一當險阻則平時之所布置者總無一

之足憑蓋器大者不可以小道理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故

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愚奔於貨欲之塗而十紀作亂之事

起元帥之威不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行於卒伍而河決魚

爛之形成以雍容為太平以讓論為能事而獸奔鳥竄之禍

伏凡此皆文德之漓武功之弛三季之積弊而千載之永鑒

也我

太祖高皇帝聖異類於中原復文明之土宇乾坤再造日月重光

成祖文皇帝益紹述而光大之豈惟劍威所指足以混一區夏實

惟文告所被足以永致綏陸文繇武張武繇文靖所以奠磐

石之安而開泰寧之治貽厥之謀規模宏遠矣

列聖相承世守勿替河清海晏固多康平寧謐之朝而外患內憂

間有震動助勦之會然而削平底定不旋踵而宅於安寧

間有震動助勦之會然而削平底定不旋踵而宅於安寧

前代所視為極厄之運無前之烈皆不動聲色而生收

歎哉有以占

祖德入人之深而

皇靈之旁即百千世未有替也

陛下冲齡御宇繼承鴻業薄海內外無不喁喁仰德化之普被

神武之不殺迺盡爾小醜逆我顏行破軍蹙地會無寧歲

兵則兵窮選將則將乏禁旅之環萃衛屯之基置軍異於

時而實而設之不啻土羹塵飯之不可用也國家威靈數百

萬金錢以養若輩而臨事竟不得其絲毫之用則亦安取此

林林者為乎帶礪之列第符組之分闕亦寧有異於盛時而

委而任之不啻乳臭買人之不可仗也國家優世數十百金

紫以榮若輩而遍觀會莫收其一二之用則又安取此桓桓

者乎宜

聖心之怒焉以思而慨然有意於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

也臣則以繁言之省莫若先定是非之衡蓋今之所謂是非

者皆毀譽也毀譽之極至於周公新葬不能定而于狄定葬

竟無有是而葬而非周公者惟其實焉耳事必有據據必有

見聞見聞既確而鑿空刻影之談自知其不售矣故覈實正

所以省繁言也臣又以為操柄之審莫若先斷刑賞之平以

舜之哲惠知人既曰何畏於驩堯有苗而卒不貸刑於四凶

惟其當焉耳天下固有刑一人而億萬人勸賞一人而億萬

人服者此正事機之款繫若服於不果終於不信遂至不公

而激揚天下之柄於是乎窮矣故圖機正所以操柄也繁言

既省而在位者咸思事實以自効募兵則實有其兵違將

實有其將何至有烏合之慮而塵鼓鞀之思操柄既奇而

事者咸思乘機以自奮廟堂則有廟堂之機疆場則有疆

之機何至有兒戲之虞而深執縶之戒

主恩固結而一時之情而悉化為肝胆

皇威振耀而百司之顧盼盡轉為據當局內無猜共效同舟之濟

師中奏吉坐收仗鉞之勳此信可旋至而立效者矣抑臣尤

有進焉

陛下之尊猶天也天未嘗不借四序五行以成其穆穆而穹昊之

森嚴不專在四序五行也天亦未嘗不借霜雪雷霆以彰其

赫赫而明盛之彰輝亦不專在霜雪雷霆也

陛下親賢使能濟濟充庭矣而孰可為相孰可為將孰可治民孰

可理財

聖心其有區別乎講學勤政時時屬精矣臨

朝祇奏引之文

講罷少獻替之實

中台有斜封之漸外庭鮮伏蒲之功

聖慮亦嘗益省乎此皆文經武緯之原而光昭震疊之本也臣未

敢磨舉

先朝盛事即

神祖四十餘年西平呼東靖倭北市虜南滅播此亦皆勅敵寧易

剪乎而渡師祖席之上奏功設笑之間同此生齒何嘗憂無

兵同此人材何嘗憂無將此無異故

神祖乘積強之緒人心固是當振肅之餘而

陛下繼久安之祚法制政令正頌康之候也嚴以持之斷以決之

精明以運之剛毅以操之文德誕敷武功丕顯天下引領
之矣草莽愚臣不識忌諱干冒
宸殿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卷七
九

戊辰科 崇禎元年

皇帝制曰朕聞任賢圖治帝王之首務自昔聖主賢臣相須共濟
其君闕門張網務以招徠天下之豪英惟恐遺漏而其臣
心一德共以肩荷國家之機務無夜猶嫌書言翁受敷施
之百僚師師詩言崑崙士繼之金玉其相蓋求之非一地
衆之若一人類如斯也載考當日官制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夏商官倍周官二百六十以官限才得無遺佚之歎歎且虞
虞之世已云萬幾三代損益事體漸繁加才不盡於服官
官必至於廢事而熙載亮工咸和不冒其治理卓絕千古又
何致洪惟

太廟高皇帝即位初年分遣使臣訪求賢才其
論侍臣有曰天地交泰以成庶類君臣相須以成治功又
曰在人之道譬之用器可任重者重任之可任輕者輕任之當日
設官分職大約仿虞周之制度用能揭日月於重新維天地

於不墜直與唐虞三代比隆已朕藉
漢烈之遺履剝復之運除奸去佞剔蠹流膏曠然欲與更始而紀
法未盡修明蒼黎未盡寧戢其大者如狡跋漸勾西虜揮首
逼處宜雲逆彥投首尚稽闕寇鳴張無忌餉日耗於多兵乃
遇警又患兵少而且驕悍不前輒曰無餉民日困於加餉乃
轉運又苦餉誦而且侵冒多端動曰在民當此兵民交困之
日所賴大小任事之臣朕用是寤寐賢才乃產四出庶幾
鱗莖翼成嗙風雲顧所謂經文釋武之傳詰兵理財之效向
未視一二何歎將用不盡其才官或在任其用歎語曰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又曰百官和於朝萬民和於野意者無猜無慮

可寅協恭固上臣矢報之精心亦建豎功猷之根本也爾士以新發之劍當朕訪落之日其各率忠言之無諱

劉若辛

臣對曰罔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振綱掌領之精意而

可以統攝萬幾分秩庶正奏雍熙之上理必有分條析目之

實務而後可以因材用器量能任官罔鞏固之宏猷何謂

領人主所謂默運於淵衷而鼓之以勵精操之以行德融

焉使四海並遊於庶績咸熙之世而不知經緯之何從者是

已何謂條目人主所為顯推之共任而照之以空鑿持之以

平衡通適為使群工借書於百度惟修之朝而罔敢怠荒之

或致者是已惟有所然運於其中也故百官寅協而治群力

環拱而陳雖口代天言手代天工各自効其股肱耳目之寄

而露雷風雨天不言而歲功成惟有所共任以為用也故長

短畢呈其技備全各省其形雖小而服采大而服休亦衆成

其翼為明聽之資而風虎雲龍聖人作而萬物賄古帝王恭

已無為而四方風動照臨有赫而百辟惟休用此道也藉令

綱紐之自弛而徒責效於登庸則課職課功之權誰實司之

即令品藻之不清而但求功於殿最則量德量能之法誰實

任之誠欲薪樞弘開而網羅畢效則任賢圖治之幾端有望

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剛建中正以立極

聰明睿哲而有臨

曆數在躬帝謂予懷明德

乾綱獨振人言幸際太平

集岳牧於彤庭大法小廉共勵平康之治

備箴銘於紫極清心寡欲特開勤儉之風

為天下得人五百年傳築伊耕一卜金隄立召變龍於左右

惟一念作聖德萬載都穆魯步重開玉帛欣陪孔孟於後先

雷霆震而天地清祛七日之業社鼠城狐頂刻咸消於見

日月明而風雲會策三朝之亨茹祥麟成鳳班聯共慶於曠

允矣偉烈豐功莫罄一揚筆述是真可以四三王而六五帝

者矣迺猶不自備假道臣等於

廷而悉以咨之如置輔陳殷之典量能授職之規熙載克工之

咸和丕冒之化皆津津

下問靡遺而且勤倦於紀法之未盡修明蒼黎之未盡寧

取漸勾西虜揮首偃息雲逆彥授首尚稽闕寇鳴張無

兵驕餉乏民困運窮外憂疆圉之憂內勞輸稅之計殷殷

聖慮燎若觀火而

闕門之訪更及苟竟此運帝之鳴吞王之訪落何以過也臣願

讀章孝節帖碑徒勤而高日時艱魁首

明盛序尊之忱盟於葵藿久矣敢不矢心披瀝效一得之愚以

為

陛下獻焉臣聞之君猶天也天為四時之宰而綱維斡旋之柄

天任之分布流行之用則四時任之故雨暘寒燠不一其

生長收藏不一其功而要四時不自為用而為天用此四

時之功順也君猶心也心為五官之令而樞機斡轉之脈

心任之左宜右有之資則五官任之故視聽奔走不一其

聰明靈運不一其能而要以五官不相為用而為心用此
官之稱職也夫人君者上之有論道經邦之佐而下之亦存
理煩治劇之司豈曰克庭之乏人與然而入即不之也何
使振鷲之羽儀而皆為登堂之簞篋且精之有考綜名實之
術而嚴之亦有幽明黜陟之權豈曰選法之罔效與然而法
即非弗效也其何以使互越之樽庖而終無易混之竿瑟故
恐八紘八極以收之而收不勝收矣且兔亦有腹心冥鴻亦
有羽翼而俊又明庭之彥必皆師濟之舉獲乎且三等五等
以辨之而辨不勝辨矣燕石皆能混玉魚目亦可亂珠而秀
求甄別之英必皆庸敏之譽髦乎是以唐虞稽古而有庶明
勵翼之勳成周懲建而見懸皇克生之盛非其隆同寅協恭
之誼則其嚴懲功懋德之程也非其敦培共正直之忱則其

明季屬科處之職也表

太祖高皇帝靖濤胡氛肇開區夏啓重明之日月定再造之乾坤

固已流唐漂虞滌殷置周而其分職設官則基布星羅

朝無倖位末材詢士則家獲尸榮野無遺賢視其

翰侍臣有曰天地交泰以成庶類君臣相須以成治功此

堂簞指背之義真可垂

訓萬禩而又

曰任人之道譬之器用器可任重者重任之可任輕者輕任之建

天禧非直一時登用之成規實千古審俊之良法也

列聖相承恪遵

明意用能維貞百度以世顯周禎

陛下烈獲鴻基光揚大業修明

祖制濫別臣工應百職之倫竊則以各陳職掌
面諭之虞群位之紛撓則以協力同心嚴

戒之欽承

堯舜之君快親拜屬之盛此固宜人人自奮而事事畢舉已乃
有負瘼瘼之羞而業虞叢勝失矜群之誼而喙起爭鳴誠如
聖制所慮者臣愚以為事主之義同舟而共濟者也前者任職
者任格選風而呼而碎罔不應焉洵滂彭屏之闕亦可以無
患矣受臣之職同室而格罔者也搶者護手梓者護足乘力
而揀而宋罔不齊焉周章勃率之際亦可以俱生矣今夫以
三尺之喙而使如沸如羹其法以鬻鬻爭也獨不可以和羹
劑乎以五寸之鏝而使忽閉忽開是更以螭蚌持也獨不可
以典冠守乎一人而不必分兩人之用則勿使成連鼓上而

成鼓下也此論而勿煩彼論之泰則無使佐奏得嘗而救

剛得傷也况夫陶之為埴也其質固已定矣隨其質而稱使

之安知用不等於金玉乎治之躡金也其才自有餘矣取其

才而善成之安知棄必同於瓦礫乎駢驥不可以逐羸梁麗

不可以竄穴則何為以所短詘用其所長賦施亦可以直鑄

鑄條亦可以兼鑄則何為以所取盡淹於所指謂芝駕之馬

必不以驂乘則古亦有嘆約束無奇者何不寬於鑄而嚴

於課功謂飛冥之翮必不以弋慕則古正有念汗青無日者

何不廣於搜逸而迫於責效夫然後嚴實之政可行也共體

不能爭稷契之產水土不必徵稼穡之成此亦可訪而問者

已夫然後青肆之典宣明也隨刊不必庇羽山之猛斧所無

所逃監國之懲此尤可詳而議者已材當則能必效功審則

庸必奮任久則積必著法嚴則令必行更以

聖天子明鏡止水之心開門推轂之用延攬俊傑登壇英良世

不乏遺大投艱之材經文偉武之略皆為

陛下羅而致之而消埃可報肝膽寧私窮技即窮馬才足策又且

何功不効何積弗成而向有悍虜長兵荒食匱之足患哉

且夫兵非乏也而用兵者乏亦猶有用用兵者也虎頭或疲

於生入而後臂亦訛於敵詩投口趨距之英亦有自行伍而

特簡者乎使其某淮陰之壇屈南陽之膝更不必禁中嘆嘆

牧矣餉非匱也而任餉者匱亦未始有任餉者也流馬既

應於時論饑鳥更饒於刺隊營平建武之策亦有借前箸而

深維者乎使知羊刀亦可佐關中智費亦足籌塞下則不必

以量沙驚夜唱矣此今日之兵窮而答不在兵也亦不止

兵也餉匱而答不在餉也亦不獨一餉也故為今之計者惟

虛心以任人而乃實心以任事則無論權衡也雖代庖而亦

可分鼎以授事而又合力以成功則無論鴻虎也雖矛盾而

亦可方今

聖天子側席下求諸臣努力請効而猶患有事與人違議與任性

旬成夕毀左支右吾者則亦何以仰副

聖天子之思而俯塞風夜匪懈之責乎抑臣猶有進焉

乘交之景運明與良交成之而其權實獨操之

元首故取人以身帝王之首務也

陛下躬修明德以為賢士之標隱鱗戢羽皆望鶴赴之何不足以

勵其凝之續而成中與之治哉是在

陛下提其大綱一振而飭之耳臣草茅無知干冒

友嚴不勝戰慄預越之至臣謹對

序

亦整亦練如圭如璧真盛世之文

醉正如董既宕如蘇讀之絕不見排比之迹所以為佳

辛未科崇禎四年

皇帝制曰朕聞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法前王作之後王遵之

詩詠率饗舊章書稱監于先王成憲此物此志也乃有謂法

法不能以自行又謂有治人無治法然歟否歟三代之法其

備于周禮後世做而行之反以疏整其故何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夏創制立極於凡建官理財俾典庸禮詩

禁暴通工柔遠靡不揆古宜今綱提日整即所稱六府一事

允治萬世永賴曷以加焉可得而揚厲歟

列聖相承率循無斁重熙累洽以迄今茲顧時遠則玩惕易生玩

久則初意浸失朕以寡昧獲續鴻圖夙夜兢兢思所以所

天永命觀

謨揚

烈一惟步

皇祖成憲是訓是遵乃紹庭徒切判渙未融戒諭屢由泄吝莫振

非不言煥恬而躁競之習愈滋非不言旌廉而莠墨之風熾

熾猶是民與賦也昔胡以公私兩利今胡以上下交困猶是

屯與鹽也昔胡以邊腹灌輸今胡以軍商耗斂竭民力以養

兵而索餉有兵遇警則單弱立見矣借撫賞以修備而循名

有備覈實則虛飾如故矣綜稽以益弊而弊即在綜稽之中

明罰以懲姦而姦反隱明罰之內諸如此類未易殫指豈果

法之不可行歟抑行法者未得其要歟殆所謂必有治人而

後能行治法其責安在朕遠慕勅

天喜起之歌思百工之所以熙庶事之所以康實有不容自尊者

爾諸士目擊時艱有繫于中久矣其悉慮以對毋隱朕將有

採焉

臣陳于泰

臣對曰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必有以人維法之模而後疏刑

後先合以成粹精之理必有以法維人之盡而後禮樂刑政

分以奉明作之功何謂以人維法有一法即有奉行此法者

無人以奉行之則因仍漸失其舊故典章成憲皆法而率循

此典章成憲皆人也何謂以法維人有一人即有綜覈是人

者無法以綜覈之則班駁將溺其職故印纒綬若皆人而責

成此印纒綬若皆法也法立則名必核其實言必謀其功而

人無以自遷推之簡兵清餉理財用人皆挈其大而事事有

條有理矣人得則任必先於議公必勝於私而法無之或藉

推之愛名借誼詭爭奸讓皆務其實而在在可建可擊矣故

公私得以兩利邊腹得以交輸就民可以養兵而民仍不病

于賦就兵可以衛民而兵自不窮于餉則法自足以繩人而

雖有躁競貪婪之思弗敢逞也人自足以守法而雖有因循

沿習之陋弗敢仍也古帝王所以恭己無為而收師濟之勳

聲色不大而集臣鄰之益率循此道也光而大之端有望於

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奉三無私

建五有極

乾斷執火風之鼎

晉光通山澤之咸

德協重玄猶集虛心於玉帛

治臻上理更勤清問於金華念念敬

天出王游行罔怠

事事率

祖上下陟降惟勤

重農事而躬耕籍田薄賦輕徭不必陳七月之風

勤問學而身親講幄月將日就非徒窮二百之祿

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五百年金聲玉振久而彌光

一後先之接遠邇淵源十六字帝典王謨擇之有要允矣

太平天子卓哉

至道聖人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乃

聖不自聖謙而又謙進臣等於

廷悉以諮之首推唐虞知人安民之謨仰追

二祖

因材器使之方以及強虜之若何剪除流寇之若何撲滅兵

餉之若何通融軍民之交相利賴屯墾之欲復其舊漕馬之

必循其原而終歸于破格用人以臻平康大哉

王言真所謂計謀定命遠猷辰告也草茅之士疊積久矣敢不

傾瀝對揚據其葵藿以副

明問也乎臣聞國家之所與治者人也有人則天下治無人則

天下擾人才之効用于國家者非一途也任得其人則無不

治用違于才則無不擾堯舜之如天好生濬哲文明稱極仁

極智矣而陳謨矢訓倦倦於知人以安民者則轉移天下之

要樞固不出乎明明揚陋之外也

太祖高皇帝登造區夏

成祖文皇帝載靖邦家孜孜計求賢才以圖治理令內外諸司

舉所知責成吏部甄別賢否因材授職都察院考察

部毋輕調藩臬選賢能收守須久任何其用之殷責之重

慮之遠也創業垂統綏奠斯民與勳華無異軌矣

列聖丕承奕葉重熙蓋

二祖以堯舜之心為心故都俞廣于堂廉

列聖以

二祖之心為心故拊髀勤于夢寐二百六十年治安如一日者

偶然之故也我

皇上求賢若渴用人不次謂宜麟遊於郊鳳翔於邑借斯民於

和風動之域乃數年狡夷窺伺於東插套揆要於西盜寇之

奠延無已氓庶之徵調未息金甌全盛之天下而有提襟

肘之形固宜有以頌

聖慮也噫嘻此孰非士大夫事而不肯抒忠宣力為

國建撥定之續此殊不可解也夫四民之中士為首屬磨之衝

士為先難經叛道者黜而經術重巧躡連化者擯而德行全

士心定而後天下之治可次第而言也沿邊本我屬地羈縻

無術遂至披猖一壞于四路之輕入一而開鐵陷再壞於經

之易局而遼瀋危三壞于戰守之爭執而廣寧棄非彼能乘

我我為可乘耳誠以守為戰反客為主夜郎之強不及漢太

未見長纓之不可請也流寇本我窮民積漸不已遂至蹂躪

一窮於倚山之為固而窟未易清再窮於各省之觀望而權

不歸一二窮於移徙之無嘗而突不可禦非危不可除我無

以除之耳誠師出以律有進無退鼠竊狗偷假息旬餘未見

一鼓之不可散也兵誠不可撤矣今日定營制明日更營制

而兵終無一定之數則老弱之不法可乎訓練則器械成行
鼓舞則風鶴助勁請以精之說易其撤可矣餉誠不可減矣
今日請額例明日請歷久而餉終無報足之期則虛冒之不
核可乎守則四知之掌嚴侵則一錢之用資請以核之說易
其減可矣阡陌未嘗不墾也賦錢未嘗不煮也自抽屯補伍
而耕種無人自費威乞討而耕種無地自商不輸粟而輸銀
而開中之法壞自盛聖於公須建於私而度支之用待則修
屯政以復鹽法者不可以條議為舉責也舟楫非不時往來
也駝路非不時申飭也自雨暘失序而滯滯可虞自包攬公
行而舟蓋莫問自食之不盡其力而雲錦之色以藏自策之
不能達其材而馳驅之則閉閉則通漕糧而修馬政者不可
以奉行為盡職也果韓白之登壇何受降之城不可築果
韓之持籌何東南之風不可蕩果郭李之在邊何象師者不
可成臂指之用果龔虞之治郡何窮發者之不可成綏撫之
功故天下不患多事而患人之莫肩其任也不患無人而患
用之莫究其施也如必門第以取士停年以用人雖無雙之
國士終受抑於勝下矣官人惟賢之義不如是也彙傑持
之資其可拘滯歟如必一肯為大德之掩寸朽有合抱之
雖三敗之孟明無以收功於焚舟矣使人以器之義不如
也鉛刀一割之用其可不珍惜歟嘗讀

高皇帝論待臣用人之道曰材大者宜重任之材小者當輕任之
又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賢人君子盡心如此豈有廢事者
所請用人而又以課人用者其約結欲伸之氣而課者其
其實亮篤集之忠也抑臣更有進焉書曰后克艱厥后臣

艱厥臣君臣固交任之者也則提綱挈領合眾策羣力而
成一世是在
皇上之一榮辱之耳臣草茅新進于瀆
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甲戌科 崇禎七年

皇帝制曰朕聞帝王之治莫隆于唐虞乃皇陶陳讓不出知人
民兩端而謂能哲而惠惟帝其難何慮慮也又有謂堯舜
不偏物仁不偏愛急親賢之為務似前重知人者豈翁受
施在致庸命討之先而哲能官人尤為要歟世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祖文皇帝載靖邦家皆孜孜訪求賢才以圖治理令內外諸司
各舉所知貢成吏部甄別賢否因材授職都察院奏聞又如
六部官毋得輕調藩臬選用賢能恪守須令久在洋洋

聖謨作述同揆真軼殿周而婉唐虞可得揚厲其榮歟

列聖相承率遵茲軌奕葉重慶良非偶然之故已朕嗣續不圖親

場

元策

卷一

先烈兢兢惟恐失墜第所與共治天下者十天也今十習不端欲

速見小茲欲正士習以復古道何術而可邊陲本我屬夷地

窄人寡一日稱兵犯順而三韓失守其故何歟目今三協開

寧以及登津等處各宿重兵防邊也邊不靖兵不可撤餉不

可減今欲滅奴快疆如何作用且流寇久蔓錢糧缺額言者

不體國計每欲蠲減氏為邦本朝廷豈不知之豈不恤之但

欲恤民又欲飽軍何道可能兩濟即屯田墾法誠生財之源

屢條議甲飭不見實效其故何歟至於漕糧為三軍續命馬

匹為戰陣亟需折截掛欠遂失原額原制何道可復今雖東

奴猖獗河套有可復之機邊外機可作之事但難於奴賊

伺朝野匱乏近降夷寇至作何間破流賊漸逸節廣海寇

擾浙閩剿滅不速民難未已兼之水旱頻仍省直多故作何

挽回消弭又唐宋會以武臣為中書令極密使文武似不
分我

太祖高皇帝會以直屬為布政典史為會都今奈何牢不可破
多士留心世務久矣其逐款對答無諱朕將親覽焉

臣劉理順

臣對 臣聞帝王之弘先緒而隆大業也必其君以實事課其
臣而後分猷佐理有百度維新之象必其臣以實心效於君
而後政事修治成一入垂拱之體何謂實事因職以察其能
是也人不必問崇卑局不必分內外而惟以職察其能賢者
有以見長庸者無以覆短殿最迫若蒼素而國家因以有紀
綱何謂實心盡忠以致其身是也事不必問難易時不必問
順逆而惟以忠致其身則智者無不竭之才勇者無不殫之

力忠貞篤於堂陛而人心乃以有分蓋有實心方能措置
事而課實事政以求實心唐虞三代之所以熙庶績而聯一
德者此其道也第國家當平治之日法令未弛而振舉之極
易然防微杜漸聖人猶有憂焉蓋以為易而狃之者治之所
自壞也國家承臨治之後情俗日偷而整頓之頗難然拯溺
濟不聖人必且勞焉蓋不以為難而誘之者治之所日茂也
慨然以用賢圖治為己任者真大有為之君而堯舜親見政
在今矣欽惟

皇帝陛下

剛健中正之威備

聰明睿智以有臨

持小心以保泰而豈弟彌性坐享四十七載之昇平

靖大慈以亨屯而子孫君王駢集億千萬年之鴻祐固已發
卧鼓靜瀾恬波赫然稱蒸隆盛際哉乃猶慮風俗之敗壞由
紀綱之廢失兢兢焉求所以肅人心維世道者進等子

廷俯賜

清問臣草茅末品無足效前籌而幼學有懷敢不據所蘊為
明廷獻焉夫人心之不能無偶玩也非有以振肅之則玩者日玩
究將有極重不可反之勢世道之不能無陵夷也非有以維
持之則夷者日夷敵且有天敗不可支之象振肅維持之術
舍紀綱其誰屬哉周模楫之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蓋勉
勉乃所以綱紀也宋儒朱熹之言曰有紀綱持之于上而後
有風俗驅之于下蓋持之乃所以驅也顧始未嘗不修明而
後漸以墜壞也當其修明也君曰張皇臣曰懲絕上下志同

易所為係泰也及其壞壞也君曰莫違臣曰雷同上下異止
易所為係泰也泰者通也不惟上下通而世道人心亦與之
俱通通而塞隨之平波往復之運可忘艱貞乎壘者壞也不
惟國事壞而人心世道亦與之俱壞壞而治因之先甲後甲
之事可忘振育乎漢興法度簡約恭儉嗣世而清淨畫一蕭
規兩隨然而痛哭流涕之疏賈洛陽猶有寒心焉唐世貞觀
鳴盛開元繼響而房杜姚宋同心輔政然而魏徵張九齡之
言在已負先見矣宋以忠厚開基亦以積弱胎亂而紹聖紛
紜定陵大獄千載上下問治亂興衰豈不以紀綱修壞因畫
于精神之張弛哉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一洗胡元腥穢之習
成祖文皇帝再靖家難重輝日月繼烈之勳六卿率屬各修其職

文武分曹不侵其權官方嚴飭如農有畔等威明辨如精
須士安于庠守未字之貞兵安于伍奉罔越之令吏耻無
之智里無爭攘之風冠履之分炳若日星品式之守嚴于
澤煌煌乎

大明會典一書真宰物御世之上理超軼漢唐宋而上之矣我
皇上以首出之資紹繹大統繼承鴻業其修明政令以繼述
祖宗之大法罔有愆遺

御極之初庶幾化行俗美不替遺烈邇來乃稍不然者法守何漸
墜也人情何滋玩也德意何以墜而不究也且

詔令何以格而不行也陵夷之甚申飭莫敢請就
明問所及而極言之可乎夫職業之隸于位不可越也而今且
視之隄防之設于下不可潰也而今且侵軼之偏裨而犯大

帥僚屬而抗官長則陵甚矣奸宄而傾有司亂民而據富室
則橫甚矣而且說士耶棄我東魯迺西竺是謂甚淫而且
說民耶木石文綉倡優后飾是謂甚侈而且說官耶借人地
以分畛域別好惡以生羽翬是謂甚競而且說國耶婦姑而
恣勃谿同室而逞戈矛是謂甚黨中于人心人心將日澆流
于世道世道將日消昔人患燕室茲不啻然眉也昔人憂厓
火今不啻燎原也失在紀綱果徒在紀綱乎將無上之任乎
抑上與下交任之乎漢崔寔謂政衰俗敝在承平日久而真
儆其主宋蘇軾謂紀綱頹壞由上下因循而交責其臣則今
口梗槩固可得而陳矣

高皇帝創業艱難朱葉劉王日贊惟護居安思危之訓無日不
儆焉

又皇帝守以兼制三楊同心魚水款洽宵衣旰食之勤事無
日矣以故提綱挈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違儼然萬世
隆今

全華率御不同

召見之辟容直奏及開其後止

筆之費舉而考選幾同積新長安坐累玉挂印刑不與瓊島無

期誰任紀綱之耳目而三公子立大儀星希夢卜不求會

弗允誰任紀綱之股肱而

西席塵封不示開講之益論教匪深不重左右之選誰任紀綱之

根本又况情竅成習積弛不膏人以官為傳舍若泛梗之適

遭官以事為偶奇如葉蘆之一宿彼此互推兼課其功前後

相護莫受其咎困循之過所謂上與下交任之者大抵一代

之典開創則精明勃鬱累葉則頹廢不支一君之身初政則

策勵支持末路則皆倦或乘猶之初氣銳終氣衰強弩之末

不能穿魯編猶之朝風疾暮風徐衝颺之餘不能起斷蓬然

則反弛為張操紀綱以振人心世道之失者其察會可知也

聘度莊者垂腹委轡有時而什念及于覆轍則羊腸或可為

安遂涉錫淵者乘楫亂漢有時而沒念及于楫楫則覆溺

可為廣流特在我

皇上之一自振耳誠以人責事以事責功職業之司如典衣典

各不相混而人何敢恣于職之外以名思分以分思義上下

之定如乾尊坤卑各不相侵而人何敢越于分之內橫官師

之任以廣厲學官士有敢以淫應者乎躬節儉之行以示夫

下先而人有敢以侈應者乎明和衷之誼振師濟之盛與

方不敵也一任讓之途信賞罰之條則國是不帶也一身

中天君定其主學而五官百體靡不奉令以聽一家之中

人命整頓其精神而亞旅繼以舉不執事以從將風俗

夫世道人心而不奮然雍熙者未之有也以

祖宗之休宇獨比隆漢唐宋已哉抑愚猶有說焉夫人主一心耳

而何而中之者且千百心書所稱成湯之聖也有曰不殖貨

利心至清也一中于濁濁之財而清白之氣愈昏愈錮遂滋

于人政之闇而昏錮之弊愈蔓愈衍風俗敗而紀綱亦益以

弛獨不思人主天下之身也何天下之財非人主之財願乃

以之昏心哉以

皇上明聖遠邁成湯而愚願以不殖之說進臣草茅無知于官

宸嚴不勝戰慄履越之至臣謹對

丁丑科崇禎十年

皇帝制曰朕惟洪範八政首重在食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是兵食兩者固經世之大端也周制寓兵于

農不出比閭族黨鄉遂之間而伍兩卒旅之軍師已具第司

馬于農隙講武事而已當其時居足以守出足以戰出足以

耕而食內順治而外威服何其感歎後世藉兵以衛民賦民

以養兵而兵與農遂分而為二乃兵日驕死民日凋歎古法

豈不可復行歟漢初南北兩軍猶調諸農後增募期門羽林

入較尉等軍而兵制壞唐貞觀中置府兵最為近古漸更為

驍騎而虛弱日甚其沿革得失之政可得而繼陳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百

加意留屯

勅五軍都督府言古養兵而不病農者莫如屯

命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固用以紓又

諭兵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于此洋

洋

聖謨垂慮深遠直駕漢軼唐與成周比隆可得而揚厲其盛歟不

平日久窳失初制各邊始仰給內帑年例日增蓋屬不可廢

在朕繼紹丕緒十載于茲適值虜寇交江宵旰靡寧慘憺

安攘大計無時不飭籌備而餉之窘屢愈甚且耗盡其可誌

矣無庸不飭練兵而兵之單弱如故且增募日踵請矣民力

不堪再加呼庚勢難姑待將何術而可即議者未嘗不言清

屯開墾而條飭徒申尚鮮寔効其故何歟又有謂屯與墾相

表裏非盡復輪權關中之舊制屯政必不能與其說然歟否

歟且屯墾固屬本計蓄艾未濟目前抑別有生節之道否

又在萬曆初聞太倉之未足支數年今直無終歲之計兵

交誼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及今不圖後將何繼昔唐以建

之耗竭用一劉宴即能使國用充足而民不困敝李抱真

山東軍伍剏剏與屯較射不三年而兵精庫實遂雄視列

豈非實心任事之明效歟夫儒者勤稱王政薄言富強今者

一能為富強如劉晏李抱真之流而不可得亦士大夫之恥

也諸士必有槩于中久矣其悉聽所見以對朕將有探焉

臣劉同升

臣對問帝王之治安四海而承效萬年也有經世之大道

然天下之元氣而成致大之體有救世之大權振天下之神

氣而奮明作之用何謂經世之大道安常可久守盡一以宜

民而不以補登苟且開後世機謀術數之端然非迂遠而

于事情何謂救世之大權通變不倦竭心思以裕國而不以

膠柱執方隘王政酌盈濟虛之理故議時務而貴乎俊傑是

故儒者言經濟則薄管商而不知能為管商者乃能不為管

商也蓋管商非無學術可以治一國不可治天下乃其不為

管商而豈不為富強抑儒者言專業則稱呂葛而不知有呂

葛之心者不患無呂葛之才也蓋呂葛能忘身家可以堅一

心即可任一世乃其不為呂葛而又豈為桑孔是故天下之

治法不在法而在人天下之治人不在事而在心自古聖帝

明王以之試功照績此道得也夫治國之事舉其綱紀舉其

節目不過兵食數端豈異人任舍此而別言致主宜乎迂疎

不效而負大有為之君又可為之時則勉勉勤勤有甚於

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立德建極

聖學集成

聰明睿知以有臨

嚴恭實畏而無逸

日漸日又曰昔曰謀道成備而發圖書之藎乃聖乃神乃文乃

武心廣運而開迪吉之先鳳德來儀歌功詠敘之景淑撫彝

終則解慍蒼生

河清獻瑞對九揚烈之精神陸禹蹟則敷教海表

郊禋步禱念民力之昔存斯乎時和年豐宛然幽風之詠匪修耕

籍之舊文

太廟齋居維孝思之錫類達于繼志述事退哉天保之章皆寫續

承之新德人稱

太平天子世頌

有道聖人乃猶

萬幾之暇達臣等於

廷諮以治道謂古之兵疆食足今之兵驕食匱推原漢唐之制

考求

國初之規其亦有救時法

祖之思乎臣草茅無識然目擊時艱懷請禳之志切處堂之憂久

矣敢不效于慮之一得為芻蕘之

獻夫國安崇文時棘尚武臣竊以為過矣聖人安不忘危文武兼

重慮至殷也于古之謀兵食者莫詳於孔子其曰足食足

民信知矣大旨以兵食與民分為三者則民之與兵不得而

混之為一也夫乘輅而耕者民也持戈而戰者兵也後之兵

民不分井食亦不分驅市人而膏斧則病在兵拍屯籍而補

伍則病在食簡壯丁以禦侮則病在民一者失而三失之也

烏知却菜墮費為聖人之作用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混一華夷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薊數幸開平內安外攘雄略邁漢唐遠矣

列聖重光承平日久我

皇上英毅中興而插奴外訶流寇內擾調兵議餉歲無寧日臣

皆曰類

睿算嚴明減此朝食而度支告訕三軍有庚癸之呼熊威虎奮未

聞也更番無計七月有卒虞之虞鳥驚獸散可憂也在音

高皇帝勅五軍都察府加意留屯言養兵而不病農又其

論兵部曰屯田之政可以舒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于此洋

洋

聖謨萬世良法也夫漢南北軍易而為期門羽林入較射而漢兵

弱矣何以易之南北兩軍久而不足用故也唐府兵易而為

傭騎而唐兵弱矣何以易之府兵久而不足用故也南北軍

之力不足用而南北軍之食不可開增一軍多一食則漢之

未流不徒兵法壞而餉法亦壞府兵之力不足用而府兵之

食不可開變一兵耗一食則唐之末流不徒兵法壞而餉法

亦壞然

聖制猶未及宋也夫宋兵之弱殆又甚焉聚天下之兵於京師無

一足用有急則遠望勤王廢天下之食於京師無一足恃

警則搜括民力此尤弊極可為股鑒者乎

聖制曰開墾屯田條飭徒申尚鮮實效夫開墾之效實未易也

國初龍江之屯盛於前代其他郡邑往往有之一沒於勦賊之

請乞一隱於豪右之侵占而田為子虛之賦矣雖有趙充國

稟厥屯于何所乎則垂之

令甲而限田之制可行也

聖制曰屯田與鹽相為表裏官復舊制夫舊制之復誠未易也

國初關中輸粟實邊利國通商往往稱便一壅于折色之小利

一滯於籠戶之私販而家擅煮海之富矣雖有夷吾計然而

策何所施乎誠布之

功今而輸公之節宜勸也

聖制曰建中之耗竭用劉晏而國用充足民不困敝何說也夫晏

非第以心計為長其經世之識有過人者即如用鹽法之吏

皆選至閩之才佐之而不委之瑣尾之士故染指風絕而國

課自清矣

聖制曰山東之凋利用李抱真而興屯較射三年兵精何說也夫

抱真非僅以勇敢著名其忠諫之心有感人者是時諸節度

之橫獨其乃心王室而不忒而世為干城之夫揚竿者凌而

唐室安矣彼二者豈非管商之流亞哉未必懷古尚之心

也而今之士大夫學堯舜之道卒不與管商同功微識者為

士大夫耻而士大夫亦自耻之也

皇土不負臣子臣子自負

皇上耳方今全盛之時嗚呼憂兵憂餉而束手坐觀則

國體不壯怒怒焉憂道憂道而後已則士氣益衰卒難

肥守防餉策東出西沒刺撫何局獨令

皆肝自勤亦祿食驚心而計不忍出此者也夫屯政非一日之功

也而外省調兵僅循故事伏惟

皇上備京營之管詭汰老弱之耗糧以于謙之練團營者行之

諸臣所不敢言而恐任德怨者也有臣如抱真任一人足矣

皇上念兩淮之咽喉恤五方之利害以用忱之久巡撫者處之此

人所不及慮而視為尋常者也有臣如晏任一人亦足矣凡

善理財者但理其用而已矣故不日財而必日用誠知善餉

之何用則知折餉之增何為也誠知額內之何用則知額外

之增何為



皇清丙戌科 廣濟三年

皇帝制曰帝王君臨天下莫不欲圖祚長久傳之無窮

與五行通王初皆顯奕後漸式微豈

公之降命然歟抑人事所致也朕承

上帝之寵靈席

帝之休烈入主中夏有石多方而浮流山限尚阻遼故今欲早成

混一祖席生民鞏固鴻圖克垂永久以億萬年敬

之休道何道而可敷內外臣工朕所與共理天下者也朕居深宮

為進退實訓每聞前代朝臣分門別戶植黨營私蒙蔽把持

招權納賄朋類則頓生毛羽異已則立陸深淵更有同年同

杏師生親故互相援助排擠孤踪浮議亂真竟託莫控朝綱

大壞國祚遂傾深可鑒戒誠恐在朝各官因仍敝習不能力

改前非所關治亂甚非細故必如何而後可盡革其弊俾朕

得日聞正言行正事以綜核名實修明法紀敷在外各官會

酷不公者甚眾臨民聽訟惟助是圖善惡不分曲直顛倒吏

治既壞民心日離姦狡計行善良被陷斯亦向來有司之病

疾也必如何而後能使官方清肅風俗還淳以致太平歟欲

定天下之大業必同天下之人心吏謹而民樸滿洲之治也

今如何為政而後能使滿漢官民同心合志歟語曰有治人

無治法又曰帝王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夫以四海之廣人

民之衆應有奇偉非常才全德備之大賢能佐朕平治天下

以延運祚於無疆者必如何而後可致之歟諸士心悼前車

身逢鼎運得失之原治亂之故籌之熟矣其悉心以對毋

身逢鼎運得失之原治亂之故籌之熟矣其悉心以對毋

母之母畏母隱明著於篤朕將親覽焉

臣傅以漸

臣對臣聞帝王之平治天下也必有開天闢地之奇無一日

不赫聲濯靈而後天下仰聖人之大略必有監古訂今之算

無一人不洗心滌慮而後天下服聖人之深心何謂大略設

官分職善章典舉俾大小相維內外互結者是已大臣調元

贊化羣工分猷宣力以一人之恩德布兆眾不議經緯之何

從何謂深心微實敷績新典不章俾公爾志私爾爾忘者

是已情面化為肝膽顧盼轉作擔當以四海之鼓盪効天子

正見綱紀之俱整本正朝廷者正百官其命寄密上下總此

克艱故勸天惟時惟幾莫不元首喜而股肱起本正百官者

正萬民居師和恒遐通協為一體故流政惟簡惟寬莫不

響應而表影隨聖德足以造命故曆數雖不可測卜年卜世

直於初創洞其盡觀美政足以格民即嗜好絕不可齊家風

象雨暹於改革標其視聽古帝王所以知人安民求賢圖治

道不越此羣大業於金既調休徵於玉燭端在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欽明文思安安

敬止緝熙彞穆

事天隆典郊祀懷柔百神

勤民加志郵調屯牧萬井

當陽布帝政大法小廉欽乾五之乘飛

治心崇聖學日將月就躋精一之堂與

中天下以定鼎續三十載之開闢日星燦而宇宙新

大一統以建官據四百名之特額山澤通而風雲會列矣此天子至道

聖人

啓沃高深德門光乎上下

制作美備業勤施乎天人

神武布而四海歸鼎命集於負屨

聰哲宣而萬幾泰奉交洽於闕門

勤名對於彤庭嚴天戒軫民莫變龍濟濟左右接淵深於育芝

陶帝制銷王風孔孟奕奕後先固已

堯舜為君周名作相矣猶昔

聖不自聖新且日新進臣等於

廷諮以億萬年敬天休之道上援三統五行近推黨與貪酷狀

卷八

卷八

三

仲其進退賞罰務令滿漢官民同心合志曠谷訪落之勤豈

過是者昔賈誼陳言日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

至熟也蘇軾上以名求之下以實應之臣慕效昔人忠貞夏

非一日敢不披瀝血誠仰副

聖朝萬一平臣聞官人之道莫精於唐虞當時禹宅揆稷播教

掌教皇明刑義和治曆伯夷典禮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

納言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終其身止此一職故以

實心為實政况欽濬在御啓明且察其為書訟頑讓又何讓

於捷託進及成周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賦公弘化六卿分

各率僚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綴衣可以立政僕正可以

心卽漢唐宋若蕭張韓陳之將相賈董之文學房杜之謀

姚宋之清嚴韓范富歐之經濟節義表表千古孰非矢日

天力洗格委為朝廷決大疑排大難者哉昔當明盛主操

上綜最在下分兵柄五府寄言責於六科指督布按漢歷則

釐大僚若變夏李楊制閭若韓項王戚邵處若火方陳

易嘗不文經武緯兵精餉給而不意後之遷延凌遲竟至

天下也報政責其速成則得民難於子產長材屈於短取則

百里失之士元禮泉徵諸父老薦舉未必盡公即墨毀以

津糾劾未必悉當致古甘陵南北部之事一人牽及數姓

事餘焉終年何不以有用精神為國家圖長治則上殿如虎

下殿不失和氣可法也致古循良吏治之籍守必四知加嚴

猶至一錢罔貸何以無端喜怒為身家潤壘棄則兩神清

風有司執法為公可法也朝臣外臣各鼓旦氣翼

皇上維新之運將萬世之太平幸開何滿漢不共鑄一造化哉且

卷八

卷八

四

聖諭孜孜日欲開正言行正事臣以為莫莫於講學講學莫先於

明理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兵農禮

樂屯鹽茶馬何事不有前人之成效史氏之格言朝夕涵泳

利弊燦如觀火與其微妙詮理不若曉曉陳情

天子之學固不區區章句間也至於用人有用人之本求其官與

位稱理財有理財之本求人與出術科且薦辟皆有英能吏

胥侵漁茫無究詰當分別資序其繁簡勞逸若何附之下

列賦貢其支銷指益若何酌之制名實法紀雖不盡此二者

亦可謂察核而修明之矣孔子不貴聽訟直欲以德禮挽

下然聽訟正匪易言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猶懼有失此春

所以肆大青有讒而史或張揚郡都之達意嚴酷也夫有

豈肯嗜殺貪黷黨心不術揚不足以解民之命貪酷不公

賄是圖姦役計行善良被陷誠有如

聖制所云者夫勝國之陋習與朝之師資

皇上承

三祖

聖考大有為之業奄有萬邦大統載歌深魁已罕乎彙銜臣民類首

而祝

聖明者咸願早成混一克垂永久在漢固當遵滿之廉潔重其所

以律已在滿亦當通漢之委緒詳其所以課人在漢固當致

滿之尚樸建真實之業於上在滿亦當辯漢之典則判是非

之介於心而且日賞罰乎精而可以當形者意也說在處之

著象刑畢之旌南士也粹而可以勝久者機也說在齊桓之

收扣角韓魏公之勒空頭也執此以進退百官天下曉然知

狀元

卷八

五

皇上之無私朝臣且窮於奧援外臣尤溥於重篋仁人在左義士

在右忠臣居前聖人居後正所謂有治人而治法不振勞未

賢而得人甚逸也無疆惟恤無疆惟休于萬斯年四方來賓

正

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登咸之上治其在斯乎

抑臣尤有進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以天下為

一人者精明必周乎天下以億萬年為開天者至誠直貫乎

後世明與誠百王傳心之要即

皇上法天之要是在

皇上力行於知人安民之先耳臣草茅新進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頓越之至 臣謹對

己丑科 順治六年

皇帝制曰從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予自入中原以來滿漢自

異視而遠邇百姓猶未同風豈滿人尚質漢人尚文習俗

不同與抑音語未通意見偶殊畛域或未化與今欲曉諭

為一體使之同心合力歡然無間何道而可民為邦本食

民天自兵興以來地荒民逃賦稅不克今欲休養生息使

復業力農民足國裕何道而可邇來頑民梗化不軌時逞

徒加以兵恐波累無辜大傷好生之意若不加以兵則茶

良民孰是底定之期今欲使之格心向化盜息民安一定

定又何道而可爾多士經術經世直陳無隱務期要言可

不用四六舊套予將親覽焉

卷八

卷八

六

臣對 聞人君致治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進言與其文母

軍過質今臣拜獻之始也又蒙

聖諭許以直陳要言而復以浮蔓之詞登韻之體雖弘麗可采而

真質或闕母乃非所學而或幸

叨問乎欽惟

皇上

道開乾坤化包中外驅除亂逆奠安生民隆祀典以達孝廣

額以求賢罷嚴衛以寧人去寺官以謹始近且勤

名對以開言路弛養馬拔弓之禁寬隱匿連坐之條凡克大之

益亦漸已舉行四海被其風而仰其德矣然猶

望不自聖下訪於愚豈以為臣之言誠有當乎雖然處不諱之

而有所不盡非臣志也夫帝王以天下為一家則滿漢皆

家也

朝廷雖無異視而百姓不能不異也即滿人漢人不能不相異也
 百姓之所以異視者何也邊防之外愚懦之民見一滿人則
 先驚之矣又有挾之為重者以相恐其實滿人之與人未嘗
 不愛也處事未嘗不明也守法未嘗不堅也居身未嘗不廉
 也而小民預有畏怯之意雖其極有理之事皆恐不能自直
 於其前則其勢不能以卒合而又時當變革之初民重其生
 是以雖有相愛之誠而不敢相信雖無相凌之意而先已自
 快也此百姓之所為異也滿漢之不能不相異者何也滿人
 有開拓之功其權不得不重滿人有勤勞之績其勢不得不
 隆漢人雖尊貴之位力固不敢相抗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
 自尊者未免輕漢人為善教為朋交其中自疑者未免懼漢
 人之多強之多勢是以有懷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得自盡
 也此滿漢之相為異也今欲去其異而同之臣謂滿人尚質
 以文輔之漢人尚文以質輔之其門教輔之者設滿學焉或
 於國子監或於教習庶吉使讀四書五經以通其理親通經
 綱目以習其事限為歲月以考之亦可以知奉教之人即為
 他日奉法之人又可以察其才之所堪以為選授之地其禮
 者教之禮數以知謙讓通之市易以知義利同之好惡以達
 其意通之交遊以習其情日漸月積至於化而相忘矣其以
 質輔之者凡在官以實事責之選授之公於所選之人悉舉
 多少知之錢穀之任於所掌之務出入清慎知之司教者於
 風俗美惡人才盛衰察之典戎者於民生安擾盜賊平定軍
 之監司以屬吏奉法舉劾當可為考有司以土田開墾民

歸業為課凡在民以實心責之如往來母以其少文而畏

難近如事理母以其好勝而懼其相侵如貿易母疑其貪
 而設為冒欺如居處母厭其鄙固而多所棄遠如是則習俗
 雖不同道德同之也音語雖未通氣類習之也意見雖偶不
 義理達之也一文一質方將變通古今轉移造物而有何不
 化之咄哉抑臣所祈者願復古日
 御便殿之制今大臣如唐虞君臣論道取內外章奏面相商訂
 官仍得於仗下封駁則上下情通滿漢道合中外權均宰相
 不僅以奉行為職聊試不僅以署紙為能則中心隱微皆可
 告語而海荒萬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休也又何遠近百
 姓之風不可同與至於地之多荒者逃亡多也民之好流者
 賦稅煩也

宋才實

卷八

八

國家未嘗不寬恩而上之所放下復收之則民不感也
 國家未嘗不定額而今之所減更故益之則民不知也古者墾
 財以愛民為先籍民以墾田為重今欲充賦稅必先減之何
 則今田之闕者不及十之五而賦不可免則終不能應不能
 應則必有中飽於里甲零侵於差票而民益亡田益荒故不
 如察其荒者議蠲焉是上寬必不可得之賦以活民之生
 收散可漸歸之民以厚國脈也若夫民之不能耕者官給牛
 種春以助之秋以收之焉又設常平之倉荒歲以備救蠶
 以備貸做社倉之法登之以月報積穀司之以廉正紳士
 訪求西北之水利或堰或防以時築洩東南之園田如呼
 沙因地修舉務在不擾民而利民則民知田之可種自能
 業民知賦之可供自能墾田民益歸而農大起農大起而

自足矣若夫盜之多有民之不靖則在並廣寬大之政而固
矣漢尤武遣將每曰凡征討豈務多殺傷要在平定安集之
耳裴度平淮西卽以蔡人爲牙兵或諫之度曰蔡人卽吾人
庸何疑故臣以爲一在酌叛服之法也其來歸者或本於
誠或迫於兵力以恩待之使安其爵祿以信予之使保其家
家則無有自疑而爲叛者矣其未歸者或地遠阻化或迫於
相從宜別其首從母及善良宜完其室家母多係累則將有
相率而格心矣一在弭禍亂之萌也

國家沛大恩令爲兵者與爲賊者悉許歸農而此輩不知感也
彼具喜亂之資以掠劫爲長技以焚淫爲本業豈能退而修
農桑之勞事商賈之謹哉其平居三五成羣凌厲鄉黨剽竊

江湖聚匿山壑法有所及則望影而逃風有所聞則羣譁而
起去之則無盡殺之理留之必求處置之宜臣請令所在鎮

其強者備爲勁旅如古府衛之法什伍相制備者率令屯田
以時教閱居則有城守之功出則有禦侮之用上無養兵之

費而下無夜呼之聲此亦杜萌之道也一在清釀成之源也
小民經數亂之餘幸少安息無不欲守其田廬長其子孫然

而守令不治則有重賦以迫之有雜役以困之將帥不治則
兵未討賊而先虐民民未受賊而先受兵誠能慎有司之選

嚴閭外之法則百姓能安其身奸猾何所藉以爲用乎百姓
不生其心叛逆何所指以爲名乎此又端本之治也如是則

執亂首而誅之是殺皆仁天下之心也取難民而釋之是
皆定天下之術也而奚憂盜之不息民之不安耶自古開

新命必在敬德和民故周以忠厚享年八百故臣以謂宜

寬大之政也然而臣有

清開所未及不敢不直陳者夫二帝三王爲古神聖功化之
然其治本於道德本於心故講學爲明心之要修身爲濟

治國平天下之本請
簡幸輔侍從先將大學正其句讀說明意義然後四書五經漸

而進焉至於大學衍義尤爲切要下手之書
經筵之餘仍將內外奏疏逐事講說應證經傳以敬爲正心之

功以誠爲復性之道以仁爲成已成物之全理明可以知人
幾審可以制變享國億萬年而臣民咸獲厚載無疆之福者

將在茲乎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于冒
宸嚴不勝戰慄頽越之至 臣謹對

不亦遊髮之無爽歟以言論之其言之光明而正直者盛
子也言之和祥而惻怛者必仁人也至于功罪何難辨止
先事與後事之間忠佞何難分止在為公及為私之地然
問唐臣陸贄曰天子之道與天同功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
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蕪納由陸贄之言觀之而
乎九弊以道人情說說既誅而數奏有道諷言必聖而
可詢其命受不亦昭昭之足恃與雖然此猶非其本也
人臣之所為建白存乎心之誠偽而不在于旌別之嚴人
之所以廢與在乎上激清揚而不在乎銓法之內則欲中外
諸臣奉公盡職承末季積習之餘而開太平垂制之業非有
以大變之而不可也夫夫人心之計才力豈有所不足哉身家
之念重則為君父之謀必輕利源之心多則廉恥之坊漸
矣元直計行忠良氣沮說隨依說者名之曰變通誠哉
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矯激持心操節者則之
曰干名天下之人舉皆相安而無有異而欲以致太平謀長
治此必不得之數也 愚以為欲致天下之大治必屬天下
之人心知節義之當守而非以邀名如廉潔之可舉而非
避罪去私而為公忌家而謀國志一而智勇生則一人且
數人之才矣獨立而不懼其事而無嫌誠至而朋黨消則
朝且有臂指之勢矣而況開國之初一世之風尚于焉
代之氣節于焉出夫漢高皇帝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稱之
孝宜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用以迄光武崇尚志節
東漢之風于斯為美是知人之志性與時升降之則勸
之則從聽之則靡斥之則絕此風化之圖而言路人才之

由也伏讀
制實有曰開創之初凡官制賦役禮樂兵刑皆建風紀規模初
未協至道而欲開唐虞三代以來盛衰因革之故 臣竊惟
官律百而草昧之制陸率屬六卿而成周之法備上中下之
賦三環成書貢助徹之名什一同制以人則伯夷俸與元金
定禮以數則韶樂九成武樂六成士師掌刑而稅之兵司
詰戎而通之教芽茨不剪而三川卜宅其事雖詳禮勝有規
而六計法廉其綱益審則唐虞三代以上繁簡之制可詳也
三公三省之命相都省行省之置丞什五稅一以代秦晉二
十稅一以垂宋制編最習儀二部分樂事調鼎矣府衙任兵
覆奏謹刑法則善矣以至採詳有三司將作有監監內設者
察院以為朝廷之紀綱外設按察司以為四方之耳目則
唐宋元以下得失之制可詳也
皇上誠進條陳之疏嘉草具之儀用者書之人奮登明之治法
廢之員養百姓之力追中和之盛布欽恤之修選節制之
嚴糾劾之令言出而利與人存而法舉將臣工有不日奮
生有不日安者未之有也則制作之備治化之成可計日
待也抑 更有進焉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灼古
今者則無道策會則行知者則進高明委以帝王治本于道
道本于心宋臣大學衍義所載如明道術辦人才審治體察
民情以為格致學敬畏戒逸欲以為誠正謹言行正威儀以
為修身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威屬以為齊家
皇上以天縱之資日御經筵簡宰輔待從之臣能吞落沃者就
書五經有裨于身心者進御擇通鑑奏議有關於理亂者

說必能助益高深輔成

序德也尤所滿漢互譯反覆下詢字必盡其義言必證諸今必能

有當

聖心德修同敷也

聖制所謂川正人開正言行正道其功莫要于此臣草茅新進不

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限越之至

謹對

乙未科順治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古法之隆政教彰明於上六府孔修黎民於夷

岳九官十二牧協恭和衷股肱良而庶事康衛朕感朕時

風夜圖治與大小臣工講學議政真登上理而紀綱猶有未

振法度猶有未張賦稅考成非不晏加申飭而官吏之耗

尚滋盜賊勦撫未盡合乎机宜而小民之安枕無日其故何

歟探厥所由良以百凡有位偏私難化瞻仰情面者多實心

擔當者少茲欲重新整頓大破積習俾各與事慎憲共矢公

忠何道而可從來有治人無治法豈非人存則政舉而用人

為理財之本知人尤安民之要厥爾諸士懷未修而際

廷獻其詳切敷陳以真學問為真經濟毋事襲浮朕將採擇而

施行焉

集元

卷八

史大成

臣對臣聞帝王之取字也用人為先而帝王之用人也知人

為要知其人足以理財而用之以理財財源開而財流節

農可無會計之虞矣知其人足以安民而用之以安民民生

厚而民德正百姓可無化離之嘆矣知其人而不爽其器

其人而不違其才古者綱紀修明法度重飭賦稅定納結

承之制而國用充足箕斗之制不與草野樂未報舉趾之休

而民生悅康烽火之警不作得此道也大抵知人不爽其器

則凡入其鑒者賢能畢辨故大小罔不和衷以盡職用人

遠其才則凡抱其才者短長畢試故內外罔不協恭以稱

較也知人而爽其鑒恐師師者未必盡賢濟濟者未必盡

也而何以美廢事無獲匪之憂設也用人而違其才恐服

者未必盡長服采者未必盡短也而何以望天工奏熙亮
續然則明察獨昭遐舉因人而當權衡無頗論辨隨器而
端有賴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宜聰明而作

勤學問而神

納諫如流覽數萬言於宵衣旰食之際

愛民若子掄二千石於潁川渤海之間

右御書左御圖論道進三公惟取半部能安天下

朝謀綱夕謀紀經邦百執欲求三策可致太平此誠至德深

心莫罄口揚筆述乃猶望道未見視民如傷進臣等於

朝廷而諾之力洗目前之弊希登隆古之風此雖帝之有容

狀

之有訪無以過也臣自維新進敢任臆議以議大政然夫

而對臣之分也不欺所學臣之志也敢不披心露胆悉陳

獻乎臣聞之君猶天也天無爲而爲四時之宰兩陽寒煥各

式其敘而不亂則歲功以成君猶心也心無動而爲五官之

主肅又哲謀各守其官而不亂則人事以理今夫內之有

心謀道之佐外之有理煩治劇之臣是天之有四時也心之

有五官也而通之而大府三事未協遠之而五行八政未諧

是四時不若其序五官不奉其司也豈知人之道未盡得歟

抑用人之法未盡詳歟臣請一言之伏讀

制策有曰夙夜圖治與大小臣工講學議政與登上理而紀綱

有未振法度猶有未張從來帝王之典綱紀不一法度亦

而要之綱紀之所以克振者振之以公法度之所以克張

張之以一無獨已之欲則好惡審而舉廢無偏無徇人之

則喜怒平而黜陟皆當無朝質而暮文則政令可以久無

嚴而彼怒則刑罰可以威昔者晉文之創業也伐原以示

齊桓之集統也釋楚以昭公子產鑄齊國人誇之而弗恤

鞅立法貴近行之而用寬彼區區霸者之治紀綱法度且以

公服天下之心以一定天下之志而况齊唐虞而駕三代者

乎故臣謂今日者不必憂紀綱之不振而當思振之以公

必憂法度之不張而當思張之以一也如什一既有制矣

歛無增卽爲禹貢則廢之法三等既自辨矣親疎無易卽爲

周禮計弊之文五刑既有頒矣滿漢無殊卽爲虞興明允之

訓凡行之爲一代之政必垂之爲萬代之規何患損益之不

宜因革之不當哉講學議政莫先於此伏讀

制策有曰賦稅考成非不屢加申飭而官吏之耗蠹尚滋夫官吏

何以耗蠹也大凡吏視官故吏之耗蠹多由於官官之小者

視官之大者故官之小者之耗蠹未必不由於官之大者也

臣見州縣之有司有催科甚猛而索派甚煩者其賦稅未必

盡能以威迫而完也然撫綏之法少彌縫之法多藩臬之

稱之曰有才其有緩催科之條革索派之例者其賦稅往往

能以情感而速完也然而撫字之術工逢迎之術拙藩臬之

臣名之曰不及然則以廉而得不及之愆孰若以貪而博有

才之譽乎豪耗之滋所由來矣臣謂欲清蠹耗之弊當與廉

恥之風考成之時官之臣者雖有才而必嚴其律官之廉者

雖不及而必錄其功夫然後重已之名譽則重民之脂膏

之耗蠹不飭而自化而吏又何所容其好哉此正所謂治

本而清其源者也伏讀

制策有曰盜賊勦未盡合乎机宜而小民之安枕無日此其愛
民之心至無已也蓋盜賊亦小民也豈無父母妻子之樂
無處室墳墓之情何以不安耕田鑿井共習於剽掠烹菜而
及好執銳披堅相逐於櫛風沐雨原其始非因於飢寒則迫
於徭役也非追呼以驅之則苛政以逐之也此罪則難追而
情有可憫者也今使大兵一至藏其人籍其家甚而繫累其
親戚隣里嗟此小民非不悔為盜賊奈欲不為盜賊而有所
不可也非勦之不得其道而撫之不得其道也臣請於勦之
之中即寓撫之意當命一勦之之將即設一撫之之官
諸軍中如監軍例其事實為相濟而權則不許相侵然後雖
命者死於勦之之將而不怨投誠者生於撫之之將而
民豈有不涕泣投戈者乎不然勦賊者意在於盡敵乃止而
有司遠而難控撫臣又遠而難控民雖望撫其撫之凡若
此者非有治法之可拘而有治人之堪擇也蓋得治人則
綱可振法度可張賦稅之蠹耗可清勦撫之机宜悉合何也
為其人能寢心撫也不得治人則紀綱愈紛而愈不振法度
愈廢而愈不張賦稅之耗蠹而舉吏日間詳勦撫之機宜
而用善時告何也為其人多以情面徇也宜辱虛諄諄及之
也不思得入之道無他惟知之明而用之當耳燕石亦可混
玉魚目亦能類珠身言普判四者恐不足遽以為明也尚其
採輿論以合之騏驥不可逐鼠貽驚不可驟乘上中下三者
恐不足遽以為當也尚其歷久任以試之於是保舉之典
嚴切罪與共之條僚友之班屢申朋黨相通之禁將見同

為實心皇獎稷契互相推贊而不以為阿矣持議不徇情
范富歐各有敷陳而不以為背矣誰不矢公矢慎也哉抑
更有道焉惟讀書則能明理惟明理則能知人尤其本與
草莽無知罔識忌諱干日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等

奏

奉

戊戌科 順治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唐虞三代民風樸茂淳字又安人無偏險之心
躋雍熙之盛率性而備德訓行而近光涵濡於道德仁義
中馴至刑措不用何治之隆也朕孜孜求治風夜不遑十有
五年于茲矣乃休養多方而閭閻未寧幹止訓迪日久而
黎未睹維新表章經術之令雖嚴而博通經學者尚寡明慎
用刑之念雖切而自干法網者猶多豈人心之善不古若
柳奉行者未得其旨也今欲使先庶遂生樂業咸得其所庶
幾衣食足而禮義興人心協正風俗遠醇敦尚經學而修
性道君子懷刑小人亦耻犯法俾隆古之上理再見于今
何道而可爾諸士其各抒風抱詳切敷陳勿得剽襲浮泛
將採擇焉

狀元

孫承恩

孫承恩

臣對曰 閣帝王之輯綏四海而承叙萬年也必立一代之善
政以定綱紀而彰法度而後可以建久安長治之休必立萬
代之善教以端學術而正風俗而後可以致時雍風動之化
善政者何所謂厚民之生是也民生不厚則閭閻無幹止之
字羣黎無保乂之樂禮義廉耻之事不足以感動其隱微而
人心因以不古善教者何所謂正民之德是也民德不正則
經學多黃鼓之端而性道雜堅白之說明訓勅法之意不足
以檢束其身心而風尚因以不正古帝王建皇極于上而士
庶遵乎康正直之道于下亦惟厚生正德加之意而已然天
下之治法不在法而在人天下之治人不在事而在心有實
心為民之君以宣政教于上而雲行雨施敷其德亦必有

心任事之臣以行政教于下而草偃風行大其化荷奉行
吏得其人而厚民生則實有以給其身正民德即實有以
其心則唐虞之協和于變三代之累洽重熙調玉燭而固
既不難見諸今日也欽惟

皇帝陛下

止孝止慈

克威克愛

聰明睿知具大有為之資

惕勵憂勤有不敢康之念無一事不念民瘼無一時不周民
其于二帝三王之道亦已究極精微可謂後先經美千古並
隆者矣而猶以羣黎之未寧經術之未明刑罰之未措進
等而

等而

臣

孫承恩

孫承恩

尚之此即唐虞明目達聰之意而三代盛王軫念民依之心也
臣等伏處草茅目擊時艱其欲剖露又矣而況仰承
清問敢不竭一得之愚以為芻蕘之獻乎 臣聞國勢之所以強
弱者在乎民心之憂樂而不在乎富與強王政之所以廢興
者在乎民心之濟樸而不在乎刑與名古之人君知其然者
修其政教以養民氣而定民心其身雖居于明堂之上法宮
之中而其心無日不取民間之疾痛痾瘵而代之謀凡其所
為探之節田里之制番桑之務咸有以通其隱而導其宜
而又建之學校以處之立之師儒以董之躬行禮讓以先之
畫一章程以範之而又為之詩書以明其義禮樂以和其
夫然後其時之民既有以仰事俯育而不欲為非又以明
習義而樂于為善故其民之犯法者少而其吏之析楊罔

虛設其具而無所用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民風樸茂
又安人無偏峻之心俗躋雍熙之盛至于刑措不用者政
之道得焉耳降及漢唐宋之世其君未嘗不求治民之道
治每不逮于唐虞三代者何也務刑罰以督其民而不知
政教以化之之本故也何則夫民之為非也不能強之使
為而在使之不欲為民之為善也不能強之使必為而在
使之樂于為其所以使之不欲為非而樂于為善者家給人足
而民心樂明也教養而民心樸也若不知其本而徒恃刑罰
以督之刑罰之所不及其心斯去之矣其何以躋唐虞協化
之美而埒三代康茂之盛哉伏讀

制策有曰休養多方而閭閻未寧幹止訓迪日久而羣黎未康

雜新

卷之八

七

皇上之為此言者真百姓之福也方今百姓亦困極矣有可養之
父母妻子而不能養有可享之田廬資產而不能享願避困
苦而莫所底止者非上之不能蠲租薄賦以致之而煩苛之
吏有以驅之使然也薄賦之日而未嘗無加賦之官薄吏而
未嘗薄民也蠲租之時而未嘗有獨租之實獨吏而未始獨
民也而東南之大困又莫甚于漕而莫切于漕夫五兩五石
之定額

國家無纖毫困民而今日在事諸臣之奉行之者則大有存乎
皇上愛民之心者矣強弁悍卒魚肉小民稍稱耗已十倍于定

制

國家收二歲之賦而小民必出兩倍之漕嗟此小民鮮有不
于爾其卒而傾其產以應官吏弁卒之誅求者屈辱性命

不可保安能寧幹止而慶維新哉誠能嚴苛吏之罰重悍
之誅

詔令必期其下究定制必期其不易而兆庶可以遂生樂業夫
制策有曰表章經術之令雖殷而博通經學者尚寡此誠

盛世右文至意也夫古之所謂經術者期于適乎用而已內之

究天人之要其學可以盡性而養心外之審家國之機其

可以澤民而致主此所以賢才濟濟而一時有一時之用也

于今則不然上以文辭課天下而其要止在乎明義理下以

章句率後學而其志止在乎顯功名重而習一經白首而不

知所以為用無怪乎天下之士拘文牽義抱殘守已而固守

制禮作樂之事郊廟封禪之儀茫然不知所適從也

皇上誠能日御經筵講經時開虎觀石渠而又博求淹洽之士

開弘學之升廣庠序之教興行遠邇之書而昌明經術之

人不起而應之者未之有也

制策有曰明慎用刑之念雖切而自于法網者尚多真

皇上好生之心所朝夕欽恤于中也哉夫民之犯法者比比而

也誅之則有不勝誅而宥之則有不勝宥必有一定之律法

以嚴其守而使之有所不可易必有兼用之恩威以神其

而使之有所不可測不可易者使天下曉然于法之不得

而民懼不可測者使天下之人不能測量天子之生死于

乎我而民且懼而且感然則刑措之治亦在

皇上修德垂恩加惠元元撤矯虔之習除東瀛之令寬其文網

其條詔以致之而已何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幾及哉雖然

治者君也臣代君而出治者吏也邇民之

詔屢下而中澤之哀如故聖術之訪實屢而多士之春聲

故恤刑之使日出而貴索之顛連如故豈

皇上之德意有未至而教化有未至哉以知非

皇上之德意教化未至也諸臣之奉行德意教化者職未盡也

皇上未嘗負百姓諸臣實負

皇上耳使諸臣勵羔羊之節敦素絲之雅以愛身之念愛

君則利害必悉以謀家之計謀國則處必則化情而為肝膽

推諉為擔當虛心以審幾而實心以任事其非郡縣則必先

撫字而後催科務使足其衣食其在學校則必講禮讓而

風教務使正其人心其在士師則必重民命而却煩苛務使

當其情法同寅協恭與利除弊公爾忘私爾爾忘家以上

堯舜之君躋雍熙而登仁壽不誠千古盛事哉臣更有進焉

奏元策

君者吏也而擇吏者君也民之利害惟吏悉之而吏之賢否

惟君審之然則欲遂民生者惟于選舉有司勸懲有司者加

之意而已語云心正則賢才備則用人取舍之間又在

皇上誠意正心以生其明斷矣臣之所陳愚昧無知不識忌諱

冒 宸嚴不勝戰慄頓首之至 臣謹對

已亥和 順治十六年

皇帝制曰自古帝王平治天下必政教脩明然後海宇寧謐

朕熙績端緒臣郡故以庶政分任庶官俾六府孔修百工

敘即隆之理朕甚慕焉朕承天眷命撫御萬方十有六年

茲所期共勸政治者內則責之六卿外則責之督撫簡任

慎倚毗殊殷乃近見內外諸臣或懷私自便或持已乖方

推諉以卸安或迂疎而寡效以致庶務未清民生未遂云

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茲欲使正已率屬實心任事何道而

可至於守令各官親民是切盡字體梓皆有專責何以兼

無授克循循良教化為朝廷首務刑法乃民命攸關朕加惠

茲民念深懷保欲端風俗則廉屬之事何先欲致祥刑則明

沈之道奚若爾諸士聖時風屬屬屢屢地久矣行將用爾

奏元策 卷八

朝分職任政其各行所舉著之子為毋勿毋與直言無隱朕

將親覽焉

臣徐元文

臣對臣聞帝王之統一萬方以廣治化於無窮也有職無天

下之大權而后庶司百職胥受命于立綱陳紀之中有容

天下之大德而后兆民萬物咸受成于欽福時錫之內立

陳紀者天子所以敷政也美政敷故元首喜而股肱起凡下

之承流而宣化者莫不奉一人之治以為治天下余然致平

康之績而不識經緯之何從欽時錫福者天子所以通志

靡志通政朝廷正而草野寧凡下之化民而成俗者莫不

一人之心以為心天下依然委雍隆之休而不識張弛之

自故王百官之本在于正身人代天工每奏教于欽明

之內世未有外深官而遠求臣鄰之貢亮者也正萬民之
在于百官累洽重熙端有資于翼為明聽之職未有合其
而遠求庶土之幹寧者也欲致令共之治在厲所以治之
方欲廣教化之施在慎所以施之之本唐虞三代無難再見
也欽惟

皇帝陛下

文德揀遠

孝思格天

大一統以普皇慈交趾越裳旃旆青陽之音澤

陳九功以揚光烈禮明樂備矣立穆于官廷

生知不廢詔誡履堯仁而日躋魏祚

無言勿忘徵戒厥服而時歷痲瘳

策

討論孝經大學諸書以主敬為化成之本

斟酌惠嚴養兵之制以安人為歡遠之固固已德建

皇極以作則臣工平章百姓矣而猶進臣等於

廷詔以大法小廉之治刑刑屬俗之端此誠盛古明目達聰之至意

而時咨訪落之盛心也臣雖愚下敢不竭千慮之一得以仰

清問於萬一乎臣竊維天下之事不可以無所統亦不可以無所

分惟統之自上故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惟分之自下故

有治人而即有治法然則協和於變之所由成不重係乎

官哉伏讀

制策有曰內則六卿外則督撫簡任既慎倚毗殊敦罔

皇上化成天下之本矣而尚以庶務未脩民生未遂歷宵旰之

思此誠堯舜之心與天地同並覆載者也臣以為欲使大

法而小臣廉則固有要焉夫所謂要者崇固體也上有

不必有其事事在下也下有其事不敢有其美美在上也

不積百司之職不考太府之憲使人受成法于上則人臣

逃人主甚勞而倦勤或以明作而開廢弛之漸目弛而綱不

獨舉廉近而堂不獨高何若使人各守其官官各守其法

體已崇而懷私自便者無之也夫所謂要者昭報忠也

其功則謀謀無所効故繼以法則才智無所施若非寬其

實而徐致其勸懲使人保寵祿于下未事化而為靜聽當

化而為調停不當事化而為旁觀則何若寬天下之智勇

功名盡天下之心思贊謀畧眾志既屬而持已乖方者無之

也大所謂要者核名實也然必下有可核之實而后上得行

其核之之權若下未有定品而上先有成心使賢者不得不

隱其賢之跡不肖者乃益生其不肖之心真否益澆形影

說則何若正國是於一定付廷議于至公名實既核而推委

且作擔當也夫所謂要者端好惡也好惡之所尚不在震天

下以不可窺而在予天下以不忍窺若輕用其喜怒賞罰而

天下有窺

朝廷使天下之人或始以備其小信而繼以成其大欺則何若

聰明謹意向好惡既端而迂踈亦收寔用也內臣外臣

一體大臣小臣亦無異宜惟至公至明以善守其要而已

皇上博哲天授以至明行其至公慎擇輔相九卿以備百寮庶司

而又益以朋比緣飾之務絕實心實政之務與其誰不勸

以勤至治者哉雖然察近臣易而察遠臣難此尤

皇上所宜加之意者也夫郡守縣令與百姓至親矣而監臨督

之者甚衆即監臨督費之者未必盡刻繻以私而學術

不能皆同此之所是彼之所非一官之身甚至賢否判
方盡職者或不能蒙顯榮而柔順說隨者或反得上達
有之漢任延有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善事上官無失名
忠臣之所不敢出也伏願

皇。固知守令之難勤加蓋訪有以慰勞而周恤之使各勉其
無侵擾掣肘之患久于其任勿使施為未有次第旋見遷代
其治績殊絕者宜如漢世增秩賜金之例下邑小吏得修其
所長則吏治之成效可期也至如

制策所云欲端風俗欲致祥刑則臣以為化民成俗之事于親民
者有專責焉何也天下至大兆民至衆非能人見
天子而率者於善也莫不視親民之官以為賢不肖古者親民之
官其德行道誼皆足以為人師衆發施號令無非教也

循行無非教也故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明乎師帥
之任所以教民之禮義教品節急事功非但使之理簿書徵
財賦治刑獄而已今則專以財賦責守令者方至至焉催科
不暇給未嘗以教化為大務雖學臣寓旌別于庠序有司舉
飲射于鄉里文具而已求所謂教之以正樹之風聲者其

無由安望民俗之丕變乎誠莫如以教化之事委之親民之
官而以學校之臣兼統之須五禮之書飭三綱之義做周家
黨正比長之法建立鄉學聘禮賢者教育民間子弟親民之
官勤以自治勤以治人進郡縣百官宜論

皇上以德導民至意俾曉然知王政之所先而各自愛其身于是
時進鄉學之長者其得失明示勸戒韓延壽之馴悍俗仇寬
之感恃民豈異人任哉夫然後仁壽義廉民衆著于尊親

又為之明罰勅法以正之明慎廉政以蒞之畏罪之心
樂善之心雖有析楊程桎將無所施刑不期措而自措
期慎而自慎蕩蕩平平遵王之路何風俗之不歸於淳古
抑臣更有進焉羣臣代君出治大君得人共治總以正已
物為歸是在

皇上體用人惟已取人以身之意而精明強固以處之耳臣草
新述國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限越之至謹對

欽定
四卷八
五

辛丑科 順治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平治天下開創守成其道並隆締造維艱
承匪易必政治修明羣黎安遂文德覃敷遠邇武功克奏
寧乃可祗紹先猷茂登上理朕以冲齡誕膺丕緒仰惟

太祖

太宗肇開大業逮我
世祖式廓鴻圖亦既治定功成頌垂

設烈矣朕茲欲紹述

祖宗必如何而後可以又安海宇以繼治之道百重典章今紀綱
法度雖已彰明然因革損益豈無時制宜者何以酌定章
程以為萬世之規欵問閣倫惟脫吏治汚弊何以示之激揚
以奠民生歟風俗淳漓由人心邪正何以使之樸誠以敦教

卷八

卷八

化欺至于底定四方賴師武臣之力然必賞明罰當而後可
以款勵勸庸凡行間功罪宜如何清叙以昭勸懲歟爾多士
藎懷有素其各抒所學毋泛毋隱詳著于篇用裨維新之治

臣馬世倬

臣對曰剛治天下者當全盛之時而為善建不拔之計非
庸俗之論以鼓豪傑之心則其道每由昔唐太宗與房魏
創業守成之難易而曰與我取天下者知創業之難與我守
天下者知守成之難周書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
未危今天下正所謂兼創垂之盛而特危亂之防者也人才
不可謂不盛而未盡所以取才之方吏治不可謂不肅而未
盡所以取吏之道懲貪不可謂不嚴而未盡所以止貪之術
俗尚亦數變矣而未盡所以清俗之謀兵制亦甚精矣而未

盡所以弭兵之要故有謂今天下為已安已治遂可美然

事者皆庸俗人之論也臣竊嘗見夫古來全盛之時不可以
數遇而往往弊之所伏即伏于其盛而又竊嘗見夫賈誼
策陸贄之議蘇軾之對皆能舉一代之治而斷其何以治
以亂何以治而不亂何以亂而復治蓋有一代之治必有
代之才以應之臣有志焉而欲陳人矣今當拜讀之始豈可
自誣其所學乎欽惟

皇帝陛下

翠鴻承符

紫微正象

協運而與幸壬聖四日... 承之世豈止四百載而

頌吾君之屬實願啓賢

卷八

卷八

體元以御于丑正三才之統矣鴻手中父之朝何啻二十世而

考昭子之刑成稱誦聖

克艱厥后敦茂質于冲齡汝翼汝為汝明汝聽濟濟盛見安止

弼直之休

無茲惟人樹弘規于首出有輔有弼有疑有丞秩秩然成無為

至正之範今且

晉此多士

詢以給言豈非已治而益求其治已安而益求其安者敷禮

日文王以文德武王以武功漢唐日功莫大于高德莫大

文周之興也先文漢之興也先武我

國家文武並濟以有天下

太祖之肇基啓祚

太宗之積功累仁至于

世祖以沉毅之姿而兼以明斷之識以恢廓之度而兼以經綸

才一年而平兗豫一年而下江淮一年而定荆襄一年而

巴蜀不數年而五嶺望風滇南稽顙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之

盛也天下文武之臣莫不願畢智竭忠以待用人亦已

罄矣而獨謂未盡所以取才之方者何也古者人才既用

而嘗有未用者存于既用之外故尚書曰有三宅有三俊而

詩曰趙趙武夫公侯于城今天下宕野川澤之中其隱然

公輔之器者誰耶泛然而取之泛然而應之泛然而任之

取之者不知其何以取應之者不知其何以應任之者不知

其何以任欲兵則兵欲刑則刑欲錢穀則錢穀古之聖人一

人止任一事者今則以一庸人兼之而有傳古之聖人

水元策 卷八

不易其官者今則一旦應之而亦無不足是亦理之所難

也今即不必用九品四科之制而州郡之薦舉將帥之徵辟

似亦不可少也若乃掣籤而使按查而陞賢愚同科茫然

據彼論而後官量而後入獨不可稍存其萬一乎程才莫先

于計吏而謂未盡所以取吏之道者何也古者親民之官

莫重于二千石有以公卿而為之者唐宰相出為刺史李

常袞皆然若夫守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今之郡縣官大抵

如傳舍與民情漠不相接監臨使者顧盼威動所薦未必

所料未必不肖其趨調勤者即為才其應對捷者即為敏

何若而重郡縣之責外聽責成于督撫內聽考核于鈐部而

用唐虞三載之法以黜陟之彼監臨之所薦所料不亦可

已乎且今天下可汰之吏亦甚多矣勢有不能盡汰者

人之無所容耳夫不慮才人之無所見而反感庸人之無

容此從來之積弊也即以今日之計吏言之亦莫至于

矣而謂未盡所以止貪之術者又何也凡人之溺于賄賂

而不能脫者大抵有田園妻子之見以惑其中也故有昔居

環堵而今則擁甲老昔流牛衣而今則列姬妾昔無半頃而

今則連阡陌詰其所從來不貪何以有是耶誠能稍限其田

宅廢妾之數而為之禁其有敢于踰禁者即坐以僭肆不敬

之罪彼有私金于篋篋而受食舉無恥之名雖愚者亦必自

笑其所為矣豈嘗見敗壞風俗之事必自卿大夫開之而後

愚民從而效之此所謂靖俗之謀猶有未盡者巫風淫風

有一于身家必喪今之卿大夫多為淫靡無益之事煽惑

民而後俛見舞女之裝寶馬圖船之飾探丸馳劍之快刺

刻楮之巧靡所不至甚且富者必有術以求其貴貴者必有

術以求其富而聖人取富取貴之權皆何所歸乎今富者之

必貴既有嚴譴以禁之而貴者之必富獨相習而以為固然

如是而欲風俗樸厚教化興起不可得也且夫天下馴服于

教化而不能變者無事則賴文有事則賴武今日師武臣之

力亦可謂庸功卑矣而獨謂用兵雖精未盡所以弭兵

之要此又非無說也處今日而欲如古者遂人治野之法

長旗莖之節藏兵于民則誠迂然必使兵與民習民與兵

一旦有事毋論兵勇于闕而民亦有各護其田疇墟井之

此不戰而自勝者也今則兵之所輕者民而民之所畏者兵

一旦有事則民自為民兵自為兵天下未有民自為民兵

為兵而能以安長治者也宋藝祖留意賞罰平蜀之役賞

彬而罰全斌夫亦賞其與民相安罰其與民相怨者而已矣
行間之功罪卽以此定之可也凡此者皆所謂當已安已
治而亟亟焉爲善建不拔之計者也雖然治天下有本有末
得其本而治之則無不治矣所謂本者何卽

制策所云紀綱法度是也司馬相如曰風軌節功勞邊也法
應鴻易豐也垂統理順易則也憲度著明易繼也嘗取歷代
之典章而考之其可得而損益者不過質文之異其尚耳不
過降殺之異其制耳不過寬猛疏練之異其用耳若夫紀綱
法度者不可得而損益者也紀綱法度治則吏治以肅民俗
以淳文德于焉誕敷武功于焉赫濯制之有其基而守之亦
有其源者也紀綱法度亂則吏治以乖民俗以壞文德傷于
僥倖武功失于爭競創不可以復後而守亦不可以承前者

宋元史 卷八
也故曰紀綱法度者不可得而損益者也我

國家之典章至簡使而至精詳至嚴明而至仁厚似無以加矣
而 尤有進者唐貞觀時天子問山東關中之同異而其太
臣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宜不同異于天下裴度既平蔡圓
用蔡人爲牙兵而曰蔡人卽吾人今天下遐邇傾心車書
軌而猶分滿人漢人之名恐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誠能盡
捐滿漢之形迹莫不精白一心以成至治則替替者皆舉
之選也恒桓者皆方召之倚也將見江南靜橫海之戈而
北息挑林之乘卽以歸于唐虞三代之盛亦何難乎 臣 草茅
新進問識忌諱下胃
履殿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 謹對

甲辰拜 勅 三年
皇帝制曰朕惟古帝王撫育羣生莫不以興行振德爲首務以
俗尚醇茂賢才衆多吏有廉善之風民無匪彝之卽其時
措不用登於上理何其盛也朕荷

上天眷佑之隆承
祖宗付託之重勵精求治三年於茲矣每思更化善俗俾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乃治效猶未卽臻豈廣厲之道有未盡歟今
誕敷教化使天下蒸蒸振興爲善其道何由至於考績課吏
所以澄氣官方何以使賢否不消激揚咸當孰明罰勸法所
以人畏民志何以使庶獄平允從欲以治歐爾多士其各抒
所見詳切敷陳朕將親覽焉

宋史 卷八
臣 嚴表斯

臣 對 聖 帝 王 之 躬 休 烈 而 撫 海 宇 也 必 有 經 天 緯 地 之 弘
模 無 一 事 不 受 其 業 或 而 後 德 垂 於 可 久 必 有 繼 往 開 來 之
絕 業 無 一 人 不 安 其 性 命 而 後 功 成 於 可 大 德 之 所 以 可 久
者 權 其 本 計 而 圖 之 不 恃 法 而 恃 人 是 已 百 慶 允 貞 瑞 霽 異
爲 勇 德 之 才 承 流 宣 化 敦 元 首 康 而 股 肱 良 莫 不 奉 我 后 祿
猷 之 治 以 爲 治 而 共 遵 於 立 綱 陳 紀 之 中 功 之 所 以 可 以 久
者 覆 其 全 效 而 收 之 不 任 術 而 任 化 是 已 羣 羣 德 惟 此 幽
字 救 寧 之 略 辟 止 養 恬 故 朝 廷 正 而 草 野 安 莫 不 體 維 皇 德
極 之 心 以 爲 心 而 相 化 於 欽 時 錫 福 之 內 故 制 守 有 異 時 也
而 無 異 道 不 過 使 大 法 小 廉 明 刑 弼 教 納 天 下 於 平 康 正 直
之 休 而 皇 猷 始 爲 有 要 繼 述 有 殊 勢 也 而 無 殊 法 不 外 此 也
習 民 安 內 和 外 順 開 天 下 以 時 乘 運 動 之 象 而 王 路 所 以 無

備然則本計得而庶幾成全效收而多方承莫端在今

次欽惟

皇帝陛下

德配乾元

位光難照

陳九功而首出浴躬堯天

大一統以承承化漢禹甸

泰交洽而山龍贊采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聲教誕敷德業廣遠

日星河微

開命集而格風揚輝有孝有德有惠有異思皇朝止功攸暨

土帛車書

布神威以靖國海不揚波山無伏莽羽于舞而萬邦翕如愛如

聖元策

卷八

三三

日之儀

軍保師以享民人歷冬日世躋春臺稔黍歌而四國協象風象

雨之好固已太平有象茂駿業於前王景運無疆雖鴻猷於

奕禩夫乃猶

聖不自聖安愈思安達臣等於

庭孜孜勤詢維帝咨王詩寧有過歟臣躬居遜華志切經始也

一得之愚以為

興朝三拜獻者舊矣矧歷歷

清同寅式加之敢不敬陳所學以拜揚

休命乎臣竊常編懷上理頌法先猷無為恭已庶政修和臣職

寅亮之績同闕多擊年之風磨虞之所以開治也寬仁彰

惠鮮懷保治理隆而維休弗休調行昭而辟以止辟三代

王之所以繼治也備武備文采風俗俗舉賢良而興禮讓

節儉而義刑指漢祖唐宗之所以求治也故一代之興必

一代之人才以應之君臣一德上下同心於以養嘉猷而

休祿垂諸史冊班班可考矣今

國家撫運方新肇基伊始獨漢唐而駢陶姚誠非無術以處此

伏謹

制家有日更化善俗俾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乃治效猶未即盡今

欲誕敷教化使天下蒸蒸振興為善此誠

皇上嘉與維新之至意也臣愚以為風俗之患不一大端士習之

澆莫甚於奢民風之替必由於惰者則放佚而不知所歸廉

耻喪則法令不能坊矣惰則游蕩而不知所習儉寒迫則奸

先從此生矣天下之人相習以為固然極其流弊吏之為貴

聖元策

卷八

三三

民之為盜率由此耳故教化之權不貴有其術而貴明其意

不責重其名而責原其實使天下咸樂於為善而不忍於為

不善斯不必家諭而戶曉之也然而奢與惰之不可不亟治

也固有道矣今為計曰正名分以定節則奢儉之端始不

而闕也禁淫巫以彰教則眩惑之風始不得而啓也杜苞苴

以養廉則奢競之習始不得而靡也省車服以崇儉則考

之尚始不得而流也重稼穡以勸功則金玉之價始不得而

爭也崇學校以端本則僭凌之氣始不得而張也此所謂

其意而原其實君子以之敦行小人以之省業又何處教化

之不行而風俗之不善乎伏讀

制家有日考績課吏所以澄叙官方何以使賢否不淆廉揚成

濁為治之要圖也夫言吏治於今日難矣聖登而使地之

簡世論也材之大小毋論也上而藩臬諸司臨之又上而
 撫諸臣臨之賢否激揚不憑治術為短長而視漏逢之工
 不審揀守為殿最而視趨承之後先故一行作吏往往聲
 之念輕而思保其爵祿甚至爵祿之念輕而思保其身家
 何暇顧民間之疾苦而修廉耻之防維也哉且夫催科之
 既重索派之令日煩催之而應民受其害而吏胥奸蠹且
 飽其利也催之而不應則官受其累而吏胥奸蠹且陰無
 肥也今日之有司從而督責之於上者如此從而侵伺之
 者如此雖有精明廉謹之才卓魯龔黃之行有不掣肘而
 者幾何哉且愚以課吏之法必先懲胥吏之法而考成之
 弊清矣課吏之小者以為法必先察吏之大者以為法而
 方之邪正明矣伏讀
 策人
 制策有曰明罰勅法所以大畏民志何以使庶獄平九從欲以治
 仰見我
 皇上好生之心與天地同德也蓋立法貴乎至二者所以定天
 下之趨而使之不敢有所犯行法貴乎至三公者所以服
 下之心而使之不敢有所怨昔者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皆以
 嚴法行之而不失於寬也由是追耳若夫法煩密則民心
 法多門則民聽惑而且循吏得以任意奸民得以生心非所
 以昭軌物而樹坊表也今
 一國家不可有濫及之恩尤不可有濫用之威故入與故出之法
 必均從重與從輕之議必謹至反坐之條必重加申飭以杜
 刁訟之風庶幾雪冤者不至或以錮冤除害者不至反以
 害將明九再見矣抑臣尤有進焉者一者三王為古聖神功

化之極未有外修身勤民以圖治本者也今
 皇上承
 天庥而隆懋德揚
 祖烈而紹鴻圖非修身無以大昭事之忱非勤民無以見靈承之
 實誠於二者加之意焉則豐功偉業無難舉而行之也已
 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履越之至謹對
 策人
 四

丁未科 康熙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統一寰區必在用賢才澄清吏治使屬有
亨之象民饒樂利之休而後庶政畢修羣生克遂登上理
朕以冲齡仰承

天眷嗣繼

祖宗鴻業夙夜兢兢期於俊又克廷廉能者績圖計日盈而國
不撥數年於茲矣乃圖治彌廢厥效未觀其故何也國家
任賢良以其襄治化必如何而後用當其才人稱其職
來貪風未息詠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致不肖有司私派橫徵
民生益困何法而可幸其風弊歇至於國用浩繁繁惟正之
供是賴乃催科不善者每昧於撫字茲欲使草野免追呼之
苦而度支恒足其道安在爾多士詳勿敷陳朕將親覽焉

卷一

卷一

形

臣對曰開帝王之統御天下而籍層層於無疆也必有其為
治之本焉必有其致治之要焉夫用人不可以不慎吏治不
可以不清賦稅不可以不均此三者固治天下之大端也而
猶非其本也抑猶非其要也蓋所謂本者何也人主之一心
是也所謂要者何也人主之以一心行仁者是也故仁以舉
賢而愛惜人才則收用人之效矣仁以擇吏而澄清吏治則
成廉潔之風矣仁以理財而撫循百姓則致豐亨之象而臻
樂利之休矣唐虞三代之盛所以庶政畢修民生克遂而登
上理者此道得也故善治天下者不恃有馭天下之術而恃
有治吾心之道不徒有愛百姓之名而貴有愛百姓之實以
是內之百僚有師濟之盛外之羣吏有廉法之操上之府庫

有充盈之積下之闕闕有康阜之風是堯舜三代之豐功
烈不難再見於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鴻圖克懋

一龍德方升

孝思永言隆祖任母姜之尊養

惠澤普被備文謨武烈之顯承

文教著日出之區

武功及海隅之表四方皆已底定天下皆已治安而前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而詔以用人擇吏之道足國裕民之方雖帝咨王訪寧有過歎

以臣之愚願非有滌蠶羣流之議何敢言人財之用舍非君

衆元策

衆人

三

封疆牧民之責何敢言百官之短長非有錢穀大農之計何

敢言財賦之充訕然臣嘗聞柳宗元曰愚惟報國獨有文章

又聞歐陽修曰士患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吾職不敢言

是終無可言之日也今瘴瘴

清同實式加之其敢不竭千慮之一得以對揚

休令乎臣嘗竊惟上理追念先猷而知古帝王為治之本無過內

治之心而治心之要無過吾心之仁何也蓋有純王之心斯

有純王之政言政之必本乎心也有關靡靡趾之風斯可以

行同官之法言心之可以立法也故欲求國用之足未有不

由民生之遂而可得也欲求民生之遂未有不由吏治之賢

而可得也欲求吏治之賢未有不由用人之慎而可得也欲

求用人之慎未有不由

皇上之仁以立心而可得也惟我

皇上夙夜水兢期於俊又充廷廉能者積以裕國計而慰民生

誠莫踰於此矣伏讀

制策有曰國家重任賞良以其襄治化必如何而後用當其才人

稱其職此我

皇上開門顯俊之盛心也朝廷選用人才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

身也殆將用其能以理不能理其明以理不明者耳其在詩

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所以長育人才之道也故方其未

用也常患其多及其既用也恒患其少與其用不足而後取

何如多取以待用凡有人而不用與用之而不當皆可惜也

故賢能不可不惜也以內而言之臺省之內升本以賢能而

升者反逸之山林之內升而侯缺不知遇缺後升久置之

宋元黃

卷八

七

遺補過之列非無益也外而言之監司郡縣之轉運亦以賢

能而升者又留以未竟之業有功而升者仍以有過而留者

求於錢穀形名之間亦已甚也總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也

得知人之佐而行以保任之法然後真才輩出矣臣每見

之在位者見一賢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

與遠不敢去也問其故曰避嫌也避嫌之念生而積行之

子率於上聞矣臣故曰仁以舉賢則愛惜人才而可以收用

人之效者此也伏讀

制策有曰貪風未息誅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致不肖有司私派橫

徵民生益困何法而可革其夙弊與言及此真百姓之福也

夫今日之百姓誠苦矣苦於有司之剝削也今之下吏亦苦

矣苦於大吏之誅求也大吏之取於小吏必備其名曰公費

不知藏之私囊之中者為公平為私乎有司之取於百姓

歸其名曰樂輸不知得之敲朴之下者為樂乎為怨乎

雖文致其辭而終無以掩人之耳目也於是一田之入而

兩田之出使吾民曾不得賣絲而羅穀焉一定之稅而有

定之徵使吾民曾不得架廬而托處焉乘邦方思東作而

將不待西成使吾民曾不得水耕而火耨焉貪吏之弊一至

於此民生安得不日困乎以臣計之懲貪之法不可不嚴也

懲其吏之小者不若懲其吏之大者夫大吏之貪不止賦歛

無度已也其位愈尊其害愈大其害愈大而人愈不敢言即

有不畏強禦之臣出力而排之不過舉其大槩而不能悉其

實事也莫如訪其貪之最者而懲之彼貪員無耻止為室家

妻子計耳以今日居官之所得為後日平居之所樂何憚

宋元黃

卷八

七

不為之惟行漢世懲貪之法宋人禁錮貪吏之制彼又何利

而為此耶此非過於刻嚴也委除吏之蠹也去民之害也

一二人而天下皆生也是天下之至仁也臣故曰仁以擇吏

則澄清吏治而可以致廉潔之風者此也伏讀

制策有曰國用浩繁惟正之供是賴乃催科不善者每昧於

字茲欲使草野免追呼之苦而度支恒足此以見愛民裕

之弘模也夫今之賦猶古之賦也今之民猶古之民也何以

古則上有餘而下無不足今則上未嘗有餘而民又患不足

豈非撫字催科之道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者乎故善催科者

必為民治農桑焉必為民廣畜牧焉必為民緩刑罰焉必為

民通有無焉如是而民力裕矣民力裕而上之所求無不

矣不善催科者惟日夜取民之財窮民之力日削月廢

大窮將元元安所歸命哉臣嘗觀小民之家其割牛羊莫不
熱然若為子孫百年之計也者一往還焉則為墟矣再
三過焉則又為墟矣問之其勝或曰逃亡也或曰賦重而
能守也是非催科之所迫而然耶故撫字之道不可不講也
惟

皇上弘豈弟之恩立慈惠之師使天下之為吏者寫催科於撫字
之中則上有含盈成德之慶兼撫字於催科之內則下有春
給人足之風矣臣故曰仁以理財則撫循百姓而可以致
亨之象臻樂利之休者此也然臣反覆深思欲為

皇上更進一籌而終無易於仁以存心之為要也書曰皇天無親
惟仁實親又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此之謂也臣草茅新進

狀元蘇 卷八
宸嚴不勝戰慄伏避之至臣謹對

庚戌科 順治九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溥天命撫御四方莫不以安民興賢為
務朕蘇承

祖宗鴻緒孜孜圖治民生休戚日履於瘼而治未臻於邦隆其
何歟今欲家給人足以成豐亨樂利之休何道而可與賢
才原以為民今既崇經學以正人心重制科以端始進乃
風尚未近古以致吏治不肅民生未遂果陶淑之未善歟
風俗人心習於浮偽徒徇名而失實歟必如何而能逐
作人之盛以幾時雍之化也我國家接文奮武禮樂之彥
鈞之臣兼收並重何以簡用得人使才稱其職勳賞亮
之功封疆有下城之效賦在外地方大吏惟督撫是賴牧
之官守令最親必表正而後景直欲使大法小廉遊功令

修職業以爭自濯磨將何術之從歟漕糧數百萬取給東南
轉輸於黃運兩河何以修濬得宜而天庾藉以克裕俾國收
其利民不受其害其必有道以處此爾多士志學已久當有
確見於中其各盡夙抱詳切敷陳朕將親覽焉

蔡啟傳

臣對 剛帝王車書一統厥萬年有道之長也有至德之老
被以昭法紀之隆焉有令業之弘開以彰道化之遠焉法紀
隆則天下蕩穢澤無服聖人之大器道化遠則天下溥懷
慮保聖人之深心瑞曆膺而萬幾攸乘其最繫王心者在民
生之休戚與人才之得失唯求寬和以服物操明斷以平
然後股盈見而化理昌嘉謀嘉猷日陳於前大畧以深心
蓋慈鴻圖肇而治理畢張其最關國體者在文武之宜賦具

東南之轉運唯乘前王以立極期至善以垂模然後羣賦
而國計克規為制度燦然其備深心以大畧而愈彰蓋通
以為法而法始無愆愛正紀綱章軌物皆本清明之志以
乎不謬經緯之何從而成萬國咸寧之治亦因法以求道
道為有用方審張弛裁治革弊推純正之意以相宜立見
施之既裕而泰四海和協之徵調休風於玉燭華入業於金

皇帝

道員

功高

紹堯為舜欣駟松日之祥

繼武纘文永慰雲霓之望

代元

炳耀光於南而運符五百載之昌期

俯震且於東方曆應億萬年之大統

垂裳而負百度凡屬心知血氣咸沾天覆地載之

恩而衆志之允懷率迪者所在塗歌而巷舞

錫命以懷萬邦不殊南北東西共揚雷厲風行之象而庶績之

其幾咸理者罔不崇實而去名固已方焉唐虞登三歲五而

躋世於雍熙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

廷而諮以民生休戚與賢育才且復詳諄於文護武烈國計克履

之是慮雖懸輟設何加以加茲志切匡時有懷欲吐久矣

敢不竭管見之愚以仰告

高深萬一乎伏讀

制策有曰民生休戚日歷於懷而治未臻於至隆今欲家給人

以成豐亨樂利之休誠

撫恤民隱之盛心也以計之裕國必先裕民草野之阜康即

朝廷之美利富民實以富國官府之經制無非閭里之輸

誠深維乎上下相通之故而知天下之利自在民間萬世之

資開於一日非僅圖目前權宜之計已也故人主為斯民

久遠不可使有餘之見常存於一人之意中老不可使不足

之形時見於百室之婦子是在

皇上以恤民之實心行勸民之實政三推九推以率先之司農可

峻以董治之使生穀之田盡墾而地無餘力游食之民盡

而民有餘利更為輕徭薄賦以紓其困三年九年以厚其藏

豫大豐亨之象不再見於今乎

狀元

卷八

狀元

制策有曰興賢育才原以為民今既崇經學以正人心重制科以

端始進乃士風尚未近古以致吏治不清民生不遂原所由

來端因士氣之不振開之也然士氣之純穢在養之於乎

而非勵之於一旦苟素習不端及其一行作吏無感乎寡廉

鮮耻寡然民上而恣其貪殘欲民之各遂其生也何可得哉

董正之法當責之教官以教官之與士習也然尤在宗伯

學使學使督教官而以教官督士吾未見上有重率之人而

子弟猶不謹者也品節既著於平時自不以廉隅而易其守

於以磨民社之寄則有利而利必與有弊而弊必去治負

黃之譽俗臻仁讓之休其有浮偽以相矜者乎日無有其有

有名而失實者乎日無有於以迫狹穢而幾時雍不難矣

於按文奮武禮樂之彥翰鈴之臣非收並重誠如

制策所云簡用得人使才稱其職然望我

皇上慎以處之公以行之明以斷之今日之選授可云公矣然

之繁簡才之短長未易辨也常使職之餘於才者或才

於職所貴本至明之心行之以至慎而後可以屬其始然今

日降特之科常如傳舍而拔擢之典每至淹留不思在資格

之不循而忠在資格之過循難過簡則才之久任以重其權

示之超遷以優其德者無有也長才未必有越次之升者短

才未必無依次之轉所貴本至公之心行之以至斷而後可

以委其成我

國家文武並重統轄各有專司然而表正之權全在督撫以下

屬之賢否督撫能悉之下屬之貪廉督撫能制之正恐督撫

之心未必盡節

宋元策

卷八

皇

皇上之心則下屬之心又焉能悉承督撫以仰副

皇上之期許乎昔云文不愛錢武不惜死其謂之何誠嚴其督責

而力行之庶不致以僚屬之嚴最自累其功名則舉劾必當

而大法小廉爭自濯磨於

聖世次天庾之積貯咸仰藉於東南而轉輸無策每為民害

皇上感然及此誠萬姓之思波也臣謂徵納出自民間而轉輸于

出天亭蓋黃運兩河五為表裏第運河之修濬全在備禦之

得宜黃河則旋決而旋築且屢築而屢決以水衝數百萬金

錢帛之洪濤駭浪中而靡有止息是未受克裕之利而先履

其費之虞矣且也蓄洩之不時而挑築每為民害則轉輸之

善策無如專其權於總漕兼其任於總河使漕不受制於河

而漕利使河得分治於漕而河亦利是非予以重權責以公

任不可蓋任久則河之情形自熟而疏濬利導之得宜備置

則賈之勞費無辭而諉卸游移之弊絕將見日奏安瀾之慶

坐收紅朽之腴庶幾酒漿殞髮與心膂而俯求乎仰臣更有

進焉唯願

皇上以古帝之心為心且通乎左右輔弼之所以為心雖不必日

陳經史無往非經史之故陳亦不必日御經筵無在非經筵

之開焉蓋實有遠志時敏之心而後延訪之即為躬行也實

有舍己從人之志而後諮謀之即為達務也豈非德為可久

之德業為可大之業以昭法紀則民風士習胥致於雍和而

朝野樂觀其盛以彰道化則大法小廉盡歸於亮采而文武

廟竭其誠若所謂百靈效順河嶽懷柔時占大有史紀嘉祥

則又

宋元策

卷八

幸

聖世之餘事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無任戰慄頓首之至臣謹對



癸丑科 庚子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以仁心行仁政無不以萬物為念
任其時勢克克教化覃敷天無不詳之心戶治無不
馴至遐荒向化頑梗率俾訟獄息而兵革清風雨時而休養
應何風之隆也朕繼承

祖

宗鴻緒撫御萬方夙興夜寐冀登上理乃府事未盡脩和治道未
臻備尚德緩刑之令時頒而仁讓未與發帑蠲租之詔屢
下而休養未遂意者審幾度務設誠制行之源尚與未究者
與大治獄之吏以刻為明古人之所戒也近見引律多煩駁
察誣良時見奏奏出入輕重之開率多未協于中何以使民
氣無充而獄法克當與積貯為天下之大命乃常平之設多

狀元象

卷九

屬虛文一遇荒歉即需賑濟而奏行不實致使朝廷之德意
不能遍及周匝其何以使利興弊革與古者耕九餘三即有
災稜尺無饑色其道有可講求者與夫有治人始有治法行
實政必有實心今欲疎禁網以昭惇大經惟科以裕益藏務
使物阜民安政成化洽以庶幾於古帝王協和風動之治抑
何道之從也爾多士若積有素其各據所見詳切敷陳毋泛
母隱朕將親覽焉

臣 韓 夔

臣對 臣聞帝王欲舉治天下之大法必先有以信天下之人
心夫心者萬事之權輿至治之根柢也世有百年必散之法
而有萬世可以無散之心為政而不本之以心雖舉唐虞二
代之法施之而無一可古之望于不能以身勞天下而惟以

心勞天下其分猷布化則寄之百官有司其兼德條貫則付
之紀綱法度而其子愛元元忠厚惻怛之實心必有餘于用
人立政之外者以勸其羣臣使道相倡也以率其下漸磨陶
冶瘠厲鼓舞務盡出其精白不欺之心以為天子拊循斯民
之具何者當與何者當革若何為利若何為害欲張弛寬猛休
養生息君臣相與早作夜思無往而不得其當由是衣食足
而積貯充禁網疎而獄訟息暴民不作兵革不試而即有水
旱不時之憂無改乎閭閻樂利之舊馴至四方從欲協和風
動人事脩于下天休應于上陰陽以和風雨以時則惟聖王
能帥其臣以實心行實事之所致而非徒法擬命具一切廢
事補救潤飾政治之所可幾也欽惟

皇帝陛下

狀元象

卷九

得一居貞
兼三出震
定黜陟而滂吏治遠婉雲帥龍紀之遺
因煥腸而念民依務協坤雨兵風之好
單敷文教而益講於道德七莖常使史補詩士獻箴
底定武功而不忘乎獮狩蒐苗共美右駟虞左御首
淑問既已揚于疆外
潛恩既已普於羣生庶績既已受成百靈既已順職乃猶進

等

親策之以府事未盡脩和治道未臻醇備而欲講于仁讓之化休
養之澤審幾度務設誠制行之源此真公聽並觀懸輅設鐸
之盛心也 臣請得而備陳之臣惟獄者天下之大命和氣之

所自致災沴之所由生也我

皇上哀矜庶民之不辜時沛更始之恩屢下停刑之令而且寬大
出之罰重矜疑之典戒慘酷之刑所以懲枉濫者至矣而民
猶或多竟者何也恭惟

制策曰引律多致駁察誼良或見 奏 以為今日刑獄之刻正
在於駁察苛於前而參奏隨 其後也古之治獄者蓋使之意

論經重慎測深深寬然得品 其心焉今自臬司上獄母論或
重或輕而必以駁察為例有 司苦于其上之苛刻繼總也乃

逆窺意指之所向而致罪 人之辭以求一當究之出于罪
人之供者實非出之其人之 口者也而上下文務公名為要

招夫招而曰妥是徒幸免駁 察而不顧生民之命者矣 臣以
為宜少寬假臬司之參駁而 必慎擇其人焉以寄一方之民

狀元策

卷九

三

命則幾乎其可也而 尤有請者在戒例而一從律古者律

一成而不可變而後有疑有 比是律之中已不勝其出入變
化而不必預增一例以擬之 也今自常律之外條例日增徒

使輕重上下得易以為姦而 已矣且夫法亦顧用之如何耳
則刑律雖重之刑唐虞仍之 不聞其或濫五刑三千法莫

謂焉而周之中葉不聞其名 刑制之當否果不在法之詳畧
也又况以今之律如所謂以 有首各及其即若八字之義已

盡乎小人之比斯豈不足而 猶必議例乎恭惟

制策念積貯之當務而洞悉 乎常平之設多屬虛文賑濟之恩奉
行不實以為今日欲行古者 迫人委積之法則迂欲如近

者頻下賑濟之令亦難為繼 欲激古者平糶之制又恐有結
糶表糶括糶之諸弊若一時 於常平則有司出納歛散之不

時蓄貯之不實今亦既見之

猶可行也誠各委一方之守 勸民量輸其粟而助欲之而
行之也以鄭鄞而不以縣 官其勸之也以惜租忠詞
其庶幾乎若夫

制策所云耕九餘三即有 臣謂今日足民之道有
有定額似不可復減然古 稅一則今他省之最輕者
百餘萬欠登毫以上輒罪之 也此數百萬者或負于民而
民無可奈何或餽于吏而吏亦

無可奈何大抵因稅多而右 壓欠因壓欠而有那移因那移
而有破冒百弊叢生莫可究 詰勢不得不議停亦不得不議
獨則易若少留而於民之為 利乎 臣請即一省以例其餘
苟有可少寬減者減之藏富 於民即餘富于國此時務也 臣
征之說諸臣請之數矣言之 切矣

皇上亦欲行之再二矣而格 而不遵行者以寧餉之故則 臣請言
減餉之說古者一州之入必 足當一州之出姑以戰國時言
之養兵百萬而不仰給于他 國今天下大定而餽餉不絕如
歲歲用兵竭中原民力之供 輸于嶺海之濱絕遠不毛之
地而所在雄藩大鎮外挾一 二潛伏山澤之餘孽以自重而
內以邀于

朝廷日耗可農不生不息之 財以賦其玉帛子女無窮之 欲此豈

狀元策

卷九

四

而 竊謂今日惟社會之法
俾請其鄉之耆宿有才德者
出之少如其息以償腐耗其
之也以鄉人士君子而不以
格刻急疾于以禦凶荒也

餽者此則足民之本計也
賦曰緩征曰減餉今賦稅既
十而稅一人或十五稅一三十
為里也而江南一省之入至六
及生計薄而欠者亦數百餘萬
民無可奈何或餽于吏而吏亦

無可奈何大抵因稅多而右 壓欠因壓欠而有那移因那移
而有破冒百弊叢生莫可究 詰勢不得不議停亦不得不議
獨則易若少留而於民之為 利乎 臣請即一省以例其餘
苟有可少寬減者減之藏富 於民即餘富于國此時務也 臣
征之說諸臣請之數矣言之 切矣

皇上亦欲行之再二矣而格 而不遵行者以寧餉之故則 臣請言
減餉之說古者一州之入必 足當一州之出姑以戰國時言
之養兵百萬而不仰給于他 國今天下大定而餽餉不絕如
歲歲用兵竭中原民力之供 輸于嶺海之濱絕遠不毛之
地而所在雄藩大鎮外挾一 二潛伏山澤之餘孽以自重而
內以邀于

朝廷日耗可農不生不息之 財以賦其玉帛子女無窮之 欲此豈

朝廷日耗可農不生不息之 財以賦其玉帛子女無窮之 欲此豈

朝廷日耗可農不生不息之 財以賦其玉帛子女無窮之 欲此豈

可爲繼而輒因循而不變乎臣請於兵之可撤者撤之其必不可撤者則雷屯田古者常且戰且屯今正當養兵不用之時其力尤可用且往者兵在渙中屯渙中在淮則屯淮在許則屯許在振武則屯振武在烏係伊吾則屯烏係伊吾安得藉口無可耕之用乎或猶不足則以近省之餉量給之俟得之數年則作盛而軍實充乃盡舉所爲協餉者而罷之協餉停而征可緩賦可減矣緩征減賦而民有餘財則耕九餘三遇災稔而無菜色矣凡此數條臣敢因

聖策而盡其愚雖然爲政有本致治有要則臣以爲必先于倡天下之人心以實心行實政而後可也宋儒朱熹有云世有二做有法做有時做有法做當救之以法時做當變之以心今雖百條師師庶政具舉然臣往往畏罪之念重而踴躍之意

狀元策

太卷九

五

輒功名之慮深而忠愛之宜薄推委繫狗之情多而公忠任事之氣少則政者御臣之道亦有未至也臣謂宜推忠信以結之寬文法以優之破資幣以異之豐祿餼以勸之崇尚聖賢之實學以砥其禮義廉恥之防試以當世之要務以觀其經理才幹之實漸磨陶冶空厲鼓舞而向之數條者可以付之其人自餘矣雖然其本則在

皇上之一心誠夙夜講學一本于敬戒畏慎之至意則德業日京矣恭己出治一將以咨儆吁咈之盛心則百度脩舉矣側躬脩省齊居淵默而一本敬

天之誠則嘉祥致矣冬寒夏暑祈福請命而一由于愛民之實則生養遂矣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而物阜民安政成化洽以進于古帝王協和風動之治者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于

冒
宸嚴不勝戰慄頓越之至臣謹對

狀元策

太卷九

六

丙辰科 康熙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承乾立極綏理萬邦莫不以厚風俗正

人心為久安長治之本其時化理敦龐民生樸茂海內黎黎

咸享豐亨豫大之休海府事修和之成效也朕荷

天眷作嗣贊弘基夙夜孜孜期登上理十有五年於茲矣乃風俗

未盡不變人心未盡還淳開闢之盛茲未裕軍興之輪輓猶

繁豈振興愛養之未得其道歟何節隆之難復也夫俗尚澆

漓人多狙詐君子長者之行不少概見而告許時聞未相率

勉於仁讓其故何歟且忠孝者人生之大節也知之明則不

惑於邪正守之固則不昧於順逆乃人心不古奸宄潛滋所

關世道良非細故豈親親長長之誼素未講究歟抑司教者

之訓飭未備也經國之道不諱言財况今歲定方殷軍需孔

狀元策

卷九

亟議生議節亦既籌畫多方矣而度支未見充盈施行尚鮮

實效何道而使上有裨於經費下無妨於休養歟爾多士讀

書懷古留心經濟久矣其各行所見詳切敷陳朕將親覽焉

臣彭定求

臣對 聖帝王輯寧萬壽必有紀綱振興於上而安內治外

之業以成必有德義敷於下而一道同風之功以奏是以

端本澄原而為壽考之基之大計惟使天下之鼓舞愛戴於

上者莫不有格非從善之實意而後風俗之正本於人心則

民生之康又國計之殷盈其道悉由乎此也夫宵旰憂勤以

以敦倫錫福為先以休養生息為至深宮率作之德也承流

宣化以疏附後先為任以綱繆樽節為功羣工效能之事也

然則欲定天下之風俗人心必始諸一人勵精之際而即教

諸四海觀聽之時開其奉法循令之誠而即勸其慕義懷恩

之隱賢否不消而任使公激勸不爽而張弛善則可以遠至

而邇寧可以揆文而奮武雖當國用煩興自有萬世久遠之

謀不為一時補救之計誠得乎整齊天下之道而有紀綱以

作其倡即有德義以弘其應則以一人之心合天下之心以

為心而天下咸以其心相維而莫可解古者淳樸朴茂豐亨

豫大府事修和之績可以復見於今也欽惟

皇帝陛下

乾德懷元

泰符凝命

建正直蕩平之極光風謝雨並協休徵

裕聖神文武之模就日瞻雲咸歡復旦

狀元策

卷九

止慈履孝善胎謀隆尊養垂芳規於紺幃銅屏

重道崇儒勸典籍廣新樵播雅化於義林策府

恒萬姓以普鴻施獨賦省刑之令屢下恩詞湛露旁流

張六師以揚駿烈詰戎一旅旅之畧兼行感與秋霜並肅敷天幸

土之民幸被

德音開仁政舉踵思慕冀得見至治之成則仰體

皇上帝求寧之心而人翁然振勵其心固宜被潤澤而大休美思

盛德而皆徠臣矣乃猶有風俗未盡不變人心未盡還醇間

間之盛藏未裕電一龍之輪輓猶煩上致

於慮之憂勞而於闕門選士之會

詢及揚莖 臣嘗按之 往古驗之當今之務而何敢或泛或隱自

欺其所學乎 臣聞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

乎固本寧邦之道也又曰子欲左右有民汝翼子欲壹力四方汝爲言乎有治人以行治法也故時有羔羊素絲之節則人將以蠶蠶不爲羞持有三物六行之條則人將以郊遂是移爲恥時有勞來安集開誠布公之政則人將以棄逆效順尊親敬長爲羞人心正而風俗自純使天下同心向道固非且夕可以爲功而亦轉移勸導之有幾也伏讀

制策曰俗尚澆漓人多習詐君子長者之行不少樂見而告詐時聞未相率迪于仁誠欲以唐虞三代之治望天下也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管子曰皇皇求仁義者君子之行也今勸學典賢之典日殷而師儒之官徒以支藝言其高下不以行誼分其優劣遂至干進以爲能飾名以邀寵子於多佞逢之譏賢良鮮開修之學是未能體我

宋元復

宋元

九

皇上聖德誠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屢布而平反之德徒以威令飾其冒濫不以誠義勸其中子甚且出入得以游後當實得以相適畫地效不之不畏鈞金束矢之日煩是未能體我

皇上聖德誠感之心以爲心也 以爲官擇表率風俗之人如朱熹行自鹿河規胡瑗設經義治事兩齋之教以勸興士習而又得廉明慈惠之史如韓延壽之閉閣思過仇香之勸民息訟而情無欲之士且稱於時而蔚凌浮競之風知所底止華薄從忠效可立觀矣伏讀

制策曰忠孝者人之大節也知之明則不惑于邪正守之固則不昧于順逆乃人心不古奸宄潛滋所關世道良非細故 聖人憂民之心至此加切矣 臣以爲平時之訓導漸摩固貴乎勸

勉之有實而臨事之招徠撫馭尤在於聳動之手使如可相如微巴蜀而竊發者感恩如翼遂治渤海而流移者復集人往豈其相遠哉我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嚴加賑恤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無論絲之兩多工水穀之操無守則非

皇上如傷若保之心豈通喻於深山窮谷者乎選將帥申紀律誠欲使悔過之民樂於歸誠也然勇敢之氣猶少掠劫之罪未嚴則我

皇上招攜懷遠之心豈盡達於多方多士者乎故必得仁智信勇之臣論以大義感以至誠當必有扶杖觀化快績懷仁而親長長之誼素所講究者一旦可以油然而自轉則樂盡子臣之義而堅其翼戴也人心以正風俗以淳即以用兵籌餉之

宋元復

宋元

九

故而理財亦知生財之有大道矣伏讀

制策曰經國之道不諱言財况今戡定方殷軍需孔亟議生議費亦既籌畫多方矣而度支未見充盈施行尚鮮實效 臣竊時

會計之而知言生不如言節者何也廣開山澤之利終不足以濟正賦之窮多行捐納之條亦不足以給衆旅之餽以我皇上崇節儉戒虛糜而費莫六于養兵養兵之費莫大于征行如

今之軍費料且諸項各省之採買官吏因緣爲奸內部之考稽册籍易業其弊本折轉移托言耗費開銷遲悞平準難行空虛積之侵漁至爲六今不察長此安窮應擇廉能強幹之員覈察物價之漲落流弊危之中飽其節省甚多吾等以不次之擢此即 臣等所當先爲之也 臣等伏讀 聖訓之良法去其言財之自而財可足也至于河工虛冒 臣等所當先爲之也

其中而黃淮交漲，河已難涸，耗木橋之金錢，終無安瀾之一日，則何不併分司之員，裁歲費之半，以佐于馬飽騰哉？浮費既省，餉餉漸充而後已。

皇上優征發帑以爲心者，德澤實被民生，上有裨于經費，下無妨于休養，亦在于奉行之得其人耳。凡此者，審乎人心風俗之維繫而兼及于足民足。

國器之心安民之心，德以克副我。皇上之心所謂紀綱之振興者，此也。德義之敦養者，此也。而皇先欲竭芹曝之忱以佐。

聖德高深之賢者亦惟本。皇上振興愛養之心，推廣力行之經史講習之精詳，則因草可。以時措官方，澄敘之盡，一則賞罰可以咸宜，作敢言之氣。

中外有悉達之情，鼓任事之忱，而大小有一心之義，謹號令之期，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所幾先之謙，始圖終防，微慮遠則克齊之兢業，以執中湯武之懋修，以建極先後同源，創守合權也。以承景命而錫純嘏，至近也。以紹宏謨而垂丕基，至隆也。時運風動之治，可臻，絳邦屢豐之績，可奏，咸五登三之盛，可以度越百王，豈非垂統萬世者哉？

草茅新進，罔識高深，謹十拜。

宸嚴不勝戰慄，阻越之至。臣謹謝。



二木科 康熙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古帝王統御天下，建極綏猷，莫不商賈任能，又寧兆庶。官方澄敘，府事修和，農務興而野無曠土，國計裕而泉貨流通。豫大豐亨，洵邇隆之上理也。朕荷

天眷，命副纘鴻圖，宵旰靡寧，孜孜求治，每思民生休戚，關乎吏治之賢否，安全喫味，端藉循良，故於監司守令之任務，加慎選，乃龔黃之績未聞，而貪黷之風如故。或吏道維而多端，激揚之法未善，歟？或大法小廉，表率未得其人，歟？闕家藏富於民，必使人無游惰，然後田野闢而生聚蕃。比年以來，勸農墾荒之令屢下，乃地利未盡，汗萊尚多，抑有司奉行弗力，耶？將督課者循名而未責其實也。自昔九府圖法，所以便民利用，鼓舞之設，其未舊矣。適以銅不足用，鑄造未敷，有以開採議者。

策元策 卷九 有以禁民耗銅議者，果行之，可永利乎？或二行之外，別有良策，厥爾多士，留心經濟，其詳切敷陳，勿泛勿隱，朕將親覽焉。

臣對曰：聞帝王之經緯天下，莫安羣生也。弘綱獨攬於必有鼓舞一世之權，合大法小廉，以統勸懲，羣材得而吏治清世運方處，其泰而必有阜成萬禱之規。統民生國計，以常周斯兆姓樂而百昌遂，此用人且財爲治天下不易之大法。

古之深謀廟堂之上，爲久安長治計，日夜務此，至悉也。顧天下之人才常衆矣，舉天下之才自足以成天下之治，而遠任得其理，激勸神其用，則澄敘之典不淆，天下之財用亦侈矣。合天下之財恒足以裕天下之需，而勸墾以盡其力，鼓舞以賦其功，則利賴之途益廣，自懲貪獎廉之法，無以振飭其紀。

臣對曰：聞帝王之經緯天下，莫安羣生也。弘綱獨攬於必有鼓舞一世之權，合大法小廉，以統勸懲，羣材得而吏治清世運方處，其泰而必有阜成萬禱之規。統民生國計，以常周斯兆姓樂而百昌遂，此用人且財爲治天下不易之大法。古之深謀廟堂之上，爲久安長治計，日夜務此，至悉也。顧天下之人才常衆矣，舉天下之才自足以成天下之治，而遠任得其理，激勸神其用，則澄敘之典不淆，天下之財用亦侈矣。合天下之財恒足以裕天下之需，而勸墾以盡其力，鼓舞以賦其功，則利賴之途益廣，自懲貪獎廉之法，無以振飭其紀。

吏道雜則官職耗廢而民之凋瘵已深粟帛刀幣之藏無以節宜其宜源流失則財賦不豐而國之經費日拙然則測席而求循良高目而籌國賦誠治安元元之至計不可不出乎此也惟得其本而操之則裕民足國之道遂以無患其具固可悉陳於前也欽惟

皇帝陛下

無辰定命

開物成猷

頌玉璫以總八紘

在瘠玃而齊七政

勅萬幾於時暇表聖絕學稽古遺文制作炳焉三代

連入陣以雲屯命肆專征凝威肆伐謨猷濟爾多方

狀元策

卷九

七

班朝流庶官惟日惟月惟時各修職業合卿尹公孤三百屬聯

常奏績

聲教訖四海納總納粘納銓競効捕誠統候旬男衛億萬方王

帛來同此於用人行政之要阜財誠民之理豈猶有未治未

安者煩鯁鯁過計乎然世伏處草野於吏治之得大民生之

利病與利之所當與弊之所當華時察議其梗槩有懷欲吐

久矣茲者幸邀

清閒敢不披肝膽瀝情懷敬陳愚賤之一得乎臣聞治平之大要

惟欲民之安而安民之實政莫急於擇吏吏得其人則能實

心為民賦役可輕拊揚可假上有禪于軍國下有濟于閭閻

財求阜而物力出矣吏不得其人則不能實心為民撫字與

催科並重而或以徵比為能繭絲與保障孰優而或以逢迎

為計有利而不與有弊而不去田卒汙萊也泉流日塞也聞之其人曰我不知也是尚得為吏治乎哉要之長吏者民之師率也大吏者又禁更之表師也

皇上以恤民為心而慎于擇大吏大吏體

皇上恤民之心以為心而嚴于表率羣吏大小相維賢能共奮而

庶政無不畢舉矣伏讀

制策有曰民生休戚關乎吏治之賢否安全喫味端在循良故于

監司守令之任務加慎選乃龔黃之績未聞貪黷之風如故

此有以知其所由然也夫今之為吏者豈不自愛身名而或

至不復顧其身名豈不念其身家而或至不遑顧其身家苟

直肆行貪墨無厭至盡棄其生平者誠以守令之黜陟督撫

操之也守令之可否督撫定之也百姓稱其賢督撫曰不賢

狀元策

卷九

七

則即以不賢報罷矣百姓載其能督撫曰不能則旋以不能

降調矣是守令之進退全憑督撫之意指而不問民生之休

戚且自監司以上皆能上達于督撫而制守令之命然則強

縱安得不工而民生安得不日斂乎此雖賢如卓魯守若廉

范者亦將易其術而思以自托于上矣且古之以六計弊羣

吏也廉善廉能所長不同而皆統之以廉明乎吏之重有守

也惟有守則其心必清而足以遠務其力必勤而足以肆應

其仁愛足以結民心其貞亮足以勵士氣而可輕于斥絕乎

是吏之廉者決未可偏棄也即或謂人之材有能有不能然

古有吏調繁簡之法夫亦可通行也以此旌別淑慝其亦可

也不然旌廉之典不聞而以一青違掩幾何其不以貪令耶

抑自援納之途開而出為民牧者不能無濫字矣其間潔已

自好者固不乏人然懲十千千百則儆貪之法不可不立其防也務絕其侵漁以屬其清操歷試之勞效以程其實跡則激勸之道得矣此澄清吏治之大要也至於服膺力穡人樂其業者民之本性也非催科以擾之重役以驅之豈有出於游惰交石野于不毛者乎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今則民無儲藏征徭徭役之需莫不取給于田疇而待供于農者民倍出什一之息當其春則指禾于秋而償及其秋則又指來年之木以償也八口婦子且無以自畜已成必匱乏勢一遇水旱勢必舍耒耜而去南畝又安能以儉寒待盡之身而供敲骨吸髓之役哉今更之番心農事者絕少間有奉行具文者催檄之令徵召會衆之煩適足以滋擾而無裨于實于農田水利救荒積穀諸大政觀之度如也至墾荒之法

在郵其貲力而寬其起課使民知有服耕之利而國家徐收寬賦之效如是則民樂墾矣苟若清丈之令適足為閭里之災更增課之文賦以益窮瘵之疾痛牛種無所出竟惟有不聞民之說者亦趨于荒而憂于墾乎

制策謂農墾荒之令屢下乃地利未盡汗菜尚多意有司之奉行不力督課者循名而未責其實此其

皇上洞悉民隱矣今誠取其弊而悉絕之則木業可興也至如鼓鑄之設其來已久禹有歷山之鑄湯有在山之鑄皆所以利民用也後世有交子會鈔之法迨雖隔不行誠不如錢之流通也古法取舊銅易新錢勿雜鉛勿用錫今也以銅不足用為慮意者用多而無以給之歟然臣見制錢之鑄湧恒獨京畿為用耳其遠之郡縣者每不如其行之京畿初錢價有低昂未能盡一則民不便于行或有耗廢為器用者能平其價值使遠近貴賤可以通行則民知錢之利而廢銅出矣若開採之議地之所產本以給民用要必取之有制使胥吏不得以借端好盜不得以叢叢然後利歸于上而民蒙其利不然恐徒以滋擾採之便也是故開採必得其人耗銅必絕其源也此皆因

制策之所開而直陳之者也愚以為此二者皆吏治之事耳皇上極擇大吏有清心率屬之臣以澄其上而郡縣之請謁不行田野之荒萊日闕制度以興財力以阜史稱職而民安業以開太平之基是在我

皇上正本澄源之化實以貽之也草茅新進固誠愚謬于月辰嚴不勝戰慄附越之至臣謹對



乙丑科 康熙二十四年

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膺圖御宇惠育黎元必吏治澄清而後

民生安遂用致運際邅隆天人度應聖教符會甲協休徵至

於海隅出口罔不率俾樂利阜成彌宇宙焉朕荷

天眷命續嗣不基夙夜孜孜務求治理每念民生之休戚由於吏

治之貪廉激揚之興敗取其清操卓著者時行拔擢凡司民

教其果蒸然不變則夫興事有成因各責實課吏之良窳也

請託之習未除則情面難破喜怒之私未化則毀譽之詞可

以使惡最惟明黜陟允當職如匪比率滿太速則

將潔清以風厲有位尚有可講求者敷道之大原出於左

弘之者人物必有理而理以數顯數以理神天人相與之際

窮理極數厥有奧旨可得而祥之敷善言大者必有驗於人

卷九

卷九

極先天之數而盡天地萬物之變化該帝王聖賢之事業殊

途一致其古安在古昔盛時聲教遐訖靈譯來賓獻琛貢黃

質遷利用實裨民生通者靜觀靜息海澱不揚梯航所至商

賈通行遠致外邦物產以阜吾民其闢果有利而無弊可悉

指厥夫與利必要其成立法務規其久何以區畫盡善萬世

利賴可未行歟爾多士究心經術經濟其於官方廉善理數

精微未遠裕民之道者之有素矣其各抒所見詳著於篇朕

將親覽焉

陸寅堂

臣對 闡帝王之握符凝命而垂裕萬年也必有縝諸一心

者以立剛健中正之體而後幸治為有原必有維而天下者

以大裁成補相之功而後運世為有本蓋剛健中正乾之德

也乾德不昭而率天之性盡人之才守理之常察教之變是

之謂天德哉成輔相泰之道也泰道式協而守上之法失下

之廉能適之情柔遠之教是之謂王道惟王道一本於天德

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統于聖之源流多百王之

同異洋洋美德豈人力也哉由是以之課吏而百職于焉奏

績而後庶績熙熙庶績熙而後遠人服遠人服而後財用足故

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禮樂政刑皆其具也聖王建極於

上靜天下之聰明才智於性命精微之域使夫股肱良萬事

康海甸同風嘉祥洊至久安長治以媲美於唐虞三代之隆

者未有不由此也欽惟

皇帝陛下

卷九

卷九

道協參三

功崇咸五

溥知天之德足以有容

念小民之念所具無逸

東漸西被南若北變隆域四海之外來格來王

泰國治史冊書之經辨精萬幾之餘是彛是訓

靡喜起而趨相樂萬民三辰書文上炮乎星書復且

隆神而巡闕里典典典萬禮周情孔思遠逾夫嵩岱并中

已於陽和而萬物得時斯民於仁壽之域耳日齊而心志一

納天下於軌物之中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孜孜以官方廉善之操理數精微之學柔遠裕民之方下詢臣

伏處衡茅思欲摠一得之愚以為

與朝拜獻者素矣今煌煌

清問實式承之敢不敬陳所學以對揚

休命乎竊以為獎廉課行之法不可不體其情也天人理道之微

不可不原其本也厚生利用之圖不可不經其久也伏讀

制策有曰民生之休戚由於吏治之含廉激揚之典數舉其清操

卓越者時行拔擢而計及於典事官成內各責實以求最

最黜陟之允當大哉

王言其所為吏治計者至濛遠也夫古之為治者必其二物大行

脩之平日然後升於司徒而授之爵故其時即無非常之才

而亦不至有不肖之行逮及兩漢猶為近古吏之廉者輒增

秩賜金以褒異之是廉即吏之報最也後之所為報最者亦

殊元策

少异矣雖有飲水茹荼之撻而刑名錢穀盜案之考成迫于

令甲而議其後是使龔黃卓魯勉為循良亦有以知其不易

也我

皇上留心吏治大計有八法之條舉劾重循卓之選間復

命廷臣薦舉廉吏特行優擢又慎簡督撫之清望素著者昇以表

率是天下之吏皆知廉吏之可為莫如小日也然而考成之

法尚循其舊則司牧亦有未盡蒸蒸不愛者法莫若寬向所

為考功者而後之課行吏果廉雖刑名錢穀盜案之未盡報

最不害其為循良也苟三者即稱職而其飲水茹荼之操且

不可問則亦何樂有此脂韋而詭隨者乎間復常行廷臣公

舉之法使廉吏之上達不必盡由督撫之薦剴則大吏不得

扼其進退之權而司牧者皆爭自濯磨以冀一旦之知遇矣

伏讀

制策有曰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弘之者人物必有理而理以數顯

數以理神天人相與之際誠有與吉而窮極先天之數以為

殊途一致之歸此千古心法之淵源也夫善言天者必有以

驗之人善言理者必有以通乎數天人理數之歸即太極之

體皇極之用也太極為河圖之中宮曰天一以至地十周圍

於四正以成五十有五之數其象從天皇極本洛書之經緯

自戴九以至履一縱橫於四隅以成四十有五之數其法依

地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發文王周公之所未發也周子曰無

極而太極是發孔子所未發也邵子言皇極而名之經世是

從伏羲太極先天之圖洪範初一次九之數數用加倍以成

元會運世其數學又發前人所未發也要之周子主理故於

殊元策

通書言誠邵子主數故于內外篇言物然誠固理也物亦未

始非理也而朱子啓蒙實合理數而言之然臣以為太極靜

涵於無極其天地之體乎皇極應建于有極其帝王之用乎

靜涵於無極而會歸於有極則道德爰發為事功應建於有

極而原本於無極則文章適符夫性命惟我

皇上默運太極之精微表正皇極之至宰欽時錫福以敷厥庶民

而更期明廉洛閩之異說而同行格物觀物之殊功而一

致此所以參天地兼帝王而非僅講明理數之源流已也伏

讀

制策有曰聲教遠訖重譯來賓獻琛貢寶遷利用實裨民生而

思遠致外邦物產以自吾民此誠不可不謀其利而防其弊

也古者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故四方來集遠方

無不致之物產今聲教誕敷車書一統矣海隅日出之邦無不引領而望曰蓋聞中國有聖人焉澤洋恩溥物產不得其所則其珠琛貝旅幣無方固其所已因是合萬國之財以利

萬國之用豈非

天子四海一家之象乎法莫若于海濱出入要地各置清望素著大臣以察其奸而勿侵其利做古關市議而不征之義則梯航商販嗚呼然皆向風慕義願出於途當無慮道里遠山川阻深者非僅以利國用亦所以壯聲靈也非僅以阜民財亦所以固屏藩也且不以有用易無用則貨賄不可以不定不以有益易無益則物價不可以不平善其防衛以示招徠重其誠信以杜邊釁斯經久之良模利賴之善策矣而能以爲三者之中尤有本末先後之辨夫洪範一書爲

狀元策

卷九

老

天人理數之宗而三入政曰食曰貨曰賓曰師食貨者即阜財利用之遺意也賓師者即天工人代之遺規也惟

皇上上法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傳體備中和兼綜理數而所以興吏治厚民生皆不勞而自理其天德聿昭王道不著而謂王道原於天德以此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康熙戊辰科殿試策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撫御寰區而敷治化必務本敦行厚生止德

俾俗尚鴻龐兆人樂利期庶幾時雍風勳之上理也朕仰荷

天休緒承

祖宗大業孜孜宵旦期登邦隆念小民之依惟農桑是重而猶慮野餘曠土室鮮蓋藏末底家給人足之盛將無游惰逐末者尚衆而秉耒耜者或寡與獨租之詔屢下墾荒之令時舉率作興事者素矣其果爭趨本業否與行莫大於孝守莫重於廉漢有孝廉之科其法猶爲近古自積習浮靡人鮮門內之行士昧一介之操今欲使束修砥節何道而可教化之不興以凡爲士者從事虛名而未敦實學也矯僞相扇中於人心咸令惕然知返著誠去僞抑尚術之從也夫野有醉風斯

狀元策

卷九

天

多端士匿情飾貌滋長澆淳孝弟力田事臻美俗其說可悉指與爾多士野衡古今於民生士習得失之數善之熟矣其各抒所學以裨教養之隆朕將親覽焉

臣沈廷文

臣對 開帝王膺圖御宇而綿曆服於無疆也必有經理天下之治法以開一代之鴻猷必有憂勞天下之實政以垂萬年之至計何謂治法立制紀建久安長治之規而學校井田釐然畢舉者是已何謂實政布德和令成一道同風之治而正德厚生燦然具備者是已顧治法之立不恃乎法而恃乎行法之治人實政之舉不存乎政而存乎敦政之實心有治人以行治法則亮工熙載無一人不在承流宣化之中播德澤者必思民生何以克底於殷盈司教化者必思士習何

以克臻於醇茂贊業勵翼皆體無逆之王衷以與爲經緯王道之所以光昌也有實心以行實政則敷政寧人無一事不盡端本澄源之道播德澤者必實有以於民生於仁壽司教化者必實有以勵士習於雍和振勸者必悉本至誠之主志以與爲昭宣王猷之所以敦睦也解溫阜財之治善表誠樸之休端在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兼三出震

御六乘乾

止孝止慈允矣萬邦惟憲

克威克愛恢乎四海爲家

紹千聖之精微禮樂詩書軍旅講道崇儒之化

元策

卷九

三

同兆人之愛樂東南朔時沛瀉租宥罪之仁

建有極而綱紀四方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魏蕩難名猶且左圖

而右史

單厥心而股肱一德汝翼汝爲汝明汝聽法廉交飭不忘夕儆

而朝咨罔已登三成五而躋世於時雍矣乃猶

不自聖進等於

死而諡以鴻龐樂利之原務本以行之實也雖古之懸輅設鐸

何以加茲讀古人之書慕古人之行事竊有志於當世之

務惟恐學焉而不得言焉而不得達今者幸承

清世敢不俯竭愚誠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乎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古之善爲治者必

使地無遺利而後饋桑衣公之原以開必使人無遺力而後

析耘收獲之道以盡蓋多一逐末之民卽少一力田之民也
多一游惰之民卽少一率作之民也野有石田而不墾是棄
利於地也田有豐草而不芟是委嘉穀於草莽也主伯亞旅
之備無一人之不勤厥業則播種以時而不致以游手坐食
者益繁於生成園廩漆林而外無尺土之不歸於編理則草
艾盈門而不致以土地流蕪者自弛其職業其在詩曰駿發
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言平地之無遺利而人
之無遺力也伏讀

制策有曰蠲租之詔屢下墾荒之令時舉此誠如天之仁愛民無

已之盛心也然而奉行者或未盡其道則上澤之不能下逮

下情之不得上達者多矣是莫若責成于守令守令者親民

之官也守令之勸課勤則民樂其業而趨事者必衆守令之

未元策

卷九

三

董率嚴則民畏其法而惰業者自寡但使守令各以重農爲

心則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之治可幾也何慮蓋藏之不厚歟

然而墾荒之令則尤在緩其起科之期而寬其隱漏之罰起

科之期後使民得以優游盡力而利先在下利先在下而願

耕者不戒自乎矣隱漏之罰寬使民得以次第開報而吏不

得因以爲奸吏不得因以爲奸而隱匿之弊自清矣操是道

以行之則地無或遺之利人無或遺之力百室盈而婦子寧

足民以裕國道孰有外于此乎若夫古之勸士者有三物六

行之陳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戒休董威之具使之浸淫于道

德仁義之中沐浴于鼓歌法誦之內猶且百年而化成焉故

其時之爲士者咸欣欣然有樂於爲善之思力行不倦而無

自棄之意處則有砥節勵行之修出則有安上治民之答茲

其所務者實學也其所恥者虛名也而今之士異矣所矜於聲華而門內之實行不修也所矜者結納而居稽之本務多疎也當其未遇則所憂者在功名而不在學業及其既遇則所求者在祿利而不在功名蘇軾曰上以名求之下以實應之若上以實求之而下以名應之其可乎然則為士者從事虛名而未敦實學誠有如此

聖制所云者於此而欲大去其積習鼓勵其將來則必有以一其趨向而勵其志氣俾爭自濯磨以自勵于開修篤行之途而不入於浮偽苟且之習則其責在學臣與教官夫學臣與教官之設所以為士習計至詳且切原不徒以文章重也夫亦因言以考行蓋詞章以徵性術焉耳使徒求之以文章已失造士之初心至并不問文章而徇情面通賄賂更有不可言

狀元策

卷九

三

者矣即如士行之優劣每學各列一人上之學臣以示勸懲其法其善而其獎也或執一人之愛憎或徇俗口之悠悠未嘗能得其實者然則為善者何以勸為惡者何以懲乎伏請制策有曰行莫大于孝守莫重於廉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故釋孝可以作忠周禮以六計弊幸吏而皆先之以廉是孝與廉皆非立身之大節而人品學術之所由分乎

國家以科舉取士三年而一選其得人為獨盛則科舉之不可廢也明矣宜令所在教官每年各舉至行可氣高操足尚者一人聞之於學臣學臣核其實而達之於禮部禮部片其名察其孝廉之尤著者而以聞之

皇上如卓卓可稱足為斯世坊表則授以師儒之任使之振興

士習其餘不盡用者亦加褒美以示鼓勵庶士以實行為而不為虛名矣乃臣以為治法之必時有治人實收之必本於實心者何也

皇上以愛養百姓為心而諸臣不能體此心以盡愛養之方其澤必致扞格而難施

皇上以鼓舞士風為心而諸臣不能體此心以盡鼓舞之道其化亦必因循而未洽惟在諸臣洗心滌慮以

皇上之心為心而不徒徇一日之虛名以苟貪祿位則治法立而實政修以厚民生至順也以端士習至正也推此而遠至理

寧不其於以鞏固焉體國經野垂裕於以永久焉我國家億萬年之業傳之無窮矣臣草茅新進固識忌諱于冒

狀元策

卷

三

甲戌科 康熙三十三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統御寰區莫不以國計民生為首務

時人材蔚起吏治澄清府事修和黎黎康阜蒸蒸然斯世

於熙皞何風之昏也朕臨御以來孜孜圖治軫恤民隱時切

後吏飭民安茂登上理其效揚勳勳之方果安在哉爾多士

以廣核模作人之化何術之從歟至於生民休戚視庶同賢

否表率承宜端在大吏必內外臣工精白乃心奉公潔已而

後吏飭民安茂登上理其效揚勳勳之方果安在哉爾多士

以日月涵濡之以雨露舉凡待恩之物必委曲以致其生成

而天心之仁愛無窮也父母之於子扶持保抱以視其長疾

痛病發惟恐其傷舉凡有宥之子必多方以盡其怙恃而父

母之慈祥無已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於國計也既經其可

張元策

卷九

嶺懷康濟久矣其詳切敷陳朕將親覽焉

臣胡任與對

臣對臣 聞聖主膺圖御宇而為萬年有道之長也直與天地

同其覆載則無一不在不冒莫履之中而所以軫恤而安全

內而所以陶淑而撫輯之者無不周益天地之於物照臨之

以日月涵濡之以雨露舉凡待恩之物必委曲以致其生成

而天心之仁愛無窮也父母之於子扶持保抱以視其長疾

痛病發惟恐其傷舉凡有宥之子必多方以盡其怙恃而父

母之慈祥無已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於國計也既經其可

而民有不徧為爾德者乎所為清和成理而有以致同風

道之休由是民胞物與切其懷平地成天矣其績善義械

非漢唐所可及也欽惟

功高萬世

開天地未嘗開之景運海潤星輝

廓帝王不能廓之版圖通安遠至

大無私以錫福執權執衡執規執矩秩秩乎曰曰曰明

建有極而用中作肅作又作哲作謀產雍乎亦臨亦保

受民惠下裕積貯之大命而獨租減釋由畿甸以達海隅咸登

張元策

卷九

書域春臺之內

重道崇儒開洙泗之遙源而釋奠樹碑入宮為以瞻輪負

漸仁摩義之中固已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陰陽調

載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因洵之內開盛德而皆徠臣諸

之物可致祥無不畢至而王道成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 臣等於

廷而咨以人材吏治之要修和康阜之原雖古之懸輅設

休命乎伏讀

制策有曰休養生息慮無不周頻年蠲復不啻數千百萬而被思

之地災沴旋告閭閻尚無起色有以見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有加無已也臣以為足民之道有二開源節

流而已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

年耕有三年之蓄誠使勤其畚鍤時其畝歲野無不闢之士

農無不力之田則開其源之說也至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一

人耕之十人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一人織之十人衣

之欲天下無寒不可得也誠使儉其游惰禁其淫侈家無坐

食之人俗無耗財之事則節其流之說也至備荒之策豫於

平日則積穀為上酌於臨時則平糶為功誠於賑給之餘依

以減價之法則民之窮而無告者既有升勺以資生即民之

狀元策

卷九

二十五

稍有不足者亦不致歎二鬴之不繼此其為澤誠普而其為

利誠周法莫有善於此者也至於河工修濬漸底安瀾傳起

之舟如期而至謂非我

皇上平成之治足以駕神禹而上之者乎而

制策猶惓惓於黃運兩河所關甚重欲俾永固無虞萬世利賴誠

堯咨舜徵之至意也臣竊謂黃河之性高悍湍激古稱難治

而後世益難者以治河兼治清也運河之流委輸漕注飛輓

攸賴而嘗慎隄防者以治漕兼治河也然而數千百年以來

河工俾又利賴無虞莫如今日但人享已成之效則食福而

不知人懷忌功之心則指利以為害誠使任事之人虛公清

慎不執意見之私不循偏黨之見浮費必稽覈工必實母待

潰決而始議隄防毋計目前而致忘久遠上流宜分則條為

支河以殺其奔騰衝決之勢又於所餘支河旁通渠成本
門以資灌溉使河之流分而不至於激下流宜濬則相淮揚
諸郡河堤可築之地築之汙下當水衝之民可安古徒之勿
與水爭咫尺之地使河之勢緩而漸有所歸此則一勞永逸
之策也伏讀

制策有曰學校賢才所由出此來膺斯職者因循陋習叢弊營私
以致教育乖方士習凌競而欲釐剔振興以廣棧樸作人之
化臣以為欲士習之興起誠在乎教育之得其方欲教育之
得其方誠在乎膺斯職者之絕其私弊而已我

皇上慎簡學臣破例錄用誠千古未有之舉矣而膺斯職者有不
洗心滌慮以副

皇上樂育之雅化者乎而臣竊謂教育之方尚有宜變通者古者
狀元策

卷九

三十一

造士之法服習於九年大成之業其學六禮七教八政之屬
其文詩書禮樂上觀古道無不究也今者文藝之外孰是察

其才智行能而優錄者乎即有優劣之條學官循例呈報而

於振興之典蔑如也臣愚欲於文藝之外特設孝弟力行一

科士之與於是科者務俾鄉里著實舉行升之學臣學臣試

其文藝復優者升之於朝命於家宰而官之備舉興起賢才

之一端默若夫生民休戚視庶司賢否表舉承宜備在大吏

必內外臣工精白乃心奉公潔已而後吏飭民安式登上理

大哉

王言誠萬世人臣之極則也夫人臣自委質以上祗期有濟於國

事何有於身止期不報乎公謀何有於已蓋時有畏四知之

惕震何患暮夜之金不知乎時有焚香告天之趨抃何患

直之弊不絕乎時有不謝邪奚之叔向何患桃李必在私門
槐柳森然並列乎蓋大臣能潔已奉公而後能表率寮寮庶
司能潔已奉公而後能愛養羣黎誠使督撫之於有司不計
逢迎循循而以廉善才賢為薦舉守令之於百姓不急催科
督責而以勞心撫字為急公則吏奏循良之化民安樂利之
休矣凡此數條謹因

聖問所及而盡其愚而要之

皇上興道化俗則古之平章親遊百姓昭明者莫之能過也知人
則哲則古之黜陟惟允選建惟公者莫之或加也正百官以
正萬民是仰瞻睿亮采府修事和之隆理也以實心而行實
政是仰解溫阜財賄避於變之休風也臣所謂與天地父母
同其德者以此也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元策

卷九

天旋不勝戰係隕越之至 謹對

丁丑科 康熙二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期柔遠能邇察使安民俾世臻清
晏之休人享耕鑿之利庶薄海內外無一物不得其所頃因
邊隅不靖恭行天討茲巨惡既殄西北塞外悉已蕩平朕中
外一體念其人皆吾赤子覆育生成原無區別其何以撫循
綏柔使窮區者不致於仇讎何風者得遂其食息款外氛既
除則民生何由休養朕清吏治於黷賄賂檢之人素所深
嫉近復嚴加誡諭云在必懲但恐習習相沿未盡後改今欲
使大法小廉人懷恐懼善惡之心共屬羔羊素絲之節其何
道之從也至于黃運阿河為運道所係比年以來水潦頻仍
時有中央已支百餘萬金錢興工修築尚未底績何道而疏

元策

卷九

三六

濟得宜悉免泛溢之患堤防孔固永無潰決之虞斯國
生均賴有德清秋爾冬七津迥經術留心當世之務藹于中吉
素矣其各抒所見切敷陳朕將親覽焉

臣李 藩對

臣對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成天下之大功遠近皆畏威
懷德服聖人之神而安內攘外之績以奏必立天下之大法
貴賤皆尊慮洗心破聖人之化而察吏安民之效以隆必興
天下之大利川嶽皆守土效靈成聖人之治而河清海晏之
休以永蓋成大功者必始于斷春溫秋肅恩威所以互用也
立大法者必由于剛防微杜漸清濁所以不淆也興大利者
必歸于漸平地成天民物所以永賴也身居九重而上如遍
方州以官府一體之情成上下相維之勢遠至由于邇安

綱肅紀經營皆在宥密之中心周萬里而遠如登九層以百
年必世之計復久安長治之福內寧兼以外附保赤持盈化
理悉載精勤之意蓋君德立百王工於百王益百無績庶
績厚而民生安民生安而遠人服休徵申至海甸久安世際
郵隆化歸全變此唐虞三代相傳以來理人治天下之要道
大有不出乎此也欽惟

皇帝陛下

四一建極

東六府圖

聖明睿知以有隆聲教暨東南西南朔

文武聖神而肯出敷施惠雨而路風電

狀元錄

卷九

三十九

歷山川而省方問俗惟歌惟叙克奏休和

張捷伐以安民敷行漢北評讀乘策

哀哀故建開闢之奇動赫比濯比

除其平而賜賜慶洽家中獨復尤煩

大諫直而勸諫之感化揚比輝比

德已崇乎無端

功已高于真並乃猶

不自理安愈求安進下等而

論以極德綏集之器八法小廉之治修築疏濬之且且思何足

以知之然攷之往口驗之當今之務敢不竭其一得以仰答

清問乎我

皇上親親六脚三臨沙度度狼胥越瀚海威揚萬里之外藏厥聚

魁魯從罔治自古成功之盛未之或有而

制策猶念中外一視覆育生成原無區別此真如天好生之心也

臣竊聞之撫循之道在安其身而服其心綏集之要在因其

勢而變其俗彼方恃其險遠以相通也一旦而掃穴焚巢則

其心必震動而思悔七周服之机也彼方俱其逆天而罔救

也且而解網釋囚則其心必感激而歸誠七則服之本也

而且中之以大義重之以明信顯為兵者編之伍願為民者

歸之農將撫循之道得善招徠亦所以靖戎羽也地遠則不

可以留兵而鎮也然有七形之鎮有無形之鎮惟使之皆知

為寇之樂今則知為民之樂將俗以一變而歸正上瘠則不

可以與屯而養也然以內養外而不足以人養人而有餘惟

使之昔有木艸之聚今則漸有室家之聚將俗以永變而為

狀元策

卷九

四十

常而且處置之得其宜禁約之得其方或遷其人以資塞下

或分其類以隸諸藩將綏集之道得固邊防正所以守中要

也至于隨方審勢而次第布之則在師武諸臣曲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而已矣所謂成天下之大功必由于斷者

此也然治天下之大要必先于安民而安民之寔政尤先于

課吏我

皇上慎簡賢無凡卓異保舉必以清廉為先而

制策猶念人懷惡懼惡之心共勵羔羊素絲之節誠澄清吏治

之至意也第長吏之愛百姓也恒不如其愛身家而長吏之

念聲名也又不如其念祿位一則由於考成之過嚴也功未

成而報罷則以官衙為傳舍而田園之計先而官已陞而仍

留則以營脫為良謀而資緣之用何出惟真其考成俾得價

游而效績則廉恥興矣一則由于黜陟之未審也無字勤則
彌縫之計拙以慈良而著下考將潔清自好者不勸也直行
則科歛之志肆以逢迎而磨頭擢將剝民媚上者日多惟廉
其黜陟俾涇渭之行分則節操勵矣使其人而果廉也雖刑
名鉞殺之事稍有訛誤宥之可也且用之以風有位可也使
其人而果貪也雖刑名鉞殺之事無一不列上等罷之可也
甚且誅之以示懲戒可也彼見貪者原為身家乃至不保其
祿位廉者原愛百姓因之大建其功名而猶不爭自濯磨奉
行惟謹豈人情乎臣所謂立天下之大法必由於明若此也
至於水者天地自然之利而河則為古今莫大之患也我
皇上親行閱視重委督臣又獲歲發金錢百餘萬及時修築而
制策猶以疏濬得宜堤防孔固下詢誠國計民生之大計也臣聞

朱元策

卷九

四一

古今無善治河之法而止有導河之法而治之修防為塞
堵焉頽汎濫之性能保其不漲乎奔潰之勢能保其不決乎
法莫若順其就下而歸之海不得其歸為閘為堤過激之怒
也為引為支俾緩其勢也議刷濬排徒增其費也惟疏其下
流則其去也疾去也疾則不至于或溢或潰而莫可遏抑也
法莫貴乎根治上流而引之淮臨清之河廣而易漫也徐沛
之河高而易漲也宿桃之河淺而易壅也惟兼治其上流則
其勢不汎勢不汎則不至于或淤或沙而河身日以高也治
其上流則堤防不可以不固順其下流則疏濬不可以不深
誠如是則以河刷河而無藉于人力以河濟淮而無憂于挑
濬以海受河而量入足以容以河利運而轉輸資其用縱有
雨潦河不為害矣所為興天下之大利必由于漸者此也凡

此皆治天下之要務也而要在

皇上主治之心而已惟

皇上以尊安中外為心則無不畏威懷德而重譯來賓矣以肅清

吏治為心則無不滌慮洗心而貪墨自化矣以平成底績為

心則無不守土效靈而汎濫無營矣以昭法紀則海內雷明

業於變朝野樂觀其盛以彰道化則民物咸亨川嶽咸瑞

人神共觀其休時雍風動之治可臻綏邦屢豐之慶可奉咸

五登三之盛可以度越百王柔遠能邇群歌

天子萬年物阜民安咸頌

一人有道極隆之軌至治之休也臣草茅新進固識忌諱千詞

衣履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朱元策

卷九

四三

皇帝制曰朕惟仰隆之世上下熙傳職業修明梁刊豐茂登上
理何其盛也朕臨御以來孳上圖治夙夜不遑惟期史治肅
清民生康豫薄游內外共登於仁壽之域而治效罕臻股憂
彌切厚生正德未能盡如我志之所期其何故與如休養多
方而膏澤或未能下究有巡時舉而疾苦或樂於上聞裝廉
之錄雖除與神行司奉行之不力也茲欲今大法小廉民安
夕早漸美於壽域之治何道而可至淮黃兩河民生逆道所
繁庶後經開闢積長机宜而河工諸臣怠竒玩愒以致工程
稽緩底績難期何道而令河務大小臣工是心經理濬集合
宜平成早奏俾釋艘無悞民君承奠以釋朕宵旰之憂與爾

朱石東

卷九

臣江

釋對

多士藹懷康濟久矣其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對曰聞古之帝王以一身立乎巍上之上意論色授而六
服承流言傳號渙而萬里用命用以登黎元於上理厝天地
於平成益必有經久不敝之法以制群動而馭萬方亦必有
明作有為之人以釐百工而熙庶績有其法故事得其序而
大綱以舉萬目以張禮樂政刑凜然定臣民之法守有其人
故官得其宜而大臣以法小臣以廉上莫水火奮然建智勇
之功名是故內有闕離麟趾之心而外乃有立政周官之治
上有率作興事之意而下乃無怠窳玩愒之風設誠於內而
制行之則還至而立效焉要於上而振厲之則日起而有功
自唐虞三代而後數千百年之間凡所以立綱陳紀經世等

物莫不由是紙則驗之往古按之方今當已治已安之時廟
益講夫誠民阜物之道亦惟以治人行治法而已本端則本
正源潔則流清力厚者勢崇任重者業廣固自然之理必至
之符百云(龍易也欽惟

皇帝陛下

寬仁帝放

睿智聰明

弘經文繡武之功

裕內聖外王之學

總萬幾而齊七政調和賜賦躋壽壽於和平

立四維而奠八紘察吏安民致雍熙於簡易

翠華出而群黎望幸歌衢擊壤春陽嗟一路之山川

朱元覽

卷九

臣

丹詔開而多士觀光械揆著我羅網盡中原之麟鳳臣竊伏銜

門書誠

聖澤久矣乃者叨有司之薦與對

大廷敢不竭窮光之一得敬揚

休命

制策有曰休養多方而膏澤或未能下究省巡時舉而疾苦或重

於上聞發廉懲墨而胥吏尚多奸頑貴粟重農而閭閻未登

豐裕大哉

王言此誠堯舜憂民惟上無已之盛心也臣聞安民之道在乎察

吏察吏之要在於察其負而察其負之原由於大吏今自內而外

尹外而群牧無不仰頌

聖聰慎簡在位其間奉法循分者固多而寬蓋不飭者亦復不少

益人懷苞直之私吏有彌縫之術工便給者指為才能守職
成大史之黜陟不明則小吏之貪婪日甚恣其所欲剋剝小
民假公借私侵漁庫帑以為逢迎上官之計誠莫在任也雖
有整頓之虛文大都以情面為蒙蔽其去任也雖有虧空之
實錄一旦受欺聽為加移更其甚者守令一經旨諭之薦舉
而冒破皆在後矣後自是於貪之或嚴而交置不難代議
迨至耶結說出點累委其不待不至於剝小民而後

國幣奇勢也而我
皇之所以詳積貯備災荒賑窮賑饑大工皆不可開矣夫桑麻
畜牧小民之本富也任土作貢國家之正供也天地生財止
有此致以田間終歲之勤動而上輸之府庫以

狀元策 卷九 四十五

朝廷無窮之經費而取給於司農而為守令者顧數以虧空見
告此其責尚誰諉乎今誠厲苞直之禁峻貪污之罰重虧空
之罪而司農必自大吏始嚴飭大吏則法行自一人知畏威
無不問以畏惡無贖徇以容私將吏之廉者有以自見而不
肖者無所容其奸吏道既清民生自裕體

皇上足民之心以為心則勞農勤相教本務實民無游惰矣雖
皇上厚民之心以為心則禁奢崇儉積穀勸分民有益藏矣由是
定經制以興禮讓崇教化以厲人材安耕墾者亦知事而
耕親處農庠者莫不雍雍而濟濟所謂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風派令行刑輕奸改至此而猶未能仰副

皇上之所期者未之有也
制策有曰淮黃兩河民生運道所繫何道而令河務大小臣工實

心經理濬築合宜平成早奏臣竊以

皇上之治河者勤矣

皇上之策臣等以治河者屢矣顧今日河工之患不在河而正淮
不在河之害於北而在淮之害於南益河自入淮以後淮口
弱而河日強始猶淮相半而終也淮益讓而西河益浸而
東勢不得不泛濫於上流故鳳泗之間無歲不受淮患而河
流之橫且衝決於徐海河也
種情一二節加其言其手居無他事惟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臣竊思救之術莫如濬其淤塞之金銀從其其其其其其其
保懸數百萬之劫用祇成其行私曰上之端更有沮敗河工
之人幸其工之不成而曠日曠時因之以一利於是河隄之
之潰決日報運道之梗塞日滋益久矣在

狀元策 卷九 四十六

皇上洞鑿中矣

皇上天授神靈同符文命

時巡所至親歷河干相度高下之情形指授河臣之方思至詳且
盡矣然疏濬不勤則河身易塞隄築不堅則土功日壞令誠
擇公忠精敏之人使之勤職任事詳桃源諸縣之工以防河
之衝洩高實請湖之水以馮淮之勢而時濬雲福關入海諸
處使下流有所歸而頻挑中河淺淤之所使漕艘無所滯則
運道通而河流順上可釋

皇上宵衣旰食之憂勞下可拯東南昏墊其咨之亦子而中可以
節省
國家月消日耗之金錢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此之
謂也凡此數者臣得因

清問所及而竭其愚然臣又以爲治法之必恃有治人者何也

皇上以愛養百姓望諸臣而諸臣之治民者有愛養之名無愛養

之實膏澤之所以不究也

皇上以濬築河工望諸臣而諸臣之治河者有濬築之名無濬築

之實水土之所以未平也傳曰有治人無治法

廟堂之上公行賞罰之權察案之間實體公忠之效以激濁揚清

飭官紀而大法尊以興利除弊與民生而大功奏則六府三

事皆可歌四海九州固不又休光美實傳之無窮我

國天億萬年之業可不外是矣昔草茅新進則謙忌諱于歸

安殿下勝戰慄隨趨之至者謹對

宋元集

卷九

四七



帝制曰朕臨御天下四十餘年宵旰不遑勒求化理凡東治之
淑慝民生之休戚無不刻之頃不切於懷比歲以來刑罰
革隨市刑釐蒸蒸然有治平之象康樂之風矣然而官方猶
未盡飭習俗猶未盡淳訟獄猶未衰止豈久道化成之難期
歟抑有司本行者之不力也從來治有大體貴在適中若或
矯飾以遂名深刻以表異雖復矢志潔清而民不被其澤豈
非務新核則人受煩苛之擾尚寬平則人家休養之福其何
法以激勸之歟夫閭閻之風俗世道之淳漓繫焉風俗厚則
仁讓之教興風俗偷則嚮凌之氣熾今欲使家敦孝弟曰勵
廉隅共勉為忠厚長者之道而耻為非僻浮薄之行宜何術
之從也至於刑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奸安全良善者

狀元策

卷十

也若乃飾辭周內輕重失平又或恣意濫刑無辜罹罪朕其
痛之每當法司奏獄必詳酌再三求其可生之理茲欲聽獄
之吏體朝廷好生之心悉歸平允以漸臻於刑措何道而可
夫吏治純而不雜則民心感而易從習俗厚而靡爭則刑罰
清而不濫事有相因理本一致爾多士彌習詩書講明久矣
其悉心以對朕將親覽焉

臣王式丹對

臣對曰陛下之錫極垂模化成天下也經綸布而建太平
之基則貴其享太平於有不惠澤敷而培曆數之本則貴其
綿曆數於無疆大太平之所以長享而曆數之所以久綿貴
蓋萬方已治而益求其治兆姓已安而更賙以安此其宰化
者誠密而垂裕者誠遠也當其經營於未治咨傲於未安必

有以肅宮箴焉必有以移風俗焉必有以整朝章焉治已治
已安之後天下已無不奉法之官而第恐其奉法之諛或好
為異而不協於中天下已無不率教之人而猶恐其率教之
後或牽乎習而未歸於淳天下已無不受矜恤之民命而第
恐朝廷矜恤之恩或據其權者未盡體其意惟一人之神明
默運於其先而見中表範者為臣民受治之原斯一代之矩
範昭垂於其後而承流宣化者有上下咸宜之理由是王道
濯清民風雍變即以致刑措而集休徵丕基之鞏固享國之
久長端在乎此矣欽惟

皇帝陛下

元善統天

太和育物

狀元策

卷十

鴻鈞齊乎覆載聲靈遐振多方久變昇平

寶算富於春秋福祿來同寰宇共登仁壽

文德與武功並懋烽燧寧而珙球集惟圖詩書羽籥之風

府資管聖學交隆箴銘列而闢史陳更兼翰墨篇章之美

軫恤遍乎九州四海發粟蠲租頒恩肆赦必使物物得所而後

繼於懷

謨猷絕乎千禩萬年巡河吞岳勸學省耕但覺事事合宜而可

垂為法

治已進於唐虞夏殷周之治而猶不自暇逸旰而食宵而衣勞

一已以安兆民童叟咸知頌頌

心常洽乎侯甸綏要荒之心而遂大被生成存者神恩普化遜

天和以昌國祚歲時正樂舒長益德廣功崇之

乎純熙而造極求全之圖猶復不忘乎

聖慮乃進等於

近而咨以官方之未盡勸習俗之未盡淳訟獄之 盡天可貴非

治益求治安益求安之至意乎聖恩以為未治而未治未安

而求安者帝王之功也治而未治已安而未安者

聖人之心體也我

皇上既係帝王之功而復運聖人之心體其於澄吏治淑世風

恤民命治所謂標正而彰自隨源深而流自遠者乃奉行或

有未力寧非有司之過歟伏讀

制策曰治有大體貴在適中若矯飾以邀名深刻以表異雖天志

潔清而民不被其澤大哉

王言真有見於官方之重係乎民也夫潔清自治固亦為臣之所

狀元策

卷十

三

應爾下日讀書稽古一旦居官而以貪官聞此下愚不肯之

事始有志節者忍為之手士大夫報

國庇民期待遠望但不受苞苴是舉乃事乎乃武以此悻悻

自矜乖張高華實直沽名斯其見甚小而所就者必不遠矣

且夫好名正異之人其居心必苛而民之不免於罪戾者多

矣其遇事太峻而民之得蒙其容保者鮮矣彼汙吏剝民固

不足道乃儼然為清之聲而主以好名立異為貽患生民

之端可不重自責耶是當仰奉

皇上之訓寬以容人平以處事無違才於綜核無肆志於煩苛安

靜樂易與民休息則良吏之風即具平之象矣伏讀

制策又曰風俗厚則仁讓之教興風俗偷則蠹陵之氣熾將使家

致孝弟口勵廉隅勉為忠厚長者之道而耻為非賢薄之

行此尤化民成俗之大機也蓋天下之太平久矣開創之時

兵戈未戢或有崇陵今四方久靖德化久孚於此去蠹陵而

歸仁讓直易易耳夫孝弟為百行之原未有人人自致於孝

弟而風俗猶不長厚者也廉隅為立身之要未有人人自勵

其廉隅而風俗猶或有浮薄者也我

皇上頒行

聖諭教澤深廣又方

節旌孝子順孫嚴禁誣害善良所以率勵風俗而返之淳古者其

道甚備惟在有司實心奉行訓飭有素勸戒有方民非無良

安有不歸於仁讓者耶抑臣聞古有孝廉之科今雖不立其

名而未始不可行其實為有司者能求孝廉特加優異以

為閭閻之倡其於轉移風俗或未必無補也伏讀

狀元策

卷十

四

制策又曰法司奉職必詳酌再三求其可生之理茲欲聽獄之吏

體

朝廷好生之心悉歸平允以漸臻刑措此真

皇上生天下之心天下久已共見之矣而聽獄之有司或飾詞周

內輕重失平又或恣意濫刑無辜罹罪誠有如

皇上所河悉者夫人臣奉職無在可以飾詞而况人命至重刑獄

至慘願可以文致為讞決乎斯民不幸有犯視有司之一言

為重輕而乃偏任已見或受人囑託甚或私通賄賂遂至飾

詞周內其咎雖有差等要其違心而棄理則一也至於有司

之臨民非可恣意自為而刑辟之際尤為不可者刑之而當

我心無憾而彼亦甘心刑之不當彼雖忍而我心竊歎

乎恣意之刑必無一當可知也大德

至德之主而不能循理恤人以弼成刑罰無刑之治斯其咎豈可

道乎易曰明慎用刑則能詳慎則能酌誠謂

皇上詳酌再二之心而治獄必得其情無飾詞以定罪刑刑必審

其當無恣意以行私將庶司皆臯陶而協應於

今日如天好生之堯舜豈非至治之軌歟臣竊觀是三者皆在

皇上萬幾措注之中而獨諄切而弗釋者凡皆迫於為民耳

皇上以是倡之羣臣以是應之上而督撫下而郡縣皆平易之治

無苛擾之端則休養宏矣聚之都邑散之郊野皆長厚之風

無浮薄之習則教化廣矣大之重案小之輕刑皆平允之情

無冤濫之獄則和氣流矣要之吏治不雜而民俗自淳民俗

既淳而刑罰自省是三者又有相須以成之理焉而總本諸

皇上愛民之實心以致之將見和寧播於千百國而山海湛沓

朱元策

五

其休昌熾賚於億萬年而純嘏積慶衍其澤請得載筆而慶

盛美傳之永永無窮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謹對

丙戌科康熙四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撫御寰宇圖治期臻久道化成之效所以澄叙

官方漸厚民俗勤求康阜鴻濟煩苛者無不殫心區畫而猶

慮吏治之絕離不齊習俗之澆漓不一民生雖重於盈寧

庶獄難盡歸於平允四十餘年以來宵衣旰食未嘗一日釋

諸懷也夫作吏之道在潔已愛民撻最不飭則行檢俱隳其

或市名立異日以綜核為能則民益滋累豈欲使大吏以率

有司咸清白持身和平御下俾小民安食息之常而無獄市

之擾自何道之從與沃土民逸瘠土民勞問閭之恒情也為

長吏者非時申教誠則無以儆偷情而息奢靡今欲轉移習

俗效幽風之勤而各修其業法唐風之儉而克中於禮將何

朱元策

六

以倡率之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故雖水旱偶災其民恒足自給今者蠲賑屢頒而民間委積

或寡豈其習於華侈者不知樽節歟抑有司視為具文而不

知所以勸導之也茲欲比屋蓄儲而豐歉有備何施而可至

於刑以弼教古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朕於小大之獄必

平必慎毋念民命至重務委曲以求其生乃四方奏獄或未

協中而聽獄之吏至有恣用酷刑濫傷民命者何其慘而不

德也斥殘刻而進慈良俾獄無冤民而治幾刑措必有道以

處此大抵吏尚廉平則刑無濫虐民知勤儉則家有蓋藏表

帥董勸責在司牧爾多士講明於吏治民生者素矣其悉意

以對朕將親覽焉

臣施雲錦對

臣對臣聞帝王之膺圖御宇而垂統萬年也必有法天不息

之學而後能治未治未安之天下故吏治之必飭民生之必恤常經營措置於數十年之先亦必有與天合一之德而後能治既治既安之天下故吏治已飭而益期其飭民生已恤而益深其恤大涵濡休養於數十年之後夫然故所以澄叙官方者必使之悉協於廉平而後已也所以漸摩民俗者必使之盡歸於淳樸而後已也以求康阜即至於無一民之失所而此心猶不勝殷然也以誅煩苛即至於無一夫之弗獲而此心猶不勝惻然也惟一人之心與天同其默運故一代之治與天同其化成庶績之所以咸熙民風之所以不變積儲裕而民食無匱乏之憂刑獄清而民命有生全之樂無一非王者之精神所與為維持而鞏固者馴至休徵畢集天命用凝而不基由之永奠享國於以久長唐虞三代之隆其道

狀元策

卷十

七

未有不積諸此也欽惟

皇帝陛下

經綸萬有

綱紀三才

胡王燭以乘時清晏皇祥八表陽和普被

握璇璣而撫運平成介福九天湛露弘敷

生而知安而行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廣運正古今之極

乾則健坤則順時雨時暘時疇時燠中和操參贊之權

丹繪布而命官咨岳額俊升賢務俾人人樂効其長而觀光華

者千八百國

翠蓋臨而發粟蠲租寬刑赦罪心使物物各得其所而被潤澤

若此則斯年

治已登於三古禮樂既興兵刑既措猶復以旰而食宵而衣保

泰持盈綿鴻圖於有永

慮常周乎四方時雍以泰風動以臻貞期以老者安少者懷誠

民阜物遊宗命於無疆蓋治期益治之念無間於累洽重熙

而

聖不自聖之誠無切於晴咨博訪乃進下等於

廷而軍之以吏治之不常純習俗之未盡變與夫民生之務底

於盈寧庶獄之紛歸於平允民生達明盛拜獻有懷懇願效

一得之愚也久矣今煇燁

清問實式臨之敢不直抒所見以敬陳無隱乎伏讀

制策曰作吏之道在潔已愛民操履不飭則行檢俱廢其或市名

立異自以綜覈為健則民益滋累大哉

狀元策

卷十

八

于言萬世居官泄民之軌範也夫吏不廉則資會竊以為利而無

以彰節儉正道之風吏不平則逞擊斷以為能而無以錫登

弟慈祥之福貪殘者顯行其剝削而恒欲朘民以自肥固非

為民司牧之義也擊斷者隱行其刻嚴而借以驚愚而動衆

亦非與民休息之仁也古之良吏有克砥介介之節者矣蓋

庶則其心清而苞苴之私必却其職慎而蕭條之飭必嚴暮

夜之所以不欺也有不務赫赫之名者矣蓋乎則其行和而

矯偽之術不作其政公而徧執之弊不生獄市之所以無擾

也誠使今之大吏以及有司無一人不仰體表

皇上澄叙官方之主意而相與清白以持身和平以御下則百姓

無不蒙其福而國家亦樂與受其成奚啻龔黃卓魯之孤

美漢世也哉伏讀

制策又曰沃土民逸瘠土民勞長吏若非時申教誠則無以整

偷惰而息奢靡大哉

王言萬世民風土俗之標準也上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非上之人
有以董之則有始水美食也而積為惰游者矣民德在俗俗則
可久非上之人有以率之則有后服帝備而冒上無等者矣
彼夫七月之勤也農桑交穡而無非稼為衣食之謀非王化
之本乎今之教民者苟俱之效其動以各修其業則日無沃
土思滿之咎蠶蜂之儉也歲晚務閒而已有好樂無荒之懼
非聖澤之遠乎今之教民者苟俾之法其儉而克中乎禮則
自有瘠土向善之休夫習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向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為也則欲教民節儉以克副我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朱元笈

卷十

九

制策又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今蠲賑屢頒而民間委積或寡而

若是是誠足煩

聖慮也夫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
雖有水旱而民不饑今者州縣之積穀蓋做常平之遺法然
其行之既久也出陳易新之際官或肆其侵漁動支散給之
時吏得緣而中飽則莫若以儆諸民者遷為民用而豐歉庶
有備也臣愚以為宋儒朱熹社倉之法今可畧更其制而俾
民之富厚老成者司其出納其散之也無抑配之擾其歛之
也無取盈之弊而臣司復躬為勸導俾民無習於華侈而
務為樽節以有方歛藏之克裕則庶乎比屋蓄儲而大慰我
皇上勤求康阜之至意矣伏讀

制策又曰刑以弼教古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乃四方奏

予而羸獄之吏至有恣用酷刑濫傷民命者此誠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積乎中而溢乎外者也夫刑者刑也一成而
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悉其聰明以祭之則必無奏讞失中
之獄致其忠愛以恤之則可無濫傷民命之冤乃今之高吏
者上畏奏卻則多鍛鍊以致文其詞恐蹈失出則或周內以
麗人於法獨不念人命至重奈何不委曲以求其生而符戕
以逞乎誠以于張為必不可師以羅吉為不可法法豈幾惟平惟
允有以仰佐刑期無刑之治而我
皇上蕩滌煩苛之至意亦於是乎垂休百禩矣凡若此者事有相
因道無二致蓋吏尚廉平則刑無憚虐民知勤儉則家有蓋
藏而要之我

皇上一天也天以陽符陰慘者遷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廢物之

朱元笈

十

繁而漸其澤

聖以天工人代者運於下而察其安民不以治功既成而俸其施
則以法天不息之學為與
天合一之德由是百職修而於變之俗媲美中天三農慶而咸
中之化同符周室我
國家萬億年之休永永無極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三臣謹對

正科 康熙四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君臨海內將五十年每念政治之道以任賢能安民
生為急務所為獎進公忠振興名節轉移風化教育人才者
不啻鼓鷹之殷而肅導之切矣頃循名責實大小臣工果能
精白乃心而士習民風舉皆蒸蒸雲變否與從來人言之於
國家豈均休戚所謂腹心股肱端為一體者也倘或營已懷
私背公植黨則臣職謂何夫不欺之為忠無偽之為誠古名
臣忠與誠合然後能守正不阿獨立不倚今欲戒欺去偽以
共勉於一德一心之誼豈無其道與夫名節者為臣之標準
也誠能以名節自厲則持已有清介廉潔之修臨事自有勁
挺激昂之氣立身服官悉始基於此其何以使在位者咸以
禮法為防檢以名教為矩範與至於限之蚩蚩皆吾赤子乃

狀元策

卷一

士

或迫於饑寒或失於訓誡轉而為盜非其本心為有司者能
曲體民為養其生計勤施以禮教使其民皆有業生向往
之心則良善既安而善道可格此非民牧之切務與國家委
士期於實用文詞非所重也昔之為臣者通博洽有援摭經
傳以感禮券引春秋以斷獄者久之專習一經者多矣其能
盡抒所學以施諸政事者則全十皆窮理達務以收明體適
用之效何道而可大抵朝廷有過思失節之臣則民俗日淳
而士氣益奮學校多通經稽古之志則致身有本而奉職無
愆爾多士講明於學術治理者久矣其悉陳於篇朕將親覽
焉

臣趙能請封

臣對曰聞帝王之撫御萬方而垂統萬年也必有以發厲臣

下之心莫不竭忠盡誠矢報國致身之義而偏陂好惡之私
不作必有以振作臣工之氣莫不循理奉法懷砥礪立名之
志而苟且瞻徇之計不生必有以厚天下之風俗使愚賤皆
滌慮洗心知為善之樂而轉移積習者不令而自行必有以
明天下之道術使士子皆明體達用成經世之材而教育羣
英者無遠而弗屆豈非有公忠體國之臣則下無匪僻硬頑
之眾百工釐而萬民正也上有砥礪廉隅之臣則下自敦修
實學之士禮義立而教化興也聖王知其然故與二三大臣
早夜講求所以漸摩陶治遠隔鼓舞之術其時之大臣亦以
君之心為心通相倡也以率其師尹百執事於是司牧皆循
良而民生以遂膠庠多俊又而士行克端唐虞三代之世明
良合德師濟盈廷不下階序而化馳若神則不基鞏固享國

狀元策

卷一

士

久長而治道成矣欽惟

皇帝陛下

乾元仁壽

維照智臨

嚴恭寅畏之思所以無逸

寬裕溫柔之德足以有容

泰交治而咨傲臣隣一德一心勦幾以代天工兢兢業業

異命申而敷陳變訓無備無常敬福以錫民極薄惠平平

蠲賦重農合水火金木土穀六府惟修而且秩五禮敷五教啟

五刑普德施於千八百國

升賢竊俊總孝友睦姻任郵六行並舉而且闢四門達四聰明

四目垂休烈於億萬斯年固已俗進雅熙人道道路天之之

問彼潤澤而大豐美海隅之遠聞盛德而皆來臣乃治益求治之心際久道化成而靡切

聖不自聖之念猶廣咨博訪而靡遺進等而策之以獎公忠振

名節民風士習豈蒸不變之道以臣之恩陋非有官守言責

之寄何敢言百司之短長非有封疆牧民之權何敢言羣生

之休戚非有師儒董率之任何敢言人才之臧否然嘗按之

往古驗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矧煌煌

清問實武臨之敢不直抒胸臆以効芻蕘之一得乎伏讀

制策有曰人臣不欺之爲忠無僞之爲誠忠與誠合然後能守正

不阿獨立不倚大哉

聖訓真萬世臣道之極也臣聞天道不言而四時之更五行之佐

張其教焉臣道有終而以宣上德以達下情圖厥政焉甚矣

狀元策

卷十

三

元首腹肱聯爲一體所繫匪細也古之爲臣者平日以天下

爲已任及至定大策決大疑毅然獨斷於胸中而絕無依回

瞻顧之累且當官心不負其所學而至於利害相乘危疑並集

亦卓然獨行其至性而絕非矯情飾譽之圖蓋忠則幽獨自

憚可以格天地而質鬼神誠則精白一心可以感豚魚而盟

金石自非然者畏罪之念重而赴功之意輕功名之慮深而

忠愛之誼薄推諉趨避之情多而慷慨任事之力少國家奚

賴焉今欲戒欺去僞亦惟使之講明君父之大義研析理欲

之大閑不以禍福而動搖不以艱難而退阻則庶幾忠與誠

合而無愧於古人臣之義矣

制策又曰名節者爲臣之標準欲使在位者成以禮法爲坊檢以

名教爲矩範誠探本溯源之論也三代以下尚名節者東漢

爲多至宋南渡而最盛明之東林亦繼其軌然而朋黨之禍

不旋踵而隨之天抵名高爲衆所尤氣盛爲物所畏天下正

人少而小人多附和小人者多而排斥正人者愈不少雖亦

人惡其異已而事懼於相形之故然當時士大夫之名節或

不無矯枉過正之失而揆之於禮法名教未必盡合乎中也

夫以禮法爲坊檢則嘖笑不苟跬步必慎一起居出入而若

有父兄師保之臨以名教爲矩範則談說忠孝履蹈仁義一

視聽說言而皆有天下後世之懼由是義利之辨必嚴廉恥

之坊必峻患得患失之思必絕而矜奇立異之見亦必不存

所謂持已清介臨事激昂者皆本乎此此即昔人不愛錢不

惜身之說也天下有愛錢惜身之人而能自厲名節者乎則

取舍較然可觀矣

狀元策

卷十

四

制策又曰爲有司者能曲體民隱經畫其生計勤施以禮教使民

皆樂生嚮義則良善旣安而莠頑可格此誠好生如天保民

若子之至意也夫民非盡無良也非盡蠢愚不卒也誰無家

人婦子之懼誰無用廬鄉井之樂其或弄兵潢池草竊伏莽

者非困迫於饑寒卽漸漬於失教耳民牧之謂何其使吾民

萬不得已而自罹於法網乎誠爲之制田里教樹畜勸撫字

緩催科則民有樂生之心雖驅之爲盜而不顧更爲之習職

射矚讀法崇學校明約束則民有向義之路雖強之爲盜而

弗從此乃清盜之源除盜之根也今之有司不此之務及盜

發而畏考成又從而諱之夫不能弭盜而併不能捕盜不懲

化盜而併不欲緝盜視古所稱巽遂之治渤海虞詡之治鄆

歌其賢不肖相去固何如哉

制策又曰養士期於實用欲令士皆窮理達務以收明體通用之

效此崇尚實學之盛心也古者命鄉論士之秀者升於司徒

曰選士司徒又升之學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於是大樂正論其秀者升之司馬論

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可見取士者不僅望其詞章富

麗容悅一時已也書曰學古入官莅事以訓記曰學至而君

求之則文學政事固相為表裏明矣無如今之士窮年佔畢

僅為代取科名之具凡典籍所載史策所傳有關於國計民

生者概乎未之講焉一旦出而應世求一事之合乎古人而

不可得昔人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由今觀之豈通經者原

不足用哉夫亦其窮年佔畢時原無志於通經之用迨所求

既獲遂併其佔畢者而棄之耳今惟嚴校其經濟之文更試

狀元策

卷十

七

以當世之要務以觀其學術才幹之高下則明體適用之真

才於是輩出矣然其大要總不外乎獎進公忠而振興名節

也人臣公忠以體國者必能慈惠以子民名節以自持者必

能稽古以力學營私植黨則既寵利而無安上全下之謀和

光同塵則競浮華而解窮經致用之實事雖各見理則同歸

我

皇上雅誠表正風示百官諸臣仰體而率由之於以化導民俗激

揚士氣一以貫之有餘矣臣草茅新進固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頽越之至臣謹對

萬壽科康熙五十二年

癸巳科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之要務莫先於敬持其心者所以飭官

方礪人才而消孽孽之本也自御極以來翼翼兢兢五十餘

年如一日至於小大臣工亦無時不以國爾忘家以人事君

之義相為告戒焉邊疆雖靖尤加意於武備之脩凡以立國

之道德威不可偏廢古帝王所以深根固本杜漸防微是朕

之所夙夜而不取康者也書曰儆戒無虞又曰制治未亂保

邦未危今國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朕惟慮唐虞成周之隆君

臣所以動色咨嗟者豈過慮歟無亦察於天命人心之理而

無荒無怠期以長凝

上天之眷而永底蒸民之生也其何以使中外臣僚悉喻朕意歟

夫洪範進人有猷有為歸于有守周官夔吏則能法之類必

狀元策

卷十

六

首以廉然則廉隅者士行之先也服官之本也督撫者州縣

之師部院大臣者百寮羣吏之表故李膺按部而貪墨為之

解官楊綰登朝而舊勳為之撤業今吏未盡澄清官邪未盡

肅振其亦倡率之道有所未至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書曰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弗任內而部院卿貳外

而督撫提鎮朕所寄腹心耳目也有所薦舉朕必虛心而採

用焉然謀其成效往往不能悉副使者何也夫無至公之心

則知交姻姬各徇其所私無至明之識則劣品庸流各阿其

所好古大臣薦賢不使人知而補贖必爭夾袋必滿者其風

豈遠歟立政之篇致意于庶言庶獄庶慎而終以克詰戎豕

古者簡閱車徒一年而四舉焉朕鑒於前代慎選將勳恤兵

甄徵勞酬壯烈留神戎事用樹國威然自禁旅之外所在營

伍盡能核軍實而肅行陣歟夫練習不素則技勇之藝疎
制不嚴則驕惰之兵眾其何以振紀宣威使國家長收衛民
之用也要之潔清自勵則援引必公而小大莫非法廉之選
憂危其惕則防維必至而內外每永守寧謐之休朕之所以
教臣工者即其所以望多士者也爾多士其悉據所學以對
朕將親覽焉

臣王敬銘對

對臣聞帝王之膺圖御宇而躋天下於仁壽之域也必
與天命相之聖德而後有財成氣化之功其所以保秦持
盈傷公廉而儆驕惰者極參贊經綸之大皆統貫於一誠亦
必有法天行健之聖心而後有久大化成之治效其所以乾
惕日深勵臣工而安軍國者盡經營措置之宜尤精心於一

卷元策

卷十

七

敬夫是以聖人在上一念必貞於萬年而咨傲尤深於明盛
雖官箴已肅而猶虞其未肅也薦引已公而猶虞其未公也
軍政已嚴而猶虞其未嚴也蓋天道無心而成聖人有心
而無為其精神之所攝思慮之所周本與天地之默成者相
為契合故亦與天心之廣運者其其周流用以見君心之粹
臣職之修慮周於內外官僚洞達於軍國至計而要皆歸本
於心德之精純中和之極致馴至德業光昭治化翺洽喜起
歌而休徵協應牧圉安而天命永凝自昔唐虞三代之盛未
有不積諸此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三才立極

百祿登宜

體不息於乾行保合太和順四時而成序
並無疆於坤載含弘光大涵萬物以資生
秉天縱之聰明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性壽安焉之謂聖
布寰區之化澤不賞而勤不怒而威者鼓之舞之以盡神
德並中天湖心傳於一畫而以嚴欽若以篤溫恭俾數十年性
道之源流煥如日月

業化三古開治統之邦隆而以正朝廷以安國境使億萬世

安之海宇固若苞桑功德固已蕩蕩而巍巍化理固已歷歷
而炳炳猗猗休哉真有曠千載而獨隆者矣乃
聖不自聖之衷恒深於宥密而安益求安之意彌切於疇咨爰進
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治安之咨傲官守之潔清舉能進賢之勿替檢軍

卷元策

卷十

六

練士之必嚴臣愚何足以知之然而幸際休明之世涵濡教
養之澤久矣今當
清問下逮敢不敬効愚誠直抒管見以仰答
高深於萬一伏讀

制策有曰制治保邦無荒無怠何以使中外臣僚無不共喻至意

大哉

王言萬世久安長治之所由裕也粵稽堯舜之世君臣互敬故吁
咈每過於都俞成周之時上下泰交而寅畏益嚴於誥誡以
德愈盛則心愈敬治愈隆則情愈惕此古聖人之所以憂益
而危明宵衣而旰食者也蓋天命之理嘗協於貞恒而人心
之理惟通於敬慎敬慎者所以固已固之人心貞恒者所以
凝久凝之天命故雖當文武恬嬉而不可忘儆勵也謹當海

內又安而不可忘贊勸也煌煌

聖諭所當勒之金石宣之廟堂布告之中外庶乎臣僚皆仰體盛

心而無忘懲惕焉矣伏讀

制策又曰吏道未盡澄清官邪未盡振肅責在倡率之末至真澄

牧官方之至意也夫士修於家而仕於國不貴乎才而貴乎

守守也者所以範其才也不貴乎能而貴乎廉廉也者所以

善其能也中外不得而異其趨大小不得而渝其志所保於

天下國家者甚重也然而督撫之表率不端則州縣得以藉

其口大臣之行誼不清則僚屬得以逞其私故州縣之賢否

視乎督撫而僚吏之得失在乎部堂部堂以潔清律已雖不

必嚴加糾察而屬吏之愧畏自生督撫以公廉自持雖不必

頻奏彈章而州縣之冰兢自凜此必致之效而相為維繫者

也古之大臣志操清嚴持身公正不負其所學以不負其所

事不忘其所修以不忘其所治良有以也今之為督撫部院

者亦庶乎惟廉惟慎有以仰副我

皇上嚴設誥誡之意則大法小廉不有以佐盛理於無窮也歟伏

讀

狀元策

卷十

九

交則懷公實其狗請託則欺罔難安豈純臣以人事君之道

乎豈國家用人立政之意乎蓋庸流劣品皆巧於營求而拙

於報主端人碩士嘗篤於佐理而淡於干人是以大臣之保

舉恒不得其當而欲明其識要必先公其心心公而誠自明

欲公其心必廢絕其私私絕而心自公矣伏讀

制策又曰禁旅之外所在營伍核軍實而肅行陣練習技勇節制

驕惰使國家長收衛民之用此真我

皇上息兵安民之至計也夫國之所重在民而民之所倚以無恐

者則在兵此古之所以詰戎兵而簡車徒天下雖安而不弛

武備者非所以宣示威武非所以震懾臣民也無過防萌於

未然致戒於所忽故不以兵無所用而弛治兵之方將無所

使而寬遠將之法也蓋練習之道不一各隨其所用之宜故

較材角技軍政在所必嚴節制之道亦多端各因其所守之

地故調撥指置軍心在所必一今雖太平日久四海奠安而

狀元策

卷十

九

也古之大臣志操清嚴持身公正不負其所學以不負其所

事不忘其所修以不忘其所治良有以也今之為督撫部院

者亦庶乎惟廉惟慎有以仰副我

皇上嚴設誥誡之意則大法小廉不有以佐盛理於無窮也歟伏

讀

制策又曰內而部院卿丞外而督撫提鎮有所薦舉必虛心採用

然無至公之心無至明之識各徇所私各阿所好信如是是

誠足煩

聖慮也下問古有選舉之政未聞有能行保舉者保舉乃出我

皇上求賢若渴之盛心故特公其識於大臣而嚴其辨於職守此

真用人之良法而取人之要方然而嘗有舉非其人而引非

其當者則是以私而不以公以虛而不以實之故也大為秘

狀元策

卷十

二

較材角技軍政在所必嚴節制之道亦多端各因其所守之

地故調撥指置軍心在所必一今雖太平日久四海奠安而

軍實之不可不核行陣之不可不肅技勇之習不可不精節

制之方不可不察如是則軍安軍安則民安民安則國亦與

之而久安長治矣凡此者事本相因治無二理故上乾而下

惕吏治則軍清而皆由於我

以至誠之廣運者立綱陳紀務使國計官方與軍情而並傷

以至敬之默存者審慎精詳兼使賢臣廉吏更與良將而加

於以成萬年不拔之基於以綿

萬壽無疆之慶有永永無極者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于冒宸旒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大元策

卷十

五

乙未科 康熙五十四年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誕膺圖曆仰承

大眷寰宇又安五十餘年惟是夙夜祇懼宵旰不遑與庶績咸熙進斯民於仁壽之域而猶念大業戒於鮮終日與內外諸臣勲色咨厥欲其以惕厲者居心廉平者盡職庶多士無苛衷之學而調園有磐石之安故勅幾圖治未嘗一日釋諸懷也夫自古帝王必謹小慎微克終厥德乃能底於久安長治之麻書曰敬戒無虞又曰無怠無荒是以永保天命懋登上理今者承平日久朝野內外保無有習於恬嬉以疎畧而漸幾叢勝者乎夫兢業所以保泰晏安或致廢功其相與維持警勉益求制治保邦之道宜若何以副朕意歟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周官六計弊吏皆冠以廉則廉固居官所首重矣然廉非緣飾之具綜核或近於煩苛膠滯亦降於偏執非所以表率庶司錫福兆民也茲欲大小臣工奉公潔已無矯情干譽之弊養和平惇大之風其道何由儒者著書立說會萃羣言務期闡明大道折衷於至當古來聖賢經傳純粹以精先儒論者疏通易曉即不立注解其義自明而或逞其臆見人自為書家自為說或假以立名或用以阿世使聖賢精意反因之而滋晦其何以芟刈繁雜倡明正學歟至揆文奮武國家並重故有百年不用之兵無一日可弛之備古者蒐苗獮狩皆以講武而克詰戎兵即在庶獄庶慎之後今雖六字蕩平戈甲永息而訓練之方可遂忽焉不講歟夫紀律不明則無以申賞罰休養不至亦無以得衆心其必緩驕而方恩

大元策

卷十

五

威並著然後將士多干城之寄中外享教澤之福歟夫上下交
敬斯百爾張潔清之操篤生識道義之宗文教單政國威永振
凡皆治益求治安益圖安所以保泰持盈者無以喻此多士留
心經濟久矣其詳著於篇狀將親覽焉

臣徐陶璋

臣封世問帝王之撫綏疆宇而垂統萬年也必有以肅天下
之紀綱使贊化宣猷者咸震動恪恭以共襄乎保泰持盈之
計必有以飾天下之吏治使循分守職者咸潔清正直以共
效其忠君愛國之誠必有以昌明正學使讀書稽古之餘實
能範其耳目心思而文教光昭於天壤必有以炳煥弘猷使
肅旅整軍之下實能明其勸懲賞罰而武功保乂乎邦家蓋
一人憂勤惕厲於上羣臣翼為明聽於下天工人代庶績

狀元策

卷十

三

所以咸熙也朝廷有整理之規條草野致恬嬉之景象一道
同風萬世之所以永頌也是以古之聖人存法天行健之心
而自強不息本憲天出治之學而日進無疆其時之臣莫不
奉深宮宵旰之思勤左右匡襄之力雖天下已致乂安而猶
慮統業之有未善者謂之有未修文德之未甚誕敷武功之
未甚具舉由是圖治彌殷政化日茂休徵集而百福臻信唐
虞三代之隆規也欽惟

皇帝陛下

乾德當陽

泰符凝命

建中和之極玉振金聲

開昌熾之圖日華雲爛

勤丹鈔於甲帳周情孔思兼通外王內聖之功

握典要於彤廷禹鼎湯盤總見雨地參天之學剛已道高千古
本聰明睿知以布新法澤洽萬方合南朔東西以蒙大化勸
業兢兢而益盛性功蕩蕩而難名矣乃

聖不自聖之意恒切於時時安思永安之心旁各夫獻納進退等於
廷而策之以揚厲居心廉平盡職正學術而固疆圉之計以臣
之愚陋何足以知之然幸際休明仰承

清問敢不竭芻蕘之末見以答

高深於萬一乎伏願

制策有曰兢業所以保泰晏安或致墮功其相與維持警勉益求
制治保邦之道大哉

王言誠萬世治天下之要務也夫國家久安長治之業在乎法之

狀元策

卷十

五

盡善而尤在堅其守法之心在乎化之盡神而尤在凜其敷
化之志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用顧畏于民巖蓋言
天與民之可畏而君臣交儆保治孜孜無日可滋其怠荒焉

正哉

皇上御乾夕惕厲精圖治下有以慰民生上有以凝天眷而承流
宣化於下者安可因世道之休隆或致幾務之疎畧乎惟本
平日戒懼慎獨之功以殫其清共匪懈之節虛心以審幾而
不執偏陂之見實心以任事而不存推委之思去私而奉公
忘家而謀國力勤志銳智勇奮發於幾先則無不備之官方
矣獨立而不懼共事而無嫌誠至明生功名總歸於報主則
無不盡之職業矣由是居安思危慎微防漸同寅協恭以和
衷明良喜起以一德於以成泰交之風而普舜熙之化國之

所以久安而長治也

制策有曰廉固居官首重然頑苛偏執非所以表率庶司錫福兆民欲臣工之奉公潔已無矯情干譽之弊養和平敦大之風

此真澄清吏治之至計也士君子學古入官非徒尚其才而必觀其守有守即有為而其才自無不善周禮六計弊吏廉

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廉固居官之本致治之原也夫小吏之貪廉視乎大臣之清濁而大臣之清濁分於一心之

公私私則濁公則清此人之所易知也然亦有立廉介之名滋緣飾之具絲核近於煩苛廉而夫之刻也膠滯都於偏執

廉而失諸固也漢臣任延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今以廉立名見豈得為公忠無私者乎為大臣者惟守儉約之風持正

大之體羔羊素絲之節倡於上如茶織帛之事息於下大法

狀元策 卷十 三 小廉風聲較枵鼓之捷為更甚耳間有小吏之不廉者則行

漢世懲貪之法宋人禁錮貪吏之制波又何樂而為此耶廉吏日多民生益厚而世乃享和平悖大之福矣

制策有曰儒者著書立說務期闡明大道而或逞其臆見人自為書家白筆論假以立名用以阿世使聖賢精意滋晦所以為

正學計其深遠矣古來道問於經傳而理闡於羣言漢儒之

義疏証其義於前宋儒之注釋鳴其理於後博而能約簡而

能盡夫是以管仲之文如日月之經天儒者可宗之而不易其迄今著書之家愈多而聖賢之理愈晦一由於見聞未廣

而名由石室之藏不能採其秘也一由於理解未明而存心

養性之功不能履其事也韓愈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苟根抵未深而欲論說之有當得乎况我

皇上稽古右文煌煌著述可以照耀千古而人之從事於簡牘者益當虛心集益采說說以定一是証實理以戒空談則學術

正道義明而立名阿世之心其將知所返乎制策有曰紀律不明無以申賞罰休養不至無以得衆心其必

羈有方恩威並著仰見我皇上治兵安民之盛心也易曰師貞吉明知軍旅之事所關於國

計者甚重而民以養兵兵以衛民雖當太平之時而不可忘武備之設也周禮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蒐舍中秋

教治兵中冬教大閱所以訓練於平時者甚詳其法後世奉而行之精其技於兵而責其成於將不以兵無所用而弛治

兵之方將無所使而竟選將之法也蓋兵奉將之令而用材敵技驕惰之心不敢萌將體兵之心而宜德揚威調度之法

狀元策 卷十 三 所必備今惟令晏安無事之時行蒐苗獮狩之訓明乎紀律

使士卒於以競其長勤子休養使行陣於以感其惠明戎兵克詰之交恒得十城腹心之寄而海宇承平疆圉永固其利

有貽於無窮者矣要之臣子之竭忠盡誠治道之揆文奮武惟在我

皇上以法天行德之心廣憲天出治之學則圖久遠而不計目前

矢貞恒而不為苟且雖堯舜之勲業以執中湯武之懋修以建極先後同源古今合轍以厲臣隣至嚴也以明道術至嚴

也以理軍國而奠河山至安也世道日進於昌明民風益發於康阜二氣和而五行調七政齊而四時若休後學至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基積諸此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千雷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謹對

戊戌科 康熙五十七年

奉

皇帝制曰朕臨御天下垂六十年仰世

宗付託之重知人下以文海字為孝是以夜寐以興勤求盡理

政事之餘留意經術期為天下勳又於承平之後不忘邊備思

為萬世自苞采也至稽用書造士六行以孝為首其察吏也六

計以廉為先漢人本心為孝廉造取郡國之士未有內行不

修而律身克謹者也朕日以孝廉獎勵天下而敦篤獎倫樹立

名節者矣不多見亦有欺世盜名自託於孝廉而實行不孚往

往見讓於鄉黨貽笑於清議其真偽之間可不辨歟夫卿大夫

立身行已有風屬士庶之責今乃誦說禮經而考其實行反不

狀元 狀元 狀元

有補於治亂雖有常數然人事既修則可以勿憂而受其福也

天下安寧已久朕每懷積玩之懼業業兢兢與中外臣僚勤

已相戒古語臣曰天無二日而固結人心者豈無其要歟持

保泰且何道之適也屬屬上習者以進經為要務近世宗釋

經至宋子思等談賦滑稽味見其苦切於躬行日用經無

實效使士進一務則明一經之義而收一經之用者其術安友

古者內石民間之備外有邊境之備自漢有屯田墾下之議及

後建元國諸葛亮等用以濟國者有成績今欲推廣其法而行

之使國內無轉運之艱行間莫飽騰之利其何以興良法而謀

實效歟夫人皆知孝行之為先則臣節必嚴此即學經之本也

人皆知奉運之說持躬細修必周此即安運之要也諸士大夫務世務者時宜講其何以助上宣德化而成治功悉心陳之朕將親覽焉

臣汗應

臣對曰開帝王之體備三才而臨管萬年也必有生成天下

之實心以貫乎寰海之性情氣上其所以與萌庶之仁讓厲

臣聽之統暢明學問之源源發於荒之書畫者一即說元之

主宰無子涉活之中而高其莫賤其逆必有致責天下之

實政以達於法官之肝食青不其所以飭績修之洪福景

運之贊襄視士子之華靡屬選強之積貯者一如化上之誠

施福滿乎區域之內而兆姓咸被其功蓋其心之無不實者

通貫物恒包涵中外而與天同體故其政之無不實者臣民

狀元 狀元 狀元

交並文武兼濟口與天同用雖若俗美盛猶恐浮偽之端

也雖海宇又安猶恐間或疑之語也雖崇實黜華猶恐士學

未盡醇雖有備無虞猶恐直諫未盡給也夫足以人紀格而

天工代儒術壹而造境充悉本心政之合一不為粉飾之虛

文而九域八埏交孚交暢嘉祥禽集協氣周流有道之長與

天無極百餘此也欽惟

聖明下

久道勸民

乘二才而參由成能慈建中節之極

備百福而升極協應率昭保定之符

屬精於歲節端拱之時有密單心者通德爵職恒如一

昔利於嘉穀履豐之會得親戴德者合百千國惟出一心固已
躋上理而昭布太猷德為湯蕤蕤之象際昌期而潤色鴻業
皆顯顯而端之風而

聖德淵冲情容彌切不遺一得詢及芻蕘進臣等於
廷而東之以本行之修治其安之安設器學之實用避屯之專
宜且之恩臨何足以非水

清問然當拜獻之始敢不竭管窺之末見乎伏請
制策有曰擢重孝廉而敦篤敦倫樹立名節者舉不多見真偽之
間不可不辨欲使鄉大夫立身行已風靡士庶大哉

王言此真生人之大本大原萬世之至教也周禮三代之遺制以
教化為急務而三物實與孝居六行之首三年獎廉吏為六

計之先誠以資父事君而百行之原斯立不貪為寶而一生
狀元策

之節無虧也
皇上孝思不怠勤類死民復

論內外大臣正己至意敬廉慈會者屢矣猶有誦禮經而忘實行
者何也夫父在而慕之義日聞於耳而實未嘗接謫然有恩

為其父之愛則人倫之地相以矣其有文相接謫然有恩
相與乎既則有得之戒日聞於目而實未嘗晚食安步以制

其人欲之防則志行之間能無入聞道德而悅出見紛華而
喜乎誠使鄉大夫之庭簡被履皆不言躬行士庶無不以愛

敬二人為本矣鄉大夫之品行潔清非徒精于學上庶幾不
以窮通一節為守矣也是敦教化而美風俗有人才而備國

用宜
一人之德意而收選舉之實效豈不專責歟

制策有曰天下安寧已久每懷積玩之懼與中外臣隣勸色相戒
持盈保泰何道之遵此萬世太平之基也夫唐虞之世有元

首朕朕之契有賡載咨之之文其時地乎天成唐虞事相而
相與保治於勿替者游哲文明之君恭已於上翼為明聽之

臣交贊於下所以厚生正德萬世永賴者也
皇上日總萬幾兢兢業業永平底績而風衣不逞疑天命而同人

心者主交為臣于者承
聖謨誥誡之餘或負康寧廢弛之咎何以無負厥心耳目之任乎

政無後先而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則無文觀相承之弊法無
小大而行之既久守而勿失則無紛更多事之端內而公卿

左右之大臣無黨同立異則部院僚屬皆以謹飭者安職業
之常外而封疆文武之大吏惟端本澄源則州縣有司皆以

狀元策
廉平者為地方之福於以助理雍熙持盈保泰則周易泰卦

之義必備人事而食其福者固已驗於此矣
制策有曰虛文多則本意漸枝爾盛則實理微欲使士迺一經則

明一經之義收一經之用于古經學之所由明也梁劉勰著
宗經之篇以為三極矣爾唐韓愈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故

漢史儒林專勤於六籍唐家取士分第於三經蓋詞賦華而
不實百氏駁而不精經學之重由來尚矣

皇上生知博學著述之富究極天人尤以昌明經學為亟而折衷
於朱子夫漢儒治經之功見於箋注其學為博宋儒解經之

力見於章句其學為約至朱子而萃大成至
皇上而心源發聖學者得觀於海委河原而耀於日經星緯循是

而進之國家理數政事人物可以參攷而有得返已而實踐

敘之有益於身心施之有裨於國是而虛文之勅勳技辭之異同固無所用之而通經之實用彰矣

制策有曰漢有屯田策下之議今欲推廣行之使疆田無轉運之艱行則獲飽騰之利足食足兵

呈上神贊之至明也周禮司馬之屬令羣畜以令糧書之費誓則日時乃假得陶敗不違然為勢較要或非經久之圖欲籌邊

備務實邊儲洵不易之策也大漢世屯田有古者兵農合一之道意蓋因時田狩固以農而為兵三時耕作亦因兵而務

農也趙充國賦諸邊中亦有屯田十二便闡明年而振旅凱還諸葛亮也田渭水之間軍民雜作示為持久計其成效固

章章矣 臣以為自昔美意良法行之必視乎其時經營措置施之必視乎其力趁隙之地宿莽之場一旦而墾為良田樹

狀元策 卷十 三 之嘉種必當蠲園寧蓋之時有暇豫從容之力然後為之而必成行之而必效庶得

欽諭重臣當升平之世乘有餘之力推廣行之何所不可又使新屯之加恩過於舊屯民屯之優恤倍於軍屯以勸來者行見

秦計彌望委積充盈轉輸不勞邊餉永洽矣總之野有教行立節之風朝有制治保邦之略稟典訓以定儒宗息軍需而

壯武備皆由於此 呈上于元元安四海奠丕基績鴻圖之大孝以孝為教而天下胥

知愛親守身節行修而禮術必施也以孝為治而天下胥知無難法法必肅而強事必固也實心實政一以貫之內聖

外王之用皆備遠邁七十二君之迹延膺上中下瑞之徵詩曰器無不宜又曰如用之方至以莫下增可為

聖主福祿永綏良昌遠播之福矣 草茅新進罔識忌諱于言宸殿不勝戰慄頓首之至 謹對

狀元策

卷十

三

辛丑科 庚辰六十年

奉

天運

自御極以來仰承

上天

功

不德禮之厚惟期淳守又安悉民康阜共樂昇平之福

宵則不遺六十餘年如一日而猶慮人心之誠偽不一凡在臣

工欲其清朋黨而去偏私無懷二心以遊虛譽至於進退為國

無時不以公尚忘私以人奉君之義相告誡焉若屯用以資兵

食必無虛言方克有濟勝兵尤易驕矜必能持重始為萬全凡

以防微杜漸庶幾內外晏安以臻平治此朕之夙夜所志也夫

狀元策 卷十

粹然無私之為公雖然不欺之為忠為人臣者必能公忠自矢

表裏如一乃不飽心膂嚴肅一體之誼備或錄飾於外則實行

不孚其主時公心歸於公心而之隱微而不可言者

今欲戒欺妄而私偽舉何以精白乃杜靖共爾位職書曰舉

能其官惟爾之流焉其人惟爾弗任古大臣薦賢不使人知

義如是其重也爾宗人惟爾申保舉之法內而九卿外而

諸將良將備任既詳當其初會日才能未幾而以庸劣

則矣抑何謂之公心哉心之不公微之不明而援引私交徇情

論託其政法甚而兩可也賢能為朝廷收任使之責致致國

家幅員廣大一統車書青海流沙之遠莫不河漢德化養兵以

備邊陲屯田以備兵食皆足古之良法美意無以喻此其有

効力人員願種邊地者酌量議敘所以製成勞而典也列也然

或言濫册籍虛報請敘亦復不少則所以後所漸清之者豈

無其要與籍兵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廢兵有戒古志之天下王

師西討藏地克平虜將者無難於戰勝而志無難於戰旋行

意通何道而使士卒斂戢而無驕悍之心持重而無驕悍之威

歟夫人臣皆知公忠之義則臣節必砥而為忠無私是即用人

之本也邊屯而皆有實效之績則兵士馬飽騰此即

練兵之要也多士於忠君愛國之道信於世務之宜講求有素

矣其悉陳之無慮朕將親覽焉

臣 鍾祥 岳

臣對臣 聞帝王之撫綏兆民而歸諸職於無疆也其所以綱

紀乎天下者存乎政而其所以運量乎天下者存乎心本心

而達之政而貞千萬年如一日者存乎誠是故以書臣工而

狀元策 卷十

大法小廉無不效承流宣化之能也以收俊乂而薦賢舉能

無不效公爾忘私之職也以廣地利而百田化為膏腴雖遐

荒之遠而皆成容民畜眾之功以嚴軍令而視禁皆成良士

雖制勝之餘而可收士飽馬騰之效是以一人憂勤賜膺於

上百章世襲為明聽於下明良合應歷著之所以威臨也邊

方有破富之實而師旅可嚴肅之而迄至適安四海之所以

永清也蓋剛健篤實內有以立清明強固之體張弛變化外

有以善神明措施之用而為之臣者亦共體其自強不息之

意以勵其精純不二之節則上下一德遐邇一體仰以疑帝

天之眷下以底蒸民之生嗣至於仁風翔洽休徵畢至此唐

虞三代之隆規也欽惟

皇帝陛下

德操乾符

治隆泰運

建中和之極學懋夫內聖外王

弘參贊之功業廣乎經文緯武

濟濟行德萬年福祿來同景宇咸登仁壽固已普天之下被洞

澤而六豐美萃土之演歌盛德而皆休臣大化蕩蕩而難名

至德巍巍而益盛矣乃

聖不自聖之意彌切夫晴春而求安無已之懷廣存於獻納猶進

臣等於

延而策之以精白居心薦賢得此屯田必純虛言勝兵尤戒驕

於臣至愚極陋何足以致郵隆之鴻業以贊

狀元策

卷十

策

高深於萬一乎然拜獻之始仰承

清問敢不竭芻蕘之一得耶伏讀

制策有曰為人臣者必能公忠自矢表裏如一乃不愧心膂股肱

一體之誼而必或欺妄而去私偽大哉

王言此萬世保泰持盈風厲臣工之至意也從來天下之郵隆惟

在於交泰而臣子之大節必本於公忠夙夜之間皆察然於

天理之正而不敢稍參一植私樹黨之計然後得謂之公矣

由獨之內皆肅然於帝天之臨而不敢稍維一矯情飾詐之

思然後得謂之忠矣我

皇上屬精圖治使大小臣工潔清自矢而獨慮其緣飾於外而實

行不孚者何也蓋人臣之公忠不必於立異亦不必於苟同

有時集眾思廣眾益雖以生平不相習之人而不妨共協其

恭而不得謂之同有時精獨識決獨斷雖以時同而相信之

人而不妨各出其見而不得謂之異蓋本於立誠則形迹不

得為之問本於徇則心術早已著其私外不誠則形迹不

而內必究極於心術先其公而忘其私敬其事而後其食則

以為廢歌唐虞之吞候也以與雅頌成周之誥誡也精白乃

心端共而位則欺妄私偽不知其何以混清矣豈非都俞之

盛而喜起之風乎

制策有曰薦舉之初咸曰才能而或前後判謬恐其援引私交徇

情請託不能收任使之實效此誠澄敘官方之至意也天下

之流品不能不異而驟欲識之於一時則雖明哲不能徵其

窮故唐虞之治命官必咨而皐夔之臣受爵必讓此保舉之

意所由始也然以人之不能易得而奇之於保舉而後又以

狀元策

卷十

策

保舉之不能盡實則人之難知而亦舉之者之失也其所失

者何也心之不公也誠之不明也援引私交而徇情請託也

故雖有人焉矯飾一時以欺其上官之耳目及其至得意隨

而肆其貪污其口在人而何嘗非知人之咎哉使內而九卿

外而皆在提鎮皆然我

皇上宵衣旰食之勤明目達聰之智以慎簡乃僚則其保舉也必

實覽之於品行政事之間而不致苟且以取浮華且必實得

之於道德文章之際而不敢徇私以為朋比則有私必能盡

心於撫字而將弁必能効力於疆場文治隆而武備修於樂

樂運國而夏治平與承無極矣

制策有曰屯田為古良法美意然或言濫冊籍虛報請敘此又養

兵備邊之至計也夫上古之時兵與農一自管子作內政而

奇軍令而兵與農分矣惟屯田之法猶有古昔井田之遺意故其聚而為兵也則被堅執銳即此主伯亞旅之人而其散而為農也則耒耜鋤耨即此卒旅伍兩之士自漢趙充國諸葛亮用之皆有成效然而天下無不做之法而有不教之人順天而時而必有所宜也同上之精而必有所用也同一地而屯之分所儲也同一屯而人之分軍民也是必得一實心任事之臣以爲之使而於屯政必按其實而澄清之考其真偽以爲懲勸而人不致有僥倖圖功之心酌其輕重以爲優敘而人自將有踴躍爭先之意則田之未墾者日益而所收自倍民之不耕者日集而所聚自繁不越乎阡陌畝畝之間而已儼然有金城湯池之固矣

制策有曰西藏克平使士卒斂戢而無驕悍之心持重而養敵懷

之氣非我

卷十

三

皇上神聖文武德威布昭又安能深謀遠慮至此哉從來有百年必備之兵而無一日可玩之武蓋兵之力貴勇而其氣貴靜故斂戢爲大將之德而持重尤勝兵之宜周書之必必嚴於步武止齊司法之典常諱於春秋又夏皆所以奮其必勝之氣而又有以制其驕逸之心此節制之師百戰而百勝也誠使爲將者皆有以斂其才養其氣恐其輕也而持之以重慮其縱也而束之以法務使人人知此不得已而用之之意則其行也以律而不復有剽悍之意其居也以武而不復有弛怠之心則摧鋒陷陣所向爲無敵之師而堅壁固壘所處皆難撼之勢雖古昔帝王之世所以奮武衛而詰戎兵名又何加以馬總之有純心之臣則薄於細故亦必存敬慎之心

選舉之正必能得人而選儲之備則山陬海濱自見有寧謐之休而將師之材亦將暇武是皆本於

皇上至誠之心以達之公忠奮而孝秀升蓄聚多而軍實振我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諸此也上草茅新進罔識忌于肩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制策

卷十

六

癸卯恩科 雍正元年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政治之道必君臣一德賢才奮興孝悌申於黨庠
仁厚洽乎海宇然後一道同風克膺邦隆之治朕荷

天庥丕承大統仰惟

聖祖仁皇帝御寰區六十餘年本至誠以御下頌

聖論以教民故能使俊又盈廷民氣尊朕肝食宵衣惟恐一事未
理不克丕昭前烈尚禱股肱耳目之司匡所不違周易泰卦言
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謂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
以事君此朝廷之素也朕惟心置腹以至誠待下大小臣工宜
精白之心昌言無隱今果能以嘉謀入告無矍責難之義歎抑

未元發

卷十

貢

或有依違賂顧不克以至誠報上者歟周禮大司徒以三物教
萬民而實與之卿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
能者至州長黨正族師各以歲月考校故其時人知奮勵克崇
實學今三載實與猶行古之道也朕加意作人特開恩科何以
使道藝業修德行無忝抑司造士之責者宜儆古歲月考校
之制俾文行並茂歟百行莫先於孝六計必主於廉今欲使家
有孝子國有廉吏所以倡導鼓舞之者其道安在至帝王之治
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今欲比戶可封何道臻此放勳由克明峻
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周公名公布王化於天下南風化始於
君成於巨勳仁厚義非一手一足之烈歟夫君明臣良聯為一體
必能旁紹俊又連茹彙賢才自煥振興也敦崇孝行砥礪廉
隅風俗自然醇樸也爾多士希學有年必有以抒風抱而佐朕

之新政者其悉以對朕將親覽焉

臣于 撰

臣對 臣聞帝王之尊同御宇而致重治之治也將使耳
目投眩共為一體而贊勳左右有聲歡喜起之風將使智愚
賢否共歸一途而里塾黨序有棧樸菁莪之澤將使立名砥
節者修之於家施之於國而言揚行舉皆有體有用之材將
使化民成俗者本之於身徵之於民而風流令行皆無黨無
偏之治是惟堂廉之上一心一德故宮中府中無不有至誠
惻憫之意以浹洽乎其間也亦惟四海之遠一道同風故國
學鄉學莫不有濯磨砥礪之心以鼓舞於其際也惟上之風
示者深故教崇至性謹飭廉隅而蒸蒸丕變者不遺於出處
也惟下之體感者切故入則橫經出則負耒而膏藹可風者

狀元策

卷十

單

不隔於遠近也唐虞三代所以正朝廷而立百官始於家邦
放乎四海用以成磨拜之風致親遜之俗屬士臣之節端風
化之源協於上下以承天庥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致
者未始不由乎此欽惟

皇帝陛下

道叶義圖

德敷禹甸

仁心廣設紹休風於虞夏商周

義聞昭宣訖聲教於東西南朔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燕謀申錫於無疆

不斃不練不綱不采鴻業欽承於有永

闕門額後擴自古未有之宏綱志榜珠璣日晷素五色雲開欽

儉祥光統電

明日達聰際曠代未逢之盛過勝輝負貫天上魁九苞彩煥
圖華清流虹固已彌性優游結結華固從容中道垂祿用康
北里獻其嘉禾九土歌其樂登矣乃
聖情若谷安益求安進下等於
廷而策之以君臣交泰賢士策征與孝崇廉化民成俗之道臣

之愚陋何足以仰酬

滿問然對揚之極不為管意之一得乎伏讀

制策有曰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職以事君大小臣工宜精白一心
自言無隱此誠萬古明良交泰之盛心也易曰王臣蹇蹇匪

躬之故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古之為君者有所不得已
於其臣而為手足為腹心不似廉遠堂高而廢都俞呼嘯之

狀元策

卷十

望

盛為臣者有所不能已於其君而知必言言必盡不以時和
物阜而忘危明憂盛之心故漢有直言極諫之科而唐置補
闕拾遺之職至於宋世雖不為諫官者亦許陳詞若在常參
即未經預牒者不拘班次凡以抒百爾之忱而作敢言之氣
也我

皇上勵精圖治夙夜疇咨曷在臣工無不可以贊襄國是四海之
利榮皆已為悉凡野之情偽皆已周知朝野遠近之制度又
為皆已燦然而大備前古後今之豐功偉業皆已兼營而并
包顧且以優遊暇適任其事者不克盡其誠勳而錫主權
爵者時不勤推心置腹之感孰備待漏者時不為天地父母
之恩至於風動時雖有欲言而無可言者泰交之盛斯為全
矣

制策有曰三載實興循行古之道也何以使道藝兼修德行無不

此誠萬古與賢育才之至意也古者臣大夫有善可得而舉匹
夫有不善可得而錯蓋其時黨止開師養之於小學之中司
樂司成納之於大學之道而又有三年考校之法比年考校
之法雖經辨志敬業樂舉至於經助行修有造行德所以優
游而玩物者非一日矣我

皇上聰明天縱留意作人廣額增科求才若渴天下之士固皆喁

喁而向化顧形而上者謂之道行而下者謂之藝故為士者
不忠其藝之不工而忠其道之不立見之於言謂之文措之
於躬謂之行故為士者不愛其文之不著而憂其行之不修
誠使造士者仿古歲月考校之制倡率於上或效蘇湖經義
治事之法或考朱子分年治經之科務其實勿務其名聽其

狀元策

卷十

望

言必視其行何患道藝之不兼而文行之不茂歟

制策有曰自行莫先於孝六計必主於廉欲使家有孝子國有廉
吏思所以倡導鼓舞之者此誠萬古興崇民行之良規也嘗
考西漢孝廉各為一科至東都合而為一故任延張敞俱以
孝稱五喜師丹兼因廉著若杜氏之一門三舉太丘之羔雁
成羣漢隋以還僅見而已至於正親之孝廉不能稱述孝經
闡寶之孝廉止可隸諸兵籍舉士舉官胥失之矣我

皇上大孝格天至誠動物凡具明發之志者無不誦白華之什而
有懷二人凡矢素絲之節者無不咏羔羊之詩而秉心正且
顧其倡導而鼓舞之者則在鄉黨之中示之以長幼之節使
出入進退皆有常行父兄之教既先子弟之率不謹者未之
有也又在方面諸臣明示以冰蘖之操使州邑下僚洗心革

面大臣既已守法小臣猶有不讓者未之有也如此則求有
孝子國有廉吏而三代邦祚之治不外乎是矣

制策有曰風化起于君成于臣惟仁厚教非一手一足之計此
世移風易俗之盛也夫書陳二典而時雍風行本於峻德
之克明詩記二南而江漢汝墳始於宮庭之宣其教之主
野有蒼穢而風成刑措意惠之世政無更革而道應交孚蓋
有動乎其天者而風俗之厚薄乃因之而轉移也我

皇上建其有極執而用中光天之下至於滂陽蒼生日不時又風
行俗美家室和平葭以加矣使內外臣工正已率物以謹厚
者端其本而奇技淫巧不得以眩其耳目之良以醇樸者還
其天而曲學異端不得以搖其固有之性則上行下效如影
隨形之相符此感彼從若風草之共被遊其宇者不識不知而

狀元錄 卷十
淨忘乎帝力歎其澤者以恬以養而無間乎親疎風俗之不
變豈意謂斯能及哉要之我

皇上以法天行德之學教憲天出治之政則巨隣交儆而俊又畢
十季秀充廷而原野遠設於以登三成五成久安長治之模
範元長人望億斯年之慶四靈為畜百穀用成先天而天
弗違定命而命不易我

國家重禮崇治之休甚諸此也 臣 草茅新進罔識忌諱于宵
夜不勝戰慄附越之至 巨 謹對

甲辰科 正二年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治之世若臣一心一德郡縣大法小廉士尚躬
行農勤力作用能盈廷師濟吏治澄清教化洽而休養備何風
之盛也朕撫臨區宇夕惕朝乾冀內外臣工共襄治理以成邦
隆之運意甚殷矣孔子曰臣事君以忠人臣必有公正無私之
學乃克盡忠誠不二之心朕推心置腹以待羣下每延見廷臣
必諄諄語誠凡厥有位果能公爾忘私矢精白於隱微之地歟
其何以交相儆勉共遵湯平正直之王道也洪範稱有猷有為
有守吏治以操守為本而非謀慮施設無以濟之朕慎簡大吏
下逮守令皆務得人誠欲其與事慎憲有裨地方匪直潔已自

狀元錄

卷十

聖

好而已夫生事苦其紛更而避事必至墮廢操切患其滋擾而
優容又至養奸何道而成明作悼大之治歟王制樂正崇四術
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其不帥教者有郊遊之務等
棘之屏而論其秀者則升之司徒司馬而人材出焉夫士為國
民之首必致尚學行以倡風化今或務華鮮實甚者習凌犯詐
豈漸靡化導有未至耶抑崇德繼惡所當勸懲互用歟古者勸
農有官力畜與孝弟同科悉農務若斯之重也我國家休養生
息數十年來戶口日以蕃滋而地畝止有此數非講求農政竭
人力以盡地利何以家給而戶足耶朕欲地方大吏督率有司
多方勸導俾清農盡力於作勞曠土悉成爲膏壤何道而可夫
司臣絕奢擬之私則外吏從風政多尚士子厲廉隅之節則
小民務本俗化敦龐爾多士積學有素其悉心以對朕躬親覽

焉

臣陳志華

臣對臣聞帝王之統御天下而綿曆服於無疆也必有其為治之本焉必有其致治之要焉夫臣節不可以不砥吏治不可以不肅士節不可以不端其政不可以不勅此數者固治天下之大端也而猶非其本也抑猶非其要也所謂本者何人王之一心是也所謂要者何人主之以心行政是也惟以心行政則咨傲日深雖公忠已勵而猶慮其未勵也澄清日切雖官方日飭而猶慮其未飭也裁成之念日殷雖士行已敦而猶慮其未敦也愛養之情日篤雖民生已遂而猶慮其未遂也蓋一人憂勤惕勵於上羣臣翼為明聽於下天工人代庶績所以成熙朝廷有整理之規模士民致恬熙之氣象

宋元策

卷十

德業光昭萬世所以永賴由是廷臣無黨援之私外吏有濫清之節庠序之教育振興閭閻之生養畢遂馴至於仁風翔洽河嶽懷柔世進邪隆化登上理是唐虞三代之隆規曰不難再見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神聖開天

中初立極

秉聰明之德內聖外王

弘參贊之功經文緯武

崇儒崇道事修釋來之隆儀

詢事考言頻舉開門之盛典

垂裳而整百度載于戈興禮樂鴻圖炳若日星

獨命以懷萬邦捐起賦憤并刑港恩深同雨露固已庶幾協應

並獻嘉祥景運弘開咸歌復旦四方於以底定六府於以修和上下於以有一德之風中外於以百重熙之象矣

聖不自聖之意彌勤夫瞻咨而安益求安之心廣資於徵納爰進

廷而策以臣之道作吏之方與夫教士重慰之至計雖懸報

設何何以加哉 臣弁鄙無知至愚極陋何足贊

高深於萬一然拜崇之初仰承

清問敢不俯竭愚誠敬陳管見耶伏請

制策有曰人臣必有公正無私之學乃克盡忠誠不二之心而欲

凡茲有位公爾忘私矢精白於履微之地大哉

王言此風勵臣工之至意也從來世道之休盛惟在於泰交而臣

宋元策

卷十

聖

職之靖共一本於公正幽獨之內皆凜然於神明之鑒而不

敢稍萌一樹私植黨之計然後謂之公夙夜之地皆肅然於

帝天之臨而不敢稍存一矯情飾詐之思然後謂之正故古

純臣之事君也精白乃心恪共厥職有朝夕匪解之忠有表

裏如一之誠惟其無私故也使今日廷臣承

皇上淳淳告戒之意潔已以奉公實心以任事彼此交勵在廷各

獻其忠良內外無他官官咸超於正直同黃協恭以和衷而

明良喜起以成化豈非部命之盛事乎

制策有曰吏治以操守為本而非謀慮施設無以濟之其所為吏

治計者誠至深且遠也夫潔已自好固為吏之弊宜然士大

大報國庇民期待甚遠豈但高言狷介遂舉乃事乎必其興

事慎憲實裨地方斯為有體有用之學故守也者所以範其

才而廉也者所以濟其能也乃或以此悻悻自矜沽名賣直則不能無紛更捺切之端否則徑徑自持拘謹迂曲又不免有避事養好之弊夫遲志於綜核不可也恃才以頹苛不可也異苗廢事不可也優容以滋弊更不可也則凡督撫大吏與夫郡縣守令是當仰遵我

皇上之訓寬以容人平以制事公以御物敏以圖功安靜樂易與民休息焉振興黜別與民更始焉雖洪範所稱有猷有為有守者無踰斯矣

制策有曰士為四民之首必敦尚學行以倡風化此以見

聖王造士之心為加切矣臣惟古之勸士者有三物六行之陳有戒休董威之具使之漸摩於詩書並誦之地沐浴於文章道德之中故其時之為士者雖不盡非常之才而斷不敢有不

決元策

卷十

學

肖之行而今之士異矣所務者聲華厚利而門內之實行不修也所習者鬻凌狙詐而居稽之本務多荒也是宜嚴其考課禁其奔競斥邪慝之行而移遂移郊重文行之儒而擯舉里選庶師道克立而善人自多也即如士行之優劣每學各列一人上之學臣以勸懲其法至善其道至公惟令所在教官徐以察之詳以核之於非僻之徒嚴加懲創而端慤之士急為推崇則善有以勸惡有以懲而士風翕然丕變矣

制策有曰古者勸農有官力田與孝弟同科而欲講求農政窮人力以盡地利此誠如天之仁愛民無已之盛心也臣惟古之勸農也必使地無遺利而後農家衣食之原以開必使人無餘力而後耕耘收穫之道以盡蓋多一逐末之民即少一力田之民也多一怠惰之民即少一率作之民也野有石廩而

不望其樂利於地也田有豐草而不希其委棄於草莽也

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楛十千維楛言農之宜

修也是真若責成於守令守令者親民之官也守令之勸課

勸則民樂其業而趨事者自眾守令之董治嚴則民畏其法

而怠作者自少然尤在大吏責守令守令責百姓其法

自督率之人而倍費猶不作曠土猶不開者也用是主伯亞

放爭力田間而礮礮斥鹵盡成沃壤矣足民裕國之計孰有

外於此者乎凡此皆治國家之重務也然臣更有請焉竊嘗

盛懷王道而知為治之方總不外此數大政而立政之本總

不外此一心蓋有純王之心斯有純王之政言心之可以立

政也有關聯聯附之風斯可以行周官之法言政之必本于

心也故酒色粉飾之文皆盛世所羞言而王者所不尚惟

決元策

卷十

學

皇上以整飭臣工為心斯贊承宣猷而無不砥節也以澄教官吏為心斯大法小廉而無不盡職也以儆教勸學為心斯品正行端而無不尚實學也以重農務本為心斯家給戶足而無不歌大行也由是時雍風動之治可臻綏邦履豐之慶可奏久安長治之效可以綿亘萬年深仁厚澤之施可以並隆三古休徵茲至天命因之而益凝至德滄溟人心出之而永固則我

國家悠久無疆之業基於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感悚懼越之至臣謹對

丁未科 雍正五年

奉

大承

皇帝曰朕仰荷

上天

列祖存祐之隆

聖祖仁皇帝自龍圖之重臨御以來勤求治理日與羣臣講議各徹勿

加勉焉惟期為元首股肱之誥育膠庠塾序之財吏治賈賈於

清滿民生其登於股阜朝乾夕惕肝食宵衣此念無一刻釋於

懷也人君奉天出治而贊化端賴臣鄰人臣體國奉公而分獻

必資萃力惟君臣雖為一體故公爾忘私爾爾忘家而明良之

慶以成僚宋縣為一體故善則相勸過則相規而協恭之美以

卷之十

卷十

界

若朕推誠布公實視百爾臣工為一體而諸臣之事者者果能

盡一德一心之道而無懈於幽獨歟又何以使同勒共事者絕

黨比之私化畛域之見以臻師師濟濟之盛歟國家所以重士

者以士之能自重也故必端其所習而後鄉黨視為儀型風俗

資其表率乃或竄凌詐偽于犯名教習於曲學而末循正道蕩

為浮薄而不敦實行士不自重而里巷小民從而輕之且相率

藉口而傲效之士習未端安望民風之歸於厚乎今欲使讀書

之人爭自濯濯潔身浴德悉為端人正士以樹四民之坊表必

何道而可守今為視民之官百姓之休戚係焉古之稱循吏者

必以惠黎黎端風化為要務故里社之樹藝成載史書物類之

感乎指徵治化以至誠惻隱之實心盡父母斯民之實政剛柔

相濟教養兼施斯不愧循良矣朕欲百姓又安風俗淳美果何

道而使司牧皆得其人以收實效歟抑大法小廉必端本於大

吏之倡率歟若夫民為邦本食為民天勞民勸相以盡地力自

古重之蓋本業勤則衣食之源裕俯仰足則禮義之化興正民

之德必先厚民之生良有以也海宇承平日久休養多年戶口

愈繁生齒愈眾而地不加廣自非人盡上農何以使舍粟足而

婦子寧歟然則欲使胥無不墾之士固無遊手之民不事末利

而專務恒產為民牧者必如何勸勉鼓勵而後見豐亨豫大之

休也夫朝宁有嘉勉之風則萬邦黎獻咸奮興而野多俊又

矣長吏樹撫循之績則寰宇蒼生養恬耕藝而戶樂豐盈矣爾

多士留心經濟其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彭啓豐

臣對 開帝王之憲天出治而致萬年有道之長也必有以

卷之十

卷十

五

啓泰交之良遇使師師誦載之任共彰師濟之休風必有以

弘選造之良規使膠庠陶淑之儒共贊文明之雅化必有以

飭天下之吏治使為民司牧者克奏撫字循良之績必有以

厚天下之民生使務本力作者自致豐亨豫大之模是惟心

志之交孚則明良一德而元首股肱之誼可叶廣歌鸞拜之

風也亦惟文行之並務則勳吉聿彰而清書稽古之功可備

論秀書升之選也惟上之慎銓選者殷斯大法小廉無不鼓

舞於功名之地以為報稱之資也惟上之念阜成者切故利

用厚生莫不熙皞於耕鑿之天而成太平之治也自昔唐虞

三代之隆兢兢業於萬幾基命於有密用能光昭德業弘敷化

理使臣鄰協贊俊又卑升與司有亮惠之猷百姓沐養恬之

澤由是協於上下以承天序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致

者其造悉由於此致惟

皇帝陛下

乾德體元

泰符襲命

建中和之極內聖外王

登誠敬之原參天兩地

聲教暨東南南朔河清海宴關六宇之昇平

文明破曉榮華詩書壁合珠聯映二光而麗照

聖澤遠播萬世景光萬民之依極樞機才看蓋榜南宮士氣懽騰

聖澤遠播萬世景光

耕稼用以勸農功瑞麥呈祥嘉禾獻慶望邦為壽萬民風和

編憲萬井陽春固已治教軍歌統禮孔固天地之開教潤澤

宋元

卷一

聖

而大豐美六合之內聞至德而皆殊臣矣乃

聖不自聖之意彌殷於累洽重臨而安益末安之心愈切於曠

博訪進臣等於

近而策以堂廉一德俊彥承風走治保良民生康阜之道以

愚陋何足知此殊榮

清問對揚伊始敢不竭管窺之見以為拜獻之資平伏讀

制策有曰人臣體國奉公而分職必資羣力欲其盡一德一心之

道殊師師濟濟之盛此誠為古明良交泰之隆情也易曰上

下交而志同書曰發明勝諸惟君臣稱為一體故貴以公爾

忘私國爾忘家若履巽為明聽之誠惟倬來稱為一體故當

以有言相勸有過相規者誌同寅協恭之雅益對揚休命必

返諸夙夜之欽承故不以文貌相將而惟忱始篤也風示

僚必先建大廷之丰采故不以登氣却接而精白始著也我

皇上推誠布公視臣鄰如一體敢冀宣訓乎弼直於一心則凡

夜自公者誰不感高厚之鴻恩執簡待漏者誰敢忘靖共之

素志由此而正直自矢於隱微之地悉去其偏私公溥同人

而念而之問得化其形域無偏無黨王道之蕩平惟賢讓

能致庶官之期如

聖訓之煌煌而與僚采共相勉於匪躬之誼則泰交之盛於是乎

成矣

制策有曰士必端其所習而後鄉黨視為儀型風俗資其表率此

誠萬世鼓勵人才之至意也竊惟古之造士者有三物六行

之陳有黨正闈師之設力田與孝弟同科對策以賢良為首

凡欲養其忠厚誠懇之性而導以仁義中正之修故為士者

宋元

卷一

聖

不患文辭之工而患道德之不實務當循正道以維持乎

名教無容泥曲學而自越其範圍

皇上愛士育才頻施賜典章縫掖策之儒罔弗振興鼓舞而又

師儒之官申庠序之教誠欲使誦讀古訓者悉為端人正士

以示四民之坊表也夫士習未端民風不可得厚而欲濯靡

於一旦必先教育於平時是在為師儒者做胡瑗經義治事

之法兼朱熹分年考校之經其賢否樹之風聲則師道立

而善人多矣

制策有曰守令為親民之官必以惠羣黎端風化為要務蓋澄

吏治之思莫切於是矣夫周禮之計吏也廉善廉法更取其

廉能洪範之程人也有猷有為德歸於有守若勤勸農種德

導鄉人循吏傳中殊多可紀蓋必有至誠惻怛之實心以行

父母斯民之實政斯剛柔相濟而性情不失諸偏苛致養兼施而治術無虞其闕略也我

皇上知人善任慎簡廷僚務使人地相宜才猷具備故為吏者鮮不恪恭厥職思所以報最於三年而百姓已皆又安風俗已皆淳美矣乃猶以得人為兢兢豈非安益求安之至計歟夫守令為親民之官其所以厚民生者在乎勸課農桑使閭里足於衣食其所以正民德者在乎振興禮樂使序不輟詩書由是入境採風而濡袴輿論書名紀績而聯常晉我雖古之循吏何以加焉禮曰大臣法小臣廉督撫倡率於上守令承風於下惟大吏能正已率屬斯小吏皆守法奉公是又其本也

制策曰民為邦本食為民天而欲使倉廩足而婦子寧此誠足國狀元策

卷十

聖

裕民之良模也蓋闕禮義生於富足疎大本於豐亨是故周禮遺人廩人之職常使野有蓋藏而戶多蓄積周詩幽雅幽頌之篇惟聞傲載南畝而田畯至喜今欲野無不耕之士則所以經營於樹藝者非一手一足之烈也欲國無游手之民則所以董勸其習勤者有來者來茹之命也

皇上軫念民依周知稼穡舉耕耨之典開水利之宜凡以生齒既眾則仰食者多而欲人人不趨末利事恒產而為上農也誠使為民牧者勞農勸相巡行於畝畝之中因地乘天廣示以耕桑之利協風始至而播穀維勤膏雨既零而于邦悉舉則種稻豐登倉箱有慶無事議積貯之方施補助之典而家給人足不已貽樂利於無窮歌夫朝廷之上庶尹克諧襄拜季賚歌之盛則萬邦樂獻莫不志切觀光而濯磨砥礪矣

之廣長吏無循竭奉公體國之誠則海隅蒼生無不共沐和恒而熙皞自得矣效有相因而理無二致惟在我
皇上以法天行健之心大憲天出治之政則臣鄰交儆而風動時雍庶績咸熙而民安物阜由是九功歌敘昭平成清宴之祥萬福凝承祝日月升恒之慶金駢鞏固玉燭常調我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於此矣
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千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謝

卷十

聖

庚戌科雍正八年

奉

天承運

帝制曰朕紹繼洪基撫臨區宇勤求治理肝食宵衣罔敢暇逸
深惟郵隆之世朝宁有喜起之屏臣鄰矢公忠之誼司民社者
樹懋績列庠序者砥純修朕與中外諸臣諄復誥諭庶幾電勉
恪恭各殫厥心臻茲盛軌易曰天地交泰言明良之慶也書曰
惟賢惟能庶官乃和言師濟之美也蓋堂陛子於一德而後謀
明滿諸克贊其猷僚采合為一心而後撫辰凝績共收其效朕
推心置腹一本至誠冀百爾臣丁抒誠啟沃以襄治化而在
諸臣果能精白乃心夙夜獻替無愧焉集之義與抑羣策羣力
固將翁受敷施何以俾同朝共事之臣和衷交勉以濟康

拜之盛敷人臣職內職外皆朕股肱耳目之寄必也忠以居心
以文貌相承而扶矯詐沾名之術何以稱靖共匪懈無忝厥職
也今欲使內外諸臣用勉於古大臣公忠體國之誼欽乃攸司
無載爾爾勵爾躬之節而勿欺之貌果何道之從歟至於後
令為親民之官一人之賢否萬姓之休戚係焉而初登仕籍之
人未嘗試之以事何由知其勝任與否而用舍之歟天下州縣
繁多有一官即需一人錢糧既不容以少緩而又欲酌繁簡之
宜使人稱其官才符於職其道安在夫課吏者督撫之責也務
為姑息於長廢弛玩愒之風稍涉苛求又非為國家愛惜人才
之道何以勵其操守作其志氣策其不逮宥其過愆使羣吏
風率教誨舞考勉以泰循良之積敷國家造士之典至遲所期

於士者至厚非專以支詞相尚也必崇實學敦實行定則厚
明行修之彥出則為通方致遠之材始克副長司造就之至意
乃海內之士或馳騁於聲華或矜飾於巧偽而儒野機魯之質
又尚迂固陋而無適於用將欲使之洗滌積習相與進德而修
業其何以漸摩陶淑因材造就以儲器髦之選歟夫君臣上下
一德一心斯若官有所求率而各殫厥職矣內外官僚克勤克
慎斯羣材莫不奮勵而各竭其習矣爾多士留心經濟有素其
各抒所蘊以對朕親覽焉

臣周 壽

對帝聞帝王之建中錫福而弘萬世之玉基也必能與天
同運如天之健行而不息則堂廉殿陛之間皆觀感於主極
之精純而共臻夫師濟明良之盛必能與天合德如天之廣

宋元文

卷十

奏

而無私則臣鄰士庶之眾皆統貫於王猷之敷布而共底
於蕩平正直之風蓋天無心而成化者也而五行迭運四序
推遷節宣其氣者總無一息之不用聖人繼天而出治者也
而庶司分職多士承風克綏厥猷者要無一端之遺憾是以
持盈保泰則元首明而股肱良也宣猷布化則大臣法而小
臣廉也簡賢任能則懋官懋賞而天下皆砥礪夫素絲之節
也興行育才則黜浮崇實而天下皆涵濡於樞樞之化也惟
有嚴有翼常明作以開天下之先故中外臣民皆其精神所
措法不競不秣常敬慎以持天下之後故官方十習皆其宵
疇所勸求自昔唐虞三代風動誠和鴻圖永固享國久長者
其道恒由於此也欽惟

皇帝陛下

瑞應軒圖

道隆美策

欽明文思而廣德集羣聖之大成

剛健中正以粹精冠百王而百出

本太公以經綸萬有民誠物阜弘景運於中天

推至誠以兼總三才玉振金聲永昇平於寰海

所共無逸豫覽觀於日且日明而精誠昭格時雨時暘時寒時

燠休徵協四氣之和

彰厥有常陳教訓於無黨無偏而大化覃孚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聲教訖八埏之遠固已九功歌叙致平成清晏之祥萬福

凝承觀日月星雲之慶盛德大業炳炳麟麟景洽重熙綿綿

奕奕矣乃

卷十

五

聖不自聖念切於時咨而安益求安誠設於博訪委是臣等於廷

而策以君臣交泰之隆風勵公忠之誼與夫慎選循吏之法

教崇實學之方且至懲極陋何足以仰酬

清問然對揚伊始敢不抒管窺之見以為補獻之先咨乎伏讀

制策有曰堂陛乎於一德而後設明勸諸君贊其猷條采合為一

心而後接長慶續其效大哉

聖言此誠千古一德之休風也蓋大君首出以理萬物則上際天

命下畏民若必精勤勗勵而始有六合一家中國一人之象

臣代君以分理萬民則進思進退思補過惟致身報土而

始有不貪寵利不顧身家之忱若稽唐虞之世堯咨舜傲而

兼資夫益贊而皇虞故庶民罔翼以致其能慎修思承以端

其本而翼為明聽之才用以彌時雍之治成用之世文謨武

烈而兼資夫右召而左周故分陝以佐朝家保釐以滿王室

而焉翼孝德之士用以成太和之休長

皇上推誠布公體信達順膏澤之施羣生無不被尊親之戴凡有

無不同乃猶於隆盛之時日與內外臣工動色語誠百爾臣

僚誠當此意而殫夙夜之誠為樂之義祛推諉之念絕瞻

顧之私則上下交而志同自左右民而征吉而同交泰於天

地大喜起於都俞矣

制策又曰忠以居心公以治事然後能與君為一體欲使內外諸

臣勵匪躬之節而眾勿欺之忱大哉

聖言此誠萬世臣道之極軌也書曰同寅協恭詩曰夙夜匪懈蓋

言敬也唯敬則無私而眾援阿比之必絕惟敬則無怠而効

忠宣力之必勤蓋共平居之正厥心者以君父為重則當官

體國自靖共爾位必不從志以營私平居之誠厥意者以聖

賢為師則擢爵析圭自精白乃心必不欺公而罔上我

皇上至德如天至明如日廉幹者蒙任使之專獎勵必優於倫等

才能者膺不次之擢資格不限以恒規則凡家修而廷獻者

孰不矢心幽獨竊慕夫有猷有為有守之兼長亦孰不共濟

和衷父儆於口清曰慎曰勤之古訓由是公爾忘私國爾忘

家皆奮發以副

聖王之精勤入則贊化出則宣猷皆通勉以盡臣工之心力而協

恭之盛垂躬之節何難再見歟

制策又曰牧令為親民之官欲使人稱其官才符於職承風率教

鼓舞勉勵以泰循良之績大哉

聖言此誠建官維賢之至意也夫安民莫先於察吏而流品則大

卷十

五

有不同行事易見於版官而賢否難定於初試蓋跡之所
既不可以定其心而心之所感亦未足以定其品故車服之
庸必先之以明試敷奏而登進之典必資之於詢事考言欲
斟酌州邑繁簡之宜而得其才能之實非責之督撫大吏無
以知其詳也我

皇上睿察羣材無微不燭三升之典既遴選之咸宜六計之條尤
甄別之至當而更委之事以試之聽其言以察之付之公正
無私之大吏以考其績而黜陟之則觀其歷試之才能以振
作其有為之志氣而寬宥其無心之過愆則所以課吏即所
以安民而繁簡之牧令皆得其人而養賢卓魯不能擅美於
前矣

制策又曰士必崇實學敦實行將欲漸摩陶淑以儲譽髦之選大

朱元策

卷十

五

哉

聖言此誠樂育人才之盛心也竊惟學校為風化之原多士為齊
民之倡考之於古六德六行之教必先於六藝孝弟力田而
外百重夫賢良凡欲敦崇實學愛養人才以儲任使也夫廉
恥者名教之大防故器識為先而文藝為後忠孝者立身之
大節故德行為本而才華為末我

皇上臨筭崇倫風勵士節重之以實興試之以文行立賢無方一
長必謙務使讀書稽古者明體達用無貪鄙之行無邪曲之
私不自菲薄振興鼓舞以期風俗人心之厚也大師道立則
善人多經學明則大義著誠或仿學校貢舉分年之議兼京
學州學考課之法而推廣行之則積習當必滌除而實行有
不致尚者乎是數者事有相因而理無二致故以昭法紀則

海內清明羣黎福德神人共慶其嘉祥以彰德化則臣庶
寧民物康阜朝野樂觀其盛美堯舜之執中湯武之建極
先後同源例守一轍也由是王道丕著天德懋昭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於此矣臣草茅新進闕識已諱千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朱元策

卷十

五



翰海十二卷

〔明〕沈佳胤輯

明末徐含靈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古今尺牘

陳眉公先生手授

翰

海

金閨徐含靈梓

此葉北大配補

翰海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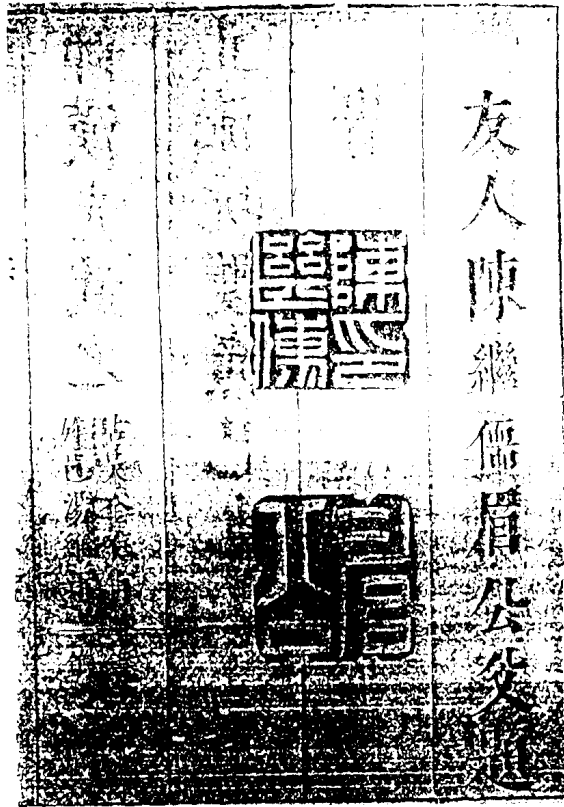


世上一種現成文字如獲
之散綺波之湧翠花山
半意其供人吞吐無盡何
事再區植管佐趨後客務
天曠曠中又可催瀟瀟
泰於肩且上強相推雙
遠山梅花終非本色雖賦

裏聖有辭馬不生楚雁
遠披千里若面於是天順
一途幾為天下重紫首
修音裁奔州再擴此後
無生味誰為飛瀑懸流
洒屋月誰為澄水泉
珠出人眼未到處誰為
賺如百間屋誰為售語

悲。揅。殺。窮。瘠。不。廢。遂。飲。血。
 善。游。翰。海。而。樂。之。游。林。
 氣。囚。垂。魚。龍。翔。沒。盡。州。
 島。澄。日。聳。天。茵。茵。輪。輪。交。
 心。躍。動。吾。門。人。沈。錫。侯。亦。
 遠。情。矣。陶。士。行。竹。頭。木。末。
 盡。爲。經。濟。交。亦。何。太。何。不。
 有。一。段。真。精。神。透。映。恭。上。

便是慧業。是蜚奎屏之光。
 方今烽燧欲銷。戎索自定。
 賦詩非策。八脚不靈。君。
 思漢文之一紙賢於千萬。
 師漢光武之明。是萬聖。
 止流玩雙魚已也。
 崇禎庚午孟夏朔日雲閣



雕蟲伎。丈夫不為。而况小牘。曰言之不文。其行

不速。自皆大人先生。率以筆馬。僕餘點出。覺

一片竹響。松濤。勝吳歛。釋史十倍。

義以類聚。事以類聚。何異塗。曰通觀而已矣。

且每書作數次。讀之學成。八面受敵。因東坡

法也。轉分十二部。部各數種。

按牘如吸茗。即七梳。易盡。然自周秦迄昭代。小

例。殊大珠。漱碧翻瑤。蘇子瞻云。凡物皆有精華。

軼於形。形之外。為人所喜。然則一拳。亦空六

具。鬼斧。世豈無擇之去者耶。

春容大篇。如鶴頸之難截也。乃我朝韓公文

之論。奏草曰。毋文。文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盡

也。此語精確。世曾有快讀。董江都。天人策者。

乎。因加疏剔。

或者朝余。滿葛。明思昔人有云。願讀盡世間好

書。其友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錯過。耳用

以解朝。

乃終覺。案頭有限也。翠池火樹。桂林千筍。磷磷

璇璣。速莫致之。世且笑我。眼如豆。手如錢。乎

請俟續編。

牘中。平語腐語。不足煩帳下兒。信手抹去。若夫

峴骨冰稜。彤霞日映。令人心動者。亟收之。我

師。翁公先生。正之家。仲海。若同社。陳元古

澹五。若九。若周。兄勸。尚王。兄允。納朱。兄宗。遠

鄒。兄后。洽錢。兄四。如張。兄爰。璠。兄商。之聊。紀

其。其。

張芳居士人錫侯氏識

蘇海總目

卷之一

情部

○○○思

○○○殊

○○○惜別

○○○訊候

卷之二

美言部

○○○贊美

○○○薦

○○○稱美

○○○屬

翰海

翰海

○○○憐才

卷之三

自叙部

○○○述

○○○自快

○○○謀

○○○銜裁

卷之四

交際部

○○○邀顧

○○○訝不須

○○○謝顧

○○○報晤

○○○敘失晤

○○○訝無翰

○○○謝餽

○○○招飲

○○○舞飲

○○○謝翰

○○○餽

○○○辭餽

○○○謝飲

○○○乞

卷之五

情至部

○○○慰

○○○言

○○○悼

○○○賀

蘇海

蘇海

○○○諧詼

卷之六

藥石部

○○○勉

○○○卷之七

憤部

○○○恨恨

○○○萌諫

○○○鄙薄

○○○慨世

卷之八

逸部

○○逸思 ○○遊

卷之九

卧游部

○○○郊居樂 ○○○山居樂

○○逸致 ○○○紀游

卷之十

文部

○○○論文 ○○○讀書

翰海

○論書畫

卷之十一

經世部

○○用人 ○○愛民

○○○賦役 ○○○牧養

○○○武備 ○○○籌邊

○治水

卷之十二

佳言部

○○正語 ○○○格語

○○理語 ○○○醒語

○○達語 ○○○高語

○○廣語

總目畢

翰海

總目

翰海卷之一目次

情部

思

道鳩僕

吳蒼

與東平王

明帝

與韋林甫

孔融

與吳季重

魏曹丕

月儀帖

晉索靖

雜帖

王羲之

與郗氏妻

王獻之

代樹山楮

梁何遜

答尹蕙尚

陳柳頌言

遺崔祖思

齊劉善明

與劉智藏

梁元帝

答郭時

劉峻

與元九

唐白居易

答元微之

崔鶯鶯

與王慶源

宋蘇軾

與王元直

蘇子瞻

與六姨文

黃庭堅

與葉道升

蘇子瞻

與許殿卿

明李蔡龍

與王元美

李于鱗

與李于鱗

王世貞

寄黃貞父

錢文薦

寄許性之

宗臣

與李谿溟

王元美

與姜仲文

屠隆

與袁鳳喜

王元美

與王元美

陳繼儒

答李少容

陳普公

與王養恬

張國綬

與陳仲倩

虞邦黎

與王元美

李于鱗

與馬策之

徐賈

寄梁乾吉

曾唯卷

與弟

張重華

與吳明卿

王元美

又

王元美

寄兄

劉汝佳

報楊子同

祀世祿

與項楚東

陳普公

與友

宗子相

與兵憲

許鼎臣

與秦文橋

凌約言

寄都太史

周殿臣

寄黃介子

劉日果

與馮開之

屠赤水

寄僧

汪道昆

寄李空明

錢文薦

與陳爾毅

張國綬

寄張不偏

王世茂

寄朱景周

孔四可

與友

王穉登

讀吳開道

陳仁錫

寄張不偏

虞青霞

報李惟實

黃先宇

與袁象湖

何喬新

寄孫汝師

王百穀

與秦贊可

洪時象

寄岳儀都

汪道亨

寄楊伯里

馮夢禎

寄徐羽都

徐棟

寄友

屠長卿

與友

錢文薦

寄友

宗方誠

答沈飛霞

王百穀

與屠長卿

馮開之

寄友

屠赤水

寄虞青霞	張一中	寄劉覺哉	譚世講
寄徐惟和	鄧原岳	與吳峻伯	宗子相
寄友	王訓	復劉華父	王煇
寄尹夷康	表中道	寄友	江桂
與友	徐霍文	東王章仲	劉汝佳
與徐子與	李樂龍	與黃淳父	丁暉
與陶石簣	袁宗道	與金伯詒	馮開之
與郁文叔	王百穀	寄張幼子	章玄
與魏世愚	呂圖南	寄馬湘蘭	王百穀
又	王百穀	又	汪南溟
與洪崙子	戚儀	與屠長卿	馮開之
與卓微父	屠赤水	與陸函台	劉汝佳
與李于辨	王元美		
惜別			
與東平王	漢明帝	答夫秦嘉	徐淵
又答	徐淵	問行帖	晉王右軍
辭隋王	齊謝朓	送樵十一	唐李太白
送趙四	李太白	送李太白	獨孤及

送李秀才	任華	又送	任華
送魏士	任華	送許戶曹	任華
送朱拾遺	顧况	與盧次樞	明王舍州
與沈君典	屠長卿	與喬白巖	劉麟
與王元取	王鳳洲	與吳鵬峰	凌灼言
與袁履善	王元美	與項明父	陳夢熊
與孫玉繩	虞邦譽	報方元順	文翔鳳
與戴君聲	劉大受	報友	陳履吉
與紀和元	戚儀	寄弟	劉汝佳
與黃慎軒	表伯修	寄曾惟德	王浚川
與徐八石	虞邦譽	別吳君一	戚儀
寄友	胡文煥	與馬姬	王百穀
與友	王百穀	與孫玉繩	虞邦譽
與范貞宇	吳應秋	與王子聲	表中郎
別孫孝培	戚鏗侯	東項明甫	江朝賓
東鄭崙子	戚鏗侯		
與曹孟德	漢劉巴	與從兄	吳陸景

與劉孝綽	與簡文帝	答唐書記	宋文天祥
寄陳時應	明林世吉	寄段幻然	張維禎
與王兵備	王維禎	寄友	黃履康
訊候			
賜馮將軍	漢光武帝	與智顛師	陳宣帝
與趙德麟	宋蘇長公	與大別才	蘇長公
與王完園	蘇長公	與黃象直	陳師道
與徐師川	黃象直	與張允清	明劉麟
渡沈太史	陳湛初	與周叔夜	王元美
與陳山人	汪南溟	與陸羽行	黃洪憲
與王元美	西開之	與梁公實	王奔洲
與文	宗方汝	與周公啟	王元美
與馮開之	屏赤水	與趙太史	王百穀
與沈二丈	宗子相	與王慈波	王百穀
與陶石簣	袁伯恪	與丁泉甫	祝無功
候孔顧之	許君信	寄馬用昭	王百穀
東王父母	王	王	王

翰海卷之一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門人沈佳胤錫侯

徑陳龍彩五若卷

情部

思

遺稿慎

吳蒼

什彥足下惟別二年。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嘆。

與東平王蒼

明帝

翰海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伏枕而吟。瞻望永懷。誦及采茲。以增嘆息。

曹子建與吳季重云。日不歲與。曜靈急而。而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澗。思抑六龍之首。損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遠。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

與章林甫

孔文舉

婢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憤廣坐。舉杯相托。以為邑邑。

○與吳季重

曹 玉

念昔日商皮之游。高譚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
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
以朗月。同乘共載。以游後園。與輪徐動。參從無聲。清
風夜起。悲茹淋吟。余願而言。斯樂難常。今果分別。各
在一方。每一念至。何如可言。

○月儀帖

索 靖

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延佇莫及。不勝眷然
之感。

雜帖 三則

卷一

思

二

王羲之

思卿一面無緣。可嘆可嘆。

不得執手。此恨為深。足下自愛。數惠告。臨書悵然。
每念長風。不可居忍。

陳周弘讓渡王褒云。各在天涯。難為臆。清風朗
月。但寄相思。韻管嗣音。聲淚俱咽。

○與郝氏妻

王獻之

相過終無復日。凄切在心。未嘗暫輟。一日臨坐。目想
膝風。但有感慟。

○為衡山侯與婦

何 遜

帳前微笑。涉想猶存。淚裡餘香。從風且歌。掩屏為疾。
引頰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
思等流波。終朝不愈。

楊用脩聞情詞云。貴長房縮不盡相思。他女媧氏
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悲
和悶。經歲經年。

○答尹義尚

柳 頤 言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劍雀無漆。鳴鳩抱樹。

雜帖 三則

卷一

思

三

亟見藏水。歸雁銜蘆。頓歷寒食。靜言念此。如何可忘。

○遺崔祖思

劉 善 明

昔時之遊。於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
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劇垂。如何故人。相落殆盡。足下
摧花北服。吾刻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
寄。來會何時。

○與劉智藏

元 帝

僕久厭塵邦。加以服膺。常往常欲。登却月之嶺。陰
卷之松。把遊玉之源。解蓮花之劍。藩維有限。脫屣無

由每坐向湖之林恒思管寧之榻白雲間之卷江不
擬未因抵掌或夢何如想行芳音以代萱蘇外不多
述

○ ○ 答郭時

劉孝標

人非豕鹿波沉雨滯動問山川無由交羽態薦雜佩
晚浮雲以換首臨清風而浩歌爰燧迴星亦云芳止

○ ○ 與元九

白樂天

不見足下三年矣以膠漆之心置於吳越之身進不
得相合退不能相忘各欲白首如何如何作此書正

新注

卷一

思

○

在州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聞山猿谷鳥哀鳴秋
平生故人去我萬里替然陳念

○ ○ 答元微之

崔鶯鶯

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諱之下或物為
笑語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叙感
叨出離之思綢繆造緣譬若尋常幽會未終驚覺已
斷難半矣如煖而思之甚遲

○ ○ 與王慶源

蘇東坡

但值登高西南引領即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

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
倒載也

東坡有云每念鄉舍神與飛去

○ ○ 與王元直

蘇子瞻

黃州真在井底者不聞鄉國信息此中凡有粗造江
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或聖恩許歸田豈得款段一
僕與子象丈楊宗文之流性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
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

○ ○ 與六姨丈

黃山谷

一向以供職都下匆匆了眼前故不能上收每蒙
批記感慰至深聞願以家事未就緒多伏枕近湯藥
速思不勝悚惻官小令一衆未能以秋毫助左右但
胸中盤一車輪耳

○ ○ 與柔道升

蘇子瞻

到家秋氣已高窓戶蕭然思與足下談笑之樂恍乎
若相從終夢中既覺而不知臥於虛榻也

○ ○ 與許殿卿

李滄溟

栖栖入關日夜與二三孺子妻婢虛而處等於暮燕

一行較閱帖括成山精神既疲披咏漸廢安得與殿
卿縮林爵苦握手景陽之債以弄白雲

○與王元美 孝于孺

清齋辟重虫談名理就與相視海岱之間雄飲盡后
苟若無人也既抵西郭茵馮之上恍惚拍浮之態元
美在前寒惟四顧月出之光耿耿流思

○與李于鍊 王鳳洲

蕭寺握手飛若河山近天津迅雨乍過波濤人立遠
不見天獨立懸際神王氣豁悵然不挈于鍊共賞也

翰海 卷一 思 六

已命酌畫一斗則取于鍊長篇十絕為曼聲歌之浮
雲不流魚鳥若誅假令與于鍊周旋雖絕胡霜導非
人之境吾二人足樂矣如今向桑梓逐高陽故交為
聞鷄六博之觀馬在適耳目也

○寄黃貞父 錢文薦

湖上一別不知幾寒暑歲暮云暮江光雁影野寒堪
悲不得素心人共數晨夕我懷何如也隴頭梅花香
無信末由折一枝特敬奈何
宋文丞相與友云顧影滄海漸有雲東西之迹懷

人飛越相望斗南北之輝

○寄許性之 宗子相

零霜握別脩已殘春歲序既流離心抱忽憶昔滄洲
聚首風雨停危龍語雄談千古一快紅塵忽接青山
頓遠春波正深芙蓉漸綠夢魂栩栩第蕊珠延結
延結

○與李滄溟 王元美

招提戀戀殆難為去覺懔然神飛也東極檀二尊人
治湯沐烹伏雌斗酒相勞得小忘足下耳然一聞耶

翰海 卷一 思 六

州大夫輒憐悅自失身不能柳而兩 屠赤水

○與姜仲文

白日連行青鬢易老何時同問一丘追想歌馬壘城
剪燭官舍烏啼霜冷月落斗斜戲馬弔項王之霸圖
放鶴懷蘇公之遠韻連宵枕藉累日沉冥故歡杳然
言之心斷目望天末悵矣神飛

○與袁履善 王元美

足下舍我去延頸望西山雲氣身在塵土無由飛越
許使事畢當得取便歸省御湖魚鳥不驚春舫

○與王元美

陳繼儒

別來從句讀中。暗度春光。不知門外有酒杯。花事每
憶。祇園曇觀。草綠烏啼。追隨杖履之後。笑言款洽。如
此佳况。忽落夢境矣。

袁伯修與黃穀菴云。不聆兄笑語。垂一年。花下清
尊。燈前雅話。俱為夢中事。

○答李少參

陳耆公

明公建節恬謔。開津名山。完雁宕龍。故公案。亦是快
事。弟居恒陶與。不百里。管榻不十年。繫絆芒鞋。橫拖

蘇海

卷一

四

柱杖。未着。賸綠。當在何日。念之。

○與王養怡

張國綬

憶分袂時。陰雲黯淡。垂柳依稀。因自凄絕。即令紅杏
絳桃。何異張生。眼中血也。引領南陌。但見芳草。凄凄

王孫何日歸耶

虞邦譽

刻燭。推談引杯。款語夢想。都為佳境。別來音問。遂杳
夜郎晨鐘。想是愁人。蟾子

○與王元美

李于鱗

秋高酒熟。思携元美子。與輩飲燕市。中辭為吳
相。枕藉。肢掌間也。而不可得。又不能奮飛為奈何

○與馬榮之

徐文長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雞。走數千里。營營一冷
上。此與老枯。踉蹌以耕。戕犂不動。而淚漬膏瘡者何
異。意可悲也。每至羨。笋屐。必元坐神馳。而中心尤搖
搖者。策之。之所也。

○寄梁乾吉

曾確菴

比來馳逐長安。無停歇。顧精魂未嘗不飛越。鐵樹柳

蘇海

卷一

四

門開。延想。吹角鳴沙。羯奴宵遁。第月明。橫笛。風起。悲
笳。願瞻朋儕。各在一涯。西方美人。增我勞結。

唐李商隱有句云。崔瑛之鬚。蒼蒼。存夢寐。是才子
懸心之地。又云。閉目夢遊。已入孔融之度。

○與弟

張重華

夜色。浸庭。蛩聲。闌砌。池塘。未夢。菱被。生寒。燈火。漸微。
侍兒。重寐。風竹。雨卷。交起。弄人。不知。花尊。樓前。誰人
吹玉笛也。悵馬心。凄恨。不長。就

○與吳明卿

王元美

易。觸。而。翠。易。割。而。解。天。維。比。隣。固。士。人。神。曠。之。說。想。像。容。色。至。於。落。月。屋。梁。又。何。悲。也。

○ 又

三元美

別。後。再。把。于。鱗。臂。一。過。子。相。獨。於。足。下。僅。從。郵。中。得。數。行。人。生。忽。忽。可。念。

○ 寄兄

劉汝佳

遙。憶。秋。之。半。舉。觴。同。月。仰。醉。桂。枝。頌。麓。並。吹。雲。木。俱。響。樂。哉。乃。今。已。作。千。里。別。寒。風。颼。颼。刮。面。也。

○ 報楊子同

祝無功

翰海

卷一

忍

十

都。門。傾。羞。停。杯。澗。語。斯。誼。足。千。秋。今。同。在。三。湘。七。澤。之。墟。而。道。里。遠。邈。無。從。晤。言。安。得。壺。公。縮。地。符。一。吐。積。個。耶。

○ 與項楚東

陳若公

初。堅。容。戒。如。棘。籬。護。笋。咫。尺。相。隔。頃。者。柳。花。如。霰。繁。香。徒。飛。小。閣。寒。帷。殘。燭。尚。煢。恨。不。與。兄。共。之。

○ 與友

宗子相

別。來。再。授。衣。矣。北。睇。龍。門。白。雲。落。港。念。諸。故。人。並。馬。臨。席。何。啻。壺。罈。也。

○ 與兵憲

許贊勿

企。柳。斗。光。伊。通。河。潤。盈。盈。帶。水。雲。樹。興。思。一。命。相。焉。奮。飛。無。翅。

○ 與秦文樞

凌約言

常。憶。十。年。席。間。吹。竹。彈。絲。聞。樂。射。覆。高。歌。待。進。酒。不。問。夜。如。何。真。可。方。何。須。飲。也。蒼。茫。宇。宙。如。是。者。更。得。幾。番。兄。一。念。及。否。

○ 寄鄒丈史

周獻臣

燕。門。斗。酒。天。涯。兄。弟。眼。前。肝。膽。竹。下。清。風。尊。中。明。月。

翰海

卷一

忍

十一

刷。譚。故。歌。至。懼。也。別。去。春。明。門。外。邈。若。河。山。可。勝。停。雲。之。感。

○ 寄黃介子

劉日果

生。平。疏。隔。思。一。向。知。已。前。傾。倒。而。道。之。云。遠。促。席。無。從。永。懷。而。已。鴻。便。附。致。惠。之。詞。音。紆。成。流。思。

○ 與馮開之

屠赤水

秋。風。忽。從。何。來。感。我。白。苧。涼。生。天。末。君。子。在。懷。既。嘆。暎。離。渡。望。搖。落。戒。心。何。已。

吳。陸。景。與。從。兄。云。夏。石。層。巖。秋。江。迴。月。綠。字。可。得。

白雲終開。川途將曠。心傷淚灑。
唐任華云。竟銷暮雲。心折秋草。

○寄僧

依。迹。吳。越。吳。暑。未。歸。翹。首。善。提。無。由。聽。法。恨。可。知。已。
臨。湖。而。望。水。面。蓮。花。如。睹。法。眼。

汪伯玉

○寄李空明

臨。陽。一。別。恍。然。隔。世。何。時。携。斗。酒。泛。扁。舟。同。醉。百。花。
場。中。也。封。疆。伊。阻。晤。語。無。由。一。再。通。音。問。外。便。河。漢。
隔。矣。

錢文薦

○與陳爾毅

分。袂。以。來。俄。驚。歲。餘。春。光。鮮。媚。鳥。啼。花。香。不。得。知。已。
晤。對。為。恨。大。都。離。愁。別。恨。難。盡。筆。底。惟。願。杜。宇。聲。長。
在。若。耳。探。蘇。之。時。候。落。紙。上。

張爾毅

○寄張不偏

望。天。際。一。痕。青。便。思。飛。鶴。快。飲。時。坐。阮。立。燭。雖。在。夢。
中。猶。聽。若。家。雪。兒。唱。白。學。也。屋。梁。月。幾。滿。笑。何。時。渡。
江。東。

王世茂

○寄朱景周

孔穎之

一。水。盈。盈。重。門。深。閉。玉。人。夜。從。何。路。來。香。夢。境。也。畫。
剪。燈。細。語。當。在。林。鶯。吳。友。梁。燕。將。雛。之。候。

○與友

王百穀

別。足。下。衰。葛。幾。易。都。不。記。得。木。落。黃。陵。廟。裏。霜。耳。
○。道。吳。閩。然。

○寄張不偏

虞青霞

馬。首。去。白。門。動。絲。隔。歲。八。公。草。木。鐘。山。雲。氣。都。是。故。
人。念。頭。不。知。秦。淮。河。上。何。日。再。開。笑。口。見。時。須。雙。楫。

半酒作長于半日佳話

○與李惟實

黃光宇

庭。樹。吐。秋。鷲。雲。入。座。風。來。簾。外。月。滿。梁。頭。不。任。片。心。
已。烟。烟。在。左。右。矣。

○與袁象湖

何喬新

時。下。秋。思。漸。佳。想。高。堂。膝。事。種。種。殊。絕。碧。梧。翠。石。深。
帶。軒。除。秘。籍。珍。圖。輝。映。几。席。每。思。吾。兄。風。格。不。覺。形。
超。神。越。也。

○寄孫汝師

王百穀

江上黃花。燦若金。蟹匡大於斗。山氣日夕佳。樹如沐。翠色滿。裾顧安得與。足下箕踞拍浮乎。

洪五明

○與秦贊可。洛河煙柳尚帶。臨岐淚痕。歸來每日凝眸。恨不得倩。巨靈手。推倒西山也。

○寄岳儀部

汪道亨

別來忽忽。經年每向梅花月下。如見顏色。一領爰書。動如椽史。遂與故人。遊若山河。

○寄楊伯里

馮開之

與足下相見。武林不知是何歲。但足下風調才情。如青山綠波。奉目便是。何止不忘。

徐榛

○寄徐祠奇。白鷺洲前。江山攢翠。足下夷猶。蘭省謝氏。雙履猶有。花痕。松雲。遠思。忤忤心動。

屠長卿

○寄友。江心邀月。把酒論文。穀浪平鋪。星河倒掛。涼颼。巖缺。高語破心。令人生常如此。何論擁城百二也。同車無日。引領為勞。

○與友

錢文薦

折桂後。雲山遠隔。如清風朗月。何曲。江有夢。天際非。遙當共在。梁州道耳。

○寄友

宗方城

衡山阻雁。空憶三秋。草角花積。悉為賤淚。

○答沈飛霞

王百穀

沈郎瘦似黃花。繞對黃花。便黯然相念。

○與屠長卿

馮開之

秋風瑟瑟。曉露欲結。何時與足下共竹。燈火。

○寄友

屠赤水

高齋不在天上。聯林夜雨。擊筑涼風。遠莫致之。安得化為青鳥。入公羅浮。夢耶。

○寄虞青霞

張不偏

過淮陰。只覺清風滿袖。然終解煩不得。觸熱歸來。此。聽支枕。小湖時。栩栩左右。安得兄亦尋道。夢中連。翻江上乎。

○寄劉覺哉

譚世講

別後益復念。何時聽清談。他玄旨。一解俗狀。熱強銅。

章。墨。綬。陸。人。腰。骨。也。

寄徐惟和

郭原岳

不。任。抵。吳。則。已。聞。足。下。此。矣。排。向。於。橫。塘。煙。雨。間。意。極。惆。惆。

與吳峻伯

宗子相

花。下。停。觴。便。成。萬。里。合。妻。東。馳。滿。目。搖。落。回。聯。金。盞。白。雲。障。之。

寄友

王訓

路。月。虛。溝。猶。記。笑。語。馬。首。南。來。山。雲。竹。樹。風。沙。煙。島。

都。是。章。人。愁。悶。

復劉華父

王次公

一。別。一。年。來。問。玄。都。觀。裡。桃。花。別。後。再。開。多。少。人。壽。幾。河。能。無。綠。恨。

寄尹夷康

袁中道

大。別。山。頭。一。別。升。沉。生。死。有。如。幻。霞。冥。之。不。足。道。也。所。恨。龍。馬。寡。儔。口。如。銅。鳥。安。得。沉。酣。風。雅。如。吾。兄。者。

常時聚首以慰熾渴。

寄友

江桂

坐。雲。棹。月。出。水。勝。遊。歸。來。科。首。煙。蘿。中。三。見。玉。兔。生。

未。及。奏。記。蘭。閣。遙。想。巖。桂。飛。簪。松。霞。滿。榻。凌。晨。漱。齒。

愛。瑟。聲。琅。琅。清。虛。自。來。煩。心。銷。盡。之。江。際。霜。寒。強。飯。自。

愛。

與友

徐宦文

人。事。參。差。對。華。心。割。昔。人。云。不。必。論。注。事。恐。帝。山。中。後。此。別。際。想。尤。共。之。

東王章碑

劉汝佳

新。注。何。如。君。家。朝。川。手。異。書。目。花。竹。耳。蟬。鳥。此。時。想。

王先生天上

與徐子與

李攀龍

陽。月。雨。熱。感。念。故。人。歡。飲。若。昔。時。何。可。得。乎。

與黃淳父

丁璫

山。中。流。霞。可。餐。清。泉。可。濯。玄。芝。可。茹。白。鶴。可。招。第。黃。

微君彼白雲隔斷耳

與陶石簣

袁宗道

弟。今。春。移。居。魚。濟。園。亭。上。庭。花。正。開。忽。二。舍。弟。至。遂。

坐。花。下。刺。談。至。三。更。強。半。是。說。陶。石。簣。同。游。兩。湖。事。

此時月照李花清瘦冷淡恰似對后簾面也

○與金伯韶

馮開之

五海上覽觀日月所出潮汐往來便欲一吸盡之此
數日胸中何能一刻遺金郎去也至泰山謁祖龍祠
見金郎題處翩翩乎見金郎矣

○與柳文升

王百穀

五旬不下半偈出見綠樹濯濯海榴一豈半蕊發
綴其間但惜無人而相映又凄然九迴耳

○寄張幼子

章玄

足下結廬湖上蕪葭為鄰而山流碧明月入惟水
茂陵秋雨亦念病相如否也

○與魏世恩

呂嗣南

萍水面足下遂成漆膠魏君耐久朋也別後親飛
三度雙魚孤雁俱寒寒翹首滄陽報有美人天一
方之嘆

○寄馬姬湘蘭

王百穀

廿七日發秦淮殘月在馬首思君尚未離巫峽也
夜宿長卷聞雨聲且起不休與夫泥沒斷良苦見道傷

雨中花彷彿湘娥面上啼痕耳

○又

王百穀

吳山如黛望借紅袖拂白雲令山靈色喜乃車音杳
然戀戀與黃口兒燕婉不貽識紅拂諸人哉而寒歲
暮繞一相思便增白髮

○又

汪南溪

歸來百合裝人夢魂中帖柳休禱也把臂有綠神交
何日

○與洪如子

戚鏗侯

夜卧盧橋里夢回聞浙瀝聲驚想年前閣下時不覺
枕前淚階前雨隔窗聞聽滴到明也慘人慘人

○與屠長卿

馮開之

風雨淒淒聽之滋歎行下何時奉芝宇聆玉露譚一
破愁顏

○與卓徵父光祿

屠赤水

送舟過唐栖使人物色足下屬有宴上之行是夕落
颿河渚與友人散步大堤紅梁百丈烟火萬家管絃
沸樓魚蝦腥市高岑唐人停燈待估客之句大有凄

清良以不見微父

○與陸函台孝廉

長安增一酒入便覺起車價倍獨恨不得雲間士

與伯倫拍浮劇飲爭相為帝高言醉鄉侯矣久不聞

問耿惻於懷

與李于鱗

世貞夢寐中已作招提促膝秋神思飛越歲安得并

歎而暮也

劉汝佳

○與東平王蒼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

時念王父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

徐 販

○答夫秦嘉

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嘆而已想嚴裝已

辨發道在近況谷遠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

越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

離於是味堂州之翁以消兩家之思劉今者之恨以

待將來之款今適樂土優游京邑察天下之珍妙得

無日玩意移性而不能出耶

○又答

既惠書令燕賜諸物攬鏡執斂情想仿佛操琴詠詩

忍心成結勅以芳香護身翁以明鏡鑒形未獲戒心

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戚班婕妤有推榮之嘆素琴之

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鑑當待君還未睹光儀則寶斂

不列也未待惟慙則芳香不發也

情別

○與東平王蒼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

時念王父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

徐 販

○答夫秦嘉

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嘆而已想嚴裝已

辨發道在近況谷遠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

越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

離於是味堂州之翁以消兩家之思劉今者之恨以

待將來之款今適樂土優游京邑察天下之珍妙得

無日玩意移性而不能出耶

○又答

既惠書令燕賜諸物攬鏡執斂情想仿佛操琴詠詩

忍心成結勅以芳香護身翁以明鏡鑒形未獲戒心

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戚班婕妤有推榮之嘆素琴之

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鑑當待君還未睹光儀則寶斂

不列也未待惟慙則芳香不發也

何賦小戎以為好

○送朱拾遺

將○刀○畫○水○水○中○不○斷○以○道○親○人○人○何○有○別○何○山○不○可○
以○為○家○何○水○不○可○以○從○舟○我○送○朱○兄○浮○於○亂○流○主○明○
不○在○諫○故○臣○有○瀾○漫○之○游○

顧况

○與盧次樞

騎○而○進○我○道○傍○莽○蒼○河○梁○間○色○也○下○街○河○能○說○張○風○
鳴○榔○寫○流○不○自○日○而○抵○燕○為○足○下○成○五○詩○可○自○玩○也○

王元美

○與沈君典

屠長卿

東海

卷一

昔別

三十五

不○佞○南○矣○道○出○源○應○曠○哉○黃○河○莽○莽○天○河○高○乎○鉅○野○
千○里○迴○望○宮○闕○迴○不○見○故○人○此○僕○銷○魂○時○也○氣○結○嗟○
風○不○能○長○語○

○與喬白巖

劉元瑞

公○渡○河○而○西○其○佇○立○瞻○望○至○旌○旗○縹緲○還○盡○天○末○乃○
送○吟○窺○之○亭○怡○然○不○能○執○筆○計○公○則○慷慨○大○義○已○
安○有○是○耶○

○與王元馭閣老

王鳳洲

分○秋○時○睹○先○悲○惋○乃○知○千○古○河○梁○尚○為○園○莽○第○難○教○

強○作○夷○然○態○過○舟○便○不○能○禁○斜○陽○在○水○與○影○相○弔○索○
凍○鴉○隔○幾○若○鬼○趣○

○與吳鵬峰

凌約言

西○邨○祖○席○熱○然○銷○魂○明○發○將○溯○上○流○掃○烏○望○望○去○矣○
敢○問○榜○人○加○餐○幸○甚○

○與袁履善

王元美

足○下○舍○我○去○朝○夕○索○鳥○延○頸○望○西○山○雲○氣○身○在○塵○土○
何○由○飛○越○

○與項明父

陳夢熊

翰海

卷一

昔別

三十五

數○年○不○得○見○見○殊○別○矣○語○未○了○風○吹○斷○快○快○謂○何○
一○片○熱○心○都○被○布○帆○擄○去○能○不○作○有○情○燕○誦○河○橋○風○
兩○夜○推○蓬○之○句○更○添○得○幾○行○淚○耳○

○報方元順

文太清

白○雪○載○塗○征○蹄○向○春○山○一○派○萬○峰○中○脈○脈○難○為○懷○也○
渡○江○來○懷○抱○尚○蒼○茫○無○佳○處○

○與戴君聲

劉大受

把○秋○河○梁○刺○刺○正○難○今○去○風○引○旅○帆○蘭○橈○迅○舉○黃○蘆○

蕭鼓中便成千里涕泗滂滂與江流爭漲
拋花潭水

○報友 辭親帖 陳心陽

僕明日解纜矣汀月孤舟增我離思前路山川奇絕
當盡寫以贈君諸君倘得耐暢時輒喚心陽山人僕
雖千里且神來也使者言旋北望猶悵

○與紀和元 戚 錢

幾唯紅葉一帶寒流料客子羈途不容不發樓悵悵

○寄弟 劉汝佳

翰海 卷一 附別 二十七

漠北風霜侵入如刺度易水寒蕭蕭回首芝山不知
隔幾萬重也

○與黃慎軒 袁伯備

只下去志遠決耶果爾蓬蒿之徑羊求俱遠花晨月
夕踽踽莫適哉言之悶悶

○寄曹惟德 王浚川

郵路風塵慘入容顏較之古人結社掃軌悠悠泉石
遐哉荒矣

○與徐八石 虞邦譽

正期拉手一話乃足下家山夢穩客路綠疎徒使南
州想頭又逐風風臺下水也慘切慘切

○別吳君一 戚 錢

行鼓棹矣把酒各天風雲在念

○寄友 胡文煥

鼓柁渡江清光漸遠夜來江水添一篙皆不佞相思
淚也回首石城茫然雲樹

○與馬姬 王百穀

翰海 卷一 附別 二十七

僕且行矣恐君凄然不敢握手松間一榻春以為期
行雲東來無負然諾長安東門別立馬生白髮纔吟
此篇淚痕在袖

○與友 王百穀

卒然為別在水一方徒有遐睎

○與孫玉繩 虞邦譽

孤帆遠引回首故人渺在雲外不知莫愁湖上能消
幾多愁也

○與范貞宇 吳應秋

弟將。離。船。別。恨。載。過。江。南。不。知。馬。上。行。人。亦。有。一。雙。
離。愁。換。首。嘆。西。風。無。也。

○與王子蘇

表。中。郎

第。屈。指。生。平。別。苦。惟。少。時。江。上。別。一。女。郎。去。年。湖。上。
別。一。長。老。合。今。而。三。耳。女。郎。以。情。長。老。以。病。此。別。非。
病。非。情。亦。復。填。膺。之。甚。即。弟。亦。不。知。所。以。也。讀。扇。頭。
詩。字。字。涕。泪。再。見。何。期。全。人。勝。痛。

○別孫孝培

或。經。侯

橫。襟。者。未。幾。便。買。舟。西。去。吳。宮。花。草。中。人。遇。作。秋。江。

論

卷一

情別

二八

○東項明父

江。朝。賓

劍。裝。束。報。交。臂。遠。別。君。不。可。留。我。不。可。注。長。路。愁。愁。
愁。心。莫。寫。奈。何。奈。何。

○東鄭外子

或。經。侯

臥。病。中。知。君。東。去。恨。向。駒。之。難。離。也。悲。風。颺。從。塵。隙。
中。來。明。朝。強。起。餞。君。祇。恐。酒。入。愁。腸。便。從。眼。底。出。耳。

或。侯

○賜馮將軍

老。武。帝

卿。歸。四。里。男。不。令。妻。子。從。將。軍。老。矣。夜。臥。誰。為。換。背。
養。也。

○與智顓禪師

宣。帝

春。寒。猶。屬。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為。英。

○與趙德麟

蘇。長。公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柯。如。瑞。居。者。知。
愧。矣。

新

卷一

或。侯

二九

○與大別才老

蘇。長。公

山。門。虛。寂。長。夏。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綠。面。話。
萬。萬。自。愛。

○與王安國

蘇。長。公

數。日。病。卧。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倍。清。塵。
陰。森。正。好。劇。飲。座。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瘡。

○與黃真直

陳。師。道

通。來。起。居。何。如。不。至。之。絕。不。何。以。自。存。有。相。恤。者。不。
令。子。孫。慰。意。不。風。土。不。甚。惡。不。平。居。有。可。與。者。不。仕。

者不相陵。不何以遠。日亦著書。不近有人傳。獨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未知此生亦復能相。從如前日不。

○與徐甥師川

黃魯直

累日得雨。天氣差涼。雖阻江山。風氣不殊。比來何似。

○與張允清

劉鱗

近來吾處。何如。行寓何安。及門之客。幾人。想揮毫吟。不讓杜陵。

○復沈太史

凌濛初

秋深萬木。薜荔可蒙。想蟋蟀寒蟬。已入吳宮詩囊矣。

○與周叔夜

王元美

楚中。茅曠饒山水。足下弭節三湘。放奏九辯。令郢雪。益輝。巫雨流澗。不大奇快乎。

○與陳山人

汪南溟

為問七十老翁。日何所樂。有帛盈箱。有稻登塲。霜橙露萼。黃雀紫蟹。四腮之鱸。三白之醪。齊厨不乏。而日。

與鶴髮媪。抱子弄孫。說桑麻課機杼。致足樂也。

○與陸羽行

黃洪憲

江南此際。鱸如玉。蟹如盤。黃桂丹楓。飛香綴錦。吾文。携名醜。山頭作白眼。歌揚白花。亦甚快。

○與王元美

馮開之

翁近狀何似。靈真異響。亦時聞否。能加餐否。酬應稍。簡否。臘月三十日。防身一。子能安穩。堅守如虎。歲。山香。

○與梁公實

王奔州

于鱗書來。言賢弟。獲得雋大喜。足下眠更穩。番禺饒。山水。瑤房葯室中。多列仙隱。君子相游。從甚興也。是。

下強。飲自愛。漫晤未涯。最之而已。

○與友

宗方城

春來起居何似。倚杖竹吟。麓中詩草。當與藤蕪共。澗也。

○與周公瑕

王元美

梅花屋。兩日當甚佳。翠禽。啁秋惱。足下清夢。莫更以。為萼綠華否。

○與馮開之

屠赤水

何處別君。典也。竹枝無伴。恹。數聲啼鳥。鼓角月明。

蒼馬風咽。足下誰與為歡。五湖煙雲。將無曉淡。

○與趙太夫 五百殺

別門下十五載。不知類類。然膚玉。然腹乾。然步將。然
確然。與鬚髮。然乎否也。始嫁畢乎。五山蒼茫。何時
命駕。

與沈二丈

宗子相

春事方新。楚天日遠。湖上主人。生事如何。孤艇白蘋。
明月萬里。懷人寄思。幸分一二。

與王懋復

王百殺

○與陶居資 表伯修
從聞人間起居。皆言參知公善。作比讀函書。奕奕神
王。則門下。已覓丹砂。勾漏乎。抑執於慢亭仙侶耶。

○與丁象甫 祝燕功
知近日杖屨在天台。雁蕩間。而遊幾峰。何峰最高。何
洞最奇。相對作何語。會何異人。幸一一寫示。

○南否
園亭梅。樹菊。樹。本紅葉。黃柑。無。懸乎。秋氣。日
佳。黃鷄。熟蟹。肥矣。高臺。明月。何人。共之。亦。憑欄。望。西

○惟乳頰之 許君信

南鴻入北雲。不問足下溫寒。惟問太夫人持杖。攀仙
郎力健。勝韓家。毋乎。陳嫂胡。姬烏雲。鸞為。寧。養兒。接
亂乎。足下咏桂枝。小山乎。時弟病手。提筆如。并。語。難
多及。

寄馬用昭

王百殺

別是下無何。署中笋根。悉成美箭耶。愛是下甚。并及
此君函中。何不一報平安也。

○東王父毋

王 煒

○與陶居資 表伯修
問。衡。齊。園。蔬。肥。且。綠。否。井。邊。三。柳。可。藏。鴉。否。鷓。鴒。否。
馬。骨。高。否。人。吏。得。無。太。瘦。否。雖。然。不。如。是。不。足。以。顯
清白吏。

秋

○ 與曹孟德

劉 已

驚怯偷生。自寬荆蠻。懸心北風。欲行靡由。漂泊風波。絕糧茹草。欲歸无開庭。而荆州水陸無津。益州復有峻防。仰企光靈。何由假翼。

○ 與從兄

陸 景

仰承發止。已次新林。三湘與區。九疑形勝。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迥月。睽離方遠。川塗曠曠。綠字可得。白雲終閒。心傷淚灑。投筆無次。

翰海

卷一 秋

下

○ 與劉孝綽

簡文帝

擁苑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桂棹先征。夕鳥歸林。孤帆未息。佇聞還驛。以慰相思。

○ 答唐書記

文文山

花朝浚六日。奉重開沂灘而上。樓前一日。抵空同。郡事稍簡。俯仰半菽。皆商煮賜也。江湖寥落。鴻影參差。安得素心人。相與數晨夕。每誦此詩。寢不成寐。

○ 寄陳時應

林世吉

水雪載塗。朔風凜冽。蕭蕭孤旅。逼歲遙征。每對野店。

梅花聽寒。空過雁。驚魂增淚。明朝又復歸矣。想草堂素履。杯傳栢葉。陶然笑語。亦念及遊子不。

○ 寄段幻然

張維禎

一入范陽。白草無賴。黃沙拓面。鈴閣虛無人。誰可與語。古太字有終局。

○ 與王兵備

王維楨

頃奉先儀。甚慰夙昔。碩客心爭。路遂踪易。轉柰中懷。怏怏何使。者甫公之命。獲行甚謹。會天新雨。路傷流潦。瀾瀾。如行鏡中。晚暮月出。浮雲薄之。車人相呼。戒

翰海

卷一 秋

下

發不及於津。既官辛持。尊燈至。車人轉。結於淖者。再

乃知糶糊者。涓涓利往。而洞微。冷瓏。或不克一跌之。虞也。病淹逆旅。勒附謝私。

○ 寄友

黃履康

九日抵車貢。涼颼蕭颯。旅况瑟瑟。毛骨欲痛。望故山白雲起。輒淚泫泫。不能收。故人登高。揮策。莫亦恨少一人乎。萬里相思。空寄杜若。

秋庭旅榻。橋首陽關。鄰笛寒砧。搖惱人耳。子扣語

江空木落。愀然故園。神爽俱飛。恨不生翰。

然。琴劍珠璣。嶺梅作伴。回首白雲。天際渺渺。中心惘

新法

一

年

去

六

翰海卷之二目次

美言部

贊美

賜馮異

漢光武帝

與雲長公

諸葛亮

與孔明

晉司馬懿

與諸陶

張華

與王浚少

庾翼

與劉孝標

梁劉之遴

渡東阿王

魏陳琳

答湘東王

梁簡文帝

答張九齡

唐玄宗

答呂諤

韓愈

答柳子厚

劉禹錫

與人

柳宗元

翰海

卷二

與高錫望

孫樵

與米元章

宋蘇長公

答族后汀

明張居正

答江荆石

陸樹聲

賀方公良

黃鞏

報王令

李于鱗

與陸鳴羽

王元美

與吳大參

王余州

寄吳按節

錢文薦

與朱佐侯

洪時臬

與邢知吾

陳王詰

與陳翁公

王鳳洲

寄顧太史

袁小脩

與莊五脩

陳眉公

與傅令公

王百穀

答王龍溪

王鳳洲

答王丹陽

陳翁公

與李滄溟

王元美

東林鄒守

馬天錦

與夏都閩

丁翰

答岳恭戎

陳翁公

與張洪陽

陳文燭

與屠長卿

王元美

與胡恭政

陳翁公

與東華

張滄江

東李知吾

湯賓尹

與汪長文

王百穀

東王介州

謝榛

與高吏部

屠赤水

與屠赤水

徐文長

與王恒升

汪南溟

與王百穀

王元美

與袁后公

董陽明

與賈燕雲

劉汝佳

與楊太宰

屠赤水

與姜正參

陳翁公

翰海

卷二

與沈懷槎

陳翁公

報汪文化

吳川樓

與陳陸水

屠景鳳

與王鳳洲

汪南溟

與王鳳洲

李滄溟

報盧子明

宗子相

答劉惇父

鄧子章

與葛地瞻

李德鼎

與友

屠赤水

東李令公

郭青標

與俞定所

賈待問

與陳黃門

王百穀

侯吳開府

王百穀

答江司馬

馮開之

渡梅宜邨

宋東軸

與許贊勿

虞邦譽

東詹貫吾

汪虞仲

與友

屠赤水

與項孝父	陳翁公	與項明父	虞國儒
復李卓吾	梅衡湘	與張不偏	洪胤衡
與王麟洲	屠赤水	與陸泮陽	馮開之
寄李卓吾	袁宗道	與王元美	李于鱗
與萬民望	羅達夫	復項明父	尹仲
與顧季狂	王元美	答曾遲如	袁石公
來項明父	陳宗契	答鄒公履	陳者公
寄陳春濶	虞邦譽	復劉粹父	虞邦譽
與友	陳文燭	寄錢山人	俞紹
與馬姬	王百穀	與詹中岳	祝無功
溪徐孟鴻	屠赤水	復張芬廬	許君信
答李升玄	王百穀	答吳明卿	陳文燭
與錢象先	袁中郎	答陳季友	劉肩吾
與邢知吾	陳玉誥	與友	張孟雨
復顧中丞	袁表	與史守道	沈朝煥
復陳以遠	王百穀	答徐孟鴻	王百穀
稱美			
漢桓譚	漢楊雄	與韋林甫	孔文舉

與孔文舉	張紘	與兄瑾	諸葛亮
與長史	諸葛亮	與人	晉王澄
又	王澄	與兄士衡	陸雲
與親故	顧榮	報虞預	賀循
與僚屬	王敦	答王僧虔	齊蕭子良
與何炯	梁劉孝標	報朱捨遣	唐顧況
稱顧通翁	皇甫湜	與劉原父	宋歐陽脩
與友	黃山谷	答李端叔	米芾
答張文潛	蘇東坡	答劉沔	蘇子瞻
答賈耘老	蘇子瞻	述李于鱗	明王鳳洲
答王麟泉	王荆石	與陸汝陳	王元美
與袁石浦	李卓吾	與楊南澗	王維楨
與弟小脩	袁中郎	上馮琢菴	袁中郎
與吳明卿	王元美	與陶石簣	袁中郎
稱張聖清	陳翁公		
薦			
薦馮野王	洪蕭育	薦辛慶忌	何武
論傅喜	何武	論朱博	杜業

吾哥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雲妙迹未絕忽見下谷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與劉孝標

劉之遠

聞聞足下作類苑括總百家馳騁千載義以類聚事以羣分揚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吾聞為之者勞觀之者遠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東坡致書范云君厚畫苑屢不充漢句出不汗牛馬明總淨凡有坐卧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繁然陳前

亦好事者之一適也

陳琳

辱命并示龜賦披覽榮然君侯體高世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冠拂鐘無聲應機立斷音義既遠清辭發絕群猶飛兔流星越山越海龍騷所不敢追况於驚馬可得齊足

○谷湘東王

簡文帝

比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單綬佳手難可復過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

批答張九齡羽扇賦

玄宗

朕頃賜羽扇聊以除暑卿立賦之具見情素詞高語妙朕辭之矣然嘉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棄捐篋笥義不同

張賦後云自昔泉澤之時爾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肅肅白羽移如激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答呂醫山人

韓退之

方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

論海

卷二

黃美

三

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夷壞恐不渡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故之耳非謂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然足下衣破衣整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過人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遠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蓋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明矣方將坐之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

○答柳子厚

劉禹錫

陳明卿
先立口
已前出
新文佳

書來獲新文二篇且戲予曰將子為巨衛以揚其
石銖。恭予吟而釋之。其詞甚約而味澆然以長氣為
幹。文為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杓。咀嚼
不有文字。端而曼。若而腴。信然以生。癯然以清。予之
衛誠懸於心。其揣也如是。

與人

胡曾

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膽。不是孟嘗。詎聽馮道
之鍊。若非趙豚。那知毛遂之錐。

與高錫望

孫共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開揚。

子雲。足下乃才力雄獨。意語橫濶。嘗序義。後同及樂

武事。在。楚。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

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

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

章。果。何。如。也。

與米元章 二首 蘇長公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道法

凌雲之氣。精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

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卧聽之。未

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天下。豈常

如吾輩。曠曠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

○答兩廣族石汀 張太岳

鯨鯢盡戮。地方安寧。公之功可錄也。驅現在之兵。當

率然之變。在自戰之地。禦必死之賊。兵不別調。役不

淹時。而全師奏捷。其功不可錄也。廢費之典。尚未足

酬簡在。帝心大畀有日。

陸平泉

谷江荆石

歸掃舊廬。意况粗適。兄文廉。明剛正。為時羽儀。使巖

栖者藉以生色也。

○賀潘田方公良 黃鞏

官鈔一疏。足以落權倖之膽。而束其手。按浙東西數

百萬生靈。垂死而生之。甚感。甚感。宇宙間數百年

不可無此。一舉。內外數千人。大小執事。不可無此。一

人。大夫處世。如朝露。官爵如雨。他不可無此。一看

時。錢字。遺人。需鈔于浙。索銀三萬餘。兩官欲押取

于此。方公。加許之。不得。乃極疏。寧罪。聞者。吐舌。

○報王令 李于鱗

不依承乏關中得足下於髫齡蓋適遇之耳自成不見誰其舍諸而放貪天功為已力乎足下不數年舉進士出宰百里報辱寵問足明不鄙然即取不遺故舊而加意百姓以為百里父母者可因識其循良之績矣近會王元美備述足下為屬吏之最者次云三郡一吏此公少推與而獨極口足下

○與陸鳴羽 王元美

坐梅花下吹鐵笛汝陳狂叫舉白足下湛如私怪

翰海 卷三 黃美 六

○與吳大恭 王傘州

營讀列仙傳恨太寐公所統諸洞天與塵界絕金款

呵逆烟霄日月邊乃知寰海內自有一種富貴神仙

也公前身想是玉皇香案吏耳

宋文文山通下侍郎登空萬馬以無前領象星而

直上

寄吳按節

錢文薦

○與陳眉公 王鳳洲

足下天才溢發秀語匠心故與蒲團不相妨身隱馬

文外猶未是實際語當不使泉石落寔也

○寄顧太史 袁小梅

先生靜居山中有性命可究有書可讀有山水可遊

明公世謝繼波月鵝光輝著麟道遠於銅官玉女閣

即謝朱傅東山一墩不足數第恐蒼生不忘太傅一

夕安車扁門銅官玉女安得為明公有耶

文山通揚提刑召賈誼於長沙上心久渴見夷

吾於江左天下何憂

與朱佐侯 洪時舉

未到芝嶼馬上清風對面郁郁吹來已知公之清政

飄矣

○與邢知吾 陳王詒

翰海 卷二 寄王 七

今天下世路崎嶇人情浪駭地珠自握目笑沉埃誰

識駿子於一言遠忘才忘分如先生者哉况外折節

一念其品已在秦漢前雍齒且侯人人挾荀爽襟腸

矣

○與陳眉公 王鳳洲

足下天才溢發秀語匠心故與蒲團不相妨身隱馬

文外猶未是實際語當不使泉石落寔也

○寄顧太史 袁小梅

先生靜居山中有性命可究有書可讀有山水可遊

○與陳眉公 王鳳洲

足下天才溢發秀語匠心故與蒲團不相妨身隱馬

文外猶未是實際語當不使泉石落寔也

○寄顧太史 袁小梅

先生靜居山中有性命可究有書可讀有山水可遊

適安注而不樂。天地間。慧人高士。放得十餘年閒。便為千古點出。無限奇言妙義。開拓無限心胸。生不知何日。聆玉屑。讀瑤篇也。

陳翁公

二十年不入京。口。此行有二快事。一得未。言。係一得五。勝先生。先生激言。需動。皆有德。矩。弟。師。非。弟之友也。前後兩度。夢中飲松菊酒。覺而思之。不省。何謂。大都坐先生。塵尾。傍耳。家山。多客。多文。通。何。日。隨。先。止。携。巾。鶴。林。招。隱。間。飽。吟。細。嚼。瘦。行。硬。坐。什。個。無。

卷二 賈美

事通人也。

興傳令公

王百毅

跋然道左。而窺使君行春也。烟。安。柳。色。霽。微。綠。綫。間。仙。令。哉。才。塊。子。安。不。刪。作。賦。輒。成。一。篇。題。扇。頭。奉。揚。仁。風。恐。不。堪。使。君。懷。袖。耳。

王鳳洲

以道理在孔門。第五百白牛乳陽明先生。於。內。照。出。醒。聊。然。服。之。既。久。仍。以。為。略。有。翁。再。一。點。破。使。人。呵。疾。間。作。甘。露。快。

伏聞明公玄論。真心如明鏡。觸物朗然。暑月。涼。水。自。有。霜。氣。秋。掌。中。一。念。及。之。便。入。清。涼。界。矣。

與屠長卿

陳文燭

月來不見公半。情。一見之。覺九。明。中。作。甘。露。灑。其。不。可。言。

與胡參政

陳翁公

往年遊迹。湖。寺。青。雀。忽。來。白。鷗。欲。舞。竹。林。解。帶。既。清。且。和。先。生。真。振。古。之。豪。也。

與東華先生

張滄江

逐逐任途。日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難乎免矣。公樂道自重耳。月口鼻自為之。生寧不快耶。

東李知吾

湯賓尹

扶清季游。華秀醉人。芙蓉葉中。突出一奇物。非泉。非石。非煙。非霞。側而視之。泉石煙霞。無不有也。急攬之。袖中恐其躍出。更不意得私為知吾。稱知吾是已。冬月何處。置納。清季去懷。速有宛陵生。盧可訪耳。

○ 與汪長文 王百穀
大雷之琅玕青幾千畝。足下爾傲其間。意氣自豪。不
減雲中君哉。

者公集有張伯懷贊曰。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
餘。仙不必禮。玉宸而清。虛有餘。遊不必襄。五岳之
粮。而坐。蕭者有。城陽之脩。竹。古。虛。文。不。必。發。二。百。
之。秘。而。手。勳。者。有。先。世。之。斷。筋。殘。書。口。不。必。掛。是。
非。交。不。必。揮。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破。泥。沌。之。門。
戶。窺。醉。鄉。之。藩。籬。噫。吾。不。知。其。為。誰。可。謂。人。之。貧。

○ 與王奔州 謝茂秦
孟嘗古之富伯夷

○ 東王奔州 謝茂秦
門下曠世逸才高。晚一代。於天下事無所不習。於書
無所不讀。於前代作者無所不揚。托於結撰無所不
工。於持論曲折無所不盡。不佞私心向道久矣。
○ 與高吏部 屠赤水
一到幽人家。輒如入天台。石梁青松白雲。最便處。側
聆玄論如欲懸崖。寒溜冷齒牙。爽然快也。吏事牽
人。遠赴辭去。便放風塵。驅入火宅。至今私恨。

○ 與屠赤水 徐文長
先生言霏霏流霞。魏爽。著際。都是晉人。氣味一見。德
骨。癡俗人。那得領如許清快。

○ 與王恒升 汪南明
兩集漢津。不遠起居。尺牘先施。重以得仙。諸什。手讀
三詩。吾凌千仞。而梯五城。雲門之瑟。維嶺之笙。洋洋
盈耳。方華。足傷為祟。安能效邯鄲步耶。少齋。當面陳。
○ 與王百穀 王元美
手書軟語。清誰宛睹者。字快快。

○ 與袁石公 董陽明
足下牛騎如黃鶴。雲中青霞。天半。鼓。終。簇。簇。若懸河。

○ 與寶巖雲 劉汝佳
避世金門。商量松桂。自是一等冲淡。貴入東方。朝川
瞳乎汝。
○ 與楊太守 屠赤水
明公白茅為屋。黃土為垣。青精為粮。彈琴賦詩。而味
先王之高。宛如上皇時。

太僕沈公愷春帖云身入兒童開草社心如太古結繩時

王元美先生與應黃州在明云公治郡一不務時趣即脫屣之因山為林薛藥釀酒隱然伸長與志之風比之紫桑殊不寒儉

○ 典姜正參

陳翁公

明公清風直道如元暮山如范文正所謂奴隸皆知其清明

李太白有語云明明千秋如月在水李華語云惠

翰海

卷二

賞美

十三

風吟於秀水明月鏡於安流李德裕語云澤泛雲游心入水淨樂朋龜云論清政而水鏡無尤吐赤誠而丹霞失色

○ 典沈懷提吏部

陳翁公

雲間掌序暫借鸞栖乃簡押招攝能使翠笑必愛履履皆宜古有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動不露才者昔聞斯語今見其人

○ 報汪文化

吳川樓

玩事懸車柱門樓志怡漢每一瞻對風期自遠書快

登臨江山弄石有義而無意舍情而不言修如清風執事之謂矣

○ 典陳陸水

唐景鳳

丈人卧斗下埃露不能至知涼風自足不似人間苦熱也輒奉象章曰義皇上人願即佩之

○ 典王鳳洲

汪南溪

足下坐臥樓中食煙霞吸沆瀣飄飄乎若揭日月而大虛游也暇則左投班馬右揖莊揚則又翩翩然在光泰漢之上俯視塵世紛華何有哉

翰海

卷二

賞美

十四

○ 典王鳳洲

李滄溟

忽隸自山東來持元美報書至發之如見色美也詩凡十有四章咄咄生色矣時攀龍披髮據胡林高坐以奏江湖太華之篇則飛霜自塞外來朔風逼人肌骨胡茄頰咽代馬嘶獨也豈齊音故有騶生之風耶秦漢以還三千載乃有物如此

○ 報盧子明

宗子相

歸以湖南扇足下携尊夜訊酒酣作賦向雲滿天聽鴻雁之杳茫把梅花而歎息奇篇佳藻江山共得

○ 荅劉惔

鄧子章

向來得把蘭芬。迄今餘香滿榻。兩日有河橋之性。懷抱大作惡恨。無絲竹陶寫。然時咏華詞。則固豁然釋矣。

元美與江伯玉云。人不可以無勢。公乃能出明卿。雖然見公文。終當北面耳。

○ 與葛北瞻師

李調鼎

師臺張鳳麟之網於荆楚。拔之前茅者。累望其氣。皆不移。不履殊有龍廟之狀。真奇觀也。維楚有利。當無

輸海

卷二

貴美

十五

復則而泣者矣。

○ 與友

屠赤水

足下安采道上。胸中五岳紆轉。陰森襲人。如對高僧。於青松白雲間。談無生妙理。曠焉幽絕。

○ 東李令公

郭青螺

尋常官去。只作等閒。未有善哉。令公今日蒼頭皓首。臥轍攀轅。任三載餘。玉壺常注水。雪泥海濤亮。借天作紙。寫不盡我公清致。今日玉佩朝天。祇恐留在丹輝。須念萬里蒼生。仰望問山。不語問水。無言但解天。

○ 與俞定所兵憲

賈待問

不佞某承乏河西。捷虜無效。竊企老公祖駿望鴻猷。冠冕南國。燕衛命控天維。大監羣辟。恒以南生靈盡歸福佑。不腆敕邦。尤荷覆憐。良以老公祖文武可憲。當宁拊解。故榮載擢。手雕馬洋洋。大任遜公。青澤師恒絕等。佇有大拜。

唐顧逋翁有句云。蹶効弩。耀雄戟。吞敵如脯。杜牧之有句云。張儀為天下之脊。田悅名腹中之眼。

新洋

卷二

貴美

十六

○ 與陳黃門

王百穀

知門下登青瑣也。元龍湖海之氣。豈以龜細重輕。直借垣竹。埤梧當百尺樓。居耳向過會稽。觀陳使君之甘棠蔽帶。歌勿剪而去。門下如不忘王生也。請以一字為黃金千。

○ 候吳開府

王百穀

門下高枕東山。蒼生深望。吳中甘棠。開翻滿耳。峴山龜龍之石。不如行人口矣。

馮開之

客自新都來者。輒問司馬健。七箸動筆。札報喜天。將
惠大丹。駐先生。顏令播。無量風雅。種子於此。世界語
此三十六峯雲氣已透。心胸間矣。

○復傳宜外
雙兔一別。桂菊兩新。門下冰絲素聲。河清雅望。政朝
廷所需。豈若弟白鳳。無緣阿蒙如故。墨莊日削。范叔
仍寒也。

○與許贊勿
我公業輕軒冕。滿蹕歸來。尋竹徑。花欄之樂。賢二傳

翰海
卷二
黃美
十七
矣。第乾坤正。煩整頓。豈容久戀。猿鶴耶。衣有賦。松
桂無顏。一段東山趣味。射向蒼生流出也。北翔有便
動候雲霄。

○東彥貫各
汪虞仲
日坐甕牖。情況寥廓。思足下披襟霄漢。揮手雲煙。下
視塵寰。豈翅蟻垤。

○與友
屠赤水
世路茫茫。鳥驚波駭。就有滌唾清真。肝腸瑩白。著足
下者。

○與項考父
陳者公
三懷師脩報恩塔。秋潭師脩金明寺。皆以素心人作
三摩法。聞兄倡始。勸緣無論。藉利莊嚴。即一片南湖
烟雨。灑落於范蠡樓頭。吳日持一杯酒。當首為兄酌
耳。

○與項朋友
虞岡儒
弟瀨上傭耳。惟有一副髑髏骨頭。不能逐時俯仰。然
無能當君家伯仲。奸士任俠。古人言到。處逢人說。項
斯一斯耳。出逢人便說。如君如君之仲之季。即能盡

翰海
卷二
黃美
十
說耶。
○與李卓吾
梅衡湘
目病一月未大愈。急索焚香讀之。笑語人曰。如此老
者。若與之有怪。只宜捧之蓮花座上。朝夕率大眾禮
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

○與張不偏
洪胤衡
入秋反盛。暑幾無避處。及兄至。談議風生。揮灑雲起。
恍引我水簾。濤上也。暑氣全消。然則遇兄冬之日。又
當春風滿座矣。

○與張不偏
洪胤衡
入秋反盛。暑幾無避處。及兄至。談議風生。揮灑雲起。
恍引我水簾。濤上也。暑氣全消。然則遇兄冬之日。又
當春風滿座矣。

○與王麟洲

屬赤水

每讀王無功賦。至古藤曳。寒苔布綠。洞裡窺。蒼崖
遠對局。雜樹相糾。長條交。茹葉動。猿來花。鷺鳥去。想
見王先生。標格。怪。蟻。祀。設。轉。足。自。醜。矣。其。比。益。苦。走
事。如。焚。偶。道。幽。人。佳。話。便。自。灑。然。飲。外。何。况。公。佳。當
門。流。泉。繞。砌。高。栖。曠。覽。如。先。生。者。乎。

○與陸泮陽

馮開之

從來即賢人。君子僅可得一半人意。惟相人於門下
不然。賢愚貴賤。下至兒童女子。無不懷門下之德者。

翰海

卷二

賞美

十九

機心一盟。海鷗不下。况數百里人心。豈可以偶得哉。

○寄李卓吾

袁宗道

不佞讀他人文字。覺慙慙。請翁片言隻語。輒精神百
倍。豈因宿世耳根。慣熟乎。雲中信使。不斷辛。以近日
偶筆。煩寄。不佞。如白家。老婢。解讀。亦能解也。

○與王元美

李于鱗

示詩。哀激如秋。雨。真不可讀。竟。秋。請。婢。愴。然。矣。

○與萬民望都督

羅達夫

自聞教。波。舟中。數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善。入。

巨海見龍宮。藏。樂。手。動。脚。無。非。道。妙。

○讀項明父

尹伸

讀大集。如入珠浦。且欣且愕。扇頭新製。清韻。發人出
入懷袖中。不喜夜光在握。如何感謝。大巫在前。神氣
盡矣。敢復言詩。

○與顧季狂

王元美

從游客得。廷下。所為。蝶談。讀之。如合。為。樂。快。美。甚。

○答曾遜如

袁中郎

魏花序。佳甚。發前人所未發。弟嘗謂少陵。真法。魏晉

翰海

卷二

賞美

二十

者。披公真法。班馬者。若直取其形。似是。今之多。弊者
皆孔子而西。如瓜。削者。皆。秦。陶也。見此。論。出。可以。解
朝。

○東項明父

陳宗契

展謁。未。奉。顏。緒。迨。蟹。蟻。仄。讀。箋。頭。清。風。穆。如。結。寶。快。
森。森。乎。武。庫。之。兵。矣。

○公履

陳者公

今名士。皆。擬。拾。摺。束。大。雖。奇。亦。百。衲。衣。非。若。足。下。獨
運。杆。軸。首。尾。千。尺。錦。

寄陳春淵

○ 虞邦卷
萊陽之行。僕方祇役留都。未得高唱。渭城朝雨。大是牽人。三楚諸殊。如黃鶴赤舄。洞庭岳陽。七澤九疑。有足下驚人詩。在自不當面。囑過湘靈。展旌神女。抹墨待儂。郎題破筆頭花矣。

復劉粹父

○ 虞邦卷
辱惠扇頭詩。妙廉清婉。前揆庫乾。開城把讀。如見其人。

與友

陳文燭

山樓一閣。懸之座右。南浦寒雲。西山朗月。時時照護。乃知摩詰。觀之諸君子。品流高潔。故落筆有神。得此益增米家船之重。

寄錢山人

俞紹

○ 與馬姬
兩扇俱得。沙淞臨風。一拂忽忽。雲氣滿襟袖。

與馬姬

王百穀

○ 與馬姬
丹陽道上。塵高於馬首。馬失與吳大帝。陵齋有湘君。畫蘭在握。覺清芬灑然。不知行旅之用。

與唐中兵

禮無功

方苦辱暑

○ 虞邦卷
方苦辱暑。一披足下。畫字清風。飛然至大。是快人第於斯學。儻父面目。或者謬好之。弟竊比之海上。運與之夫。而神鑿如。下且從人。辟間擬去。豈臨印。今謬為恭敬。以重司馬長卿耶。

復徐孟孺

屠赤水

○ 虞邦卷
何物徐生。字挾丹霞。氣帶瀑水。雲間有此。直令二陸小巫矣。游詞無當。羨玄直欲一切屏去。乃今讀之下。文不覺技癢。

袁伯修與李卓老云

游上方歸小休榻上忽見葉

翰海

卷二

袁

廿二

頭有翁書。展讀一過。快不可言。又得讀與真。弱侯書。又得讀四海八物。目力倦而神不肯休。

復張孝廉

許君信

○ 虞邦卷
連朝風雪。苦人昨。好佳咏。陽春忽布。持向林頭讀之。不覺凍梅放白矣。

答李叔玄

王百穀

○ 虞邦卷
扇頭高咏。清芬習習。如春柳。濯煙秋潭。浸月無波。人間火食氣。

劉夢得云。畫生之文。香如博翠屏。浮屠闢視聽。所

○ 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舍絳羽得於遐裔

○ 答吳明卿 陳文燭

○ 讀唱和雜篇損令煩襟爽然如洗雙劍風煙一尊雨

○ 雪此意輕千古矣

○ 與錢象先 袁中郎

○ 扇頭諸絕鮮妍如花淡冷如秋蔥翠如山之色明靖

○ 如水之先鄙薄不能屬和奈何

○ 答陳季友 劉有吾

○ 佳作熬煖為青風清月涼堪與瀑泉鶴響同奏不佞

○ 拈梅檀一片煖燼沸松屐手讀之不減南面王業

○ 與邢知吾 陳王誥

○ 序文擲教何異車馬載懸不宵怖矣捧讀時火浣天

○ 煖爛鳥在掌瓊始之藝又津津挺齒牙由一罇而

○ 異圓池之傾不宵寔有俄渴望鳥不宵南旋當寬錦

○ 幅弄携長江之水致置先生研池中求展鼠腹而去

○ 與友 張孟雨

○ 兄才如芙蓉寶鈔嶙嶙射人乳嘯鯨擲挾風雨而上

○ 白面生騰寒矣

○ 唐陸希聲稱李觀文云元寶不古不今卓然自作

○ 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

○ 如健馬在御蹀躞不能止

○ 宋潛溪先生稱詹同文學士云當勝友如雲酒酣

○ 耳熱有執卷來乞者同文振衣而起批韋四顧文

○ 氣綢緞從口真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來于初

○ 見之甚驚凌屢見之竊自歎規規方員中蹈古人

○ 轍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雖見諸簡牘者近一二

○ 千篇在奄如無氣人又稱邵考功傳云其學有淵

○ 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魄焜煌其論議崇峻皆根

○ 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

○ 讀顧中丞 袁 袁

○ 辱寄列岫樓詩駭心震目如聞鈞天烟霞爭妍山水

○ 動色此樓之名天壤不救

○ 與史守道 沈朝英

○ 空齋夜集珠璣尊墨乃博得明珠一擲耶春風懷袖

○ 披拂高雅

○ 復康以遠 王百穀

損高及詩如明月入懷肺腑濯

○ 答徐孟德

王百穀

家乘之惠未卒業而嘆南州之膏美乎得是下文翻
敲之豈不掛脚遠條哉更貶中壘之膏而夜披誦火
煌煌似出青藜間矣

翰海

卷二

贊美

廿五

稱美

○ 復桓譚

楊子雲

長卿賦不似從人開來其神化所至耶大歸能讀千
賦則能為之諺云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 與韋林甫

孔文舉

前月元將來雅度弘毅昨仲將來開敦篤誠不意雙
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遺書通心

○ 與孔文舉

張紘

虞仲翔頗為論者所侵美玉瑀磨益光不足以損

翰海

卷二

稱美

廿六

○ 與兄滄

諸葛孔明

殷往嗣秀才之僑勝者也東吳孫蘆中乃有奇偉如
此人

○ 與留府長史參軍二首

諸葛孔明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
人不如也其人豫州上士也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
有膽義便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蓋於人畢教
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

唐楊炎稱李光弼曰國有事未嘗不勤勞無私可謂知禮。

唐楊炯稱魏哲曰軍井未建如臨監水之源軍憲未炊似對望來之食。

○與人

彦園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俊進領袖也。

又

兒微風氣日上。足敬人懷。

○與元士衡

陸士龍

滄海

卷二

雜

二十七

昔讀楚詞。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滄海故自是識者。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此文獨車行。

○與親故

顧榮

傳長虞為司隸。劾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

○報虞預論揚方

賀循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與於凡。便耳。不圖偉才如此。其父甚有奇名。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如方者。荒東之特苗。南田之蕃秀。安質已良。但沾沾未足耳。移

杜豐懷必成嘉穀。

○與僚屬

王敦

昔王輔嗣吐金薺於中朝。衛玠今渡玉振於江表。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答王僧虔

蕭子雲

子色之故。研妙輝光。仲符之墨。一點如漆。伯良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

○與何炯

劉孝標

軒超超越俗。如天半朱霞。敢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

書

卷二

雜

二十八

昏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纈。

○稱朱拾遺

顧况

朱君獨以烟霞風景補綴。落繡如山。明月清中有猿嘯。復如新安山水。文魚彩石。歷歷可數。

○稱顧道翁

皇甫湜

吳中山來。英游怪。巖太湖。吳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吹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鈞錦繡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為性。結冷休。以為質。吻鮮榮。以為詞。偏得發發。辟屬出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

乃知不
使民者
非不自
重

○ 與劉原父
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絕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

與友

黃山谷

○ 王長源安貧好義妻奴不免饑寒而未嘗作可憐之
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

○ 山谷嘗云不以夏畦之而事上官不以得上官之
面陵其下

○ 答李端叔

米芾

○ 老夫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嶺外文時一做冷清風

翰海

卷二

梅美

二十九

然願同味者難得耳

○ 答張文潛

蘇子瞻

○ 子由之文實勝僕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
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
終不可沒

○ 或稱太白云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霧春無草樹李
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終絳間起

○ 答劉沔都官

蘇子瞻

○ 賦窮固本坐文字蓋願剝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勿

○ 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舟無聊過時出一篇見撰則
為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璣未易
鄙棄也

蘇子瞻

○ 答賈耘老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浪
來相見出松蘿然使人神舉好個沒興的張鶴相公
見時且為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道也

○ 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蒼蒼謂張
鶴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

一病叟耳

○ 述李于麟

王鳳洲

○ 于麟厥時師訓誥學問側弁而疾若古文詞者諸弟
子不曉何語咸指于麟狂生于麟夷然不屑也曰吾
而不狂誰當狂者于麟既以古文詞創起齊楚間意
不可一世其已至之語出於筆端而不見迹未發之
語為天地所秘創出於胎臆而不為異

○ 鳳洲稱宗子相云子相才高而氣雄自喜甚嘗從
吳生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玉嘴之裂驟而淫忍克

日夕。互。唾。血。也。子。相。控。文。筆。尤。奇。其。力。足。以。破。瓦。腐。成。一。家。言。而。大。起。乃。在。此。地。李。先。生。

○ 答王麟泉操院 王荆石

海剛峯天下奇男子。有傳其哀。寒。俸。遊。狀。者。僕。謹。對。曰。如。此。公。不。必。踞。不。必。不。歸。故。衣。一。箇。做。僕。數。人。在。在。皆。送。款。息。息。皆。嬰。兒。也。

○ 與陸汝陳 王元美

東。吳。菴。中。乃。復。有。仲。蔚。吾。韓。趙。也。此。子。固。小。客。遊。揚。玄。致。與。語。間。奪。烟。霞。墨。色。足。下。時。相。與。下。上。甚。善。

翰卷 卷二 備美 三十一

○ 與袁石浦 李卓吾

披仙集。我有披別旁注在內。每開看。便有歡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書。大。凡。成。書。皆。是。求。以。快。樂。自。已。非。為。人。也。

○ 與楊南澗總制 王維禎

日者。范。洛。韓。公。致。任。歸。人。惜。其。去。者。十。九。獨。賴。以。為。宜。夫。才。之。賦。也。猶。寶。之。售。也。既。售。不。價。乃。恒。暴。在。外。啓。菊。晚。者。心。則。宜。匣。而。高。之。韓。公。審。於。斯。幾。故。輕。掉。頭。去。不。顧。

○ 與弟小脩 袁中郎

滿。雪。松。皆。吳。二。可。與。之。肆。談。甚。快。今。世。講。學。無。出。此。公。之。上。者。有。眼。如。天。有。胸。如。日。有。口。如。河。李。太。白。稱。五。贊。府。云。酒。情。中。醉。天。機。俊。發。談。笑。滿。帝。風。雲。動。人。

○ 上馮琢菴 袁中郎

宋。於。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其。詩。畫。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長。吉。之。奇。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其。膚。接。子。瞻。之。辯。而。遠。其。氣。

翰卷 卷二 備美 三十二

○ 與吳明卿 王元美

汪。中。丞。下。士。目。所。鮮。偶。文。筆。如。鋸。齒。足。收。名。乃。過。自。挹。損。吾。輩。可。愧。

○ 與陶石簣 袁中郎

家。子。瞻。快。活。珠。甚。一。冷。太。史。月。騎。瘦。馬。走。長。安。市。上。不。知。有。何。好。面。孔。而。敬。天。善。地。善。此。

○ 稱張聖清 陳翁公

聖。清。生。而。秀。惠。弱。不。勝。水。十。齡。誦。詩。騷。十。二。凋。經。術。淇。園。楊。荷。柳。試。而。罷。之。補。諸。生。高。第。舉。體。無。凡。奇。情。

蕭遠。望見者。亦驚。孝。林。水。霍。寒。寒。天。莫。得。喻。其。意。也。
於。謁。長。吏。游。大。人。華。婦。幼。馬。追。飛。逐。走。於。少。年。之。場。
非。特。堅。寒。耳。輪。且。不。欲。安。之。者。睫。上。矣。

薦

○ 薦 馮野王
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
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仕者並。

○ 薦 幸慶忌

何 武

先帝遠列特之官。故奸軌不得萌。而破滅。先祿勳
慶忌行義。脩正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被敵。外夷莫
不拜。乃者大異。並見。加以兵革。久發。慶忌宜在爪牙
官以備不虞。

翰海

○ 論 傅喜

何 武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
遺歸。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象以季友
治亂。魏以無忌。折衝。故楚。陸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
不以為難。子玉為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
相慶。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
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也。

○ 論 朱博

社 業

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誠國家權俊之寶臣也。

宜徵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可高枕而臥矣。昔請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奸臣矣。

○奏記州牧劉焉

秦 空

慶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行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誠往古之所重慎也。有欲鑿石索玉割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

所見

卷二

焉

三十五

○與漢昭烈

袁子啟

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慶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與高祖

劉 柳

慶士雁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殊。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冠。亦王猷遐緝。預照其丹款。

州口

○代書薦劉軒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相續。不絕其流。秀出者有。東城人劉軒。軒開卷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為文。子佐得陽三年。軒每著文。輒來示予。

一旦盡齋所著書。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落江海。不足以發軔事業。又慮病無心力。不能編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版中事。授軒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為子。謁集賢庫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待御。秘書蕭立字藍

翰海

卷二

焉

三十六

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常信其言。苟於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骸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

○與錢仲玉

蘇東坡

吉州幕柳致與之火。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衷。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矣。念非大度。成德。孰知收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蓄多拙。於行。惟懷念才難。勿責全也。若

公遂成就之。此子如有可採必為門下用。
肩公有薦語云。若令用者之求人更甚於人之求用。

○與吳明卿

王弼州

偶有一佳物。貢置足下。藉籠中。如四明沈嘉則者。任
法負氣。文多作西漢家言。詩歌構造不可當。足下一
見自能青眼。無俟僕筌蹄也。

○與王汝寧

稅無功

僕生平重薦人。如司馬李主唐舉之流。接手不欲開。

翰海

卷二

流

三十七

乃今有佳妙人在江湖間。何可不令足下知之。僕薦
知王山人雅善詩畫。與意所至。森不可遏。隨筆點綴。
便成奇品。時方海暑。想足下散髮不出戶。時之具。
具否。能醉山人一斗酒。山人向群間作粗俸之松。峨
嶂之雪。天台之石。果佳。虛之瀑布。而足下置身其間。
定令面而清寒。煩襟頓豁。應感薦山人者。
○與李比部
王百穀
不佞之友。毛君破浪物也。介而登之雷門。公得此不
佞乃前魚矣。

○與張黃門

王百穀

二十四橋明月。寒裳而就之者。如雲。故親刻君亦以
崩。繼往。劉君負奇。畫以千緒。疾。黑。爽。幾。蒙。茸。矣。此。將
得。遇。張。公。子。不。憂。食。無。魚。或。不。者。但。聽。何。處。玉。人。吹
簫。聲。矣。益。家。人。菜。色。

○與項明父

陳者公

熱卜直是坦中。其技。故自。漢手。吾丈不令作泰山。無
字。碑。至。荷。

○寄尹克康

王百穀

郭士吳章叔。貪而有道。此行將謁武夷君。武夷徒有
青霞。安得飽。幸稍樹之。俾無得。開邑之。菜色。還也。

○與張大理

丘時可

望蜀言旋。畏途。想當與人。情。相。似。折柳。河橋。瞻湖。易
勝。座。上。有。張。鴻。雁。不。獨。是。弟。莫。逆。友。俠。骨。天。戒。藻。思。
川。注。臨。池。染。翰。奴。隸。鍾。王。一。異。才。也。延。而。進。之。不。惜
蒞。頭。此。君。益。以。片。言。增。重。矣。意。與。牛。驥。不。能。巧。
暄。語。統。折。驥。原。

翰海

卷二

薦

三十六

翰海卷之三日次

自叙部

述

與曹長思

魏應璩

與親故

晉劉琨

與人

王逸少

小差帖

王逸少

與王丞相

陸玩

上座至

唐劉軻

與秦太虛

宋蘇子瞻

答王幼安

蘇子瞻

與友

蘇子瞻

與人

米芾

答徐汝厚

明王元美

與余懋昭

王元美

翰海

卷三

與王敬美

李于鱗

與金鶴卿

楊用修

與華存井

王鳳洲

與朱貞吉

王鳳洲

復沈純父

陳著公

與應黃州

王鳳洲

與陶石簣

袁石公

與李仲吉

王鳳洲

與徐少唐

楊守陳

與袁柳之

王鳳洲

與張不偏

許流嵩

寄同社

袁中郎

與陳者公

董其昌

東友

王半偈

與顧少玄

王元美

東弟

劉錫玄

與友

王百穀

與來年丈

徐可求

與董得陽

茅坤

與張賓父

王元美

東陳山人

汪道昆

與李于鱗

王介洲

寄周玄六

錢文薦

寄楊文

袁中郎

與孫心易

袁中郎

與吳明卿

王元美

韻

答劉之遴

梁劉孝標

與江明璞

明汪南溟

與魏考功

王鳳洲

與王文祿

王鳳洲

與李紫英

馮開之

復項朋父

陳著公

復徐文舉

王百穀

與陳于龍

王鳳洲

翰海

卷三

與張進之

儲嶢

與張伯起

王鳳洲

答吳司理

陳著公

與周生

王鳳洲

與李惟寅

屠長卿

與范天然

王士性

與項楚東

陳魯公

答彭緝脩

王百穀

自快

與公孫弘

漢東方朔

與劉景文

宋蘇子瞻

與俞清老

黃魯直

答許此慎

明方遜志

答此肩吾

屠長卿

與王百穀

屠長卿

與俞仲蔚

王元美

與顧季在

王元美

與唐太史	陳者公	續程虞卿	洪時舉
叔友	史穉元	與龔寧按	劉汝佳
銜我			
謝金部中	唐羅隱	謝寶相公	劉禹錫
與朱康叔	宋蘇子瞻	謝應容菴	明楊用脩
答郭一丈	許相卿	與陳玉叔	王元美
答吳中涯	鄧宗齡	與呂克符	屠長卿
寄胡司徒	王元美	與朱南明	徐文長
與毛別駕	錢文薦	東朱侯	洪時舉
與項明父	胡汝淳	答朱瀛海	馮開之
與邢直楷	王百穀	與吳明卿	王百穀
與張桐部	劉汝佳		袁石公

翰海卷之三

雲間陳維儒者公鑒定

人沈佳胤錫侯

自叙部

述

○ ○ 與會長恩侍郎

應璩

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家之樂。悲風起於閭闔。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表生。時步玉趾。推蘇

不覺清談而已。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

其苦懷耳。

○ 與親故

劉琨

吾枕戈待旦。志棄逆虜。恒恐祖生先吾著鞭。謂祖

○ 與人

王逸少

吾頃無一日佳。哀若之。獎自。至。要。不得有所。故。而。猶有勞務甚劣。

小差帖

王逸少

抄在不在子語

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畏東陽花里
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 與王丞相 陸玩

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難吳人幾為傖鬼

○ 上座主 劉軻

結廬廬山之陽積書窓下日與古人磨礪歲月悠久

寢成書癖

○ 與秦太虛 蘇子瞻

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送道

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鷄炊黍至數

日不厭又有滿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

村酒亦自醇醲柑橘枰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咸蜀

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麩

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

行喜借人看黃州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

虛視以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展讀至此想見批

鼻一笑也

○ 答王幼安

蘇子瞻

王聖俞先生口珠率有

事自

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焉未即快博也
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為鄉里房舍客次臘相勞問何
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 與友 蘇子瞻

京洛之下豈有閒人不覺劫劫過日勞而無補顏髮

蒼然見必笑也

○ 與人 米元章

海岱咫尺不能到焚香而已日短不能晝眠又少人

往還惘惘足下比時何所樂

○ 答徐汝厚 王元美

某自入散曹來稍稍靜思覺向年徒以浮氣待人以

易舍待事以麤心待古人書以滿心待詩文終無毫

髮遺益日得罪同行不少也

○ 與余慈昭 王夢澤

僕林居無營為疎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

妄高竹林而配其故忠三閩而過其沉智傷夷而穢

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放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詞

倦則偃卧卧不為夢復究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乘

丹中
鳥通
此為
野所

與深則不舟雅好雲焉苦僧磴危鮮不履脚

○與王敬美

李于鱗

東行瘡瘡自蘇囊中裝懸糝矣攬腕之餘空言盈篋
不如一囊錢也然脚我為幸沾沾焉不知其苦

○與金鶴卿

楊升菴

塘石同栗里而室無阿舒之愉遲暮如子雲而門無
好事之問僻遠視瓊瑤而館無白鶴之假寂寞均柳
永而游無黃溪之適迨昔承清塵於俊選廁華景於
英流病馬服府曠若隔世

○與華存叔

王鳳洲

僕一太行坂傍驪耳導師解羈絡而飲之清冷以故
易為馴豐草長林差自得意能暫脫五時衣脚白恰
握塵拂趣故自無限也

○與朱貞吉

王鳳洲

僕慕道而未有指授畏筆硯如壘而未餘盡却知酒
之害生而時一中之兒子輩失意於真成無涉而不
能盡置之度外何老人之多物也

○復沈純父

陳普公

東歸十九在山負神之暇半為客所跡如出於子母
麻深淡草樹中

○與應黃州在明

王鳳洲

僕自廣蓼莪一丘一壑鳩涎足潤而誓墓不堅覲顏
強出身在人手名在人口如墮苦海無渡出期庚辰
以來始能痛割生平嗜玩不掛一絲誦白馬之遺編
抽玄札之秘旨長齋六時懺悔宿惜以此了餘生粗
覺具少味耳恨無能分供也

鳳洲有云通來日了文債形神不攝然須於墨地

中淹殺無計迴避如何如何

○與陶石簣

表石公

會胡太六知社中兄弟近益精進弟謂諸兄統是人
參甘草藥中之至醇者若弟真是已蓋大黃腹中飽
悶時亦有些功效也

○與李仲吉

王鳳洲

僕不幸而弱冠成進士又不幸而好飲好談需好一
切鈔藥之末技又不幸而不能自愛往往輕露其醜
以故狂名滿天下客所不得志於人則借名僕其稍

得志於僕。則遠狎僕。狎而不能大得志。則又狎狎及僕。僕又所訾。而負輕薄文士名。銜負心之痛。而幸富貴。當止足之地。而乏勇決。垂朽之骨。作人齒頰間物。中間愧心。畏心。厭心。悔心。數起數滅。

○與徐少詹溥

楊守陳

弟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僅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里許。而喜游陟。今皆不復爾。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一白髮青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官况已索然矣。

○與袁抑之

王鳳洲

弟故是口吻閒物。屬歎之後。覺得一切滋味。如嚼蠟。聊以懺塵。置蔬食布衣。聊以懺侈。慙。癡。燒。筆。聊以懺綺語。如是沒齒而已。豈敢用不出為名。亦豈敢妄意出世之業。

元美與王百穀云。僕在人口。過活一世。晚始小自由木食草衣。覺輕肥之腫後。

○與張不偏

洪胤嵩

別後倉糧。踴至。殫力應之。食不暇給。朔風振厲。滿目。

批。辣。視。兄。散。步。林。巖。寄。情。墨。翰。真。天。際。人。豈。俗。吏。敢。望。哉。

○寄同社

袁中郎

弟已令吳中矣。吳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說法。石有長老。但恐五百里。根長來。存突人耳。

○與陳者公

董玄宰

長安居四閏月。未見一可談人也。但日暮。趙州無字。為生活耳。畢竟別有境界。

○東友

王半偈

秋爽正可出游。乃為瘧鬼。銅之一室。忽而炮烙。忽而負冰。不五日。肌如腊矣。髻絲似木。葉經霜。刀刀亂下。

○與顧少玄

王元美

避寒處一鳩廬。如婁。然尚未得靜中趣。秋歲須悉焚。筆研杯杓。令無毫髮整。或有可以語公者。弟忍轉敗。公與耳。

○東弟

劉玉受

二月十之日。得弟草書。見燦身。暢酣。振梅。鄧尉。及筆。

墨相親。種種捺人語。使人妬絕。休吏既與筆墨為仇。遂不知十年前鄧尉。仍在此世間耶。亦復不省梅為何物。云何為振。但憶前月之半。此間亦有所謂燈夕者。抽分主事。忽着青衣角帶。長跪堂下。自一鼓至三。腰穿膝腫。云。敕月缺。已鈎鈎就睡。都不知此世間。仍有一等暢酣人在也。

表石公與丘長鶴云。弟作令。備極醜態。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論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有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

令一身嘗盡。

○與友

僕頃中寒幾殆。今蘇矣。然猶以杖代。與以藥代。廉以整。齋頰十尺地。代千峰萬壑耳。

○與朱年丈

別來坐荆棘叢中。曾不得間著一飯。帖枕一眠。不佞昔回贛者。何能奉曲作此狀也。足下繡眼高居。視若輩。不啻井泥中矣。

○與董得陽

茅關門

秋來露繁。木葉漸脫。蟲吟刺刺。四顧焚焚。况以失職之人。憂鏡之士。而附之以室遠之思。南望江流。忽不知涕之沾衣也。

○與張肖父

王元美

鄭城如斗。大千峰牙。距四護之。江水流。几席間亦十奇也。第老態歲比甚。蘇啞齒。路不堪吟嘯。

○東陳山人

汪南溟

八年飲吳市。換關高坐。如神如帝。而今趨滄公府。抵着梳齒。視人頓矣。作休戚良可羞也。市中無良笑。無

上藥無佳氣。無肥蟹。無鰻鱔。無鳧鵝。第有腐牛腥豕。不堪薦口。日以苦菜下舒。如終南頰。陰令人腸枯。所

○與李于鱗

王金州

晨見燕中信。僕乃得青州一老兵。刀筆九載。復着黃皮袴褶。稱主人長槍大劍。中直為羊裘所矣。

○寄周玄六別駕

錢文薦

五年俗吏。衣化為塵髮。化為絲。憔悴形容。已非本來面目。獨一片素心。不受淄亦不受化。則故吾尚在。

寄揚文

袁中郎

○吳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斷。項欲落。差乎中郎一行作吏。文雅多盡。夫古有鳴琴飛鳥。栽花種柳者。不知於草有何工夫。作此閒伎倆。

○與孫心易

袁中郎

弟前路未知。向何處去。惟知出路。由路而已。山行之忙。忙於作官。

○與吳明卿

王元美

入春忽忽。酬應構一禪室。坐不能至。疲輒為酒人幸。

去幸具少宿力。情騰中亦不至。出下乘語耳。

又與明卿云。歲杪懷人。婁其欲絕。已得子與雪中書。足破栖閣。最淺而足下。閑使至。手記念存。猶省今昔。愴然內阻。後數行下情者。何物能令人老。結習牽引。仍輯救帶。風蟬兩翅。候至難過。與願季狂云。偶有小小篇什。徘徊自失。如栖蟬火。胡蝶聲。振月露。安能離身。搗壞之外耶。

讀

○答劉之遴

劉孝標

○北冬有隙。三秋暇時。多游書圃。代樹萱蘇。咀爵精華。不知地之為與。天之為益。是用周流墳素。振管磬冊。發發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隔耳。豈真歲山之名。播於士大夫哉。

○與江民璞

汪南明

○今之予者。塞路乃公。以古瑟鳴。始奏雲門。聞者傾耳。公無遠休。恐令知音。快快耳。某因人成事。謬為舉肥。

翰雅

卷三

十一

者物色之簡。善吳人。義無所避。端居飽食。徒充不肖之軀。若振急持危。心與髮俱短矣。

○與魏考功懋忠

王鳳洲

不佞厄人。危語豈足以為尊公重。而年來屢勅筆研。脩詞不能。即有所撰述。亦辭而已。吾丈乃鄭重獎飾。徒使愧汗。

○與王文祿

王鳳洲

僕東髮時。氣豪腸肥。吳命管翰。竟不聞古作者。落域而狂。聲已幾碎。人齒鈎間。今髮種種矣。無能為足下。

幸勿過聽也

○ 與李敬美

馮開之

先生中州人豪不佞劣劣即奉報善使不得奈何哉
掛先生齒頰款款乎深相知也僕偶得一第便期一
丘一壑天下事自有大人先生任之

○ 復項明父

陳善公

雙魚編導以陳批僕之顧也少間當潰墨破蒼葉下
二扇書上紙堪模赤頭奴耳

○ 復徐文舉

王百穀

僕故繡造之刃耳刈葵割肉高路駢不堪而足下謂
其魚腸耶

○ 與陳于招

王鳳洲

拙序便是陳批之遺所貽二律峭潔閃爍乃不懼大
巫而適和春雪俱可矣事今年來筆現小閣為公與
發遂爾破戒具草舍覆詭是公鄉人子雲故事恐不
免耳

○ 與張進之

儲 曜

有稿數章奉覽甚愧詫同然禁鬱絕餐亦須一嘗甚

竟知世間別有滋味也

○ 與張伯起

王鳳洲

春寒甚忽忽擁爐幾與筆研誓近始得舒勉效佳集
珠玉之導久不惜意工拙既成讀之不知何語足下
為我藏拙可也

鳳洲與吳明卿云承諭揮珠之夢此正足下精誠
所發于鱗注往照乘如僕不過一較人淚耳

○ 答吳司理

陳善公

嘗念古之隱者非避跡夷門則寄居梁廬故扁舟莫
納投太湖山中復嶺千尋怒濤百變松溪竹冷閒寒
無人粗以深雪浮氣而明公比之徐南州則免不致
置對矣

○ 與周生

王鳳洲

僕雖不至於情中作生活然大段脫此窠臼不得出
出沒沒何得具鬚者稱男子

○ 與李惟寅

屠赤水

僕學書無成刻又學吏寂落可知也尊食親事戴星
中道將以小勞而補其大拙今氣息懶懶頭岑岑矣

人言屠生難折腰。今腰肢不盈一束。獨奈何。

○與范天然師

王士性

性作令。曠矣。乃復冒官。破整之足。責以千里。未有
不介。老師九萬扶搖。下視世界。蟬。靜。直。作。一。大。原。耳。

○與項楚東

陳者公

○詩正如小兒塗鴉。不堪一笑。差有未家雲山。少能
憾。悔耳。詩懷奉符。比季雅作。老儉。見紅綃。馬上。雋。少
年也。

余州有云。比來不欲沉思。扇頭之作。是衝口語。不

翰海

卷三

十四

足汗无懷袖。

○答趙釋備

王百設

生何得才。一柱。莫取。王生。為太白。安能。鼓月哉。王

自快

○與公孫弘

東方朔

木槿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

○與劉景文

蘇子瞻

○其生平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
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與俞清老

黃魯直

○不肖。沉埋塵土中。已成流俗人。時時夢想。猶有曩時
江湖雲月耳。

翰海

卷三

百庚

十九

○答許此慎

方遜志

斯文世以為細事。然最似為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
銖兩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為所記憶。時時迫
感。替責。不使存斯須。侯樂。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
識數字。大為所困。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為
庸人。而不可得。又安知困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為無
窮之幸耶。

○答沈肩吾

屠長卿

○僕寥廓之夫。萬事。無一官。賜。助。伊人。即橫肆。貝錦。

絕不腹惠。此去為啼。猿嘯山靜。水明。楊柳。覆船。拖。不。夫岸步步可憐。故人當羨此行。無多設勞苦語。

屠長卿

僕既貧到骨。又不欲橫着。向屏。活兒。故忻然。日開口。而笑。家有一錢。與親朋。間坐為。清歡。與到。或口。詠下。里曲。少年在。秀。棹。吹笙。暢甚。詰朝。洗盞。厨。無。晨炊。矣。而此中。靈明。湛然。以此了。世。差亦不惡。

王元美

閨門中諸小兒。塗抹倚門。便自相國色。卒然問。下。

翰海 卷三 自快 十七

無知者。如僕。固。不見齒。師父老。習見。陸。準。公。酒。態。謂是。風。老。公。十。日。高。會。威。加。海。內。終。相。驚。一。亭。長。作。大。舉。止。千。秋。事。業。豈。易。令。羅。紀。書。生。賞。哉。

王元美

世貞。比。好。酒。如。昨。而。更。懶。甚。讀。書。不。能。至。乙。夜。思。枕。矣。獨。喜。時。時。為。詩。輒。有。奇。語。不。知。從。何。來。也。

元美。有。云。久。隨。齒。頰。間。晚。而。小。遠。之。一。整。條。生。粗。更。自。了。

與摩太史 陳眉公

明年老父七十矣。欲得是下文為壽。弟源德無他。天。願。今。人。浮。慕。木。天。之。清。華。而。笑。山。中。之。隱。操。請。是。下。以。一。言。掃。之。是。下。文。高。及。第。弟。不。心。空。鬱。輪。乎。是。下。歌。朱。雁。弟。不。盟。白。鷗。乎。是。下。推。天。祿。著。書。弟。不。坐。鹿。皮。談。易。乎。是。下。掛。五。色。宮。錦。弟。不。披。四。時。氈。袖。乎。是。下。侍。玉。皇。案。弟。不。禮。繡。佛。齊。乎。是。下。高。車。弟。不。高。枕。乎。是。下。千。鍾。五。鼎。春。秋。饋。享。弟。不。雞。豚。之。遠。親。存。乎。與。兄。比。權。量。力。較。推。對。唯。此。是。以。壽。吾。翁。矣。兄。讀。之。得。無。擊。桌。噴。飯。笑。我。為。不。知。漢。大。也。

翰海 卷三 自快 十七

王元美先生有云。比游洞庭兩山間。覽太湖之勝。歸坐小祇園。覺天池榭枋。各自有致。以知南華生非欺我者。

洪時泉

秦汝元出手教。知兄有故人想。故人囊空四海。筆破千愁。絕無他狀。惟不作鴉語。不吐酸氣。不效貧兒態耳。

史啓元

想兄攤雙荷葉。歌八紉之曲。芙蓉帳暖。金谷風流。善。

第元坐高齋枯禪行徑朝來鏡雪披綠萼稍有野人腸肺。

○ ○ 與龔寧揆考

劉汝佳

咄咄劉生念年落魄勿論人莫可為慰即自不省慰於何居第還而顧其舌猶存顧其匣青萍光閃閃未竟飲持而和歌時而起舞醉後耳熱淋漓酣暢興又未嘗不居然衰耳。

詩毒

卷三

詩賦

廿

謝我

○ ○ 謝也田金郎中

羅隱

某通衢十二惟繁黑貂故里三千但勞黃耳善非郎中暖律南吹和風外扇權之於枯葉之側致之於芳英之中則蝶舞鶯啼空絃幽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

○ ○ 謝實相公

劉禹錫

六律變幽谷之寒一丸銷彌年之疹銀鬪將舉危心獲安。

○ ○ 與朱康叔

蘇子瞻

翰海

卷三

詩賦

廿九

遷居臨泉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

○ ○ 謝應客卷

楊用修

脩葺書院實出大命使杜市外堂無熱春雨尚潛却會。有興停雲感德至矣何日忘之。

○ ○ 答郭一文

許相卿

觸暑臨存俯以儀物既拜動注經歲塵埃中人濕然毛骨俱爽。

○ ○ 與陳玉叔

王元美

山中自護其嫌。與世味疎。懈乃明公。為念不忘。且以家致臭味之故。惠我好音。俯以腆贖。比之玄度。坐致諸侯之餉。幸遇過之。

○ 谷比部吳中淮

鄧宗齡

兩辱教旨。情慄。望。披之。如數。椎。換。赤。心。肯。生。涼。快。甚矣。更拜重貺。為德無已。見。亦。殊。

○ 與呂元符

屠長卿

長卿方不利當世。不賤。若泥沙。則畏。若鬼。地。元符乃獨提一片肝腸。明白相向。定須別有一副眼目。是家。

翰海

卷三

詩代

二十

廓中。觀。破。不。隨。衰。好。短。長。此。誰。可。望。於。全。之。悠。悠。者。乎。中。藏。嘉。惠。江。水。俱。永。

○ 寄胡司徒

王元美

公。衰。衣。江。左。既。覆。露。我。而。渡。食。我。禮。我。行。臺。之。夕。以。却。內。人。才。賜。權。不。謂。齒。頰。餘。生。亦。賜。收。采。不。燃。之。反。豈。堪。作。藥。籠。中。物。特。以。篤。舊。之。深。等。之。遺。簪。故。履。使。稍。有。顏。色。草。野。聞。耳。昔。人。云。知。已。重。於。感。恩。某。豈。敢。一。食。而。忘。左。右。

○ 與諸南明侍郎

徐文長

謂立身無狀。墮肉有年。等諸分數。愛欲其生。不勝。欲其死之多。實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之。幸但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培。當。全。龍。象。之。雄。豈。肯。捨。已。而。耘。田。終。於。通。傍。之。築。舍。得。諸。秘。寶。感。而。涕。零。辟。如。蠱。瘵。在。床。雖。至。親。視。為。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與。必。起。之。念。道。義。兩。在。天。地。共。陰。恩。德。同。酬。結。銜。備。負。

○ 與毛別駕

錢文薦

昔人稱淡交。交淡則久。彼握手道歡。其濃若醴。無何。翻覆如雨。如雲。此道。幾。枝。大。荒。之。野。矣。乃。門。下。念。故。人。如。新。始。信。明。水。萬。途。醇。醴。也。

○ 東朱侯

洪時果

不肖愧非出世人物。何緣掛在明公口頭。又何緣臥在明公束上。

○ 與項明父

胡汝淳

風亭。幣。暗。雲。潤。波。濤。弟。落。諸。一。具。骨。遠。似。虞。翻。謂。受。知。自。希。不。識。兄。文。何。以。收。入。鷄。壇。簿。也。篤。胡。桃。渡。相。望。盈。盈。可。任。蘊。結。

○ ○ 答朱瀛海 馮開之

足下推借太過。不覺慚汗。天下一人知已。死不恨。乃今得之。足下彼悠悠者何足言。

韓文公曰。古所謂知已者。身在貧賤。為天下不知。獨見過於大賢。乃為可貴耳。若自有名稱。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何足貴乎。故曰士為知己者死。

○ 與邢直指 王百穀 某老無狀。若白。臭充。願之不中。於。巫。祝也。明公文。據之。將與踪。練。並。莫。其。拜。明。德。當。世。豈。徒。後。齒。

○ 與吳明鄉 王百穀 僕。此。密。文。夫。爾。目。不。能。矚。五。色。光。氣。不。能。吐。萬。尺。紅。負。四。海。一。空。囊。吳。中。兒。悉。按。劍。足。下。亟。物。色。馬。僕。於。足。下。有。風。綠。哉。

○ 與張祠部年文 劉汝佳 尚。書。郎。懷。香。旌。蘭。方。貴。甚。乃。弟。往。來。平。原。辱。文。折。節。義。高。把。臂。情。切。青。燈。綠。酒。相。向。色。飛。張。廷。尉。結。襪。王。生。執。願。弟。無。能。當。重。客。也。

○ 答沈何山 袁召公

○ 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樹根虬曲腫無益棟棟而世之高人韵士愛其古朴以為山房一種清供華而致焉費之惟恐不奢仁兄或者以弟為山房玩乎則又何不尋一片清冷寬閒地苦惜莓砌鎮日相對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使一人玩而千人唾則仁兄亦何以自解乎雖然以一棄重無用之物而致萬人韻士之嗜為幸多矣故僕僣塞不聽驅置弟行矣

○ 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樹根虬曲腫無益棟棟而世之高人韵士愛其古朴以為山房一種清供華而致焉費之惟恐不奢仁兄或者以弟為山房玩乎則又何不尋一片清冷寬閒地苦惜莓砌鎮日相對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使一人玩而千人唾則仁兄亦何以自解乎雖然以一棄重無用之物而致萬人韻士之嗜為幸多矣故僕僣塞不聽驅置弟行矣

○ 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樹根虬曲腫無益棟棟而世之高人韵士愛其古朴以為山房一種清供華而致焉費之惟恐不奢仁兄或者以弟為山房玩乎則又何不尋一片清冷寬閒地苦惜莓砌鎮日相對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使一人玩而千人唾則仁兄亦何以自解乎雖然以一棄重無用之物而致萬人韻士之嗜為幸多矣故僕僣塞不聽驅置弟行矣

翰海 卷三 十一

翰海卷之四目次

交際部

遊顧

與平原君

宋 昭 王

與晏鸞

梁 陶弘景

與支遁

晉 謝 安

與俞仲蔚

明 王元美

與張益兩

王世懋

與王弇州

王百穀

與宗用晦

王元美

與王丹陽

陳著公

與張不偏

王世俊

與丘長孺

袁中郎

東劉振之

程秋政

寄劉覺我

譚世講

翰海

卷四

目一

與友

俞 紹

與王學憲

王百穀

與陶石簣

袁中郎

與俞仲蔚

王鳳洲

與陳給事

王百穀

東項彥父

方 紀

與王元禎

居 節

與沈茂才

王元美

與王袁白

袁伯倫

與屠長卿

王百穀

與陳伯子

吳斗岳

與王胤昌

王弇州

與友

孔頴之

與張不偏

馬孟禎

與項明父

王元采

寄友

袁中郎

與張不偏

虞青霞

與項明父

王元采

與牛叅戎

王百穀

與洪叔子

戚繼侯

東項明父

姚履素

謝顧

與文之

宋 蘇東坡

與潘子欽

明 宗子相

復陳黃門

王百穀

與友

王百穀

與應巽山

陳雲浦

報趙山人

宗子相

與陸長庚

宗子相

訝不顧

與李叔玄

明 王百穀

與王弇州

王百穀

翰海

卷四

目二

與吳自如

丁心淵

與葛旭玄

陽若士

與蔡元岡

莊起元

與王百穀

歐大任

與安緒卿

王百穀

荅劉儲秀

王廷陳

復李天瀛

錢文薦

報晤

與米元章

宋 蘇長公

與湯伯潤

明 湯霍林

寄王鳳洲

王百穀

與梅客生

徐文長

與友

王百穀

與張肖父

王鳳洲

與項明父

胡汝淳

與湯隕陸

袁石公

與再侍御	郭維禎	荅沈飛霞	王百穀
與石門僧	許雲村	寄蘇雲浦	袁倫
與陳太親	虞邦譽	與張孝廉	姚世華
東范叔子	吳斗岳	與呂明府	王百穀
與葛雲岳	陶石簣	報方元順	文翔鳳
與孫齊之	王半偈		
叙失晤			
與孟少傅	朱孫 親	候鄒南阜	明 汪南溟
與唐一翁	吳惟微	與何吾鄉	王 煒
與項孝廉	陳着公	寄孫子喬	錢文薦
寄莫廷韓	屠赤水	與李本建	袁石公
與陳用明	許雲邨		
謝翰			
遺張紘	漢 孔文舉	與曹昭伯	魏 應 球
與元九	唐 白樂天	復柳子厚	劉禹錫
荅舒堯義	宋 蘇子瞻	荅程全父	蘇子瞻
與凌稚哲	明 秦鳳樓	與彭且陽	汪南溟
荅李中麓	楊用修	荅項明父	陳着公

荅沈篋仲	三允美	與友	凌物高
與孫使君	陳着公		
許無翰			
與顧益卿	明 王百穀	寄吳文白	錢龍虞
與友	王百穀	與楊伯翼	屠赤水
寄吳章泚	王百穀	與友	王百穀
與魏彭野	王垣陳		
龍			
射虞獻晉	楚 潘 黨	上姊后	侯 趙 昭 儀
與馬伏波	杜 林	教妻	秦 嘉
與夫	文惠妻	與諸葛恢	魏明 帝
與山濤	晉 文 帝	送橋帖	王逸少
送梨帖	王逸少	荅張生	屠 崔 氏
與孟亨之	宋 蘇東坡	與賈耘老	蘇子瞻
與鞠持正	蘇子瞻	與王立之	黃魯直
與楊應宰	明 李東陽	寄任五安	詹景陽
與郭侯	錢 福	寄羅汝立	王鳳洲
與項東蓀	陳着公	東程仲木	程東溟

送茗帖	陳益祥	東張君繪	朱長春
與吳詹簿	王鳳洲	束荆卿	劉汝佳
寄茶	林太華	寄蘇實浦	束小橋
與項彥父	范如梓	餽香	林庸
送友筆	許君信	墨	華純
硯	華純	紙	孔頴之
送梅	毛文煥	與項孝廉	程夢熊
贈劉孝廉	許君信	硯	汪南溟
與吳曲羅	朱石公		
謝魏			
雜帖	晉王右軍	謝賜韻葛	梁沈約
謝趙王魚	庾肩吾	謝趙王米	庾肩吾
答趙仲脩	宋蘇子瞻	與周文之	蘇子瞻
答王友	明徐文長	答王大參	王元美
與江惟一	王元美	謝茶	何慶元
答江綠蘿	袁伯脩	謝移竹	陸德龍
謝兵參戎	陳蒼公	謝陳寧州	支大倫
謝茶	陸德龍	謝橋	郭維棧

與陳仲醇	王鳳洲	束項彥父	徐絳
謝惠魚	徐文長	謝陵稚朗	陸冷
與唐一卷	吳維岳	謝華床	王弘澤
與劉振之	程敦政	謝王百穀	毛仲章
與喻邦相	王鳳洲	謝劉姬蘭	王百穀
謝茗	王焯	答許中尊	陳蒼公
答朱在行	王半偈	答項明父	王三才
謝枕	孔頴之	謝鏡	秦嘉梅
與悅公	王半偈	與洪伯子	鄭大儒
謝履	孫仲言	謝借舟	王百穀
謝香肥皂	許君信	謝蓮花	張孟雨
謝瓜	凌湛初	謝柑	張一中
與曹太史	王百穀	謝草	胡承齋
與友	王半偈	謝酒	杜玄度
謝炭	許君信	謝湯茗士	劉汝佳
謝龍安	王百穀	與黃淳父	王元美
辭魏			
辭保遺	梁江革	與劉壯與	朱除子瞻

招蔡比部	招黃震字	招友游飲	招王蘿山	午日招友	招友	招王印洲	暮春招友	招宋中虛	謝海	招沈箕仲	招孫以德	招李憲部	招洪孫子	招陳子蘊	與姜唐佐	招飲	答朱在明	答范純夫
林太華	虞邦譽	許以忠	唐景鳳	俞 璋	姚文煒	許以忠	屠赤水	陳翰臣	朱 日	屠赤水	屠赤水	黃 甲	盛鏗侯	凌洞湖	宋 蘇長公	一	王元美	蘇子瞻
招潘子嘉	招李曙巖	招虞青霞	招友泛湖	招安緒卿	招友泛月	招友飲雪	秋夜招友	招馬照明	朱 日	邀楊虛醒	招張孟雨	招馮開之	午日招友	招王子陽	明 許雲村	答唐巡撫	與王百穀	
凌約言	項桂芳	徐重文	屠赤水	王百穀	宗子相	屠長卿	李元暢	許君信	朱 日	黃 甲	王地雲	屠長卿	陳翁公			王 魏野	明 王元美	

答與邨	與趙凡夫	謝飲	與友	與項彥父	與陳侍御	東項明父	與文宗儒	辭飲	辭飲	餞李勉心	上巳招友	招劉惺吾	饒項孝廉	中秋招友	招從月	招友	招泛湖	招詹員吾
王夢澤	明 王百穀		吳 虛	史教元	曹學佺	明 周 達	李東陽			吳應秋	劉景心	江 桂	董應舉	陸德龍	范 梓	何 虛	王 策	江仲履
謝周二丈	與衛太宰		蘇九日飲	辭友	東友	答曹觀所	邀諸心齋			招兵憲	招余宗演	東港師	與項孝廉	饒友北上	雪中招友	夏月飲妓	與杜玄度	招許君信
曹爾禎	吳仁度		李元暢	屠赤水	陸德龍	許君信	林有潤			劉一初	孔四可	王 燁	程夢熊	陸德龍	朱道顯	王半偈	王百穀	劉有

謝秀二文	曾師建	與項孝廉	曾爾效
謝飲	袁中郎	與元始	徐觀瀾
與友	魏較	謝友	孔四可
乞			
與阮瞻華	晉 司馬越	與滕達道	宋 蘇子瞻
與陳天伴	蘇子瞻	與張助甫	明 王元美
與陳郡伯	連總秀	與金益章	錢文薦
與文博士	陳五岳	與何侍御	祝無功
與程仲權	王百穀	與文衛山	宗 臣
與張未核	竇仕衛	與談兩懷	顧汝紳
與張孟雨	許君信	與朱介文	虞青雲
與劉石	張孟雨	與友乞桂	何 塵

於海卷之四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門人沈佳流錫侯輯

交際部

邀顧

○與平原君 昭 王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家

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

○與晏嬰 陶弘景

正爾整拂麻蒲具陳花木瑞襟飲思行聆發錫也

○與支道 謝 安

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戚

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與俞仲蔚 王元美

淄青大都會也襟帶海嶽多古賢士大夫之迹足下

能扶策而來乎郡厨雖索然脫粟之飯可以佐游足

下無自苦人生百年里中也正復何益

○與張孟雨 王世懋

弟署寤室苔痕盈尺局足下珠履致之

與王夔州

王百毅

○前。至。何。時。入。郡。幸。一。過。臨。綠。蔕。葦。苻。山。中。不。乏。請。為。後。者。供。

與宗用晦

王元美

○小。祇。園。水。竹。日。益。成。趣。兩。增。置。丘。島。樓。觀。臺。榭。水。木。芙蓉。之。屬。似。非。復。人。間。境。亦。欲。得。奇。士。見。枉。不。為。辱。耳。

與王丹陽

陳君公

○監。臺。造。冊。敕。郡。署。台。從。過。謁。幸。先。期。以。報。移。舟。古。松。

新海

卷四

遊蹟

二

流水。閒。作。片。時。圖。畫。中。人。何。如。

與張不偏

王世茂

○何。時。問。渡。江。鼻。僕。已。救。陽。侯。退。舍。待。張。先。生。破。冰。而。來。印。我。苔。辭。

與丘長孺

袁中郎

○近。日。游。興。發。否。茂。苑。主。人。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可。飲。太。湖。一。勺。水。可。游。洞。庭。一。塊。石。可。登。不。大。落。莫。也。如。何。如。何。

東劉振之

程欽政

○開。欲。挹。熱。陽。之。秀。斟。練。溪。之。清。吟。履。果。來。當。擊。小。舟。下。桐。江。泊。釣。臺。以。俟。
斟音居酌也練溪新安水名練帶

寄劉覺哉

譚世譜

○足。下。幸。過。我。海。澄。雖。一。拳。地。猶。能。貯。斗。酒。醉。君。丹。霞。中。
丹霞嶼在淳州府東南

與友

俞

○頃。入。山。深。長。積。翠。春。雲。亦。學。老。農。意。耳。石。田。兩。足。草。榻。雲。深。真。可。做。徒。王。侯。足。下。何。時。過。我。共。作。山。窓。佳。話。

新海

卷四

遊蹟

三

與王學憲

王百毅

○僕。塊。然。斗。室。不。敢。借。東。隣。之。餘。然。何。日。忘。門。下。思。一。造。見。不。可。得。敢。削。牘。請。鷄。鶩。矯。翼。胡。能。因。羊。角。一。集。象。東。門。哉。僕。則。幸。甚。未。敢。以。鐘。鼓。為。享。也。

與陶石簣

袁中郎

○弟。望。山。人。來。如。渴。已。為。山。人。置。一。樽。宅。朝。夕。聚。談。可。得。十。日。閒。大。是。佳。事。

與俞仲蔚

王鳳洲

○鄉。居。極。幽。僻。春。來。并。草。種。種。又。多。海。魚。新。菜。差。近。春。

也。足下與小桂便從藍與昇來一醉花下。

王百穀

望銀漢客星乃與天孫俱渡。去吳門不三舍近。當就君平肆卜支機石有無耳。門下幸一過臨。王生無為。雖傳疾驅。令王生咏明河可望不可親也。

宋文文山遺董提舉登萬里風雲之天閣。一襟草木之味。同祝融小外之芙蓉。肅迎紫氣。太華峰頭之冰雪。行沐清風。

方 記

東項孝父

茅屋去麻姑不遠。樓鋤月叢雲。仰看翠微言念良友。欸然詩雲第第。号山崔巍。望佳人兮珠未來。不知何日鳳羽拂西江。令山農再聆九韶也。

居 節

與王元積
春明千人石上苔。蘇欲流高踪來破之。人世幾何奈何長別。

與沈茂才

王元美

來教有垂訪意。春時倘遂鼓枻。為十日飲。僕久奪賢。許氏高陽印章。當解以佩足下。

與王襄白

袁伯儂

明年春杪。兄幸早發。弟責兩前茶。於小竹林候兄。

與屠長卿

王百穀

秋以為期。出金閨。東瞻紫氣。遮留從者。入山居。白雲紅樹。堪以奉事。

與陳伯子

吳斗岳

新夏草木扶疎。櫻子初熟。先生高卧。握黃庭。調白鶴。咏陶柴桑詩。較學山川方物。真是葛天以上。不佞綠薄。竟不若林鳥時時啄金池。得把仙風。倘先生入城。

南 海

卷 四

遊 頌

五

聞幸過小齋。焚香竹下。一了意。夢母令。意。懷空。子。空。怨也。

與王龍昌太史

王矣州

里人金生歸。稱與公比鄰。得數奉教。云公且用使事。於春仲渡江。因而過我。審爾則雲窩蒼苔。甘心破長者。徹矣。

與友

孔 穎 之

朱得乘月蕩曉。訪足下武陵溪上。恐絕花流水。相與天人。足下來我齋頭。停卮聽月箕。踞放歌。白雲操琴。

清燈語榻此情千古

○ 與張不偏

馬孟植

吾桐雖僻。枝子渡頭。頗堪眺覽。足下有意乎。當拂小徑。候高軒作平原十日飲。

○ 與項明父

王元榮

落帽屆期莫可捧。吳可餐。秦峯片碣可掃。遲之遲之。

○ 寄友

袁中郎

聞兄多病。想碌碌不得安耳。來此齋中一洗滌。何如。已不來。香名煖。利且受。冷雲態。風光。

翰海

卷四

卷四

六

○ 與張不偏

虞青霞

經年不得仁。无把臂。夢境顛倒。每開馬首。欲南。白門。松竹喜有五人。奈何雲。關尚。換恐。綠鶴。怨耶。柳銷金。帳底滋味。濃也。遲之。遲之。

○ 與項明父

王元榮

九日之約。幸驅車早臨。得乘興揮灑。把酒向秋風。高咏。頓使聲振林。木。浮雲不流。豈不大快。

○ 與牛崇茂

王百穀

再顧當在何日。請出一斛。麹生。令將軍耳熱。無然不。

相開而去。若樹枝然。使僕不能歌大樹。壯行色也。

○ 與洪子

成經侯

晚照中。見一林霜。葉半入煙裏。却把十年舊恨。併上着頭。十年舊人。推來眼底。感生素饒。熱腸。不堪此冷味。大牙。詎來。破我岑寂。

○ 東項明父

姚展素

花簇錦屏。鳥沸歌管。觴行無算。朱顏再酌。此樂至今。思之。小園。惟有竹陰。滿屋池波。漱澗。可飽。雙目。台丈。不惜。枉纏。弟當。治果。何為。茶梳之助。

翰海

卷四

卷四

七

戴頌

○ 與文之秀才
海州窮獨見人即喜况君佳士。

蘇東坡

○ 與潘子欽

宗子相

湖上幽棲辱足下秋楫問渡把危酒而樂之白雪放
歌青燈作賦雲深鼓角霜落蕪蔭奇語一出夜色難
收矣。

○ 後陳黃門

王百穀

流泉滿衣流波滿車主人沐如浴者浴如而過臨僕

僕何以堪此

○ 與友

王百穀

在草莽於教止得提芝顏仰驚明月。

○ 與應巽山

陳雲浦

鄂渚寒宵酒危茗苑良晤真出意外。

○ 報趙山人

宗子相

公老矣猶能時時過我溪上採蓮賦詩歲暮別公
不忍去我。又冒雪而馳淮。淮波蕩蕩比之公情淺小
矣。

○ 與陸長康

宗子相

溪上結廬頻辱進艇對落花之續終坐明月以嘆息

蘇海

卷四

謝頌

九

訝不顧

○ 與李叔玄

王百穀

濁醪高飯。特淹從者為竟日談。乃不肯停。傷而去。則僕徒有天際真人想耳。

○ 與王奔州

王百穀

門下入金閨。可當一度河清。比齊艦之東也。新西瞻。熱氣謂王先生。臨我。我後始知。這掉矣。私心望之。門下誠長者。亦效。武安無意。親其乎。

○ 與吳自如

丁心淵

翰海

卷四 訝不顧 十

手教至。約為平原之飲。掃松院。一榻以俟。車音猝然。竟忘虞人語乎。遣力致問。

○ 與高旭玄

湯若士

六年不見高知。聞聲過我。殊慰。而久待不至。豈訪戴者。偶與耶。吳越道中。春夏間。可作數人行。時亦憶汝。水的入乎。

○ 與蔡元阿

莊起元

台文。熱氣。夕勝於玄。營。去秋錦旋。幸依光日月。今春不獲懸雲霓。豈謂行孝之注。來不依作東道主。舟舟。

然竟從空中飛上九重也。恨可知已。

○ 與王百穀

歐大任

聞足下且北上。豫勅家人釀黍。將遮留。一醉道左。乃開纒。曼胡。佩荆侯。推吳姬。竟超燕矣。驚詫累日。足下不知廣陵有歐生耶。謂竹西歌吹。不如薊北風雲耶。然。孽流舊侶。可念也。佳篇願寄我。當耳熱時。身聲。之。必能飛燕城之雲。際曲江之濤。以報足下。

○ 與安緒卿

王百穀

望足下過。臨月再生。魄矣。竟之山陰。夜與耶。

翰海

卷四 訝不顧 十一

○ 答劉儲秀

王夢澤

聞君節暫駐江干。莫逐棹。必得扳留。野人理釣。臨江磨刀向。鮮晨起。飭內治具。玉趨在。瞻松桂。舍色而執事。又以間道直趨。今城雲雨。虛無。延佇。徒切。使我林壑無光。巽。要見。嘆。世路。莽蕩。再覲。何日。

○ 讀李天瀟

錢文薦

問者望氣。東南有。吳不意。青牛到。關口。而不紆。車作信宿。留。豈宜。城九。醒。便能。軋。行。鞞。耶。令。雜。俗。何。至。作華陰。面孔。

○與米光章

蘇長公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今日當運
往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
病滯稍健。當奉談笑也。

○與湯伯潤

湯霍林

九日借三哥還一詩故人。足下請占據衡間有紫氣。
揚揚則吾兩人來也。

○寄王鳳洲

三百教

門下厭素五濁。逍遙乎東海之濱。但令時人瞻句雲。
耳寒朝如線。欲操舴舲一叩精廬。恐門下映竹而窺。
非韻士也不令見顏色。則僕與索然同山陰雪矣。

○與梅客生

徐文長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掉却。
塵沙便作未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道駕並只。
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遠出也。
稍涼。敢當超教。蓋甚欲言。

與友

王百教

秋暑侵人。未堪能橫。稍涼團一嘉晤。當及松際清光。
耶。

○與張肖父司馬

王鳳洲

青雀北上泊。胥江於煙波。香霧中有戴笠荷歌。買交。
戰者必王生也。當更破米汁戒。作竟夕酣耳。

○與項朋父

胡汝溥

明秋八月擬開棹西冷。此日或能訪戴。草勒揮汗不
悉不愛。

○與湯隕陸

袁石公

弟以病得休。掛帆歸矣。每聞西湖之勝。欲杖藜一來。
湖水可以當藥。青山可以健脾。逍遙林莽。於枕蓐登。
便不知省多少。來參九子矣。但不識關門令尹。能辨
青牛氣色否。

○與聶侍紳

郭維楨

將訪五人於固亭間。詩篇交映。爐枕平。其樂融融。
也。何待雪後放舟。效山陰。采老子乎。

○答沈飛霞

王百教

將以月哉。生魄出時。過春中山。一日即行。足下能

汝師齊頭當使膝夜談咏淡雲淡河漢耳

○與石門僧

評雲村

養拙山中賤食粗造。須為國事抱漆室之憂。上人慈
悲。當亦為衆生煩惱耶。遲一兩月。凌載月。徑造東林
也。

○寄蘇雲浦

袁小翁

仁兄歸來。即擬走小龍湖領教。但鑄斧新歸。自有一
番應酬。俟小定。便當鼓一棹。此中積懷。萬斛恨。不
即傾倒也。至於滄暑。實所不覺。得聆知已之談。甚

龍皮扇手

翰海

卷四

來時

十

○與陳太

虞邦舉

且携玉川數片。假君家。燕青破我孤悶。兄其掃竹以
待。毋作酸搭大逐客也。

王川數片。茶也。張志和。退隱上陽。叔。婢。各。一。少。
日。漁。意。使。收。給。理。釣。婢。曰。漁。音。使。竹。在。並。茶。

○與張孝廉

姚世華

昨夕臨步山阿。竟成張結。丞浮竹葉消之恨。不聞足
下履屐聲。增此寂寂。明當走一騎。握足下襟裾。

○東范叔子

吳斗岳

足下講業巖山。松陰推蓋。泉流響玉。即酷暑亦生涼。
山雪不逐。客當渡湖。陟山。掛掃石。跌坐。相與。擬浮丘
訪玉成。天風冉冉。自雲中下也。

○與呂明府

王百穀

秋深南遊。當過公。櫟。鬚。半。日。一。題。破。蒼。苔。而。後。去
不然。請投其轄。

○與葛雲岳

陶石簣

明春將奉杖履。莫山雲。溪月無拒於方之外。

○報南陽方元順

文翔鳳

客春欲西首。庶向故鄉山中。少沈塵濁。欲假近南陽。
游太和。自商於入長安。或得一握手耶。

○與孫森之

王半偈

當挾屨。人歌君樓中。今虞山之雲。過而不去。預恐天
寒。日暮。無如翠袖。薄何耳。

翰海

卷四

來時

十

叙失晤

與五少傳

孫 範

側聞齋繼次里門。所冀一望履鈞而高牙大森刺史。縣令負壻前驅。不敢以野服見。區區此心。必蒙發答。

候都南來

汪南溟

鍾山。熱氣回。首千重恨。未能謁堂階。乃中懷明德。固與江漢俱深矣。

與唐一菴

吳惟徽

與龍之翼。乍返林泉。望城郭煙火。亦侍從不敢近。故與唐一菴。吳惟徽。卷四 叙失晤 十六

此心一日三到門下。竟未能跨馬出梅溪。徒取取耳。

與何吾御

王 煇

滿頭風雪回來。似孟襄陽灞橋驢背。曾帶一枝春到。否即欲躬候。泥塗阻之。俟稍爽。即圖就教。

與項孝廉

陳者公

與字耕研。以了殘日。深山病道士。抵。堪。與。枯。崖。斷。壁。作觀。顧心未厭者。是中賢長者如兄耳。季雅開士。舌

頰。皆。蓮。花。今。與。吾。丈。聯。席。靜。觀。僕。喜。從。虎。皮。之。未。願。春。來。雪。覆。侵。黃。菊。足。不。出。戶。未。得。望。顏。色。飽。紫。花。

論奈何

寄孫子喬

錢文薦

聞者行旌。非指。出我救活。不意弟有郟城之行。青牛已度關。而抱關主人。無由一晤。顏色。徒想紫氣於流沙外。不亦無緣甚耶。

寄莫廷韓

屏赤水

客春過雲間。即往叩汾亭。乃是下業之新矣。徒從海上。携得一片碧霞。歸祇令猶淋漓滿羅裙也。

與李本建

李石公

連日奔波。百倍牛馬。思仁兄此時。與女安先生。婆娑綠葉陰下。不啻仙矣。腰肢作痛。無緣得對二先生。談鋒奈何。

與陳用明

許雲村

被葛登舟。薄午北風。頓厲。便蕭然。挾纈。縱帆飽風。而南矣。造物限。非刻客例公也。

訝無翰

○與顧孟卿觀察
○薊北亦在人間。遂無飛鴻。耶奈何。遠忘王生。豈後有
○一峰回雁乎。足下故非公孫子。陽軍書。雅勅。午豈無
○記室如陳琳。華此其故。不可知。

寄吳友白

錢鳳虞

○江水。匪弱。衡山。匪高。竟無一音。來蓬齊。果殷。豫章。無
○賴。羞作。置書。郵。將刻。溪。叟。化為。鳥。有。先生。也。

與友

三百殺

不承休問。遂久。鶴。青。鳳。吹。安。得。天。風。吹。下。乎。

○與楊伯翼

屠赤水

○僕。三。致。薄。蹄。足。下。缺。然。不。答。如。和。雲。中。君。冥。冥。空。隨。
○煙。霧。足。下。雙。眼。空。天。下。予。豈。敢。望。馬。第。生。平。飽。足。下
○才。得。片。語。便。如。奉。日。南。珠。以。是。不。無。少。芥。蒂。然。足。下
○向。才。賢。有。如。竹。素。上。古。人。僕。又。何。望。望。足。下。之。念。良
○已。矣。

寄吳章村

王百殺

○足。下。一。去。遂。成。黃。鶴。明。州。客。住。來。如。蟻。乃。無。一。理。相。

適足下大耳兒哉

○與友

王百殺

○頃。特。猶。子。入。金。陵。留。二。十。日。三。宿。阿。蘭。若。五。醉。桃。葉
○舊。姬。家。畏。頭。上。進。賢。如。猛。虎。在。山。公。以。為。有。頭。陀。行
○乎。無。也。衛。陽。在。上。武。昌。在。下。一。羽。一。鱗。公。也。無。新
○與。魏。軫。野
○取。首。不。覺。樂。離。折。既。久。則。覺。愴。悵。而。足。下。曾。不。一。字
○及。相。忘。耶。

王廷陳

翰海

卷四

訝無翰

十九

謝翰

○遺張錄
前承手筆多蒙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觀其人也

○與曹昭伯

應璩

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高崖損書及遠若從雲陸

○與元九

白樂天

覽只下書開卷得意忽如面會心所蓄者便欲快言

○遣送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

○後柳子厚

劉禹錫

零陵守函致足下書中申疊疊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

○答舒堯叟

蘇子瞻

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投教及詩振衣起觀頓爾醒快

○答程全父

蘇子瞻

別遽喻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船到忽枉

○妙音喜慰不可言

○與陳維哲

秦鳳樓

梅雨蕭蕭格坐小堂寂如老衲僧人忽報華函至空

○與彭且陽

汪南溟

緬想故人宛其如昨雲翰飛墜善把丰神何日坐我

○答李中兼

揚用脩

行住河喜慰無極去天萬里坐爨煙瘴雨中空公足

音不可得况大君子之好音下陸耶

○答項明父

陳者公

新異灼人賴青萍之末少浣之得手教又清涼臺雪

○答沈箕仲

王元美

念與公執手孤園時可一紀所為樹樓榭差位曩昔而公之文價突兀與易京之臺爭雄獨僕客衰於斯當時面敏於波斯匿不免為山色所笑日者公按節茂苑環嶽馳一介相訊恐壞溪山道人例如未果

幸還空庭甚幸所望叙遠懷悵悵之情頗有快然
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定彩世所罕有甚愛之
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
彈明鏡可以鑑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護身素
琴可以娛耳

○ 典夫高文惠

文惠妻

今奉織成鏡一量願着之動與福并

○ 典諸葛恢

明帝

今還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於中而寄乎物

○ 典山濤

文帝

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適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

○ 殺二萬斛

○ 送橘帖

王逸少

送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

○ 送梨帖

王逸少

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言叙不何期但有是

○ 嘆

○ 卷張生

王余州節

崔氏

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美寄充君子下體之婢玉
其堅潔不移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約文竹茶
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
故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紫絲因物達誠永以
為好耳幽憤所鍾千里神合春風多厲強飯為佳

○ 典五亨之

蘇子瞻

今日齊素食麥飯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易養念非

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

道温對吸也

○ 典賈耘老

蘇子瞻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

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

作怪石古木一紙安遇戲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

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斛終若

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

以付之也

○ 典納持正

蘇子瞻

兩日薄有秋氣想起居住膝蜀人請承昇臨殊知秋

水。園。四。面。頗。為。雄。壯。子。美。所。謂。白。波。吹。素。舞。者。蘇。桂。於。齋。中。真。可。以。一。洗。煩。暑。也。

○ 與王立之

黃暮直

筆。十。五。墨。一。皆。自。用。佳。物。以。公。留。意。翰。墨。故。以。相。奉。

○ 與楊應寧

李西涯

能。帶。一。條。得。之。謝。先。生。者。轉。以。相。奉。願。附。於。呂。虔。佩。力。之。義。物。不。足。論。其。人。故。可。重。也。

○ 寄任五安

詹景陽

臥。牀。磔。處。悠。然。興。至。起。作。高。松。瀑布。今。以。奉。足。下。足。

下懸置高齋。酷暑中能涼否。

○ 與郡侯

錢 稿

日。來。山。莊。課。魚。收。效。賴。祭。報。本。之。教。考。本。草。親。能。澤。膚。殺。蠱。蟹。能。疏。滯。隔。且。於。仁。人。君。子。惠。下。驅。姦。決。壅。理。契。之。德。有。類。焉。擇。而。獻。之。

○ 寄瞿汝立

王鳳洲

聞。已。束。裝。將。西。首。矣。白。葛。黃。紵。无。衣。鉢。費。

○ 與項東整

陳藉公

羽。公。行。矣。方。擬。操。解。艇。渡。諸。父。老。送。郊。外。滴。香。河。山。

中。款。具。宋。人。馬。遠。水。一。幅。蘭。花。布。二。端。以。辱。行。塵。士。者。頌。明。公。三。年。如。水。布。雖。蒸。縞。山。蕨。華。衣。豈。忘。布。衣。之。交。哉。秋。雲。縹。緲。望。望。瞻。依。

○ 東程仲木

程東濱

足。下。草。玄。齋。閣。鄉。人。懶。風。久。矣。不。能。載。酒。問。奇。訪。時。揚。家。果。一。匪。進。足。當。齒。牙。餘。論。否。耶。

○ 送茗帖

陳益祥

法。去。細。茗。乃。懷。月。山。物。也。足。下。烹。吸。便。知。山。家。涼。苦。

翰海

朱長春

朱長春

聊。具。數。品。勸。加。餐。田。野。中。小。小。盤。蔬。耳。愧。非。侯。鯖。豈。堪。下。箸。

○ 與吳詹簿

王鳳洲

九。晚。道。人。與。玉。版。師。皆。陽。羨。山。中。高。品。居。作。余。園。供。摩。矣。棘。以。東。海。三。醉。胃。相。報。尤。辱。也。或。公。拍。浮。酒。飯。時。更。以。為。佳。耳。脫。瘡。草。草。經。不。恭。亮。之。

○ 東荆卿

劉汝佳

山。若。頡。頏。天。池。胸。中。文。字。五。千。卷。當。不。須。六。碗。後。觀。

已滿大方一臂耶。固知是下胡盧耳。

虛空茶歌。我門反闕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凝光浮椀面。一椀雅吻潤。二椀破。然。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膚清。六椀通像靈。七椀喫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寄茶

林太華

芳前芽數片。乃清明前兩日採者。新桂。蕪蘭。玉鑄。烹出味。迥紅霞色。奪青綠。

黃山谷前茶賦。賦有句云。油。油乎。如。潤。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碩。道。翁。茶。賦。有。句。云。輕。煙。細。珠。霽。然。浮。爽。氣。淡。煙。風。雨。秋。

寄蘇雲浦

表小橋

通。從。村。中。歸。特。致。數。種。小。青。水。綠。人。事。萬。惟。此。存。

與項彥父

范如梓

酒。數。龍。蕪。致。舟。中。浮。白。遥。望。長。安。在。春。雲。繡。樹。關。非。小。范。子。顏。色。乎。

魏香

林庸

博山爐。沉水亭亭。一縷輕煙。半簾明月。伴宜清。新。重。明。光。謹。陳。素。願。冊。除。逐。臭。

送友筆

許君信

太白花生。江郎彩澗。龍蛇走雲霧。濃浮。光。難。作。之。遠。之。後。我。且。效。元。常。之。閣。致。供。十。矢。聊。助。一。床。

墨

華鏡

玄香守。舞。斐。烏。玉。松。烟。暈。月。花。露。凝。雲。想。盈。袖。神。來。濡。瑛。勝。膝。聊。陳。十。笏。用。伴。五。車。

紙

華鏡

金合鸞。眼。雲。濕。馬。肝。宰。為。桑。翰。之。穿。不。學。趙。來。之。素。敬。呈。學。海。留。用。玉。堂。

紙

孔頴之

玉板雲浮。冰紋雪淨。墨花新簇。好句題來。想兄價貴。三都敢呈。紫頭。少供揮灑。

送梅

毛文煥

南枝窈窕。橫斜態似。玉人醉倚。遺半倚。卷前。居士。雅。聽。香。雪。滿。林。花。底。流。鶯。攪。眠。此。中。佳。致。十。倍。當。有。瓊。瑤。報。我。

○與項孝廉 程夢熊

游雲間。運棹。海。暑。灼。人。一。切。謝。客。如。已。如。仁。文。不。一。牽。裳。湖。驚。笑。矣。第。不。敢。以。襟。襟。潤。閣。者。薄。厄。淵。藻。聊。展。明。信。

○贈劉孝廉 許君信

○廡太史。足跡。半。天。下。故。學。日。以。閱。公。今。步。其。後。塵。乎。歸。時。眼。底。江。山。擔。頭。風。月。當。與。俗。華。平。分。也。曠。後。不。腆。敢。獻。從。者。

○硯 汪南溟

翰海 卷四 硯 三十一

鳳。味。一。枚。端。方。堅。潤。聽。後。文。房。漸。磨。之。下。可。知。為。耐。久。朋。也。

○與吳曲羅 袁后公

朱。魚。六。尾。專。人。齋。上。其。佳。惡。侯。公。鑒。定。不。肖。言。惡。則。涉。謙。言。好。則。涉。夸。且。慮。議。鑒。不。精。貽。明。公。之。笑。

謝 魏 王右軍

○雜帖 白石枕珠佳物。深感。卿。至。

○謝賜蜀葛 沈休文 素采冰華。絳文霜縈。變溽暑於閨閣。起涼風於襟袖。

○謝趙王齋乾魚 庾肩吾 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飢也。惟資藜藿之餘。慈齊渥恩。波湖成雨。翻驚河泊。獨不受人。足矣。任公。終年。吳。釣。

○謝趙王齋米 庾肩吾 丹鳥銜穗。既集西園。黃雀隨車。還飛東市。漬而為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即成山川之勢。某仰貴國。祖。遂。開。塵。甑。非。丹。龍。而。流。珠。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捧。米。既。息。長。餓。西。門。豹。之。墾。田。方。漸。此。齋。

○答趙仲修 蘇子瞻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無乃決旬蔬食耶。一嘆。

○與循守周文之 蘇子瞻

今歲。為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
至。方有空。寫嶺表之嘆。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在
枚。飽外。又以歸道。皆云。其香如練。家貳。但差小耳。
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
尤異也。

○ 答王友

徐文長

野客清寒。僧厨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羸因
思。無竹之雅。言形。諸圖盡。惟公超雅。諒不揶揄。停筆
以。思。刺。心。知。感。

謝海

卷四

謝紀

三十三

○ 答王大參陽德

王元美

入春風雨連綿。鬱鬱無好思。偶得小晴。從友汎輕刀。
問梅花使者。以書及筐。柑至。即取分嘗之。風味殊絕。
得示收藏。至三月。所更佳。兒輩饒口。恐不能待也。

○ 與汪惟一

王元美

伴來尋。窳。教。損。餉。種。種。扇。頭。二。詩。壯。履。精。切。古。印。新。
刻。所。謂。五。湖。長。不。敢。不。拜。來。意。之。嘉。陶。隱。居。十。齋。未
足。多。也。

○ 謝茶

何慶元

聖仙芽。如金。蓋。珠。同。枯。腸。腸。冷。作。苦。乃。竟。勞。特。使。取
讀。教。開。裹。便。自。清。風。習。習。注。雅。細。嚼。快。可。知。已。

○ 答江綠蘿

表伯修

十年夢想。南丘茶。如想。高人。韻士。千里。寄。至。發。醜。喜
躍。恰。如。故。人。萬。里。歸。來。對。舒。笑。語。不。足。方。此。愉。快。

○ 謝移竹

陸德龍

霖雨過山。除翠。蔭。雲。根。分。榮。名。檻。不。費。解。谷。小。園。裁。
來。歲。化。龍。時。請。君。過。我。把。酒。焚。香。看。此。君。上。青。霄。也。
貴。長。房。校。竹。於。於。菊。院。竟。化。龍。而。去。

謝海

卷四

謝紀

三十三

○ 謝金山岳崇茂

陳若公

台翰先施。垂以名。現。至於。金。雞。之。鳥。尤。為。奇。特。當。致
紀。消。子。養。之。但。僕。不。能。如。鷄。策。中。老。又。耳。

○ 謝陳寧州惠蔗

支大倫

橋念久。反。寒。纏。坐。推。烏。薪。陡。發。白。日。欲。墮。即。使。較。書
徹。夜。無。煩。太。乙。吹。蒸。雖。云。挾。纒。無。期。絕。勝。未。安。高。臥
矣。薄。言。申。謝。

康有吾。謝。炭。放。云。識。漸。曼。情。似。見。昆。明。之。灰。清。愧
伯。鸞。不。復。因。人。之。熱。

○謝茶 陸德龍
顧渚雲。范。武夷山。色。片。陸。從。天。際。飛。來。披。芳。飲。德。心。
入。勝。胃。時。更。欲。向。吾。家。桑。子。翁。索。經。為。報。願。猶。以。為。
詮。之。也。而。不。敢。 桑子翁陸鴻漸也著於經

○謝橘

邵維楨

凌霜顆入口。齒頰皆香。以相如渴病剖爵之。即冰菓
露。施。不。避。矣。

○與陳仲醇翁公

王鳳洲

得手教及佳箋。竹如意之肥。念僕非永嘉二張。何以

翰海

卷四

謝橘

三十四

辱此。作小詩。揮灑乃夜。卧檢背癢。時。轉。思。規。足。下。煙。
霞。者。字。耳。

○東項彥父

徐紹曾

承惠洞庭霜。金衣一劑。瓊漿頓生。甘逾萍實。冷逼冰
壺矣。援筆攬紙。清風兩腋。

○謝惠魚

徐文長

連餉波臣。信怡野老。不意塞北。無煩綽鉢之勞。乃使
江南。日習舉網之趁。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謝凌雅明笋

陸治

膏土方忻。林間稚子。既。齒。他。自。高。陸。涼。生。疎。風。絲。起。
我公逸思。可想見矣。念我老饕。使子私欲。在胸中。便
當解衣充飽。不足酬高情也。

○與唐一菴

吳維岳

辱惠鱸羹。故揚之間。殊非世上。炎涼所得。侵

○謝湘妃筆床

王和澤

管城子。渭川名族。非湘妃不足配。夜。深。燈。燭。檣。梧。獨。
坐。月。上。虛。牕。輕。風。動。籟。將。無。深。佩。歸。來。湘。靈。鼓。瑟。入。
或夢思乎。

○與劉振之

程敏政

得石田詩及書畫。山房。寂。察。忽。爾。熱。鬧。入。夜。秋。聲。滿。
竹樹間。疑助予之喜躍。

○謝王百穀

毛仲章

伏枕空林中。惟有蟬聲。松影一破。冷。夜。忽。辱。藻。翰。真。
茶。器。急。掃。梧。桐。樹。底。烹。金。消。泉。注。之。七。碗。吸。羅。滿。

○與喻邦相

王鳳洲

真氣不足。兼外侮。種明遠。所謂山中寒。寐。新。以。養。

○與喻邦相 王鳳洲

者。然夜舉不能五六酌。名醜二醜。手自取。閉足了。冬事矣。徐謝珍謝。

○謝劉姐惠蘭

王百穀

捐惠芳蘭。頓蘇病骨。每當涼颼。衝簾斜照。戶疑是下。携誰佩。蕙鞋荏苒。涉湘江而來也。

翁公云。古人以蘭為香祖。余欲結茆四面。誰許蘭花。題曰香祖。卷有柱。懸異人。常在淡。撫裡老。鵲多眠。蘭蕙中。

謝茗

王半偈

積日膏飲。正苦熱中。忽膺若惠。足沁文周。渴矣。願言良晤。秋以為期。

○答無錫許中尊

陳翁公

惠泉屢錫。以口腹累人。幸在君子之交。不煩水。憾。嘆。

○答朱在行

王半偈

謁天然先生。還衣上白雲。猶冉冉。乃拜新粟之脫。紅葉作薪。青蔬充饌。人天香供。無以易此。

○答項明父

王三才

讀過詩。是香氣。露滿口。何又當雙魚也。誼列座右。奉為紫微君房矣。

○謝枕

乳頤之

邯鄲未醒。黃梁蒙兄授枕。清夜片時。春夢必飛渡。故人側也。豈止感游。儂賜耶。

○謝鏡

秦嘉楫

承惠明鏡。如對丰神。如見肝膽。古人謂千里而談。藉此清輝。映矣。

○與悅公

王半偈

行匡床。損惠陳之。廣長庵。異時慈錫。飛來請。以共上高談。十二部。以此代七寶。須彌。

○與洪伯子

鄭大儒

弟素夢。夢幾忘。昏且承惠。司晨畜之。窓下一聞。喔聲。便起舞。向非兄覺。我幾從走狗。場完少年局矣。

○謝履

孫仲言

忽承履賜。頓有青雲。冉冉生足下也。敢漫踏黃塵。以污清惠。俟結縷以謝。

○謝借舟

王百穀

客明州半月。大半在雨。幕中賴足下盡。鷓鴣。委蛇。不
然。行李。生蒼苔矣。

○謝香肥皂

許君信

拜佳惠。頓覺塵洗。玉樓香生。五鬢如蘭。之契。佩結不
忌。

○謝蓮花

張孟雨

蓮。分。玉井。芳。襲。鬢。者。不。覺。光。霽。滿。襟。如。坐。瀛。溪。風。月。

玉井。韓昌黎詩。太平。玉井。蓮。光。霽。周茂升
受蓮。人稱之曰光風霽月。襟懷。沈澗。凌漢。先生。

○謝瓜

凌漢初

翰海

卷四

謝瓜

三十九

謝瓜

火雲結蓋。念綠衣使。良切。卒然。惠我。浮之。碧泉冰液。
滾滾。可透。肌骨。且免。納履之。嫌矣。
綠衣使。瓜名。

○謝柑

張一中

黃柑如蜜。忽荷傳。未把酒。聽鶯。大堪。鼓吹。詩腸。

○與曹太史

王百穀

歡黃似酒。膾紅若玉。更翦。丹膠。一石。便可。單腹。膈矣。
恭。辱。嘉惠。感。不可。示。

○謝草

胡承燕

雲鎖陽臺。何處。覓。巫娥。也。足下。以。瀟湘。草。贈。我。一。枕。

天風。疎。蕭。看。奕。不。知。身。在。楚。江。矣。

○與友

王半偈

春燈。燿。燿。不。滅。九。激。轉。贈。嚴。姬。遂。與。人。面。相。映。俟。足
下。至。當。出。綠。樽。佐。之。

○謝酒

杜玄度

坐。于。項。波。中。已。如。飲。醉。百。醉。乃。莫。頭。新。醞。從。山。掌。今
來。不。減。洞。庭。春。主。人。厚。至。矣。

王。會。州。先。生。與。張。助。甫。云。愁。霖。再。旬。一。望。巨。浸。饑
弱。之。產。白。如。醜。脫。計。無。所。復。之。方。賴。鮑。生。以。解。系。

翰海

卷四

謝瓜

三十九

謝瓜

塊。辱。損。係。即。付。酒。家。可。得。百。錢。却。取。白。葡萄。飲。之
耳。

○謝炭

許君信

瓊。屑。飛。空。客。臆。冷。落。承。惠。烏。金。寒。威。頓。減。烘。筆。裁。謝。

○謝湯若士

劉汝佳

辱。惠。銅。雀。研。兼。以。子。建。况。不。殺。也。主。臣。不。殺。何。敢。當。
緬。想。德。帳。人。嫌。換。向。西。陵。秋。吹。而。翁。一。時。雄。霸。得。與。
此。无。俱。存。否。吾。獨。賞。子。建。辨。道。微。談。不。徒。以。翰。墨。為。
歌。績。則。來。物。堪。珍。自。在。臨。漳。瑰。奇。外。耳。僕。敢。不。十。其。

藏之與恩王同意

○ 謝龍龍安

王百穀

高。薪。遠。貽。寒。士。之。虛。歟。然。挾。纒。于。以。卒。歲。不。憂。思。結。殺。哉。

○ 與黃淳父

三元美

僮。曰。盛。簾。柑。香。襲。人。以。一。遺。仲。蔚。一。自。供。至。今。鼻。端。拂。拂。作。天。際。想。說。菜。色。如。藍。田。綠。玉。嚙。之。令。冰。液。流。齒。牙。酒。腸。自。條。真。大。快。也。恨。之。曾。子。桓。手。筆。形。容。之。使。二。妙。沈。沈。耳。

翰海

卷四

謝龍

四十一

○ 謝龍

○ 辭饋遺

江平

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

○ 與劉壯傳

蘓子瞻

辱。手。教。仍。以。茶。簾。為。貺。契。義。之。重。理。無。可。辭。但。北。歸。以。來。故。人。所。餉。皆。辭。之。款。受。茶。一。袋。以。拜。意。此。陸。宣。公。故。事。想。不。訝。也。仍。寢。來。命。幸。甚。

○ 答范純夫

蘓子瞻

三。辱。示。論。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

翰海

卷四

謝龍

四十一

辭。風。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選。珪。璋。庶。幾。此。義。

○ 與王百穀

三元美

僕。醜。頑。偷。生。言。及。懸。瓠。腸。寸。寸。磔。安。敢。當。賀。即。足。下。以。孤。山。例。訪。我。雖。謝。客。尚。能。具。獨。膠。脫。粟。以。待。不。然。者。索。我。東。海。雲。氣。中。矣。

○ 答朱在明

三元美

公。為。天。台。雁。宕。之。游。未。聞。稽。呂。有。此。勝。事。知。其。囊。中。積。不。散。雅。規。拜。辭。入。春。當。掃。徑。以。待。

○ 答唐巡撫
 僕歸而侍藥庭闈。未嘗一日不泣沾衣也。適奉嘉賜。彌之曰賀。僕正於邑在抱。敢領之哉。遂附使拜歸。亦侍門下洞悉人情。當餘諒區區也。

王槐野

翰海

卷四

辭類

四十二

招飲

○ 與姜唐佐
 今日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散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過。

蘇長公

○ 新夏招王子陽

許雲村

梅霖初霽。蘿徑中紅香爛熳。山翠飛滴。已令燒松爨。翠葉矣。轆車一過。星涯濃淡。半日恐亦不惡。

翰海

卷四

辭類

四十二

○ 夏夜招陳子益

凌洞湖

晚涼垂釣。得湖鱖一頭。長可二尺。斫鱖甚甘也。青松陰。明月在樹。此時令琴兒彈。廣寒游。與足下下著。其樂不可為量。

○ 午日招友

陳着公

鳴鴨播音。絲縷懸臂。婆娑段錦。蒲柳搖旌。澤畔悲吟。江頭抱恨。令人千載如見也。足下幸過。成一洗之。

○ 新秋招洪丹子

成德侯

平明宿酒醒。遲新涼着人。時聽隴外芭蕉作疎疎聲。

起觀銀床大半沒梧葉。下可來共作悲秋客也。

相來并

七夕招馮開之

屠長卿

今夕何夕。客中多懷。足下可乘晚涼來。共坐嘉樹軒。觀天孫渡河。僕當為長安七夕篇酬之。

招李憲却游山寺

黃甲

決句不雨。頗增渴思。詰旦小坐。蔬盤速。板驚嶺。唯之。玄冰。想同。慈月。

白門歸招張孟雨

王元重

翰海 卷四 招飲 四十五

一入金陵。便見。熱氣。變。變。結。案。頭。不堪。持。贈。期。下。遍。共。餐。之。天。宇。四。垂。明。月。在。座。

招孫以德延月

屠赤水

湖水。嫩。綠。芙。蕖。盛。開。明。月。懸。空。六。合。胡。舞。雲。物。且。為。吾。曹。生。色。遲。足。下。過。賞。

暮春遊揚虛聖

黃甲

摘。蔬。小。集。遠。峰。濯。雨。古。木。晝。陰。小。山。未。許。春。歸。幸。許。星。聚。

招沈箕仲延月

屠長卿

還海上月。天宇四垂。一碧無際。游魚上下。水光瀲灩。已命汝棠。取危酒。呼沈郎。夜沈也。

元夕招同社

黃光宇

管絃沸月。火樹燦花。已剪春韭。濯壺觴。酣歌浮白。遲玉漏。預戒。漫相催也。

午日招宋中履

陳翰臣

時際天中。蘭水競沸。一樽白墮。醉藉梅林。祇候關河。速移文駕。

夏夜招馬照明

許君信

山頭撒錦。天際懸鈞。花氣侵羅。蟾輝滌滌。一壺花下。淫火共消之。

暮春招友

屠赤水

谷風習習。烟花如絲。芳草如剪。漸聽子規。聲徹。無計。留春。呼童洗筆。吹霞。蟬月。惠臨。是荷。

秋夜招友

李元暢

白雲漢上。秋色漸肥。頓節浩歌。光浮杯杓。想庾興不。淺。嘗無。侯禪子。候也。

秋日招王印洲

許以忠

江根懸錦。羅綺堆金。更有榆錢散地。第已銷。取錢。

○ 招友飲雪

屠長卿

天潢剪水。風攪長空。銀海光搖。千山欲白。雖無克家。

○ 招友

姚文輝

昨日已露布。遊玉趾。無珍羞。無生客。論若說劍。聊畫一。

○ 招友泛月

宗子相

雨中連榻。花下飛觴。進艇長波。散髮弄月。武蕭玉笛。起中流。白雲可餐。天河在袖。此人間至。朕僕得與。至人共之。

○ 午日招友

俞璋

設蒲樽。踞胡床。痛飲讀離騷。數行可當。左徒澤畔吟也。屈原為楚懷王左徒。

○ 招安緒卿

三百穀

新築松壇。可禮斗。松風入耳。如春江帶雨。潮足下。請一坐。其下何必元亮。北瞻龍。此亦羲皇不遠耳。蓮之。

○ 招王蘿山

唐景鳳

竹多處。無雲陰。亦滿一簾。蘿月。四天鎖碧。儘堪幽賞。足下其過我。

○ 招友泛湖

屠赤水

湖光澗澗。紅落杯中。青來筆底。展文飾一。泛浩歌拍。浮管使。馮夷起舞。龍魚翔躍。

○ 招友游飲

許以忠

喚口泉聲。枝頭鳥語。潄潄浙浙。若銀管冰弦。並奏。第一壺柳下。遊足下。胡耳聽之。唱金縷。一曲為如何。

○ 招虞青霞

徐重文

仰聆揮塵。頓豁塵蒙。倘餘暇無他妨。真風緒之再展。第披襟而曳履。毋苛禮以備容。專待懸河。及虛前席。

○ 招黃震宇送春

虞邦舉

茅齊無長物。裁卷圖書。數年修竹。儘堪供狂生。尚早。兄其過我。酒洗清月。詩慰癖花。不許東風。歸去。

○ 招李曙散舟泛

項桂芳

携一壺柳下。遊足下。胡耳聽之。唱金縷。一曲為如何。

昨走松楸間。歸時遠。半規矣。朝來持酒。醉過
艇。借故人。絲肉與。足下。醉磯頭。明月。聽玉樹。歌成。
肯歸。渠不大快。毋使弟徒。有天際雲中想也。

○招蔡比部 林太華

炎威逼人。賴山中竹陰。滿庭白雲。在榻欲效。河朔諸
子。科頭放歌。作避暑飲。知足下不惜。在巖夷門也。願
俟飛軒。

○招潘子嘉 凌約言

春風。錦綠花下。飛鏡可破。幽人。寥廓。子嘉。游溪之暇。

翰海 卷四 招友

肯從南宮。彭鶴。吾當負。白雲。桐拾。婢娟。一船。招子嘉
於中路。此時澄湖。練明。與雲光。接映。若子嘉。放歌。清
秋。吾亦擊節。而和。如是者。人生。幾何。哉。款桑。君。莫為
難。東人所。羈。使我。家。家也。

○招唐貫吾 汪仲虞

綠陰。遍野。黃鳥。嚶林。明日。羨雀舌。黃龍。涎。與足下。携
草。倚際。看閒雲。四垂。作蘇門。嘯。

○招許君信 劉有吾

衣剪。秋荷。舒羅。汀芷。載酒。囊琴。携事。瓊履。天開。丘壑。

○薛龍慈。當不。臣。取六。藝。於五。城。十二。樓。閣。也。選之。

○招沈明 王榮

江上。芙蓉。滿把。鼓。鼓。迎。棹。當。取。一。葉。浮。之。茶。官。筆。味
學。個。散。人。樣。子。非。光。莫。可。共。扣。舷。幸。即。寒。衣。

○與杜玄度 王百穀

齊頭。窳。窳。若。長。干。破。寺。驛。間。梅。沙。彌。畫。麻。滿。欲。出。
足。下。來。共。賞。之。

○招友 何厘

不。能。名。利。太。山。擔。不。駕。是。非。風。浪。舟。值。此。溪。松。細。雨
驛。帶。烟。嵐。幸。駕。虹。而。來。狎。坐。松。底。持。琴。浮。白。意。味。清
快。

○夏月飲妓 王半偈

荷。舒。十。里。桂。滿。一。輪。坐。擁。綠。雲。飲。開。河。朔。柔。肌。無。汗。
何。夏。非。春。嬌。眼。流。波。有。醒。皆。醉。一。聲。子。夜。六。月。雪。飛。
語。快。南。薰。酒。耐。北。海。訂。期。先。日。莫。後。花。車。

○招沈月 范祥

湖。光。一。碧。萬。頃。瑤。田。當。疑。人。在。鏡。中。行。幸。即。返。我。相。

碎破波心也望切望切

○ 雪中招友

朱道顯

聚朝雪。淪蒼焚香。知先。膝情不淺。定披鶴氅來。毋使
党家知此味。

○ 中秋前一夕招友

陸德龍

高。吳。露。湛。桂。魄。尚。虛。一。痕。正。好。向。姮。娥。訊。天。道。益。燕
消息。不。獨。先。長。安。富。家。一。著。也。幸。早。况。臨。無。在。望。好
沒。空。舒。月。却。也。

○ 中秋餞友北上

陸德龍

願。公。此。行。流。大。地。之。光。樹。高。天。之。業。圓。滿。世。間。缺。陷
長。如。今。宵。之。月。其。可。無。一。觴。作。祖。幸。即。駕。玉。輪。廣。寒
人。耳。亭。亭。入。座。矣。

○ 懷項孝廉

董應舉

知。仙。史。南。來。正。忽。起。揮。請。益。為。據。靴。可。奪。忽。承。塗。水
益。令。神。榜。九。日。伊。通。烏。龍。潭。一。片。地。足。供。高。味。至。不
推。蓬。以。迎。老。倉。吏。於。此。逃。世。漸。成。純。源。非。其。人。不。使
聞。之。也。

○ 典項孝廉

程夢應

主人青衣如玉。願携來明月下。竹枝一曲。第出蘇州
暑下。共呼澆之。鼓柁西矣。

○ 七夕招劉惺吾

江桂

七夕。靈匹渡河。占斷人間樂境。奈何。坐。吃。鵲。巢。或。發
把。江。波。微。福。佳。客。相。與。擁。姬。呼。盧。格。涼。流。酌。亦。作。世
界。上。快。事。勿。令。諸。秀。笑。客。子。輩。落。寞。也。

○ 東隱師

王焯

即板過師。共笑。慈雲。并耳。青蓮。快論。

○ 上已招友

劉景心

語。且。携。小。棹。游。芳。桐。以。草。色。作。茵。藉。以。鳥。聲。作。管。絃
花。枝。作。酒。籌。三。三。游。侶。劇。飲。放。歌。醉。則。臨。流。披。襟。便
作。蘭。亭。佳。致。願。足。下。早。來。

○ 招余宗漢

孔四可

雨後看晴峰。更有一段翠微色。足以豁醉眸。且呼山靈簡
已携澄醅。於木末亭中。俟足下詩魔降。且呼山靈簡
點危下綠茵。松梢滴翠。以供詩中料。

○ 徵李勉心注蜀

吳應秋

計足下到成都芙蓉花正開。恍然在錦城中行也。

餞一尊。聊壯行色。且問。下。歸。期。果。在。寒。梅。吐。白。時。
乎。折。亦。待。岷。山。上。子。規。啼。也。候。之。望。之。

招兵憲

劉一初

樓。磯。在。望。緒。嶺。可。登。當。午。奉。迎。祭。戎。酒。澆。詩。狂。頓。空。
天。地。勿。俾。山。靈。笑。我。輩。俗。吏。也。
樓磯在燕 胡大江中

李西涯

秋。霜。未。屬。竹。色。尚。可。愛。坐。嘯。其。間。頗。懷。佳。客。非。公。不
能。當。請。即。過。我。內。臨。待。熟。煩。對。此。君。大。嚼。也。

晉王子敬喜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魏曹子建云
逐客門而大醉雖不淨亦且快意蘇長公詩字

翰海

卷四

招飲

五十二

邀諸心齊

林有潤

一。雨。洗。去。驕。陽。適。往。池。亭。上。挹。荷。風。竹。露。望。金。山。爽。
飄。飄。然。心。骨。欲。仙。走。介。招。足。下。追。歡。河。朔。也。牙。籤。
微。展。拱。聽。履。赫。

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
人俗若對此君勿大嗔世間那有揚州賓

辭飲

周建

東。項。明。父。竹。牕。蕭。散。共。清。光。思。為。不。速。之。客。惟。是。視。師。江。上。
不。能。停。壚。為。送。遊。客。歸。即。當。問。字。高。軒。不。敢。為。紙。
筆。空。談。也。

答曹觀所

許君信

尋。常。甲。子。都。無。心。記。憶。承。兄。設。瓜。果。相。招。乃。知。今。宵。
七。夕。因。宴。居。停。主。人。席。上。已。入。醉。鄉。不。得。伴。公。泛。棹。
天。河。倚。觀。仙。子。如。此。良。夜。何。

翰海

卷四

辭飲

五十三

與陳待卿

曹學佺

以。諸。公。膝。懷。登。高。採。菊。漉。酒。賦。詩。其。風。流。端。不。在。陶。
彭。澤。之。下。第。舉。俗。皆。愛。其。名。不。任。獨。傷。其。遇。豈。然。悲。
咽。風。雨。欲。來。無。能。託。文。酒。之。召。若。文。之。好。我。至。矣。吳。
日。內。祖。以。謝。

東友

陸德龍

指。我。游。履。即。山。靈。亦。傳。語。而。丘。壑。綠。淺。枝。杖。葛。披。荒。
作。酣。睡。老。龍。末。由。振。翅。如。何。如。何。

與秀父

史啓元

念兄蕭然遠致。幾欲泣。而腸腹作惡。又自稱倒閉。命魁足亦須與到耳。

辭友

屏赤水

僕素無阮公量也。舉杯一吸。若丹楓迎霜。顏醉矣。蓋以抱疴。拈衣欲起。且為藥使所難。辱寵召方。命為罪。賤軀少調。踵門叩首。

與文

吳 虛

味歌桐馬。疾感河魚。不獲起坐。春風祇有飲醉自醉。異日玄亭問字。白社尋詩。當從公于適耳。

新海

卷四

辭飲

五十四

○ 答九日招飲

李元暢

風雨滿城。龍山飛竿。何須更望白衣。寄語西風。一任吹烏帽耳。

謝飲

○ 與趙凡夫

王百鼓

高館蕭森。一吸涼颼。聽快論。已堪破飽。乃更勞供具。使人不敢復到。咳問奇字矣。

○ 與謝太宰

吳仁度

河亭尊酒。鍾山秀色。半落几。進外適內。胡遂頽然。醉也。委頓。授史作謝。芳劣無次。

○ 答與郎

王夢澤

展語王庭。過承清晏。張筵虛左。絲肉競奏。義和既述。

新海

卷四

辭飲

五十五

蘭膏嗣輝。送興千霄。野地纒絕。快氣溢於四座。徐勣

庇於廡與

宋之問有句云。主稱未醉。惟見馬駐。浮雲賓若。稍留自有魚樹。明片。

○ 謝周二文

曹爾植

夜來促飲。郁厨至今。齒牙間。猶作蓮花氣。

○ 謝喬二文

曹師建

夜來曲房。張筵筮歌。送埽斜月。界。漢。龍。舞。亂。飛。蕭。然。世外矣。咄咄。喬郎。又何遜此。臨。

漢九賦為正海太守常同座上
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我無憂矣

○ ○ 與項孝廉

曹爾楨

第北鄙人第堪賈腸燒酒大蒜長葱炕頭一飽那知
天壤間有此珍味珠令五臟神詫異想胡麻餅正不
減是施者深矣報者未至奈何附言中謝

○ ○ 謝飲

袁中郎

盛宴不足謝獨携手徘徊滿口肝膈大快也別後歸
宗去中憤雨手扶頭熱湯一盆解癢苦若數杯解渴
故作酒態令妻兒女子腹探背負生至此自謂不

翰海

卷四

謝飲

五十一

咸推書萬卷矣問仁兄昨來亦有此樂否

徐觀瀾

飲荷花池館老槐蔽日綠水隔塵身恍在水晶宮
來暑氣盡銷衣袂間尚融融帶翠色敬謝主人

○ 與友

魏 較

游絲千尺下側耳鳴鶯正作雙柑之想忽浮大斗
腹還宛宛轉彩雲不識阿誰扶去教爾謝堵不盡樹
慘

○ 謝友

孔四可

主與渡性羅浮春客遂不敢言醉歸路如泥接羅倒
着朝來日已三竿幽然尚夢也

翰海

卷四

謝飲

五十二

七

○與阮瞻華七教

司馬越

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開習禮容。不如犬瞻。儀度。小兒兒既乏。今游之質。不開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開豫周旋。誨接。

○與滕達道七金子

蘇子瞻

某好携具野飲。欲問公求朱紅盒子兩豆二十四。隔者極為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為不淺也。

○與陳天侔七果木

蘇子瞻

翰海

卷四

七

五十八

白鶴峰新居成。當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夫則難。法太。小則老人不保。持當酌中者。又須土礎。折大不傷根者為佳。不罪不罪。

○與張助甫七教

王元美

縣官廉不易食。坐食之。腹脹懣。欲微有以稱塞者。足下幸加囊底。智教哉。

○與陳那伯七詩

連繼芳

走即落魄。甚而滿。學為。竟以伺雲頭。此志尚。嗚。文人。積。禮。餘。閒。詩。囊。必。滿。幸。賜。為。小。軒。生。色。連。生。尚。綠。標。

流擊帝也

○與金孟章七詩

錢文薦

聞兄衣彩歸。此自天倫樂事。暇時携杖登北羊峰。計峰頭白石。磊磊具在。業經仙人點化。年代雖隔。靈氣尚存。吾兄或持鶴人詩叩之。必能羣然。舉答。何為。弄舞不一示弟。

○與文博士七書

陳五岳

尊公微仲。墨妙重海內。乃淮亦名漬。無公家。復字在金石。私心怪之。即昔人安羅樹碑。亦不存。尤可恨。偶

翰海

卷四

七

五十九

待郎作二紀。乞足下大書。同吳代之。李邕也。安羅樹碑。在淮安府。唐刺史李邕文。所書。

○與何侍御七書

祝無功

秋色可人。足下能與。興。雖。一。小。盡。惠。我。齊。拜。乎。世。間。清。事。最。不。受。迫。與。不。至。且。已。興。盡。且。已。

○與程仲權七詩

王百敬

病不減。頭風。胃。兼。推。緩。弱。筋。為。謂。乞。足。下。一。篇。愈。之。

○與文樹山七書

宗臣

行奔騫塵空。江南山水。日夕神往。况公山水中人。取
妙染乞時寄惠。臣將神遊其間。如陪公中履。

○與張未孩七柳

穿仕衛

日過隋堤。聽琴除中。黃鸝聲。悟得陶先生。當日有意。
君家到徑起。眠舍煙作雪。走乞數技。左插門左。如對
君家少年風流也。若曰九烈君彈汗了。非所望。

○與談兩懷七犬

顧汝紳

家無司夜。送君家乞一二乳畜之。使窓前吠花影。與
鐵馬相和。亦是破衙門琴。亦博餅引來。毋驚回顧。至

翰海

卷四

七

六十一

望至望

○與張孟雨七松

許君信

柳煙方真。草木自替。不能閉坐。乞次放笈。願春令井
生醉倒武陵上。與風竹相吞吐。

○與朱勿文七松

虞青霞

報我佳釀新熟。如在鼻頭。馨香預使。酒龍飛舞。恨無
王喬之鳥。促至。寔倚。醒而渡醉。

○與友乞菊

張孟雨

空齋如水。不照級東。離秋色。趁澤笑人。乞移一二種。

微香披座落。英可餐。當拉。然桑君持。贊賞之也。

○與友乞桂苑

何虛

瓊香若噴。意漫。蟾窟飛來。結兄亭味。幸柳數枝。使弟
高咏小山。共橙無隱。

○與王司馬伯玉

王元美

向辱損文羽。僕布素之軀。不知所裁。此後勿更勞。佳
能惟鏡口。難屬厥耳。一笑。

翰海

卷四

七

六十二

翰海卷之五日次

情至部

慰

與李端升

宋蘇東坡

與周翼亭

明王錫爵

與吳明卿

王念州

寄黃慎軒

馮琢菴

寄孫子京

劉汝佳

與歸熙甫

曾信吾

與朱在明

王百穀

與顧徑陽

汪道昆

答馬心陽

湯若士

東馮大參

陳若公

與王鴻臚

王半偁

與汪伯玉

王元美

慰蔡郡守

王百穀

與歐楨伯

王念州

答王季重

陳若公

與宗子相

王元美

慰友

汪道昆

慰友

王百穀

與屠赤水

馮開之

慰友

徐獻可

與施郡守

王半偁

寄友

王雨

與馬仲良

錢文薦

悼逝

與江夏王

五代劉義季

與東宮官

吳昭

與沈休文

王僧孺

悼劉秣陵

劉孝

悼柳子厚

唐劉夢得

與馮開之

明屠長

與俞仲蔚

王元美

與友

王百穀

與友

王百穀

寄任悼元

袁小脩

寄兒悼元

袁小脩

唁

與友

明王百穀

與友

宗子相

與余次公

王百穀

慰夏道甫

袁小脩

再慰道甫

袁小脩

慰吳虛舟

朱長泰

與王胤昌

王百穀

與胡權可

王煇

賀

與徐得之

宋蘇子瞻

賀友母壽

明屠長卿

賀友壽

王百穀

賀文明府

王北雲

賀汪太學

劉璘

賀王克齋

許相府

賀朱侍御

汪南溟

賀胡侍御

葉逢春

與友

吳文瑞

誦說

與沈君典

明屠赤水

與湯履陸

袁中郎

與鄭升子

洪時阜

復洪五明

鄭大儒

叔成伯子 此五明 叔月娘 成銀

漢成伯子 月 娘 與江進之 袁中郎

與殷元美 屠赤水 與朱愈憲 張時

與王百穀 王元美 與莫秋水 屠赤水

荅友 沈石田 與湯養仍 袁中郎

與王百穀 王鳳洲

翰海卷之五

雲間陳應儒者公鑒定

門人

沈佳兆錫儀

情至部

慰

○ 與李端叔

蘇東坡

叔靜云。端叔一生坎坷。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安西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殊靜惘。反想得具詳。故報以未慶。

○ 與周聚學

王錫爵

古人窮愁中。念一命字。百障皆空。今在吾丈。何題中。擾擾滅舍之多也。夫安知造物者不借吾相困。又安知此輩不運着於本身。又安知吾丈今日之困。不為冥日之福。已矣。勿言之矣。

○ 與吳明卿

王金州

聞足下問大駭。已欣然。甘之。知固宜耳。夫諸貴人。且誤僕以為忌足下。莫若顯足下。用長安一席地。庶之。僅令不絕升斗祿。而故之曠蕩清健之所。使窮

目之態而時拂以牢騷激昂之思此為厚耶薄耶

○寄黃慎軒 馮琢菴

浮議易消公許具在暫淹洪濤終作商霖恐不免

謝安之莫勿遽為許由之耳也

王食州與龍若善云足下幸自寬六月暫息扶搖

非速加餐為故人慰

○寄孫子京 劉汝佳

良苦足下霜蹄暫礙哀鳴不渡自情錦浪泥耶要之

朱花赤汗終非外虎中物欲壓小橫一洗偶倪想足

下胸中自無不平第何容磨突西子

○與歸燕甫 曾信吾

足下行古道不亮於今人又從而甘心甚可異也夫

勇之日越之雷由來大耳足下何尤焉

○與朱在明 王百穀

足下復履而東按圖者之罪我比過春中山下

江煙樹微茫憶足下番翅其開也欲往從之河無

點然不係已足下幸自慰終當奮翼池耳

柳子厚送奉生云吾聞焚舟而先手劍而盟者

敗非之餘也子之霸心雄氣無乃暴於長行

○與顧涇陽 江道昆

聞足下南翻未振建葦如足下終不作局趨棘下

彼蒼良有意

○答馬心陽 湯若士

南來書來慰弟云茫茫海宇遠不能容一若士倘若

士此中又不能容一海宇即使為所美矣此語確非

其至差足駭人亦足轉奉兄破感為笑

○東馮大春 陳若公

得報後日遲候歸信同伏几嘆曰清風百世直道三

點固也憐才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如嚴霜一寒透

骨信哉玄宰度馮先生脂車明帆行必接浙某獨

先生歡時磊落人也且以一官為桑下宿以一

山水為籬下物未必遠逐米然

○與王鴻鑑 王平偈

形庭尺寸地不能容王君豈其若無榮乎雁宕龍

之真氣以濟水時之飄飄然不勝骨之傲傑真

安馬首以手板指西山為也

○與汪伯玉

王元美

閩事急。國家得公。如天球大貝。一旦借公力。累定不
經事。少年從而擬。其後賴。願計差定耳。公所謂獨
猶鏡磨之益瑩。且此舉僅六月。息扶搖。羊角九萬。五
上第。臺諫類若此。異日。縣官。緩急何賴。

元美復咸都督。云。南林。董。菲。伯。玉。賴。公。是。在。廟。所
間。不。過。六。月。之。息。第。國。家。無。以。使。勞。臣。耳。事。迫。則
臨。臨。生。爪。翼。事。定。則。夷。齊。蒙。垢。狀。嗟。嗟。寧。獨。一。伯

王哉

○寄慰蔡郡守

王百穀

讀邸報。舌吐不能收。柳下自宜默。奈何中公以墨。吾
儕。小。人。不。敢。知。但。識。曾。參。不。殺。人。也。皆。床。或。后。之。事。
古。人。誇。以。為。榮。有。如。今。日。安。能。免。文。法。武。一。麾。何
重。輕。公。公。直。作。浮。雲。視。之。耳。

○與歐慎伯

王矣州

足下已請告。旦夕當發。何必城二疏。都門供帳。噴噴
第。不。如。鐘。山。一。片。秋。色。高。無。聲。之。情。獨。至。耳。此。中

○答羊青浦季重

陳若公

自來樓屈而伸。鵬息而飛。非特造物成就之有幾。
聖賢之處。固亦必有道。願明公勿介之胸中。則十
城九萬里。故在也。

○與宗子相

王元美

長安諸貴人。橫美風雨。即盡逐我輩。相告耶。告我輩
者。如人之苦。飛鳥。鐵。而。絲。束。之。無。奈。耳。逐。之。廣。莫。之
墟。乃。所。以。相。樂。也。足。下。無。害。

○慰友

王百穀

當世多任耳之談。玉后。探。矣。以。公。路。珍。獨。不。免。見。抵。
不。異。乎。要。必。有。特。達。者。存。人。言。何。足。地。

○慰友

王百穀

難。堅。險。使。採。桐。被。薪。要。之。時。無。中。郎。晴。談。費。下。
是。世。無。恙。尾。矣。使。君。得。無。自。悔。遠。山。遠。不。先。入。信。

耶

○與屠赤水

馬開之

天帶私卿。五彩毫。冷播弄一世。而番卿名位。此殊

意。金馬。居。集。間。豈。然。才。子。比。如。韋。足。下。才。而。與。足。以。物。口。不。能。吐。白。鳳。目。不。能。辨。青。黃。會。息。視。肉。足。非。其。之。乎。即。以。此。誨。姤。人。間。於。足。下。多。矣。足。下。請。星。也。天。上。不。容。乃。之。人。間。人。間。不。容。即。欲。高。飛。何。之。乎。信。君。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勿。罪。大。章。也。足。下。大。章。即。不。遇。猶。得。以。百。里。句。雄。視。下。蠶。室。者。何。如。見。時。當。揮。白。玉。塵。尾。以。授。足。下。蓬。心。

○ 慰友

徐獻忠

騷。垂。兩。耳。放。藍。車。傭。人。操。箕。策。之。笑。為。款。段。不。善。及。

精海

其霜踏

其霜踏

其霜踏。歷。地。特。盼。千。里。伯。樂。發。此。傳。人。更。欣。地。足。實。幸。足。下。勿。自。阻。

○ 與施郡守

王半倚

公。乃。遠。吏。嚴。愆。愆。之。口。易。其。有。極。直。以。西。山。真。氣。之。武。夷。之。雲。其。秋。千。百。香。狗。白。衣。搖。在。斯。須。耳。有。明珠。慧。茂。是。耶。非。耶。請。以。時。醪。一。斛。醉。之。

○ 守吏

王百毅

檢。郵。書。乃。滿。足。下。名。復。惜。別。黃。乎。珠。車。之。木。不。能。載。即。其。村。不。堅。不。定。在。明。堂。足。下。一。級。造。物。者。霜。

之。年。足。下。自。愛。

○ 與馬仲良

錢文薦

客。歲。聞。郎。報。知。足。下。以。高。才。取。忌。動。連。彈。射。然。不。知。實。鏡。蒙。塵。增。一。番。磨。拭。即。增。一。番。皎。瑩。故。彈。射。我。者。足。下。直。以。磨。鏡。人。視。之。不。足。責。也。

精海

其霜踏

其霜踏

悼逝

○ 與江夏王

劉義季

宗居士不救。其清履肥素。終始可佳。為之恻。不化已。

○ 與東宮官屬

昭明太子

王威明風韻通上。神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與沈休文

○ 與沈休文

王僧孺

范僕射遠不救。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

悲端

○ 晉向秀傷信昌曰

日薄虞淵。寒水淒然。邇人有火。當者登。捧寒亮。追思昔游。感音而嘆。

○ 悼劉休陵

劉孝標

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音簡尚新。宿草將列。涼然不

知涕之無從也。善宣室之談。有微美。東平之樹。望陽而西靡。蓋山之泉。閉絃歌而赴。節。但懸刻空。隴。懷如何。

謝莊月賦起云。陳王初喪。應劉。編若。及。候。綠。管。

芳塵疑謝情。易。或。懷。不。怡。中。夜。

○ 子厚子厚

劉夢得

子厚。年。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其。所。死。乃。形。質。耳。

○ 與馮開之

屠長卿

君與玉折。全人。超。羣。草。間。殊。先。正。縱。橫。時。起。子。桓。地。下。哉。

○ 與俞仲蔚

王元美

朱邦憲。遠。南。長。遊。覺。吳。淞。以。東。無。道。人。風。雅。供。烈。事。

○ 事在司真既痛

○ 與友

王百穀

貞前化。霍。恨。無。能。百。身。以。贖。惟。有。氣。結。後。若。龍。狀。之。還。白。楊。淩。風。瑟瑟。滿。座。

○ 與友

王百穀

履卿。強。項。乃。今。在。青。松。根。來。我。此。君。玉。碎。可。惜。諸。人。碌。碌。柔。可。繞。指。千。秋。萬。歲。矣。孟。耶。

○ 寄任仲中郎

袁小魯

存。亡。但。運。條。忽。易。歲。惟。夜。瘦。人。夢。有。善。平。生。年。海。內。

第一知已既去復何心也

○ 寄兒悼中郎

表小倩

匠人輒成風之巧。伯子息流波之音。立雪無影。惆悵何言。

翰海

卷五 悼逝

○ 與友

王百穀

聞天夫人遠養。可憐驚痛。風木之悲。幸無太甚。

與友

宗子相

尊公乃不操耶。聞之驚悼。足下杖而讀禮。上奉太夫人。且擬來就千古大業。是亦報尊公無已時也。

○ 與余次公

王百穀

大病乍起。不能浮錢塘。以巨中魚腸掛文敷。公隴。但有太息。遣一廝來生。務注告守冢戶。使焚之。隨道。

翰海

卷五 悼逝

計

白揚悲風代。王孫一物也。東湖別墅之間。高臺曲池。皆無恙。公子宜加葺治。以待七鶴歸來。但言雙袖龍鍾矣。

○ 慰夏道甫

表小倩

忽聞燕子樓中斜陽。淒斷亦為。兄了却一重公案。足睹外荆那紅顏。荆那黃土。何必更作白骨。曉花。

再慰道甫

表小倩

高情已逐晚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此情何堪。但一

蘇周諸公履治也。梅花帳中。栢子爐邊。別有一番景。新春入清宮。當喚醒吾兄。三生夢耳。

○ 慰吳虛卿

朱太浚

足下復為商瞿耶。遠傷我心。計今痛當何如。好自。西河喪明。東門不哀。非太有情。則太無情。有無之間。賢者處之耳。年未吳枯楊。定有生理。無多輸數行血。

○ 與王胤昌太史

王百穀

暑氣鬱勃。門下苦度清膝。隨栢半枯。知偉元淡如雪。也一詩一藹。以為此堂几筵藉。門下請作楚聲三踊。

翰海

卷五

十二

而秋之。如和。白楊蕭蕭耳。

○ 與胡權可

王 時

有生綠。即有若趣。如畫必晦。明眼人臨。破。委為四時之序。乃知卜商之洞。為無益。愛根難拔。請以慧劍除。

賀

○ 與徐得之

蘇子瞻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懈可知。不敢以俗物為賀。所。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弄知似太早。然俯仰間。句見其成。立但催促。吾儕日益潦倒。耳。恐得之惜。利。又渡前去。家中。朋人抱孩兒。深為不。皇呵呵。

○ 賀李之文母壽

屠赤水

形霞在天。海月甚麗。盡快老人。呈現也。把酒詩句雲。語。因風而寄。曼聲。以當堂下珠履。菲儀。勉賀。

翰海

卷五

十二

○ 賀友壽

王百穀

南極光浮。結為台履。當板海屋之壽。以慶岡陵。不。之儀。研當麟脯。

○ 賀文明府

王北雲

異哉。黃口。白背。盡染。安道上。為明府。祝。維祺。則。又。用。安期。巨。索。而。王。青。鳧。為。

○ 賀汪太學

劉 璣

聞兄美。璋。必。其。物。也。肯。堂。有。人。矣。晤。時。當。浮。大。白。封。入。三。祝。

○ 賀王克齋

許相卿

聞丹桂添枝。幽蘭叶夢。萬事足矣。未遑面頰。畧布於
枕。幸心入。

○ 賀朱侍御

汪南溟

夜來喧傳。德星飛現。委聞我翁。美璋。深喜世德。作求
豈特鐵笏流光。哉。菲儀聊充。萃盤。

○ 賀胡侍御

葉逢春

天上石麒麟。瑤池紫鸞。忽飛入公家。食牛之氣。當溢于
寰。冀傳有人。公門益高。賀儀幸慶入。

翰海

卷五

賀

十四

○ 與友

吳文瑞

聞佳氣充閭。即走頰作賀。第驚夢驚。錯寫美聲。且欲
試。其帝。幸儲。斗。酒。還。我。

諸君

○ 與沈君典

屠赤水

仁兄還宛陵。大浸稽天。此當是澤國。魚龍如足。下
上。西明珠。孫夫人。不作漸臺魂。幸矣。

○ 與湯隕陸

袁中郎

札云。酒畢。再來取此。一語甚妙。弟讀畢。捧誦。再過。復
令。小真。取筆。秀加。數圈。亦可謂勇於服善者矣。

○ 與鄭孖子

洪五明

竹塢夜飲。被無端姪城。把客光相玩。弄四鼓未傳。已
將。弟。筆。形。影。亂。提。砌。下。思。得。一。計。敵。之。非。詩。不。可。足。

○ 復洪五明

鄭孖子

詩王他遣未回。兄可再鋪一。送弟能侯。姪城一出。便
以。酒。鬼。壓。倒。

○ 報盛伯子

洪五明

鄭生帶酒鬼赴陣。姪城果怯。疾駕。浮雲。把。廣。寒。宮。時
緊。庭。閉。弟。筆。已。豪。飲。陽。飲。羞。之。特。報。

○ 抵康城報月娘

盛經侯

○ 抵康城報月娘

李。郎。文。到。而。明。香。不。見。紗。帽。數。衣。但。有。玉。峰。秋。月。照。我。床。頭。寐。寂。一。念。仰。若。寒。盟。山。靈。當。不。放。卿。也。

○ 凌。威。伯。子。月。姬

別。來。不。知。幾。許。時。但。見。半。郎。三。渡。河。請。問。威。郎。幾。渡。要。江。也。妻。初。期。作。李。郎。不。料。翻。成。王。生。君。若。寒。盟。山。靈。又。豈。放。君。乎。

○ 與。江。進。之。表。中。郎

弟。已。將。進。士。二。字。拋。却。東。洋。大。海。候。命。下。即。自。上。一。乞。休。木。了。却。前。件。作。世。間。大。自。在。人。真。待。江。郎。作。吏。

部。尚。書。三。年。浸。髮。白。齒。落。然。後。將。金。丹。一。粒。點。化。江。郎。同。證。大。果。豈。不。快。甚。

○ 與。殷。元。美。屠。赤。水

足。下。領。夷。陵。以。出。夷。陵。故。荆。南。山。川。最。勝。處。足。下。賢。人。山。靈。借。杖。屨。使。陽。臺。之。神。通。刺。使。君。稱。都。下。手。亦。人。生。快。事。

○ 與。朱。僉。憲。張。時。微

僕。今。日。乘。舟。洛。陽。泉。明。日。宿。大。華。頂。上。必。期。仙。舫。來。不。來。當。遠。海。若。揚。天。颶。吹。十。丈。塵。推。足。下。案。牘。令。足。

下。不。得。省。簿。書。志。期。會。也。

○ 與。王。百。鈺。王。元。美

僕。六。時。晏。坐。澹。然。無。營。足。下。朝。我。未。能。遽。焚。君。苗。葉。現。草。現。故。當。焚。但。世。無。士。術。以。此。二。物。得。小。延。弟。生。塵。若。史。雲。益。可。也。

○ 與。莫。秋。水。屠。赤。水

足。下。江。左。騷。雅。領。袖。煙。月。搃。管。一。踏。吳。土。通。都。若。狂。奔走。足。下。江。南。花。事。行。盛。湖。邊。青。雀。陌。上。燕。鷗。過。從。必。求。一。花。一。石。履。履。何。處。不。到。題。味。何。處。不。偏。竊。恐。

山。靈。大。妬。足。下。夜。半。以。鬼。物。盜。公。筆。奪。公。繡。腸。全。足。下。化。為。一。粒。男。子。腹。不。能。貯。奇。字。口。不。能。吐。佳。句。慈。然。臃。腫。向。人。飲。噴。而。已。豈。不。令。屠。生。村。宰。稱。大。快。

○ 答。友。張。書。札。也。為。范。范。沈。石。田

承。惠。題。芭。開。查。發。甚。聽。之。無。聲。食。之。有。味。乃。知。古。來。司。馬。浹。於。得。陽。明。妃。怨。於。塞。上。皆。為。一。笑。之。需。耳。今。波。寬。之。當。於。揚。柳。曉。風。梧。桐。秋。雨。之。際。也。

白。樂。天。填。江。州。司。馬。送。客。得。陽。明。舟。中。記。范。范。沈。石。田。然。自。傷。作。范。范。行。明。妃。抱。范。范。出。塞。作。范。范。范。范。

○ 范邑詩云楊柳曉風春
清。清。楊。柳。秋。雨。夜。嘈。嘈。

○ 與湯義仍

表。中。郎

所。云。春。衫。小。童。者。隨。任。不。聞。亦。是。吳。園。善。爾。弟。亦。管
得。着。矣。勝。中。欲。語。者。甚。多。紙。上。却。寫。不。盡。

○ 與王百穀

王。鳳。洲

足。下。云。負。郭。不。能。半。蘇。季。子。審。爾。即。使。日。敢。耽。秉。僅
堪。活。七。八。半。耳。呵。呵。

翰。海
卷。二
書。信
行。錄

翰海卷之六目次

藥石部

勉

與公孫氏

漢 鄭長倩

與子

孔

與子

司馬徽

與蘇肅

吳 劉子揚

與從子預

晉 龐 氏

戒子

唐 杜春

戒侄蔚

唐 劉夢得

送祖評事

唐 任 蘇

送林明府

歐陽詹

與開元師

宋 蘇子瞻

與潘邠老

蘇東坡

與秦少游

黃山谷

與六姨丈

黃山谷

答王秀才

黃山谷

與陸冢宰

明 王 鏊

答黎世謙

魏 較

與解總兵

徐 階

寄張至如

湯若士

與蒯遠撫

張居正

與蘇訛溪

茅康

勉友

詹景鳳

與友

陳若

與趙將軍

范應期

與項東葵

陳若

與友

穿仕衛

與朱侍御

張翰

與王觀生

湯若士

勉兒侄

祝無功

示二子

陳文燭

祝舊游

陸德

論社

熊師旦

答沈學博

陳若

與袁履善

王弇州

上楚王

周 楚莊姬

與儀秦

鬼谷

賜太子勅

漢 高 帝

諫立佞仔

劉 向

與段會宗

谷 永

賜侯霸

光武

答侯霸

嚴 光

遺黃瓊

李 固

與胡廣

李 固

貽李膺

李 固

戒侄

諸葛亮

戒子

諸葛亮

責子

晉 湛 氏

與王茂弘

陶士行

凌度亮

陶士行

答謝尚

殷 浩

與殷深源

王遠少

與謝萬

王右軍

與子

齊 王僧虔

與弟淪

齊 謝 朓

與朱滔

唐 劉 忬

上張僕射

韓 愈

與崔曼

元 結

與浦傳正

宋 蘇子瞻

付子遠

蘇子瞻

答王定國

蘇子瞻

與李方叔

蘇子瞻

與兄子瞻

蘇子瞻

與東坡

佛 印

與陳龍川

呂東

與林希元	明張太岳	與羅彝正	陳獻章
與洪芳洲	徐階	與張助甫	王元美
荅劉紅川	張太岳	荅陳望	王鳳洲
荅傅諫議	張太岳	荅岳月林	王荊石
與魏軫野	王廷陳	與用晦	王元美
與里人	樊燁	與楊樹山	唐荊川
與郡侯	汪應軫	與曹大理	曹司直
與李本亭	王弇州	與趙定宇	楊升菴
與顧朗生	王百穀	與諸景陽	陳耆公
與閔揮使	張翼明	與汪伯玉	王元美
與梁伯龍	王百穀	荅王明輔	王元美
荅蕭玄圃	袁石浦	與劉惟衡	朱賡
荅黃起亨	魏較	荅王中石	祝無功
又荅	祝無功	與王碧軒	屠赤林

翰海

卷六

目三

翰海卷之六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門人沈佳胤錫侯輯

藥石部

勉

○與公孫賢良

鄉長倩

人無幽顯道在則尊雖生窮之賤也其人如玉故贈君生窮一束五絲為解倍解為升倍升為緘倍緘為紀倍紀為縵倍縵為縵皆自少之多士之立功勳勳

翰海

卷六

勉

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二程摸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窰而無出窰滿則摸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摸滿之懼可不戒與故贈君摸滿一枚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

○與子

孔臧

告琳頃來聞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軒軒不怠善矣人之進退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淵至柔石為之穿螭蟲至弱木為之焚豈非漸之致

乎

與子

聞女先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辨論德則吾薄就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與蘇肅

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安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

與從子預

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也

戒子

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章以自寬空子賤帶法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恒為天下名士

戒侄蔚

蔚時丞相府為理事

若知彘子始乎斲輪因入規矩刻中庶外朽然而有容者理賦質堅然澆加密石馬風戾日晡不融不聲然沒青黃之鳥獸之歸乎瑤金貴在清廟其用也畢以養潔其藏也積以養光苟措非其所一有毫末

司馬德操

劉子揚

嚴氏

杜泰姬

劉夢得

之傷偶然與破觀為伍矣汝宜力學為慧斷親賢

青黃陸條友為瑤金忠所奉為清廟畫效以為慕慎微以為積去息以獲傷在勤而行之耳夫偉人之顧踰乎華車而一非亦憐乎點則行矣慎諸

送祖評事

任華

見賢良則引而薦之勿憚勿疑見仇怨則報之以德勿睨勿疵吾嘗以此為終身之寶今以終身之寶贈君

送林明府

歐陽詹

公有社稷有民人則弓矢入養故之手徽絃在師曠之膝何微之不中去矣無使朱邑春恭專美是官

與開元明師

蘇子瞻

石橋之棟每為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寒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尚未有涯但勿廢此志會當成耳

與潘邠老

蘇東坡

今遇小變不翅於蚊睫已為嘉穀於胸次則行乎名干戈之間從乎眾口風波之上其能立我以率

○與赫衛陽
大臣有伯夷之清。然後朝廷得其用。察吏師其風。諸
葛氏以嚴治蜀。當時止以誠心公道。不顧成敗利鈍。
為功業之本。公已由其道。願反虞其害耶。

○上申瑤泉閣老

茅鹿門

翁好士之名滿天下。而天下士喁喁向風。而思附恐
後者。無他。鳳凰振翅於雲霄。則樊籠之斥鷃。羈縲之
鷄。亦為珠翼而張翅。馬情也。傳曰。聖賢之樂善也。
如舍其振滯也。如轉圜惟相公留意。

新海

○與門人

湯若士

須。遠。取。龍。頭。為。熱。心。人。一。快。貧。者。士。之。常。措。大。亦。別
無。逐。貧。法。也。

○與王荆石閣老

王鳳洲

大。緊。風。節。意。氣。既。成。一。滿。數。賢。者。不。能。自。拔。巧。者。借
以。自。匿。雖。兄。大。力。未。易。蕩。平。惟。在。精。揮。而。觀。之。遠。之
耳。

○渡惡谷

陳者公

目前惟端居。道養。結古史。兼閱新報。洗發洞達。

力於場事。作少年科第。經世大儒。是所願耳。若千
不朽之業。門下文苑。衣鉢故在。吾宿有云。佛法不
爛。却也。謹復。遠命之辱。

○與蘇紫溪提學

茅鹿門

今之學者。大獎採子史。不循經典。擬菁華。不究根莖。
騰口說。不敢踐履。就員融。不厲。廉介公。秉文衡。亟且
救正。斯文幸甚。

○勸友

唐中岳

世無子期。白眼欲枯。投榻野睡。忽忽有長揖進者。自

新海

卷六

七

稱中山毛穎。弘農陶弘。絳人玄松。舍稽楮生。云。聞子
失時。款來。言于世。曾有賦。子虛而不思。狗監者哉。技
橋。題橋。匪伊。異人。貌典。汲墳。王屑。霏霏。千秋。片刻。耳

僕心愧其言。睡眸頓豁。擲枕起舞。併似乏下。

稅無功云。孝子愛日。志士惜時。吾儕聰明。不在

先。年。力。不。在。人。後。安。得。閒。工。夫。為。人。說。閒。話。管
事。必。閒。人。之。所。忙。忙。人。之。所。閒。庶。幾。不。忝。所。生。

○與友

陳者公

無善無惡性也。好善惡惡情也。去善從惡。習氣也。

惡。選。善。工。夫。也。黑。白。自。考。無。自。欺。此。三。教。聖。人。之。法。後。即。鬼。神。暗。中。之。功。罪。簿。籍。也。努。力。努。力。

蘇。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脩。身。可。以。免。罪。曰。子。宜。置。一。卷。曆。書。日。之。所。為。某。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司。馬。溫。公。亦。曰。吾。無。過。人。處。但。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與趙將軍

聽。賢。將。軍。談。兵。若。聚。米。為。山。虜。皆。在。目。中。黃。金。印。君。

翰海

卷六

九

家。物。君。還。自。取。之。豈。可。令。他。人。見。竊。入。腰。間。

○與項東萊

陳若公

屬。者。東。南。苦。賦。西。北。苦。兵。皆。不。足。為。社。稷。憂。其。憂。乃。在。於。國。是。之。定。而。實。務。言。路。之。通。而。實。塞。茲。二。者。明。公。靜。以。待。之。重。以。鎮。之。

○與友

寧仕衛

鉛。刀。鈍。乎。莫。邪。銘。乎。命。乎。否。耶。達。人。失。觀。枯。榮。一。操。地。有。神。太。行。終。徒。幸。鼓。壯。心。以。沈。世。眼。

○與朱侍御

張翰翔

公。騎。驄。馬。以。鐵。面。向。人。全。對。後。手。板。倒。鞋。矣。然。以。霜。肅。三。尺。猶。當。以。鐵。日。作。雙。眼。也。

○與王觀生

湯若士

世。人。如。螻。山。燈。裁。有。暖。氣。手。足。便。動。吾。弟。可。不。一。憤。耶。三。兒。已。赴。龍。沙。矣。

○勉兒侄

祝無功

爾。兄。弟。齒。不。居。人。凌。學。不。居。人。先。抖。策。精。神。觀。摩。師。友。研。究。經。史。毋。虛。擲。毋。雜。好。憶。昔。吾。兄。弟。丁。汝。兄。弟。之。年。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園。形。容。黧。毛。髮。真。

翰海

卷六

九

黃。吾。養。子。有。九。歲。而。受。書。汝。外。受。書。更。後。時。汝。祖。母。祖。母。姑。據。教。吾。兩。人。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絨。朝。夕。不。輟。以。有。令。日。汝。兄。弟。乃。得。垂。髻。或。傳。把。舊。書。向。北。披。風。而。戰。是。汝。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勤。少。遜。可。乎。不。可。乎。發。醒。吾。言。慎。勿。等。於。過。耳。幼。也。唐。杜。牧。之。自。叙。云。某。幼。孤。貧。八。年。中。兄。十。徒。其。奴。婢。案。餓。表。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可。止。有。一。豎。慙。慙。嘆。嗟。挈。百。卷。書。隨。長。兄。以。一。驢。乃。於。觀。舊。某。與。弟。顛。食。野。蒿。薑。寒。無。夜。燭。愁。念。

記者凡三週歲。遠遇知己。各及第得官。

○示查辟二子

陳五岳

義輪若飛。忽馬扶桑。忽馬崦嵫。誰揮象戈。今遇三食也。鹿糧理馬。惟恐後時。二子憤諸。

昔人云小憤小徹。大憤大徹。不憤不徹。

宋君琮有云。句踐曰。下守溟海。惟魚警。是見其見者。非魚警也。智沉而思密。見其五臟八鐵。精之會。馬。是謂發憤之事。

○訊社中舊游

陸德龍

別來易伏臘者五。良宵勝聚。功課益深。何以吾輩。取精造物。政不在遠。眼前足下。便自有十洲三島。在造物。曷嘗有定主哉。能取者即其主。願諸君子勿以主柄授人。

○諭社

熊于庵

天地間之事。一我難占也。必人做。我做。而後變始。天地間之做。一我難夠也。必將舍我。依人。舍人。依人。而後益始。受不則朽焉。而負高。獨焉而執黨。我輩相與勉之。

○答應天沈學博

陳若公

嘗憶王元美先生。謂弟。曩者刑部時。與李子韓。誦讀先國家之掌故。而淡翁及詩文。今吾又弱冠。朝正。余州策名年也。不知亦有二三同志。相與。節讀異書否。

○與朱履善

王余州

足下母以時薄。而自矜。東。長安中。縱之僕。與李子。寧不有屈氏。壘育老公。腐令之屬。卧足下。几命。聞勉旃。自愛。風塵之際。毋深談。

疏

楚莊王

○上楚王
夫魚失水有龍無尾皆欲內崩而王不視

王問故對曰魚失水離國五百里也龍無尾年三十無太子也墻崩不視棺符成而王不止也

○與張儀蘇秦

鬼谷子

二足下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輕香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要不極席男款不單

翰

翰

卷六

疏

十一

○賜太子勅

高帝

吾止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然亦足自解解今規汝書猶不如我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又有勅云吾遭亂世當禁學自喜謂讀書

洵哉神以來時方省書乃知作者之意追思昔行多不是

○諫立趙婕妤

劉更生

累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以承宗廟猶恐晚莫今

弱情縱慾傾於平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

夫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莫肯一言臣竊傷心

○與段會宗

谷永

若子之材可優悠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勤功昆山之側願子勿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獲雁門之詩

賜侯霸

光武帝

翰

卷六

十一

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錢一下無虞所

○答侯霸

嚴光

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負義天下悅阿使

唐劉蛻為文不忍棄其神聚而封之曰文家為

云慎無朽為芝蘭以怪人自矜慎無堅為金鐵行貨起爭慎無滴為醴泉以味乎論慎無梅城社以狐鼠羨妖慎無澤為良材以雕琢傷性無萌為蘭雅以佩服見藝教語婉刻有味深為

舍者下從

李 同

語曰。燒燒者易缺。熾熾者易汚。陽春之曲。和者必
感。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其被微初。至朝
設壇席。猶待神明。雖士大異。而言行所守。亦云
而毀。詢布。既應時折。滅者豈非。視聽望深。赫名太
乎。自須徵聘之士。其功業。士所採。是故。俗論皆
康士。純監虛赫。願先生弘。以遠。讓令。衆人。歎服。一
此言

明神曰
日置案
頭焚香
靜請

子瞻定
過書之
若如此

翰海

卷六

十一

蘇長公答李昭。記云。得罪以來。平日所好。惡憂
皆哀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又答李方升云。近
日士大夫。嗜有借修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
譽。已僕思。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
受千鍾者。其罪均也。後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
飾。以益其疾。

與胡廣道戒

李 同

漢家衰微。公爭顯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
所私。

胎李膺

荀 爽

方今天地氣閉。智者見險。投身遠害。願怡情無事。
息衛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

諸葛孔明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慾。棄疑滯。使庶幾之情。
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
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懷。
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窺伏於几席。不免
於下流也。

翰海

卷六

十一

戒子

諸葛武侯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
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
才。非靜無以成學。怡慢則不能研精。陰躁則不能
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運成枯落。悲嘆窮虛。將復何
及也。

責子

嵇 康

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我憂。
但始為高。果吏。以村疑遣母。封還青之。

與王茂弘

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宰宰相便為宰相乎。

○復庾亮

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

○答謝尚

真長黨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與之驅馳耶。

○與殷深源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

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而加之敗喪。此可惡念。顧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若猶以前事為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字宙誰廣。何所自容。

○與謝萬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碎。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

陶侃

陶子行

殷浩

王遠少

古人以為美談。成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火。君其存之。群碎群小也。

○與子

汝年入主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惟如王即時各爾。身已切豈。後聞吾耶。鬼惟知愛。深松茂。

頓寧渡知子弟毀譽。因汝有感。故累叙胸懷。

今致數斛酒。可力飲。酒勿移人事。

○與弟淪

與弟淪

○與朱治

昌平有大尉卿司徒里。不巧業也。比忘上樂。戰不預。成敗如安史者。今漢何有司徒圖之。無貽悔。

○上張僕射論擊毬

以擊毬事陳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愈今以擊毬之間。事明之。馬奔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浸衰。及以之擊毬於場。蕩操其心。腑振其骨。筋氣不及。出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令為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臟之繫。絃其微。生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此馳騁。嗚呼。其危哉。

韓愈

謝朓

劉悛

王僧虔

劉悛

謝朓

劉悛

○與崔曼
吾子勉之。所相規者。宜緩步富貴。從容謀畫。少即平氣。樂耳。

○與蒲傳正
千乘。任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欲老弟苦勸。公平意。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州治。退居之。決不能食。淡衣。麤杜門。絕容貧親。知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

不啻如糞土也。
○付子道
古人有言。有善無實。善虛。况汝實無。而虛者耶。使人謂汝庸人。實無所能。聞於我者。乃吾之望也。慎言。即飲食。晏寢早起。務安其形骸。為善也。

○答王定國
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嗤於拙目。薄俗正好。默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與李方叔
示兵。雖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其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

○與兄子瞻
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痛鵠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况其有耶。公河素。保然。竟如其屬。

○與東坡
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惟日。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瞬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佛。只一个。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一脚承當。把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也。
○與陳龍川公
田間雜云。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依交涉。

人意亦多

○與林希元

奏已行。追之無及。亦不必追。荆州非用武之地。尊相無封侯之骨。恐有後悔。林時欽。仁安南。

張太岳

○與羅真正

君子極欲以入於善。但強而語之。以不能入。則棄。子言於無用。又安取之。且衆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別生枝節。以相矛盾。吾既不合。而責之益深。此則然之道也。不可不戒。

陳獻章

○與洪芳洲

天下事。誠壞於不實。為然為之。亦須有漸。如錄金則一注而方員。即成。揉木則必從容而後克。就規矩。當承平。踵因循之流。其勢何異。揉木乎。願公稍加慎。重也。

徐存粹

○與張助甫

虜酋西牧。正與是下。所非相問。虜甚。虜亂。組。于頤。同男子事。然遠公有云。願。越。安。彼亦無也。老人。願。事。語。然。不。敢。不。為。兄。告。也。

元英

○答劉虹川總憲

僕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已。雖越在萬里。沉於下僚。或身蒙紫垢。衆所指嫉。其人果賢。亦皆辭而拔之。其為賢者謀也。又工於自為謀。公何乃用市道相與。古之言非其義而與之。如真之。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為。登也。以公夙抱。又當盛年。同時所用者。此。閩門。養重。靜以俟之。若棄道。詎而用貨賄。僕不能已。必將。揚言於庭。則僕既陷於薄德。而公亦永無向用之路。惟公亮而宥之。

張太岳

○答陳生

未俗薄惡。凡知者必忌。足下輕出至寶。以求俗知。僕以為知者無幾。忌者至矣。石。王。而山。藉。今。有。陽。君。識。而。薦。之。楚。廷。楚。廷。之。利。非。山。之。利。也。又云。佛。勸。忍。辱。道。言。如。光。足。下。但。守。此。四。字。勝。惜。容。

王鳳洲

○答傅鍊議

往者別時。曾以守已愛民四字相規。乃屢辱厚意。且愈至愈厚。豈認為嫌少耶。至於腰間之白。尤為嫌。

張太岳

孤使城
太阿欲
乃欲
知容
唯其
喜不

者若假之他人可令返趙執事從此宜思所以自

○ ○ ○ 答岳月林尚書 王荆石

來教謂書忍喫醋以施之一時吃面及家庭辭語
耳若執糠障天蟬蟻蔽日兒童走卒皆已知此是彼
非而大臣尚欲容以養量唯難以惜體異日者將
使四方墨吏盡走於有力之門而事權盡歸於中
門下四顧掣肘方思鄙言夫一革障江一髮引鈞
自知其力之不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之道也

新海 卷六 三

○ ○ ○ 與魏軫野 王廷陳

足下以解牛妙技小試割雞不愛不及但虞太過耳
夫明而海用之割而柔出之此龍夔之妙也僕嘗值
於虎故以吾足下愿龍門之險者或可與言舟矣
母曰汝何不自醫也而吐之

○ ○ ○ 與用晦 王元美

足下多自引避似當入不二門而丹竈之火未息
所不解金砂黍珠造物至新縱于天上寧有財
神仙也佛不離心丹不離身僕此二語非益派者

下易之

○ ○ ○ 與里人 梁 燾

黃白之術世人秘之吾丈樂與人同之或心哉願
而人者其與馬僕從周身之物無不畢給耶抑
枵腹望屋而趨者耶倘用無不給固宜居高拱
求於世若猶作窶子狀胡不以自治也其來也
昔道義交耶抑絲羅之好耶不爾亦當有一而推
生平未嘗有一而而問關千里授以神奇之事則
謂明月之珠無因至前不能令人按劍也

新海 卷六 三

○ ○ ○ 與楊林山 唐荆川

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聞脂
洪恩全無保錄之士聞風縮頸執事之志則然而才
足濟之自丹陽奉詔令人嘆羨不已然覺慷慨激
之氣太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夫直前太
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於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
也無通天下之志惟深也無成天下之務自古欲
務而或債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索賂與有責焉耳
僕少頗負意氣屏廢以來稿形灰心之餘化為繞者

陳者公
先生曰
荆川直
洪恩山
百尺子
上通步
克克流
來地住
餘林山
一者乃
小精說
之學問
不如此
非下也

慕執事之至也。不敢不盡其愚。

○與郡侯

論禹平。成之功。以一方財力為陵。不以為泰。若推心茅茨。上階而盡力乎溝洫。豈忍以民山為同。垣乎。

時郡侯南大吉擬築禹廟垣壙。此十聖。民皆驚愕。公致書。侯止。

○與曹大理

曹司直

足下名大高。如孔雀成鳳。七人爭籠之。幸善避千。似遙覽乃下。

○與李本字

王余州

足下青年鼎貴。天縱以才。出則衣被一世。處則映帶千古。綽有餘地。第羊腸詰曲。荆棘口并。牙埋光。錘錐以珠。蒙氣之浴。可也。蚌珠勿割。時至自吐。公家猶龍。公惟戒。時。故。輕。喪。我。寶。故。不。世。薦。足。下。

○與趙廷宇論德

楊升卷

吾兄今日官雖未高。隱然已有公輔之望。不肖為空谷。更無他言。惟順風船。不可滿。使論人論事。且。且。寬。常。留。有。餘。不。盡。之。意。

○與顧朗生

王百穀

足下綬胡纓。負長劍。高歌出塞。豈不壯哉。寧虛解之。間于馬居。處左。權胡婦。古把酪漿。日月草白。五。預霜。矢如流星。戟如堵牆。足下樂則樂矣。乃獨不。糟糠乎。何時入玉關。歸故鄉。猶恐下馬持金調。採。也。僕老而才盡。不能賦。蕩子從軍。以規足下。紙上。言不當一藥。朗生朗生。得無惡其太苦耶。

○與諸景陽

陳者公

四方如蜩如螻。草衣木室。未知落於何地。王罔有以。

○與閔揮使

張翼明

君既髮落。即異日標銅動鐘。已令麟閣。上有韓家。驚而渡。以酣酒。湫底其體。心而火。聚胃而烟。蒸而霜。黃幾有不可起之狀。人生遠志耳。何至以平原。郵為閭。羅令史哉。

○與汪伯玉司馬

王元美

世受國恩。忠孝誓。無懸金錢百步外。募善射者。綽有。橫眉。男子氣。吾文目擊時難。想髮。豎目裂。然。沉。幾。不。露。如。此。此。真。社。稷。臣。也。

前是里中兒。歸知入春。善酒食。健飯。而曾子念自
林。潘生所乃云。稍不如前。于私。白亦味。章臺春色。
不挂尊臆。當由筆研。問不受累耳。精思能。能脾土。
裁者太甚。何如。

又一札云。文思宜暫寬。誠知。對輪。將刃。能無小。
方寸。弟一象。周耳。毋疑。其如。婦口也。

○與梁伯龍
王百穀

足下尺五。札鼻。白如霜。尚沉。酒慾。海以。為最。和之。輪。
未融。而更加。策耶。

翰海
卷下
五

者公有詞云。紅顏。雅好。精。氣。神。三寶。都被。野。水。
了。眉。峰。皺。腰。肢。衰。讓。粧。淡。掃。天。得。君。枯。稿。暗。發。
枝。花。箭。射。英。雄。應。弦。倒。病。魔。無。繞。空。去。尋。醫。藥。
術。誤。人。不。少。這。煩。惱。自。家。許。填。精。補。腦。下。手。應。
早。快。把。凡。心。打。疊。訪。仙。翁。學。不。老。

○答王明輔方伯
王元美

日望公。熊。羅。夢。乃。談。二。豎。見。凌。狀。令人。鍊。熱。中。年。
氣。不。易。復。自。今。而。往。猶。加。保。愛。如。補。則。如。抱。卵。維。
若。待。用。之。不。動。乃。佳。耳。草木。金。屋。之。類。病。在。則。為。

去病則後為病不足恃也

○答蕭玄圃
袁石浦

兄歸山中。焚香。愛茗。寄意。琴書。魚鳥。真不。成。飛。天。
人。惟。願。文。酒。之。暇。無。忘。却。吾。提。本。願。時。取。大。禁。中。
二。語。錄。朝。夕。相。對。弟。今。法。侶。益。稀。荆。扉。日。換。白。髮。
前。草。溪。一。丈。亦。惟。恃。此。二。老。友。晤。語。一。室。

○與劉惟衡
朱慶

足下封事。侃侃。數。上。直。禁。疎。海。內。然。睚。眦。之。子。已。
足。下。於。胸。臆。間。作。塊。磊。矣。良。哉。善。自。愛。

翰海
卷下
五

○答黃起宇
魏較

觀。來。我。似。以。舊。事。芥。蒂。願。開。拓。心。胸。虛。名。在。人。間。世。
僻。猶。閒。雲。在。天。浮。鷗。在。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語。
達。人。大。觀。無。物。不。可。

○招王中石
祝無功

莽。莽。出。都。門。未。及。請。趙。相。公。所。別。公。老。行。脚。也。
四。海。為。宅。以。友。生。為。春。屬。以。觀。書。賦。詩。為。勳。業。以。
老。病。死。為。秋。冬。有。語。公。者。曰。歸。來。乎。客。死。異。鄉。事。
青。山。白。石。公。必。以。為。細。人。耳。綠。以。謂。長。安。塵。土。三。

翰海卷之七目次

憤部

恨恨

與夫長卿

漢卓文君

報漢元帝

王播

荅趙象

唐步非煙

與實玄

漢實玄妻

與蔣琬

諸葛亮

與蔣仲文

晉桓玄

與親知

齊劉休

與王僧虔

桓玄

與蕭佺

唐柳宗元

與焦弱侯

明李卓吾

與張甫

王元美

荅趙汝泉

張太岳

與王敬可

張太岳

與王元美

李于鱗

與盧次樵

王余州

與周叔夜

王余州

與趙欽之

屠赤水

荅凌初成

湯若士

鄙薄

劇葦注

漢東方朔

與弟雲

晉陸機

與桓溫

孫盛

與顏竣

前劉琨

與親故

劉琨

與鮑泉

梁元帝

論臺諫

宋蘇東坡

荅姜念事

明王維翰

與張助父

王余州

請讓

賜吾丘王

漢武帝

賜嚴助

武帝

責單于

郭吉

報石慶

武帝

責張湯

汲黯

與趙寵

朱浮

與官操

孔文舉

與袁術

呂布

與子

魏問姐

慨世

建炎奏

宋宗澤

與楊元素

蘇子瞻

與友

明宋濂

與王晉溪

霍福

與友

金肅

與趙儕鶴

趙用賢

荅再文豹

王守仁

與友

李夢陽

與王脩德

方孝孺

荅馮方伯

王元美

荅王遵巖

唐荆川

報劉一文

宗子

荅馮心易

湯若士

與王元馭

王元美

與奕石浦

陶石簣

與項東葵

陳若

與友

朱冠封

翰海卷之七

雲間陳繼儒著公鑒定 門人沈佳胤錫侯輯

情部

恨恨

與司馬長卿

卓文君

羣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木。彼木而親。嗟世之人。兮替於淫。而不悟。朱。弦。驚。明。鏡。缺。朝。露。晞。芳。絃。歌。白。頭。吟。傷。離。別。努力。

翰海

卷七

恨恨

加餐。毋念妾。錦水湯湯。與君永訣。

相如報云。五味雖甘。寧先稻黍。五色有燦。而不掩。韋布。惟此。綠衣。將執子之。蓋錦水有鴛。漢宮有木。誦子嘉吟。而回予故步。當不令負丹青。感白頭也。遠后蕭氏。回心院詞云。拂象林。憑夢借高堂。敲。半邊。知。妾。卧。恰。當。天。慶。少。輝。光。裝。繡。帳。金。鈎。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剔。銀。燈。須。知。一。夜。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螢。笑。張。鷟。爭。恰。恰。陪。嬌。鶯。一。促。彈。作。房。中。曲。常。和。德。前。

風雨聲

○ 秋漢元帝

王昭君

臣妻幸得備員禁衛。請身依日月。死有餘芳。而失。丹。青。遠。窺。異。域。誠。得。捐。軀。報。主。何。敢。自。憐。獨。惜。國。家。點。防。移。於。賤。工。南。望。隳。關。徒。增。愴。結。耳。有。父。有。弟。慎。陸。下。幸。少。憐。之。

○ 答植象

步冰煙

下妻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為媒。均所欺。遂匹合於冰。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釵。促。金。徽。

翰海

卷七

恨恨

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臨好奇。發華絨。而思飛。颯。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嬌高。醜雲。不及於秦。臺。薦。而。夢。還。於。楚。岫。

○ 與實玄

實玄妻

素妻。斥女。故白。實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妻。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天。悲。哉。實。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態。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與。蔣。琬。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麟。甲。卿。實。以。為。不。可。近。

此而事 欲傳性 非死矣 此恨何

長新千送
水可其生
為如四州

吾謂辨甲者但不當犯之年不圖凌有蘇張之事也

與殷仲文

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若其不爾。雖律間物不可得也。桓崖有好桃玄求之不遇故云云。

與親知

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蕩揚。楊用修云。王倫與虞玩之言論相抵。玩之。與王僧虔。桓。瑋。注。

經涉五朔。踰歷四海。書牘十二。接觀六七。遠不荷問。

翰海

長七 帳限 三

反更暴腮。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飢虎能噬人。遠與食。飢麟不噬誰肯落毛。

趙壹曰。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痕。痕。字。飢寒於堯舜之荒歲。不飽。煖於當今之。年。

與蕭統

說說轉修。實實嗷嗷。漸成狂人。飾志求仕者更。晉。以。悅。警。人。之。心。

吳虞翻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張。宗。元。

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使天下。一。知。已。者。足。以。不。恨。

與應訪侯

聞有欲殺我者。得兄分割乃止。此自感德。然弟則以為生在中國。而不得中國半個。知我之人。反不如出塞行。行死為胡地之白骨也。兄何必勸我。漢反龍湖。龍湖未是我死。所有。我之友。又真能知我者。乃我死。所也。我。豈。坐。於。禪。園。寧。滅。專。一。為。守。尼。之。鬼。之。人。耶。

翰海

長七 帳限 三

與張助甫

春來聞南牀。刺口。指。指。及。吾。兄。意。極。駭。恨。夫。以。文。學。材。氣。如。兄。故。當。不。為。絳。灌。所。寬。然。何。至。併。萬。里。金。沙。而。弁。髦。之。

答趙汝泉

近來吏治。頗為清肅。惟司牧者。不以。民。事。為。重。好。虛。文。相。詭。計。日。待。遷。此。習。竟。不。可。易。

與王敬所

嘗謂世廟以大有為之君。而當時諸臣不能。張。太。岳。

風徒取儀文制度終更一番未以脩玄結局至經國
遠歎太平鴻業同置而不講至今令人怏怏也

○與王元美

李于鱗

日者與足下握手。上國。二。三。子。不。皆。風。夜。在。耶。今。未
及。暮。月。胡。跡。四。方。矣。人。生。何。可。知。也。

王余州

○與盧次樞
天之靈不戒。棄也。得。遂。善。于。鱗。此。子。岳。翠。控。中。原。僕
亦。怪。峙。於。江。左。切。刺。下。上。無。渡。宇。宙。輦。上。君。子。遂。成
花。耽。次。樞。足。下。吾。自。拾。人。間。遺。棄。物。何。預。諸。少。年。事

耶。翰海
長七
良之

○余州有云。少年責人如束濕。千古魁。安能。搭。棧。與
之。周。旋。

○與周叔夜

王余州

長安中風濤洶洶。一葉下上。今魚腹矣。又不以。即
魁。魁。而。稱。東。藩。臣。雖。敵。刀。筆。間。蓬。垢。而。涉。妬。女。之。津
不。允。風。雨。良。可。嘆。

○與趙欽之

屏赤水

○與趙欽之
出自蒲葦。門庭寂然。晝日無別。吟。聲。人。可。焚。香。讀。書

摩詰人
事俗人
無微不
備文中
如致故
之非星

固是僕簡錄省事之效。亦以子雲官冷。鮑昭才盡。名
位不足。奔走時人耳。足下可為我賀矣。

○重見願者絕少。殊覺自幸。

○荅凌初成

湯若士

不佞牡丹亭記。大受呂玉繩改竄。云便吳歌。不佞
然笑曰。昔有人極摩詰之冬景。芭蕉。割。蔗。加。梅。冬。則
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其中。駘。蕩。淫。夷。轉。在。筆。墨
之外耳。餘子何道哉。

翰海
長上
良良

鄒薄

劇羣臣

東方朔

函齒牙樹類。眩吐唇吻。擢項順結。肢脚連。靡尼。遠外其迹。行步傷。兼臣。朔。躄不肖。尚。兼此。數子者。

與弟雲

陸機

此間有一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霞酒。跪耳。謂左思也。後思賦出。後大服。

與桓溫

孫盛

州道從事。觀採風聲。遙無成。鳳來儀之美。退無虞。鶴

新海

博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

與顏竣

劉協

朱修之。三代叛兵也。一朝居清油幕下。作謝宣明。

孔向人

與親故

劉琨

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象。慶朝廷不為多士。

與鮑泉

元帝

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蠟毛。徒勞鏡象。

徐文長。歐判絳州。園池記云。碑如丹砂。真堪。

畫鬼畫符。喪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境巖。強。要。雲出雨。細看。無活物。

論臺諫

蘇東坡

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王其嚴。以為不可改。廢。孺。四顧。以待言者。

○答姜金事

王維禎

方賊艦泊海口。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太倉城者。且

不滿百。太倉守臣怖。至。枝。栗。不能持。乃。拔。而。栗。城。守

新海

家七

鄒薄

事白者。第。唯。目。現。口。禁。不。能。語。頃。之。稍。定。則。又。振。擊

施。威。用。蓋。其。陋。

○與張助父

王介州

老。詩。以。庚。托。跡。方。外。嫩。瘁。成。痼。安。能。低。著。事。言。路。少

年。此。曾。子。於。頭。上。安。眼。尻。沒。着。口。有。何。準。絕。足。憑。也。

金。州。有。云。灼。日。薰。天。一。旦。漸。盡。獨。留。快。在。人。意。留

此。在。人。口。此。四。語。可。差。今。日。堵。堵。者。

誦讓

○ 賜吾丘壽王璽書

武帝

子在朕前。智畧輻奏。及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 賜叢助

漢武帝

君厭承明之虛。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越。北枕大江。間者閩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 責單于

郭吉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待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臣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

○ 報石慶

武帝

官贖民愁。盜賊公行。今流民愈多。君不絕責。是吏請與徒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罪而坐牢。服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食。而請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

○ 責張湯

汲黯

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亡一焉。非若就刑。放祈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終更之為公。以此亡種矣。

○ 與趙寵
茂辰人日。署公邾行。偶見草舍中。辟粘孫漢陽畫。猫一幅。因索筆題曰。鼠翻盆。汝不顧口銜。烟煤元底。坐罪過罪過。擲筆頽友人曰。吾屬有所思。

翰海

卷上

誦讓

十

朱浮

匹夫腰毋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與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奈何以區區。陽而結怨。天子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者所快。
○ 與曹操理楊彪
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舉不相。况以表氏歸。舉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今

○與王晉溪先生

霍 監

今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遇直率則曰其人麓鄙。遇恬靜即曰其人主異。遇豪傑即曰其人肝膽難測。皆擴不用其用者。必軟熱無氣。易駕馭者也。此輩在大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庭。而戈內向。皆是也。

○與友

金 肅

古人多本色。今人多廣物。甫操筆呼吾。氣盈趾高。目無先哲。偶嬰逆鱗。逢怒得譴。沾沾自滿。滿面皆龍比。

翰海

卷七

世

十三

人物以為大丈夫。事止於此。而實不勝其脂韋統指之心。

○與趙濟宦

趙用賢

今天下議論。一涉利達名場。則曰且姑與遠。迨勿過激。取疑。至事涉關係。輒曰須從容隱忍。乃所以成事。其究不過一依回混同。而幸且脫手。此習已入人骨。隨往。往得利以去。即有鞠躬盡瘁。出身犯難者。且以懷事目之。學術人心。至弟愚不敢信。

○答聶文豹

王陽明

念以相勝。而謂之拘義。險以相傾。而謂之疾惡。妬賢。嫉能。而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慾。而自以為同好。惡。

○與友

李夢陽

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便揖。口內不吐。則目為老成人。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楊樹山先生云。今之人。不惟節義掃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已為可耻。今人之所行。反婦人不如。沈公鍊曰。人皆貴自樹。能自樹而液。可以樹人。

翰海

卷七

世

十四

○與王脩德

方孝孺

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斤。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達詞。已呼。獲子。瞻為。所。欲。毀。棄。其。文。於。九。丘。之。書。未。嘗。詳。讀。句。日。已。指。程。說。經。之。誤。絲。然。辨。駁。不。自。愧。耻。此。其。人。豈。復。知。有。地。日。月。也。哉。

○答馮方伯

王元英

僕自拘繫。世法。猶是一團糞中。朝暮。圖。竟。黃。庭。敢。不。敢。便。為。夫。弟。事。察。轉。聞。之。轉。不。敢。解。若。明。公。

陳明卿
先生評
曰一味
透脫不

才也。毋論其他。即吾江在荻苻峰起。亦後。明公。一。車。而更約束。募材。或。旌。旗。鼓。吹。肅。然。諸。盜。魁。烏。敢。散。豎。首。得。不。廢。耕。鑿。者。誰。力。也。三。事。在。步。武。而。力。獲。過。之。必。盡。屈。其。揮。霍。二。世。之。精。神。材。略。而。歸。之。牢。騷。寒。寞。之。地。是。遵。何。說。哉。

○ ○ 荅王遵巖

唐荆川

僕居間。偶想宇宙間。有一二事。絕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餅契。其死。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稍有名目在世者。其死。必有一部詩文集。如生

翰海 卷七 既世 十五

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幸而所謂墓誌與文集者。皆不久成。滅者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為柴。子亦安損不下矣。倘盡付之祖龍手。即南山煤炭付水。當盡減價。可笑矣。

荆川嘗曰。吾不欲此生為言語文字人也。吾嘗以刻文字為無耻之一節。

宗子相

○ ○ 報劉一夫
今世之所謂學者。何哉。日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不介。則甘。畫作婦人。快。為。金。以。松。之。即。門。者。持。刻。

寫出一
段檢阿
無耻可
笑。如世
果因誰
為子

而主者。又不即出見。立僕馬間。惡氣襲衣。裙即。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金者。出報曰。相公。僕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鷄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誰則。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耻之。強忍而與言曰。姑容我入門者。又得金而入之。又立向所立處。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下。主者曰。道則再拜。故遲不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

翰海 卷七 既世 十六

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幸願戒他日來。幸無阻也。門者荅揖大喜。奔出。馬上過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所來。相公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亦心。之矣。相公又稍語人曰。某也。賢。聞者亦交贊之。世之所謂學也。謂僕能之乎。人生有命。彼將奈我何矣。

○ ○ 荅馬心易
此。時。男。子。多。化。為。婦。人。側。行。僂。立。好。語。巧。笑。乃。得。

於時不然則如海。目。眼。隨。人。浮。沉。都。亡。者。目。方。備。威。德。想。自。古。如。斯。耶。

○與王元叔
元所云間制於部。部制於司。外廷制於官。禁老成制於沙。年四語妙甚。妙甚。弟却借添二語云。實事制。虛言。肝膽刺於皮面。

○與表石浦
長安如奕棋。世路日難矣。嘆矣。
元美與李伯承云。京師中。慈日益甚。娼母吃肥。思。

下。於。何。廢。城。者。耶。
○與項東菴
公之士風薄矣。淺帶縫衣。日。咽。胥。隸。中。如。掃。落。葉。旋。掃。旋。有。至。使。大。夫。之。松。庭。宦。不。得。傷。而。雀。不。得。入。則。吾。黨。之。羞。也。男。兒。生。不。成。名。亦。宜。斐。然。自。完。何。至。醒。穢。烟。霞。點。詭。泉。石。

○與友
刀口如黃。滿腹鬼城。滿地荆棘。安得虎穴。投之。以。穆。廟。辰。已。聞。海。公。瑞。撫。南。直。蔡。君。國。應。備。兵。

陳者公
朱冠封

鉤。匠。室。而。方。風。四。起。時。有。技。匠。名。狀。觀。海。海。頗。海。訟。始。少。總。其。詞。甚。奇。云。告。狀。人。柳。語。皆。為。勢。云。血。產。事。極。惡。倘。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林。芳。發。掘。許。由。墳。塚。被。惡。木。告。發。惡。又。賄。求。嬖。臣。賈。仲。得。克。今。某。月。日。挽。出。惡。鬼。柳。下。惠。捉。某。權。禁。依。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肥。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証。竊。思。武。王。至。尊。尚。被。和。馬。辱。辱。何。况。區。區。婁。婁。激。切。上。告。

翰海卷之 目次

逸部

遊思

與弟

與秦少章

與鄭殊度

答劉子威

與徐子與

答沈太素

與董子元

寄張叔焉

蘇陶石貧

與董陽明

與李健翁

與左觀察

遊

答王商

與山巨源

晉羊祜

宋黃象直

明方遜志

袁中郎

王金州

馮琢庵

徐獻忠

曾省吾

袁石浦

屠赤水

袁中郎

曹司直

漢秦宓

晉嵇康

與徐勉

答鍾祥玉

東高崖山

與王金州

與徐子與

與歐楨伯

答楊應寧

與友

與沈博士

與王百穀

袁徐子與

與兩井

答司馬懿

與謝萬

吳沈

文天祥

張東

李于鱗

宗子相

王鳳洲

林

袁中郎

袁中郎

江

宗子相

袁中郎

袁中郎

王

與文

答楊興王

答李端叔

與修知府

與石拱辰

與喻邦相

與馮南江

與張幼子

與王元美

與石拱辰

東沈懷樞

答朱濂海

齊江淹

吳劉孝儀

蘇東坡

文文山

王金州

王鳳洲

徐獻忠

范應期

李于鱗

王金州

陳省公

馮開之

復孫車王

答吳興守

復謝叔授

答袁允之

與吳憲副

與李惟寅

與林同年

答葉葵日

與江道之

與蘇潛夫

與王百穀

與何客部

宗

沈

文

高

吳

屠

沈

王

袁

毛

袁

袁

翰海來之八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門人沈佳純錫係
陳龍彩五著

遊部

遊思

與弟

羊林子

既定戎事當甯中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感滿受責乎二疏吾師也

與徐勉

沈約

暮年

外觀

高似

全人

而形力不相

形本老
德然由

暮年努力政事外觀傍覽高似全人而形力不相稱解衣一卧支體不渡相閣取煖則煩加寒必刺日數句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半計月小半今此不休持貽至恨

黃春直

與秦少章

思欲弄舟風烟之外嬰縛似未有脫期永懷方外之人自是宿債輕不更作憂自纏縛也

文天祥

杜門避影矣出山一事不到夢寐間聞命誤却

羅英人方猶獨巧祠以安半莽倘拜俞青春盡花陰
猿鶴飽卧亦五雲之餘蔭也

與鄭叔度

方遜志

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

東高崖山

張東海

山林之興短猶勝控市朝之味長恨不即斷塵鞅與公肩后而餐席雲而卧

翰海

表

中

耶

○ ○ 答劉子威 走非不願作官奈事與心違耳昨早有父老具呈者不肯便書紙尾云鄉道心懶忍作官遊之人食少事煩恐是長眠之客雖一時戲筆然不有方寸大約盡於此矣

晉皇甫謐云匪敢盤桓疾與榮就

○ ○ 與王金州 漢張儀亦已郡國一夫矣方且局促棘下也元美

自漢漢蓋林以伯樂望衆人迹僕野海一朱轡猶向

不。死。性。流。言。胡。為。日。前。然。據。折。路。傍。早。晚。解。纜。去。已。次。矣。

王奔州

此。腐。鼠。當。屬。羣。鴉。亂。鳴。專。食。不。滿。鴉。離。矣。欲。尋。片。地。如。武。陵。桃。源。者。吾。三。數。人。鎮。日。相。對。便。足。十。七。

與徐子與

宗子相

日。折。腰。諸。貴。人。前。辭。辭。之。懷。誰。與。為。語。生。非。金。石。此。侵。鏤。

蘇子瞻先生有云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且...

而取途且遠矣

明滅如草上之螢乎

浮沉如木

中之魚乎

有巖巖可羨也

野有榛庶可勝也。絲可衣也。一无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

答沈太素

馮琢庵

弟。遠。席。休。託。視。兼。北。麻。官。浮。於。年。福。浮。於。量。名。浮。於。實。三。者。世。所。大。忌。而。弟。不。幸。有。之。不。去。且。生。得。失。已。

夕解組歸矣

與歐楨伯

王鳳洲

僕。若。此。山。鎮。料。飯。獨。酌。翰。墨。自。寬。了。不。知。其。薪。之。也。春。來。作。夢。無。非。故。國。遂。與。春。明。門。絕。矣。

與董子元

徐長谷

獻。忠。無。次。後。有。此。行。鉛。刀。柔。脆。猶。望。一。割。然。越。鳥。而。枝。自。有。性。靈。鐘。鼎。尊。重。終。不。易。我。自。在。山。林。也。

答楊應寧少傅

林見素

事。業。身。益。瘦。每。及。歸。諸。老。輒。相。阻。不。知。平。生。僅。此。易。退。一。小。節。茲。出。將。併。失。去。矣。三。月。滿。力。請。骸。骨。卵。為。

夜話當數夕我

者。公。秘。笈。云。陸。平。翁。以。宗。伯。請。告。諸。大。老。送。之。時。

趙。公。錦。曰。陸。老。先。生。此。行。使。天。下。也。晚。得。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李。公。已。曰。陸。老。先。生。實。有。病。

他。豈。是。為。家。忘。國。的。人。兩。公。此。語。直。是。兩。篇。大。文。字。

寄同年張叔駕

曾省吾

弟。夢。想。久。在。山。林。骨。相。不。宜。朝。市。區。區。之。私。何。時。自。遂。

○與皇甫二泉

表申郎

也。積之。苦。甚。於。抱。病。傳。領。之。趣。惡。於。與。餅。不。佞。恨。不。病。耳。但。得。長。病。即。是。開。大。

○報陶石簣

表后浦

岑。寐。中。讀。家。弟。諸。刻。如。籠。鶴。忽。聞。林。間。鳴。與。之。音。恨。不。即。掣。條。裂。鎖。與。之。借。飛。

○與沈博士

表申郎

吳。令。甚。苦。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蟻。官。長。尊。如。閻。老。以。故。七。尺。之。軀。疲。於。奔。命。十。圍。

新

卷

卷

卷

之。腰。綿。於。弱。柳。每。懸。鬚。者。無。爾。自。嫌。花。水。發。為。風。生。請。看。漢。郎。歸。棹。別。是。一。番。行。在。矣。寫。至。此。不。覺。神。魂。俱。動。

○與董陽明

屠赤水

大丈夫不得封侯廟食。即五穀四瀆。何處不可寄傲。乃局促一官。春。懸。五。斗。為。造。化。小。兒。籠。絡。耶。長。廷。矣。越。會。須。有。日。矣。

陸。法。和。曰。出。家。之。人。尚。不。貪。大。梵。帝。釋。位。而。况。區。區。一。鷓。鴒。鼠。

區。區。一。鷓。鴒。鼠。

○與王百穀

汪南溟

雅。思。賢。路。儘。寬。既。不。容。吾。別。足。則。丹。丘。后。室。當。不。遲。客。持。與。山。靈。結。一。段。清。緣。日。向。萬。卷。中。作。五。色。香。三。食。神。仙。字。所。謂。生。無。一。日。權。死。有。千。古。業。者。弟。成。切。之。

○與李健翁

表申郎

途。病。病。不。即。愈。閱。四。月。未。視。事。求。歸。不。能。即。歸。不。知。何。逆。得。登。青。紫。之。樓。晚。長。江。之。水。言。之。淚。下。

○報徐子與

宗子相

僕。昨。移。書。武。夷。君。日。遣。白。雲。候。我。當。事。者。重。違。其。意。乃。出。僕。恭。謹。開。落。明。月。南。呼。黃。鶴。來。問。恐。山。中。之。徑。碾。珊。珊。矣。

○與左觀察

曹司直

秋。風。東。來。時。有。江。纏。之。想。足。下。以。行。藏。窺。我。世。路。坎。坷。惟。杜。門。作。倒。桂。鳥。不。讓。操。齊。瑟。矣。花。園。曲。折。雲。來。不。忍。灣。頭。草。徑。為。泥。紫。落。但。故。門。高。長。神。話。

○與蘭澤雲澤林

表申郎

金閣自繁華。今自昔。嘉船浦。故歌童舞女。此表客之
 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草。危石孤岑。此幽人之觀。非令
 觀也。酒傾詩往。朱門紫陌。振衣莫蹙之。茶。濯足。而
 之。石。此。遊。客。之。樂。非。令。樂。也。令。所。對。者。鴉。衣。糧。長。黃
 口。刀。民。及。蟻。聚。滿。身。之。囚。徒。耳。蘇。何。有。於。令。何。有
 於。蘇。哉。請。看。來。春。吳。縣。堂。上。尚。有。表。知。縣。脚。跡。否。

新海

水

卷已

遊

○ 卷王商

僕得曝背乎龍臥之中。安身為樂。無憂為福。知我者
 希。則我責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

○ 谷司馬銘

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聲如鐘鳴。滿畫而夜行。不休。是
 罪人也。

○ 典山巨源

縱逸久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儻類。見寬不

翰海

卷

卷

攻其過。又讀慈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道之心。日頓。其
 猶禽鹿。少見駭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頑。頑
 縱。雖飾以金鑲。譽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州也。
 今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平生。濁酒一
 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勝之不置。必發其狂
 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

○ 典吏部郎謝萬

頃東游。還備植桑果。今成穀。榮車。請子抱弱孫。遊龍
 其間。有一味之日。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

王逸少

○ 猶欲教養子孫。以故厚遺。或有輕侮。庶令其
數馬。彷彿萬石家風。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
樹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
可。勝言耶。

○ 與友

江文通

海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五。一則體本疲緩。卧不肯
二則人間應酬。辭橫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
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婦妄發。無故口
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願於薇蕢。誦詩

翰海

卷八

九

書。飲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猶以妻孥未寧。桃李須
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蒼上。水匝階下。請
從此隱。長謝故人。

文通嘗云。為建安吳興。今地在東南。海外有碧
丹山。珍木靈草。皆浴生。平所至。受不覺。行路之遠
矣。山中無事。與通書為。乃悠然獨往。或日夕
歸。故懷之際。頗著文章。自。又云。所愛而林
十。莖草之。開耳。

○ 復珠章五

宗

則

性。劉。辯。上。丘。容。恭。德。松。雲。輕。迷。人。路。有。若。狂。者
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其
哉。

○ 答始與王

劉孝儀

下官安於孺僑。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所屑心。

○ 答吳興守

沈麟士

明。府。德。履。冲。素。是。以。被。褐。負。杖。息。其。疲。病。必。欲。歸。絕
沈。以。城。着。冠。越。客。竹。蟬。冕。請。臨。東。海。耳。未。忍。受。此。照
則。

翰海

卷八

九

十

○ 答李端休

蘇東坡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高。舟。草。履。故。溪。山。水。間。與。漢。推
雜。處。注。注。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
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免。免
是。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瘻。石。有。罅。屢。有
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自。有。三。十。年。來。所。為
其。病。者。是。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成。也。

○ 復謝教授

文文山

寒。答。積。雨。抖。擻。無。棕。得。書。讀。之。昏。眼。為。拭。某。休。結。

文文山
沈麟士
劉孝儀

之十
秋
賦
水
其
日
夫

人一方琴書自適為誦停雲三過

宋陸放翁詩劉魏之陳令來時牛圖云公卿貴人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時牛山蕭散遺物固不可得

宋劉伯壽結着玉華峰下號玉華菴主有妻名蘇草芳草皆秀麗而善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草以新笛和之聲滿山谷牛行即行牛止即止其止也必命壺觴醉而歸

翰海 卷八 十一

○與縵知府 文文山 其茅屋三間在萬山溪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以為公私撓獨蔭松百畝日騎牛扣角其間天惠仁條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叫而嘯各適其適則其賜多矣

文山謝章餘奮啓一登白雲對南鳥而俯仰十年流水忘夢慮之去來 宋王炎午祭文丞相文嗟哉文山山高水遠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聚侍中之血日月結光

河改色生為名臣死為列星不然勁氣為風為

○ 答袁永之 高叔嗣

勉事 聖君流聲當世使僕得高枕丘中耕稼以王稅采蕪以奉親賴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疇享神枯魚鱸而召友築室在戶搭棹空懸濁醪相擊缶長歌茲固鄙人之所自快也

○ 與石拱辰 王金州

不佞近益治小祇園不減白香山履通他上他日也

翰海 卷八 十二

○ 與吳憲副 吳明卿 其間不失作老圃斥置金石古文近萬卷咀之餘不失作老蠹魚園有佛經一藏力能起關之而此為不失作老衲子足矣矣所恨者江左多文士款美交不得公輩偉人開我三徑耳

元美與張肖甫司馬云捐家豎子輩一歌一福東書入茅舍朝暮蔬食雖米汙養和舉不能三讀圓覺黃庭如小兒進酪蜜是下謂此人尚堪亭障任否

久居樊籠。乍得脫性。益疎縱。望城市如鳥避煙。見
冠如麻。晴。晴。秋。氣。早。清。當。物。造。西。湖。禪。林。期。握。手。

明仰有文。三十年孟浪精神。近稍收拾。蒸。栗。煨。芋。
一窮清鮮之樂。世事不復相關。

與翁邦相

王鳳洲

家弟發疏。即歸。今抵家已十日。此子故少欲。知足。掛
冠一念。為匡廬小庵。通者紛紛。政自著其果。决今便
課兒輩讀書。老農老圃。活計不乏。

與李惟寅

屠赤水

隆自揣無青雲骨。聊薄游爾。身為鸞鳩。何議國南。
銜江上。筆蕭。將結廬。四明之下。山重。知不逐客也。

與馮南江

徐長谷

頻年作事。皆出乘興。用是多致。狼狽。然屋後。漫。開。新
成。葉。畦。接。果。候。實。時。有。佳。况。野。蔬。淡。粥。神。恬。氣。清。不
知為窮人也。異日老兄功成。時渡。往來。結社。清。明。宜
九。任。疎。相。遺。幅。巾。道。遠。存。問。鄉。曲。與。野。老。談。水。旱。
農。桑。雖。有。他。樂。何。以。加。此。

王元美先生與俞德甫云。不才踪跡。誤玷山公。
事中。然此生。斷無出理。坐卧萬卷。作老蠹魚。此
何似。食大官膳。車舫雙履。放浪湖山。間何似。車
馬。是旦暮。嚼晨。悉開。問顏色。何似。候光。乾門。非之
下。不敢道也。

與林同年

沈懋學

敢亭之薇。滋味頗甘。宛水之棹。風波不惡。僕將樂
終身矣。門下有意乎。當訪我於古松流水之間。
君公曰。撫海先生。生平不知朱門何物。日偃仰

與張幼子

范應期

山。白雲。堆。中。以。一。歌。消。磨。半。生。
奔州云。此身如。彌寒鳥。區歲無。一羽可。採。故。之。
活。不。逾。於。在。網。羅。耶。

與張幼子

范應期

棲。靡。山。中。實。以。多。病。逼。衰。揣。今。知。止。非。故。舉。是。故。而
求。避。元。規。之。塵。以。美。終。南。之。捷。

答葉葵日

王 休

數年林臥。喚汝為羣。發鳥寒蟬。僅存喉舌。雖齊年
文。而齒。髮。漸。凋。少。時。環。馬。揮。戈。之。氣。摧。剝。殆。盡。故。

義約五湖。一椽三畝。老吾餘生。親友便駕者。固由之。一失耳。

○與王元美

李于鱗

明年一切謝客。不然。恐海鷗有不下之色也。

元美有云。為客所踴。無復生趣。今嬾窺一園。復跡之不已。旦夕惟有緇衫行藤耳。又云。卿身

方外。七尺圍。為作夜郎王國。

○與江道之

袁中郎

弟意欲杜枕。無他。不過欲尋閒。快之方丈。遠聞閣。

翰海

佳。人寫山水之奇。陳充會官之。靈案稍暖。即圖。

矣。

○與石拱辰司馬

王矣州

間為世道念。須公山磨洗。乾坤一遍。輩上君子肯許。

展公十指。否此語亦似欲。樞老驥。不知兩鈍足。已。

作僧廬。長住物也。一笑。一笑。

袁中郎

○與蘇潛夫

弟此一條。懶筋真難。裁夫弟。豈以靜退為高者哉。亭一沼。討些子便宜。是弟極不成才。處若謂弟以。

為高。則弟之。眼如雙。黑。豆。而已。

○東比懷。蘇吏部

陳者公

第五十矣。築壙九峰。世懷多絕。每當花。香。月。白。之。

榮。寒。刺。舟。往。來。空。青。頑。碧。間。便。可。畢。世。茲。且。大。是。

天。無。復。着。我。嘯。歌。履。日。杜。門。束。肚。手。一。編。從。處。魚。

殘。飽。耳。

王中丞。孔。嘗。榜。其。堂。云。偶。爾。謝。上。天。官。貴。歸。來。平。地。神。仙。又。天。上。有。人。扶。日。月。山。中。容。我。老。老。

○與五百。茂

永。日。抱。病。伏。地。空。林。中。惟。有。蟬。聲。松。影。一。破。家。寒。

○參。朱。○

青。山。白。雲。性。之。所。適。益。以。法。喜。禪。悅。之。樂。一。官。何。有。

○與。何。客。部

扶。杖。而。出。借。數。衲。注。玉。泉。牧。墟。藍。山。色。飲。仙。人。掌。

此。地。兄。宿。經。由。他。日。入。涇。津。開。路。人。云。智。者。洞。中。有。

一。老。頭。陀。鬚。髮。如。敗。葦。身。若。豎。銅。飲。嵐。卧。石。語。人。以。

目。不。以。中。者。是。必。視。也。兄。去。挂。節。屏。侍。史。踪。之。或。同。

得。不。然。與。康。康。同。致。而。去。

谷

翰海

卷八

賦

十七

翰海卷之九目次

跡遊部

郊居樂

與鄭長官

唐羅隱

與徐十九

梁

荅韓維

宋蘇舜欽

荅楊濟甫

蘇子瞻

與王慶源

蘇子瞻

與晏尚書

范仲淹

與人

黃山谷

荅長官

蘇子瞻

與殷無美

明王鳳洲

與陳太疑

虞邦

與友

陳君公

荅威永升

馮開之

與龍君晉

屠赤水

字友

王

與友

王甲

報龍君善

屠長

與王辰玉

屠長卿

與項孝廉

湯震林

與友

王百穀

與黃文軒

吳應

與陳立甫

屠赤水

與金五章

錢文

山居樂

與王無功

唐杜牧之

與顧章

梁吳

寄元碩

唐白樂天

唐亭

元火

絕世尸居

釋如曉

山居

明羅大

與周元手

明屠赤水

與范太史

吳明

寄項彥父

蔡鼓中

與龍君善

屠赤水

寄小脩弟

袁石浦

寄弟

袁小脩

與陸與繩

吳國倫

復顧世升

陳雲浦

復僧象先

王百穀

寄八舅

袁小脩

與友

吳國倫

遠致

哥謝玄

與子

陶潛

與元

哥謝玄

與子

陶潛

與毛維瞻

宋蘇長公

與李端升

黃春直

與友

蘇長公

與友

蘇長公

與李公擇

蘇長公

與袁森達

王元美

復程仲龍

祝無功

與楊東濱

陸深

與友

陳君公

與徐子與

王食州

復李見羅

李早吾

東王百穀

屠赤水

與龔惟學

袁中郎

寄夏道甫

袁小脩

荅子見素

馮開之

寄友

陳君公

寄虞青霞

張一中

與陳觀察

王百穀

東馬聚生

魏肖

與朱太常

劉汝佳

與錢三儒	沈祿原	與杜友	虞青
與王半偈	鄒鳴雷	與王太史	林太
東方建元	屠赤水	寄友	程
答徐孟儒	屠赤水	與帥惟審	錢
與江綠蘿	袁中郎	寄游子元	邵
與友	沈石田	與凌克祿	王百
與李惟寅	王元美	報友	袁中郎
寄陳伯子	毛仲章	報楊東濱	陸儼山
與周公瑕	王元美	與林玉峯	張翰
與友	陳省公	與吳之仲	徐
與友	吳從先	與友	屠赤水
與蔡爾通	蘇蕙溪		
與友	何	虛	
紀游			
鏡湖帖	晉王字敬	與弟	前謝靈運
答謝中書	梁陶弘景	與朱元思	吳
與施從事	吳均	與玄覺師	胡
招裴迪	唐王維	進虎丘	李

遊黃仲公	李太白	登龍興閣	李太白
三帖	李太白	答馮子華	王
與韋履士	顧况	遊西山	柳子厚
報游	白樂天	小石潭	柳子厚
答士言	宋蘇子瞻	與李公擇	蘇子瞻
遊龍井	秦少游	與邵彥瞻	秦少游
夜遊	蘇子瞻	遊白水	蘇子瞻
寄蔡家	蘇子瞻	遊北山	晁補之
與呂王純	屠赤水	與友	袁
報李惟寅	史繼志	寄楊東濱	陸儼山
寄伯修	袁中郎	復張不棄	沈
與徐子與	林太華	東諸鳳林	孔
寄朱司理	袁中郎	與屠赤水	沈
寄楊東濱	陸儼山	與俞仲蔚	李
與楊見濱	高希章	與李使君	屠
報王憲長	陳五岳	與俞仲蔚	王
報陳仲倩	虞邦譽	寄金鏡源	陸
寄友	陳省公	寄余子翼	王

與友	徐文	與崔鶴汀	莊起
與王方伯	黃汝亨	與吳大容	陳清公
與馮開之	屠赤水	與悅如僧	王雨
與歸給諫	釋慈山	與戚將軍	徐林
東胡太常	孫懋照	與唐伯虎	徐禎卿
復高襄之	王次公	寄盛鏗侯	洪五明
寄張勿于	許君信	與何天玉	王次公
與項明父	游雲龍	嵩遊	袁中郎
與潘伯潛	湯霍林	答友	秦葵
遊靈巖	袁中郎	與董君摩	劉大受
與周興叔	吳維岳	與沈筠溪	凌約言

翰海卷之九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門人 沈佳胤錫侯輯 洪其度海若

卧遊

郊居樂

○與鄭長官

於半郊半郭之中。有一。詠。一。觴。之。趣。芳草遠山。鏡。保。擬。拾。晴。陽。猶。月。別。受。持。攝。

屠緯真先生云。忘中隱。隱江。沈。家在半村半郭。任。

下時聞清梵。人稱非俗。非僧。

○與徐十九

梁 蕭

茅居在郡南。前有芙蓉。蓋。夫。沒有高梧大竹。家貧無。他具。日春黃梁。煨。團。蔬。解。騎。數。罷。頽。然。暮。下。夜。即。燒。薪。火。觴。白。酒。引。滿。之際。襟。期。浩。然。如。太。古。時。人。問。焉。累。無。非。猿。批。

○荅韓維

蘇舜欽

比。雖。與。兄。弟。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三。商。而。賦。高。春。而。起。淨。院。明。窓。之。下。羅。到。

圖史琴樽以自愉悅與至則汎小舟出區間二門
肅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尊鱸稻
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相游從甚樂家有園林
珍葩奇石曲沼高臺魚鳥流連不覺日暮

○ ○ 荅揚濟甫

蘇子瞻

都下春色已感但塊然獨處無與為樂所居齋前有
小花圃深童種菜亦小有佳處傍宜秋門皆高絕古
却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

子瞻有云新居已決日小窓疎籬頗有幽趣又云

○ ○ 與王慶源

蘇子瞻

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海接天扁舟草屐
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遠
春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先憂

○ ○ 與要尚書

范仲淹

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畫
之日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務
唐宰相張說記尚書韋公別業云巖巖入野

出谷翠嶽搖岸澄潭洗月江泉電射雲木虛空
謂丘壑夔龍衣冠巢許

○ ○ 與人

黃山谷

從居城南雖小屋而完潔舍後亦有三二畝閒地
蔬植菜亦有餘漫遊之致

○ ○ 荅上官長官

蘇子瞻

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渡葉舟縱遊其
間風雨雲月陰晴委慕態狀萬千恨無一語畧寫其
彷彿

○ ○ 與殷無美

王鳳洲

得二頃陂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陂中養魚
數千頭中構一島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籍及
金石古文右室貯美酒傍一小室具茶具滿登酒
鮭脯瓜菜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小倦即呼酒數行醉
輒復息鳥傍雖雨艇客有問奇善觴咏者以一艇載
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倦則相對隱几與

○ ○ 與殷無美

王鳳洲

子瞻與毛澤民云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笑
老人也

便。或去若俗客。見挽者。呼。老。日。了。不。耐。感。以終身足矣。

張。同。初。先。生。曰。潔。一。室。穴。南。牖。八。窗。通。明。廣。榻。几。各。一。几。勿。多。陳。書。筆。墨。研。曰。楚。楚。句。一。小。几。素。箋。百。幅。小。架。陳。得。意。書。數。種。古。帖。一。本。讀。則。不。之。讀。已。仍。還。架。心。目。閒。常。空。洞。無。物。則。意。思。躍。躍。多。靈。別。二。室。一。室。藏。書。書。分。十。二。部。部。分。十。二。架。一。室。供。面。辟。達。摩。陳。古。爐。鼎。茶。具。一。酒。壺。一。古。弄。杯。一。具。讀。倦。則。浮。白。以。助。其。氣。別。設。一。榻。容。三。

沉水品茶相對坐也。

著公先生有詞云。緩步東泉。有個幽人書屋。扉庭除方幅。前。庭。喬。木。後。庭。修。竹。轉。西。廊。別。藏。書。谷。小。閣。低。橋。寒。碧。落。紅。相。逐。坐。亭。軒。蒼。葱。青。陰。不。屏。蝶。宿。柳。塘。鶯。浴。掃。藤。陰。揮。琴。一。曲。

與陳太疑

庚邦卷

秋光漸逼。桂我煩。蒼夜來雨。沈長空。月隱疎柳。香池亭。當添清致十倍。

與友

陳翁公集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洞開八達。几筵皆碧。忽聞雨。悒。悒。風。來。花。氣。不。覺。令人。自。醉。

翁公有云。昔人欲避暑。曰。春。感。松。何。如。洞。庭。月。看。雪。何。如。瀟。湘。竹。余。應。友。人。曰。更。得。元。龍。百。尺。樓。則。以。擅。香。青。玉。枝。樂。不。禁。也。

宋韓持國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為不可居。常。顯。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持。國。語。其。故。曰。野。人。無。備。簷。大。厦。且。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勢。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床。視。木。陰。東。據。則。

輪

卷九

郵居集

運。東。西。搖。則。運。而。耳。語。未。畢。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我。心。亦。涼。矣。

○ 谷成永林

馮開之

南都公署。司業署最勝。前臨廣池。此時新荷出水。已。二。尺。餘。後。倚。鷓。鴒。諸。山。金。碧。蒼。翠。翠。翠。差。溢。目。一。銀。車。三。楹。盡。領。其。勝。公。餘。日。棲。息。其。中。鳥。聲。樹。色。不。成。林。落。足。堪。馮。生。矣。

○ 與龍君晉

屠赤水

居。此。中。月。且。十。圓。署。外。四。際。溪。山。樹。聲。如。濤。逐。照。

霞時孕煙。曳霧片片。映上入衣。

○ 寄友 二 跋

王百載

草藥欄花未扶疎。雲英英。生石上。山齊地遠。長松含濤。白雲常來。黃鳥不去。

○ 與友

黃甲

花吐芳園。酒溪暎夕。松陰擁蒼泉。響鳴除。婆娑其間。不減西園清夜。

○ 報龍君善

屠長卿

僕宅西半畝。圍鑿一池如掌大。池中多栽芙蓉。繞堤

新法

卷九

即言集

六

雜藝。蘆葦葦花。跨水築小樓一間。中僅可坐四人。去

一几一爐。四面開窓。牖東望朝霞。海旭西眺夕景。峰

陰上臨高城。飛觀下走長江。巨洪科頭袒洗。偃則其

中薰風南來。冷然颯爽。手金碧黃庭。朗誦數過。帝座

非遠。浮雲轉依。鬢者不小。六合猶隘。

○ 與王辰玉

屠長卿

構小樓三間。前望浮屠。後枕城郭。大江日夜。湯湯走

其下。樓前雖樹花柳。力不能得名。花木又不欲以

亂人意。止取野草樹。蒙茸小有致。而已。裁竹數竿。宜

春而宜。冬雪松兩株。宜秋月。宜晚風。有客以笛。魚

共脫粟清談。談多在人世。外或及方內。急取松下風

澆之。筍魚有時不給。空談竟日。客去檢闌。焚沉水香

一線。隨意讀仙釋書。數行倦則。伽趺稍調攝。元神日

日。歲歲隨緣。挨揆身。在今日。絕不計念。明朝衣食。餘

嫁不貯胸中久矣。

張伯雨松下樂云。歸來重整舊生涯。瀟灑散桑履

士家。草菴兒不用高。和天愛清標。豈在奢華。絃糊

窓。白木榻掛一幅。單條畫。供一枝。得意花自燒香

童子煎茶

即言集

七

宋謙父詞云。壺山居士。未老心先懶。愛學道人。家

辨竹。凡蒲團。茗椀。青山可買。小結屋。三間開一徑。

俯青溪。松竹栽。教滿。客來便請。隨意家常飯。若青

小留連。更薄酒。三杯兩盞。吟詩度曲。風月任怡然。

身外事不關心。自有天公管。

唐李公子有別院在湖小之上。門前朱樓一帶。雲

以垂楊。松篁中。杉廊紅榭。高臺短牆。宜雪宜月。四

面遠。以梅花五六十畝。深秋之際。丹楓萬株。梅

面遠。以梅花五六十畝。深秋之際。丹楓萬株。梅

夜魚

著公云。垂楊小橋。紙窓竹屋。焚香燕坐。手握清
一卷容米。則尋常茶具。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
馬蹄何物。

○與項孝廉

湯霍林

演象所旁。草草低屋。兩間而無車馬之喧。僕偷閒
視其中。清琴在几。白雲滿榻。率共素履。獨行蕭然。得
蔬食飲水樂也。兄夙負道義。試策騎相過。並坐松根。
蒲團論人論文。論千古學節。唱嘆。

○與友

王百枝

別墅新成。鳴瀑可以洗耳。浮雲可以盪胸。
慧苑表於白馬澗上。鳴瀑掛門。梅花繞屋。
綠水知心。芙蓉解語。伊蒲可以續命。貝葉可以忘年。
空齋如水。晴晝閉門。獨聽長松。遠避如聞帝女之笙。

○與黃文軒

吳應秋

足下解組何急耶。計梅雨過園林。高槐啜柳翠色。在
衣裾間。落日池上酌。清風徐來。又安問大羅天也。
○與陳立甫
屠赤水

蓬戶掩扉。井邊荒青苔滿。子履恭絕。園中一印。乎之不

門哉。先生之脚。曉起呼童子。問山絕落。生。草。竟。開。未
手。莫。灌。花。除。去。蟲。絲。蛛。網。時。不。巾。不。履。坐。北。窓。披
風。焚。好。香。烹。茗。若。忽。見。異。鳥。來。鳴。樹。間。小。供。竹。床。
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雜。竹。坪。花。塢。之。面。
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梧。妻。孥。來
告。詰。朝。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
無。負。梧。桐。月。色。九。埽。亦。頗。領。此。意。相。對。怡。然。
○與金孟章
錢文薦

○與金孟章

錢文薦

茸宇隴旁。隙地。遙控玄湖。近倚青嶂。蒼苔石上。時時
藤長吟。但覺蒼榛倚竹。一一作柳。軒聲相和。斥鷃
枝。聊亦自足。庸詎知人間世。何物為真。鯢乎。

孫山人雁洲有屋數椽。東郊外隙地半畝。悉種
花。異草。紅。英。的。的。蘿。落。間。日。與。同。志。偕。和。吟。咏。
其居曰衙門之下。

宋景濂先生紀竹溪逸民云。戴青霞冠。披白鹿裘。
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脩。翳。然。當。明。月。
高照。水。光。激。灑。共。月。爭。清。輝。振。腰。短。蕭。乘。小。舸。

明翰曰
此中有
誠有胆
可然自

源空明中蕭聲扶秋氣為素直入無際宛轉若
鳴。泓。泓。絕。可。聽。

蘇。君。悅。記。獨。坐。軒。云。予。為。西。昌。教。官。學。園。中。築。一
軒。斗。大。僅。容。榻。椅。一。棹。僅。可。置。起。史。教。卷。賓。至。無
可。升。降。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菱。荷。迥。異
拉。松。檜。竹。栢。予。坐。是。軒。塵。全。不。入。胸。次。日。振。又。若
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陰。萬。間。之。廣。廈。也。且。坐。剛
千。古。遇。聖。人。則。為。弟。子。之。位。若。親。親。開。訓。誨。遇。賢。人
則。為。交。遊。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為

翰海
米九
邱居樂

士。師。之。位。若。親。降。珠。野。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
日。覺。紛。拏。坐。安。得。獨。然。子。之。所。為。拏。者。皆。世。之。病
莫。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
莫。予。同。

山居樂

○與王無功

杜牧之
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
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致。足。樂。
無。功。答。云。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
鄉。間。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飲
之。詩。惟。憂。句。盡。羅。舍。宅。內。自。有。幽。蘭。數。葉。孫。楚。庭
前。空。對。長。松。一。樹。

○與顧章

吳均

翰海
山居樂

僕。去。月。謝。病。還。竟。薛。華。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森
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溪。流。蒼。翠。蟬。吟。雀。啾。水。響
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
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于。斯。已。辦。
謝。靈。運。有。語。云。竹。綠。浦。以。披。綠。石。照。澗。而。映。紅。

○寄元預

白樂天

僕。去。年。秋。始。游。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煙。峰。下。見。雲
水。泉。石。勝。絕。愛。不。能。捨。因。置。艸。堂。堂。前。喬。松。十。數。株。
脩。竹。千。餘。竿。青。蘿。為。牆。垣。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柱。合。

下飛泉。落於。蒼。閣。紅。橋。白。道。羅。生。池。砌。每一。獨。注。如。繡。旬。日。平生。所。好。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樂。天。廬。山。草。堂。記。云。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介。峯。寺。間。其。隙。又。甲。廬。山。大。原。人。白。樂。天。見。而。受。之。懋。懋。不。能。去。因。而。峯。腋。寺。作。草。堂。堂。三。間。兩。柱。二。室。四。牖。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敵。南。亮。納。陽。日。虞。祈。寒。也。木。斷。而。已。不。加。丹。牆。污。而。已。不。加。白。城。增。用。石。暴。隱。用。紙。竹。簾。好。悻。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

翰海 卷九 山居 十一

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視。山。俯。德。泉。傍。晚。竹。出。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共。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也。自。此。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花。又。南。扶。石。欄。未。闕。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門。亦。不。知。幾。百。丈。條。柯。互。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蒼。業。蕪。葛。葉。蔓。駢。織。承。瞻。日。月。光。不。到。地。咸。夏。風。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樓。崖。積。石。嵌。空。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紫。蒙。朱。有。

綠。水。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掉。若。此。以。烹。輝。堂。東。綠。水。窈。窕。隔。落。石。梁。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琴。竽。聲。堂。西。倚。壯。崖。右。址。以。削。竹。架。空。引。煙。上。脉。分。綫。懸。自。蒼。崖。砌。壘。累。如。貫。珠。霏。微。如。雨。風。逸。去。其。四。傍。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澗。雲。秋。有。虎。窟。月。冬。有。鱸。峰。雪。陰。晴。顯。晦。昏。旦。合。止。千。變。萬。化。

○唐亭 元 結

有。異。石。鳥。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海。堂。北。臨。大。洲。南。枕。浩。漢。唐。亭。當。乎。石。上。異。木。大。戶。疎。竹。倚。蒼。蒼。若。在。亭。上。月。所。照。者。遠。山。清。川。耳。所。歷。者。水。聲。松。吹。霜。朝。厭。者。零。雨。方。暑。厭。者。清。風。

○紀。住。戶。居 釋。如。曉
次。山。銘。丹。崖。翁。宅。云。丹。崖。千。仞。其。下。誰。家。門。前。斷。紅。蘿。上。釣。車。不。知。幾。峰。為。其。四。牖。竹。幽。石。磴。泉。飛。戶。中。又。送。譚。山。人。云。子。為。吾。謀。有。飛。泉。怪。石。老。樹。藤。盤。近。泉。可。為。十。數。間。茅。屋。松。竹。滿。庭。水。石。流。堂。石。魚。負。得。鳧。舫。運。觴。吾。則。往。而。家。矣。

每樂我

與范太史

吳明卿

頃。構。西。南。山。小。樓。五。楹。借。響。流。泉。矯。逼。遠。翠。接。雲。峯。書。顏。足。怡。老。

屠。長。卿。有。句。云。水。色。澄。鮮。魚。排。行。而。徑。度。林。光。瀲。灩。蕩。易。拂。閣。以。低。飛。

寄項彥父

蔡毅中

結。廬。浮。弋。山。傍。日。坐。抱。朴。子。種。杏。慶。峰。嶺。奇。峭。松。檜。晝。暝。猿。狀。清。肅。與。寒。泉。響。谷。耳。目。改。易。心。神。飛。揚。休。

翰海

卷九

山居集

十五

則。捨。闔。藥。物。蔬。粿。自。愛。頗。得。戲。幻。造。物。之。趣。回。視。天。途。風。雨。萬。態。孰。得。孰。失。哉。

與龍君善

屠赤水

青。山。在。戶。沆。水。環。門。異。鳥。朝。鳴。喜。魚。夜。上。足。下。黃。絲。白。蛤。與。二。三。同。心。跡。軟。沙。藉。細。單。采。決。明。於。阮。谷。披。

胡。麻。於。上。流。令。晉。煥。人。見。之。必。以。為。姚。花。千。樹。下。吹。笙。客。臨。風。念。此。凡。骨。飄。飄。便。欲。俛。去。

寄三弟小倩

袁石浦

我。意。欲。將。荷。葉。山。荷。葉。壩。俱。作。短。臂。圍。之。堤。烏。柏。樹。

中。關。門。以。小。舟。往。來。其。中。純。種。白。蓮。山。內。松。栗。十。圍。

慶。作。一。佛。堂。萬。松。嶺。上。作。一。大。士。閣。記。注。時。每。夕。陽。行。必。慶。則。平。四。萬。頃。晶。晶。晃。耀。如。爛。銀。海。且。可。以。東。

望。黃。山。極。為。勝。處。山。中。可。多。種。松。塘。上。可。多。種。桃。柳。第。入。村。可。自。閱。視。其。行。住。亦。自。有。方。畧。太。替。即。俗。弟。自。能。辨。不。煩。馮。也。

王。百。穀。與。吳。仲。虛。云。築。室。山。中。梅。花。如。白。雲。籠。屋。世。界。都。成。偽。素。鳴。泉。既。既。作。高。漸。難。擊。玩。替。

寄弟

袁小倩

翰海

卷九

山居集

十六

山。中。已。有。一。亭。次。弟。作。屋。晨。起。閱。藏。經。晚。來。依。印。亭。上。看。西。山。一。帶。堆。藍。天。然。一。幅。米。家。墨。氣。午。後。閒。

走。乳。窟。聽。泉。精。神。日。以。興。健。百。病。不。生。三。月。初。間。花。鳥。更。新。奇。來。住。數。日。煙。雲。供。養。用。不。盡。

翁。公。云。落。紅。點。苦。可。當。錦。繡。草。香。花。堵。可。當。嬌。媚。莫。道。則。山。嵐。溼。鷓。鼓。吹。則。松。檜。鳥。嘯。和。振。野。菜。不。

議。侯。耕。帶。葉。耕。門。奚。輸。甲。第。以。破。世。語。也。或。問。王。先。庵。穿。穿。空。山。何。堪。久。住。曰。多。情。花。鳥。不。

肯。放。人。

○與陸與純 吳國倫

○山喜主人之運大吐氣色有陶亮松菊之固而三
徑不如其荒有杜甫尋春之酒而春水不如其食
甘寢寧不凌激言天下事

○著公有云予不能卜居名山抵於崗阜迴復及林
木幽翳慶開地數畝築室數楹揮橙作籬編茅為
亭以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菓二畝種瓜菜四畝

○清曠空諸所有高山重圍雜草置二三胡床著
亭下挾書研以伴孤寐携琴奕以遲良友凌晨杖
輿

○策抵暮言旅此亦可以娛老矣

○復顧世叔 陳雲浦

○終南當戶鶴峰如碧笋左簇退食時秀色紛墮盤几
泉遠隱入厨孤枕夢回鷺聞雨聲也

○白樂天冷泉亭記云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
可以適和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泠泠可以

○獨煩山樹為蒼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
而執之者可濯足於此下卧而仰之者可垂釣於
枕上

○後漢先上人 五百毅

○侍者至知結履華頂人易都絕松風泉韻以當夫與
草造木菌以當香供雁王康女以當法侶白雲可
不可即視世界衆生捷捷何異一塵中變觸耶

○唐任華送虔上人云刺溪白鳥知爾無機 表小倚
入山無日不快仰看堆藍山色俯聽澗珠水聲飯
滿絕嗜慈神骨俱清覺得容易遣日自信與山水有

○綠二三月中山色泉聲更當十倍老舅如有山行之
典當掃乳泉以待

○翁公有詞云背山臨水門在松陰裡草屋數間而
已土泥牆窓糊紙由床木几四面攤書史若問主

○人誰姓誰園者陳仲子不衫不履短髮垂雙耳
携得釣竿筵筍九寸筍一尺鯉羹香酒美醉倒笑

○蓉底旁有兒童大笑吳先生看月起

○小築陰山之麓臨溪開閣以閣俯之朗竹吟風高
漏日客至擊鮮呼酒花香鳥語夢愧風襟悲然隔

劉夢得曰。置家浮浮。利於棲居。四弄無。葢。為。家。起。
 滅。森。來。脫。子。露。夕。朝。霞。望。如。飛。動。落。阿。之。下。大。
 傾。湧。白。石。磷。磷。倒。影。翠。生。風。起。烟。綿。與。空。蒼。然。
 滿。洞。庭。目。與。天。盡。山。川。勢。乎。不。平。

新海

送

山

二十

遠致

○ 與兄

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永。日。此。因。山。
 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 與子

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
 交。蔭。時。鳥。變。聲。亦。凌。歎。然。有。喜。嘗。於。五。六。月。中。此。應。
 下。卧。遇。涼。風。整。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白。玉。瑤。慵。庵。銘。云。有。詩。慵。吟。向。外。腸。枯。有。琴。慵。彈。

新海

送

山

二十

注。外。韻。孤。有。酒。慵。飲。醉。外。江。湖。有。甚。慵。英。意。外。子。
 戈。慵。觀。溪。山。內。有。畫。圖。慵。對。風。月。內。有。蓮。壺。慵。陪。
 世。事。內。有。田。廬。慵。問。寒。暑。內。有。科。都。

○ 與毛綠曠

蘇長公

歲。一。畫。矣。風。雨。凄。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開。
 得。少。佳。趣。無。由。持。飲。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 與李端叔

黃魯直

數。日。來。暖。燠。瑞。香。水。仙。名。梅。盛。開。明。窓。淨。室。花。氣。散。
 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

蘇直自題書太白秋浦詩云。寫此時雲日流。竹西簾下。放添新翠。有。嶺。山。禽。至。者。時。弄。新。弄。可。聽。

○與友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綠。清。江。右。重門洞開。林。嶽。公。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寫。物。之。備。慚。愧。慚。愧。

蘇長公

○與友

草堂前。梧。風。意。露。頓。忘。秋。暑。少。閒。暇。即。來。燕。坐。莫。秋。

蘇長公

明月也

蘇九

建政

二十一

眉公小詞云。風雨颯時晴。荷葉青青雙。棹。看。小。紅燈。報。道。綠。窓。廊。底。下。落。月。分。明。枕。單。嫩。涼。生。蘭。蕙。香。清。朝。來。新。吐。百。餘。畫。樓。得。泥。螢。飛。去。也。團。

病多情

○與李公擇

蘇長公

秋色佳哉。想有以為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鄰。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

○與表象達

王元美

此身幸在。終。籠。外。西。園。花。事。日。新。佐。以。醇。酒。坐。外。落。寒。中。作。靈。魚。火。塔。送。日。齋。中。一。扁。曰。半。完。此。言。亦。足。不。敢。以。道。

○復程仲龍

祝無功

秋。著。漸。爽。鍾。山。佳。氣。下。於。房。櫺。詩。景。滿。前。何。必。看。夕。

陸儼山

○與楊東濱

花間與宏坐。水晶亭子。得佳。車。累。愜。不。覺。滿。座。生。香。曉。鞋。特。舒。早。菊。欲。放。美。蓉。映。却。條。在。秋。水。蕪。陵。之。小。不。當。置。東。濱。於。其。間。讀。道。書。耶。

翰海

蘇九

建政

二十一

○與友

陳者公

居山有四法。樹。無。竹。次。石。無。住。置。屋。無。宏。肆。心。無。微。事。

○與徐子與方伯

王全州

山園書樓成。潔。不。容。塵。惡。徒。請。書。名。畫。古。卷。先。之。故。覽。之。餘。焚。香。燕。坐。始。以。清。茗。得。二。十。年。不。作。樵。牧。之。足。死。矣。

○復李見羅

蘇九

閉戶却掃。怡然獨坐。或時飽後。散步。涼。天。出。從。三。

少年聽彼。但歌。聆此笑語。確美片時。亦足供。醒脾之。用。可以省却。木。无矣。及其他。悶已過。情景。適可。則。仍前。鎖門。獨坐。而讀。我書也。

唐陳子昂云。閉門無事。對黃卷。以終年。高論不。逢故人。而永夜。東坡詩云。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道。逕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

○東王百穀

屠赤水

歲暮食貧。端居。寡營。齋頭。折紅梅。一枝。貯瓶水。以供。歲事。細君。賢明。時不。廢燈。前笑語。此中。一點。靈明。斷。

新海

接九

遠致

二十四

非信信者。所能。磨滅。

時花。數本。或以。瓦筒。置碧紗。窓下。花氣。襲。簾。幙。開。

扁其。前。極。白。花。粉。似。初。語。

梅。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疏。多。不。過。二。種。三。種。高。

低。疎。密。如。畫。苑。布。置。乃。佳。花。之。所。謂。整。齊。者。正。在。

卷。蓋。不。倫。意。態。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青。蓮。

之。詩。不。拘。對。偶。必。真。整。齊。也。中。郎。語。

與。其。惟。學。表。中。郎。

兒。孫。地。兩。耳。回。舍。鄰。也。身。體。手。足。偶。而。已。皆。不。足。

預計。暮。春。柳。浪。館。晚。起。看。水。光。綠。晴。頓。忘。佛。沐。

供。漫。率。雅。川。環。聞。人。杖。而。入。卻。落。日。補。棹。小。舟。以。

梳。水。多。載。不。過。三。人。晚。則。讀。書。盡。一。二。刻。燈。下。聚。物。

初。擲。十。法。果。語。缺。負。全。教。生。暇。即。拈。韻。賦。題。率。爾。唱。

和。不。拘。聲。律。閒。中。行。徑。如。此。聯。述。之。以。當。一。夕。佳。話。

○寄夏道甫

衣小脩

山中。清。寂。畫。著。吳。衣。夜。蓋。木。棉。被。樹。較。前。益。深。泉。更。響。小。菴。牧。拾。已。完。明。照。淨。几。掃。地。焚。香。讀。書。差。有。禿。翁。當。日。風。味。

新海

接九

遠致

二十四

○答子見素

馮開之

長。夏。無。事。杜。門。焚。香。讀。西。方。聖。人。書。不。見。一。俗。士。傳。則。僮。卧。涼。風。下。自。謂。不。減。羲。皇。上。人。故。不。善。仕。亦。不。樂。仕。也。

○寄友

陳者公

庚。申。自。春。徂。夏。老。雨。不。止。山。中。雲。物。百。變。真。可。娛。人。也。輒。念。南。宮。父。子。猶。落。畫。境。中。不。若。吾。家。風。雨。時。皆。我。畫。林。耳。當。以。示。玄。宰。為。題。話。兩。二。字。

○寄虞青霞

張一中

皆。我。畫。林。耳。當。以。示。玄。宰。為。題。話。兩。二。字。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揚子酒。浩歌一
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波。月偏宜。洵為煙水幽人。

者公云。余置一小舟。白板朱欄。垂以細簾。橫設

牕。可以受月當風。中着松几。有爐。焚香。有瓶。供

詩。春酒。墨筆。林茶。枕具。體而。燼布。帆二丈許。畫

雲。瘦鶴。順風。而翔。於蘆花。楊柳之間。

張聖清造一舟。名自在。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

以至。梁洗管絃之屬。單具。容至。命酌。清酒。一觴。枯

暮一局。醉則冷。侍兒。遊。陵。弄。新。琴。聖。清。按。紅。牙。倚

戴蕭和之。妙。妙。度。煙。際。而。去。

與陳觀察 王百穀

寒齋梧栢。絲雨濯濯。挾一編。箕踞樹下。倦則擲去。

秋鶯殘。弄。澁。如。老。妓。弄。絳。紫。半。鳴。半。咽。則。大。偷。玩。

為不減。江州司馬。琵琶。絃。上。聲。

東馬聚生 魏 甫

昨日暑氣。侵人。手。波。羅。寶。則。北。寒。下。遂。在。邨。邨。通。中。

黃梁熟時。則。餘。霞。散。綺。矣。足。下。今。正。作。何。狀。耶。第。

惜。楊。枕。就。涼。颺。也。

南。島。季。數。老。好。睡。東。人。舍。飽。下。甚。巖。老。輒。就。枕。

數。局。乃。一。展。轉。去。我。始。一。局。若。幾。局。矣。東。坡。曰。

老。常。用。四。脚。茶。盤。只。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飲。手。

今。被。陳。搏。鏡。光。著。時。自。有。翰。羸。著。了。並。無。一。物。歐。

陽。公。詩。云。甚。深。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恰。

是。頭。也。蘇。長。公。外。紀。

與朱太常 劉汝佳

解。憤。被。物。僵。卧。長。松。之。下。蒼。翠。欲。滴。遠。氣。拂。雲。何。待。

於。枕。北。窓。涼。颺。時。至。始。做。羲。皇。上。也。

與錢三儒 沈啓原

屏。跡。荒。隴。風。雪。釀。寒。樹。間。濤。聲。叫。說。枕。草。如。被。令人。

毛。髮。皆。生。對。此。境。果。剩。有。孫。興。

唐。揚。炯。稱。高。弘。規。曰。每。至。白。雲。生。海。素。丹。流。天。

嘗。不。顧。瞻。山。河。柳。楊。琴。面。

與杜友 虞青夜

新。榜。着。綠。黃。鳥。呼。晴。家。頭。芳。草。離。離。牆。外。缺。籬。送。

都。可。助。我。詩。興。

梁昭明錦帶。鶴帶雲而成。蓋這龍大夫之。峰。淵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屬景甚絕。

○與王半偈

鄒龍門

雨雪數日。偶來與至江口。浴壚頭。酒醒。登樓長望。林輝映。浩然獨酌。山下人家。柴門半掩。青帘斜。雪中。遠水含空。上下一白。金焦二峯。如冰盤浸。石。巖。筍。倚。巖。枯。楊。垂。釣。時。有。片。帆。出。沒。烟。霞。乍。乍。現。真。奇。觀。也。安。得。半。偈。主人。携。陽。春。詞。來。為。唱。三。山。間。乎。

○與王夫史

林太華

夜半。從。枕。上。忽。聞。巖。谷。折。竹。聲。並。起。寒。簾。見。六。花。飛。灑。萬。頃。堆。瓊。確。際。洞。心。乃。朗。吟。唐。人。地。疑。明。月。山。似。白。雲。之。句。報。驚。喜。欲。狂。因。令。小。鬟。燒。松。煨。酒。連。奉。數。白。把。管。呵。凍。縱。成。丹。回。韻。未。校。煖。閣。少。引。胡。盧。宋。潛。溪。太。史。曰。越。有。狂。生。當。天。大。雪。未。足。上。滑。步。幸。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仙。去。訪。識。者。問。之。王。冕。也。

東方建元

屠赤水

訪汪生不遇。抵酒家。宿一破。通夕不能眠。寒鴉未鳴。對巖。野風。颯。颯。窗。戶。涼。亦。自。有。致。

○寄友

程應

煙雨樓頭。永花片。片。萬樹。皆。綠。旋。抵。桃。葉。里。中。推。燒。酒。綠。髮。飛。映。清。歌。激。惟。兒。走。如。雲。

○答徐孟儒

屠赤水

樓前花木漸成林。終日對坐。每當會心。處。欣然獨笑。客來。畧。去。禮。法。盤。辟。清。陰。簡。點。煙。霞。討。來。松。桂。有。偶。

翰海

卷九

地

年九

及市朝事。急以白麈尾揮去。以故身在城郭。不。花源。

○與師雅審

錢宏

滿堂。淡谷松。風。弦。歌。嗒。爾。時。忽。忽。善。忘。對。牛。山。納。一。覺。真。快。活。也。

○與江練齋

袁中郎

弟平生好樓居。今所居房。有樓三間。高爽而淨。東。南。北。風。皆。可。至。亦。快。事。也。又。得。李。季。宣。為。友。江。上。下。時。時。納。涼。賦。詩。享。人。世。不。肯。享。之。福。說。人。間。不。

說之。諸事他人不屑為之事。頗覺愛用。

○寄游子元

邱模

瑤草滿山白雲滿袖。僕將放脚山耕。與來張草。與來刀圭耳。

○與友

沈石田

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編經卷。以送殘日。交游止於

田父。談話止於烟霞。生涯止於詩苑。朝市升沉之事。

絕不到門。即到門。轉有松風吹之而去。

○與凌光祿

王百穀

扶一編。高坐匡林。聽松間雨。如瀑金閣。隱隱色。皎

若寒潭。印月。冷吸一觥。快如嚼雪。南面王樂不及。

何暇與羣僮爭月。且短長哉。

東坡與客論食。次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

州羊羔。灌以香醪。食之。以已。不以肴。南都麥心。越

作愧。穿溫淘糝。裹芭抹猪。炊共成香粳。薦以蒸子。

戴吳興。庖人斫松江鱸。既飽。以廬山康王谷。薦

烹。曾坑。開品。少為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先生

詩。前渡賦。亦足以一笑也。

○與李惟寅

王元吳

僕他擔鄉井。舍園泉石。具體而微。春來花事日新。

香釀美。倦遊則眠。眠足則起。跌宕書史。游戲翰墨。

不知老之將至。况一官哉。

者公云。三月茶笋初肥。梅風未困。九月尊鱸正美。

秋酒新香。勝客晴窓。出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評賞。

無過此時。

○報友

袁中郎

飯後散步城頭。俯仰景色。應接不暇。輕雲速去。數鳥

徐來。人聲四聚。笑語分明。一雨。兩山。林枝可數。步

歸來。又月色溶溶。笑胸次悠然。乃從而歌之。曰。世情

貧。自少。歲月病。偏多。倚闌看明月。盈盈上石坡。南

好。友。聞余之歌。乃步月就余。促膝傾談。夜分而去。

亦因病得閒之一樂也。

○寄陳伯子

毛仲章

苦熱如伏。龍。夢。尋。格。人。宛。在。水。証。隔。榻。涼。雲。與。夜。風。

共。臥。詎。減。向。城。者。漱。古。雪。耶。

○報揚東潜

陸儼山

夜宿山中。晨起。初日散影。逼田白雲。侵地。軟輿。徑過。俯見城郭。此身真在天上。還望南窓。映日。送兒子。漢書一兩段。方吸新稻飯一盃。此樂恨不與東清。

○與周公啟

王元美

公築室。避喧。數十里外。春日如小年。風氣清泠。於綠陰紅雨中。然香燕坐。乘輿對鄧尉山色。美筆寫黃庭。點王元美故人間第一快事。

○與林玉峯

張翰翔

山中。薛荔可衣。不羨繡裳。蕨蕨可食。不食粟肉。散髮可以逍遙。此山人樂事也。公如有意。不吝乎。

○與友

陳蕃公

箕踞於斑竹林中。徒倚於青石几上。所有道。或較擊四五字。或茶。或一兩章。茶不甚精。壺亦不香。不甚良。反亦不死。短琴無兩。而有絃。長。無。有音。漫氣。發於林樾。好風送之水。涯。非。義。皇。之。定。亦。然。阮。元。弟。之。間。

○與吳之仲

徐獻忠

春鳥鳴於谷中。流雲宿於榻下。以無俗。春。此方。黃。樽。亦。沸。客。到。即。醉。醉。即。夢。夢。即。醒。醒。即。明。明。即。性。性。即。酒。酒。即。常。常。即。林。林。自。醜。曰。生。山。清。味。和。自。就。雲。溪。醉。侯。

○與友

吳從先

應酬之暇。人事屏絕。門無枝刺。庭有綠花。擊清。蘇長公曰。游廬山。白。窠。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聞。茶。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

○與友

屠赤水

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阿。嬌。索。釵。竟。有。新。對。呼。童。煮。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情。致。何。如。也。

未水有句云。翠。微。僧。坐。杓。衣。全。染。松。雪。半。室。經。石。落。半。沉。蓋。雨。又。云。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啼。花。落。無。人。亦。自。悠。然。

○與蔡爾通

蘇恭漢

香一。姓。花。數。種。酌。屠。宰。生。從。事。數。升。付。世。界。於。何。

等塵情於浮沫。

晚間然窓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蒲團靜坐。得又是一境界。

吳從先曰。焚香倚枕。夢境未來。此時可名卧隱。蘇軾住山為煩。又曰。稍涉世味。一觴一詠。都成風神。

○與友

何 虛

密樹映戶。蔓草綠階。流火既西。涼颼乍颯。秋蟲四起。習曜亂飛。神骨蕭冷。此時念長安名刹。客無此風才。

新

錄

九

三

五

紀游

○鏡湖帖

王子敬

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山川之異。使人應接不暇。

○與弟

謝靈運

開惡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游此。其奇絕。運書突星瀆於石。

○答謝中書

陶弘景

山川之美。古今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

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

未能有與其奇者。

通明有言。吾見朱門廣廈。雖其華樂。而無此之志。望高。旅。暇。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

○與朱元思

吳 均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綠碧。千丈見底。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相鳴。嘖。嘖。成韻。

○與朱元思

吳 均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綠碧。千丈見底。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相鳴。嘖。嘖。成韻。

○與朱元思

吳 均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綠碧。千丈見底。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相鳴。嘖。嘖。成韻。

與施從事

吳均

故鄆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群千尺。拔萃八。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

與玄覺大師

胡禪師

自到靈溪。太然心。意高低。峰頂振錫常遊。石室巖。拂中安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異菓。蜂鳥銜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錫頭當。細草為纒。世上爭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唐任華有六僧院。少容蒼苔。滿池綠。南曉晴。

山畔

若洗日暮飲罷鐘聲傍出

又語白雲誰披橫在

招裴迪

王維

近。騰。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不。敢。相。煩。報。獨。往。山。中。愁。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同。輞。水。淪。澗。與。月。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溪。菴。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復。與。疎。鐘。相。間。外。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携。賦。詩。步。及。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并。木。蔓。登。春。山。

數。輕。儻。出。水。白。鷗。矯。翼。露。漚。青。泉。奏。龍。朝。離。斯。之。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志。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

遊虎丘

李太白

巖。巖。崩。丘。自。下。湧。躍。鎖。丹。霞。白。雲。於。蓮。宮。之。內。予。與。不。亂。行。於。鷗。鳥。者。銜。流。霞。之。杯。而。羣。嬉。乎。其。中。突。向。碧。潭。與。松。石。道。蕩。雲。去。日。沒。梵。天。月。出。萬。里。如。絲。松。陰。依。依。斯。時。也。撫。雲。山。為。我。草。現。竹。帛。太。草。芥。於。是。歡。舞。要。舞。

袁石公先生記席丘云

三十七

袁石公先生記席丘云。月之夜。花之晨。夕之夕。其人。紛。錯。如。織。而。中。秋。猶。勝。衣。冠。士。女。下。迨。蔭。屋。莫。不。靚。妝。麗。服。重。祠。累。席。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錦。上。布。席。之。初。禮。者。百。千。今。曹。都。署。竟。以。新。豔。相。補。未。幾。而。推。手。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空。石。光。如。練。一。切。先。登。寐。然。二。蕭。一。寸。管。一。人。板。而。歌。竹。內。相。發。清。聲。亮。徹。比。至。夜。深。月。影。橫。於。蔭。零。亂。則。蕭。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坐。屏。香。香。細。髮。響。微。雲。陰。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

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李太白

遊華山黃神谷。以濁醪素琴會於黃神之谷。靡靈草以為席。傾沈。而相歡。清商激於琴韻。白雲起於華峰。世緒遺。生類然。覺形體六臟。悉為外物。

李太白

卷汝州龍興閣。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暮江碧流。屈指。深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

李太白

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落人襟袖。疑如濯兔。在。水。壺也。

樓虛月白。秋宇物化。于斯憑欄。身勢飛動。非把酒自。忘此興何極。

白雲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按首問青天耳。

陳子昂有云。扶清琴。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可以散旅憤。

○ ○ 答馮子華履士

王績

煙霞山水性之所適。奉酒賦。不絕於時。時。出入那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意甚樂之。美器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物。

○ ○ 與韋履士

顧况

凡遊山水。若無卷軸。復無幽人。携手。柯。異。飛鳥。一。行車。雙輪。眼界。孤矣。

登臨須。風日晴爽。投履無恙。柳花。燕子。貼地。欲。

○ ○ 遊西山

柳子厚

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亡遠不到。則。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亡所見。而。猶不欲歸。

○ ○ 報游

白樂天

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掉。道策步。入。欲。崖。初見。石。如。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踵。次見。泉。如。瀉。如。瀑。

○ ○ 春遊第一

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線。遂相與。籬舟。巖下。率僕去。美
蓋割。醉。梯危。絕。滑。休而。覆上者。凡四五馬。仰睇。俯察。
絕無人蹤。但水石相薄。碎。碎。擊。擊。跳。跳。珠。珠。蹴。蹴。王。鷲。動。動。耳。
目。

○ ○ ○ 小石潭

柳子厚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環珮。心
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白石以為底。近
岸。卷石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翳搖綴。潭中魚可百
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

動。俛爾遠逝。佁然。忽似。與遊者相樂。坐潭上。四面
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不可久居。

陸龜蒙云。陳陽南五里有投金嶺。嶺八里許。道東
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槩。蓋
孫蒙醫。如鳩如洞。地窪下。處積水。可浴。魚。鱉。大。魚。
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明。
成。間。日。乘。驢。一。柱。蔭。大。槩。隱。崇。孫。吟。到。日。西。還。
○ ○ ○ 蒼士言
蘇子瞻
雪。齊。清。境。終。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借。竹。古。才。

江山風
雪三司
者便
五人

每飲。林。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
武林。普。遊。未。見。議。優。劣。也。
黃。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

○ ○ ○ 夜遊

蘇子瞻

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
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
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見無
月。何覓無竹。相但少閒人。如我兩人耳。
者。山。蘇。軾。來。游。廬。山。休。樂。大。醉。石。之。上。清。泉。隱。隱。

○ ○ ○ 游白水書付子過
蘇子瞻
游。白。水。佛。陀。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
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
純。石。凡。丈。不。得。其。所。止。雪。澗。雷。怒。可。喜。可。畏。水。屋。有
巨。人。迹。數。十。兩。謂。佛。迹。也。俯。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
擊。汰。中。流。拍。弄。珠。碎。到。家。二。鼓。復。飲。酒。食。餘。甘。美。莫
領。影。頰。然。不。復。甚。寐。

○ ○ ○ 寄客家
蘇子瞻

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露浩然。兩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遊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

與李

蘇子瞻

子由近作樓賢堂記。讀之。悚。覺。崩。崖。飛。瀑。逼。入。東。粵。

○遊龍井

秦觀

航湖至晉寧。遇道人參寥。是夕。天宇開霏。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乘舟。從參寥策杖。至湖而行。出雷峰度

南屏

蘇軾

記序

四二

南屏。隱足。移。應。因。湖。上。風。篋。嶺。忽。於。龍。井。亭。而。泉。石。而。飲。之。自。晉。寧。幾。經。佛。寺。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廣。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

東坡有云。春夜行新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

一溪橋上。解鞍少休。及覺已曉。亂山蔥蘢。不謂人

世也。

○與邵夢瞻

秦少游

春色。遙。南。嶺。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此。樓。

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貳。

揚鐵崖云。風日好時。駕春水宅。先生赴吳越。同。事者招致。故昔人水仙船故事。蕩漾湖光。鳥翠。之者呼錢龍仙伯。願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

○遊北山

鬼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大松西。者如蓋。直者如幢。卧者如蚪。草間有泉。沮洳伏見。石井銜然而鳴。稍西一峯高絕。相扶携而上。篋。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項有屋數一間。曲折依

嶺

蘇軾

記序

四十三

嶺。峰。為。欄。嶺。如。鳩。鼠。線。結。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鈴。鐸。皆。鳴。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某。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通。在。人。上。窓。間。竹。數。十。竿。相。摩。摩。聲。切。切。不。竹。間。榜。掠。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髻。之。狀。二。三。子。又。相。顧。愧。動。而。不。得。寐。

瓊山白玉。燒過玉龍。訪富川。雙兔。噴煙。一龍。披

憩武城之西。蒼巖翠壑。青松白石。寒猿叫樹。古

生。風。飄。然。如。舞。天。之。宮。婉。然。如。草。煙。之。麓。者。皆

生。風。飄。然。如。舞。天。之。宮。婉。然。如。草。煙。之。麓。者。皆

也。魚浮碧波。鷗卧素月。窈然如霞。雄之也。港然如
漸。城之鼓者。修江也。飛聲際天。例影蘸水。煙如
絲。高低如幕。綠煙漏塔。朱唇咬雨。朝陽東。果
青。紅。才。鳥。南。飛。羣。木。紫。翠。桐。花。落。盡。栢。子。燒。殘。
中日長。靜裡天。大白。玉。塔。湧。翠。事。九。

與呂玉絕

屠赤水

宛上把酒謝公樓。煙雨冥濛。河山迥合。飛瀑激天。
風飄語。千古欲空。六幕猶臨。晚榻精舍。一燈焚。笑。
佛為鄰。伊蒲作供。架翻秘檢。鼎煮異香。主人易。輕。

使平子解醒。洗馬絕倒。夜分就寢。則天空。積。疇。而。
蕭。滿。在。地。藤。間。曉。起。推。窓。獨。鳥。窺。門。重。簾。飲。澗。白。
晶。晶。冒。前。嶺。渡。共。清。言。移。數。數。日。排。絢。神。骨。蕭。爽。
在。閨。風。瑤。水。上。也。

東坡云。柳十九仲短。自黃城來。持是官米作飯。
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下鄉。此心飄然。已。
行之。廉。矣。

與友
東石公

我入梳花源。餘暑尚熾。道德山之塔院。院後
古樟樹。婆娑偃蓋。梁山青色。與水光相盪。蒼翠
驕始如洗。
宋景濂記。梳花源。云。夾岸皆桃花。傷多。翠。松。入。
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濕翠間。可玩。

報李惟寅遊廬山

史繼志

去年冬。登文殊塔。觀瀑布。此時。湊。毛。碧。瘦。山。骨。蒼。
飛雪滿空。千山俱白。蕭然有凌虛之想。如身在瓊樓。
高處。今年。渡九江。過南溪。三失。虛。停。驂。少。憩。呼。角。與。

百折。秋。風。至。嶺。三十六。峯。之。巔。同。得。絕。觀。立。空。
殊。臺。晚。望。白。雲。下。今。翻。為。銀。海。佛。手。巖。頗。仙。亭。入。
寺。蘿。落。葉。密。泉。聲。瀑。解。平。道。直。馳。可。入。九。里。種。有。

有。茶。有。此。方。菴。未。有。芋。滿。畦。緩。步。忘。歸。見。菴。人。運。
還。此。境。界。不。知。在。官。廬。頂。上。游。也。夜。宿。上。方。片。月。
池。四。天。無。點。雲。歸。夜。半。披。衣。行。吟。中。庭。萬。籟。俱。寂。

開。野。霍。露。露。噴。秋。空。晴。谷。應。絳。碧。落。欲。墮。令人。
游。赤。城。漫。過。南。康。時。白。麻。洞。沿。澗。登。朋。來。亭。雙。石。
峯。青。入。天。際。諸。峰。翠。疊。珍。拱。善。諸。孫。然。明。月。從。東。

題詩。宴會。萬景。恍若。依隨。概。愧。無。傑。句。則。山。靈。耳。

寄揚東濱

陸儼山

弟南來。整舟。較與。上下。山水。間。如。在。畫。圖。不。知。身。是。遷。客。也。入。閩。尤。勝。橫。嶂。絕。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舒。其。下。剝。削。點。綴。疑。有。鬼。斧。不。可。名。狀。每。每。忘。返。恨。不。強。東。濱。來。共。此。為。之。快。然。

寄呂汝煥

曰。登。錦。屏。擊。舟。嘉。陵。江。步。至。占。星。灘。排。細。繖。觀。倚。老。松。卧。怪。石。往。往。摩。腹。一。笑。然。是。三。境。之。游。須。費。我。一。日。糧。惟。母。丘。氏。漱。玉。巖。近。在。孺。孺。

翰海

卷九

紀游

四

七

外。乘。興。步。履。酌。酒。賦。詩。他。日。解。官。視。吾。破。壘。新。化。縣。一。物。驅。老。鬚。獨。負。四。物。以。歸。朋。游。故。舊。在。吾。氣。閨。中。土。物。相。與。飲。酒。取。吾。詩。而。歌。之。則。是。何。境。不。移。足。而。在。几。席。間。矣。

寄伯修

袁中郎

放舟五湖。信宿。綠。紗。峰。頂。遍。觀。七。十。二。峯。之。勝。洞。觀。無。礙。居。士。舊。跡。不。勝。瘞。瘵。洞。深。六。七。里。系。威。丈。人。手。段。又。積。除。滿。洞。不。敢。輒。入。返。舟。靈。巖。桂。妝。趾。其。山。不。甚。高。而。出。舟。甲。於。其。中。虎。丘。不。

請此
城眉
半宮
之句

奴且其中多勝。聚。過。響。無。仰。觀。而。施。後。迹。遂。有。思。吳。宮。花。草。依。何。傾。視。千。載。若。新。至。欲。別。不。能。別。情。之。瘥。至。於。如。此。

陶周望先生云。登。縹。緲。峯。之。日。日。色。其。薄。煙。空。諸。山。伏。匿。其。下。風。花。雲。葉。復。覆。護。之。仰。視。白。如。冰。裂。日。光。從。罅。下。漏。湖。水。映。之。影。若。數。圓。鏡。百。十。棊。置。水。面。

蘇公英記遊峨眉。山。云。入。山。度。雙。飛。橋。見。一。水。流。有。石。砥。其。衝。忽。今。二。派。由。石。梁。飛。下。行。數。十。里。

翰海

卷九

紀游

四

七

望。見。白。水。寺。巖。在。翠。嶺。中。已。至。雷。動。坪。多。在。氣。中。行。忽。仰。見。天。角。雲。偏。日。光。始。融。約。爛。不。動。方。所。見。山。僧。曰。日。無。異。也。但。人。在。清。高。處。與。塵。中。光。景。自。是。不。同。上。大。城。絕。頂。西。望。无。屋。諸。山。列。几。案。東。顧。蜀。江。如。衣。帶。俯。瞰。大。城。之。腰。白。鋪。而。中。城。小。城。蓋。覆。在。下。滋。然。如。雪。積。平。野。月。窠。沙。微。風。西。來。雲。先。混。漫。又。如。洞。庭。並。巖。間。浪。激。不。可。名。狀。到。此。境。使。人。肝。膽。澄。澈。視。石。林。

潘。節。披。襟。南。春。秋。加。穩。酒。能。詩。卷。吐。吐。可。人。
稍。休。半。揆。蓬。窓。約。南。薰。於。枕。草。聽。中。流。之。棹。歌。
延。長。安。車。馬。塵。中。未。得。此。受。享。真。仙。凡。隔。矣。

○與徐子與

林大華

別。凌。即。取。道。慢。亭。被。千。嶂。之。晴。霞。弄。九。溪。之。寒。碧。
歌。倚。樵。飄。飄。欲。仙。第。恨。不。奉。金。馬。同。登。一。吐。鴛。人。
紙。令。山。靈。快。快。耳。

○東諸鳳林

孔穎之

泛。舟。湖。心。山。月。入。簾。水。樹。冷。瓏。身。遠。在。畫。圖。間。未。几。

翰海

卷九

此井

此井

抵。天。竺。妙。香。朗。梵。之。清。人。思。

眉。公。記。古。華。嚴。卷。云。吳。菴。北。枕。震。澤。西。繞。名。溪。浮。
屠。懸。於。霞。表。帆。影。出。於。木。末。僻。栖。軒。窗。宛。若。空。山。

○寄朱司理

袁中郎

住。錫。山。願。真。遂。放。舟。西。湖。六。橋。感。子。瞻。之。陳。跡。兩。峰。
嘆。羅。綺。之。荒。草。風。林。覓。鳥。窠。之。易。枝。孤。山。夢。處。上。
梅。窗。盤。桓。數。日。宿。病。頓。解。無。何。陶。周。望。至。約。以。是。
適。觀。五。雲。諸。勝。計。拖。花。蒞。浚。便。可。平。事。
○與屠赤水

沈懋學

十八日。偶。携。數。尊。雲。過。湖。上。日。與。開。之。掉。扁。舟。
大白。雲。霞。入。座。野。馬。不。聞。或。凌。雙。履。登。諸。峯。則。日。
天。低。瀛。洲。在。眼。倘。長。卿。知。我。而。人。者。禮。此。雄。快。印。
可。投。矣。

許。公。毅。云。嘉。靖。丙。午。與。吳。泉。王。子。南。溟。揚。子。冷。
湖。上。時。二。月。廿。一。日。也。零。雨。初。歇。旭。日。微。映。初。風。
徐。拂。淡。烟。未。收。乃。憩。於。靜。慈。之。上。四。天。碧。然。青。空。
在。目。寺。倚。南。屏。山。山。有。怪。石。長。松。峻。嶺。震。聳。入。語。
不。聞。松。傳。遠。響。真。若。萬。馬。騰。空。而。下。也。頃。之。陰。

翰海

卷九

此井

此井

半。合。液。而。漸。零。薄。飲。初。醺。倚。人。通。至。於。時。烟。雲。若。
護。水。波。蒼。茫。翠。山。如。失。偷。六。橋。而。下。則。紅。桃。錦。柳。
隱。隱。芳。菲。臨。鷲。出。沒。於。滄。波。之。間。若。與。人。狎。而。不。
去。縱。舟。孤。山。猶。見。和。靖。之。墓。回。視。保。叔。浮。圖。波。在。
碧。第。而。已。幽。興。勃。然。舉。觴。無。算。

○黃楊東演

陸儼山

僕。出。巡。得。千。里。注。送。山。川。有。極。住。者。太。率。太。行。而。
為。山。西。萬。山。中。得。一。平。曠。有。水。震。便。立。州。縣。城。堞。
四面。皆。山。真。好。謂。為。疊。雲。屏。也。五。臺。尤。靈。怪。長。於。

木森直如虬龍。肩與只行樹杪也。六月須換。猶都暑氣。直欲抵雲中。觀漢武帝五將軍出塞之地。忽忽報此。

○與俞仲蔚

李滄溟

去臘從嵩少。還值雪霽。宇宙茫茫。若鴻濛一色。獨高少如翠屏環峙。歷代名碣。並突兀蒼穹。捫雲竚之。如過三山。金銀臺發金簡。王字也。至嵩陽宮。漢封一栢。大百圍。九人接臂方盡。高可五百尺。獨青青雪中。殊有奇致。及達摩面壁巖。李渤盧鴻仙隱處。是在雲表。

○與李使君

與楊見濱

高希章

大江之游。有泉曰珍珠。飛瀑游漫。是地穴中湧出。殊不異康王谷水。簾飛泉也。文能駕一葉。從我游乎。且命小奚。釀百甕。需之。陶淵明開田間洗水。替侍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翠。色深人時。剝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文矣。

○與李使君

唐未水

是下傳海朝天子。可得見。聖燈佛光否。揚帆採石。掛席拾海月。狂游自佳。恨僕不得同行。然閉室。其情三觀。無時不見。妙相。頌潮音。胸中故不乏。僕。東坡曰。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接。有如黑玉數點。郡人曰。海船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

○報王憲長

陳五岳

不佞已至華山絕頂。兩中山色更奇。玉女洗頭。儂人雲掌。安知非吾兄顏色耶。稍晴下山。過州中當謁吾

○與俞仲蔚

王元美

三月登太和。銀嶽象管。斷續雲氣中。惜却珂椰。聽如。意指揮。玉京太清之游。當不過此。

○報陳仲倩

虞邦舉

謁九華歸。袖中峰。級高片。片飛出。兩眼不知何倚。來此。回得飽看山色。

○寄金統源年丈

陸德龍

統源何日。入姑蘇。由洞庭林屋。望三竺。烟霞六橋。

柳直片葉可達。壯遊哉。東南名勝。知以次載入。吳
此行不成。張博望乘槎日也。歸來著衣帶。想那
天目西湖。靈巖震澤。幸無怪仙。寄我。

○寄友 陳眉公
湖光欲澁。新柳如髮。青雀紫鴉。何處不得。

○寄余子翼 王懋昭
取道桂林。兩岸高懸翠屏。晴嵐片片飛入青崖。惜無
是下佳句點繪。安得借巨靈擘。移置東海濱也。

○與友 徐文
昨把秋酣游。飛觴痛飲。喚秋新。慶碧芷浮天。帆影搖
時。綠蕪漲岸。風吹宿袂。人訝水仙歸來。猶有一段花
香樹色。留我衣褶。

○與崔鶴汀 莊起元
蘭江靈洞。松蘿如濤。薜蘿鋪翠。雜花驚霞。得仙仗時
况。至今猶。馥香彩未散。不知此。勝遊何時續也。

○與王方伯 黃汝亨
秋容如洗。烟雨南湖。綠不成。西子淡粧。往者當面。大
之。別後相思何益也。

○與馮開之 屠赤水
西湖五日主人。千秋所賞。何當喚起。速仙同醉。蘇
暎色。

○與倪如僧 王百穀
吾師補衲賣山雲。秋葉幾何完。時待吾於西子湖。共
木杯西滄。

○與歸給諫 釋惠山
南華之約。仙舟至濠。陳登岸。入山二十五里。連迄
徑。具可適。遙。鄙人且從陸。先為掃石焚香。謹勸山
遠。俱松門也。

○報成將軍 徐泰
登金山。大樹淋如流。泉翠微。沾上。衣袂。

王百穀曰走僧處坐寒雲修竹間如濯清冷

○東胡太常 孫慈照

昨藉草於清涼竹院間小飲甚甘野語甚洽歸路月

光散彩冷露陳陳暹回滿地皆白雲軟輿經過恍如

濯魄水壺起寤六合吾輩脫非閒曹安能與書快壺

觴江山弁石結此一段勝因也

○與唐伯虎 徐楨卿

候足下遊虎山橋不意駕往錫山止與微仲同行時

月映長流波紋綠網如鱗波中一鱗一月如貫珠者

翰海 賦負此良夜 王次公

里評一種空靈幻相寺絕今古次日放舟胥口沿

下鼓柁太湖中兩人快飲豪吟甫初更皎然一輪吐

煙樹開意興鼓舞 王次公

○復高義之 王次公

日來擊楫中流挽大江東去水盡松蘿蒼一服便

俗腸浣盡蕭家漸遠氣體日清天門晴色如蛾如

次第接人 馮五明

○寄成鏗侯 馮五明

同二三兄弟登岬山絕頂曠觀四百里外一片青

上鋪數點烟村眼眩有此小景急欲飛入詞壇

料忽忽無翅倘是下欲得之俟秋聲動時急來收

宋景鑑先生云龍泉多大山有四奇奮起而中

下者為匡山山多蘇松彌望入青雲新翠照人如

濯松上葍蘿紛紛披披橫敷數十尋嫩綠可憐吾

友章君三益樂之日歌吟萬松間恍若與古豪傑

共語千載之上松亦微作笙簫聲以相娛

○寄張幼于 許君信

松風吹鬢蘿月侵衣縱步林阜曠然自遠愧無着山

賦負此良夜 王次公

○與何天玉 王次公

澄潭泛月盡航飛鷗花風薦涼蓮水樓座此樂令人

醉飽習連而不能去 潘雲龍

○與項明父 潘雲龍

秋色漸老三徑在夢落英滿袖餘香襲人

○寄遠 袁中郎

削群千似中虛而却如割大塊之半水從了處出

猶粘群露雪外飛忽然墜谷千絲直下微石為屑

布一洞時方下春日與煙相薄而瀑噴之風後生
其間正視不一色去瀑十餘步巨石叢葉遊人各
一石望瀑而飲回風忽射稀點濕面起立欲避而
脚已斜卷過去

皇甫松曰曲徑抱雲根斜陽繞山脚瀑逆疑懸
危炊落

與潘伯璠

湯霍林

兀坐九華中峯蒼翠醉人天台金剛風雲叱咤則歌
曩時贈章以摧其勢

輪海

王公廷陳與趙文源曰八天台道中山色最奇晴

雲霞發巖翠橫看人世一快

答友

秦廷韶

足下欲開麻姑山之景勝處最勝處惟絕頂有泉自
丹霞觀西北來蛇行斗折伏流篁竹間數十里至三
峽橋屋谷忽破裂其下亂石森立泉自上墮下與石
關則洶湧作秋濤出峽聲奔放衝突不數百步至石
泉忽作兩白龍下垂飛雪灑灑人其聲清越天風
引之乍細乍高若士裂帛明珠落盤若鐵騎突出

而刀鋒受擊響振林岩誠山中一偉觀也足下聞
得無眇視我錫山乎

遊靈巖

袁中郎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
即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用遺石元如鏡有泉常
清瑩晶可愛所謂銀床素綆已不知化為何物其間
琴瑟持親鉢而至者僅僅一二山僧出沒於衰草寒
烟而已矣登琴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銀
濤中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響屧廊五谷皆松而麻

輪海

王公廷陳與趙文源曰八天台道中山色最奇晴

雲霞發巖翠橫看人世一快

石上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其皆林柯也
動碧綠網鉤宛然石髮中確饒鐵石作肝餘不竟
心宛嘆乎山阿綿邈於黛若新糝華承彩竟虛待
之蘆筠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既已化為灰塵白
青草矣百世之陵岷人逸士猶傷心寂寞之香賦
斷塵無之畫屏刻夫看花長明之苑推翠白王之床
者其情景當何如哉

局公曰。以不。得。白。龍。潭。新。夏。吳。君。得。伯。仲。邀。余。乘。鳴。榔。那。杖。小。刺。橫。畔。黃。鸝。罵。人。綠。燕。如。髮。相。與。帶。解。簪。盟。湘。水。次。有。容。訪。紅。綃。遠。近。咸。使。且。望。且。卜。正。如。水。晶。宮。椽。數。丈。赤。瓊。樹。未。知。落。阿。誰。手。也。

與董君肇

劉大受

江。干。祥。舍。薛。翁。千。尋。烟。柳。霏。霏。漁。歌。款。乃。時。渡。危。揚。送。風。帆。披。徂。徕。雲。氣。渺。渺。凌。虛。倦。則。欲。坐。蒲。團。聽。山。僧。談。偈。木。魚。清。磬。風。聲。寂。寂。疑。身。在。宗。雷。社。使。明。在。且。不。肯。橫。者。去。矣。款。乃。亦。換。寫。

與周典林

吳維岳

雪。消。水。漲。身。挂。戒。洗。懸。編。笠。先。開。錢。塘。兩。山。舊。時。佳。處。徐。而。購。虎。丘。南。拳。雁。宕。以。營。生。平。松。挂。風。月。襟。盡。沈。塵。俗。伴。不。留。腸。肺。間。

者。公。曰。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檻。明。櫺。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彝。酒。漿。葍。脯。近。則。峰。脚。而。止。遠。則。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通。便。移。訪。故。人。有。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或。人之。塵。俗。對。家。草。草。花。映。帶。幅。中。杖。履。相。對。矣。

至。於。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款。舞。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凌約言

湖。邊。桃。花。夾。岸。迎。我。客。絕。此。時。不。沈。載。酒。舡。辜。負。聲。百。轉。我。將。騎。白。鹿。作。道。場。蕉。長。公。肯。携。鳩。杖。候。我。於。伏。虎。亭。乎。

表。不。公。先。生。云。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寶。湖。光。染。翠。之。工。山。嵐。淡。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為。清。絕。花。態。柳。情。山。容。

水意別

吳一德題味。又記六梅桃花云。花片。亂。滿。衣。殘。香。隱。隱。撲。鼻。夢。與。花。神。携。手。平。陽。思。逐。彩。雲。俱。動。

張。無。始。先。生。紀。湖。遊。云。丁。未。嘉。平。二。日。大。雪。彌。天。遊。湖。與。物。表。是。日。湖。水。不。可。泛。飲。包。憲。副。別。業。樓。騎。目。見。大。地。山。湖。盡。成。銀。界。而。松。梢。竹。幹。雲。覆。藉。綠。信。常。不。似。雪。罩。青。山。轉。似。蒼。鸞。翠。羽。飛。玉。樓。寺。院。無。際。晚。入。清。波。則。人。家。燈。火。吳。山。夜。下。歲。終。之。鎖。聞。然。獨。枕。魂。夢。俱。清。明。年。

月十日舟渡西陰。徘徊岳祠。既飲湖心亭。推巖
 潤。時晚照在山。倒射水面。新月掛東。不滿半規。
 夕陽影翠交網。不覺狂吟。又四日。治具湖心。別
 長文諸君子。薄暮。淡雲微雨。正怏怏。值吳仁和。適
 送花爆。即命向堤上燃之。余輩從舟中遠觀。火樹
 軍空。先在波間。如從下上。焜煌燦爛。諸君更訂
 花之約。余唯唯。第須留此段待也。年再遊。世間法
 俱以不盡為佳。肩輿過飛來峯。見千片芙蓉。撲
 人。若曉鳥道盤旋。至發光庵。入坐一小室。有辟如

削。泉出石罅。匯為池。有金魚數百頭。故窓曲檻。相
 向。嗟若。真有武陵之思。出清波門。度六橋。過
 積雨行。開軒。謂九里松者。僅見一株。二株如飛龍
 摩空。想當年萬綠。參天松風。聲壯於錢塘湖。更千
 百歲。桑田滄海。恐北高峯。頭有螺蚌。殼矣。安問樹
 有無哉。出石屋西。上下山坂。夾道皆蒼桂。秋時
 著花香。聞數十里。真金粟世界。又數里。至煙霞寺。
 由殿右。稍上兩三盤。經象卓峯。東折。數十武。為
 霞洞。洞外小亭。踞之。望錢塘如帶。西過風篁嶺。為

龍井寺。其向。門內外。脩竹琅琅。井在殿左。泉從石
 罅出。為方池。承之。淙淙下。滿。繞寺門而出。小坐與
 僧亭。院一片雲石。山僧汲泉供茗。泉味色俱清。亭
 三面環山。嵌缺東偏。而湖寒梅數株。點綴亭下。松
 聲竹韻。與鳥語。聽此。日下春乃歸。戀戀不忍去。

新

卷

九

地

序

丁

卷

七

序

七

翰海卷之十目次

文部

論文

典論

魏文帝

與元九

唐白樂天

又

白樂天

答莊克

杜牧之

寄李綱

裴中立

與謝民師

宋蘇子瞻

與黃秦直

蘇子瞻

答張嘉父

蘇子瞻

與洪甥

黃山谷

與秦少章

黃山谷

與侄

蘇東坡

與友

蘇子瞻

翰林公輔

明方遜志

示徐曰仁

王陽明

示門人

王濟之

與馮牛山

唐荆川

與余君房

孫月峰

答王康字

馮琢菴

寄弟君與

陶石簣

與友譚文

吳因

文訣九則

黃玄宰

與友論文

黃貞

渡李太乙

湯霍林

與友

陳者公

與友

顧鄰初

與張孝廉

袁了凡

與友

王季重

與孫令弘

湯若士

與友

湯若士

與友

陶石簣

與友論文

張洞初

復張秀才

祝希若

與友

陳明卿

與友

吳尺蠖

論讀書

答王序

宋蘇東坡

與徐甥

黃魯直

與徐甥

黃魯直

答曾筍龍

黃山谷

答王子子

黃山谷

與侄孫

蘇子瞻

寄莫中江

明唐荆川

論社

袁了凡

與錢受之

陳者公

與友

洪九霞

論書畫

與人

黃山谷

與人

黃山谷

與秦少章

黃山谷

與儲邠老

黃山谷

與朱和叔

黃山谷

與晝史

明徐文

又

徐文長

與友

陳者公

雲間陳維翰并公家定

門人批注說錫侯
陳龍彩五善

文部

論文

○ ○ 典論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雅。均。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

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

○ ○ 典元九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常與人言。多論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時而作。

○ ○ 又

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割或。或失於繁多。其間好。極。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睦。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使。繁。簡。當。否。得。其。中。矣。

白樂天

白樂天

○ ○ 答莊亮

凡為文。以意為王。以氣為輔。以詞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驅遠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如鳥隨風。魚隨龍。師眾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繞前。捧波如入關。開。紛。然。莫。知。其。注。慕。散。而。已。是。以。意。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

○ ○ 寄李翺

文之異。在氣格高。思致深。不在辭裂章句。陳廢華。人之異。在風神清。心志通。不在倒置。聲。身。足。影。在。所。示。書。文。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不。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安。態。橫。生。水。物。之。妙。如。繁。風。捕。影。你。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過。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能。達。辭。至。於。能。達。則。又。不。可。勝。用。矣。

○ ○ 典謝氏師推官

蘇子瞻

蘇子瞻

○ ○ 典黃春直
蘇子瞻
昆君寄。怪。細。看。甚。奇。皆。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歎。

王真曰
身乃
不身人
身

果真以已意微成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不至餘
為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鬼文奇怪似差早然不
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
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 ○ 答張嘉父

蘇子瞻

凡人為文至老多有可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
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
築大第備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淺為得也
子瞻自評云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

射

卷之

文

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
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
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雜吾亦不
能知也

唐劉虬自叙云天不工也而文苑為當勤意
時不敢噤不敢咳不敢唾不敢歧倚者欲深統
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祭如星光如月
氣如蚊宮之水又有點如屯雲如夕陰如枯腐
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遠遠迤迤則有如海

運如震怒動造怪異

○ 與洪甥駒父

黃山谷

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惟取古人之陳
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 與秦少章

黃山谷

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榷精書簡閱不厭勤
爾舉場下筆遲滯蓋是平時讀書不貫串也

○ 與侄

蘇子瞻

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

翰海

卷之

文

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約綢之極也汝只見
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
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但學此善思吾言

○ 與文

蘇子瞻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閒以文字問之
無他術惟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
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疾病不
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
故尤有味

○ 答林公輔

方遜志

願。足。下。以。古。人。自。鑒。而。裁。其。高。下。勿。為。始。末。小。生。可。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詣。自。盈。故。無。日。進。之。情。耳。且。使。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情。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詣。于。勤。以。班。馬。韓。歐。相。繼。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况。不。及。萬。萬。哉。

○ 示徐曰仁應試

王陽明

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

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意。大。緊。了。了。即。放。膽。下。筆。縱。沒。出。處。詞。氣。亦。條。暢。人。又。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為。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特。進。場。十。日。前。便。須。鍊。習。養。益。尋。常。不。曾。起。早。得。惜。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惚。作。文。宜。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櫛。整。衣。坐。井。操。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筆。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醪。液。或。竟。日。眠。

○ 示館中諸生

王濟之

如。此。是。挽。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宜。攝。養。精。神。謂。我。務。須。淡。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皆。則。精。自。明。定。心。志。少。眠。睡。則。神。自。澄。若。子。未。有。不。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假。即。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翻。閱。書。文。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攝。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先。煎。淡。淡。若。有。所。得。勿。使。氣。輕。意。滿。益。加。吞。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溢。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來。分。宜。然。戒。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此。乎。處。之。外。而。與。造。物。者。游。

汝。輩。做。舉。業。須。先。打。掃。心。地。潔。潔。淨。淨。不。使。纖。毫。掛。帶。然。後。執。筆。為。文。不。論。工。拙。定。有。一。段。滿。瀟。出。塵。之。趣。張。仝。初。先。生。曰。士。之。文。章。士。之。性。命。也。不。一。勞。不。可。以。永。任。不。暫。靜。不。可。以。久。動。不。慮。我。不。可。以。不。入。重。淵。不。可。以。得。驟。領。之。殊。是。欲。精。神。不。可。不。

收攝志氣不可不發舒收攝之法絕皆愁省文
消除人事趁謝淫朋耳目無營合併一路一日不
得思之積月一月不得思之積年思極而通鬼神
為助姑布不必相體骨磨尸不必拂龜策星家之
甲子不驗形家之龍穴不靈到此獨道自信造化
都在我手此亦吾儒煉性立命法也

○與馮午山

唐荆川

秀才作文不論工拙只要真精神透露如有真精神
雖拙且滯必是英俊奇偉之士公考試看文不必論

論海

卷十

論文

文

奇論平論濛濛淡但窺其真精神所向如肯此
用意必是真實舉子如無理無意而但撮取浮華以
是作為小人此是閱卷大關鍵

○與余君房

孫

近有對奕者數負不服曰我但貪耳應之者曰貪
是汝品下曰但生耳曰生即是汝品下曰速耳曰
即是汝品下曰輕易汝耳曰輕易即是汝品下
猶此矣

○與王康字

馮

應試之文不必平不必奇但以機括自出為佳
如飲食無論菽菜無論蔬蕪新則可食若稍留時
顏色不鮮雖龍膏豹髓難下箸矣
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星古今常見而光景常新
○寄弟君與五則
舉子之義當先入體局調其氣脈使脩短適節疎
稱情然漫運之以新藻行之以古詞如人荷日
尚不能具何暇談林澤哉
吾平昔於世務稍濳貨利嗜慾少覺慮之泊然博奕
技術都無所解恣心而念橫口所言鮮有為及
月不講統統歲不課文殊無束縛生澁之苦所以
有今事者亦或由此
勢然舍心度自不須講統統文也
作文之道雖以平祥為體然必鈞深極遠出之淡
若因循恒鞅自稱捷徑一涉熱鬧不淺可振故矣
之戒之
初初曰所以先草言苦思而快出得意
疾書
少年學文宜直尋旁討多讀古書多看時賢名

漢漢日久。範我馳驅。自是秀穎特達。不可自飾。及慕繁馬也。令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亦二轍。言平。註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明內外。今好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膈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為劣骨相。奇者。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奇景也。西子雙目。而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二哉。欲文字佳。亦須有膽心。老杜言語。不驚人。絕不陸平原曰。謝朝華於既披。啓夕秀於未振。昌黎曰。陳言之務去。吾手羅。自古不新。不為文。不足為奇。鎔范之工。歸於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奇乎。時文雖小技。然有神機。須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經書皆明。請古人。一篇文字。得其機。都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篇。善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當一篇。則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詞。妙。便。是。神。奇。無。奇。平。新。陳。可。代。文。之。平。淡。者。乃。奇。麗。之。極。全。心。平。淡。作。怪。非。是。原。淡。不。為。改。是。不。能。取。此。是。行。陣。先。子。亦。不。可。太。起。

切。恐。合。奇。嚴。而。求。平。淡。奇。兼。不。極。則。平。淡。不。來。也。吳因之。此友譚文五則。文字不論奇正。何如先以說題。透瑩為主。說題。然。後。觀。其。運。用。之。活。與。不。活。神。氣。之。厚。與。不。厚。說。得。題。倒。須。先。識。題。夫。有。題。之。皮。膚。有。題。之。筋。骨。舍。其。皮。膚。而。操。其。筋。骨。故。片。言。而。有。餘。不。然。費。盡。心。力。只。成。一。篇。訓。話。文字增一分。見不如增一分。識識愈高。則文愈澹。愈早。則伎倆愈多。至伎倆愈多。而品愈下。惟平日善讀書。則識淺。識淺。則臨時迅手拈來。頭頭是道。然。標。而。談。亦。可。嬉。笑。怒。罵。而。談。亦。可。雄。健。如。鉅。鼎。之。載。亦。可。開。眼。如。圍。棋。賭。墅。亦。可。峭。峻。如。片。言。折。獄。亦。可。一。滾。而。出。如。萬。斛。之。泉。亦。可。循。規。蹈。矩。亦。可。入。九。天。忽。入。九。地。亦。可。故。無。執。行。補。綴。之。勞。而。神。采。五。者。無。如。識。其。墮。落。脂。粉。者。三。年。而。成。一。葉。之。乾。也。如。今。作。者。儘。會。弄。筆。頭。儘。會。推。點。小。世。界。只。不。知。開。乾。坤。創。個。天。下。大。觀。駭。人。胸。襟。所。謂。另。開。乾。坤。大。非。驚。空。吊。詭。只。爭。看。得。破。看。不。破。耳。亦。見。酸。他。

乎。線索在下。則冠拜起立。無不如意。夫題亦有餘矣。其精神結聚處是也。有數句而結聚於一句。其於實字者。有結聚於虛字者。有不在句字之中。而結聚於字句之外者。看不破。則我在微纏綿縛之中。左則牽於右。欲右則牽於左。無適而可。看得破。時。壯神活。兩翼風生。如庖丁解牛。如巨魚張壑。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而不為破格。風雨驟過。而不為傷氣。德本質。而不為少文。脫胎換骨。前無古人。而不為

翰海 論文 十一
旨。回視。交。交。小。巧。如。置。身。霄。漢。下。視。塵。寰。非。無。意。總。不。入。日。矣。大。抵。文。字。只。看。一。篇。大。規。模。大。機。軸。如。何。大。段。卓。越。縱。字。句。小。疵。不。足。為。意。如。神。不。王。之。人。耳目。口。體。無。恙。長。桑。君。望。而。却。走。則。句。修。字。削。而。局。不。佳。之。故。也。全。後。直。須。大。大。發。其。儘。力。與。題。處。一。場。決。有。日。異。而。月。不。同。處。文。之。貴。謀。貴。實。尚。矣。然。人。但。知。謀。之。謀。而。不。知。以。不。謀。為。謀。但。知。實。之。實。而。不。知。以。虛。為。實。夫。謀。之。為。謀。而。實。之。為。實。說。一。句。說。是。一。句。說。一。字。說。是。一。字。

於。句。字。之。外。已。不。能。通。而。於。句。字。之。中。又。深。非。其。故。意。不。透。覆。而。機。不。玲。瓏。惟。夫。不。謀。而。謀。虛。而。實。而。後。為。批。大。都。導。大。竅。而。後。能。極。文。之。致。總。之。貴。論。而。不。貴。鋪。排。貴。快。其。取。以。然。而。不。貴。替。其。當。然。然。者。傳。其。形。所以。然。者。傳。其。神。鋪。排。者。銖。積。寸。累。而。無。功。議。論。者。掣。頤。提。經。而。了。了。故。一。言。可。當。千。百。言。反。言。可。當。正。言。無。言。可。當。有。言。以。意。言。之。為。至。實。以。機。言。之。為。至。虛。至。於。善。用。虛。而。所。謂。精。深。者。德。容。者。皆。舉。之。矣。

翰海 論文 十一
元。作。性。理。題。看。一。句。玄。遠。語。不。得。着。一。句。幫。視。語。不。得。玄。遠。者。起。於。光。景。之。未。真。而。揣摩。其。近。是。幫。視。者。起。於。本。質。之。已。窮。而。借。功。於。粉。飾。若。胸。中。見。得。了。了。自。無。此。弊。至。如。平。淡。題。亦。須。反。覆。論。得。痛。快。然。後。出。一。見。然。後。動。人。或。問。詞。調。之。於。文。何。如。曰。詞。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著。一。分。詞。便。換。一。分。意。思。到。時。只。須。直。寫。胸。臆。第。話。兒。儘。是。精。光。閃。爍。何。以。詞。為。至。於。頓。措。屈。伸。

是○文○中○絕○不○可○少○然○此○須○文○勢○大○段○變○化○倏○而○但○然○
平○麓○倏○而○峭○辟○摩○天○起○者○不○得○不○起○而○伏○者○不○得○不○
伏○豈○區○區○句○字○之○調○為○哉○

王君維楨序順天武錄云、頃者臣自關中來、渡於
孟津、見有轉大木於河、游者前呼與、誇、後皆應之、
木翻然如馳馬、當是時、即有激羽流商之節、截雲
下塵之曲、悉末之用矣、臣則嘆以為侈言無用而
繁華沒實

宋潛漢太史云、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

翰海 卷十 論文 十三

家用始可以言文

文訣九則 准華嚴字母 一字為一勢

壹玄宰

一、部、莊、子、莫、非、富、言、並、無、一、句、犯、正、位、然、未、嘗、一、句、
離、正、位、若、一、犯、正、位、則、如、道、遙、齊、物、秋、水、諸、篇、正、位、
不、過、數、言、可、竟、何、得、曼、衍、恢、奇、乃、爾、以、時、文、論、實、漢、
為、主、虛、講、為、賓、兩、股、或、一、股、實、一、股、虛、一、股、中、或、一、
句、實、一、句、虛、一、句、中、或、一、二、字、實、一、二、字、虛、明、暗、相、
吞、生、殺、互、用、文、之、妙、也、故、或、進、前、一、步、或、退、後、一、步、

皆謂之賓、或斤斤講而題意乃不透露、是、高、品、俗、
之、今、蘇、子、瞻、表、忠、觀、碑、惟、叙、蜀、漢、抗、衡、而、錢、氏、順、
自、見、此、以、賓、形、主、也、此、寔、母、論、前、輩、大、家、名、家、但、
管、者、即、已、遊、於、其、中、自、不、明、了、耳、往、往、有、單、門、淺、學、
而、蚤、取、科、第、者、彼、雖、不、知、所、以、要、未、嘗、不、暗、合、善、有、
不、合、則、永、斷、入、路、耳、第、能、合、之、則、拍、拍、成、金、雜、文、采、
不、章、而、橫、鋒、自、契、但、不、可、作、賓、中、賓、謂、於、題、為、意、中、
又、入、劫、意、乃、野、狐、禪、也、惟、賓、中、有、主、主、中、有、賓、步、步、
應、着、正、意、而、略、不、傷、觸、乃、為、賓、字、法、門、

翰海 卷十 論文 十四

轉

文章之妙、全在轉、轉則不窮、轉則不板、如游名山、
至山窮水盡處、以為觀止矣、俄而懸崖穿徑、忽又別、
出境界、則眼目大快、武夷九曲、遇絕則生、若千里、
陵、直下奔迅、便無轉勢矣、文章隨題敷衍、開口即、
須於言盡語絕之時、別行一路、太史公荆軻傳、方、
荆軻刺秦王、至始皇環柱而走、所謂言盡語竭、忽、
三個字轉云、而秦法自此三字以下、又生出多少、
波、但拙者為之、則踴躍多而不道、勁病在不審賓、

之主

反

語曰。文者言之反也。又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古文
動人精神者。莫如國策。策士游說。不曰不如。不
而曰不如。此必有其所以。鼓骨打髓。令人主。陡
變色者。專得此用也。且如論語中說管氏樹塞門。
正言之。則曰管氏不知禮。何等明盡。却曰管氏而
禮說不知禮。此反也。韓昌黎說周公好士。正言已
却一反云。向使周公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

翰海

卷十

論文

十五

而無聖人之才。而非叔父之隆。則將不暇食與沐矣。
寧止吐哺握髮之勤而已哉。得此一反。并吐哺握髮
精神奇警。又如漢詔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聖王不
能以化天下。亦其例也。

幹

李長吉曰。筆補造化。天無功。此幹之所自始也。以時
文論。雖聖賢語。豈無持作者幹旋處。如禹稷當平世
二句。既平世矣。何須三過其門不入。程文云。洪水聚
食。天下若猶未平也。而君明臣良。則天下有所賴以

卒也。由人意表。故缺漏處。須用意幹旋。

代

代者。謂以我講題。只是自說。故又就當時作者之
代寫他意。中事乃謂注於不涸之源。且如莊子逍遙
篇說鸞鳩笑大鵬。便代他說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此非代乎。若不代。只說鸞鳩笑亦足矣。凡作文。原是
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古人。非直定死煞。

辭

翰海

卷十

論文

十六

劉勰曰。詞微實而難巧。意翻空而易奇。夫翻者翻公
案之意也。老吏舞文。出入人罪。雖一成之系。能翻駁
之文章家得之。則光景日新。且如高麗驛詩。皆判明
皇寵貴妃。最沒一人。乃云尚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
井。又何人便翻盡。從前窠臼。

脫

脫者。脫卸之意。凡山水融結。必於脫卸之波。謂不
孽脉一起一伏。於散亂節脉中。直脫至平夷。藏聚處
乃是佳風水。故青島家尊重脫卸。所謂惠脉緩受。

所。患。受。文。章。亦。然。勢。履。須。急。做。不。令。社。長。冷。淡。意。慮。須。緩。做。務。全。舒。徐。由。折。

擒

杜子美曰擒賊先擒王。凡題必有真種子。擒得真種子。則所謂口口咬著。且如王文恪部北虜亦有五就。湯三句文。若以縱橫遠宕論。卻作似勝。但文恪小講。云。揮。君。而。事。者。知。士。之。所。以。定。其。交。也。委。心。不。變。者。忠。臣。之。所。以。介。其。守。也。而。伊。尹。則。有。不。必。然。者。便。高。出。節。公。幾。等。何。則。此。題。真。種。子。在。何。必。同。而。節。却。不。

翰海

卷十 論文 十一

做伊尹五就。雖詞章揮霍已離於宗。已卯石菟玉亦以命為卷。承即云。道至於中。則不宜有所異也。沒云中之上。本無所加。而聖人又何加於中之上也。乎。此是題中真種。擒得此。不必照顧亦字。而未嘗非。字矣。此全在有識。

雜

文字最忌排行。貴在錯綜。其勢散能合之。合能散之。離者散也。如早前散。選左右是。晉語所言。選太子。兩事也。賈誼却云。心未澁而先論。散則七易成也。朋於。

道術智。如之指。則救之力也。若其眼習積貫。則左而已。夫胡專之人。生而同。殊者。慈不異。及其長而。俗累數。譯而不。殊相通行者。則救習然也。以。此。二。難。作。兩。段。全。不。排。比。自。六。朝。以。後。皆。畫。段。為。文。少。氣。味。矣。如。出。門。回。向。主。教。行。想。印。板。也。陶。石。簣。先。將。出。門。二。句。相。對。却。用。一。過。文。另。做。已。所。不。欲。破。板。為。

活

與友臨場論文

黃真父

近與諸君談藝。贈一先明眼藥方。蓋虞主司眼力不。

翰海

卷十 論文 十一

而。初。士。子。以。抄。文。作。抄。藥。開。之。也。凡。三。劑。一。曰。托。神。凡。識。論。識。見。道。理。須。托。出。紙。上。使。覽。者。觸。眼。便。落。如。摩。尼。珠。如。明。月。光。不。令。其。低。頭。回。想。也。破。題。入。題。廣。尤。是。空。青。一。點。一。曰。通。氣。凡。筆。陣。氣。機。隨。手。掃。來。隨。口。讀。去。條。達。飛。動。不。打。口。喫。不。聲。齒。牙。如。走。馬。如。流。雲。又。如。順。風。之。帆。一。息。千。里。也。起。繳。過。接。廣。尤。是。金。針。一。度。一。曰。現。色。凡。落。句。下。字。皆。眼。前。通。用。古。人。文。法。及。今。名。家。短。信。復。按。之。詞。頓。挫。鏗。鏘。之。韻。勿。陳。腐。勿。冗。長。勿。沉。晦。勿。強。強。令。覽。者。如。聞。清。夜。鐘。如。澗。

赤城霞如遠采蓮美人自不忍放手也其構題中字
面揚題外韻折尤勝瑞珀散摠之以清心為君遠
為佐神氣為水煎煮通徹為佳反是即有沉澁精
絕妙好詞辭滯不伸長漫不掉吾文不見吾美好而
適以蒙主司之疑反自操一料毒霧昏障之藥於主
司無預也故以此方為同病相憐之助
鄒若嘉生云文如用兵凡以致勝而已奇謀之勝
必攻其堅武積之勝必乘其瑕夫崇嶺巨濤勁將
精卒固壘扼險九天九地必不可入之徑所謂堅

也。次之通併力而相與之致死文善此則理入
者肯禁之會勢險節短之用陰陽奇正之相生乘
之道彈脫而馳疾若無節其致決文至此則理入
而始出東坡言酒氣拂拂從十指出襄陽言真者
在前氣焰可畏此亦天下必勝之技也
○ 漢李太乙 湯霍林
吾異夫今之為文者已則無胸而借人舌也借於
則早吾直以三代聖而反下借諸子則益早又厘
之餘也何今之矯然自命豪者不羞人餘也

○ 與友 陳君公
禪家談道怕犯正位但要傍敲暗擊如鳥在松陰
影獨鳥啼無味矣美人在武絲步障中獨美人無
矣有主有賓頃刻萬言有主無賓鐘鼓酒食皆成
祭此文章法也
○ 與友 顧鄰初
行文之妙不在實景在虛景不在比語在冷語色
顯解政如兩子太真即其低惟呢枕羅漢淫靡餘
索然不若無意中停眸一眴反使人神情欲死耳

○ 與張孝廉 表 黃
作文之法在涵養性靈使心苗嘗活不在操急心熱
欲速求工在打透機括使詞源沛然不在鉅釘板括
疲精後氣不論作文不作文尋常要疑定心神屏除
雜念眼耳鼻舌身意都要在題目上疑之久久則文
機自活文竅自通譬之植木者然根深則枝茂乃氣
實生華而非裝取也
○ 與友 王季重
茲必車輪碾必牛關而後耳目之官各極其用曾

此看小題一字之冷。通車熱血呼吸盡來。此真小也。如僅以小兒之睡枕空生語。頭巾之學。但貨在。不則霸王叱咤。豪叫一番。蘇秦縱橫。演數萬帶。在黃炎鼓。紙動戈飛。吾無賞焉。

茅鹿門先生云。為文須首認題。總要以描寫。虛字。眼。慶。為。生。色。群。如。掉。百。尺。之。帆。特。在。蓬。浪。上。轉。脚。懸。千。鈞。之。弩。特。在。弩。機。上。觀。的。

張侗初先生云。蒙士不解作小文。大約氣力。審。未。耳。陸士衡云。精驚八極。心遊萬仞。文章家開此胸。

崇。便。如。維。摩。大。室。間。容。八。萬。四。千。獅。子。座。也。凡。小。題。勢。欲。開。心。欲。細。識。欲。大。氣。欲。充。題。欲。放。宜。開。題。粗。故。宜。細。題。局。起。故。宜。大。題。將。蟻。故。宜。充。若。不。向。通。章。題。意。傾。畧。便。如。孟。水。金。石。決。無。吐。露。與。彼。之。理。

○與孫令弘
孫君奇人也。好為蒼淵簡遠。不入世之文。所謂恬。奇。奇。祇。以。自。娛。者。耶。
○與友
湯若士

人才有成。有不成者。三兒時多慧。父師迷之。以傳。括。帖。不。得。見。古。人。縱。橫。浩。渺。之。書。一。食。其。虛。不。復。不。鮮。一。也。乃。幸。為。諸。生。困。未。教。達。久。之。氣。色。漸。落。何。論。尺。幅。之。外。哉。二。也。生。於。隱。約。山。川。人。物。鴻。顯。高。其。怪。快。之。事。未。有。睹。焉。神。明。無。所。濯。鍊。胸。腹。無。所。厭。餘。耳。目。既。昏。手。足。必。蹇。三。也。凡。此。三。者。皆。能。使。人。才。力。頓。盡。可。為。悲。傷。

若士嘗曰。使筆墨不重。聖賢減色。皆浮習氣。為之。魔。又曰。文字起伏。離合。斷接。而已。極其變。自。而。自。知。之。父。不。能。得。其。子。也。雖。然。盡。於。法。與。機。耳。注。若。止。而。機。若。行。

○與友
行文正如入。想事耳。教口者。能言其甚。教者。能省。而。無。費。文。至。於。無。辭。費。而。工。巧。裁。製。之。妙。靡。不。備。矣。然。勿。遽。為。簡。也。簡。而。弗。辨。去。瘠。幾。何。辨。甚。則。簡。特。非。辨。骨。不。腴。神。不。揚。無。為。也。
陳明卿先生曰。減字則句秀。秀則神來。色來。文。和。句。則。無。可。減。矣。文。又。惟。肯。立。世。方。煩。詞。促。節。

麻相悅而快獨絃三其其膝之手

與友論文三則

一認題今人所為看書研窮者皆題向非題情也
中之情乃在字句窠却之間語言諷詠之外題目到
手閉目定想凡平日見聞知解洗滌一空點誦題面
數過覺一種真氣恍在心目此時急須下筆直追其
所見所謂得意疾書此便是絕神奇真文字善操筆
時未見題神便思練句琢字雖極力鋪排只得數行
刻結繞出口已屬與腐也

翰海

卷十

論文

三

一看勢文章一篇有一勢如畫山水者先於筆鋒層
疊處布得有勢其他烟雲草樹便可次第添設蓋點
綴之法小取勢之力大也文章先於胸中打得一勢
出或順或逆或主或賓或扼要爭奇或空中結構或
局在我以筆墨點綴之家數自然正大體氣自然高
妙也

一取程先華文惟制科中程者字無虛故如高曾
矩的確不移其詳畧偏正開闔呼應有上句自然
下句有前股有應有後股非特法度固然即作者

不知其然所謂靈心化工也文章家每於神清氣爽
時將先華程墨細批細批何處是起何處是伏何處
是實何處是虛何處是轉摺何處是關鎖何處是提
挈何處是詠嘆看其一篇是何成局伏習衆神波來
自然脉脉相接也

○渡張秀才

祝希哲

大都欲務為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語假人
脚汗不能自得觀宋人文無善於唐文觀唐文無善
觀六朝晉魏等而上之以極六籍元與本朝唯佳者

翰海

卷十

論文

四

亦毋必多視其否者請遠絕迹毋令廁我而則終日
吟寒驅不絕數候一乘飛黃便自千里

或問然于侯先生曰聞莊子也而惠建已于侯曰
別已無建建則有惠文已不建軟熟如泥耳又曰
選文者聚歛如吏無可遺也舉錯如玉無可情也
語意駿絕

○與友

陳明卿

天地間一種現成文字如雲物之變波河海之傾瀉
怪本奇鳥之種種於目前恣我斟酌把玩造物珠不

責亦勿去

〇〇與友

人品文章。著一點柔。增不得。一柔則。生朝無。膽力。世無骨力。讀書無眼力。作文無腕力。如行壚墓中。無生氣。如游女園中。了無丈夫氣。文章安得而不。人品安得而不卑。

周君伯升有云。山無色。水無味。女無態。男子無。皆半葷半啞之症。

翰海

卷十

論文

五

論讀書

〇〇谷王序

少年為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如入海。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無收盡取。但得其所欲。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與之。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做此。難。迂。純。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語也。

但欲口
全圖利
學於千
實以爲
讀書之

蘇東坡

翰海

卷十

論讀書

二十六

揚升庵先生云。嘗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通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必。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此言也。虞伯生嘗。舉以教人。誠讀書良法也。

〇〇與徐甥師川

黃魯直

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方見古人。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須謝去外慕。古人云。欲者喪。以善事置心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淨室。

香令心意不馳。走則言下會理。

東坡云。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者。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文與可亦言。余學草書。凡十餘年。終未得古人用筆法。因見道上閒蛇。遂得其妙。然則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

○與徐甥

黃兼直

甥讀書。益有味。不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闢拔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指趣。觀世故。在吾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

翰海

卷十

論讀書

二十七

以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人特立獨行者。蓋用此道耳。

○荅曾荀龍

黃山谷

讀書勿求多。惟求其理。融暢則欲下筆時。不塞也。

貴文獻公曰。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嚴刻而決。能日知其無。記書當如勇將。用兵焚舟沉孰。而沒能月。無忘其所能。

○荅王雱子

黃山谷

比來不審讀書。何似。古人有言曰。并敵一向。千里疾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素養而息時。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一兩書。其餘如破竹數節。皆迎刃而解也。

馬昭明
自負人
下一色
動一

秦淮海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記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博。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動。數年來。頗衰憤。自慙。艾悔。前所為。而惡。明衰耗。殆不

翰海

卷十

論讀書

二十七

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檢卷茫然。無復不省。故雖勤苦。而常廢於善忘。

○與元老侄孫

蘇子瞻

近來為學。何如。恐不免趨時。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事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為棄物也。

○寄蔡中江

唐荆川

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於人。經綸之迹。與自來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

讀書如
中江先
至尚須
非徒要
善其筆
不肯輕
易放過
人如牛

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技業相湊皆為有益之書若但可以資文詞者則其為說固已未矣此好文字與好詩亦止在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見不須藉此零星簿子也向見子良舟中所携書多非要緊竊以今之世情務自潔如子良為志好學如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於無所用至於所最當留意者或且束閣而不暇也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其惡張莊簡公悅云讀書在多識佳言善行不必徒作詩文

翰海

讀書

讀書

讀書

讀書

陸文定公樹聲云讀書須尋出書中眼目始得

論社讀書法

表了凡

今諸生修業三六九作文餘日則看書幾板隨將時文選定此通行之法實至陋之規也蓋工夫最貴專一如一日作文而兩日不作文思何由融屬意速何由貫通又看書既非心得則必杞捏而易忘即一年能完經書明年茫然不省而選文已復不時又將從前選起此終身不究竟之功也汝輩當作焚舟計知作文便併去別項工夫將題目一眼看著念念思

一篇說完便呈友人批抹應時改定又換一題如用功月餘文幾便活文勢便熟矣熟則三六九武集可也如看書除素所明白者且不必再看其稍有不明者細心理會必俟融通後然後看第二篇由前而看前日已明之書則明白處更覺生意無窮即所未見之書亦可因文會理至於時文集定俟作此題然後簡其文何處是彼神到何處是彼意到何處是彼理到何處是彼詞到蓋不以時文看時文而以我看時文所謂轉法華不隨法華轉也

翰海

讀書

讀書

讀書

讀書

與錢受之太史
陳竹公

小論讀書無暇此時豈終日終夜鑽故紙堆中考記少認徐文貞公云學而時習之何義對以不輟文貞云如國家有荒事即就荒時查考荒事如有兵事即就兵時查考兵事如有大禮大樂亦然此真所謂時習也至今佩服此言受用不盡又有因文見道者如贈河南撫按河南何事最急如送陝撫按陝西何事最急即此類推自然研究得切考據得真如夏買葛冬買裘畢竟比平時買葛買裘不同

○與反
無。處。不。可。讀。書。無。利。不。可。讀。書。若。有。等。待。有。揀。擇。便。
不。成。事。好。文。集。成。一。部。日。間。吟。玩。須。尋。味。其。神。髓。始。
出。我。手。一。般。閒。暇。時。切。須。潛。玩。經。書。透。露。得。入。臨。文。
自。有。發。揮。若。待。考。時。遽。看。便。慌。忙。攪。亂。耗。散。精。神。文。
愈。不。佳。矣。

洪都

書海

卷一

論讀書

三十一

人與

論書畫

○與人
大。祭。書。字。楷。法。如。快。馬。祈。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女。
人。妙。處。

黃山谷

○與人

黃山谷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予。作。李。廣。奔。胡。兒。馬。
快。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
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嘆。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
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
得。人。入。神。會。耳。

書海

卷一

論書畫

三十二

○與秦少章

黃山谷

寫。字。鄙。事。也。亦。安。用。功。然。賢。於。博。奕。遊。息。時。聊。爾。為。
之。能。使。筆。力。悉。從。腕。中。未。筆。尾。上。直。當。得。意。
東。坡。曰。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便。覺。酒。氣。拂。拂。
從。十。指。出。去。也。

○與潘仲老

黃山谷

取。古。法。帖。日。陳。左。右。事。業。之。餘。輒。臨。寫。數。紙。頗。勝。日。
棋。廢。日。

眉公有云。著摹不如鈔書。換入過。不如述古。言行又云。米元章言。一月不書。便覺思。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與朱和叔 黃山谷

凡書之害安堵。是其小。病。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雜草。而筆意。正。最忌用意。粧綴。便不成書。

象直有云。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為本。古人論書。以沉着痛快為善。又嘗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

翰海 卷十 論書畫 三十三

於巧。近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般。點綴。無。然。婦態。

○與畫史 徐文長

奇峯絕壁。大水懸流。怪石古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勝如無天。密如無地。為上。

○又 徐文長

百業媚莠。一絲枯枝。墨則兩潤。彩則露鮮。飛鳴。搗。動靜。如生。悅性弄情。情態大遠。斯為妙品。

○與友 陳蒼公

雲山以皴法為主。自然氣韻。高古令人山似死。溪如野。蘇南宮父子。不免叫屈。之畫不在。豁徑。而在筆墨。李營直惜墨如金。正為下筆時。要有味耳。

翰海 卷十 論書畫 三十三

翰海卷之十一目次

經世部

用人

上相府

宋范仲淹

論用人

蘇東坡

答應天樞

明張太岳

答何道清

張太岳

與李漸菴

趙用賢

答楊二山

張太岳

答方升賢

王陽明

與諸景陽

陳蒼公

愛民

論積貯

漢賈誼

論貴粟

晁錯

翰海

卷十一

日一

蘇子瞻

斷酒帖

王右軍

與周文之

蘇子瞻

與張嘉父

蘇子瞻

論長害

明李獻吉

與王元美

李于鱗

答唐巡撫

王槐野

與支孝先

魏校

論鹽場

彭一

與張太岳

徐存齋

與徐子與

宗方

賦役

答孫巡撫

明張太岳

與府縣

羅

與陳蒼公

錢龍錫

答錢兵尊

陳蒼公

附蒼公三大錢議

布解事宜

改兌事宜

杖荒

上徐少湖

明楊柝山

答鍾侍御

馮琢菴

與中瑤泉

徐存齋

與張太岳

徐存齋

上徐樞臺

陳蒼公

上王荊石

陳蒼公

武備

論方箭社

宋蘇東坡

答李琮

蘇東坡

論兵害

明李獻吉

論將材

王陽明

與周觀所

徐存齋

又

徐存齋

論兵

張可卷

與楊總督

徐存齋

籌邊

論邊事

明張太岳

論邊方

高中玄

論用人

王陽明

答邊樞

張太岳

答大同樞

張太岳

答戚總兵

張太岳

答前遼督

張太岳

答何鎮樞

張太岳

答崔巡撫

張太岳

答吳環洲

張太岳

答王懷棟

馮琢菴

籌邊

商

北運白糧事宜

論前師 王陽明 與孫使君 陳蒼公

與孫巡漕 陳蒼公 議設流官 王陽明

報徐子與 宗子相 與蔡大參 陳蒼公

治水

治水 蘇子瞻 論治水 明徐存齋

答胡中尊 陳蒼公

翰海

卷十一

目三

翰海卷之十一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門人

沈佳胤錫侯輯 洪其度海若

經世部

用人

○上相府

范仲淹

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芑苴。少壯者耻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賦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

○論用人

蘇子瞻

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執。聖人知其然。故不選定於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故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手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

我明王時槐云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為行之良
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

○ ○ ○ 答應天撫

張太岳

凡任事任怨之人宜預將護俾得展布待其被劾而
後拯之則無及矣

○ ○ ○ 答何道清

張太岳

國家爵祿以待有功有功之人不宜但加以爵祿還
須時時在念不可忘也

○ ○ ○ 與李漸菴

趙用賢

通年以來吏部乃為徇私滅公之主操用舍之權為
人耐德而執怨凡少有意氣不入牢籠者一切豫誣
以不可知之事故豪傑飲氣而楊揚得志者皆私
人也往時巡按差滿不得携一物二三十年前未聞
御史饋京師要人至數百金者今則視以為常至薦
有謝獎有謝到家有候渡命有候入覲有饋出訪
有饋為郡縣者日經營奔走不暇而欲無阻取於民
守清白之規此勢之所必無矣

○ ○ 答少司馬楊二山

張太岳

如此吏
去得不
得民安
得不枯

比來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中有識者雖心憂之
而不敢言來教謂自今祇論事功以為黜陟凡稱清
稱高談玄及議論無實者一切斥之不顧昔哉言乎

○ ○ 答方井野

王陽明

此事群之養慧但雜一爛糞於其中則一筐好糞盡
為所壞夫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霜砒毒皆有攻
毒破墮之功但混於參苓薯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
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

○ ○ 與諸景陽

陳若公

當今難急用人一着而用人難者救革賢者之
在今惟有以善養人不足以善養人二語則所難之
矣第灰心已久獨向慕聖傑一片熱腸未嘗死

變民

論積貯

賈誼

民不足而可治者未之嘗聞古之治天下也其蓄積
 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
 後之俗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大命將
 天下財產何得不屢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
 何以相恤卒然造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何以
 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
 歲子易子而骸共骨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

翰海

卷十一

變民

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使天下各食其力末使游食之
 民轉而緣南畝則可以富安天下矣

漢杜篤曰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累荒商
 之池不如保殖五穀之淵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
 存也

唐盧頌曰軒昊之代君為心飛民為百骸堯舜之
 代君為目兆民為物三代之時君為醫兆民為疾
 五霸之時君為工兆民為材二漢之時君為隄兆
 民為水隄之不完水漂邑矣戡民不可使為水冰

而隄之困矣

論責粟

賈誼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
 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法不能禁今
 農夫春耕夏耘秋獲冬藏治官府給繇役無日休息
 又私用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孫長幼在其中勤苦
 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賦歛不時當其有
 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貧賈田宅鬻子
 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

翰海

卷十一

變民

不耕耘女不紡織衣必乏粟食必乏肉交通王任力
 過吏勢千里遊遊冠蓋相望今法律待賤商人商人已
 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
 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責粟責粟之道在於使民以
 為賞罰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取於有餘
 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

賈誼有云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供樂而
 縣慙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畜積少矣

凶年必先困。苦饑甚焉。

○ 斷酒帖

王右軍

斷酒事終不見許。然守之尚堅。弟亦當思同此懷。此郡斷酒一年。所有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此救民。今當追復重論。

○ 與周文之

蘇子瞻

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然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家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即

翰海

卷十一 愛民

六

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乎。

○ 與扶嘉父

蘇子瞻

君為獄吏。人命至重。顧深加意。大寒大暑。囚人求死不獲。及病者多為吏卒所不視。有非病而致死者。僕為郡守。未嘗不躬親按視。若能留意於此。達到之福也。

○ 論民害

李獻吉

惟智者而沒。起家。今百姓愚蠢者十常八九。又若愚賴而有司不恤也。飲之不問貧也。役之不問賸也。是

故富者削。貧者貸。貸不足則鬻子。又不足則適。背鄉

離井。愁怨之聲上徹。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適者不

還。居者縲絏。則必有暴露之屍。故民害者重。賦使之

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今曲蠟皮張等料。較之弘

治初年。費且十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

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必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

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女得不日貧。洪

武時。詔直隸地荒。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自開

墾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家。聽無賴光棍。投

翰海

卷十一 愛民

七

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即賜皇親家。

乃還白奪其田。上夷其故菴。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

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

內騷然。是不欲與國同休耶。

○ 與王元美

李于鱗

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即不崇朝。閉閣卧也。燕趙南。北。殆千里人相食。盜賊嘯聚。白日出。索人。即邢襄之間。有龍犬。我輩何謂。無益時理。亂何為。於吏治。厥薄也。

○ 荅唐巡撫

一 魏野

今歲大稔。斗米二錢。倉庾既匱。而部歲又虛。有司假以實倉為名。腹削富人之財。不顧見骨。富人叩胸呼天。靡所控訴。願公憐而察之。

○ 與支孝先

魏 校

昔聞論及華人。農情而不知耕。山有芎而女不知織。養蠶矣。而不知浴繭。水中有魚。而無漁師。吾因贊曰。若與此數利。此廟食百世功也。願為蒼生汲汲。

○ 論鹽場

趙鳳儀

庶民之中。冤戶最苦。近歲鹽場。始設其禁。糧食不充。未克預借。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言。以言盡。小屋數椽。不敵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曝淋之時。舉家登場。利泥吹海。午汗如雨。隆寒。砭骨亦必為之。此淋漓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凌者復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償。百端逼辱。舉家憂惶。

○ 此鹽之苦也

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無歸。零獲業則家計蕩盡。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

○ 與張太岳

徐存齋

東南諸郡。財賦所出。而蘇松為之首。自隆慶庚辛。間吏茲土者。不思以端已裕民為政。而專導之以鬪。教之以爭奪。民靡然斷喪其廉耻之心。毀棄其忠厚之俗。櫻攘澁利。骨肉為仇。舊族故家。所在破碎。其意以為富者之財。散入於貧。則貧者均富。而豈知人情得財既易。用財遂輕。加以奸惡之情。競相誘引。淫奔。

○ 與徐子與

宗方城

江泉小警。問左驛驛。讓動悍軍。勇及康豕。小如沮。公徒置。縱其擊。衛民不堪命。如此作吏。不勝觸。矣。江海之積。洩於漏卮。而况百孔。若注。何以策。民。以策吏。足下其諭之。著公紀平湖令。顧廊庵。淳允云。淳規。正米六十二石。初耗三十二石。又加濕潤折米九石八斗。凡以。

憫。情。濟。軍。至。厚。自。縣。大。夫。過。抑。軍。以。博。風。力。之。名。
於。是。聽。民。自。便。而。得。釋。廩。糶。矣。水。泥。糜。爛。矣。以。宜。
僕。當。悍。卒。而。民。帶。官。充。矣。夫。米。數。縮。軍。不。得。不。結。
米。色。惡。軍。不。得。不。詳。頌。公。曰。此。非。軍。累。民。乃。民。累。
民。也。清。濟。先。自。牧。糧。始。做。糧。必。足。三。冬。就。延。於。
春。夏。者。罰。顆。粒。必。上。官。倉。零。積。於。私。家。者。罰。其。便。
一。米。則。足。色。足。數。人。則。定。履。定。石。先。到。者。照。肚。以。
配。厥。未。到。者。時。厥。以。候。船。其。便。二。枚。米。置。監。收。先。
米。置。監。先。出。米。入。米。置。夫。長。置。船。長。編。姓。名。定。分。

輸漕

卷十一 夏民

數。呼。羣。役。則。畢。集。搗。頭。領。則。加。勸。其。使。三。刻。期。交。
完。公。必。親。之。旗。軍。一。綱。司。一。鄉。或。長。一。每。一。日。則。
完。一。船。完。一。船。則。先。沒。船。其。便。曰。清。船。來。去。責。里。
民。傳。報。將。及。水。次。而。故。泊。五。里。外。者。越。之。來。先。畢。
而。猶。泊。五。里。內。者。從。之。去。隨。來。隨。先。隨。先。隨。行。道。
便。五。大。約。以。軍。民。兩。平。為。主。太。尉。之。祖。無。左。右。結。
萬。之。祥。無。重。輕。清。限。不。違。清。規。不。壞。公。之。真。作。州。
其。風。力。也。

賦役

○。答。巡。撫。孫。立。事。書。夫。民。之。為。民。自。來。太。岳。以。來。
近。來。司。牧。者。不。以。民。事。為。急。夫。均。糧。賦。役。里。甲。釋。道。
乃。有。司。第。一。議。條。皆。非。其。所。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
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患。惟。公。留。意。

○。與。府。縣。言。後。獎。

羅一峯

王。荆。公。行。青。苗。有。遺。書。邵。子。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
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朱。子。曰。凡。民。有。
患。難。勢。可。言。於。官。則。為。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

輸漕

卷十一 賦役

吾。邑。之。民。困。於。苛。歛。甚。矣。有。秋。糧。之。征。有。夏。秋。稅。之。
征。有。上。中。戶。之。征。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祖。宗。
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
所。征。入。戶。逃。絕。者。有。之。欲。憑。元。案。以。盡。征。可。乎。若。曰。
戶。有。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懸。界。既。正。之。時。不。
可。施。之。於。賦。歛。無。藝。之。日。何。也。下。甲。人。戶。原。佃。官。田。
寒。暑。之。衣。食。不。給。索。積。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征。求。無。
藝。乃。以。官。作。民。需。於。他。主。田。居。雷。屋。糧。坐。下。戶。况。里。
書。作。獎。飛。派。詭。寄。一。區。虛。糧。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

至數十石者。一家有五數石者。就執糧以之。他可
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托。以上而為下。以下
為上。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磬者。無差不
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
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敲朴之下。何求不足
完號之聲。上徵於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若雨連月
米珠薪桂。官吏里胥。為牛鄉曲。鷄犬不寧。為民父母
行政。何忍至於此。若求賑於糧里。豈有所不堪矣。表
據原甲之數。務求取盈。以壩上司。而失下民之望。恐

翰海 卷十一 賦 十一

仁者之用心。不如是。或曰。如上司何。曰。公卿大臣。亦
生於人間也。方其困於閭閻。遊於學校。擊節伊同。高
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能行其道。其不能為民指
乎。民邦之本也。諸公肯傷邦之本。而不為吾民福。矣
信筆遞書。不覺滿紙。
○與陳翁公 我識山
日再承手教。及以三大後議。方老公祖編審示。志
凡例見寄。不勝喜躍。吾鄉有此賢公祖。何愁百姓不
安。北運布解。設糧自收。可謂頂門神針。自非鄭父歟。

大賢執肯為此。適與曹撫臺相聞。即以致之。書記
生有言。後事如隨病。藥無長生不老之方。吾鄉
事只合就吾鄉舊法。調停。弟前有四語。告公祖父
布解。以預給現價。為主。北運。以早發水脚。為主。收
以即收本區。為主。總催。以給單填戶。為主。似不甚
今設糧自收。即一法。已蘇兩役矣。若嘉湖事例。其
名者。不加深察。而田多役重之人。利其可濫。重作輕
此法。若行。以田連阡陌之家。與三四五畝小戶。一體
並繁。頭白可期。就緒無日。弟所不敢附和也。如先生

翰海 卷十一 賦 十一

以為然。言之當事何如。
○吞錢兵薦 陳翁公
承台諭。東南華其外。而括其中。管仲所謂。莠世者
餘。非有餘也。若怒多。而民心躁。令民力凋。敢不
不能。躁病在士大夫。好廣田宅。豪者封釘。扛樓。庸者
因循苟且。絕不肯講求。賦後為桑梓計。為子孫計。耳
明公謂。錢糧窳穴多。因頭緒多。頭緒多。因經賦之不
定也。若定經賦。先查原額。沒查增額。又查增後之
額。歷歷分明。如指諸掌。即文網微。可以爭執。如

深。可。以。搜。求。此。賦。法。也。錢。糧。止。五。字。曰。催。得。好。白。得。好。白。解。得。好。曰。放。得。好。曰。存。留。得。好。而。又。於。五。之。中。分。官。戶。分。民。戶。分。荒。區。分。熟。區。分。完。分。欠。分。分。善。分。緩。分。急。而。要。領。盡。在。是。矣。此。後。法。也。愚。謂。緝。紳。講。道。學。不。如。實。實。講。賦。後。當。通。清。詞。訟。不。如。細。清。賦。役。其。裕。國。愛。民。江。南。財。藪。之。第。一。義。也。近。擬。鄉。臺。省。上。賦。煩。役。重。之。疏。錢。相。公。二。書。徐。撫。臺。再。傳。鄉。二。叙。三。大。役。及。義。田。冊。俱。奉。台。覽。大。抵。嘉。湖。事。例。無。不。從。之。田。無。不。田。之。役。小。民。朋。里。排。則。可。朋。布。解。

新澤 卷十一 賦役 十四

此。洋。收。先。大。役。則。不。可。官。冊。優。免。外。當。大。役。則。可。當。里。排。則。不。可。何。也。官。冊。而。當。里。排。付。之。子。弟。則。統。統。付。之。童。僕。則。侵。逃。此。均。田。均。甲。之。議。錢。相。公。所。不。喜。附。會。也。顧。氏。義。田。四。萬。乃。華。亭。獨。有。連。餉。乃。天。下。所。同。議。者。欲。移。田。抵。餉。而。不。帖。役。此。顧。氏。所。不。肯。情。從。人。所。不。肯。讓。而。亦。即。縣。所。不。能。從。也。三。縣。荒。者。布。解。糙。糧。之。收。先。白。糧。之。北。運。八。萬。之。後。銀。今。則。父。母。廢。置。得。貨。大。約。化。有。為。無。化。重。為。輕。擇。團。在。用。戶。而。編。里。排。則。惟。排。易。散。家。冊。故。官。冊。而。編。新。後。

新澤 卷十一 賦役 十五

查。得。細。布。之。役。起。於。正。統。八。年。周。文。襄。公。舍。格。賦。後。煩。重。奏。將。闊。白。三。梭。布。一。疋。准。平。米。二。石。斗。每。疋。加。車。脚。銀。錢。米。二。斗。六。升。闊。白。棉。布。一。疋。准。平。米。九。斗。八。升。每。疋。加。車。脚。銀。錢。米。一。斗。二。升。布。每。長。四。丈。二。尺。五。寸。舊。例。每。疋。重。三。斤。率。以。

難驗。退文。奏不拘斤重。止取長闊。兩端織紅紗。防盜剪。至今行之。此松江布解之所由起也。華布解四名。細布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疋。每疋銀六錢一分。內改織黃線三絲布二千四百五十二疋。每疋加贈銀二錢五分。二絲布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三疋。每疋加贈一錢五分。粗布四萬八千四百三十五疋。每疋價銀三錢。又每疋加銀七分。四厘。通共粗細布銀三萬八百四十七兩餘。向營搭派北運。一役兩役。人甚苦之。以後遂點客商買

布。即有光棍串同保結。先作大商。銀一八手。視為已物。浪費不經。化為烏有。有此改簽大戶。大戶本欲領銀買布。或曰待驗布。後給銀。及布已驗矣。或曰待解布。後領銀。及布已解矣。批回已銷矣。領者愈迫。給者愈遲。或以現總而推委。舊總之錢糧。或以前甲而級求新甲之債補。或有十不河六七。或有干請求給。僅許對支者。一年如此。累年可觀。此向來二三年前布解之所由困也。布役之苦。貨房聽驗。印解布。油紙包。索舟車。鬧掛。動。

批到京門。單稅鈔內。相庫官。吏書司。房。探。庫。長。隨。厨。役。見。面。淡。手。探。飯。茶。果。土。儀。頭。後。未。夫。交。納。等。項。每。疋。除。鋪。墊。外。賠。銀。四。錢。二。分。稍。逐。願。任。意。揀。選。兩。次。三。番。千。辛。萬。苦。即。使。盡。發。現。銀。尚。多。賠。補。而。况。布。解。而。銀。給。不。如。數。乎。通。許。華。亭。布。役。四。名。上。海。二。名。青。浦。一。名。一。年。即。破。七。家。若。朋。充。者。又。不。知。破。碎。幾。家。矣。今。年。方。公。祖。下。車。八。月。痛。掃。前。弊。不。染。秋。毫。先。要。調。停。細。布。此。周。文。案。再。見。於。江。南。也。請。言。往。時。官。解。之。害。官。買。官。解。

本官既不請物價。又不能賠償。衙官委之衙書。衙書委之行戶。如昔年前。較跌金部。發邦典。史余和。皆以解布之故。監免京中。至今痛惜。况官有去留。而布未了局。錢糧干係。誰則任之。蓋細布之大。要有二。先費銀。而後解布。則布不足。先解布。而後領銀。則銀不足。惟以大戶解布。則無包攬侵欺之患。如數費銀。則無稽遲短少之患。不必官解之。漢。前。獎。也。頃。鄭。父。母。叔。令。解。戶。設。權。給。事。先。收。布。銀。隨。收。鋪。墊。扣。解。銀。驗。印。起。批。信。為。良。法。方。公。案。

又例行之上海青浦。而布役之困。可避矣。別有別
棍條陳。用標布容解布者。尚非土著。既難托銀。又
無田土。勢難發役。役一及之。則客商之布。標散而
鄉鎮之布。亦散矣。其關係三縣之命脈。非細故
也。夫三線細布。勢不容折。潤白粗布。濫惡稀疎。此
人最所厭棄。若照原價三錢七分。改折給散。既
利於得銀。銀又可以轉買商布。比之二線。既堅且
有餘利。可落者。墊貼銀四千二百兩。減去會計微
額。此一舉兩得也。若三線五千疋。扛墊銀一千二

新

卷十一

賦

百五十兩。帶在金花船。解船不容。官亦不便。此項
尚要商量。惟細布。即發現銀粗布。符銀改折。其不
易之定論乎。

北運白糧事宜

天下大矣。白糧獨責之蘇松常嘉湖五府。何也。國
初自南京取給五府。其修甚便。自成祖定鼎。其
京而白糧相沿不改者。二百五十八年矣。在直省
不知五府之偏累。在一府不知董漕者之勤勞。今
已無可奈何矣。白糧之苦。不獨在軍民。弱不獨

在軍民。亦不獨在過洪過閘。不獨在過閘過勢。
不獨在催船催車。不獨在帶餅帶磚。不獨在稽
盤驗。不獨在各倉各局各衙門之刁頑留難。而
苦愁期守。凍出於意料之外。白糧守凍。一年而
兩年之船錢。一年而兩年水手之工食。千瘡萬
孔。借貸無門。蓋守凍以春辦之。不先也。春辦不先
以收米之不足也。收米不足。以荒區與頑戶納米
之不肯完也。若使納米既足。又即付之水脚價。如
尸水手。應時湊集。正月開幫。豈有愁期濡滯之患

新

卷十一

賦

我今鄭父妙設法。使北運者先儘本名。隨儘本區。
以收白糧。置櫃給串。以收脚價。方公祖又例行之。
上海青浦。北運之困。其解則懸乎白糧中。又抽出
惠桂二王祿米。二府共米一千石。耗米五百石。
車脚水脚。共銀三千兩。向者由南解北。北運順業。
猶可言也。今者自吳解楚。跋涉艱難。不可言也。其
行就近附近。略派湖廣。四以上合許。九牛一毛。
不為過。以楚中千石。即解楚中。二王何如。更不
然。將千石改折。并同脚價。銀齊解。以便白糧自料。

豈必從下流而逆。逆上流。越長江。洞廬之險。又必舍賤米而運貴米。多支納往來之煩。亦此項事。舊撫李公在漕。一時也。機山相公在撫地。一時也。臺省方上賦煩。仗重之說。一時也。方公祖正當情。志士大夫講求在此。條枚亦在此。一時也。明君留心民隱。可與誤言。一時也。時乎不可失。推而行之。蘇常可乎。

收兌事宜

收兌者。被糧也。謂糧長收於倉。而兌之軍也。統計

新海

卷十一

賦役

二十

松江府華上清三縣。兌運米二十萬三千石。改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改兌糧。運納通州倉。每石正糧外。加耗米三斗。兌運糧。亦運納通州倉。或撥京。或撥遠。京糧。錄內河六開。盤剝。然後到京。為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遠糧。入湖船。則至華城家雲。然後到遠。為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三斗。已上二項。正耗也。每石。兌時。又於每百石。正耗糧米外。加幾擔。名曰。照潤。以補沿途。蒸折之數。又耗外之耗也。正耗若干。准換冰之外。加照潤。

新海

卷十一

賦役

二十一

千府縣主之。一茶衛所糧船一隻。全點旗甲。名。運軍九名。運軍。撐篙。旗甲。總管。每人一月。六。斗。一年共九石六斗。縣官。給衛官。衛官。給各軍。編入會計。皆於彼處。地方支領。於華上。青無干。松江所官軍。派運別處。則於三縣支領。行月二糧。亦於彼處無干。一查得。准換議單一款。每年。信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報完。糧船限三月。終過。准四月。終過。洪。近因漕政。久廢。萬曆四十年。又立。漕單。開兌之期。如到水次。大州縣限十日。小州縣限五日。兌完。不完。責在有司。兌完後。即限過。准。期。江南限二十日。漕院坐京口。催督運。船。運官。有。蘇。如期。過。准。者。准。換。印。給。薦。票。一張。或。獎。票。一張。統。候。糧。完。如。期。獎。薦。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督。糧。司。道。及。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各。野。俸。半年。此。題。准。事。例。也。漕。規。雖。嚴。或。以。空。船。未。來。或。以。勒。捐。耗。贈。遂。至。耽。延。日。久。遂。過。漕。期。運。官。無。所。藉。口。捏。稱。倉。廩。無。米。米。色。粗。惡。又。捏。稱。有。司。故。意。抑。軍。毫。不。加。耗。概。怒。各。臺。希。脫。已。罪。

故其術所空。其日到水。次當報也。其術所到。而其術所官未到。當報也。其報某日。先完當報也。其報先完。開報。或未開報。當報也。如此十日。報則運官無所容其譖。而府縣之賢勞者明矣。一濕潤之外。又有所謂綱司話會。此向來泰名。蓋收先糧長。與旗軍私相授受。每米一石。出銀二三。今以元酒飯之費。此府縣雖知而不問者也。但有倉老鼠。慣在中刁唆。擬為強軍之向導。細作先期訪出。此等積棍。分調監候。俟糧報完。乃始

新刊 卷十一 賦役 二十三

釋放。昔年毛司理掌印。常行之矣。往年收先糧中。後僅費百金。四五年來。費及五六百金。以至破家者。一年六十名。收先。豈堪破六十家之產乎。此無他。舊派太多。每倉收米一千七百石。故耳。糧長承役。脩倉磚瓦。蘆席。榜木。有費。雇募。斛手。有費。雇募倉書。有費。工食。有費。使用。有費。自十月至五月。費已無餘。而納戶尚多掛欠。收米如此。其難已。而漕船既到。縣總倉棍。時通漕奉。正耗之外。詐多端。明加錫斛。淋尖。陰構。綱司話會。每百石

增十擔外。每一石。銀增一錢外。稍不遂意。凌虐長。侵侮縣官。不滿其欲。不已。先米。又如此。其難至於大保。大區。借改折之名。倩人代杖。延挨不納。糧。直待旗軍催兌。比較通關之時。於是有折減價。使之不得不收。名曰搶收。有先賒糧若干。方納糧若干。使之不得不賒者。名曰賒串。若不搶不賒。且并其搶收賒串之銀。未而無之矣。派額米。缺一石。糧長自賒一石。缺百石。糧長自賒百石。米價日賤。賒價日多。米不能賒。而借債鬻產。賣男鬻女

新刊 卷十一 賦役 二十三

隨之矣。誰欲不破家亡身。得乎。若使小則本而收本。昂行而運法。大則本區收本。區行區運法。流額既不至及千。收米又不至隔區。寫保。額戶既不至藉口。荒區。奸民。又不至親望搶收。賒串。此亦清其竇之一策也。又聞之。運軍與淮上清書。搆同揀。用賄派船。派江北淮泗之船。至江南四郡之內。搆道不得。彈壓。則氣勢必定吃。往運二千餘程。則官弁反多。違限。何如常鎮蘇松。自相更調。以近視近視。以遠調近者。果就便。孰不便耶。此特在核

倉僧一斟酌間。而收兌受福不淺矣。

朝海

卷十一 救

二十四

此錫侯
曰人知
公大節
照而不
知公大
體節大
任濟也
惟仁人
能愛人
能忍人

救荒

○上徐少湖翁

楊耕山

城中饑餓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蓋錄各
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
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
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為溝壑。
外郡之民而填之也。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
賑濟。然後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特
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為回家盤費。則窮民有

新注

卷十一

救荒

二十五

詳二
快

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善官倉之
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
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賑。不可動支外。其
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
似為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
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踊。合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
禮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
自返。故鄉矣。米價騰踊日甚。今定為官價。以為裁抑
之。特於各鋪戶之米。俱責價糶買。非若外郡富家用

一和
嘉慶
嘉慶

二
嘉慶

必須如
此

所以故
無奇
中叶

內自獲。今定為輕價。披豈肯折本。報賣且各處販。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知其將來至若何如也。北地既荒。全賴南米之來。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既多。或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搜運。一若轉運官報。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巡護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必多。其米來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乎。聞各處寬治盜之法。

對海

卷十一

故荒

二十六

懼生變也。此端一開。為盜者眾。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故民為盜也。況漸不可長。宜行令各處。仍治盜如法。止盜。正所以救荒也。

唐時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議節價。宣州刺史。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則無穀。奈何。後米斗二百。商舟來者相望。人賴以生。
李公元陽志。趙公廣民曰。公到順慶時。歲歉。故為方畧。全活甚眾。遺知澧州。初至。惟以備荒為志。

王如此
民步作
不重因

贖。自一錢以上。皆令買粟貯倉。居二年。得粟。八千石。明年。蜀大饑。死相枕。澧州以糞倉。得免。州。當衝通。馬佚大為民患。公於州門作廐。六十。馬而飼之。以次輪。使匪直。羊吏獎。緩民力。即馬亦得調。適之節。民大便。
胡公世寧有疏云。民饑。困朝廷。馳大臣。注賑。欲倉廩。廩空也。欲買糧。糧絕也。欲勸大戶。大戶自不給也。欲知饑民實數。則守令素不完也。欲委官。則無實心行事者。將何如哉。不過公文移下。而造冊。

對海

卷十一

故荒

二十七

報上曰。賑過若干而已。此今日之荒。不能救。而日之荒。常急備也。

○ 谷鍾侍御
凡荒政在早。與不早。實與不實。未論謂。而在未。救之前。賑之無在。既死。亡之後。斯言也。傳之天下。世其皆被仁人之賜。

○ 馮琢庵
予瞻論常平法云。常平之法。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積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

○上徐撫臺乞救荒為曆三十六年 陳若公

經月積雨水浸秧苗不獨為生靈苦而先為司農苦

不暇為司農苦而先為師臺苦師臺當上下變迫之時

時在飢民不能使之枵腹而飽在主計不能與之空

口而爭不審師臺有荒疏見示否向年吳下不熟全

待湖廣江西今一開吳下水報彼處先已遭饑此販

商之所以空返而米價之所以日踊也米踊則富者

閉索以待價昂貧者望門無從借貸田主不肯出工

本以急救佃戶佃戶亦不肯出死力以車救水田目

前有民竄盜起之禍患冬間又有以荒作熱之錢糧

將來不知費老師幾斗心血耳懇乞師臺行乞江西

湖廣及淮揚撫按過糧之禁一弛則吳越之米自賤

此通維文書鬼神執簿而奏上帝非老師福壽之一

助哉但疾痛困苦之詞描寫得十分著忙僅博得廟

堂五分動聽况今視十六年實有甚矣台慈決不使

普人專美於前矣謹潔淨以上

○上王荆石相公 陳若公

淫雨累月大浸稽天父老言水潦之苦有甚於旱而

此得係 陳若公 謝金者 朱開 高天 高者食 老奔 志望子 至子一 字一決 也願矣

今歲之水有甚於嘉靖四十三年何者蘇松偏處

南親為澤國早尚可醫水則難療姑無論田即如旱

魁之年屋廬不至塌毀圩岸不必增脩雜作經營可

以易米而食雜草伐木可以代薪而炊今則通市如

河出門即雨鄰里不相往來水火幾至斷絕披蓑帶

笠倍添衣食奔走之勞忍濕受飢漸釀疾病死亡之

禍此水之害所以甚於旱也辛酉以前催科尚緩風

俗尚儉民戶尚實水勢尚緩今則朝廷之會計無

年不增開闢之侈靡無慮不感百姓之財力無日不

消風雨之惡霖無刻不聞此今日之水有加於嘉靖

四十三年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則稻穀漸實可以

繫舟揖而拾殘禾此雨在三四月間則秧苗未蒔可以

留工本而救餘喘今不先不浸即使天色漸晴而苗

根已腐矣即欲播種復種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花

莖花莖化為朽枝矣所恃者瓜菜瓜菜浸於草莽矣

獨有堤岸一事男女老幼日夜併力或可僥倖數日

而露而不佳泥土易敗築於此潰於彼矣成於尺敗

於丈矣况西北大風不時起費太湖若嘗之水浩淼

東下尚安有毫髮之望哉。京師財賦仰給東南。蘇松小民全仗耕織。今水變如此。舉家之中非出庫田水則守築河堤。尚有餘暇及紡績乎。紡績無暇。尚安從易薪米乎。薪米無所出。能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弱者不為丐。強者不為盜乎。盜賊四散。有司不三尺乎。三尺相約。則道退。皆死地耳。又安所他顧乎。此言之可懼。可驚者也。居今之計。當以蠲租為第二義。而以賑貸為第一策。則嗷嗷待腹之徒。衣衾露覆之衆。或可少恃以無恐。而勉強支吾。以待朝廷現年破格之

新海 卷十一 三十三

恩例。今先生手擬調變之權。身熟桑梓之變。必至則不帖席。食不知味。豈有以天下為一家。而不以蘇松為同室者哉。幸亟圖所以。上托天威。而救民窮者。

陳明此法通河朔各處

武備

○論增備弓箭社

河朔西落。備邊州軍自澶洲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戴武藝。聚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植。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舖屋相望。若透編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裝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為戰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急附循其人。以為水牙耳目之用。向使州縣。逐虜。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塞。如入無人之境。

新海 卷十一 武備 三十三

我明徐文貞公。階與楊裁。卷總督云。容兵強。難久任。數千里。微調。勢難應。願兄一面。換平各兵。遣勅。以舒目前。一面。嚴督。有司。選練。鄉兵。以圖久遠。

○答李瑞 蘇東坡

此語與
是事當
習身
攝人

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木石之費。米之用。為錢若干。布其而定。無所贏縮。其不徒入。斧斤之聲。鏗然而有用。毛起不可。渡計此。慮不素。之過也。既作而後。聚糧既斷。而後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真規。稟素。定其取財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於素。費半他人。而工倍必之。

論兵害

李獻吉

京兵七十餘衛。蓋帶甲控強者。數十萬。意欲以強本。已至。今又統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然其腰。繼弓刀不全也。夫兵數不減。而狼狽若。何。空名而鮮食。大害也。夫騰。驥四衛者。非所謂內。耶。外官不得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故其人。率。富。而。氣。驕。而。內。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而。人。而。率。以。陰。狡。狼。貪。之。徒。其。害。可。忍。言。耶。且。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

此語與
四善兵
操之為
廉能
莫也
費千金
包飲金
頭上安
得不弱

也。內官之團營。把總。頭等。悉內官之私人也。此。非。詭。冒。官。乃。遂。令。布。列。要。地。為。爪。牙。乎。崔。石。塘。述。射。馬。樊。大。振。云。團。營。軍。大。半。私。役。矣。不。即。受。錢。代。人。役。或。負。擔。以。生。逮。操。弱。弓。敗。矢。取。具。臨。時。食。頃。罷。一。旦。有。緩。急。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於。廣。郊。指。揮。以。下。將。兵。居。各。立。保。伍。毋。他。出。給。符。為。信。且。守。且。練。有。事。命。將。統。之。強。幹。之。策。也。

論將材

王陽明

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收韜畧。純取之才。今公侯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應故事。而實無所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騎射。授之以精畧。無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識。熟察。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砥。礪。日。稽。月。考。比。年。而。試。三。年。而。選。則。一。旦。有。急。不。患。無。其。人。矣。

○與周觀所按院。徐存齋。御兵誠不可不練。然選之貴精。練之貴實。蓋教邑之。

新海

卷十一

三十五

五請甲
實乙卯
開後先
折其文
其政其
不畫也

民惟濱海者可教以戰腹內者雖教不成若只令思
中挨戶派兵則可教者或限於數而不為兵不可教
者強使為兵徒費糧餉而終於潰散均非計也必裁
之

○ ○ 又 徐存齋

近日奉旨責成守令蓋以守令不為處置錢糧器械
今聞督府還令知府領兵夫知府一府之主也知府
既出城守必懈且知府不習戰必以精銳自隨以精
銳自隨則城守單弱萬一賊乘虛破郡城海將若

翰海 卷十一 武倫 一三十一

何望公作急改圖庶上可全 朝廷境土下可保百

萬生靈耳

○ ○ 論兵 張可菴

兵未嘗不操也。未嘗不按籍查點也。籍之而名姓依
然數之而肖貌成在。若曰是兵也是馬也。驅之當虜
不敢信也。今日正不妨明言兵馬單弱。但就現在者
而實操練之。次第單補。革一老弱。即可增一精壯。單
一游食。即可增一控弦。姑舍之。而台募。台募亦老弱
耳。亦遊食耳。惡在其為精壯耶。

○ 與楊總督 徐存齋
兵貴精不貴多。省不可用者之食。以養可用者。兵則
財不費而兵常得飽。其視是調而不能戰多調而不
能養得失遠甚也。

翰海 卷十一 武倫 一三十一

籌邊

論邊事

昨遼東巡撫忽報虜騎狂逞。其實絕無影響。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決。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適爾倉皇失措。則與風鶴皆兵。昔何異且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驚我。使我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率然而至。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

論履邊方有司

高中玄

沿邊有司。實有疆場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極。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選請待之既薄。志氣隳阻。又何望於展布。是以郡邑之狼狽。為甚。皆是用人不當。致蓋徒以地若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為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通安也。夫國家用人。不當為官擇地。只當為地擇官。况邊方係要隘之地。尤宜使賢者處之。以開功名之路。羅公紀云。地之涯為。衣之綠。凡器物之旁肉。通

厚邊以厚中

論用人

王陽明

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反覆遼東之地。尤難。何者。反覆遼東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

唐聖之

謂之遠。越遠而求。以為求。求以為。器物不可也。物之壞也。皆有其遠始。故先王尤重為之防。而或者恃夫閩堡在直。謂吾中國如完衣。器物然。其亦不思甚矣。於乎。遼圍之寄。何如而獨付之武人。愉人與庸人乎。正速其壞而已。凡器物於其旁肉之邊。倍厚之。然後可保其恒完而不壞。

○ 答邊撫 張太岳

今邊鎮所急。惟在廣積貯。興屯利。高壯勇。休士力。以待他日之變。其他皆虛文耳。

唐劉軻上崔相云。相公首燕太平之基。為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氣。待相公呼而出之。

○ ○ 答大同撫賈春字
犬羊之性。惟利是視。安能縛其手足。使不東行。惟知之速。備之嚴。使入而無利。則雖驅之亦不肯從矣。

○ ○ 答總兵戚南塘
張太岳

○ ○ 答總兵戚南塘
足下今日之事。但急以拒守為主。賊不得入。即為上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數日。賊氣衰。然後凌機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萬全而有功。聞北人積憤於南兵久矣。今見敵必推之使先。勝則

翰海 卷十一 萬應 四十一

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是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宜深思之。士卒無分南北。一體撫循。與最下者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勝在我矣。

○ ○ 答薊遼總督
張太岳

○ ○ 答薊門將帥。但一一務實脩守。以為戰備。一切得費。繁文悉從簡單。臺上成卒。無事不許擅離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即為大功。不必有所斬獲。

○ ○ 答鎮撫何萊山
張太岳

○ ○ 答鎮撫何萊山
土夷雜種。亦可盡以漢法繩也。親近年事。皆起於不

才武職。貪蹟有司。及四方無藉奸徒。竄入其中者。而構煽之。守土者又不深為地方長久計。輕信偏詞。適為騰奏。小則搆訟。大則用兵。驅無辜之民。置之絀。鑄以為夷狄報仇。卒而勝。民器財費。將吏冒賞。於國家無秋毫之益。不幸而敗。三軍暴骨。損威傷重。其禍

有不可勝言者。故僕以為制禦土夷。惟在謹脩內治。庶察邊吏。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四方奸徒。毋令教唆。搆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但令奉約束。不履賁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

翰海 卷十一 萬應 四十一

○ ○ 答吳琛洲
元虞集雲南志略云。為吏者無惠安遊方之心。貪其人而寤食之。甚者故事造孽。以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習教。完憤所發。勢則使然。

○ ○ 答山西崔巡撫
張太岳

○ ○ 答山西崔巡撫
夫抵虜情。不能保其無變。今中國之人。親父子兄弟。相約也。猶不能保其不負。况夷狄乎。在我統統自落。常若待敵。小小變動。勿遂驚惶。勞擾。但當耐煩。處隨機應之。令無大失而已。

○ ○ 答吳琛洲
張太岳

○ ○ 答吳琛洲
張太岳

前門三衛。服屬二百餘年。其人換骨。猶不能一。盡話。乃可責之。驕悍。新附之虜。手要在當。事者。隨宜。處置。辟之於犬。搖尾。則技之骨。狂吠。則擊之以。莖。而服。則復技之。技而復吠。則復擊之。而可與較。由。直論法守乎。

○答王懷棟

馮塚庵

向來邊事。頗類。美。先。使。人。傷。目。全。在。運。用。宛。轉。一。任。手。則。九。墜。矣。至。於。實。心。實。事。不。事。務。飾。則。反。指。為。瑕。僻。之。官。場。用。碑。用。石。方。可。久。而。不。能。無。小。破。缺。惟。用。

射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厭一塗。觀者反無隙可指。然外飾太盛。內必不堅。此其得失。必有絲辨之者。

○善邊

高 翰

方今急務。守邊為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為下策。何也。邊方失守。則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腹裡人。民望風流移。人心搖動。變故百端。縱有京師軍馬。亦何所施。

揚公博陳邊計。云各邊地勢不同。戰守互異。如前州。昌平保定三鎮。有牆可恃。虜難保其不來。但當

乘高據險。使之匹馬不入。即為上策。山西宣大。東四鎮。無牆可恃。虜難保其不入。但當堅壁清野。

使之。一毫不得。即為中策。若邊臣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同。或陰行規避。紙上空談。辟之盡餅。竟何益於安攘之功。一節。昌平二鎮。因山為牆。延長二千里。虜仰而攻。我乘高而擊。近因滑虜潰。乃守兵草弱。援兵不至。此調度之失宜。豈可歸罪於。塙哉。說者遂謂塙不可守。是因噎而廢食也。合運一閱視。脩補。一雁門。寧武。偏頭。三關。均為山西。

翰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門戶。然。終。七。八。百。餘。里。兵。壯。不。滿。數。萬。名。曰。據。塞。實。為。故。事。

○論簡師

王陽明

簡師一事。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京軍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我守。不暇耕。欲使京軍分屯邊地。給種授器。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掩甲歸屯。遠為犄角。寇去。復業。固以其。畢完。塙。堡。如。此。即。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轉。饑。矣。

○與許堅孫使君

陳着公

開原之不破。賴鐵嶺李氏家丁為之將。角今李氏疑。開原失守。將此關扼入於奴。而東西之虜合矣。何如何。浙中募兵。目前關係頗大。此雖與明公無與。而招來何法。安頓何地。督領何人。安家行糧。何措。就中。萬分調停。全賴明公與撫臺計議。使此輩不聚。不詳。使地方不驚。不擾。非明公江左夷吾哉。野老杞憂。臨楮不覺迂濶。

○春解巡僧

陳着公

奴酋好殺。遠人附建州。則無命。入山海。則無門。有不得。不先守之。勢若以遠人獲遠。即此便。若省兵。即此便是。省餉。豈必紛紛名募為哉。近聞浙兵五千。亦不過浙中百姓耳。安家有費。道路有費。若移此加之。遠東之土著。痛癢相關。用親手護頭目。與借他手。護頭目。就便。就便不便。

○議設恩田。則流官土官

王陽明

蠻夷之性。群猶康康。必欲郡縣之而絕。以法是。羣康。康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終必觸。樽姐。翻几。席。康。

故必放之。開曠之區。以順其獷野之性。今仍土官。

順其性也。然仍土官而不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康康於田野。而無壩垣之限。積牙重楛之道。終必。奔而無以維繫之。今分土土官者。限之也。而終無。屬網維於其間。是畜康康於範圍。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壩壩。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逝而不知。伐木。決藩籬。而莫之省。今設流官之守。視範圍之人也。

○報徐子與

宗子相

海寇大都多華人。彼善詒夷。福清之陷也。蓋華。人先其夷。既陣間守陣者。窺其夷也。遂驚而逸。華人乃不先之。詒夷以獄。此帑帑也。夷遂呼其類。數千。門以入。見壘。累然。繫者以為守帑。卒也。詰帑金何在。不得則縛。而刃之。乃華人已羣入。歲中負數萬金走。矣。夷窮無獲。遂環山而掠。即敗絮腐糲。亦喜而納之。慶中人言。此何宴而貪。不知華人員之矣。及其敗。其俘成夷。華無一夫創者。華人亡論。負其國。乃又負。夷。今且多持金。賜其妻子。嬉遊閭巷。此何稱編氓哉。為今之策。先策華人。夷可不策。而定不爾者。亂無已。

時勢的
得此可
若若勢
無此証
入者

天作
耳

耳

時

子相西門。記云。烏寇直犯闕。諸大夫議守城。事以子守西門。先是有司。悉勸父老子弟守。子登。則患。羅諸貧者。疾者。疎而懦者。留其壯。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擊柝。鳴。而懸。火。陣。外。不。如。約。者。從軍法。明日。報。寇。且。至。門。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子。遂。日。開。西。門。入。之。晨。起。輒。登。城。上。列。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入。客。或。虞。奸。人。子。曰。子。辨。此。矣。於。是。為。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城。中。

翰海

卷十一 奔逸

四十六

不徒者。吾縱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入。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

與蔡大參

陳省公

近來海禁甚嚴。竊謂既禁以後。宜密其出海之防。未。禁。以前。宜。開。其。還。家。之。路。此。尤。在。臺。翁。德。處。調。濟。中。耳。

治水

○治水。詳見東坡集。蘇子瞻。三吳之水。儲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水日兩潮。潮湧而江清。潮水常欲於塞江。路。而江水清。勢。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自。慶。曆。以。來。吳。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自。長。橋。挽。路。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葦。不。已。而。松。江。始。壅。不。快。江。水。不。快。較。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議。者。欲。復。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聚。壅。雖。暫。通。快。泥。沙。淤。積。合。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為。千。橋。橋。狹。各。二。丈。千。橋。之。積。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凌。官。出。力。以。復。海。口。海。口。既。復。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

翰海

卷十一 治水

四十七

○論治水。徐存齊。水利大端有二。昔與洩是也。而所謂昔洩者。有大。昔。洩。為。有。小。昔。洩。為。大。洩。者。以。海。為。壑。壑。白。茅。諸。港。吳。淞。諸。江。導。江。湖。之。水。而。注。之。尾。閘。也。大。昔。者。去。江。湖。

指形
與如聚
東如聚
沙

之淤。使。使。以。受。支。河。之。水。也。小。淺。者。以。近。田。之。水。
河。為。壑。導。田。間。之。水。而。注。其。中。也。小。蓄。者。疏。濬。支。河。
使。以。受。田。間。之。水。也。夫。專。意。於。淺。故。濬。可。矣。不。兼。
不。而。何。以。濟。之。不。善。致。力。於。蓄。則。早。以。救。而。濬。亦。
有。所。容。也。蓄。淺。之。大。者。財。力。必。多。未。易。猝。來。姑。治。其。
小。莫。若。脩。築。圩。岸。為。要。如。救。邑。東。西。二。鄉。高。下。迥。絕。
東。鄉。岸。高。本。不。苦。水。止。車。岸。為。勞。當。令。各。以。脩。築。之。
力。疏。濬。支。河。為。蓄。水。之。計。西。鄉。圩。岸。在。所。必。築。而。難。
於。得。土。亦。當。督。令。濬。河。因。取。塗。泥。附。之。舊。岸。加。而。高。

翰海
卷十一
治水

焉。是。財。力。既。不。虛。費。早。濬。皆。有。備。矣。階。以。桑。梓。建。德。
古。云。功。不。必。自。己。出。是。獻。言。意。也。敢。以。聖。於。下。執。事。
○。答。嘉。定。胡。中。尊
陳。奇。公

吳。淞。者。蘇。州。諸。邑。之。下。流。松。江。諸。邑。之。上。流。也。北。曰。
婁。江。南。曰。東。江。浦。即。黃。浦。中。曰。吳。淞。三。江。故。口。以。受。西。來。
太。湖。之。水。而。入。海。其。形。如。乾。卦。三。爻。今。吳。淞。久。湮。和。
乾。少。中。爻。故。蘇。松。上。下。二。流。皆。渙。因。奔。潰。而。水。患。不。
可。救。矣。獨。嘉。定。借。流。吳。淞。不。惟。病。濬。而。且。病。旱。地。方。
凋。瘵。實。坐。於。此。今。雖。有。開。濬。之。議。而。顧。類。無。米。之。炊。

仁人在。何以策之。

翰海卷之十二目次

佳言部

正語

與荀彧

魏趙儼

與全琮

吳陸遜

與庾安西

晉王胡之

答崔謀

魏李繪

與姚令公

唐張九齡

與王及

元次山

與呂豫所

明海剛峯

與張開府

海剛峯

上張相公

郁山

答楊冢宰

張翰翔

與曹吏部

張翰翔

答王荆石

陳者公

翰海

卷十二

目一

與馮開之

屠赤水

格語

家札

漢杜恕

與張霖

諸葛亮

與弟

吳虞翻

與傅咸

晉楊濟

家誠

魏康

家訓

齊顏之推

與高錫望

唐孫樵

與程將軍

路賓王

訓條

宋司馬光

與李方升

蘇子瞻

與王立之

黃魯直

與友

蘇東坡

答朱子茂

黃山谷

與李公擇

蘇東坡

與李公擇

蘇子瞻

答何舍憲

明王陽明

與劉肖川

李卓吾

與陳穎亭

表了凡

論養生

張悅

與王東樹

康海

與友

王荆石

與王隸泉

王荆石

與李及泉

王荆石

與友

陳者公

與魏考功

王元美

答王荆石

馮琢菴

答柳文川

張太岳

與曾長洲

王弇州

與趙定宇

馮琢菴

與羅一峯

陳白沙

與羅彞正

陳白沙

與錢次卿

屠長卿

翰海

卷十二

目二

與友

陳者公

與陶石簣

袁中郎

與友

陳者公

與徐子興

王弇州

與吳玄水

陳者公

與霍渭先

魏校

與包兩江

張翰翔

與洪五明

盛德任

與楊定見

李卓吾

與鄧子龍

沈無功

與蕪去僧

湯若士

東文

陸平泉

與惠谷

陳者公

東文

袁中郎

東文

錢鶴灘

復文

薛方山

與沈懷樞

陳者公

與公履

陳者公

東劉覺哉	王次公	東友	王陽明
東友	陳耆公	答王惟寅	屠赤水
與蔡大容	陳耆公	與龔侍御	袁中郎
東友	夏正夫	與繼律	楊耕山
又與繼律	楊耕山	與錢受之	陳耆公
與林廣文	祝無功	答虞山周	陳耆公
雜紀	俱古今至言		
理語			
答王謚	晉慧遠	與滕達道	宋蘇東坡
翰海	卷十二	日三	
答華仲舉	蘇長公	答馮京	王安國
答范蜀公	蘇長公	答趙昶	蘇長公
東項明父	明馮曾楷	答朱太學	茅鹿門
與李克齋	鄒守益	與薛守益	羅洪先
與田叔	屠赤水		
醒語			
寄友	明袁中郎	報張助甫	宗子相
寄友	黃平倩	復友	袁中郎
與秦君陽	屠赤水	與蘇潛夫	袁石公

復劉子成	屠赤水	答萬和夫	馮開文
復江山人	祝無功	與李子昇	袁中郎
東余集生	劉達生	與友	陳耆公
答劉達生	余大成	與兩科	袁中郎
達語			
與友	漢東方朔	與齊議	東方朔
與所親	張君中	戒子	梁徐勉
與魏居士	唐王摩詰	答秦大匡	宋蘇子瞻
答秦家	蘇子瞻	與俞清老	黃山谷
翰海	卷十二	日四	
與友	蘇東坡	答王定國	蘇東坡
遊松風亭	蘇東坡	與蔡景繁	蘇東坡
答廖宣升	黃山谷	答趙晦之	蘇子瞻
與蔡景繁	蘇東坡	寄友	明袁石公
與王承父	王元美	與胡大容	陳耆公
與尤君超	屠赤水	答中友	陳耆公
東洪五明	鄭大儒		
高語			
與鄭叔度	明方遜志	答李鑑	何喬新

答吳堯山	張太岳	與友	祝無功
與張公亮	黃道周	答熊道尊	陳耆公
答教祭酒	王維禎	寄同社	宗子相
執威伯子	洪五明	寄荀公若	湯霍林
與朱期榮	錢渾	東孫仲言	湯霍林
與屠田升	王百穀	渡程虞卿	洪五明
東友	屠赤水	與王以明	袁中郎
渡友	王次公	與董得陽	茅鹿門
曠語			
翰海	卷十二	司五	
與子恆之	前王敬和	與友	唐元次山
與王定國	宋蘇子瞻	答劉恭浩	明方遠志
與張馬山	楊升菴	渡包藜明	陳著公
東友	袁石公	寄條友	林警齋
寄同社	袁中郎	與曾觀察	屠赤水
與蕭克升	袁中郎	與友	洪五明
與張公亮	黃道周	答熊道尊	陳耆公
答吳堯山	張太岳	與友	茅鹿門

翰海卷之十二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門人沈佳胤

侯

佳言部

正語

與荀彧

趙儼

○今陽安郡百姓困窮，縣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入執守忠節，在險不二，以為國家宜委慰撫，而更急欽，縣何以勸善。

○與全綜

陸遜

○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

○與庚安西

王胡之

○此間萬頃江湖，棹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技一輪，下一釜，皆奪其魚鼈，不輸十足，皆不得放，不知涸竭。吏何得持竿不顧，漢父何得鼓棹而歌滄浪也。

○答崔謀求麋角翎

翎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下海，下官身體

公我部
人外托
名官只
此見其
有正而
林忠於
矣

剛節勁
氣滿天
下蘇淵
不致延
一正
則見其
則見其

疎。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任。人。

張九齡

女。不。私。人。可。以。為。婦。士。不。為。進。可。以。為。臣。

元次山

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

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鐘。鼎。亦。胡。顏。受。納。

與。呂。豫。所

今。年。春。公。當。會。試。天。下。士。諒。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

私。狗。太。岳。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

惟公亮之

與世同府

宣。城。吳。仕。期。上。江。陵。書。曰。寧。為。天。下。第。一。品。人。毋。為。

天。下。第。一。品。官。斯。言。誠。龜。鑑。不。可。以。草。莽。忽。之。

上。溫。州。張。相。公

閣。下。以。勅。賜。寶。綸。樓。大。治。第。宅。廣。基。地。強。市。買。不。

已。夫。居。第。傳。子。孫。閣。下。今。移。易。幾。何。家。匪。恒。里。餘。矣。

而。意。猶。未。足。殆。非。以。善。浚。且。閣。下。居。朝。常。喜。稱。伊。

傅。周。召。之。為。相。獨。奈。何。所。以。處。家。者。願。出。蕭。何。李。廣。

翰海
卷十二
正德

海剛峯

郁山

下。也。山。亦。知。聖。天。子。六。鶴。用。閣。下。還。朝。日。月。不。

不。職。在。太。守。便。葛。中。野。服。何。所。不。可。豈。驅。赤。子。備。浮。

榮。哉。地。決。不。再。廣。

答楊象亭

權。勢。可。以。軋。兒。女。所。稱。豪。傑。者。詎。為。權。勢。軋。哉。翔。即。

非。豪。傑。自。不。肯。處。兒。女。子。儼。若。他。人。下。有。國。法。在。恐。

難。遷。就。

唐。權。德。輿。有。云。既。嗣。宗。口。不。言。人。之。短。心。帝。師。之。

但。以。東。帶。立。朝。則。異。於。是。職。當。獻。納。豈。敢。顧。身。

與曹吏部

張翰翔

大。抵。標。趙。孟。之。權。者。能。壞。人。之。做。官。不。能。壞。人。之。做。

人。僕。性。慙。不。耐。極。權。僅。以。官。爵。還。之。朝。耳。何。至。自。壞。

人。品。早。早。不。錄。人。類。耶。

答王荆石相公

家。貧。不。能。養。親。勢。必。藉。館。棧。然。無。事。而。食。人。之。食。不。

無。少。慙。故。欲。問。家。塾。聚。里。中。三。四。生。舉。業。之。暇。以。禮。

義。廣。耻。三。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道。之。一。二。不。肖。生。牛。

恒心恒產盡在此

翰海
卷十二
正德

陳翁公

張翰翔

與馮開之
 鳳閣雖榮不敵翠華鷄香可羨不羨明河雲霄無路
 不逢鬢輪泉石可盟不抱荆璞開之謂我何
 屏赤水

翰海

卷十一

正格

四

格語

○家戒

張子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
 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營何從而來

○與張魯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者味奚能尚道
 諸葛孔明

○與弟

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
 在貴族芝草無根醜泉無源
 虞翻

翰海

卷十二

正格

五

○與傅咸

江海之流泥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
 了而相親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了事正作癡渡為快耳

楊濟

○家誠

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當謹詞以謝若有怨急心所
 不忍可外遣拒密為濟之凡事先自審其可宜行此
 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勿蓋
 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當堅執所守不

嵇康

名字家
 事如銀
 王屑厥
 作清言
 平議

也非
 非
 故
 深
 口
 也

須行小小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或有小是不足見小非不足非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猶當辭以不解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感便當急舍去之此將闢之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屈辱當全大讓若見竊語便舍起勿使忘也若其言邪險則當正氣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偽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不須強勸人酒自醉醺醺便止

慎不當至醉不能自我也

家訓

顏之推

父子之嚴不可以仰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仰則怠慢生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也親則易愛辟猶居室一穴則寒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處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辟陷楹論無可救矣僕妻之為鼠雀妻子之為風雨甚哉多見士大夫飽食醉酒忽忽無事或國家世餘緒便

梁朝全盛之時

可思可

言十力

謂為足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燻衣刺面駕長唇車跟高齒屐坐碁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罷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像明經求第則預人答策三九公識則假手賦詩當爾時亦快士也自荒亂以來諸見倂虜靡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十世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父兄不可常依耶因不可常保一旦流離

翰海

卷十二

各五

無人庇蔭當自求諸身耳

義陽朱彦家貧好學晝日不覺乃時衣紙寒無體被抱犬而臥犬亦餓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將軍為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為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爾與高錫望為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捷避於其間

其書可燒也

與程將軍

詞翰為行已外篇。文章是立身峻路。

訓儉示子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二十春科名。安獨不戴冠。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亦取嚴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

新法

卷十二

雜錄

辨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酣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器血非滿。素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或不然。人爭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張節公曰。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儉。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

司馬

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嗚呼。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則貪慕富貴。枉。速禍。小人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近世寇萊公。索修冠一時。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貪困。斯舉以訓汝。

與李方幹

蘇子瞻

善處世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

翰海

卷十二

雜錄

東坡書於雪堂云。臺榭如富貴。時至則有。草木如名節。久而浸成。語絕有味。

與王立之

王霖直

古人有言。我徂惟求定。木之能茂。其枝葉者。以其根定也。水之能鑑。萬物者。以其塵定也。故曰。能定然後能應。

與友

蘇東坡

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易曰。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

○答朱子茂
胸中久不用古令澆灌之則俗虛生其間照鏡覺面
月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

○與李公擇

蘇東坡

○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
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游而有味
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歎何窮之有
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之不
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師

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盞一肉有
尊容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主
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
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與李公擇

蘇子瞻

雅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
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答何僉憲

王陽明

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其
終極其是故有其事不可辯也無其事不必辯也
其事而辯之是自誇也有其事而辯之是益增己
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脩而平物也惟宜安
靜自處以聽其來

○與劉肖川

李卓吾

大字公要藥也不大則自身不能庇而能庇人乎
未有丈夫漢不能庇人而終身受庇於人者也大
人見識力量與眾不同者皆從庇人而生若徒庇於

人則終其身無有見識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受庇
於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則庇於父母居
官則庇於官長立朝則求庇於宰臣為禮神則求庇
於中官為聖賢則求庇於孔孟為文章則求庇於班
馬種種自以為男兒而其實則皆孩子也豪傑凡民
之分只從庇人與庇於人處識取

○與陳穎亭

袁了凡

我輩平日辛勤剝苦為子孫創業者死來皆用不義
兩可待以瞑目而釋然無憾者惟此脩德行義之事

而已。大抵人受命於天。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窮。

積福以孝為第一。李元陽曰。楊黼先生家雖貧。數畝。竭力給親甘旨。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辭親往訪之。中途過一老僧。問何所之。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過。着某色衣履者。佛也。遂回。無所遇。夜至家。叩門。其母問。甚喜。其即披衾倒屣出戶。乃向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

翰海 卷十二 俗語 一

○與友論養生 張悅
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慾以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慈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嗜慾四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之時。尤損人耳。第能於慈時。適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而於道思過半矣。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之與之。靜久自愈。

○與王秉衡 康海

許事貴周。遠舍卒之際。固有如意者。小如意。率小。大如意。率大。彼以舍卒小慧。謂可盡之。其道固無有弗敗也。

○與徐彭二太學 王荆石
兩兄當勸舍弟於養身中。兼外身。小兒於屏事中。練事善。父兄之成敗利鈍。總不必掛心也。

○與王勝泉 王荆石
人情私其所親。大抵就卿說。相以為願。望不如得一言救過之為幸。

翰海 卷十二 俗語 十三

○與李及泉 王荆石
凡事有餘快。必有餘憂。壯陽之下。一陰潛起。不可不早計也。

荆石有云。所貴進言者。不搏死席而搏活席。不幸小失。而爭大體。又云。居今之世。先藏拙。而後可鼓勇。先莫後。而後可圖前。又云。天下之事。愈從容。則機括愈生。又云。吾輩有志有識者。且先理會細常世教。又云。凡癡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小人方能害天下。

○○與友

陳着公

王荆公論戲字。楊龜山辨之。余謂虛字着一戈字。凡戲雖非真殺機。然戲言戲動中。往往有時害人。非虛戈而何。

○與魏考功懋忠

王元美

鄒先生南矣。諸賢一時聚金陵。是極精采事。第胸中不可看此意。亦不可使人觀此跡。

○答王剝石相公

馮琢菴

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

○與

卷十二

格語

十一

國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壞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即漸無事矣。

琢菴有曰。大寒之浹衣。難盡流。大饑之浹食。難驟飽。事有機而慶。事有漸。

又曰。治世

如治邊。其凌辱搏擊。持人短長。如風如濤。似我死字下。甘言媚人。無所不委蛇。似和不傲。不阿。不可

親疎。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似守。故治邊涉世。皆有三策。吾皆取守馬。治邊者能守。未必勝也。可以無大敗。居官持身者能守。未必利也。可以無大

十七

無可用
可六牌
揚叔

害。又曰。世多君子耶。同為君子。世無君子耶。獨

為君子。同為君子。其功大獨為君子。其力專。又曰。謀國利用眾。持身利用獨。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用獨之久。勢必得眾。

○答部文川

張太岳

貓以辟鼠為上品。小有虎豹。藜藿不採。不專以博望為能也。

○與曾長洲

王念州

大抵吳民易感。亦易怨。士大夫易譽。亦易毀。惟信我

○與

卷十二

格語

十一

之不可奪者。餘則探物情而酌之。末世斯斯進退之事。賢者為之矣。

○與趙定宇
諸君子。貪見治平風利。拽滿帆檣。便且一息千里。此可賀。亦可憂。凡吾輩十分如意。則傍人決有十二分不如意。

馮琢菴

○與羅一峰
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事要高人一着。做來畢竟未

陳白沙

是。蓋緣不是義理。發源來。只要高去。故差自常俗觀。

之故相雲泥。若律以道。均為未盡。

○與羅真正

陳白沙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變急為緩。變激烈為和平。非但氣象好而已。亦遠禍之道。

○與錢次卿

屠長卿

四壁蕭然。一絲不挂。氣體曠怡。心骨冷寂。名為清福。火坑之人。得志則不勝。盈汰失意。則無限凄涼。政不免世之纏綿矣。要須於榮艷時。立定脚跟。不作榮艷想。澄豐約喧。寂視若郵傳。

翰海

卷十二 格語

王

曾公銑曰。福不可妄受。曰。持貴不可徒居。曰。稱不持福。則為矣。不稱貴。則為辱。夫善飲者。餘其量。適也。適之鮮不困。

○與友

陳者公

陸平翁謂余云。古人言天地如逆旅。不知此身亦小逆旅也。造物是房主人。我曾是借房位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此謂大限已盡。余曰。雖然。若借房人。平日安分守法。不得罪於房主人。彼此相得。再容他幾住幾年。亦有此理。此又聖賢備德。凝命之說也。平翁

知此
者可以
作聖可
以長生

笑而點首。

洪九霞先生示兒家居十二簡 卯辰飲酒

晚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波溺。

信口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

開。其踞橫肢倚波而坐。當食發嘆。見客不

長揖。聚談淫褻。及食案戲劇。詆毀人文。行以

佐談鋒。妄想不可為不可必得之事。

○與陶石簣

袁中郎

人生遇適意事。不妨便為之。此時不為。直待作閻老

歸林下。而決為。恐那時與寄轉聞耳。

卷十二 格語

王

○與友

陳者公

知希則貴。身隱馬文。雖差樹遊世之蒲羅。亦半立歲。拙之門戶。既為男子。忍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乃以神山退步。成思古人。實獲吾心得。四先生曰。范少伯。魯仲連。張子房。李長源。

○東徐子與

王余州

山栖是樂事。稍一營戀。則亦市朝。書畫皆墜。是雅事。稍一貪癡。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稍一物人。則亦地。

獄。好客是器達事。一為俗子所撓。則亦苦海。

○與吳玄水。陳君公。

莫直於矢。而括囊之時多。莫直於絕。而蟠屈之時多。

莫直於黃河。伏流萬三千里。而千里一曲之勢多。故

曰。大直若詘。其道委蛇。又曰。勇於不敢。則活。此名臣

經世之上術。神仙住世之上訣也。

○與霍渭先。魏校。

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手未免偏於肅殺。必從

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成備。

○與包兩江。張翰翔。

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機

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事无裂。可不慎哉。

○與洪五明。盛鏗侯。

丈夫熱血有限。甚勿浪用。當努力黃沙白草地。而使

之從頰下出。切莫落在翠裙鴛袖手中。使之從口裏

出也。

○與楊定見。李卓吾。

古人以真情與人。卒至自陷者。不知多少。祇有一笑。

酒血黃 沙尚未 可利極 如熱在 若初耳 又有請 笑不可 測者亦

為無事耳。

○與鄒子龍。祝無功。

孝子愛日。志士乘時。尼父曰。夫我則不暇。吾儕聰明

不在人先。年力不在人後。安得閒工夫。為人說閒話。

管閒事。必閒人之所忙。忙人之所閒。燕焚不忝。所生

○與無去上人。湯若士。

秋淨尚。團借一臂。袈裟地。聽龍門說法也。四香戒。如

教上。不亂財。手香。不淫色。體香。不誑語。口香。不嫉

心香。常奉四香戒。於世得安樂。

○東友燕居課。陸平泉。

以書史為園林。以歌咏為鼓吹。以禮義為膏粱。以著

述為文綺。以誦讀為蓄畬。以記問為居積。以佳言佳

行為師友。以忠信篤敬為脩持。以作善降祥為因果。

以樂天知命為西方。

○讀愚谷。陳君公。

大抵吾輩落發。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落意氣。二

字。則交游定不得力。

○東友座右銘。袁中郎。

心安則 之要也 定本無 閒聖賢 只要忙 行有可 耳至不 惟安所 日語步 且無生

新海 卷十二 洛語 十七

此先生
亦成年
清也
中人已
定建矣
陸深

是前。極。痛。怨。是。前。深。淵。功。名。是。前。沸。湯。勤。思。是。前。
獨。礙。前。一。不。避。馬。赫。爾。免。

唐。嚴。遂。座。右。銘。曰。殘。酷。者。絕。世。之。殃。淫。戲。者。殫。家。
之。整。者。酒。者。窮。餒。之。數。忠。孝。者。富。貴。之。門。節。儉。者。
不。竭。之。源。

○東友
天下有二難。登天難。求人更難。天下有二苦。黃連苦。
貧窮更苦。人間有二薄。春冰薄。人情更薄。人間有二
險。江河險。人心更險。知其難。守其苦。耐其薄。測其險。
可以處世矣。

○東友
天壤間事。誠如夢幻泡影。無常無變。妄或真。惟百年
之。凌。雖。巧。拙。不。同。半。竟。同。歸。於。盡。所。可。恃。者。惟。此。心。
真。不。愧。於。本。初。使。收。中。雖。然。無。所。呈。礙。庶。可。為。他。日。
受。用。地。也。

○東友
與沈吏部懷德
遠在之建夷。陸梁江南之財賦。陸沉。輕施隻手。全賴
聖賢豪傑。未省邇來。道體何如。小物克勤。小事糊塗。

薛方山
陳若公

第中者
五已未
乃謂頭
因之克
五其持

參。而。用。之。非。獨。康。濟。一。身。亦。醫。國。秘。方。也。一。笑。

○與公履
關尹子云。賢。愚。心。愈。明。則。交。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
不。成。此。非。獨。施。之。朋。友。實。家。庭。一。藥。譜。

○東劉覺哉
世事難開口。渾如白頭頭。吾輩但遇。報。飲。報。醉。醉。
報。酬。歌。東。鄰。兩。舍。事。一。切。不。呈。齒。牙。差。免。時。忌。
昔人有言。但看花開。落。不。言。人。是。非。又云。逢人
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

○東友
一個塵字。昏了。諸。多。人。吾輩最忌。此。塵。字。不。去。社。名。
可。曰。掃。塵。已。沒。心。上。塵。口。上。塵。筆。墨。塵。世。路。塵。都。要。
掃。却。

東坡云。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
為。賢。於。不。掃。子。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馬。

○東友
吉。俗。灑。掃。一。第。五。倫。疲。宿。必。掃。掃。而。去。吾。嘗。第。
掃。心。上。塵。其。次。口。上。塵。又。其。次。筆。上。塵。最。後。乃。地。

王陽明

陳若公

國輔之變幻。家鄉之終季。且端坐冷眼觀之。使空
不如英雄者。俠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如聖賢
者。英雄陰而聖賢穩也。若置身靜穩中。即鬼神造化
奈何不得。况目前餘子哉。

與林廣文 三段

祝無功

我輩人應以出世之心。應世一切平等。不應以世眼
之青白。作吾心之冰炭。

隨緣盡心。於人未必無所濟。真見不可飄然作避世
之士。未晚。不然。情景不通。身心為孽。不火自焦。無

論海

卷一 五

自縛。未有其樂。且先如其苦矣。

世不可避。如魚之在水。無之非是。青白之眼。原在山
林。即朝市。政不加多。元來世界。無病病生。於人之心

以情攝境。何俗不雅。以境移情。何雅不俗。

說通于古情事

有門戶之說。而後有門庭之冠。有朝堂之胡。越而後
有遼左之戰場。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

驟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貴。開門戶。然後知平日之
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
之念刻。

死生富貴。生來註定。君子處得為君子。小人枉得
為小人。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
方不虛生。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禮。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置身利害之中。

論海

卷十二 俗語

中。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

如。不疑人。以不肖。凡情留不盡之意。則味深。凡與留不盡之意。則趣

多。多讀兩句書。少說一句話。讀得兩行書。說得幾句

話。至道之用。齋鄙細。不可吉人之詞。寡深密。不可窮

使之生。輕闊。恨不可通達之財。疏暴。珍不可可乎。

之氣高。驕不可。廉吏之中。嚴刻。則不可。當為天下。必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必不可常之。

事

事。當快意。處須轉言。當快意時。須住。

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

事

不可行之事。口莫說。不可言之事。心莫萌。若公語。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

路

新海

卷十二

悟語

十六

人嘗想病時。則慮心漸減。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

生

為人。所不能為。是男子事。忍人所不能忍。是聖賢。

事

大抵靜坐。寡慾。自可延年。譬如爐火。置風中。則易。

滅。置靜室。則難。爐此是定理。

舒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

色心正熾時。一念着病。興便冰寒。利心正熾時。二。

想到死味。如嚼蠟。

小兒輩。不當以世事。為讀書。但令以讀書。通世事。者公語。

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恭寬說語。

有一樂境界。便有一不樂的相對待。有一好光景。

便有一不好的相乘除。只是尋常茶餘。實地風光。

繞是個安樂窩。

閒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受。

用。時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拙之一字。免了無千罪。過關之一字。討了無萬便。

翰海

卷十二

本語

十七

宜者公語

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

無窮意味。無窮享用。

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若公語。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山谷語。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

惰是貧。富關係。養報。慈是人鬼關。堯銘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

性

者公有詞云。堂堂男子。莫被人驅使。要識綱常。耻出乎爾。反乎爾。翻局何時已。成福請還君父。是非筆防青史。流行坎止。萬事隨天理。何必深溝高壘。福之先。袖之始。否泰常相倚。到底縱橫壯。邱老巢由方洗耳。而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喜虛全柳結。

翰海

卷十二

格語

六

品詣常看昧於成者。則愧耻自增。享用常看不及。

我者則。怨尤自息。

智者不與。今聞不與。法聞不與。理聞不與。勢聞。

男子有德。便是才子。女子無才。便是德。公語。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

須檢點。公語。

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

富時不儉。貧如悔。閒時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

侍足何時足。知足便足。求閒何日閒。偷閒便閒。大約無不可。與人言便無不可。與閑羅老子言。

事到將完。越要加勤。加慎。加寬。登高而危。止於隕越。得譽而過。則陰陽之罰乘之。

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勢利之交。難以堅遠。士之相知。温不增。華寒不改。

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翰海

卷十二

格語

廿九

特亦靜。動亦靜。五臟剋。夫蒸火。葉亦思。亦思。

平生不履於危。機。

抑人是自抑。揚人是自揚。

快心之語多。則陰賊之譏作。快心之事多。則禍。

之萌亦作。

事惟取其與世相濟。則足以自安。

威名必有重資。大巧必有奇術。不學求則心安。不妄作則身安。

先儒嘗謂有心於求靜即動也。假令達磨治三軍。與
檻。稱。而。坐。胸。中。景。象。亦。可。參。照。

○與李克齋 郭守益
拜手教。其曰竹樹林塘。交呈道趣。花香鳥語。互發幽
襟。真超然鐘鼎之外。然莫是稍倚於境否。假若金革
百萬。簿書堆積。道味幽襟。亦有增損耶。

○與聶雙江 羅洪先
在山在家。無所去取。內境外境。本自相緣。心既有擾
須以靜除。欲其靜除。必令盡忘。內外俱忘。動始不動。

○與田叔 屠赤水
一切修持。須向境上。式得過方是。即如平居。懋忿不
知。遇忿能不動否。平居室。欲不知過。色即不動否。若
無事間。然遇境。輒亂。則為頑空。靈明靜定。萬物紛至
至性如如。乃為真空。

○與田叔 屠赤水
一切修持。須向境上。式得過方是。即如平居。懋忿不
知。遇忿能不動否。平居室。欲不知過。色即不動否。若
無事間。然遇境。輒亂。則為頑空。靈明靜定。萬物紛至
至性如如。乃為真空。

醒語

○寄友 袁中郎
世網備天。一網旋入。一網甚而。一網不得。人網更
深。反不如安意網中。作跳法。最便宜也。若個中果能
揮塵掃積。山林即在几席下矣。弟貧病日久。靜極中
蛙。腸。頗。有。亮。頭。

○報張助甫 宗子相
弟批霞念切。紅塵計疎。武夷天台之上。有丹竈。在焉。
將朝握黃庭。暮餐綠雪。浮世紛華。已盡耳目。即使白
頭於此。亦何佳况。草木同腐。壯士耻之。

○寄友 黃平倩
將以何處為菟裘也。既期破閣。寧不必係懸。亦不必
厭離。水到渠成。無所不可。直至鷄犬。亦為亦魚。童僕
亦賓。亦主。方是見地。負通。不生分別。履。

○援友 袁中郎
里有人焉。家藏數金。恐為穿窬。所得防之甚密。慮
甚切。竟夢賊驚。寢食不甘。若眼作跳。頃刻而頤衛者
數四。他日適有遠行。欣然囊佩而出。及暮歸。索之囊

中。竟。不。知。夫。之。何。方。道。苟。矣。天。下。事。大。都。類。是。○。○。與。秦。君。陽。屠。赤。水。

世界事偶然而聚。偶然而散。聚不知所來。散不知所往。注海匯空。花都無堅牢。形骸軀殼。生豈一人。大地山河。今非一主。當其得來。怡然而喜。當其失去。悄然而悲。一旦形散神離。得失何物。浪憂浪喜。搗屬妄因。辟

如夢得寶珠。覺不在手。夢離兵刃。寤乃虛怖。漢祖唐宗。竭英雄一生精力。收拾散止。山河入掌。受用幾何。轉巧煙冷。捐棄宮後。拋擲江山。即黃金為指。寶玉為

狗。與。醜。體。白。骨。了。不。相。關。生。前。得。失。派。生。憂。喜。時。移。事。往。祇。有。悲。涼。人。方。在。憂。喜。之。中。不。暇。論。到。悲。涼。之。境。稍。一。醒。回。頭。萬。念。灰。矣。

陶石黃先生與湯睡菴曰。此登秦望絕頂。下視城郭。黯然而雅。麓之滄。其中乃有無限關爭。不亦可笑耶。

○。○。與。蘇。潛。夫。表。石。公。富。貴。場。中。易。汨。沒。人。眼。前。任。運。自。在。的。是。烏。紗。是。不。人。取。奉。是。生。死。未。到。眼。前。信。口。大。語。似。有。滋。味。於。

○。○。復。劉。子。威。屠。赤。水。不。佞。登。手。丘。墓。曠。覽。平。野。煙。黃。日。淡。牛。羊。散。牧。其。上。蓋。嘗。有。朱。門。大。第。欵。鐘。柝。塞。馬。臨。大。海。望。白。波。連。山。彌。天。無。岸。其。下。坂。照。猶。見。城。郭。衝。衝。俯。仰。而。嘆。判。判。以。來。古。人。無。一。人。在。者。轉。巧。之。間。悉。為。陳。跡。東。土。花。意。於。浮。雲。西。方。示。教。於。露。電。嗟。乎。冀。蛆。之。甘。糞。人。則。穢。之。憲。蠅。之。觸。紙。人。則。愚。之。蛆。乎。蠅。乎。固。不。自。知。之。則。勿。復。為。爾。而。人。動。勸。勸。於。百。年。之。內。力。恒。其。不。錫。而。機。恒。恐。其。不。覆。所。營。幾。何。當。其。速。時。不。

灑灑落落。都是借他光景。莫錯認作學問也。吾鄉有

饕兒。偶過鄰家。主人方出。遽呼婢曰。為我淨却酒。子。饕。兒。舉。止。飛。揚。精。神。通。體。頃。之。主。人。復。呼。婢。曰。子。洗。却。可。急。為。某。家。送。去。饕。兒。神。色。頓。覺。沮。喪。始。誤。認。以。為。有。宴。喜。也。此。語。最。切。莫。道。是。戲。談。若。作。戲。誠。會。保。管。是。門。外。漢。也。

石公有云。世情當出不當入。塵象當解不當結。人裁勝負心。當退不當進。客只同尋常人行徑。便如

蜂。蟬。營。營。水。中。不。知。日。之。將。暮。

○。○。復。劉。子。威。屠。赤。水。不。佞。登。手。丘。墓。曠。覽。平。野。煙。黃。日。淡。牛。羊。散。牧。其。上。蓋。嘗。有。朱。門。大。第。欵。鐘。柝。塞。馬。臨。大。海。望。白。波。連。山。彌。天。無。岸。其。下。坂。照。猶。見。城。郭。衝。衝。俯。仰。而。嘆。判。判。以。來。古。人。無。一。人。在。者。轉。巧。之。間。悉。為。陳。跡。東。土。花。意。於。浮。雲。西。方。示。教。於。露。電。嗟。乎。冀。蛆。之。甘。糞。人。則。穢。之。憲。蠅。之。觸。紙。人。則。愚。之。蛆。乎。蠅。乎。固。不。自。知。之。則。勿。復。為。爾。而。人。動。勸。勸。於。百。年。之。內。力。恒。其。不。錫。而。機。恒。恐。其。不。覆。所。營。幾。何。當。其。速。時。不。

其不錫而機恒恐其不覆。所營幾何當其速時不。

沈鷄
曰陸地
生從矣
醒大夢
又元始
蝶栩栩
自述却
夢竹莊
周委瑞
僕山南
華及不
步後不
如去相
柯去相
柯去相

出個吾喪我來。正如遠遊一周。周自視之。分明是我。
然豈我之為我耶。只這青天白日。蘧蘧然能講能說。
活潑潑的。莊周止算替蝴蝶做個夢耳。何也。周不嘗
夢為蝴蝶乎。此便明明是蝴蝶。那討莊周。又安知
莊周於青。天白日。做南華之時。不是蝴蝶做夢之時。
耶。待待蝴蝶夢醒時。又那討莊周。可惜把滿筒黃金。
和盤托出。亂拋與人。却不識耳。達生試參之。
○與蘭澤雲澤兩井

表
中
郎

林居深山。實享天宮之樂。不可不知。雙桂樹下。酒
○與所親

翰海

卷二 雜語 三十八

如人樹皮如蝶。黃山青色萬片飛來。更不知有寒暑。
之易及人間愛別離之苦。由此觀之。雖得一官亦當
掉臂不顧明矣。

達語

○與友

不可使塵網名韉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
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東方朔

○伯夷叔齊議

東方曼倩

賢者與世推移。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水中
之魚。與波俱游。天子穀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陽
上。嚼然。

○與所親

張

近者步道。晝夜接賓。不得休息。人有發云。相長史。男
子。張若嗣。附之。疲倦欲死。君嗣為禁。乃試快長史

張

○戒子

徐

吾清明門宅前。剝西邊苑。宜武寺。既失西廂。不海方
幅。意謂此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怪時人謂是吾宅。
吾往今來。蒙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闈洞房。宛其死
定是誰室。

○與魏居士

王

古之高士。曰許由。桂馥於樹。風吹。惡而去之。聞者

蘇臨水洗其耳。耳非駐聾之地。聾無滌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與。

○ 答秦太虛

蘇子瞻

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營。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 答參寥

蘇子瞻

其到取取所半年。凡百粗達。更不能細說。大畧似靈隱。

蘇海

卷十二 達路

天生和尚。深院。却在一個小邨。院子。折足。借中。最。造米飯。吃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

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似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裡。死漢尤多。參寥。開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

○ 與俞清老

黃山谷

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夜。此何。理耶。男女。墮地。自有。衣食。今感。者終。日者。正謂。百草。萎。而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悠悠。可復。有不足。之歎。

與友

蘇東坡

言者

○ 答王定國

蘇東坡

臨臬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蘇東坡

○ 遊松風亭

蘇東坡

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

蘇海

卷十二 達路

蘇東坡

不得處。由是如掛鈞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刃相持。鼓聲如雷。霆電推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 與蔡景繁

蘇東坡

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

東坡曰。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凄然傷之。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

綠。戰。毀。舉。烟。鳴。博。不。得。真。人。北。窓。一。夢。

鄒。公。元。標。云。人。生。若。浮。煙。何。乃。據。一。窟。燠。作。千。年。窟。耶。撰。歷。名。勝。差。於。茫。茫。大。夢。中。作。佳。夢。

○ 與尤君起

屠赤水

吾。徒。頂。天。立。地。出。世。一。場。當。以。了。事。大。英。雄。相。破。升。沉。頭。睡。安。意。聽。之。鉛。藥。文。字。竹。帛。功。名。浮。雲。飛。霞。耳。

○ 答申友

陳眉公

魔。風。甚。熾。集。哺。鬼。鳥。何。足。介。之。懷。抱。故。不。敢。作。書。樹。問。承。念。吹。白。之。變。遠。辱。弔。唁。同。林。宿。鳥。限。到。今。飛。人。

翰海

卷十二

建書

四

過。中。年。何。事。不。有。近。已。望。葵。青。山。之。藪。即。兒。女。牽。啼。

付之理道而已。

○ 東洪五明

鄒大儒

醉。飲。花。間。浪。吟。野。市。輕。重。不。在。世。人。赫。價。災。關。禁。原。游。游。情。態。第。以。一。笑。付。之。

屠赤水

高語

○ 與鄭叔度

方遜志

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為。整。棄。不。為。佃。萊。棘。盈。疇。家。人。報。絕。糧。歟。矣。曰。古。人。有。句。九。食。餅。無。儲。粟。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不。得。其。願。者。皆。是。也。我。縱。自。愛。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

○ 答李錕

何喬新

方。少。壯。時。猶。不。如。人。况。老。且。疾。豈。可。再。起。以。取。後。生。描。畫。哉。倘。相。知。問。及。煩。告。之。曰。老。病。日。侵。不。堪。世。用。

翰海

卷十二

古

五

矣。自。古。及。今。再。起。者。孰。能。善。其。終。哉。寇。萊。公。王。三。原。且。然。况。其。他。哉。

○ 答吳堯山

張太岳

二。十。年。前。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為。薦。薦。使。人。寢。處。其。上。波。瀾。之。垢。穢。之。吾。無。間。焉。

○ 與友

祝無功

郡。尊。人。委。令。乞。詩。乞。畫。多。能。之。累。人。如。此。且。叮。嚀。曰。幸。促。吏。部。無。令。醉。甕。頭。拋。向。無。事。田。裡。去。天。欲。不。雨。雨。不。出。旦。晚。閒。足。下。早。治。具。作。七。十。一。株。松。

不。雨。雨。不。出。旦。晚。閒。足。下。早。治。具。作。七。十。一。株。松。

主人

○與張公亮

黃幼玄

以。僕。意。為。公。亮。主。人。無。如。陳。雪。灘。者。雪。灘。一。掃。蕭。第。以。吾。黨。集。聚。筆。硯。無。恙。便。為。佳。况。補。正。平。雅。輕。然。不。從。荀。文。若。陳。長。文。游。亦。未。為。過。傲。也。

○答熊道尊

陳省公

憲。府。清。嚴。禮。數。懸。絕。顧。獨。垂。念。布。衣。再。勸。札。既。此。高。義。竊。念。山。澤。之。癯。謁。謝。階。前。不。足。以。報。明。公。適。為。信。陵。客。所。笑。老。夷。門。但。有。寸。心。未。冷。耳。

○答教祭酒

陸禎

僕。慙。直。朴。畧。受。性。已。定。猶。僕。之。貌。脩。幹。席。頭。昂。首。批。眉。揭。膺。澗。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扶。仙。術。者。能。蜕。人。骨。不。能。易。人。貌。若。以。僕。妄。持。觚。稜。益。務。不。下。之。節。而。勿。高。勿。卑。擇。節。而。居。之。僕。即。死。不。顧。

○寄同社

宗子相

朝。廷。若。無。我。輩。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白。雲。化。為。禱。祝。

○報盛伯子

張五明

自。蓉。城。歸。過。五。松。無。一。物。可。入。眼。及。到。余。疎。廷。書。前。始。見。幾。點。落。花。浮。水。而。也。

季。元。號。負。圖。先。生。嘗。餽。菊。木。絲。句。不。語。人。問。何。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庫。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此。方。何。如。曰。惟。寒。陵。山。一。片。石。堪。共。語。

李。太。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蓬。客。李。白。相。問。以。何。物。為。釣。線。曰。以。風。浪。送。其。情。以。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釣。又。問。以。何。物。

為。餌。曰。以。天。下。無。義。大。夫。為。餌。丞相。味。然。

○寄荀公若伯仲

湯霍林

還。來。把。兩。難。臂。殊。自。氣。色。人。生。有。知。已。耳。安。絲。理。一。寸。畧。向。人。項。下。纏。疑。耶。

○與朱期榮

錢 潭

登。泰。山。下。絕。磴。泛。溟。海。上。方。壺。揖。朋。人。於。丹。丘。觀。母。於。石。室。飲。我。以。沆。瀣。肥。我。以。石。華。信。非。人。間。味。豈。可。與。啄。腐。吞。腥。者。語。哉。足。下。聞。之。能。不。啞。然。否。

○東孫仲言

湯霍林

理眉舌他人不任故態飛揚之甚當益入此中
家周蝴蝶終不能在貴介鼻息嗒嗒作小聲

○與屠田叔

王百穀

足下樓高幾尺可望見海月無僕且持胡床箕踞其上
白眼視諸卿求田問舍碌碌黃塵間如螻螂轉丸
不覺絕倒

○後程虞卿

洪五明

秦汝元出手教知兄有故人想故人囊空四海羊破
千愁絕無他狀惟不作驕語不吐酸氣不效貧兒態

耳

○東友

屠赤水

身世浮名直當以夢蝶視之奈何受內眼唯黃山雲
不逐客相與探浮丘訪客成乘龍弄笛翩翩雲漢間

○與王以明

袁中郎

吳中人無語我性命者求以明先生一毛孔不可得
甚哉法友之難也游客中可語者屠長卿一人軒軒
淺舉累無此子酸俗氣餘碌碌耳夫吳中詩畫如

山人如蚊冠蓋如雲而無一人解語一袁中郎能堪
幾許煎爍油入麵中當無出理

○渡友

王次公

劍在堪酬諾囊清不賣文何能向如許人作酒餚也

○與董海陽

茅鹿門

山中無他賓客間有携金買文者至既不能却義不
敢私則呼囊錢入市沽酒擊鮮與共淋漓當其放歌
山鳥欲和林花半飛鄰家之父且笑且朝而莫子知
也兄其謂我得乎失乎

曠語

○與字恢之

王敬和

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不競之地。

○與友

元次山

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渡何如。

○與王定國

蘇子瞻

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為喜。怒乎。

○卷劉養浩

方遜志

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怒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

○與張島山

楊升菴

年來萬慮。反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而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與。皆罪也。不工則不可出。工則疲精。後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薛云。老境病魔。難親筆硯。神而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

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徑。惟持。鹿公。空諸。所有。四。庶乎。餘年。耄齒。得活。一日。是我。一日。不。然。則。擾。擾。應。酬。又。何。異。於。塵。勞。任。路。哉。縱。使。藝。文。志。書。目。天。下。家。傳。人。誦。盡。為。我。製。何。益。於。靈。臺。何。補。於。真。我。

○復包襲明

陳君公

為酒杯歌板。所困。不得與。兄。消。受。蒲。團。佳。味。

○東友

袁石公

孤山處士。妻。梅。子。宦。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為。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閒。事。做。之。不。得。傍。之。可。厭。如。

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

林參席

○寄僚友
官。還。諸。朝。身。還。諸。我。命。還。諸。造。化。公。議。還。諸。天。下。一。無。所。得。將。何。所。失。飽。餘。安。行。即。有。餘。日。伸。脚。長。卧。即。有。餘。夜。屋。裡。青。山。即。有。餘。景。案。上。義。皇。即。有。餘。人。

全州有云。僕已授家兒輩。束身入茅舍。不將一物自隨。覺胸次湛然。

○與社中兄弟

袁中郎

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

所謂自茲者非世俗之樂但胸中曠然無一物即
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
何如何

屠緯真云何以消上天之清風朗月酒盞詩筒何
以謝人世之覆雨翻雲閉門高枕

○與曾觀察

屠赤水

安期生說楚不合退就金丹徐洪客于主無媒歸栖
依岳隆雍不肖願追踪兩生上則飛肉霄漢次則蛇
背名山乃名為了事大夫不能學虞卿史遷窮愁著

書齒髮禿落老鑽故紙作蠹魚蟲也

袁中郎

○與蕭允升
泉石以水竹代絲向以鶯舌蛙吹代奇士以蠹簡代
舍此無可闕懷

○與友

洪五明

弟生平愛讀古今書以壯膽識愛世間佳山水以
幽襟愛與友圍碁作小戰場見野人有擔當不敢作
尋常觀圖千秋大事業不敢作目前局



古今議論參五十五卷(一)

〔明〕林德謀撰

明崇禎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古今議論參題詞
爲學而不知天官地
德陰陽消息之微經
術事守之要南北之

阨塞古今之異宜可
以謂之學乎非獨不
可爲學國家以經義
造士而繼之後場以

觀其博古通今之實
學將有以用之也用
之而無其具問之天
不知問之地不知問

之南北阨塞不知問
之古今事宜不知問
之國家典要不知博
情然矐矐然議事而

不適其宜行政而不
得其理遇變而不審
其勢處劇而不通其
權即布列有位於國

十一
序

家果何用手內之不
可爲學外之不可爲
用世且目之曰豎非
國家造士意矣古人

之學不如是也予少
時見先輩業舉者多
從六經子史通貫融
液而出所對策問皆

董序四

核實無浮語如瞿少
宰所輯策學指南喜
其有當於用後乃有
繪藻其詞襍積其故

實使入易悅而樂於
爲剽剽竊行而實學
不問矣噫今之人有
能畱意此學思爲有

董序五

用之具者耶吾且十
步九拜追而與之遊
何也士習舛而學與
用交廢所關於天下

國家不小也何意有
超然好古如采公者
觀其所纂古今議論
叅頗採少宰策學而

董序六

本之六經諸史名賢
奏議旁及近代諸集
凡有係於天官地德
經術事守國勢強弱

古今異宜者無不畢
載而顛分之爲六曹
蓋歷歲時忘寒暑不
知其身之爲瘁時見

壹序七

之背馳矻矻然私以
自實其所學以待夫
有事而已復得爾奮
爲之叅附攷訂同社

及門助之梓而此書
遂行予見而喜曰有
心哉此足以移近習
以引士於實學矣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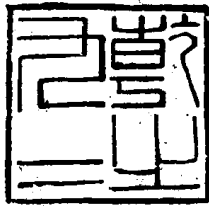
壹序八

之讀書者不思爲有
用則已如有心於天
下國家舍此何之焉
采公家徒壁立矻矻

爲是則可謂有志也
已矣予所謂欲追而
與之遊者如采公是
也

董序九

崇禎甲戌嘉平月朔
日董應舉撰



古今議論集序
 夏人其集之譜於未
 集因取祭上法也法
 完之日久移集之象
 之名曰古今議論集

古今議論集

惟集文體文章正宗
 讀名以為有一樂於理
 學治道而古取也嚴
 為得正統以文次可
 未以類法也印以類法
 言亦就其文之體次
 之未嘗別其甚者也
 為其文地理也其言也
 道而言法也其言也
 論曰其為其者也

古今議論集

也。然中如心畫也。
新冊病元龜抽種史
百家之多以備用強
詳暇亦因而未甚動
截如初字記之象山

曹序三

之但笑詞賦帖括用
者然其於文則又無
南西果之何軒論說
在處其所以文為主而
於德之以理學治道

為主而它文佐之學
者。其是信而有得焉
亦足以見其用之
善也。

音

曹序四

崇禎甲戌歲九月
之音不為居士
古學謹撰



序古今議論叅

予惟經濟者一時之蹟議
論者百世之業然有經濟
足關百世議論難通一時
者蓋市其美言而未嘗究

施序一

其實用也采公議論叅一
書或一人之所是一人以
爲非兩人之所是衆人以
爲非一時之所是百世以
爲非者無不斟酌古今務

求於至當使皆可見諸施
行非徒以資議論而已學
富五車予不逮也家徒四
壁予與采公共之采公乃
能役劓劓氏以公之於世

施序二

其法力亦健矣昔王朗在
會稽皆稱其才進蔡中郎
還北更覺其談玄人疑當
有異書惟時帳中果其擁
王充論衡一部茲且合古

今人爲議論因以廣其傳
奚啻人受論衡之益哉事
功待用於

若相學術表正於聖賢上奮
資乎國是下亦可以息處

施氏三

士之爭矣其關係鉅也

施有翼題



古今議論彙序

自昔類輯古今文章者多慮
數十家並淹博載籍抽精擷
華用潤羣言之與區而補摘
翰之年日其多匪細第類書

序一

兩王操撮振雅雜滌濇茲諷潤
揆諸大義喜所取載碩亦有獨
裒古今議論之文從其類義者
劉彥和君之叙理成論時政
唯議體要而致用則同大要

尋微破的標義定衡其言多
鑿之不利非它文取之擊悅者
比也刻就乎中急伍而折衷之
以成一宗之學非其平居揣摩
有心徑世者能辨之哉頃余見

序二

閩文學林采之所擇蓋以理學
沿道區分十餘目一書文上自周
秦下迄

皇代凡議論切中不頗落者悉
以類收且文亦盡以議論稱而

理可互印之是考位者亦附
於其類至于精義得之方
闡并留懷所獨證則著諸篇
尾總題之曰議論者嗚良亦
勤矣夫學者知今不知古謂

序三

之有替知古不知今謂之陸
沉藉之一日被遇入而倫顧
問生而它疑解於必博達疏
通始免耳余日論之稍余少
時見先輩講授率勸及全誦

習立文莊大學衍義補及瞿
文認指南策以歷科目中智
多不勉焉浸假而芻狗棄之
何論經史財務或流浪禪玄
或撥捨釋官叢說揮毫奕穎

序四

以文至固陋一遇主司茲策試
與援古證今據事類義法茫然
措良流得之而臨子贖之約
三章以禁以多者比也殊可
媿已延來山海馮少宰經濟彙

編吳門陳太史輯合八編皆大
有補于經濟而卷帙頗繁寒
士力不易致是士簡覈條貫
可備中筭中物生舉業家刮
盲之金錚極沉之寶筏哉抑

序五

大人鑒一議辨一論必較練名
程審晰必愛文士執三寸管
而系定之焉保錄事不棄王
仲任之作論衡也門石牆柱
各置研札遇事極之覃思十

哉而成采上所綜述何若是捷
哉余聞采之雅於吾鄉先達
曹能始先生游先生曾函示
目堂九妙至所商畧揚推采以
得之朝夕恒多固宜至與街

序六

事半而倍也嘻街初生中即據
為帳中之秘見者殆鮮之系生而
望之東黎多深為後生幸矣

四明趙璘禹圭甫題



古今議論參序

周書王會曰采周書錄中
且專彙來附登彙春昉於
定乎當是昔塵古未遠聖
賢正作具它孤翼經世入

張原一

安民物至議宏論青汗必
談焚旨夫子刪述并八九
弗存何有餘易曰擬議
成其變化書曰議事成
制政乃弗述詩云周爰諮

謀謂編楚咨議也議而後
論所且飛然不正得失鈞
深取極百憲筌蹄迨後則
盛於雕龍談天略於維鳳
庄遊吾知古彙定不如斯

張厚玉

因按周禮一經六官各具
縷析厥職庶績咸熙蓋亦
治歸統心聖述
本朝會典可照方以與夫議
與論義在相須公則

國畏可與私則羣皆適諱非
能上取賜睿兩澤首悻福
袁岐諮泉正睿也林君采
公之古今議論叅良亦近
是吳睿為不叅古今睿設

張厚玉

五河致佐經苑論撒可
肌裸射策揚述誠不刊以
帙也鉅願如劉安成王新
建心應機達變于肅愍孫
忠烈以執義完忠首非叅

識吾養之同契曷能棄前
心庸節今際

亥

明威代游詭凜馳挽回正
倒心狂瀾照灼群迷於皎
室則君心書不第如參苓

張居正

心但補虛脾而心且具薈
三才之嬰機節六御之大
致經史百氏靡不采切以
佐煦然明那如嘯可噓衆
譎言資朕傑諸送日之際

為也君栖塵清潔屈貧若
康嘗從崇和董先生能始
曹先生遊紬吳架插舉眼
瓶二酉之釀制義執崖聖
心中余竊儀以副具請并

張居正

如也

繡水張晉徵撰



古今議論叅叙
夫典編之選厥有數種
一專膏潤鉛槧一飽空
踈胸腹一通博古今叅
酌經濟有志于當世者

限余一

之所為三者取材不同
而經濟一道宏遠矣此
非深見古今得失利弊
洞如觀火不能引手豈
區區詞章之士可拾而

定也邇來陳明卿太史
輯合八編大意亦取經
濟一類勒為行書然蒐
古遺今米家船所載疇
若范少伯寶井所貯之

限余二

為無垠也吾友林采公
彙刻古今議論叅其中
有墳鼓有竹書有經有
子有史兼有今文集分
闡列族燦然盈眸蓋志

在當世乎余與采公實
同里居自少至壯稔知
其帖括名家欽于吾黨
重于主司至閉戶斗帷
讀破萬卷采公不以語

限余三

人而人故未之或知茲
且秘藏盡發則茂先三
十乘徙之市中何怪聚
堵而觀者口門一裂嗟
乎使采公以制舉蚤售

夫又奚暇為此幾沒却
一生帳裏陽秋耳虞卿
窮愁迺能著書良有以
也今器界人爭談經濟
試取是編而証鄉之則

限余四

探議論之奧府真足參
古今以孤行也哉
崇禎甲戌初冬社友弟
陳元綸道掌題于白
庵



古今議論叅總類

一日天官

儀象 災異 曆日

一日輿地

形勢 京省邊夷

一日國本

王后 太子

一日國勢

歷代強弱 宗封 兵柄 大臣 外戚

古今議論叅總類

權奸 佞倖 宦官 夷狄 盜賊

一日經籍

易 書 詩 春秋 禮 樂 子史諸家

一日職官

內曹 六曹另立 外曹

吏曹

選舉 銓課

戶曹

戶口賦役 農務 國用 市糴 荒政



鹽錢

禮曹

郊禘 先代祀典 廟統 追崇

巡狩封禪 學宮 旌卹 謚法 宗法

喪服

兵曹

兵制 將略 邊防海防 儲餉屯田

舟車器械茶馬貢市

刑曹

古今議論叅總類

欽恤 鞫斷

工曹

河渠溝洫 河漕海運 宮殿苑囿陵寢器

服之屬

爲綱有六爲目五十有五

古今議論參目錄

卷之一

天官 儀象

孔子論天文

論天地之形

論天地之形

論日月

論日月行道

月受日光

月星不受日光

北辰論

北辰辯

撫五辰論

七政左旋論

辯七政遠天右轉論

中星論

天皇會通論

星官論

家語

宋朱熹

元史伯璿

宋沈括

漢班固

宋朱熹

元史伯璿

宋朱熹

宋朱熹

明陳借

元吳澄

元史伯璿

宋鄭樵

宋王應電

明瞿景淳

躔度總論

雜論風雨雷霆霜露冰雹之屬

天文雜辯

五行論

論五行體象生尅之性

四時論

二十四氣論

論一歲寒暑之候

論昏旦

明劉基

諸子

明瞿景淳

漢班固

儲泳

齊管仲

宋吳棻

明黃道周

明張鼎思

卷之二

天官 災異

孔子論災異

論日月食限

論日月九行薄食

論日月食限

日食議

日食月食對

日食論

家語

中興天文志

宋邵雍

明張鼎思

宋司馬光

漢李尋

宋馬端臨

星變論

宋王應麟

論恒雨恒陽恒風恒寒恒燠恒陰霜雹木花冰花

之屬

宋馬端臨

災異論

明張溥

災異論

明顏茂猷

卷之三

天官曆日

論渾天儀象

明瞿景淳

論曆元

元葉子奇

論曆法

宋朱熹

論曆法

宋程頤

論曆法不容不變

考索

總論諸曆

明章潢

論太衍曆

明唐順之

國朝曆法總論

明章潢

造曆議

明江以達

閏月定時成歲書註

宋蔡沈

與馬永卿論閏法

宋劉安世

閩法考

史管窺

歲差考

明董其昌

卷之四

輿地形勢

輿地

宋馬端臨

論分野

明瞿景淳

論九州山水支脉

宋朱熹

論周公善地脉

明陳繼儒

地理說

明魏一較

禹治水次第

宋洪邁

河源攷

諸家

解天開川流之故

宋朱熹

論潮汐

明瞿景淳

伯陽父論川震

春秋左傳

絳人論山崩

春秋左傳

南北強弱總論

明章潢

論三都

考索

論建都形勢

明瞿景淳

兩直論

明張溥

卷之五

輿地 京省邊夷 古輿圖弗載

國朝京省考

明周鍾

九邊考

明周鍾

皇明土官志論

明鄭曉

安南考

明丘濬

北虜紀略

明汪道昆

日本考

明周鍾

古今議論卷五

五

皇明四夷考論

明鄭曉

卷之六

國本 王

禹謨

虞書

五子之歌

夏書

伊訓

商書

說命中

商書

說命下

商書

無逸

周書

漢文帝論贊

漢司馬遷

唐太宗論贊

宋歐陽脩

論光武太宗身致太平

宋歐陽脩

論漢唐君德剛柔

宋李綱

論宋仁宗勤儉致治

宋歐陽脩

論本朝勝前代十事

明陳繼儒

卷之七

國本 后

昏義

禮記

古今議論卷六

六

內外論

宋王應電

周禮詩序王后辯

明章潢

論歷代女禍

宋馬廷鸞

論西漢女禍

宋胡寅

東漢皇后論

漢范曄

唐后妃論贊

宋歐陽脩

諫高宗立武昭儀

唐史

論玄宗亂本

明丘濬

宋后妃論

元脫脫

馮太后傳贊

明陳建

言萬貴妃封事

明彭時

秦之入

國本太子

周公抗世子

家語

治安策論儲教

漢賈誼

殷人立弟辯

元金履祥

公儀仲子

檀弓

仲山甫諫立魯戲

國語

古今論衡

石碯諫寵州吁

左傳

穆公屬國于弟

左傳

論申生

宋真德秀

論戾太子

宋真德秀

論愍懷太子

宋真德秀

論太子勇

宋胡寅

論儲嗣奸萌

明丘濬

請則天復位皇太子疏

唐蘇安匯

論光義光美德昭

宋史

請福王之國疏

明葉向高

請建皇儲疏

明林材

卷之九

國勢歷代強弱

審勢

宋蘇洵

賞罰後先

明顧錫疇

論天下強弱之勢

唐李德裕

論天下事極必變

明張居正

商論

宋蘇轍

古今論衡

論平王東遷之謬

宋蘇軾

六國論

宋蘇洵

六國論

宋蘇轍

秦本紀論

漢司馬遷

讀秦本紀論

明王世貞

論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明張居正

兩漢辯亡論

唐權德輿

三國論

宋李綱

三國論

宋蘇轍

魏論	宋蘇軾
齊論	宋蘇轍
隋論	宋蘇轍
宋齊梁陳隋總論	明顧充
唐論	宋蘇轍
唐論	明方孝孺
梁唐晉漢周總論	明顧充
讀五代史論	明王世貞
讀宋史論	明王世貞
卷之十	明楊循吉
金小史序	
國勢 宗封	
師服諫封桓叔	左傳
封建議	秦李斯
治安策論封建	漢賈誼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漢司馬遷
六代論	唐李谿
封建論	唐柳宗元

議處王府牧地疏	明蕭燿
宗藩議	明申時行
樂豫諫去羣公子	左傳
請瑞王婚禮疏	明董應舉
卷十一	
國勢 兵柄	
宿衛	宋鄭伯謙
宿衛	宋史
宿衛	明丘濬
藩鎮	宋林駟
論唐宋末季之兵	明曹承芳
論禁兵之衰	明章潢
卷十二	唐段秀實
國勢 大臣	
尹氏太師	周雅
皇父卿士	周雅
論腹心之臣	宋蘇洵

論霍光

明丘濬

奏楊素疏

隋劉昫

劫嚴嵩十罪五奸疏

明楊繼盛

卷十三

國勢 外戚

外戚論

明瞿景淳

為秦王論三貴

魏范曄

極諫外家封事

漢劉向

論竇氏賓客

漢第五倫

論霍氏封事

漢張敞

卷十四

國勢 奸雄

論奸雄

家語

八姦論

韓韓非

論人君審奸雄之情

宋蘇轍

辨奸論

宋蘇洵

論杜欽谷永

明鍾惺

論荀彧

明鍾惺

論魏武遺令

宋司馬光

論趙普言

明楊慎

卷十五

國勢 佞倖

佞倖傳贊

漢班固

五代伶官傳論

宋歐陽脩

佞倖傳贊

元脫脫

議收還董賢等武庫兵器

漢毋將隆

宣宗不假程程以法

唐書

議王毛仲婚

唐齊澣

論伯榮封事

漢陳忠

卷十六

國勢 宦官

求直言極諫對

唐劉蕡

論歷代宦官

宋林駟

論逆宦王振罪狀紀

明汪道昆

論逆宦曹吉祥石亨罪狀畧

明李賢

論逆宦汪直淫刑疏

明商輅

請急除逆宦劉瑾疏

明林俊

首擊逆宦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明楊漣

分處媚瑞罪狀疏

明瞿式耜

論織監疏

明周起元

議毀三朝要典疏

明倪元璐

辯東林黨疏

明倪元璐

奉交議

明方逢年

論內降留中之稱
論留中為內降之漸

明趙維寰

中使議

明趙維寰

古今論卷一

七

論本朝內官之善

明陳建

卷十七

國勢 夷狄

高皇帝論中原檄

晉江統

徙戎論

明謝杰

辭琉球謝金疏

宋蘇軾

策二虜

明王宇

戰守和總論

唐杜牧

戰論

唐杜牧

陳恢復事宜

宋李綱

守在四夷論

唐牛僧孺

守論

明陳士奇

上高宗封事

宋胡銓

款虜議

明馮琦

卷十八

國勢 盜賊

請先滅逆賊劉豫疏

宋岳飛

急討逆賊思傑議

明林瑋

古今論卷二

一

論盜賊

宋秦觀

代李琮論盜賊狀

宋蘇軾

論用人弭奸

明王錫爵

馭奸民議

明顧錫疇

弭盜議

明林廷琛

卷十九

經籍 易

十三經註疏論

明瞿景淳

論河圖洛書

宋朱熹

論河洛五行生成之數

明徐渭

先天後天圖論

宋熊朋來

後天卦圖說

宋楊繪

論上下篇之分

唐孔穎達

論坤兌不言方

宋楊繪

論重卦之人

唐孔穎達

論卦辭爻辭誰作

唐孔穎達

論陰陽不變

明曹學佺

論剛柔往來上下之說

明曹學佺

論參同契

明曹學佺

論參同契

明曹學佺

卷之七

經籍書

書論

論舜陶漁

明曹學佺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

明曹學佺

論郊禘

明曹學佺

論啓大猷于耳

明曹學佺

此葉北大配補

西伯截黎辯

明曹學佺

微子不奔周辯

明曹學佺

金縢非古書

明曹學佺

周公居東二年辯

明曹學佺

論我之弗辟

明曹學佺

論大猷未集

明曹學佺

論秦誓

明曹學佺

卷之七

經籍詩

詩論

宋蘇洵

詩論

明鍾惺

關雎辯

宋鄭樵

國風辯

宋鄭樵

豳風辯

宋鄭樵

商春頌辯

宋鄭樵

大雅小雅辯

明楊慎

四始品目

宋程大昌

論國風

明曹學佺

此葉北大配補

論二雅

論三頌

詩序辯

詩有二南無國風之名

南雅頌為樂詩諸國為徒詩

論詩亡然後春秋作

論秦以詩廢而亡

原詩

卷二十二

經籍

明曹學佺

明曹學佺

宋程大昌

宋程大昌

宋程大昌

宋鄭樵

宋鄭樵

明蔣德璟

春秋論

春秋論

世變論

春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辯

晉范甯

宋呂大奎

宋呂大奎

明章潢

宋鄭樵

明王鏊

明王守仁

明曹學佺

卷二十三

經籍

禮樂志

禮樂論

三禮論

周禮論

周禮論

周禮論

辯周禮五疑

論周禮考工

論儀禮禮記

卷二十四

經籍

伶州鳩論律

律書

律呂正聲變聲

論律法

五聲六律十二管議

漢班固

明曹學佺

明瞿景淳

明瞿景淳

明瞿景淳

明申時行

宋鄭樵

元吳徵

宋朱熹

國語

漢司馬遷

宋蔡元定

明施世亨

明羅九思

論後世聲詩不傳

宋鄭 樵

論今樂可通于古

宋房 庶

論儒生不知樂

明楊 慎

卷二十五

經籍 子史諸家

論諸子

明瞿景淳

論古今史學得失

明瞿景淳

論續史

明瞿景淳

論史法

明錢謙益

論諸家

漢班 固

論文章

明譚元春

卷二十六

職官 內曹

舜典

虞書

周官

周書

內外論

宋鄭伯謙

職官論

明王世貞

論官司

明金 聲

論宰相

宋蘇 轍

議侍從宿直以備顧問疏

宋司馬光

議侍從預聞邊事疏

宋余 靖

論經筵事宜

宋程 頤

請開經筵疏

明楊士奇

上言講學勤政疏

明文震孟

論諭苑

宋馬端臨

史官助賞罰論

宋蘇 轍

論諫職

唐元 稹

論諫職

宋歐陽脩

論臺諫

宋蘇 軾

論臺諫橫議之禍

明周思兼

論漢唐九卿

宋林 駟

論任子

明瞿景淳

論武爵

明王世貞

請免留都筋弁赴北裝替疏

明王 宇

國朝官制畧

明林廷琛

卷二十七

職官 外曹

論牧伯

宋陳祥道

論按察

明施愛

論監司

宋孫洙

論守令

宋孫洙

論守長不可數易

漢左雄

卷二十八

吏部 選舉

論冢宰下兼六卿

宋林駟

選舉議

宋馬端臨

論九品中正

宋馬端臨

論賢良方正

宋馬端臨

論孝廉

宋馬端臨

論宏詞

宋馬端臨

論佐吏

宋馬端臨

論辟署

宋馬端臨

論薦舉

明瞿景淳

議

明林文裕

三途並用議

明李廷機

鄉書備才議

明林欲楫

論鬻爵

明瞿景淳

卷二十九

吏部 銓課

銓課議

唐薛登

省官議

唐杜佑

察吏議

明黃景昉

專任議

宋司馬光

請不用賍吏疏

宋包拯

爭吏論

明祝允明

糾舉武臣避事疏

明于謙

考舉鄉官議

明聶豹

卷三十

戶部 賦役戶口

食貨志

宋歐陽脩

論賦役戶口

明林庭學

論田制

明丘濬

論田賦

議徵輸緩急疏

論徭役

論徭役

論戶口

論民數

上流民圖

卷三十一

戶部 農務

古今議論卷

臣乘馬

富民

論農

論積貯

論貴粟

復漢以粟為賞罰議

卷三十二

戶部 國用

會計論上

明張以謨

明趙東曉

明丘濬

明謝肇淛

唐杜佑

宋葉適

漢徐幹

宋鄭俠

十三

齊管敬仲

齊管敬仲

唐牛希濟

漢賈誼

漢晁錯

唐呂溫

宋鄭伯謙

會計論下

議國計疏

論理財

論理財

卷三十三

戶部 市糶

論市糶

平準書

讀平準書

古今議論卷

論泉府賒貸

漢和糶

唐宋和糶

社倉記

本議禁改折倉儲疏

京儲議

卷三十四

戶部 救荒

周禮十二荒政解

宋鄭伯謙

明董其昌

明何喬遠

明張耒

宋馬端臨

漢司馬遷

明鍾惺

宋馬端臨

宋王應電

十四

唐杜佑

宋馬端臨

宋朱熹

明謝杰

明黃洪憲

明黃洪憲

明黃洪憲

歷代救荒事宜

救災議

明馮應京

議官雜書

宋曾鞏

勸通雜書

明董應舉

卷三十五

戶部 鹽鐵

明曹學佺

海王

齊管敬仲

鹽鐵論

漢桓寬

讀鹽鐵論

明董其昌

古今議論卷六

諫放民私鑄號

漢賈誼

請禁私鑄議

唐劉秩

論錢利

明章世純

錢楮論

明張溥

論鹽錢

宋呂祖謙

鹽政考

明申時行

鹽法論

明張溥

卷三十六 禮事繁多凡具三

禮部 分佈

問禮

家語

郊祀議

宋王炎

論郊祭

宋楊復

五帝祀議

明陳繼儒

議天地郊祀疏

明夏言

請親詣郊祀疏

明翁正春

議夏郊

明劉基

議魯郊

宋胡安國

明堂議

宋王炎

明堂告朔議

唐王方慶

殿祀欽明南郊請皇后充亞獻議

唐蔣欽緒

卷三十七

禮部 先代祀典

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

唐長孫無忌

請華元世祖祀

明陳棐

請封孔子為殷後疏

漢梅福

孔子廟堂議

明宋濂

議正孔廟從祀疏

明程敏政

議孟廟從祀

明張思

卷三十八

禮部 廟統

論廟制

明陳偕

禘祫議

唐韓愈

始祖配天議

宋馬端臨

議郊祀二祖並配疏

明夏言

皇后配廟議

唐陳貞節

昭穆更互議

通考

兄弟入廟議

晉賀循

議廟制疏

明楊守陳

卷三十九

禮部 追崇

定陶共皇議

漢師丹

漢安懿王議

宋史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號議

明萬象春

建文帝祀典議

明許衡

興獻議

明張孚敬

卷四十一

禮部 巡狩封禪

論巡狩封禪

明瞿景淳

巡狩議

宋馬端臨

文皇帝北狩論贊

明湯賓尹

議止南巡疏

明李廷相

封禪議

梁許懋

封禪議

唐魏徵

封禪議

宋孫奭

卷四十一

禮部 學宮

貢舉議

唐賈至

論學校

宋馬端臨

論太學

漢董仲舒

論鴻都門學

漢蔡邕

南安軍學記

宋蘇軾

國學鄉學議

明林文枬

五經博士議

明丘濬

爾雅與吏部議禮

論士習文體

卷四十二

禮部 莊郵

雙忠祠碑

義勇武安王廟碑

諸葛武侯祠碑

祭張睢陽文

許遠論

明董應舉

明姜逢元

明李夢陽

明錢 福

唐裴 度

明倪元璐

唐韓 愈

顏魯公祠堂記

岳王祠志序

岳王祠施全議

大忠祠記

請謚文天祥謝枋得疏

文丞相祠堂記

張手載贊

大義祠記

乞表忠義疏

宋曾 鞏

明湯顯祖

明李 贄

明羅 倫

明韓 雍

明羅 倫

明李 贄

明何 芬

明吳世忠

閩三忠祠記

請祀靖難諸賢疏

世忠祠記

乞為海忠介建祠

駿烈重光冊序

贈太常卿周順昌誥命

贈太常卿魏大中誥命

皇明父子忠孝祠碑

歸氏二孝子傳

明黃克績

明李若愚

明陳 奎

明陳仁錫

明蔡向高

明倪元璐

明倪元璐

明陸樹聲

明歸有光

議紀錄却賄三臣疏

辭建坊書

趙昂發夫婦死節紀

卷四十三

禮部 謚法

謚法議

節愍太子謚議

君臣同謚議

皇后及夫人無謚議

明高 拱

明文徵明

宋史

明王世貞

唐章 濬

唐杜 佑

唐杜 佑

太子無諡議

唐杜佑

諸侯卿大夫諡議

唐杜佑

國朝諡議

明李若愚

卷四十四

禮部 宗法

論宗法

宋張載

論復小宗

宋蘇軾

論宗法

明陳全之

為人後議
長子亦可為人後議

元羅虞臣

二口八議論宗

目錄

廿一

姓氏論

宋林駟

睦族論

明徐勉

卷四十五

禮部 喪服

喪服議 十則

明張鼎思

論劾史高之起服

宋史

扶植綱常疏

明羅倫

劾元輔不奔喪疏

明郝元標

卷四十六

兵部 兵制

八陣圖論

明陳偕

論井田為兵法之祖

明陳繼儒

春秋戰國兵志

明施愛

漢兵志

宋陳傅良

唐兵志

宋歐陽脩

宋兵志

元脫脫

國朝兵制

明金元嘉

國朝兵制

明陳勳

二口八議論兵

目錄

廿二

言兵事論

漢晁錯

練習說

明唐順之

選兵議

明戚繼光

議教土兵

明林燦

練鄉兵疏

明宋琬

請築東鄉外城議

明艾南英

卷四十七

兵部 將

論將

趙荀况

請許渾弒李晟等諸將自取機宜狀唐陸贄

論將帥措置乖方 唐陸贄

論將帥兵多無用 宋范鎮

論將帥須謀主 宋秦觀

論將帥用兵 明瞿景淳

蔡胡總憲戰功充狀 明茅坤

贈趙千戶武人說 明王慎中

任將議 明陳仁錫

紀三將失地利議 明陳仁錫

試將議 明李雯

重將權議 明陳子龍

卷四十八

兵部 邊防海防

論募民徙塞下事 漢晁錯

塞鎮議 明林文秩

制備議 明陳際泰

制奴議 明陳際泰

遼東鎮議 明馬森

復遼實着議 明陳仁錫

破三說擄奴巢議 明陳仁錫

遼議 明姚希孟

遼議 明郝之玄

遼左海防議 明陶望齡

淮浙海防議 考索

東粵海防議 明陳仁錫

閩海禁疏 明董應舉

閩海防疏 明王家彥

卷四十九

兵部 儲備屯田

請邊城儲備米粟等狀 唐陸贄

議復海運以裕邊餉疏 明龔用卿

議兵餉疏 明趙東曦

擬汰冗濫清宿蠹以足軍需疏 明黃道周

議屯田便宜 漢趙充國

屯田議 明董應舉

屯田議 明董應舉

屯田議

明夏允彝

屯田議

明楊廷樞

卷五十

兵部 舟車器械茶馬貢市

議脩車戰

明余子俊

論車騎

周士隆

議造戰船募水軍疏

宋李綱

論海運可習水戰

明丘濬

論戰船之弊

明陳益祥

日人議論公目錄

十五

增脩器械議

明丘濬

茶務

明章潢

國朝茶馬略

明謝肇淛

馬政議

明袁黃

馬政議

明林貞勝

議罷馬市疏

明楊繼盛

北虜貢市議

明王崇古

覆琉球進貢議

明劉應箕

卷五十一

刑部 欽

孔子五刑解

家語

富壽對

楚書熊

叔向論鑄刑書

左傳

除肉刑詔

漢文帝

復肉刑議

漢孔融

尚德緩刑書

漢路溫舒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宋包拯

訟李膺黨事疏

漢陳蕃

日人議論公目錄

十六

論韓國公冤事狀

明解縉

訴父冤書

明魏學洵

乞代夫贖刑疏

漢緹紫女子

乞代夫死疏

明楊繼盛

乞代夫囚疏

明沈東

國朝刑制略

明丘濬

出獄議

明李攀龍

議酌寬猛疏

明趙東曦

錦衣論

明霍詒

詔獄論

明張溥

卷五十二

刑部 鞠斷

孔子論義刑

左傳

論象刑

趙荀况

魏絳戮楊干

左傳

議除贖罪疏

漢貢禹

功臣賜死議

唐呂溫

將軍王去榮殺人免死議

唐崔器

口△議論參目錄

斷刑論

唐柳宗元

縱囚論

宋歐陽脩

贓律議

明陳建

復讐議

唐陳子昂

駁復讐議

唐柳宗元

復讐議

唐韓愈

復讐議

明沈一貫

卷五十三

工部 河渠溝洫

治河議

漢賈讓

治河議

明宋濂

治河議

明徐階

議興西北水利

明徐貞明

議興東南水利

明徐貞明

卷五十四

二部 河漕海運

古漕法非時不載 事亦並見篇中

論河漕

明瞿景淳

議漕倉

明章潢

口△議論參目錄

議運期宜早

明萬恭

論海運

明瞿景淳

卷五十五

工部 官殿苑園陵寢服物之屬

阿房宮賦

唐杜牧之

諫起上林苑疏

漢東方朔

諫山陵厚葬書

唐虞世南

歷論春秋工役

明汪克寬

議造大像疏

唐狄仁傑

乞停差官織造疏

諫造龍山疏

漢文皇帝論贊

明楊廷和

明詹仰庇

漢班固

目錄終

古今叢書

十七

古今議論參卷之一

董崇相先生諱應舉

曹能始先生諱學佺

全評

林山

家語

孔子論天文

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乘陽。垂日星。地乘陰。竅于山川。橫五行于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

此禮運篇中依王文恪先生纂出者。按太史公天官書云。遠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此二語盡奪才換。其實原本孔子此篇。

之。此二語盡奪才換。其實原本孔子此篇。

不息論天地之形。其書言人。一畫對性理。朱

未地也。源固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

平。乃其樞軸不動。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

風之旋。當畫則左旋。而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

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復前。旋轉

無動。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

渣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東。示勁風旋轉之中。故得

以兀然。浮空甚矣。而不墜耳。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

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極陽之數。而至于九

則極清。極剛。無復有涯矣。或問曰。天行健。朱子曰。

惟胡安定說得好。其言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

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

度。狀如騎。其用則六晝夜行九十餘里。今人一呼

一吸。隔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

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

健可知。因南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開得地在中間。或

未達。曰如弄珠。底以懸。運轉不住。放在空中。不墜

少息。則墜耳。今按丹書言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五

百息一千二百二十五息乃應一時胡氏之言蓋取諸此○或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朱子曰公且說天是何如得高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得高要之連地下亦只是天天只管旋來轉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地只是氣之渣滓故厚而深也○朱子曰地却是有空缺處天則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缺逼塞充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則靠着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并出又見地之廣處天包乎地

古今論衡 卷之一 天言 三

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問易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說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蓋地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所以發育萬物只是此氣

曹能始先生曰天主覆地主載載自足浮于所覆

者凡物皆然且天行徃如走盤之珠雖無停歇而卒不出乎盤之外也○然天以氣運地以形運凡有形者自不能與無形者敵如珠雖在盤內而其光彩則越盤外矣○中庸以博厚為地道高明為天道夫語天而曰高明則內外大小之跡不足以限之也故君子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又出於覆載之外者也

古今論衡 卷之一 天言 四

論天地之形

史伯璿

天問集註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黃帝問于岐伯
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又按邵子天地自相
依附之言至矣盡矣已無可疑所未曉者氣運水動
地若無可根著則不免有隨氣與水而動之患于心
終有未達者愚竊以意度之地若有所根著則其勢
當在下在下則當天之南樞入地三十六度處何以
知之蓋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此特就地而言之爾
地有如此之廣博則必有如此之深厚今地之在水

百家論命卷之十一

天官

五

面者可見在水下者不可見是則地之深厚皆在下
也。深厚既皆在下則天之半在地下者宜多為容水
與地之所不得如半在地上者之空虛矣。况在水面
之地北高南下而東南又有不滿之處。以此度之則
天之兩極所以北高而南下者正以地之形勢亦北
高而南下也。如此南方水下之地當極深極厚其下
必有所根著之處矣。天體繞地左旋無停息時地若
有所根著宜在南樞不動之處。非地之質根著乎天
也。天若果有非實非虛之體運乎地外則南樞所在

亦必當有非實非虛之體與地相貫通矣。如此則地
之所以兀然浮空久而不墜者非維大氣有以舉之
亦天體有以貫之。譬如花中之實其根蒂若不相連
則生意何由而相通哉。按書傳引渾天之說曰天之
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如卵之裹黃圓如
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如也。其術以為天半
覆地上半載地下其天居地上可見者一百八十度
半入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
亦三十六度以此觀之是地正當天之中也

百家論命卷之十一

天官

六

地當天中誠是而南樞之說切實

論日月

沈括

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也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
 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
 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
 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
 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
 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
 有○形○而○無○質○故○相○直○而○無○礙○程○子○有○云○日○月○之○為○物
 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蓋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

百家義論卷之二

天官

一

而日不為之虧月之光一日之光耳。

沈說已盡諸儒弗載

日月行道

唐順之釋

漢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日光
 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
 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
 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
 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
 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而立八尺之表而
 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
 短之制也日去極遠近難知要在晷景晷景者所以
 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
 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
 勝○故○為○涼○寒○也○一曰晷長為潦短為旱奢為扶扶者
 邪臣進而正臣疎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黑
 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
 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
 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
 然用之一大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
 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

百家義論卷之二

天官

八

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夙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也。

古八歲論卷之二 天官 九

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日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日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曰：月為風，雨為寒，溫冬至日南極，暑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暑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故書

古八歲論卷之二 天官

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于下，日月運于上矣。日出房北為雨，為陰，為亂，為兵。出房南為旱，為天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效也。讀班史是篇，及瞿文懿星官，乃知凡天文志及天官書所以不入。

月受日光

性理 朱熹

朱子曰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天問夜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鬼常居其腹乎答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魂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當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于西既望終魄于東而週日以爲明乎故惟近世

古今論衡卷之一 天部

沈括之說乃爲得之括之言日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空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矣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

空水者何即天以氣運者也

既死而復生也若顧鬼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鬼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足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又日月體常圓無闕但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故全暗至初三四漸漸離開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上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從地下四邊射出月被其光而圓古今人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以爲無闕

古今論衡卷之一 天部

未一段卽是論晦朔弦望按或問上弦下弦之義邵康節先生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及一半如弓之下弦又按張唐父先生代醉編記餘冬錄言中國以月晦爲一月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言月生至滿謂之白月虧至晦謂之黑月云

月星不受日光

史伯璿

按沈括之論曰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如此則日光必照若月月乃有光耳若日光為物所遮隔照不着月則月乃無以為光乎或者又曰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如此則日月之行不免有隔地之時若日光為地體所障月體為地影所蔽則月必無日光可受又將何以為光乎愚終是不慚于心何者地體甚大若謂其有影則凡物之影必倍于形地之與水豈無十萬里之廣厚則對日之衝其影又當倍此以天度言之一度纔二千六百三十里有餘耳九行與黃道近者只在一度耳間極遠者不過六度便以六度計之不過一萬五千七百九十二里有餘而已而地與水之影在對日之衝者乃有一二十萬之廣大可以遮六七十度不知月行入在此影中日光亦能照及之否故謂為無影則可不免有影政恐月為地影所蔽失光之時豈一夕二夕而已今則月自生明之後無夕不光雖有時而食亦不過一時之頃而已不知又何說也又按文公嘗言月與星有光

百家論論全

卷之二

八

一三

皆是受日之光以為光愚亦有所未達者夫既日月

與星皆受光則月之生明在朔之第三日是時月也

去日三四十度矣然始生之明不過一線之微漸增

以至於半而弦漸增至于滿而望望後漸虧以至

晦亦然無明生頓滿之理今經星緯星近日遠日光

皆圓滿皆無以漸者姑以金星言之金星附日而

行自距合後進在日前只去日十八度便夕見西方

或退在日後亦只去日十八度便晨見東方是時去

日如此之近皆一見便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又不

知此何說也愚竊以意度之則似乎星自有光不待

受日光以為光者星若果自有光焉知月之不自有

光也乎若月之所以有明者蓋日月與星雖總謂之

三光而陰陽大小則異焉是故日為太陽猶四象之

老陽六十四卦之乾卦是純乎陽之象也月為太陰

猶四象之老陰六十四卦之坤卦是純乎陰之象也

日純乎陽故其光獨盛而其體四面皆光月純乎陰

故光不及日其體半光而半晦光乃其面晦乃其背

即所云魄耳日全體光而月半體光若陽全陰半之

百家論論全

卷之二

十一

意也。至於星則陰陽合體而不純矣。文公嘗言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陽中之陰。猶四象之少陰少陽。六十四卦中凡陰陽合體之六十二卦。是不純乎陽。不純乎陰之象也。不純乎陰。故其光皆全。不如月之半明半晦。不純乎陽。故其光雖全。而不如日之獨盛也。三光之體不同。恐或如此。星既本自有光。則近日遠日。遠日光皆圓滿。不必致疑可也。獨月之近日遠日。而光有盈虧之異。則未得其說。竊以爲日君象。月臣象。臣主敬君。故月常面日。而不敢背此其光。所以自生而消。日消而虧。皆以漸而進退也。何以知其然耶。日以九行與黃道離合遠近之勢。知之觀九行與黃道相交相去之勢。則知月之光。月既不敢當日道而行。又不敢去日道太遠。遠去日不遇六度而已。甚則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月于行之常變。皆不違乎日如此。非臣敬君之意。而何如此。則常面日而不敢背。亦何足怪乎。要之月自有光。則地影遮隔之疑。亦可釋矣。

不受日光之說亦甚有理。但愚以晝夜思之。晝則

日○光○自○上○照○下○故○星○月○之○光○暗○夜○則○日○光○自○下○照○上○故○星○月○之○光○顯○則○受○光○之○說○畢○竟○較○精

百公議論卷之十一
 一六

北辰

朱熹

問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之爲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傍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

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猶輪之轂。礎之躄。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

按天文圖。天樞紐星在四輔宮者。爲天皇帝。大帝。其神曰耀魄寶。初一日帝。次日后。次三日妃。次四日太子。次五日庶子。

北辰辨

朱熹

帝座惟在紫微。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若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礎之躄。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于不動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昏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柱一輪。而四轂一礎。而四躄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

撫五辰論

陳 偕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而五行之修者。養民之政。所繇定也。禮運曰播五行于四時。蓋五行在地為物。在天為時。故當惟時撫于五辰。春盛德在木。迎春于東郊。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布農事。犧牲毋用。毋禁止伐木。安萌芽。毋作大衆。以妨農事。毋鳴川澤。毋澆陂池。無焚山林。田獵。置罟羅罟。餒獸之藥。毋出九門之類。以撫木之辰。夏盛德在火。迎夏于南郊。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毋大田。

論衡卷之六十一 天官

獵出輕繫。挺重囚。止聲色。薄滋味。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之類。以撫火之辰。中央土之辰。寄旺于辰戌丑未之月。以成五行之序。秋盛德在金。迎秋于西郊。命將帥。選士勵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禁止姦慎。罪邪。養衰老。趣民收斂。乃勸種麥。毋或失時。霜始降。則百工休。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之類。以撫金之辰。冬盛德在水。迎冬于北郊。實死事。恤孤寡。謹蓋藏。坏城郭。戒門閭。固封疆。塞蹊徑。謹房室。省婦事。去聲色。禁嗜欲。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

田器。專而農事。毋有所使。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之類。以撫水之辰。周官仲春。新陽水。仲夏。新陰水。季春。出火。季夏。納火。司空相。阪。隰。秋。為徒。杠。春。達溝渠之類。無非所以撫五辰也。

施爾奮曰。按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熒惑曰南方夏火。太白曰西方秋金。辰星曰北方冬水。填星曰中央季夏。於人為五常五事。五常或虧。五事或失。或逆其時令。傷其行氣。則罰見於其星。四星又以填星為主。歷者所在。關合以占。變應與天官書

論衡卷之六十一 天官

互為詳畧。至曰有德受慶。無德受罰。星復無所與矣。唐一行稱。姬氏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焉。故周人常閔其祿。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鶉火。以達天竈。及其衰也。淫于玄枵。以害鳥帑。又其後也。歲星失行於上。而侯王不寧於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及于大運之中。理數然也。太史公曰。五行失軌。度則占。又曰。雖有明天子。必占熒惑之所在。何哉。班氏曰。熒惑天子理也。故云。或曰。五星之變。俱足致殃。而熒惑為甚。今參以二行之說。

亦當于

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受○火○行○正○氣○抑○司○馬○氏○世○典○
周○史○既○任○漢○主○占○為○切○於○當○世○之○務○乎○一○行○又○稱○
五○星○失○行○不○可○歸○罪○於○曆○糾○其○留○逆○伏○是○凌○歷○闕○
食○皆○繫○之○於○時○而○象○之○於○政○耳○不○然○皇○天○何○以○陰○
陽○下○民○驚○悟○人○主○哉○

八歲音八 天官

七政左旋論

吳澄

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
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
順行難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立處算之因此
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
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
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着故也今當以太虛中
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
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于太虛盤

八歲音八 天官

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于天積二十八箇月刻不
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不及于天積
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營惑之行比歲星更遲
其不及于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營
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無餘無欠比
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
太白之行稍遲于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
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于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
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及比天為差十

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人多不曉以為遲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亦火其行之速過于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愚輯書傳亦主左旋之說蓋天之左旋既帶動日月一月一周則日月亦自當左旋矣豈自西而東之人乃自東而西者能提挈之乎但比天行不及其退處即若其進處而觀者以為右旋也蓋亦因天而右之也殺齋沈氏曰天行速每日過一度進

而與日會以成一暮月行遲每日不及日十三度有奇退而與日會以成一月按此會字即是週字月是週日非週天也天統乎日故月亦云周天曹能始先生

二〇〇 議論卷之二 天官

辨七政違天右轉論

史伯雍

昔堯典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氏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比天不及一度月麗天左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朱子曰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

二〇〇 議論卷之二 天官

最好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或疑儒者言日月每日不及天一度與十三度曆家言日月每日行一度與十三度有奇二說不同愚謂不然二說雖反戾其實只一狀蓋天體非但高圓不動待日月自就上運行即天亦是運動物天非有體也二十八宿與衆經星即其體也此二十八宿與衆經星繞地左旋一晝一夜適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亦與之同運但不及其健則漸退而反似右耳

以未爲中。尚言盡之矣。堯典則舉四時之正。而言月。則舉十二時之中。而此其所以不同也。中星正於午而中於未。正如旦兆於子而起於寅。

古今議論卷之二

天皇會通論

王應電

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官
 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
 之居也。官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
 臨之紫微。朝夕在焉。所謂北極天樞。居其所而衆星
 共之者也。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
 出。循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
 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其紫微之帝。猶郡
 國有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

古今議論卷之二

卷之二

天

者。蒼龍。白虎。玄武。朱雀。各七宿也。角。鳥獸生角。草木
 甲折。主化生萬物者也。亢。曰疏廟。主章奏。明目達聰
 也。氐。爲天根。天行始於東。故此爲根。太子爲天下根
 本。是以取象焉。騎官。主國有大事。太子合國子而用
 之者也。陣車。兵車也。車騎。乘車之馬也。騎陣將。所以
 帥國子者也。古之命將者。賜弓矢斧鉞。得以專征。然
 則大將總兵於外。母乃非國家之利乎。周禮。國有大
 事。則國子皆屬於太子。惟所用之。故大將統兵。權於
 外。以正軍法。太子握兵柄於內。以遏亂原。房。天子之

星官論

瞿景淳

在昔黃帝命容成總六術時代古遠莫可紀訓而南
 北正以降法不經見人無所紹述宣夜周髀崇亂飾
 惟使天下神其事莫敢以疑聖人之情隱矣昆吾梓
 慎子韋史佚禪窻尹臯諸家述稱則又不若巫咸甘
 德石申雅善名數不可得易也故三家書世為星經
 之祖焉漢唐諸太史令皆北面而神明之王者應歷
 興起禁閱其書經生博士鮮有聞者賴國有掌故籍
 其書焉相保章氏世其業故猶有明焉咸商人以黃

紀星百四十有四德齊人以玄紀星五百十有一申
 魏人以赤紀星八百有十紫官以下為垣三玄枵以
 下為辰十有二角以下為宿二十有八垣峙內主令
 宿國外主應辰野之辨森乎備矣其在法於中外官
 不變則不占經故無變也是故古者惟五緯焉太史
 公曰五星失軌道則占蓋謹變也緯曰歲曰熒惑曰
 太白曰辰曰填其在朝出為羸羸為客夕出為縮縮
 為主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故法於主
 客乎占焉五緯之行或入黃道裏或出黃道表出入

行八緯論卷之二 天官

三

常非可數致故法於表裏乎占焉其東行日順西
 行日逆順則疾逆則遲不順不遲日留與日相近而
 不見日伏伏與日同度日合故法於留行遲疾之類
 占焉夫歲也熒惑也填也其行遲夜半經天其初與
 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追日不及則晨見東方行近
 中則留留經旦過中則逆逆則又順先遲漸速以至
 於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焉太白也辰也行速而不
 經天其初與日合之後疾行而先日夕見西方行近
 南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近日則逆逆則又遲去日少

遠則疾行以追日晨伏東方乃更與日合焉此五緯
 之大經也其在法也填歲緩則不行惡則過分逆則
 占熒惑緩則不入惡則不出遠逆則占辰太白緩則
 不出惡則不入非時逆則占是皆變而後占故曰謹
 變也古歷五緯皆順行秦歷始注金火行逆漢初測
 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法至詳矣末術承傳鮮相密
 察至後張子信者隱居海上測用渾儀積三十餘年
 乃得緯差法其言五星好惡之異辰星見伏之變又
 前古人未得者近代吳徵氏雅意論著敦叙七政取

行八緯論卷之二 天官

三

逸志絕諧更新之擬於張李僧王諸家貴自表見轉
 相異同吾何以稱焉古有之天道不誥不貳其命喜
 則合譽射怒則格澤生幽玄之載何嘗倚也故五星
 掩字凌犯芒角變色皆徵以五德承以五官配以五
 事是故精禋之交明君慎之能遇災而加懼見祥而
 滋傲思其咎謝其過不敢荒寧君人者之道當然爾
 太史公曰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教其次脩禮
 惟知道者擇焉蓋嘗聞之歲星之精為天棓為天槍
 為天猶為天銜為國皇熒惑之精為昭且為崑丘旗
 為昭明為司危為天燒填星之精為五殘為大賁為
 昭星為繼流太白之精為天杵為天柎為伏靈辰星
 之精為托矢為拂樞為繞經其出也或候以日辰或
 占以方位或測以色象皆星變之可警者也若夫天
 性平則政教得胡星明則禮樂興亢星明則大臣納
 忠氐星明則大臣奉度與夫昴明則獄平柳明則國
 安無為之德蘊於淵衷則北辰之居所可侔矣相說
 之情律呂交和則三台之齊色可觀矣璇璣昭鑿玉
 衡效應觀諸北斗而可徵鶴書招訪鸞侶翔翔祝夫

口八議論卷之二 天官

少微而可見皇猷玉潤則東璧聯輝矣帝典金清則
 左角旁應矣
 叮嚀謹變而已

口八議論卷之二 天官

天以輕清之氣而運于上。一日一夜而過太虛一度。其道左行。日月五星亦以氣而麗乎天。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隨天而左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日月相會。歲凡十二。方會則月光盡滅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舒前縮後。近一遠三。則月斜倚而為弦。與日對當天之中。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至望而日月之對。東西對道。南北對度。日射

口八議論卷之一

月而月為之食。日至婁井之方。月行青朱之道。則為春。為夏日。至角牛之方。月行白黑之道。則為秋。為冬日。道發南則影長。極遠而冬至焉。日道欽北則影短。極近而夏至焉。二至之中。則道齊影正。而春秋分焉。山岳之精。鍾而為星。中元為北極。上元為太微。下元為天市。二十八宿。眾星者。言乎其經也。金木水火土五星者。言乎其緯也。金水附日。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故曰有遲有速也。北極則出地上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

極則入地下三十六度。常隱不見。故曰有伏有見也。朝出曰羸。夕出曰縮。西行曰逆。東行曰順。不東不西曰留。若及日犯妖變曰寺。合譽之生示其喜也。格澤之生示其怒也。執法郎位象其官也。明堂靈臺象其物也。是故皇極建而太微明。相道得而三台麗。諫諍開而執法顯。刑罰清而貫索空。角應將帥之良。胃應倉廩之實。少微以應遺逸之求。亢宿以應黎獻之供。室應營造之省。斗應禮樂之彰。五星聚奎以應文運之昌。五星聚斗以應武功之競。則求端於天而奉若

口八議論卷之一

其道者不責之以甘石巫咸之術也。揚基精於天文。迨卒以其書授子璉。曰。即進之上。勿令後人習也。武廟閣通考天文星有注。張遍問莫知。遣中使下問翰林。獨楊慎引諸書甚悉。中使戲曰。狀元博學。得勿私習天文乎。惟曰。私習故基以為戒。至論皇極建相道。得事應。則士大夫之所宜聞。即慎所引者。亦非基所授者也。

雜論風雨雷電霜雪水電之屬 諸子
董仲舒曰陰陽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
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其擊之光也雨乘虛而
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
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
目雪不封條此聖人在上陰陽和也鮑敬問曰雨既
陰陽相薄四月純陽十月純陰無二氣相薄則不雨
乎仲舒曰舒陽用事惟夏至一日是故曰其不雨乎
曰然有則妖也○觀物張氏曰雷者震之氣電者離

之氣也風者巽之氣也陽為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為
雷怒而極激而為電陰已不能制矣散而為風則反
制陰也故風與電皆為陽之極雨者水之氣蒸而為
雲凝則為雪露者上之氣升則為霧結則為霜雷出
于石電生于火有雷則有電火出于石也又曰陽倡
而陰從則流而為雨陰格而陽薄則散而為風剛倡
而柔從則蒸而為雲柔畜而剛動則激而成雷客主
後先陰陽逆順不同也風雨白天而降故言陰陽雲
雷自地而升故言剛柔○致堂胡氏曰或問雷電何

為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
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陶
闢之所為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
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
疑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電既聖人復
起不能易矣曰世人所謂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
墜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墜于地則成形
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
也曰先儒以為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

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
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適映雲際則
如是而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
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化偽誕之說
而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張橫渠曰陽在
內者為陰氣所蒙不得出則震擊為雷霆蓋雷是天
地間義氣人為不善適與之合則震擊之有所謂水
者氣之擊搏自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氣之墜則
為石猶乎星之隕也其謂神物主之以及書字定無

不實成
龍行雨
想亦成
然如氣
酒自是
水火相
運亦必
術能疑
說其一
飛

此理○或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與陽氣
交蒸故能成雨然雨者陰陽之氣蒸鬱而成非必龍
之爲也又曰如飯餽有蓋其蓋蒸鬱而下汗淋漓則
爲雨如飯餽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爲霧○程伊川
曰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爲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
則爲雲○朱子又曰霜只是氣結成雪只是雨結成
古人云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
露露止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亦無霜露○或
問高山無霜露其理何如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
微有露氣便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只是雨遇寒而
凝故高寒處先雪○又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爲
陰數天地自然之數也太陰玄精石亦六稜又曰
雪非能爲豐年其所以然者以其凝結陽氣在地至
來歲發而生萬物也○又曰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
息也今此處無風或旋在他處或旋在上面都不可
知如夏多南風冬亦多北風蓋亦可見○又曰天地
間物有氣便有形如蠶棘木只是薄而爲日所照成
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

下八議論卷之二 天官 七五

○程伊川曰電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沙氣也聖人在
上無電雖有不爲災今電下時兩頭皆尖有稜疑是
初間自圓爲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電字從
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電也

下八議論卷之二 天官

天文雜辨

瞿景淳

太極者動靜之源也。陰陽者法象之本也。陽以燥為性，以奇為數，以剛為體，陰以濕為性，以耦為數，以柔為體。論造化者，權衡於此而已矣。今夫輕清上浮，曰天，乃陰陽法象之最大者也。晉天文志謂天如磨形，日月蟻行於上，蓋惑於日月右行之說。彼呂氏春秋及繁露分九野十端皆妄也。而况謂斷齋鍊石尤為不經。天一氣也可以鑿而立石，而補耶懸象著明日，日乃陰陽法象之尤甚也。屈原天問謂西北無光燭

龍銜火以照此蓋惑於天不足西北之說。彼淮南子謂行九州七舍皆妄也。而况謂揮戈棄杖尤為不稽。日一火也可以戈而揮杖，而逐耶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詩之論天河也。蓋折木形如匹練，在箕斗之間，故絕漢曰天潢抵良曰地紀。若彼圖記之謂得支石博

物志之謂乘仙槎皆小人無忌憚之言也。三五而盈，二五而闕，記之論月也。蓋月形如水輪，乃太陰之精。故借光曰銀丸，黑子曰地影，若酉陽書之謂得玉斧，五經通義之謂化璫，齊東野人之語也。是以五錯

月有蟾
蟾之說
生於仙
仙槎
帝使
和戶口
常餘
月則端

漢書是
常處之
漢書是

落太白熒惑鎮辰歲星與天日謂之七政。吳澄謂有疾徐則謂金水附日鎮星最疾辰星最遲理或然也。若夫妖星曰孛絕跡而去曰飛跡相連曰流其詳見於漢書。至於足萬二千五百二十之名數者與物數相當也。吾豈敢遽以為定數耶。風以八扶搖若明庶清明條景闔闔涼與廣莫不周謂之八風。陸機謂有離合謂列子御風來而草生去而木落理所無也。若夫上下日類日出日暴陰風日隨其詳見於爾雅。至於換七十二番花信者與七十二候相當也。吾豈敢

遽以為實信耶。雨之所以降以陰陽相和而成。故詩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而豕涉。波月離畢皆以為雨之兆。是可信也。至朱子謂雨如飯餽極為著明。若仲舒之用楫魚仲尼之識商羊吾尚以為未真。彼石牛

黑驢之說好事者為之者也。何足辨乎。雷之所以鳴以陽在內不得出而奮至朱子謂雷如爆竹最為親切。若宋史之謝仙火輿地記之社金門吾尚以為未確。彼石室仙車之說好辯者為之也。何足難乎。時雨將降山川出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或記公羊傳有

是言矣保章氏以五穀辨吉凶則青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於理有之若尚書中候及漢書之謂堯璧漢鼎謬矣若夫金枝玉葉見於崔豹古今註皆道聽塗說者也上天同雲雨雪紛紛天地陰陽溫則爲雨寒則爲雪周詩大戴禮有是言矣韓詩外傳謂凡草木花多五出雪獨六出以應太陰之數於理有之若毛詩之咏蟋蟀謝道蘊之咏柳絮近矣若夫劍馳玉馬見於真定記皆喪心病狂者也大抵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造化之跡無一物而非陰陽之理故嘗合而論之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天之半明半晦日之半蘇半縮月之半盈半虧星之半動半靜皆陰陽之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也若雪隨雨而凝雨隨雲而降雲隨風而飛風隨雷而烈雷之出入風之上下雨之作止雲之升降雪之消息何莫非陰陽之往來哉然則學者果何以析群疑乎本之繫辭以窮其原合之太極圖以盡其蘊參之經世以極其變考之正蒙以知其化終之晦翁語以會其全則造化之意言象數皆在我矣而奚必旁搜

古今議論卷之二

天

理

博採以玩物喪志哉

而

古今議論卷之二

天

理

五行論

班固白虎通

易大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五行根宗悉備諸此。箕子洪範陳休咎。仲尼春秋紀災異。凡以著明天教。昭彰烜赫。使為之子者。知所嚴憚。畏懼焉。爾漢班固分天文五行為二志。所謂補史遷之闕。誠然而歐陽脩言占驗之事。官司之守。占之有中。有不中。

百家論卷之二 天官

四三

不可以為常。陸九淵亦言。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其指陳事應。非一。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罔所畏忌。用知春秋不言事。應之為正也。愚故干班史五行事。應類弗載。但載白虎通五行論。傳儀象云。蓋體具而用已備其中矣。

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為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早者親事。故自周于一行。尊于天也。尚書一曰。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滙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比于五行最。

百家論卷之二 天官

四六

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包曰。土之為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合物得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為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

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繁傷成物。辛所以殺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然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北方其是朽者何。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受詬濁。故是腐朽也。東方者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南方者火也。盛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

古人論命卷之一

四

萬物成熟始復。諾故其臭腥。中央者土也。主養。故其臭香也。只今曰：東方其臭羶。南方其臭焦。中央其臭香。西方其臭腥。北方其臭朽。所以名之。為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火陽見寅寅者。演也。律中太簇。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卯者度也。律中夾鍾。衰于辰辰者。爰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甲者萬物孚甲也。乙者物蕃屈有節欲出。時為春。春之為言。俸俸者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角者動

也。氣動躍也。其帝太皞。皞者太起。萬物擾也。其神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為言萌也。陰中陽故太陽見于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呂。盛于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于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丙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時為夏。夏之言大也。位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為鳥。離為鸞。故少陰見于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于酉。酉者老物。收。欽律中南呂。衰于戌。戌者藏也。律中無射。無射者

古人論命卷之一

四

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為秋。秋之為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欲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為言搏。討也。故太陰見于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于子。子者孳也。律中黃鍾。衰于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呂。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揆度也。時為冬。冬之為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為言。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玲

土爲中宮其日戊巳戊者茂也巳抑屈起其音宮
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月令云十一月律謂之
黃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
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大也呂者拒
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爲拒者旅抑而拒難
之也正月律謂之太簇何太亦大也簇者奏也言萬
物始大奏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
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
也漢者解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

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

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
始賓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
種類衆多也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
始傷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
尚有任生莽麥也故陰拒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
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已
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
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水王火相土死
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勝王者囚故王者休見王火
相何以知爲臣土所以死者子爲父報仇者也五行
之子慎之物歸毋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燠金生水
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相禦五行所
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
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
故土勝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
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爲衆陰所害猶紂王

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益之土以應之欲溫則溫欲

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
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爲木字金者
堅強難消故毋以遜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
又陽道不相離故爲兩盛火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
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
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
榮金非土不成水無土不高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
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五行何

以知同時起丑訖義相生傳曰五行並起赴各以名
別陽生陰煞火中無生物水中反有生物何生者以
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
為南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東西非其極也
故非一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陽者
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膏委故不可食水
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火陰在內故
殺人壯于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
人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

百八論論本 卷之二 天官

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水火不可加
入功為用金木加人功何火者盛陽水者盛陰氣也
氣盛不變故不加人功為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
須人加功以為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
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為君君不可更為臣五行常在
火午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
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人君之象象尊常藏猶
天子居九重之內臣下衛之也藏于木者依于仁也
木自主金須人取之乃成陰甲不能自成也木所以

浮金所以沉何子生于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
何有知者尊其母也一說水畏金金之妻庚受庚之
化水者法其本柔可曲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沉
五行皆同義天子所以內明外昧人所以外明而內
昧何明天人欲相嚮而治也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
為時五行為節故木王即謂之春金王即謂之秋土
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子不肯禪何法法
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死于繼何法法木終火
王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

百八論論本 卷之二 天官

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
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于季獮之間也
子之後離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
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
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
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十三日名其
功也善稱君過稱己何法法陰陽共叙共生陽名生
陰名煞臣有功歸于君何法法歸明于日也臣法君
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掠直木也臣諫

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于上也。君子遠于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為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為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庶民。何法。法天有象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孤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取火養母也。不以父命廢主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法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始終。天氣亦為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臟六腑。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日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日所不更照。何法。日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

古今談論卷

朱之一

天官

三三

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殺也。中不無支離。然往往有大關係處。蓋用五行志。五常若不徒區區于母生克間。

古今談論卷

朱之一

三三

聚收冬閉藏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謂歲
德日掌賞賞爲暑歲掌和和爲雨夏行春政則風行
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
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九
墳發故屋辟故窳以假貸三政曰令禁扇去笠毋扱
免除急漏田廬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
之五政曰令禁且設禽獸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
乃至也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
其德憂哀靜正嚴順居不敢淫佚其事號令使民毋

古今議論卷之二 天官

淫恭順旅聚收量民資以蓄發賞彼羣幹聚彼羣材
百物乃收使民無怠所惡必察所欲必得我信則克
此謂辰德辰掌收收爲陰秋行春政則禁行夏政則
水行冬政則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
政曰禁博塞園小辨闕譯蹠二政曰毋見五兵之亦
三政曰慎旅農起聚收四政曰補缺塞拊五政曰脩
牆垣周門閭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日月其時曰
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越温怒周密其事
號令脩禁徙民令靜止地乃不泄斷刑致罰無赦有

罪以待陰氣大寒乃至兵甲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
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掌罰罰爲寒冬行春政則
泄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是故冬三月以壬水之
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脩
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
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
民罔分異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
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
易節失次則賊氣遊至則國多灾殃賊氣遊至是故

古今議論卷之二 天官

聖王務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
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
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
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
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食則
脩德月食則脩刑彗星見則脩和風與日爭明則脩
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危於天地之誅也
施爾奮曰春秋無事必書首特故深右與乎桓仲

二十四氣論

吳萊

或問二十四氣之論予曰是言氣之行有序也而莫不有義有焉穀雨如雨我公田之雨蓋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芒種二字見周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處暑如既處之處處止也謂暑氣將于此時止也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為節寅之半則為中一年四立即四時節氣二分二至即四時中氣九十日之氣往者過而來者續故謂之立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夏冬不日分而日至至有二義子至

古今議論卷之二

天官

天官

天官

已六陽午至亥六陰至者介乎巳午亥子之間也冬至亥陰極故曰至于陽于此生亦曰至夏巳陽極故曰至于陰于此生亦曰至日影短至長至亦然且以上半年論之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漢律曆志驚蟄在正月中注今作雨水蓋自秋分水始涸立冬始水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今日雨水者先是為露為霜雪皆水氣凝結以至於寒之極春則水氣流行而又為暑之始也况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于水春屬水水生于水今曆立春後繼以雨水宜也卦

氣正月為泰天氣下降當為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

上當為驚蟄今曆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按國語四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為三月節此風屬巽蓋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為雷也清明者萬物齊乎巽巽為風也巽口潔齊故風曰清明明有潔齊之義律曆亦明潔之義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上當脈動今又而其穀于水也周禮稻人掌稼下地注謂以水澤之地種穀即穀雨之謂也漢律曆志穀雨注今作清明以今觀之穀雨似遲半月然風土有不同人力有遲速必至此然後無不種之穀也四月中小滿先儒云小雪後得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晝故為冬至小滿後陰生亦然夫四月乾之初謂之滿者姤初姤豕蹢躅坤初履霜堅冰蹢躅其小蹢躅喻其滿霜喻其小堅水喻其滿易言于一陰既生之後曆言于一陰方萌之初慮之深防之豫也小雪後有大雪此但有小滿無大滿意可知矣若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此二氣獨指穀麥言者處暑農

古今議論卷之二

天官

天官

乃登穀此日穀雨農家方種穀冀今年之秋也穀必

原其生之始者。穀種于春。得水之氣。成于秋。金尅木也。麥必要其成之終者。麥種于秋。得金之氣。成于夏。火尅金也。木氣柔故穀類垂。金氣剛故麥類昂。此陰陽自然之理也。無穀民何以仰食。無麥民何以續食。春秋大無麥禾則書之。此也。六月節小暑。六月中大暑。不知者以爲夏至後暑已盛。不當又謂之小。不知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之終。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曰小暑大暑。不過上半年氣候之辭爾。陰陽冲和之氣。不頓息。大暑非驟至于大也。錄小而驟至于大也。六月中暑之極。故爲大。未至于極。則猶爲小也。大小二字。最可見造化消息。進退之理矣。復以下半年論之。七月中處暑。即如幽風首七月。暑之終。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于此乎處也。觀處暑二字。便自有幽風七月。意思。八月中白露。九月節寒露。秋屬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寒固有漸也。九月中霜降。露寒始結爲霜也。立冬後曰小雪大雪。寒氣始于露。中于霜。終

百八議論卷之二 天官 六

于雪。霜之前爲露。露。綠。白。而後寒。霜之後爲雪。雪。綠。小而至大。皆有漸也。至小寒大寒。亦猶幽風一之日。厥發二之日。栗烈。厥發風寒。故十一月之餘。爲小寒。栗烈氣寒。故十二月之終。爲大寒。幽土寒早。故寒氣先要之。此不過總結下半年之氣候。爾合而言之。上半年主生。曰雨曰風曰雷。皆生之氣。下半年主成。曰露曰雪曰霜。皆成之氣。下半年言于時。不言農農事。莫急春夏也。先儒言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立。春雨水後。寒氣漸變。至立夏則寒漸化爲暑矣。然曰小暑大暑。其化固有漸焉。立秋處暑後。暑氣漸變。至立冬則暑盡化爲寒矣。然曰小寒大寒。其化亦有漸焉。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觀二十四氣。而參贊發理之事。豈無小補耶。

百八議論卷之二 天官 六

匹得周易全部疏過月令一篇

一歲寒暑之候

黃道周

盈虛之數不可以稽日升降之形不可以測地日之
 脩短不倚於坤儀地之升降不徵於海勢觀候者所
 不可以不審也寒暑往來著之於天而論議相差豈
 不異哉橫渠嘗言地有升降日有脩短陽上地下中
 虛而景長陽下地上中盈而日促脩短既分寒暑以
 定黃瑞節日晝夜脩短因天體之高低潮汐往來因
 月行之進退大地升降殊為不然以愚所見天體月
 行亦何必皆然也凡人所見求其一是律家考暑以

古今談論卷之二

卷之二

三

定二陸望極遠近以分涼煥景短而日長以為暑景
 長而日短以為寒此以為占候之至畫而二氣之確
 筭也然而渾儀斜倚則日道多南踰中道於地中移
 冬行於南昞則北土鮮有晡陽嵩陰未無日道何以
 居延之取照不異於東唯鐵勒之爛脾更炎於南土
 是則九十一度未當員顧之中而三十二餘未迫垂
 地之極也且以樹表中道縣番則影收平視則暑縱
 絲其影之有邪正非緣體之為高卑故地下之深路
 於天上而表正之維均於地中如必井鬼之分去地

最卑則地中之度倍浮牽牛之至去地最卑則地中
 之度倍浚折而勾之天體正方是則暑極於寅戌原
 經道於圍三寒極於辰申非表殺而制一此夫去極
 度暑之不足以定序也然升降之說程於脩短耳目
 可辨詞說可推盈虛之數不及天地槩可見焉繇斯
 而談歲維主日水則比地二兩潛施九六各濟復濟
 而陽漸升姤濟而日漸降升降之平皆在卯酉衝地
 之分約百八十二升高則視北升下則說南人之所
 謂高卑即天地之所謂南北高下之間各一十二故

古今談論卷之二

卷之二

四

陽升而氣盈者日行之高則以為修高而迫下其影
 宜短如懸火而視箸也陽降而氣虛者日行之下則
 以為短卑而逼下其影宜長如焚火而視倚也天下
 之移一度則臨地之差九十卯酉之間影殊南北故
 其所也天地之數以日而從星以水而從月日歲也
 星辰也月節代水候也天生承而寄於地地使比於
 月地生辰而寄於天天使合於日日率數者而天地
 不與焉天以無形為寒暑之父地以不動為寒暑之
 母也日引氣以出於地日之氣晝夜一周三百六十

五。水之氣晝夜一周三百五十二天。以日和地之星。地以水和天之月。非從也。其乘氣以爲度者一也。日從一而差星。故寒暑之分。辨水從常而北朔。故弦望之期。見日司寒。暑月司弦。望寒暑差星。弦望差。潮星得氣而蓋旋。故河漢之橫。夕南而朝北。水得氣而轂轉。故大地之準。氣至而潮行。蓋旋之星。過北極之外。轂轉之氣。平九道之中。故知極海之南。有星而蒸氣之環。爲水運行之義。可推而涼煥之期。非日不具也。夫不知天之無形。地之至靜。日之因候。水之乘氣。而

古今議論卷之一 天官 壹

以測于寒暑者。彼不過恒星潮汐之形。誤之耳。天下之事。不知形不可以言理。不知情不可以言機。不知象不可以言氣。不知數不可以言叙。日出而辨形。絕國異域。無殊指者。影見而辨情。遠近高卑。無殊器者。類窮而辨象。隱顯疏通。無殊致者。度設而程數。進退升沉。無殊義者。見日而問斗。可以知形。見火而問照。可以知情。見儀而問機。可以知象。見磨而問蟻。可以知數。故陸有涼煥而形見也。豈有高下而情見也。道有激旋而象見也。潮有止齊而數見也。天地之分各

九十有一。四正之衡。潮及於日月。八交之臨。潮平於東西。日遲。過十有三。氣平地而潮出者。猶水之東沸而西注也。喻九十有一。氣遠地而潮平者。猶雲之蒸遠而濕乾也。夫不揣潮之升氣。以爲度。而浮揣其應。月。謬承於喘息。此於寒暑之義。豈有鍼芒之因哉。故知日乘氣以爲寒暑。而地之溫涼。應之水乘氣以爲潮汐。而天之晦朔。應之四海之潮。八節各異。故秋冬晝夜。魚龍互易。大小之差。寒暑變焉。以晦朔而司寒暑。猶以常儀而司日非。其類也。盈虛之類。定於陰陽。

古今議論卷之一 天官 壹

日星皆陽。故恒盈水月皆陰。故恒虛。日星氣衰以爲寒。水月氣盛以爲盈。水之盛衰在一月。日之盛衰在一歲。一月之盛衰見於辰。一歲之盛衰見於日日有升降。因陽之盛衰。以天之高下。較地之浮沉。是非相別。豈有差哉。是以史氏知日之有南北。不知日之有高下。黃氏知日之有高下。不知天之無高卑。余氏知潮之不因於地。而不知潮之不因於月。盧氏知潮之不因於月。而不知潮之不因於日也。不疑於潮汐而後。可以論升降。不疑於升降而後。可以論寒暑。修短

者數也。盈虛者氣也。修短出地而成形。盈虛體天而無象。以陽上地下而得虛。地上陽下而得盈。此做於離坎之象。而昧於乾坤之旨也。離虛而坎盈。乾盈而坤虛。盈虛崎行。則子母不得。陰陽雜動。則化成不生。嗚呼。人之所見。各尊其後。渾儀著而斥蓋天。考極呈而陋測地。肇論伸而舟喻絕。海圖作而肇論息。雖有取於一得。皆無當於自然。夫在天成形。出地為象。顯在耳目。而曹議闕然。况於測分。黍吹候。續息聽出。地之微。灰積在天之積。宿而能視。於昭昭。辨於察察者哉。

古今議論參 卷之一 天官

先生夙年著書十餘萬言。首明天地之道。未嘗以示人也。此為試草。已具天地全體。回可想先生全書矣。若先生者。殆天人也。施有翼。理數至宋儒盡矣。先生一出。又復何窮之有。

昏旦

張鼎思

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斗柄建寅。則為正月。然必以初昏為定。自初昏以至丑時。皆作今日之夜。寅時乃作明日之旦。故上古作曆之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夜半子時。仍屬甲子朔日。言夜半者。明全夜皆係是日。而子時居其半也。今曆家節氣遇子時。曰某日夜。子時猶有此意。但以前二刻屬今日。後二刻屬明日。則于理未盡。必子丑二時俱作今日之夜。乃合月令昏旦之義。而于歲月又相脗合。今之

古今議論參 卷之一 天官

六八

言命者。于子月。則作今年。于子時。則作明日。吾故疑其不准也。按史記歷書。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為正。則以平旦為朔。此說甚明。可以略證余說。以天運言。則寅月為一歲之初。寅時為一日之初。日出寅卯是也。以人政言。則寅月為一歲之初。寅時為一日之初。鷄鳴而起是也。

卷之一終

古今議論卷之二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異爾奮訂閱

論災異

家語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莘之時爵生鳥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得福反為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關刑法弛殺殺

古今議論卷之二

天官災異

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殺殺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達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順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日月食

按通考志更多手莫知誰筆

中興天文志按戰國以後古曆廢壞漢世始推月九道然猶未驗其所行之遲速也漢末都尉劉洪作乾象曆後推月行遲速然交食之法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至陳世張賓創立外限然應食不食亦未能明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為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給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當食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

古今議論卷之二

天官

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餘掩映食多不驗交食之法至是始精又按隋書月陰精日光照之則見日光所不照則曰魄故望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故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月光不照謂之闇虛月望行黃道則值暗虛有表裏深淺故月食有南北多少餘是觀之日之食與不當觀月之行黃道表裏月之食與不當觀所值闇虛表裏大約於黃道驗之也

按潛室陳氏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月須是讓日些子則無食張衡亦謂月當對日若退避其暗虛則不相敵而不食其說皆以尊日於義甚精

天變莫大於日月食春秋記日不記月者尊陽象也在夏書士文伯梓慎昭子之論備矣胡氏傳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凡食必書所以戒人君不可忽忘天象也焦氏筆乘引禮魯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太廟火后之喪雨露

卜人議論卷之二 天官 三

服失容而日食與焉則是日食之不可先定猶之火也而也喪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人君遂視為常數而莫之畏矣代醉編謂焦氏此說甚善但日食必無不可預知之數特古人重禮不敢先廢俟其果食而後廢耳孔子有言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按此則日食固有定數其在聖人豈復以數為言哉抑春秋紀災異百二十有二凡變具在其中愚於災異獨舉天象者竊春秋尊日之旨以尊天也凡君惟畏一天克畏天戒其視地

與人物之變莫非天矣愚故但于星變後錯舉數端以見例云

按曹能始先生有云或問日食為災月食陰虧正與先王抑陰之義合似可以不救者曰譬如主威至重臣子巽避而不敢與抗則主上常尊而臣下亦得保全無恙今月之見蝕于日也亦其與日抗行而無遜避之意也問日月行有常度是必何道而避之曰但陽光盛則陰光自然蓄縮而不至于日之明以取損傷故雖救月亦所以扶陽也

卜人議論卷之二 天官 四

日月九行薄食

邵雍

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此見君臣之體也。又日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甚矣精之不可以二也。切計太陽乃火之精。其氣亦類于人間之火也。火正當氣餘之上。必有黑暈。觀之燈燭。可見星家謂之星象。想即此也。受光則稍偏。受精則正對。以月正對。此黑暈之中。所以食也。月食陰抗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食陰掩陽而勝之。不可言也。是以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

古今議論參

卷之二

天官

五

食。詩云此月而食。則為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減。即取此義。

日月食

張鼎思

春秋但言日有食之。不言何物。月食不書。後人謂月抗日。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而星家又謂為羅計所掩。羅計之說甚無據。而抗日之說。余亦疑之。蓋月無光。故掩日。則日缺。其處是矣。月本借日為光。對日則光滿。馬得謂之抗。而反見食耶。近在南中。訪熟知天文者云。非抗也。乃與日對時。不全合耳。蓋對全。則月光滿。忽失其道。一分不對。則食一分。數分不對。則食數分。頃之復其當行之道。而相對則復滿矣。此說甚

古今議論參

卷之二

天官

六

有理為之一快。又按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日。食惟三十六。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漢高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余聞之。疇人太陽交會時。常有虧。但分數不多。下土不見。則不言食。言食大抵以三分為率。是說亦甚有理。

日食議

司馬光

嘉祐六年日食人云不見時議解賀司馬光上言臣
 愚以為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
 見者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
 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禍在
 內也二年三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
 為禍在外也臣愚以為谷永之言似為協天之意夫
 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
 禍寢深也天意以為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人
 主獨不知也人君尤宜側身戒懼乃相率稱賀上下
 相蒙誣哉

內外兩言是至議。徒爭分數。胡為。

日食月食對

李尋

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
 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
 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立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
 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
 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掩昧亡光各有云為其于東方
 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于女謁有所畏
 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
 妻妾役使所營問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
 可不慎也

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品同也言千里
 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
 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
 夏與日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庭揚光輝犯
 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

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
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惟陛下
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

星變

馬端臨

按五星之變有合有散有犯有守有陵有歷有闕有
贏有縮有食同舍日合變爲妖星日散寸以內光芒
相及日犯常照謂自下而往觸之爲犯也居其宿曰
守相背而過曰陵常照謂突掩爲陵也經之曰歷相
擊曰闕又曰離復合合復離爲闕早出曰蠹晚出曰
縮又失次上二三宿曰贏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星月
相陵曰食吉凶各以類應不可誣也然有或不盡如
所占何也曰日月五行俱行黃道不能無侵犯也惟
日人談論卷之二 天官

迫近則殃大遠則無傷寸以內芒角相及則其占始
應漢志曰近者殃大遠者殃無傷後之星史不此之
察視見其差近遂請張以爲變此所以繁褻不驗

五星變

王應麟

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榮或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饑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其國兵喪竝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史遷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古今議論卷之二

天官

二

凶杜牧註孫子云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真西山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并晉之却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埃

漢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曰庶民為星星搖者民勞之應又昌邑王賀在國時嘗自見犬白頸以上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皆冠狗也復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入宮室官室將空其危亡

之舉乎唐天后朝來俊臣為苛酷其家井水忽赤如血井中夜有呼號聲俊臣以木窻之木忽自拔去明皇時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蓋箕尾為女星亂自色荒也先是武德初有星孛於胃昴間丁亥孛卷舌卷舌讒也蓋建成年吉連後宮購秦王之應云雜記

古今議論卷之二

天官

三

恒雨

通考

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曆數春
 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恒
 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恒寒之罰
 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
 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
 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物隨雷出地皆
 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

行義論卷之二

天官

三

毓根莖保藏整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長養華實發
 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與利人君之象
 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羣見隱居位已
 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羣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殺
 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
 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弟佞臣
 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禍
 將成也公不悟後二年而殺

恒賜

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
 既死諸侯從楚僖尤得楚心外倚強楚炕場失衆又
 作南門勞民興役諸雩旱不雨略皆同說

恒燠

春秋桓公十五年春無冰劉向以為周春今冬也襄
 公二十八年春無冰說口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
 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桓公殺兄弑君外成宋亂
 與鄭易邑皆叛周室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
 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于貺戎天子皆不能討襄

行義論卷之二

天官

三

公時天下之諸侯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
 甚善惡不明賞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惡故周衰
 亡○寒○歲○秦○滅○亡○燠○年○

恒陰

漢昭帝元年四月崩無嗣立昌邑王賀即位天陰晝
 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
 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賀怒縛勝
 以屬文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時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謀欲廢賀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泄召問

勝勝上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數日卒共廢賀此常陰之效也

恒風

春秋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鷦退蜚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為風發于他所至宋而高鵬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為文故記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霧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

魚之諫而與疆楚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鷦之數云

恒寒

春秋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為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悟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為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陰氣未至若

位而殺誅罰不繇君出在臣下之象是時季逐耶次公死于外定公立故天見災僖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為嗣君微失乘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為菽草之疆者天戒若曰加誅于疆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電 木水 氷花

劉向以木氷為木不曲直唐志以氷花為華孽愚按木不曲直與華孽者皆木花失其常性而為妖者也若木氷乃寒脅木而為氷則妖不在木也氷花乃氷有異而結花則妖不在花也故以與電同類而附恒寒之後云

春秋十六年正月雨水氷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氷雲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為氷者陰之盛而水滯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氷也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日時

晉執季氏行父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水
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鄆陵之戰楚王
傷目爲敗屬常雨也釐公二十九秋大雨雹劉向以
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
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
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爲水及雪
之消亦水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春秋
不書說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
自恣將至于殺君故陰脅陽之象也釐公不悟遂終

今說論卷之二

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
電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
也凡電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

按春秋所書災異雖不言事應事應具存後世治
之者數家其所爲書率合不足信儒者因畫廢之
孟堅述五行志以傳春秋雜載其說蓋亦病其率
合宜無不用夫畏戒也五行志言災異者詳矣通
考特錄恒雨數條天變爲大而事惟約採春秋二
二見大凡焉若恒陰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則取

漢事皆班之本文也春秋中日食星變既見天文
書雨陽寒煥風又見五行志所云傳春秋于以補
子長之闕豈虛哉

今說論卷之二

衰世之主能明於禍福而不諱災稱祥者於魏之高貴卿公唐之文宗見之矣魏甘露時有黃龍見寧陵井中群臣以嘉祥賀而主筆獨賦潛龍詩以自傷文宗之世河中奏騶虞見反太息而詔諸道祥瑞勿聞夫兩者皆希世之瑞夸大之朝冀望而不得而其君遇之反憂思悲傷卻而遠焉比於劉聰之黃龍季龍之麟鹿非五行庶徵之事二君之獨明也此二君者生於患難之中而習見人臣之擅自以為衰微之甚

不足以致福應之物故當之重自抑而思咎也是故失意之君易與言理而窮大之主難與論道宋李沆之為相也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御同列疑其細事而沆獨言人主冲年當知四方災異民所疾苦不然他日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必作當時之人不察焉而其後真宗果封泰山禪社首以從事於繁役則人主之謹小慎微而稽天若可不亟乎雖然其所以防乎臣者亦在乎豫之也唐之武后稱帝革命災變盛見其臣來俊臣逢意嚴

酷而其家忽井水如血夜聞號咷韋后既誅太平公

主于政而主家井溢即近者石亨為禍于天順之初構李賢徐有貞耿九疇張鵬諸人之獄是夕雷風拔木水溢亨宅天之惡人臣也即殛于其臣之家以暴其罪於朝而人君不敢復私行其愛亦事之顯切可畏者也而歷攷前代以經術誣世而敢于欺天者張禹王安石為甚此尤人臣之難察者也禹身為帝師內附王氏務貶諸儒之論以為天意不必言使天子不疑而權歸外戚王安石知神宗有堯舜之志而其學

不逮則言天數無與於人事思以固寵而專國蓋大君之所畏者惟天而為奸臣之大者欲速得其志則雖天亦其所忌而務奪其可畏之勢是故春秋論語莫大乎敬天而張禹文之則謂深遠者聖賢所不得聞國僑不聽禪竈之禳火意主于在道而王安石引之則謂官占必不足信兩人豈真知天之不足畏哉張禹之視天也遠以為不若王氏威福之近安石之視天也疎以為不若已速柄人國之可以有為故既恐為君勝於天之說以蕩上心又敢為天不可畏之

言以自尊其學。此兩人之罪殆未可與唐懿宗時之
 大臣同律而議也。懿宗之朝。葦長三丈而宰相以舍
 譽星賀飛蝗蔽天而京兆尹奏抱荆棘死。雖其詐罔
 之言猶知天變之足諱。而文以為說天固未嘗廢也。
 獨兩人者。曉辨經義。明著天之不足恃。而人之無求
 於天。則人君之上。更不見有所謂天者。而後世之主
 苟其聽之不詳。慢神虐民。覆亡之禍。日見于天下矣。
 故深慮之士。懸望有道之君。講洪範之義。而災祥之
 奏。明責於所司之人。漢之太史。今之欽天監。皆其
 職也。王振之主。親征彭清。斥其軍不可前。劉瑾之為
 亂。楊源疏為衆邪。冒陽。彼皆位不上于大夫。而各言
 其職。忠義炳白。雖西涼之向。尋東都之顛。邕未或過
 焉。豈踰百年而典官之人。無明福極。達順逆者乎。要
 在思天順之湯。序鐫秩嘉靖之樂。護進言而大示賞
 罰焉。則人君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憲。繇此而舉也。
 王弼州有云。呂氏以日食而逝。然此非人主比也。
 殿未幾而真主自代。來以二十二年之治。而永漢
 祚於四百日。食仰何祥也。秦王以太白經天而有

古今議論卷之二 天官 上

天下。然此非易姓比也。立未幾而仁義有效。以二
 十三年之治。而昌唐曆於三百安。在太白之為大
 下兵也。直探到陰陽。剝復大交界處。心眼俱絕。
 諸儒五行事。應間即有牽合。所謂神道設教者。其
 苦心難。以告人。未可盡排。

古今議論卷之二 天官 上

災異

顏茂猷

天之於人一身也如其耳目手足然斗一南而萬物生則無不添線吹灰噓賜谷於當日日一南而萬物死重茵密室亦有凍瘕而起粟者矣故瓶冰凝而知冬寸草綠而知春人之不能不造化也猶造化之不能不人身不物類也而人不知相與天地之是猶指我一身而相與手之足之也洪範書事應如辟盤示兒以恭敬手以靜容聲以直容頭各指其所之而春秋渾之說者曰欲使人若無所不謹則魯蓮之謂

古今議論參

卷之二 天官

三三

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叩之而二十五弦皆動皆應之說也恭惟

高皇帝敬天而存省有錄 章皇帝敬天而皇極有

解 烈聖代光面稽一轍即我 皇上冲齡踐祚問

夜求衣昃日忘食起在 帝左右而聽之寧不為奕

世之黔黎動色然而星告天震亘地若有不釋然於

聖世者何哉此固天心之仁愛董我無數則亦安得

不深惟其所以致此者乎夫董之而不應雖慈父變

色焉而况於冥漠顯赫竊嘗思之君者辰也紫薇者

寢也太薇朝也天市則其明堂之左小而右小也亢

也者疏廟也魁也者司福也參也者司威也井也者

司鉞也占皇極者大辰也大辰心也惟幾惟康酌天

之宜則者權衡也有所蹤操縱則列宿于其處矣南

斗者天關也亦曰關也日月進入其處者沸湯也入

陽陸者旱也焚或者奸也犯斗者奸尤也聚得其處

能以禮致天下不得其所者禮虧也坤也者地也其

禍水者陰沴也震者陽動也析木者寅燕也星紀者

吳及闕海與百粵也京師者首春也吳心腹也闕粵

古今議論參

卷之二 天官

十一

者尾區也交動者神氣顛也是故天子理陽道所以

為之天也后治陰德所以為之地也問未央傲脫簪

所以防之姤也遠袵戈牧影弩所以去其戰也又曰

廉之遠其如天也陛之卑其如地也天地泰焉所以

雨物也不交所以震也勸長星以一極者恭也跪足

者見戲也沙鹿崩而棄德競力者玩也雌雄升禹興

股也雷啓金藤者綿姬錄之八百也派者所以直狼

也則願以驅叢社也墜者所以引文也則願以親善

史也昂髦頭奎武庫則願與駝駝乎昆夷而輯我寧

字也厚言其載也。致役言其劬也。安土敦其仁也。則
顯我。皇之肇造我華夏而薄言震之及河喬嶽也。
每讀先生文無不精核深潔如此篇一幅中表象
災祥具悉朱晦翁謂周子西銘一句皆存兩義先
生此文正如此昔王介甫言天變不足畏并廢春
秋異哉斯人直欲與雷霆鬪憾不起介甫爲之莊
誦斯文。

卷之二終

卷之二

上

古今議論參卷之三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渾天儀象

翟景淳

古有馮相氏掌歲月日星之位而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司天文之常所以敬授人耆者也有保章氏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機祥辨天下之吉凶所以謹天戒也蓋天之說以天圓如倚蓋旁轉而日月從之北極常見曰上規南極常隱曰中規赤道橫絡

古今議論參 卷之三 天言舊日

曰下規此有其術而無其驗者也宜夜之說則以天無形象望之蒼然日月衆星無所根繫此有名而無其傳者也獨渾天之說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又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

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回轉周旋無極其象渾然此其說爲得其實者也黃帝得之曆起辛卯顓帝得之曆起乙卯虞帝得之曆起戊午曆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道之所行非渾天不可也中外官星常明者百二十可明者三百二十爲星者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錢樂則以朱黑白而別三家星葛衡則以青白黃而別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

古今議論參 卷之三 天言

天四度則知爲壽星自天五度至尾九度則知爲大火白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則知爲析木以考躔度非渾天不可也朱子言天左旋日月皆右行主曆象退數而言也蔡氏言天左旋日月麗天亦左旋主曆象進數而言也彼有所謂安天之論有所謂窮天之論又有所謂斯天之論此皆好奇狗異之談非極數知天之學也噫渾天之制其來久矣厥後洛下閎耿壽昌行于西漢張衡賈逵行于東都陸績行于晉王

蕃行于吳李淳風僧一行行于唐張思訓沈括行于宋皆其精于制作者也迨夫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于金元人襲用金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時郭守敬乃創為簡儀仰儀及諸儀表意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大半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卜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哇北盡鐵勒皆千載所未及為者其法具載元史可謂度越前古矣惟我

聖祖之興承天應曆變夷以為華蓋天欲起文明之治必預生哲人於數十載之前而創為一代觀天之器故郭守敬之儀表至今遵用之未能變也

古今談論卷之三 天官

曆元

葉子奇

漢太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大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為第二

古今談論卷之三 天官

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于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為第四章首至朔復同于癸亥日卯時第十七年至朔又復同于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節節者蒙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節總二十節名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于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

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其餘皆襲舊法而增損焉耳。

曆法

朱熹

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自是無人考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爲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段。被地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于這四界內分作古今議論卷之三

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限。愈密則差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總之推步者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季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差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

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此說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如今是這大總統不正所以都無是處

將差數算入正數天如何會差自是運行合如此俱是絕頂識議

曆法

程頤

曆象之法大抵主于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閏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于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于這裏差了

曆法不容不變

考索

曆之名始于黃帝曆之筭定于容成夫上稽天象下
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矣累實于
黃鍾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于絲毫是已又有
驗之以象者矣作儀于渾天是已然絲古迄今終不
能保其曆之不變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帝
起于辛卯顓帝用乙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
子此則曆元之可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
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差八度周迄春秋日差八度

二〇八 議論卷之三 天官

戰國及秦日差三度此則歲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
易考也古曆謂在建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
在斗十一度則言斗分者為不同口度未易稽也秦
曆以孤春在熒室五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元
嘉以正月中在室一度則言日度者不為一然曆取
更歷之義故世代更歷琴言不厭其紛諸家不嫌其
異否則治曆明時之語聖人何以特取于葦哉嘗因
是而為之說曰葦之為言更也聖人序卦至四十九
而特以葦居焉是又發明大衍之數足以治曆也歟

總論諸曆

章 潢 圖書編

太初曆為張壽王所詆清臺課疎密而是非乃定太
衍曆為瞿曇撰南宮所非靈臺較薄而當否治夾東
漢曆元為馮晃馮光所駁熹平較議得失遂分此曆
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太初曆是非既定而
朱浮以為後天四分儀式既備劉洪以為與天疎闊
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為疎一行獨指杜預之
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深妙而韓翊指其失此曆行既
久而迺相詆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暅之非何承

二〇八 議論卷之三 天官

天劉孝孫劉焯之駁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譏傅仁
均迺迺相非無窮也。要之兩漢之曆太初乾象其
最也。隋唐之曆皇極大衍其冠也。雖更相是非而是
非自有定論矣。然則太初乾象皇極大衍之曆果能
窮盡千萬年之數未及百年咸悉更變何哉。杜預之
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合皆動物也。物動
則不一。雖行之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不得無毫毛
之差。曆差始于毫毛積而致望晦朔不得不改。書欽
天象易治曆明昔言當順天以求合非求合以驗天

者也。唐志曰：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日月星辰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為謀。其次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所當然。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竟迄于唐此曆所以未嘗同也。

曹能始先生曰：屢變其法莫如求之於閏。

論大衍曆

唐順之 釋

一行倚大衍之數立推步之法是一行求合於大衍者也。非大衍合一行之數也。大衍之數無窮倚此數立此法庶乎其有所依據亦猶太初以律起曆之意也。一行曆本議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易繫之文行舉以為議曆之本蓋其意所主在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一言是以推而廣之無往而不合也。一行之言曰：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為二始此即易係天一地二

之說也。所謂數中于五地中于六為二中此即班固志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之說也。所謂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為二終此即班志十九年為章合天地終數得閏法之說也。所謂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此即楊子雲聲生于日律生于辰之說也。自一而降為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為五行成數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一六為爻位之統五十為大衍之母成數乘生數其算六百為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算亦六百為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

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以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用也。綜生數約中積皆十五。綜成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推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也。著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象通乎六十。策數行乎四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也。此一行取以為起曆之法也。為卦候則本乎月。今日卦則本乎孤氏章句。定朔則本乎劉孝孫傳。仁均歲差則本乎虞喜何承天更積法。日演法變日法曰通法。改周天曰乾寶。

古今談論

卷之三

天

三

天

此又一行變諸曆法之名。以從大衍之類也。唐志曰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于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皆依倣而已。

國朝曆法總論

章

漢

太祖高皇帝承乾御極。曆曆受圖。數繇天悟。理本心乎。二統相持。則微諸七政。三曆相讎。必協于五紀。占天有臺。而璣璣之器存。造曆有官。而羲和之職舉。銅候有儀。而推測之法立。其積分一授時之數也。其置閏一大易之旨也。分至啓閉。即少昊之所命也。春夏秋冬。即陶唐之所授也。敬天勤民。也至矣。而猶有謂年遠數盈。隨時改曆之說。是豈無所徵。歟。嘗考博士元統之議曰。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

古今談論

卷之三

天

一

天

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九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溢。漸差天度。擬合修改。我太祖是其言矣。開創未遠也。正德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員外郎鄭善夫。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日元矣。武廟未之行也。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管室。勸脩德。以應天脩省。以承慶少。卿樂。獲之。疏可考也。請登臺。

測影調元正曆以求未定之差法少卿華湘之疏可考也。昔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二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故距元辛巳至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二百九十五年。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年差一度。今合差四度餘矣。考曆元以坐致千歲之日授民時以求萬歲之統者。不有待于今日哉。竊聞之改曆之法有四。一曰曆元。二曰測候。三曰察

度。四曰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以十一日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為曆元。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本范史紀元之日。如太初所謂四千六百十七歲也。盡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日。則曆元不差。後其可久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天體不測。知天之度。惟有璇衡一事。夫璇衡即今之渾儀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又加許焉。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

古今叢書卷之三

古今叢書卷之三

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于交食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為定數。此其為最精者。是為定朔。治曆之人有三。一曰專門之商。二曰明經之儒。三曰精筭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請改正朔矣。而不能為筭也。乃鄧平、唐都、洛下閎之徒。出後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稱精矣。而惟高允能辨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嘗曰。堯夫差法絕冠古今。堯夫嘗曰。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尋測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閎、鄧平、專門之商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筭之士也。誠得三者之人而行改曆之法。庶可備一代之制。而樹未來之

造曆

江以達

杜預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知乎
 此可與言曆矣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口協用五紀若者順
 之謂也在者察之謂也協者合之謂也即順天以求
 合之意也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革者
 改也即隨時以更改之意也元許衡郭守敬之造授
 時曆也一以考測爲主取二至遠近日昏酌其中而
 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爲氣應以冬

至距朔之日爲閏應以日爲萬分分爲百秒今以其
 法推之以歲實加氣應即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實加
 閏應即來歲之閏餘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
 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何其密而備也簡而明也所
 謂順天以求合而不爲合以驗天者也夫曆法之所
 以易于差忒者以宿度之未真而宿度之未真以天
 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四分之一言
 其常數也殊不知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其差
 其微人初不覺晉虞喜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

太過倍之而不及劉焯所取二家中數爲七廿五
 年折之近似矣然天有自然而以人意斷之可乎
 郭守敬始測景驗氣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
 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
 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
 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置
 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也至虞
 喜詣人而後有歲差歲差法立則七政之躔度明矣
 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天地之可驗者莫顯于

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與又係乎望朔之有定耳
 何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
 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殊不知日者陽之精也
 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
 疾遠日則行遲古者只用經朔故月一大一小日食
 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魏以後日食多在晦
 其弊蓋在此也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何承天
 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作甲子元曆始立
 定朔之法淳風又以晦月類見乃以朔日小餘在日

法四分之三也。上者虛進一日，謂之進朔。進之誠是矣。然日雖有自然之度，而以也。意附之可乎？故其測嘗口朔在會同，荷躔次既合，何疑于頻大日月相離何拘于問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郭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為定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矣。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三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然非明達理教者，鮮克于此。班固曰：治曆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漢唐以來皆設筭學，與教習儒藝同科。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為筭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

吾鄉鄭繼之先生，嘗夫請改曆元，疏其言歲差交食諸篇，登見中有北方食既而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而北方纔半虧，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有准。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云：愚竊度分秒無有。

不同畢竟曆官所報者為的，閩廣食既恐是地勢天高低所見相差如沈存中如鏡如鏡之說耳。先生所云據地定表者此也。

古今談論本 卷之三 天

閏月定時成歲書疏

蔡沈

天體至圓周圖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遠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遠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計得日三百五十九

百今論卷

卷之三

十一

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日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分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

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至于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百今論卷

卷之三

十二

與馬永卿論閏法

劉安世

古今曆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顛帝之曆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于終之意至于漢初因而不改永卿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曰非也蓋為無閏月則以春為夏以夏為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

豈閏之法歷代換月應秦結歲劉元城以馬說非

古今議論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是後人又廢秦法不用愚竊謂兩家總是一理譬

如打算一般除千百兩錢外零碎分厘或隨大項同算即便收除此挨月法也或先算大伴零星到尾末總結此結歲法也總期圓滿分明了無差別

歲差考

董其昌

昔者聖人之制曆也所以觀乾象之變求寒暑之正授成作之期以定幽明而授神人以釐百工而熙庶事者也大撓以來賢聖代興求測之法亦云屢矣當其時非不犁然具合而行之既久竟不契驗何也天道之運盈縮之度常在杪忽之間而人以梗槩求之其日彌積其失彌著而歲差之不講也堯典仲冬日在虛一度故昏昴中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呂覽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且軫中自漢元初抵唐開元皆在

古今議論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斗度及允之初在箕十度今在箕五度矣起堯甲辰於今日計年凡三千九百二十有六計度之差凡五十有一故天道之運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何也蓋周天之數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於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行於天之內故其分常不足不足則漸差而東故歲差之法自唐堯始計每差一度率以五十年自時厥後或以百年何承天或七十五年隋劉焯或以八十二年大衍曆或六十七年宋統天曆

却一分五十秒積六十五年有奇而日却一度定爲
 歲差以考往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推來茲則增
 歲差而損歲餘通推而上往往皆合故可信將來之
 無或也然自春秋獻公以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
 按時之視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五曆較爲精密
 而於中千事猶爲未合太史以爲日行失度之驗數
 其間而知其中辨其異則驗其變略其十事之離而
 觀其三十有九之合此授時之所以度越前作也然
 余聞蜀有隱君子者妙解洛陽元會運世之數以合

一〇八歲論全 卷之三 天官 廿五

授時之法謂天地之運自子至巳以漸而長自午至
 亥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以減筭而推者其
 法同此然授時知一元之運有增減筭而不知元會
 運世皆有增減故推之往古大體雖合而纖微有違
 也余嘗用其古而妄意之譬則人馬以一生計則自
 少至壯歲長自壯至老歲消以一歲計則自春徂夏
 日長自秋徂冬日消以一日計則自子及巳時長自
 午及亥時消第其大者易明其小者易忽耳安得謂
 在幼之時皆長而無消在老之時皆消而無長也天

道之運疑亦類此彼隱君子之言爲直可信聊記於
 篇以俟後之脩曆者採擇焉庶助太史之千慮云爾
 理微較顯

一〇八歲論全 卷之三 天官 廿五

閏法

史管鏡

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傳云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至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今世儒者有纂說云其言曰一閏二十九日六時三刻強三歲一閏于三歲閏率之數而有餘二閏五十九日六刻強五歲再閏于五歲閏率之數而不足或者遂疑五歲再閏之說謂五歲餘分而以日法計之僅得五十四日有奇不可置兩閏殊不知閏之法非必置一閏月即

古今議論卷之三

卷之三

十二

截然于所餘日及零分都無餘欠也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直至十九歲七閏然後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愚按纂說之說其曰置閏之法非必置一閏月即截然于所餘日及零分都無餘欠此說以年計之則似是以月計之則實非何則置閏之年其餘分未必截然無餘是矣而不可有所欠欠則必不當于此年置閏也曆家必于三十三月左右置一閏而補前借後必各得一半則後月節氣必在此月之中

之說見

而中氣不在其月則閏在是矣是故天然恰好當在此置非人所可移前後置之于所不當置之月也春秋于是閏三月之譏正是為不當置而強置者發准彼以明此可也其曰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比不易之論也其曰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之論也既曰不足則所閏之月必當于下年恰好置閏之月置之豈有預借先閏之理致下授時曆紀年置閏之次可見

閏次

古今議論卷之三

卷之三

十二

一年二年三年第一閏當在此年八月置或進在七月或退在九月者亦有之
 四年五年六年第二閏當在此年五月置或進在四月或退在六月者間亦有之
 七年八年九年第三閏當在此年二月置或進在正月或退在三月者間亦有之
 十年十一年第四閏當在此年十月置或進在九月或退在十一月者間亦有之
 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第五閏當在此年六月置或

進在五月或退在七月者閏亦有之

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第六閏當在此年三月置或

進在二月或退在四月者閏亦有之以上二閏皆

十八年十九年第七閏當在此年十二月置或進在

十一月退在明年正月者有之此是五年再閏

右十九歲七閏之數以大約如此蓋因授時曆紀年

斟酌其事則然耳以類而推不中不遠矣其氣朔盈

虛積實細數則自如旁通纂圖所推但旁通纂圖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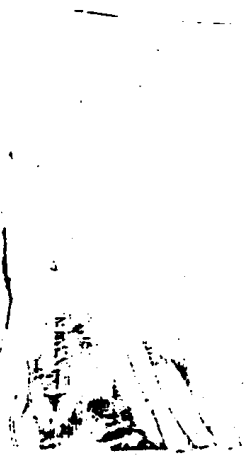
只定其所閏之年而不言其所閏在何月則是閏年

古人論年之法

非閏月也愚不知其若然定其所閏之月則如所謂

借下年日數奏作閏者當于此年何月置耶

卷之三終



古今議論參卷之四

林德謀朱

輿地

馬端臨

馬端臨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為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為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為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為十九自晉以後為州彌多所統彌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

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為夸大僞置諸州以會稽為東揚京口為南徐廣陵為南兗歷陽為南豫歷城為南冀襄陽為南雍魯郡古禹跡為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為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離析雜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不復可考矣夾深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

史者主于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

施爾奮曰子夏聞諸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保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言何解也愚謂剛柔細大變于地經緯德刑存于人故或長保蟲或養天地東夷西夷帝王合若符節南方北方君子矯以中和也禹貢分疆界以山川即此可想經緯作用揚用修亦言禹貢紀山川不紀風俗風俗歸乎上之教也紀物產不紀人才人才歸乎下之化也是可與論輿地矣

分野

景淳

周禮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各有分星。是其為說之來遠矣。雖古之星經散亡。無考。鄭康成以為十二土分。十二邦。係十二次。各有所宜。是十二國之分。載諸傳記。裁祥所應。亦有可証者。鄭神竈曰。今茲歲在顛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此玄枵為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鄭子產曰。成王滅唐而

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實沈為參神。此實沈為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馮火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魯梓慎曰。漢水祥也。衛顛頊之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此姬管為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為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為天津。釋者謂天津為燕。此析木為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越之

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為其國之分

星。則主分。楚之說者是矣。然而辨分野之非者。又曰。吳越南而星紀北。齊東而玄枵北。衛東而姬管北。魯東而降婁西。魏冀州之國也。晉則不屬于冀。而屬于益。魯兗州之國也。魯則不屬于兗。而屬于徐。此非分。楚之說為可疑者。哉。故畧分。楚之說而不信。則周禮不應有星土之辨。拘分。楚之說以為驗。則左氏未免有附會之誣。更以左氏考之。無冰之裁。何關于玄枵星紀。而梓慎以為宋鄭之飢。日食之變。何預于豕韋

降婁。而士元伯以為魯衛之惡。星紀果同為吳分。則吳亦得歲。士墨何以謂之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參墟果為晉分。則實沈為星。子產何以謂之高辛之子。而能為晉侯之祟。此又左氏之說為不足信者也。又以史冊觀之。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魏。彗星掃東井。而符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惠復燕。此又分野之驗。而未可盡略者也。然則分野之說。何所主乎。鄭氏言十二邦。係十二次。隨其國之所封。屬其星之所在。故謂之所封封域

皆有分星。賈氏言受封之日。歲星所在其國。屬焉。夫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而已乎。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其屬。豈特十二國而已乎。自是而後。或以十二州配之。或以列郡配之。或以山河兩界配之。或以七星主九州。或以七星主七國。或係之二十八宿。或係之五星。紛紛異論。可否不一。惟唐僧一行認山河脈絡于兩界。識雲漢升沈于四維。參以古漢郡國。其區處分野之所在。此其最善者乎。其言以為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

古今談論卷之四 地理 五

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其占測以山河為限。而不主于州國。此其所以獨異于諸家也。大抵周官之所辨者。因其星以辨其州之地。因其分以觀其國之妖祥。如是而已。夫天子所觀者九州也。諸侯所觀者一國也。諸侯觀一國之妖祥。為一國之備可也。天子可譏于一國之分星。而不為之政。政事乎。

中節如先生曰。山河為限。亦王禹偁之意。

性理

朱子曰。冀州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春處。自春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春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而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是為龍。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重案。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朱子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嶧冢。漢水之北。生

古今談論卷之四 地理 六

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浙閩廣。朱子曰。大九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岫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朱子曰。岷山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于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于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

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朱子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是北來水皆東南流。浙江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

論周公善地脈。陳繼儒曰風水聖人所不論要之伯禽封魯周公畢竟有意思。在唐一行云天下盡于南北兩戒北戒負終南地絡之陰爲黃河之源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負終南地絡之陽爲長江之源所以限蠻夷也。北有黃河南有長江夾出中間大地是曰中條中條之西爲豐鎬卽古雍州也。其地山川最險王氣最盛故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既先占第一形勝以爲根本自豐鎬至洛邑中天下而立風雨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又奉成王定鼎于洛邑祀清廟而朝諸侯。蓋豐鎬上應太微垣爲天下之至險洛邑上應紫微垣爲天下之至中姬氏父兄皆據而有之。其中條黃河長江夾至盡處忽到青徐泰山插天逆水西向把住水口何等力量何等精采。自元人塞北河泰山今在河北其初泰山之左有河濟入海之道泰山之右有江淮入海之道故道未塞齊魯原在黃河長江夾流中算做中條盡處周公之子伯禽却又分封于此看來天下大勢惟有南戒北戒南戒北戒惟有黃河長江黃河長江惟夾得中

條中條以豐鎬為首洛邑為腹青齊為尾而周公曉暢地脈一時收拾將來其後七百餘年東魯地脈不衰又生出聖人如大孔子者以發明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而下至今隱隱躍躍如在目前周公可謂不死矣齊與魯並封齊先滅魯後亡固見地脈悠遠然既生孔子又生顏曾諸人一片王侯大地變作聖賢道場非果是中條盡龍何以有此漢書云闕里當奎分又占東壁奎與東壁乃天上圖書府也異哉乃知周公相地眼力亦復不淺直將山河大地攪做一團

古今談論卷之四 奧也 乙

分枝擎脈如解牛破竹相似嘻真至人矣

此段文字因年代久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其內容似乎與上方文字相輔相成，但具體字句無法確定。

地理說

魏 較

蓋較葬先君子始讀地理書悒悒莫知其為何說俗師皆能眩余然因是而天下大勢頗知之矣易曰天與水違行天文起于東南角宿而西北閭闔為天門崑崙發源西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蓋相首尾矣此天地相逆以成造化也天文亦自為逆日月五星逆天右行而歲成地理逆則氣固大逆則氣大聚小逆則氣小聚近取諸身一呼一吸與天地通呼出順也吸入逆也心之神光順則發見逆則收藏而其機在

古今談論卷之四 奧也 乙

目吁玄矣哉大地脈咸祖崑崙而南北二絡最大大河出崑崙東北壅屈而東南至積石始入中國此天下大界水也北絡發于崑崙之陰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狄其面為中國而其餘氣為東夷北狄廣莫萬里龍氣龐頑其性殺伐陰山東亘千餘里固天以限華夷也控御北垂要害在此東夷氣散而弱知慕禮義世為不侵不叛之臣正而向中國者其中結為冀都其左結為燕京冀都則恒山發祖龍脈若從天降下為平陽而大河三面環繞以載龍氣天文北極不

動而衆星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蔽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而後世德薄弗能都矣。其地交夾河山，四旁多阻，朝貢轉輸，弗便也。後世人主垂拱無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倫豈無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故夏后氏以後廢而莫都，冀北邊狄堯舜盛德遠覆，北垂皆爲要荒。後世詎能及也。北絡極于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綠江會，東夷爲其下沙。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崇岡千里，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太山聳于南，誠國家萬年之基也。南絡發于崑崙之東，委蛇南行，其背爲西戎，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南蠻。蔥嶺自起，爲祖南超，雪山其東，爲江源地，脈因界爲二江。以南仍爲南絡，其北別爲中絡，與大河分爲兩戒。中絡蓋與岷山別，祖折而南行，東出爲五嶺，乃折而北，大盡于建康，而長江至此入海。自昔以爲帝王都矣。雖然，建國者非控天下之上游，則宅中圖大，譬諸人身上游，其首乎宅中，其腹心矣。乎尾間則不能運矣。西南夷限山隔海，莫能相長，雄惟宜填以恩信，懷之可以

讀論參 卷之四 輿地

斷匈奴之右臂也。天竺地脈發自崑崙之陽，其方赤水界之不與中國同，其人多慧而佛生焉。佛教流入中國，偏于四夷，凡夫尊之甚于孔子，要之不可爲常經。終係于天地偏氣，自緣明王不作，故其幻說得以惑人耳。

葉子奇亦有言曰：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故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讀論參 卷之四 輿地

禹治水次第

洪邁

禹貢敘治水以冀充青徐揚荆豫梁雍為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交徐接壤何為自徐之揚順以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于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充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于梁雍所謂舜倫攸敘者此也與蘇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說余得之魏幾道

河源攷

禹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照遂為光明也晉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至

三

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益澤復行積石為中源此河源之定論也元草廬吳氏澄曰天下山脉起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中國漢發嶠冢江發于岷山以西惟河發于崑崙山脉初起處國朝王鏊亦謂山與水同原山發于崑崙水發于崑崙無疑矣

解天問川流之故

朱熹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朱子曰水注海曰川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此章三問今答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洿眾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六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

脈穴土區而濁濁清墳墟燥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漏泄復行器運激激又何溢焉三子之言遞相祖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于東而復遶于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于高原而下

流于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案禮曰。日潮月日汐。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陞為汐。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其潮也有時。其汐也有節。一日皆再見。一夜皆再溢。或潮于東西。或平于南北。或極大于朔望之後。或極漲乎春秋之中。有緩焉。有急焉。可怪也。亦可駭也。是必有其故而未易言者。吾求之山海經。以為海鰐之出入。浮屠書以為神龍之變化。蓋以鰐出而水潮。鰐入而海汐也。龍嘘而潮溢。龍吸而汐湧也。然不知晝何為而再潮。夜何為而再汐。潮何為而或長。汐何為而或緩。豈皆鰐龍之所為哉。海潮賦以為日出于海。衝激而成。蓋以日陽而水陰。陽搏而陰激。故或升而為潮。或沈而為汐也。然不知晝夜何為。皆潮。潮汐何為。而皆再。豈者因之所激哉。至若海喬志以為隨月之盈虧。王充論以為隨氣之進退。則皆以月盈而長。月虧而消。氣盈而升。氣退而降也。然徒知冰絲。肝月而不得其應。候之常。水係于氣。而未詳其伸縮之機。亦豈足以盡潮汐之說哉。嗚呼。窮潮汐之源。考之諸儒。言是必究張子潮

汐之論。而載稽瑞節之說。觀徐靖海圖之序。而載徵考亭之言。乎是故。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流行于太虛之間。氣升地沈。則水溢而為潮。氣降地浮。則水縮而為汐。朔望之後。二氣之變也。氣以變而盈。故大于餘日。卯酉之中。二氣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大于餘月。此則王瑞節之算。疏乎張子者。其槩也。若乃潮之消息。皆係于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此則朱考亭之有取于余襄公者。亦其槩也。噫。合諸說之同異。究立論之是非。若山海經則失之誕。浮屠書則失之怪。海潮賦則失之鑿。海喬志。王充論。近似有理。而未真。張橫渠。王瑞節。真知而未悉。論潮汐之是舍。襄公考亭其誰與歸。雖然。潮汐之期。原于造化。隄防之功。賴乎人力。杭州海溢。溺者九千餘人。青州海溢。漂者五千餘家。密州海溢。有毀城之決。兩浙海溢。壞民居甚眾。潮汐之患。可勝言哉。昔張夏命作石隄。以防江湖水。始免怒濤之衝。

古今談論卷之四 地 主

古今談論卷之四 地 主

言哉。昔張夏命作石隄。以防江湖水。始免怒濤之衝。

蘇軾命浚茅山以受江河水始免市濤之患此固醫
 國者所當留意也○然又聞中國有聖人則海不揚波
 權奸當上國則杭潮三日是則位育之神功又不在
 隄防之末務也○
 盧肇海賦潮之生因乎日其盈其虛繫乎月此理
 甚勝○

伯陽父論川震

左傳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
 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
 出陰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
 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
 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
 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
 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
 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
 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
 乃東遷○
 通考言地震亦不外陽伏陰遁兩語其所牽合事
 應可以不錄○終人稱山崩川竭君為不舉降服撤
 樂次等事亦應地之所互然○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四

地

荆楚剛弱王翦渡江高齊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
 西者能以併南國也赫連偪強魏武克朔方孫皓送
 雷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
 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
 者皆能以併西北也魏太祖宋高祖周武帝皆一代
 英雄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與江南皆能奮起孤
 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與也商受
 累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

口公議論卷之四 輿地

十一

矢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項王殘鷲石季
 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與東南石奮西
 比其亡一也蕭衍苻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然有
 雄志而無權材一則強霸于南夏一則制勝于北朝
 其敗一也夫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固同符于桀紂
 矣使奄有南國覆亡不暇何待于東南哉嘗考曹公
 用兵常以堅守挫強敵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大敗
 于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于持久而不便于速戰項
 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于垓

下此東南之兵利于亟戰不利于持久也深淵高
 田戰不獲勝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漢之士出入如
 飛而本密之衆墜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
 幼度亟戰而敗苻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故張
 良賈充鄭表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制勝以
 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自古惟聞
 北人之畏南未聞南人之憚北也

口公議論卷之四 輿地

十一

三都論

考索

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繇矣大抵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和大梁便于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恭布山河瓜分列國有唇齒之依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倚軍民兩恤俾其進足以制諸侯之變退足以保固宗社舍長安莫利也故宗周西漢

百人議論卷之四 輿地

三

繼宅西土勢或然也。虞秦隋唐踵卜長安仍以爲安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興行舉綱朝廷張日郡縣于是偃武脩文輕徭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併盛古之隆惟禮樂教化是遑而不以兵革戰伐爲事則捨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光定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晉踵卜洛邑仍以爲安也。光武而下惟元魏孝文留意稽古中宅洛邑粲然新一王之政遠律盛古亦遷都改卜有以相之乃若版圖未一侵伐鼎來夷狄外訖邊隅備竊必也德刑兼

脩守戰兩備宿重兵于京師疆翰弱枝以鎮服夷夏指縱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已。朱梁而下以迄于宋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情農險阻逸德知禦侮于海隅而忽艱虞于京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篡漢燕晉不能廢苻秦而姚萇實代堅以至輔民噪而新莽盡涇師繞而德宗逃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歟德化有時紊而君不常明

百人議論卷之四 輿地

三

紀綱有時紊而政不常舉敵受八面而險不數舍一方矯虔九重震動則洛邑之不利也。董卓舍而東漢亡爾朱騁而北朝亂倫師犯闕如履門闕以至典午失取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音傳舍豈非洛陽失守戰之備也。歟宴安起于無虞弊發生于悠久故載戰載案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悍慝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之威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于外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于守洛陽

便于歸。大梁便于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遽卽于安也。雖然玉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爲畿輔。而爲畿輔之地在隴右。宋朝失于西夏。洛陽之制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從古以來洛陽之禍常起于并汾。汴都之變常起于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爲頻駭。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梁未易宅。唇亡齒寒者此之謂矣。

論建都形勢

瞿景淳

欲興王者務廣其德。圖進取者務識其勢。故得天下之會可以運衝京師。宰制六合。據都會之勝。可以因險出奇。定計攻守。觀宋太祖欲守漢唐之故事。都關中以安天下。以晉王之諫而止。其卒至于兵冗財匱。民困國危。則都會之據夫豈獨以形勢鎮天下。亦所以省兵食。富國用。蘇民力之大謀也。嘗覽圖經之紀。觀古今之蹟。察山川之分會。窮險夷之奧區。則天下之大勢可觀。已。是故大江以北。吾得關中。焉。潼關東蔽隴山。西擁終南。雄前河渭。帶後西北之形。勝莫右焉。而巴蜀非其匹也。蓋巴蜀利于自守。而不利于攻取。重山複嶺。鳥道龍淮。水行則剽疾。而平陸行則隘狹。而難軌。故古之論都西北者。取諸關中。大江以南。吾得金陵。焉。萬水所歸。諸山所會。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東南之形。勝莫右焉。而浙楚非其匹也。蓋浙僻于一隅。楚交于兵道。進則不足以控引。退則不能以安定。百戰所爭。偏安所守。故古之論都東南者。取諸金陵。是故重關據險。乘高下師。并徵兩以攻韓。則韓

破。因韓而城。坭津以臨河。內決榮澤水。灌大梁。則魏亡。因魏而絕。上黨則趙定。因趙渡雲中。易水以攻燕。薊而并。及魯齊則燕代齊魯危。出武關。下黔中。則鄂以南不支。而四方之貢。繇江繇淮。繇汶。繇沁。入于河。達于渭。此守關中而坐制天下之勢也。襟江帶海。因水濟師。乘江而入湖。則吳定。乘江而浮洞庭。彭蠡。則楚亡。乘淮上黃河。以取汴梁。則洛陽潼關開。渡河以北。沂淮而上。則山東河北及幽薊平。浮海以東而南。則浙東閩越廣右折。而四方之貢。繇江而下。繇淮而

沂酒而下。繇海而入。會于江。達于都邑。此守金陵而坐制天下之勢也。故得關中而不得巴蜀。猶可得巴蜀而不得關中。則失計之甚也。故秦未得巴蜀。猶有朝九州之氣。若漢高之以南鄭弘帝業。則項羽之計謬也。蓋自都彭城。而以秦王三將。故漢高因而入之。此則勢在人而不在地。晉據金陵。足以延典午之業。若苻堅之以全秦受制于人。則攻取之謀。疎也。蓋不定根本而傾國以試危。于一取。故晉胡因而驟之。此則失在人而不在勢。則得關中而不得巴蜀。猶未足

恨也。孔明見先主于草廬。與之論天下之勢。意在跨有荆益。可以上通關陝。下向許洛。及其出師祁山。徘徊不進。雖以曠古之才。畧而無取于三分之地。則荆襄之失。非草廬之本謀也。若漢武洞開三巴。則因關中之饒。故能使蜀下廣。出奇制粵。封疆之廣。際海所極。則得巴蜀而不得關中。是失計之甚者也。此則往事然矣。我皇祖起自江右。取太平定鼎金陵。雖與漢高不同。然漢高起西北。則當據西北之都會。皇祖起東南。則當據東南之都會。此異地而同勢也。漢高先計入關。皇祖不指師燕薊。若與漢高不同。然漢高以關中為根本。故出師以攻項。皇祖以金陵為根本。而出師以攻伐。此異形而同謀也。漢高經營四方而害之者在項氏。吳楚則項氏之屬耳。故漢高之時。西北先而東南後。皇祖廓清天下而害之者在陳友諒。張士誠。元氏則自救不暇耳。故

古今義論卷之四 地 廿二

自救不暇耳。故

皇祖之時東○南○先○而○西○此○後○此○異○事○而○同○情○也○漢○高○
以○關○中○為○根○本○而○屬○之○于○蕭○何○故○雖○敗○彭○城○困○榮○陽○
郟○京○索○而○漢○以○受○命○
皇○祖○以○金○陵○為○根○本○而○屬○之○于○李○善○長○故○雖○有○太○平○
之○陷○龍○江○之○侵○海○門○之○伐○而○德○以○應○天○此○勢○同○謀○
同○情○同○而○成○同○也○昔○司○馬○子○長○浮○沅○湘○窺○九○嶷○觀○楚○
漢○之○戰○場○歷○齊○魯○之○都○會○然○後○能○洞○察○天○下○之○勢○而○
有○史○記○之○作○况○權○度○事○變○勝○容○圖○畫○而○決○斷○成○敗○者○
乎○

古今議論卷之二 日 與地

廿八

兩直論

張 溥

臨○安○之○與○金○陵○以○言○帝○都○皆○地○理○家○所○謂○南○龍○也○然○
臨○安○可○以○駐○蹕○不○可○以○建○都○其○地○脉○之○變○主○于○奸○相○
擅○權○武○臣○多○咎○傅○伯○通○嘗○言○之○矣○而○南○宋○卒○驗○金○陵○
為○六○代○之○舊○都○至○國○朝○創○業○混○一○海○內○始○皇○所○見○
天○子○之○氣○諸○葛○稱○為○帝○王○之○宅○言○益○大○信○而○當○時○之○
臣○劉○基○謂○之○險○固○蘇○伯○衡○論○其○土○中○則○赤○山○為○成○阜○
長○淮○為○伊○洛○鍾○山○為○曲○阜○太○河○為○黃○河○東○南○之○形○勝○
孰○有○先○之○者○乎○然○而○文○皇○遷○之○北○平○者○何○也○則○以○
去○敵○之○近○制○敵○之○便○也○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
南○抵○紫○荆○關○去○匈○奴○之○地○近○者○百○里○遠○者○三○百○里○本○
京○師○無○外○之○規○而○明○示○以○自○將○待○邊○之○義○ 祖○宗○之○
為○萬○世○慮○至○深○也○是○故○吳○之○沃○富○淮○南○北○之○衍○腴○
因○之○擅○銅○鹽○之○利○極○遊○處○之○安○寧○不○愉○快○焉○而○舍○此○
而○之○北○者○誠○恐○後○世○之○子○孫○卽○于○逸○樂○而○忘○其○外○患○
則○無○若○居○之○沙○漠○之○地○臨○戎○之○險○使○日○顧○漁○陽○上○谷○
之○間○而○懷○寇○讐○之○邇○則○脩○德○行○仁○設○險○守○國○可○以○世○
世○而○不○敗○故○今○之○論○幽○薊○者○徒○侈○言○其○西○接○太○行○東○

古今議論卷之二 日 與地

廿九

臨碣石。鉅野。巨。南。居。庸。控。北。有。崢。嶸。剗。明。之。勢。而。不。講。于。鞏。固。之。謀。非。聖。祖。之。所。樂。聞。也。雖。然。備。此。者。備。之。于。邊。備。南。者。備。之。于。江。固。也。而。不。知。脩。近。輔。之。城。扼。長。淮。之。險。尤。所。亟。也。宋。仁。宗。時。西。夏。契。丹。構。禍。范。仲。淹。請。脩。京。城。立。四。輔。則。今。大。同。易。州。及。永。平。臨。清。之。介。可。以。曠。然。無。守。乎。晉。之。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唐。之。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皆。扼。淮。以。拒。敵。不。延。敵。以。入。淮。則。今。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全。淮。之。左。右。臂。可。恃。天。塹。弛。扞。圍。乎。且。也。從。虞。集。之。議。開。京。東。瀕。海。萑。葦。之。場。用。浙。人。築。堤。捍。水。之。法。聽。富。民。田。其。中。合。衆。分。地。計。畝。授。官。則。隙。地。無。不。可。耕。而。無。事。籍。漕。輓。于。江。淮。從。丘。濬。之。議。則。置。四。輔。郡。做。漢。唐。之。三。輔。各。宿。重。兵。三。萬。而。直。隸。河。南。山。東。之。班。軍。可。罷。此。非。獨。以。衛。北。亦。所。以。寬。南。也。往。者。洪。武。之。四。十。八。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永。樂。都。燕。建。七。十二。衛。始。清。江。南。北。之。粟。以。給。軍。食。符。行。二。議。而。無。變。則。南。直。之。屯。田。亦。可。復。也。大。政。既。舉。而。蘇。松。之。賦。

古今談論卷之四

卷之四

四

後豐沛之濁河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滌官司之事
責之其人
筆底金湯

卷之四終

古今談論卷之四

卷之四

四

古今議論卷之五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國朝京省考

周鍾

北京古幽冀域滄海遶其東太行峙其西後枕居庸前襟河濟饒穀馬魚監果窳之利順天 皇居東南轉漕秦晉入衛形勝甲天下莊田禁廠如綦布焉永平東連遼左虜頻入寇真定保定地接宣大軍屯交錯廣順大名爲齊晉河洛襟喉舟車並集俗淳土饒

古今議論卷之五

國朝京省考

二

河間雖有水患而諸汶通流咎在北人昧水利壅遏不使入浚故汎决耳薊鎮自棄三衛宣遼隔絕屬夷內訌爲虜嚮導門庭肘腋秦此虺蛇兵餉歲額百五十萬度支苦不給省費當去冗官而戎師藉口庚戌住事夫庚戌後官額可覆案也自戚繼光門多食客欲盡官之員少不能徧漸次添設或一路而中折或數官而一屯十羊九牧膏肓耗盡况一官親隨必占數伍汰此爛羊費省不貲矣市賞重冒并宜嚴覈勿示虜輕軍營困弊更僕難數議者謂主兵耗于後占

客○兵○疲○于○往○來○民○兵○溺○于○偷○嬉○班○兵○弇○于○故○習○又○謂

議○增○不○如○議○修○議○修○不○如○議○練○豈○其○然○乎○宜○鎮○衛○京

師○肩○肯○許○靈○寶○九○邊○圖○論○稱○山○川○紛○糾○地○險○易○守○亦

不○盡○然○如○董○道○橫○嶺○之○犯○浮○圖○紫○荆○之○潰○虜○衆○通○行

無○險○可○據○故○出○塞○遠○候○料○敵○預○防○控○扼○南○山○郊○圻○庶

無○警○耳○大○抵○河○北○牧○馬○役○重○應○役○如○充○鬼○薪○ 皇○莊

日○多○民○乏○耕○地○凍○易○漚○夷○皆○名○浸○也○而○談○水○利○者○類

畫○餅○湖○河○要○衝○急○水○走○沙○城○塹○難○立○秋○風○鳴○鏑○能○無

戒○心○幕○府○近○神○京○法○密○而○耳○目○衆○舉○動○擊○肘○未○雨○綢

古今議論卷之五

秦之五

二

繆是在秦國成者

南京古徐揚地北倚洪河爲門南俯具區爲沼東環

滄海西納大江爲國家財賦要區民少蓄積士慕傷

俠市井浮于農京城枕江故江防最急後漸弛廢劉

賊之珍假靈颯毋識者寒心應太等五郡

聖祖自和陽濟師克之故下諸郡如破竹鎮江舟車

會焉民貧而冗寧國僻饒池安負江倚山西走豫章

荆楚徽俗饒買人文漸盛蘇松常三郡賦甲天下稅

役困人自歲額外坐派川煩地當震澤下流北遭洪

水稻不遺種中產破盡廢淳而沃爲淮南最揚州衝
而饑賈萃焉故俗多侈靡鳳陽孕靈氣而勝非百
故中都設而不居繕葺陵墓財力冗費淮安徐邳轉
漕要津自河不循軌輸輓遂艱民益凋瘵海防重地
南曰金山曰劉河曰吳淞曰福山北曰狼山口新湯
曰新塘曰廟灣他未易枚舉然惟崇明平則三江盡
安湖海門扼則通泰無烽警拒倭于海乃稱得策大
抵京營坐仰縣官當汰冗食廣屯種鳳和土曠山多
也田舊額可盡墾也東吳膏腴罄竭非大休息生理

未復兩淮苦河徙泛濫決噴潦洩尤急錦樣日新歲

供彌厲保釐者興百利不若已一害

山東古 六三齊地介兩都而中處北連滄涿南走

徐邳東 海岱之雄西撫山河之固民用牧馬而轉

輸所 泉源括入漕河而無涓滴之溉尤剝膚焉濟

南風稱沃壤而武濱霑蒲彌望白茅未耜失其業矣

西王郡患殺重故多流移東三郡患賦煩故多逋負

非民之輕去就而敢抗公上勢則然也青富庶禮樂

爲諸郡最田獵六博有齊遺風焉東交穉穉織鉅

野靡蒙之故墟苟幸休息株泗之風可復也臨德
水陸衝疲于供應登萊斥鹵地衣食僅給膠萊河
通海漕地廢不治遠東雖越海而旅順口去登州不
二十舍諸島聯接自古屬齊議邊事者以旅順口爲
咽喉以鎮夷關爲門戶不知海運罷而旅順非都會
矣三分河委以與虜窠穴據我腹心秋老揚鞭處處
可犯鎮夷安所用控扼哉又地無郡縣民盡舍餘使
戎師牧民猶很牧羊也故戶口日減阡陌日蕪地無
寸樹山盡濯濯金海沃饒且多棄壤襄平遼陽安望

富庶加以朝鮮調兵之役建酋奴兒之叛不亟撫綏

雖有虎豹十萬且皮盡而毛不傳矣遼固海濱登萊

三面距海然地無支港人習弓馬倭若入寇艱難

泊平原利騎長技不敵藏之易耳故談海防于山左

者皆杞憂也大抵齊當南北孔道郵傳駁授輸輓疲

敝宗齒日繁盡仰度支人文鼎盛不下南國民俗任

狹使氣濟青倚山多礦盜登萊瀕海多盜徒保釐者

其劑寬猛而施

山西古晉冀地西據大河東太行北收代馬之用南

望鞏洛之勝。唐虞夏商都焉。軍餉宗祿皆仰河東監利。苦不能給。省城在西北隅。漸逼虜窟。議者以大同爲藩籬。脫使虜不東行。踰利民堡。窺雁門。東西上谷。突騎可朝發暮集乎。河曲保德切隣。套虜水堅。飛渡軍士。鑿水限虜。每斷指裂膚。三關列戍。多用民兵。故練士著繕城。坐爲第一。義而扼險。制敵則陽方。府川當要衝。焉大同原陸平衍。無名山大川之障。魏取燕元。取金皆道雲中。故稱中國。後戶今一邊盡委與虜。識者恨之。然各邊有險。可據故堡。戍外捍鎮城。大同

二八 義論全

卷之三 漢地

五

無險故鎮城。地當極邊。以大捍小。以重衛輕。雖非本謀。要亦得策矣。自先年張文錦之變。鎮兵稱驕悍。然五堡之役。深秋遣戍人止。一屢風雨不蔽。情極難設。諸軍請稍需濡。不得請留其孳。而以身往。又不得計。極譟亂。至據城勾虜。又因處置未善。激成之也。東野之御。必敗咎在馬。哉議者不言撫綏。但言節制。恐未得也。潞澤沁遼。環列太行。重岡深谷。易至曠。聚然人習。機杼俗亦儉朴。民安則盜弭矣。平陽往聖所都。氣溫土沃。河東殷實。漢唐同稱。吏能茹水。藥可鳴琴。而

治也

河南古豫州地。九州腹心。地形四達。東控淮陽。北控趙魏。西有成臯。洛陽之固。南撫汝鄧。陳蔡之饒。宗齒日煩。按玉牒。給祿者無米。而炊黃河。屢徙議。疏議塞勞費不貲。此通省憂也。開封宋之舊都。舟車所萃。俗慷慨而少貯積。河南伊洛兩周。故邑比者分封。民疲營建。懷慶逼近。河洛民俗。教弩鑄劍。剛而難馴。衛輝朝歌。故邑太行。孟門在焉。劉武尚直。衝煩與省會同。彰德地界。趙魏軍民。維集綏靖。爲難歸德。數省交會。

二八 義論全

卷之三 漢地

六

統轄不一。而人多忠義。淳厚自河徙後。瀟望草萊。汝寧尚節義。南陽勤稼穡。大抵汝南生計。饒河北土風。勁兵多坐食。民易迓移。風俗不侈。財用甚詘。汰浮費。以節尾閭。弭河患以廣歲入。是在保釐者。陝西古秦雍地。南通楚蜀。東連豫冀。西界番夷。北抵沙漠。幅員萬里。百二雄區也。但古稱阻三面而固。守令虜據。西海番戍內訌。且三面被敵矣。三邊固關中屏障。然虜自定邊入塞。踰龍渡。涇直薄。三輔特再畫。夜力耳。非可恃他鎮。援也。故固原一鎮。實司北門。鎮

論議者欲總督移駐邊城談何容易西安殷阜邊節
宗祿供億不貲民多凋弊漢中當蜀口潼關障全陝
並稱要地延慶平京民俗悍勇而苦虜患臨華階接
羌番鳳沔復多回種風塵一起內外交虞特以羌人
仰給茶利閉關絕市可制死命北虜自請封後中雖
很心而為市賞所啗羈縻不絕監牧饒廣馬皆官牧
民無他擾故陝西無樂土焉然河套失守莊浪棄地
三邊懸隔氣勢不通延綏橫截套口咫尺虜庭黃沙
遍野千里饋糧士不宿飽萬一虜斷魚河絕我餉道

○長論○卷之二○續論

則鎮城必坐困故議者欲改徵本色造舟轉運取道
大河自府谷葭川徑抵木瓜孤山路便而費亦大省
庶免庚突呼耳若更番入衛奔命疲勞植窮邊者可
稍裁否寧夏遺孽賊之亂生齒耗滅其地負負隨而
俯黃河引渠開田夏月種藝虜難馳突但哨探不出
山後虜往莊浪或犯靈寶多不及備故修復舊墩分
番監哨探報已確先期收保此第一義也甘肅古河
西四郡左右虜番控扼三面止一綫通中國最稱孤
危然虜一差屬西番得哈密而甌脫視之何能及遠

肘腋隱憂獨西海耳鎮城孤懸千里饋餉甚艱屯田
湟中轉漕金城宜做左國故事行之地形廣長民相
屯聚如董氏任氏之屬家皆千計倘撫而用之足以
禦虜沙地之水民苦遠汲州泉脈以鑿井也最急者
固原重地而靈寶花馬池乃其門戶固守寧夏方可
安枕

四川古巴蜀梁州地北走秦鳳有鐵山劍閣之塞東
下荆襄有瞿塘澧瀘之險南通六詔有瀘水大峽之
阻西拒吐番有石門岷嶓之障數千里石穴也松茂

○長論○卷之二○續論

建昌諸番垂涎內地然番夷飯青裸而肴腥瘴特茶
以解其熱滌其膩中國取彼猶嗆果弄兒無不如意
土司非苛迫服屬不敢二故蜀民不苦外寇惟採辦
大木指骨于生叢魚鬼之郊者相望累索而播囚以
細故生變逆我戎行發軍征討供億不貲開川中比
歲不稔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哀此蒸黎生意盡矣成
都錦城故玉壘金繩技作工巧而土地饒沃賦役並
繁保寧地衝而俗淳順慶奇峰迴環溪水佳勝俗呼
神仙窟宅而民競逐末耕稼者少重慶前夜郎而後

巴梁亦勝區也。故為南滇之喉、夔為荆楚之吭。馬湖夷僚雜居鎮雄、崎嶇阨塞、龍安峭壁、四合俗猶椎髻。遵義經始政宜寬大、大抵川中華夷紛錯、氣習難淳。道路險崎、巡歷難徧、師旅飢饉、樂上為墟、採木四出、山谷搖震、貧民無善俗、保釐者宜蕩煩苛、煦育如哺子焉。

湖廣古荆楚地、江漢若帶、衡荆作鎮、洞庭雲夢為池、衡嶺嶺左、永接桂林、鄖陽縮興元之口、荆州受蜀江之沫、辰沅南引六詔、襄德北枕河洛、柳走閩粵、長沙

古今談論卷之二

界江右、斬州與九江、安慶三方鼎立、中國之地、四通五達、莫楚若也。楚固澤國、耕稼甚饒、一歲再獲、柴桑吳越多仰、給焉。諺曰：湖廣熟、天下足。言土地廣沃、而長江轉輸便易、非他省比。故江南于楚、猶唐人于河、北此手足視而彼、特珠玉視也。武昌故赤壁地、俗尚剛直、漢陽德安土地瘠、礦民率皆歲而鮮蓄積。古齊淮甸上游、孟德短歌所稱山川相繆者也。人文鼎盛、省會相埒、承天古鄖、鄂世廟豐沛、故居做鳳陽陪京、據漢之上流、舟楫萃焉。荆州距三峽、介重湖、全楚襟

其言

猴形勝地也。岳枕洞庭、仰給市利、長沙五嶺時而三、湘環土皆塗泥賦甲諸郡、衡永奧壤、家給足而少兼、奔太史公稱江南無千金之家、亦無飢寒之民。二郡似之。鄖陽名山大谷、初為棄壤、民多逋聚、因設郡縣、假重臣以綦戟鎮焉。寶慶簡靜、常德困憊、辰沅介麻、陽諸洞半為蠻窟、吏猶藉蛟瘞也。大抵楚中水澤、莽故網罟多、本業足給、故商賈少、征播獨賦、元凶為功、首而供億、大擾閭巷、蕭索洪水、肆雷城不浸者數、板長沙荆岳被禍尤烈、採辦不休、宗祿煩費、一京八省冠蓋、絡繹郵傳、屢告困焉。簡靜省事、不輕徵發、乃安楚策也。

古今談論卷之二

江西古柴桑郡地、三面距山、背沿江漢、當吳楚閩粵之交、奇峯鬱葱、澄溪環合、士多秀杰、民悍而爭壤、瘠地窄、胼胝不能給人、多持空囊而奔走四方、或至老死不歸。南昌襟江帶湖、帆檣四集、一都會也。吉安人才甲諸郡、地利亦饒。南康饒州夾彭蠡、而對峙康土、瘠狹不敵饒、而同苦寇盜。臨江碧博清溪、四會要衝、九江雄據上流、其別邑湖口、東南通津、商賈集、廣

信郡當傳道下邑僻僥建昌事簡民殷爲江右善地
撫州介江湖之表卑赤苦兼并巨族患山寇瑞州斷
崖深壑地僻而阜袁州密邇荆楚逋民客戶時起爭
訟緩駟維艱贛越在南服汀漳雄韶山溪會焉重岡
複嶺盤紆千里大帽橫江諸軍輔車倚結撫臣連轄
數省羈縻使不叛而已天下開府設兵不煩度支而
給者獨此與耶矣此非土兵之效哉南安憑庾嶺而
距湖湘南微喉咽也大抵江右山多壤少地狹民貧
於封不繁水患鮮被儉膏太過葛屨桃肴仕宦多著

水葉聲細民尚氣屢訟不休必廉公明允者可吏其

土
浙江古會稽郡地負海倚山浙水中限西界常玉南
走閩關湖水通震江嚴江接新安尚方織造出中官
領之小民苦辦歲額而段價高人亦緣爲奸利杭州
江海要津南宋都焉戶口殷繁仰給他郡俗好遊冶
而鮮力作嘉湖澤國兩稅困人徭役爲厲紹興古越
都其俗織畝人習絃誦寧波昔當倭奴貢道卒有海
警此其衝也温台並海而南直達汀漳人多仰估客

利自海禁日嚴不逮往昔矣處州依山金華負江士
勁悍天下惟浙兵剽銳皆二郡產也嚴衢儉瘠地當
江閩孔道不得休息省城濱海而寧波洋斜界其外
距金山吳松僅數百里故內洋稱安瀾舟山屹立海
洋地當要害饒五穀魚鹽之利饋餉可不轉輸而足
議者欲做國初舊制設縣立衛亦固圉上策也哨
兵南至玉環烏沙門會閩北至馬蹟羊山會吳議者
以總戎防禦陳錢分哨爲重門之固但海氣溟濛奸
將規避綜覈難耳大抵浙民最苦重役役難盡蠲均

則不擾漕粟重大姑置勿論他價高而緣爲利者如

藥材顏料類價少而民害如絹折類利則飽奸害歸
良善故議者欲追做往制俾官自輸京與民休息無
已亦劑而均乎觸熱思涼事非一緒然書生不敢借
箸籌也
福建古閩粵地東南阻海西北負山壤狹田少山非
沙石自麓至巔盡耕治爲隴畝福州北隣江浙地周
七閩君子尚文而小人畏法與泉比屋絃誦人文爲
閩最地利沃阜建寧據關喉襟市井浮侈延平憑崇

岡俯急湍風俗儉朴。仰武環帶鹿水地簡僻而人多。廣直汀州山廣人少與南贛聲勢聯絡時苦山寇漳州距海苦海寇焉閩既饒富為寇垂涎兵又脆弱故往歲倭變中禍最烈。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諸縣皆稱要津而福寧州地突大海形若吐舌三面距海寇至必攻海澳屯戍以風濤激薄半徒內地議者欲復舊制控扼良便春夏東南風汛寇必假途粵海哨兵南起銅山次浯嶼次南日次小埕而北訖于烽火備倭上策在守五嶼諸海島蓋倭越大海淡水

薪米乏竭必資樵汲。調兵扼守并拒諸港可坐困也。大抵閩中介在南服利盡山海僻簡沃饒吏但廉靜坐鎮耳。廣東古百粵地東南阻海北據庾嶺西扼交桂地土饒沃黎夷錯居擅珍珠大貝之利而公私交征民亦勞止南海島夷款關貿易民資其利益以鑄山煮海輕視農桑廣州故趙佗都也包絡山海勝甲嶺南成洋守樟屯哨亦疲韶州江湘之唇交廣之吭南雄密邇韶郡南北孔道全省郵傳軍需仰其權利肇慶望

銅鼓而顧頂湖上遊勝地路接桂林潮界閩粵東路要衝兵戎孔棘惠濱海而北界抵贛土廣而沃寇患與潮同高州有銅魚寶峰之勝而苦徭賦廉州故象郡珠璣產焉雷州土腴姦民逋匪瓊州峙南海之南四面距海五指腹地生黎窠穴郡邑沿海環之往者辛丑之亂大兵殄平而險終在黎不為吾有議者欲屯重兵撫順鋤逆中央界以太路斷其往來亦良謀也海外夷島環向不敢盜邊獨倭無倭心故東路警備急焉柘林去水寨稍遠咽喉要路卒有警報當水陸並援而絕交通斷橫汲尤制賊要策也大抵嶺南地饒珠貝遠方法疎吏易專恣酌食泉而彌岐是在人牧。

廣西亦百粵地東南走五羊東北往荆楚西北接羅施西南扼交阯三江綿邈貫絡諸郡秦命史祿食粵鑿湘水成渠以便轉輸至今賴之國初大少招徠聖藝歲久蔓延衆倍于我桂林府山秀水駛地控嶺海柳州架馱而居廣畜牧而不事蠶作慶遠穴居樵畧與柳並接番峒皆盜區也南寧金城銅柱之封辭

饒而多盜坐躡交趾保障管桂太平飲衣冠與中國異思明俗尚科耽鎮安頑梗土風皆劣梧州內連溪洞外控嶺海往者海賊出沒江洋從賊盤據村峒山賊囑谷蠶賊竊珠境土騷然始設督府立屯幸少寧息但地促民貧餉資他郡其要害地不能盡戍守募人屯種而已大抵廣西徃徃參倍苗夷附據肆為寇竊斷藤諸峽蠻人窟窠柳慶八寨盜賊淵藪行居苦其荼毒不獨苦田諸縣福也蓋邊方官多降調人不樂就政令益隳惟捐去成例擇人久任俾官誦民情

古今談論卷之五 地理 十一
情民服官政法紀率修德可化編戶也

雲南古西南夷唐南詔地西北拒吐蕃東北際黔巫東南達桂交西南阨緬甸崇山縈澗金碧所產氣候無劇寒盛暑田野廣沃南徵樂土也省城據滇池夷種數十頗蕃訟而勤耕藝臨安大理永昌崔慶楚雄壤腴民阜曲靖八鎮孔道供億疲繁元江路走南交金齒疆隣諸甸永寧襟帶諸江控扼番寇景東順寧荒僻險隘土夷巨測所恃皇靈遐震奸萌逆折耳大抵雲南漢夷雜沓緩則相和急則不突阿克小酋

一舉足而省城幾不守可為殷監襟喉要路實在貴陽城郭人民夷居十八少有警動路即梗塞官吏萬里投宦時嘔艱難又率劣紳未幾考功法隨之鮮有同志必廟堂惜官則官惜民惜民則善政舉

貴州古羅施鬼國地界川湖雲廣之交永樂十一年田酋拒命削奪其地開設郡縣山多菁穴地瘠民貧官成歲給全仰隣省貴陽阻山距江不能當中土下郡而流寓日多彬彬禮樂都勻唇齒廣西壤僻而陋枕塊博食土酋仇殺難馴鎮遠當川湖之衝而水背

古今談論卷之五 地理 十二
山險扼足恃州石件孤懸一隅可為塞心思南故漢

武陵郡舟楫商賈行旅差為阜桑黎平銅仁荆楚南喬山谷森饒安順新造宜加綏大抵貴州為雲南喉吭一綫山路無貴是無南詔也土酋性雖佳兵然後倭虜比如天覆之自當安輯識者畫治貴策曰文臣不功武臣不貪利知言哉
京師遠近要領具見錄
承之資守上宜嚴禁
經理焉非徒為觀覽而已

王子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于順天之
 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三
 次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朵顏泰寧福餘三衛是也
 遼東宣府自此隔絕聲養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
 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衛道乃命都
 御史經畧之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為
 寇也弘治中守臣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
 以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
 則協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赫
 丁今議論本 卷之五 地理
 中國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故三衛夷
 情難與往日例論黃花鎮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古
 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
 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為壑則漲水易淤雖曾設
 有關城勢孤難守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久累軍丁
 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從 國初長久之計惟在
 驅三衛復舊制以守外邊若事勢難為仍守內邊必
 從邊入長計據險要脩墻堡增墩軍益邊糧以嚴防
 守其庶幾矣

內邊龍井關起西至累谷關止邊城摺折計六百里
 夷地一區可田千頃乃在腹裏外有橫山一帶止百
 五十里相連高時窺見內地虛實又橫山一帶舊為
 我軍架砲之所山外散江經流真自然之險若修築
 外口不惟我據其險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之人
 堡移之守百五十里豈不省且便哉內邊諸山險處
 亦多但山外板緣易上山空水道處所每年雖修壘
 二次皆碎石乾砌遇水則衝虜過即平都御史戴金
 欲將山外可攀援之處整崖鑿壁山頂以內嚴令禁
 丁今議論本 卷之五 地理
 長林木仍補砌山口水道使連亘如城亦如陝西各
 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 國初設六
 邊備胡自開元歷興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諸
 宣府自宣大進西直抵甘肅勢如率然首尾相援天
 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劉江之役兀良哈
 效順遂以興中大寧與之掣大寧都司于保定于是
 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峰三屯
 宿雲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宜府左臂受衝盧龍背偃
 僕速之襟吭候視 諸陵亦時警嚴烽候矣夫不復

與中大寧則寧前一散地耳。自湖河川喜峰口以窺盧龍則深平騷然矣。自黃花白羊以窺薊北則諸陵震驚矣。當是鎮者其尚念哉。

宣府鎮

宣府古冀州之域。秦漢為上谷郡。石晉以後淪沒于夷狄者蓋四百餘年。我

注馬下

太祖盡徙其民于關內。號其地為宣府。置萬全都司。

其地東據黑水東北據獨石南距紫荆關東南距居庸關西據積兒嶺西南盡順聖川北據西高山西北

距野狐嶺。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

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

四驛接獨石。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與和萬

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元與和泰寧遠東甘

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泰寧既以與虜興和

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于獨石。棄地

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

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狄分屯。建將倍于

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

鎮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悠遠

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喜峪諸堡西路之

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馬東

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

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若曰補長

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

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

兩鎮。此豈容已乎。

大同鎮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

無山設險。故多大舉之寇。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分

東西中三路。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

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

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路之衝。平虜西近老營堡虜繞

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大同鎮城高拱

完固。舊為二邊拱衛鎮城。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虜

至直抵鎮城。復築五堡于二邊內。為耕守計。夫修五

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

焦河期二也。二邊既復宜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也。也高山聚落三堡蓋在鎮城兩腋間實為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矣。北虜哈刺真哈連二部常在此邊住牧入寇無常近來套虜出套亦同此虜入寇。

三關鎮

偏頭寧武雁門自西進東三關並列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為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况達官達舍

古今論金卷之五

七

多安置真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效力固無他志。但同本源性習尚在勢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連通為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為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為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

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為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硤口尤急。河所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一關之險。擇將帥。覓勇壯。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榆林鎮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技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院既

古今論金卷之五

七

據內地遂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墜山澗谷是日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棟套後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正中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為折色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柱之謫。愚故論榆林者懸在芻糧他非所慮。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

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爲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甘固遼中之地另設倉場。每年余買儲積專備客兵之用。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于河外。史稱其功。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守三城。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

古今談論卷一 卷之五 遼地 十五

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甯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戒半榆林外。套皆漢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卽此。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卽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後。應紹不阿兒禿斯滿官嘆三部入套。應紹不部下爲營者十。舊屬大師亦不刺後分散。各部惟哈麻真一部全。阿兒禿斯部下爲營者七。舊亦

屬亦不刺。今則大會吉囊領之。爲營者四。滿官嘆部下爲營者八。舊屬火篩。今則大酋塔答阿不孩領之。爲營者六。三部兵約共七萬。俱住牧套內。時寇緣寧甘固宜大等邊。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取漠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城南直榆林。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置烽候千八百所。繇是突厥不敢渡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後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留軍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蚕食于內。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

古今談論卷一 卷之五 遼地 十六

爲左衽矣。元末爲王保保所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爲巡河易巡河之役。爲哨探。然打火燒荒。而兵勢不絕。故勢家猶得耕牧。而各自爲守。然此後漸廢。至成化七年虜遂入套。搶掠然猶不敢住牧。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牆。墜寧夏修築河東邊牆。遂棄河守牆。加以清屯田草兼併勢家散而小戶不能耕。至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踏水入套。住牧以後不絕河

套遂失。試者謂擊河套之虜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寧夏鎮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也。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于此。至唐宋胡喬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累世據朔方之險。為中國患甚矣。今三邊既為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喉襟之地。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虜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蓋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與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虜侵犯腹裏之路。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刻矣。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白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更為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蹂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一帶。是其境矣。花馬池一帶。適具利涉之境。遊騎山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勢不得少息也。若花馬池便利之地。

一八 設論卷 卷之五 興地 十二

大建城堡。游設參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今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刀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

甘肅鎮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蘭州即漢金城郡。過州而西。歷紅城。于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即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昌山。乃四百餘里。至甘州。即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即漢酒泉郡。肅州西北十里。出嘉峪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即漢煌燉郡。與前四驛地方俱隸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焉。泊莊浪。坂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坂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界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國初封忠順王。成化以來。陷于土

一八 設論卷 卷之五 興地 十八

暮。奮。恢。復。之。議。至。勤。累。朝。今。之。議。者。曰。獲。城。置。衛。弗。能。衛。而。守。也。約。好。興。師。祇。費。賂。而。置。積。也。不。如。棄。之。不。知。此。地。乃。我。國。之。藩。籬。未。可。槩。以。夷。視。之。也。殆。必。責。彼。寇。往。昔。犯。順。之。愆。納。彼。寇。今。日。通。貢。之。使。施。恩。羈。縻。以。緩。其。謀。使。彼。逆。無。敢。逞。而。我。謀。有。暇。日。甘。肅。等。衛。主。兵。則。補。其。闕。伍。遊。兵。則。徙。其。室。家。而。又。撫。狝。多。方。俾。卒。旅。悉。復。國。初。之。盛。甘。肅。等。處。熟。地。則。做。趙。充。國。興。屯。田。荒。地。則。效。魏。武。令。開。墾。而。又。措。置。多。方。俾。糧。餉。悉。復。國。初。之。積。守。備。既。固。攻。戰。時。發。將。

下。論。論。本。卷。之。五。輿。地。

卷。之。五。輿。地。

廿。九。

見。瓦。刺。瓜。沙。等。夷。見。彼。通。好。必。漸。效。順。我。則。結。以。恩。資。以。固。其。必。從。之。志。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必。漸。蕃。息。我。則。率。以。大。義。以。振。其。勇。奮。之。氣。然。後。于。忠。順。王。嫡。裔。擇。其。知。勇。足。以。服。諸。蕃。者。仍。其。封。爵。授。以。禦。侮。復。警。之。畧。于。赤。斤。等。衆。選。其。技。力。足。以。長。諸。酋。者。官。爲。都。督。諭。以。翊。贊。傷。心。之。謀。在。我。唇。齒。應。援。之。勢。成。而。在。彼。背。腹。受。敵。之。機。就。然。後。徙。其。部。落。以。實。空。城。移。其。臣。主。以。司。宰。御。倘。彼。不。悛。再。肆。侵。奪。則。哈。密。犯。其。前。我。兵。襲。其。後。赤。斤。等。衛。之。兵。衝。脅。旁。出。四。面。

夾。攻。無。不。破。者。雖。十。土。番。亦。不。能。爲。哈。密。患。矣。

建。夷。考。

按。今。女。直。卽。金。餘。孽。也。金。以。前。往。牒。載。之。備。矣。滅。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五。國。朝。分。爲。三。種。曰。建。州。曰。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實。居。中。雄。長。地。最。要。害。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建。州。海。西。悉。境。歸。附。先。後。置。建。州。等。衛。所。城。站。地。面。共。二。百。六。十。二。置。都。司。一。曰。奴。兒。于。以。統。之。官。其。酋。自。都。督。至。鎮。撫。有。差。惟。野。人。以。絕。遠。貢。無。常。期。其。建。州。海。西。定。每。歲。以。十。月。驗。放。

下。論。論。本。卷。之。五。輿。地。

卷。之。五。輿。地。

三。

入。貢。仍。設。爲。重。關。原。城。當。是。時。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而。釋。家。奴。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先。寵。于。時。此。建。州。之。始。大。也。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哥。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九。察。子。董。倉。逃。之。朝。鮮。併。失。亡。其。鄉。則。稍。衰。焉。時。董。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亡。何。九。察。董。倉。歸。建。州。朝。廷。存。繼。絕。之。義。詔。更。予。印。比。得。故。印。九。察。輒。匿。更。給。者。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今。董。山。領。左。九。察。領。右。而。夷。性。

故驚輒謂中國我囂也。輒煽誘北虜入寇，不絕殺掠。遠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王翱遣使招諭，稍歸所掠復款。關然七姓之亂，諸酋多死，子孫失其賜，勅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太減，更失望。董山、糾毛、憐海、西諸夷盜邊無虛月。成化二年，遣都督武忠往諭，檄致董山、羈廣、寧、尋、誅之命。都御史李秉靖、虜將軍趙輔、督師三道入，搗其巢，捕斬首虜，過當，築撫順、清河、雙陽諸堡，邊備自嚴。夷稍制乞款，貢而朝。廷亦欲與之休息，令董山、九察復，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

古今談論全 卷之五 輿地

十一

遁貶一官，諸夷復貢。願時時以報董山，警為辭。往來患苦塞上，會大瑞、汪直方倖功，用事巡撫陳鉞，揣其意，疏言：建州夷連結海西名，雖屏蔽實懷，獸心宜大發兵，制之。迺以東寧侯朱永為師，偕直行，襲破之。頗有斬獲，論功，永將較封賞，有差，而夷益憤，怨深入焚掠。慘于往時，開原、廣寧之間，騷然煩動矣。居久之，其酋完者禿貢馬入謝，許之。諸衛復來貢，請襲如故。少入寇，迄正嘉開塞上，得息。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綸御之，失亡多亡，何撫臣于

敖坐減賞物，夷人譁，更詐殺譁者，夷繇此挾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遠東西幾困，已復稍戢。至今上朝，貢羈縻勿絕。萬曆二十八年，今建州奴兒哈赤襲殺猛骨、李羅，其勢始悍。猛骨、李羅者，與那林、李羅俱海西部落，與奴酋二家俱封龍虎將軍，猛最忠順，虜或入犯，輒預報，得為備。諸夷皆心畏惡之，奴酋尤甚。會猛酋與那酋相讐，殺猛力不支，請于邊吏求救，不許。願得乘障杆一圓，不許。遂求援，奴酋、酋悉起兵以援，為名襲執時，遣臣遣使講救。奴酋外恐，吾聲罪寔

古今談論全 卷之五 輿地

十二

心利其妻妾，部落迺偽以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妾與通。徐以私外母名殺之，仍以女許妻猛酋長子。送次子歸我內地，以苟塞前講。說邊吏亦因循，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之心。又先是，奴酋父他失以內附，遣使貪功，執殺于。是撫鎮以計非是，匿不報聞。迺奴酋故恨恨也。日與弟達兒哈赤厲兵秣馬，設險擺塘。數年前，料騎一萬，今且至三萬。自三十四年貢後，以勒索軍糧為名，遂不復貢。時擁衆要挾，憑陵開原，邊亡禁停，莫可誰何。撫鎮相傾，皇皇以益兵請而不知

跋扈之勢已成于曩殺猛酋之日矣。按奴酋故部在清河邊外寧宮塔寨直開原之東而猛骨那林二酋部落在鎮北撫順關外直開原東北與韃靼三銜接壤。奴酋所以不得過北虜以二酋爲之障也。今那酋竭力拒守僅五千餘騎勢不支必亡亡則建夷與北虜通矣。或傳其飾名妹捐重貲以購于虜志豈小哉。愚又考建夷素獷捷喜馳獵上下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夫比虜至傑虓矣。遇江河則股栗南夷習水道矣。賴大海爲限蔽建夷則不然兼水陸之

論卷之五 輿地 十三

長無海之限。錄此言之奴酋不死。中國之禍蓋未艾也。

皇明土官志論 鄭曉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兵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婿與妻皆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 兩宮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勘表與冠裳于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自卑而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廢廢嘉靖九年 皇帝掛酌情理曲

論卷之五 輿地 十四

爲條約稍復 祖宗之舊今致府州縣正貳幕屬巡簡驛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隸皆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孽竊據茂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稭秉義捐軀傅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嚴惠戢梅思祖張統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順其人燥悍不得已因俗

為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
最強。鎮南蒙化順寧。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
劑為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麓川虛
耗。中土孟養。曲徇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覆。况投宦
非人。利法好貨。湖南鎮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
建昌川陸。達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
國初。霫翠宋欽。歸附。乃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狡詐。
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頗成威懷。
有方稍稱馴順。其壤地聯絡。衝掣肘自四城北窺。
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謫。構亂
喜。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
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
地。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洞。嶮。深。難。擾。易。亂。彭。氏。富。
強。雄。騰。諸。司。自。宋。迄。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
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係。于。劇。盜。官。司。莫。敢。
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泉。僉。事。汪。濬。統。馭。
嚴。飭。頗。稱。默。飲。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永。寶。之。憂。
豈。有。苗。夷。也。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

異。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右。黔。左。鬱。荔。浦。東。西。殘。破。不
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
倚。山。出。沒。剽。剝。田。寧。梧。藤。諸。屏。卒。竟。不。能。扼。制。桂。林
北。六。峒。為。孽。則。北。連。武。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
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為。夷。巢。寇。竊。無。虛。日。矣。至。于。江
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廬。再。叛。思。田。更。強。姚
欽。剿。則。黠。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
爾。四。川。山。包。劔。棧。水。鎖。瞿。峽。襟。帶。擁。東。足。稱。天。險。惟
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峇。蒺。欲。其。馴。順。是。在。調。擾。
龍。州。為。松。潘。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
雖。仰。我。鼻。息。願。其。內。党。日。堅。數。啓。隙。亂。唇。齒。之。勢。彼
得。挾。而。擾。我。敘。瀘。之。間。宜。有。機。權。携。其。醜。類。若。乃。礪
門。達。引。諸。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論
曰。明。興。平。定。四。海。凡。夷。遠。蠻。薺。僮。之。地。西。起。巴。東。
狎。狗。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
百。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特。深。箝。難。稍。奉。約
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率。過
溢。拊。懷。失。策。雄。圖。自。窘。狡。窟。益。深。矣。况。地。廣。官。高。擅。

利習矣。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
憂。釀禍。獲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嬰荒周
官。藩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遑。絕。嶺。輿。地。漸
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闕。國。陋。于。綏
人。曲。防。窘。于。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忠。茶。毒
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畜。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
或。求。勝。喜。功。于。是。侵。警。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網。積。夷
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理。則。降
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駁。聞

上日今議論卷之二 輿地

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事于節帥。修文德于
廟堂。猾亂之變斯其鮮矣。

安南

嗚呼。自秦并百郡。交趾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
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
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已
仕中朝。為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奈何世
歷五代。為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地。淪于
夷狄之域。而為侏儻藍縷之俗。而不得與南海桂林
等六郡。班班然。衣冠禮樂。以為聲名文物之鄉。一何
不幸哉。其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都。
而終不能有我。太祖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
款。太祖著之祖訓。不與後人伐其國。陳氏為賊。鞞
所戕。太宗皇帝體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
使送還其國。賊鞞乃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與師平
之。求陳氏後。不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
長不謹。遂至夷獠復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為
辭。宣皇帝體文皇之心。俾復繼陳氏之祀。不逆
黎利之許。遂為所蔽。羣臣屢請興兵討之。章皇帝念
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來

上日今議論卷之二 輿地

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來

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于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過于宋並於唐而不及漢者以失此嶺外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成之大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

按諸臣論交趾事非但一方之民重不幸也而又益之以文武諸司七十餘所官吏將士數萬人皆斷送為炎荒之鬼矣間有幸者變未作數日前以召得歸餘仕者俱不得歸又烏觀所謂姜公輔者

哉史臣謂必欲棄之宜讀公盡歸華人然後從其請為之重有感于斯焉嗚呼自石晉以來山前山後十六州不見天日者四百三十二年幸太祖起而復之成祖遂于是而建都焉何安南之既得而復失也施有異

八歲論本卷之五

四

北虜紀畧

汪道昆

北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蕃山外東北抵遠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也甘肅連西一曰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回一曰瓦剌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曰帖木哥以番僧為天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枝蔓削矣弘治末虜之強臣亦不刺爾酒斬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度莊浪古浪峽南走雪山往往暴侵西番族帳族帳舊有

八歲論本卷之五

四

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令當差法故設西密兵備守備以鎮撫之蓋漢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刺掠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侮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番離心差法馬少入蒸不行而亦不刺遂雄據西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篩餘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賀蘭山後渡古浪峽穿黑松山入西海代之亦不刺死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析而為三嘉靖二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幹耳篤思全部以歸居之賀蘭山後以為右部自此寧夏赤木黃峽之口無寧

日矣其○三○躬○愈○南○徙○直○松○潘○永○寧○山○外○絕○不○與○虜○通
 初吉囊之西伐也娶瓦剌之女至是死三子曩台吉
 等各奉兵俺灘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俗
 蒸瓦剌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直
 宣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來
 俺灘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桀驁然西失吉囊手足
 之助○內○携○小○王○子○君○臣○之○情○熾○年○戰○伐○而○驕○侈○淫○縱
 部眾亦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娘娘灘黃河東不
 過故獨石嶺潮河川所遠之麓所謂萬塔黃崖者眾
 男女老弱不過四萬此東南侵必徙其帳于北以避
 我搗巢又留兵以護家防○小○王○子○故○遼○南○則○入○宣○大
 之間極則西至紫荆關東至永寧四海治隆慶居庸
 直西則入太同雁門以犯山西自獨石嶺亦而東行
 至六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蘇○潮○河○經○行○之○口○以○犯
 古○北○東○至○順○薊○南○窺○通○潞○然○臚○胸○滹○沱○京○西○諸○水○及
 都○城○遮○之○亦○不○能○復○南○也○古○北○路○甚○險○故○西○緣○陵○南
 白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道宣府而歸古北口之東
 曰牆子嶺曰羅紋峪皆縮入古北口之東南西曰石

二八 談論參 卷之五 輿地

塘嶺曰馬關大水峪匣兒嶺又西曰渤海所黃花鎮
 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牆則諸華夷人之
 逋逃者曰陳健預色稱兒何禱豆兒居之衆僅合六
 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灘馬牧山深險無如之
 如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七百里此山之虜遮之也
 中國置牆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為險自此以
 東置牆如之綠川而行遇山悉棄故迴遠而難守然
 皆故大寧地以居朵顏者也其入貢而為患者哈哈
 赤又東曰喜峯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
 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為白龍江所阻當
 犯永平遵化鍊冶不能至京師又東則泰寧福餘地
 直遼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衆不滿千
 遠澤受東北諸虜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淖泥
 常以三冬春初水結時犯塞又遠人王忠入構熟夷
 得千人自為部長常以父事趙察將傾募數為盜晨
 起必斬二人祭旗率以為常其惡甚于哈丹夷陳通
 事等也虜中大較如此

二八 談論參 卷之五 輿地

夷地志畧曰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西南皆阻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到文身國約七千餘里西循支北望耽羅渡到樂浪及帶方等郡約一萬二千里國王以王為姓歷世不易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小者百里大者不踰五百里戶少者千多者不踰二萬至遠東遠錄閩浙近其貢道自浙明州衛經其艘傳驛至京師按倭人自後漢通中

二〇〇 義論卷之二 二〇〇

國朝貢始于光武之初年桓靈間倭國大亂歷年無主立女子卑彌呼為王魏景初二年來朝獻白晉及隋貢使不絕唐貞觀五年因使人爭禮遂附新羅永徽初王孝德即位始有年號復通中國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宋雍熙元年遣僧大周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自是而後連貢方物然其來者皆僧也元遣趙良宋往規既發冰犀數千艘襲之皆漂沒無遺我朝洪武二年遣使趙秩往諭因命僧九以隨秩稱臣人貢是年五月海沙餘寇犯我永嘉等處

始于閩海設備倭官終洪武之世閩廣登萊俱遣冠拔永樂二年來貢并擒獻犯邊賊因給與勸合百道定為十年一貢正統中倭奴入鄞大肆焚劫宜泊間寇貢相繼正德六年鄞民宋素卿叛附夷人交通番貨閩浙之民爭趨之嘉靖元年三月使僧宗設使人謙道等稱貢至鄞四月使僧瑞佐宋素卿等亦貢及驗辨勘合謙道等遂于城中掛甲攻瑞幸得奔活上令造船賜放還國自後未聞大為寇掠其後通番之人日盛閩賊陳思盼據橫港徽賊許二據雙嶼虎視

二〇〇 義論卷之二 二〇〇

海上許為中丞朱統敗之乃懼匿去不知所終其幕下司權鄉僧王直號五峰多機畧人推服之移駐羽港以毛海峰為子分領黨眾壬子夏五峰與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偃黃岩掠滄鼎器物數十萬餘獨不犯通番之家浙巡柱史俱復奏設巡視中丞王梈馬察丑甲寅十餘年間連犯閩浙殆無虛日百姓流離四方騷動巡撫胡宗憲以計誘誘之始稍休息倭陸不能與北兵角者騎不若也水不能與南兵角者舟不若也故南甯拒之于海北甯殄之于陸拒之海

則沿海朝朝策馬論衛所。而今反禁耕種說者徒
稱。頃何國稱辱禁。在。效。國。初。愚。民。內。向。之。意。未。堅。估
德。維。德。以。柳。申。歐。歐。勝。和。能。之。矣。百。餘。年。漸。沐。恩
德。驅。之。猶。不。能。向。倭。可。同。論。乎。比。方。利。用。陸。宜。廣。開
水。田。變。斥。鹵。為。良。畝。築。堡。戍。守。倭。至。即。以。材。官。羽。林
蹂。踐。之。箴。不。勝。矣。

四夷凡比附未附。為國莫能悉載。載日本云者比
房之外。莫患南倭。即兵門邊海之意也。

古今談論卷之五 輿地 四

皇明四夷考論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
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
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
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
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我強革蘭台。已駸駸乎我
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
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
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

古今談論卷之五 輿地 四

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
也。非勃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
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畧。可幾而得矣。高皇帝何
以有海外之使。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艦。不已勞乎。
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老三
王。胡四王。我厘厘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為
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也。西域何以
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
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

等封侯
福華夷
不小何
不不

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
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為而不可也陪臣
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土非往來乎嗚呼均覆
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
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
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
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莫不然
乎彼其恐于捐墳墓父母妻子廬井而從異類者必
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盍亦反其

古今談論卷之五

甲七

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乎

卷之五終

古今議論參卷之六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惟國本及勢所以綱紀天地經籍善敗鑒戒之林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
懃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
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
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

一〇〇 議論參 卷之六 國本五

一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嚮益曰吁戒哉微戒無虞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嘩百
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
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
治萬世未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

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
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
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度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
以弼五敎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
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
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

一〇〇 議論參 卷之六 國本五

二

休帝曰來禹洛水微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
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余懋乃德嘉乃
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
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
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
未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敷一功臣惟吉
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龜從卜

不謂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母惟汝諧。正月癸丑，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余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懼瞽亦允若。至誠感神，

百八議論卷之二 國本

三

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誣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濫滅厥德，盤遊無度，耽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第五人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稟然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陬罔不，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將嚙。嚙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怙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百八議論卷之二 國本

三

維元祀十有二月己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肆后威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邦家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

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難○哉○敦○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微○于○有○位○日○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粗○于○遊○吹○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子○身○家○必○喪○邦○君○有○一○子○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若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

醇。躋于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蕡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儲子素子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未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

百八論語卷之六 六

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爾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末綏民說拜稽首曰敢揚天子之休命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諉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肆高宗之饗國

百八論語卷之六 六

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饗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早服即康功田功徹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以四方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

身歎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
 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
 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
 殷王。受之。迷亂。融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
 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請。張爲幻。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
 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
 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
 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未念厥辟。不寬
 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
 曰。嗚呼。嗣王。其鑒于茲。

下論論本 卷之六 國本

漢文帝論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
 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
 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于今。嗚
 呼。豈不仁哉。

施爾奮曰。班史贊文帝直曰。嗚呼。仁哉。陳仁子曰。
 若帝更盡善。雖孔子以仁許之。豈特固。愚竊以論
 贊爲史臣。揄揚當代之語。然欲舉仁以加武。若宣
 史又有所不能。况元成以下。諸帝乎。文景並稱。亦

下論論本 卷之六 國本

不以仁許之法。猶嚴矣。然終當如太史公。迴翔致
 審之。爲得也。張南軒論高帝曰。此非所謂仁者歟。
 語意與此類。蓋君必如文王。方直受得仁字。班史
 直以贊文帝。而茲刻遂以終篇。意欲元帝王用孝
 文。勉勗爲文王之止。豈以其恭儉而可爲極軌哉。

唐太宗論贊

歐陽脩

贊曰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述湯武致治之矣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錄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于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于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然春秋之法常責備于賢者是以後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于斯焉

施爾奮曰羅豫章言人主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論朝

百家論卷之六

廷變故最盛此一贊未足盡唐書此一宗則足盡

唐主矣蘇是贊以尋貞觀政要述其致治之因亦有足多乎故後世銳意為治之君有唐太宗何如之問然竊怪人君從諫無過太宗歐公何故不稱抑朱子所謂甚不得已只是見得利害分明故有這一處服人耳陳潛室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帝太宗也

論光武太宗身致太平

歐陽脩

自古撥亂之主身致太平未有若光武太宗者也光武發跡昆陽破尋邑百萬之衆杖節渡河誅王郎擊敗銅馬青犢赤眉張步隗囂之屬皆身在兵間冒鋒鏑履行陳自平隴蜀之後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僱武事脩文教非傲惡未嘗復言軍旅太子問攻戰之事則不答臧宮馬武之徒請擊匈奴則報以不如息兵每旦視朝日昃乃罷講論經理夜分而寐雖身濟大業而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

百家論卷之六

度力舉無過事饗國三十餘年海內稱治太宗起義

兵晉陽斬宋老生擊敗薛仁果破劉武周走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皆身為大將削平僭竊四方遂定既即大位知守成之為難委任房杜與謀大政而魏鄭公王珪馬周之徒諫必行言必聽以仁義治天下數年之後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裝衣冠帶刀宿衛東溥海南踰嶺戶關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幾致刑措饗國二十餘年夫以光武當王莽之餘太宗當隋場之後身平禍亂創復大業不數年間遂置太

平。嬰。國。長。久。者。彼。誠。知。若。道。而。雄。材。盛。德。足。以。致。帝。王。之。隆。也。故。履。患。難。而。無。懼。懾。之。志。處。安。樂。而。無。驕。逸。之。心。太。平。之。治。其。應。如。響。不。其。然。乎。彼。後。唐。莊。宗。夾。河。數。十。戰。而。後。勝。梁。一。得。位。號。遂。肆。驕。逸。不。旋。踵。而。失。之。矣。尚。能。致。治。也。哉。

光武最知治本處在首建太學。褒封節義。至其詔。上書勿得稱聖。真與禹湯罪已同心。而太宗使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則又唐虞之缺典云。

論漢唐君德剛柔

李綱

人君不患乎太剛而常患乎柔。而不斷太剛者不能無過。舉然卒為賢君者剛故也。至元帝則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矣。唐宣宗精于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不能無過。舉然卒為賢君者剛故也。若文宗則仁柔少斷。以致甘露之禍。觀元帝寬弘。盡下出于恭儉。

號令溫雅。有古風。製然有蕭望之。卒信讒使自殺。至委用弘恭。石顯。則膠固而不移。此孝宣之業所以衰。而漢之紀綱遂至不振。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觀文宗恭儉儒雅。出于天性。慨然慕太宗之治。太和政事號為清明。然任一宋申錫。卒為閹官所誣。而斥之。至委用李訓。鄴注。則一意而不疑。此甘露之事。所以禍及忠良。而帝亦飲恨而沒。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夫人若取象於天。則以剛為德也。取象於日。則以明為德也。體剛明之德。而剛不至於暴。明不至於察。雖古

聖帝明王何以加此。至于剛明而不能無過。盤猶為中材之君。若夫剛撓而為柔。明易而為暗。則失其所以為君矣。雖欲建功立事。追蹤古人。惡可得哉。

宋仁宗勤儉致治

歐陽脩

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年。載承三聖之鴻業。饗百年之熙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饗于明堂者。皆再耕于藉田。禘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為勞苦。而所為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飲。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閱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田于近郊。曲晏于更坐者。屢纒一二而已。

故叙禮祀。饗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高廟者多矣。而登臨遊賞之適。制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于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問安。訓陳經。邇英。寃鍾律之本源。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監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于清閒。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于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下饗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位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才。措民逸于治。

安。情。俗。豐。于。富。庶。使。海。內。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緣。動。與。倫。又。而。馴。致。之。也。
施爾奮曰。歐。公。信。史。尊。過。以。禹。頌。其。君。至。元。脫。脫。樓。方。以。文。王。止。仁。皆。實。錄。也。故。能。以。四。十。二。年。仁。輝。塔。桓。三。百。餘。年。國。祚。不。

本朝勝前代十事

陳繼儒

謝鏗云。我太祖皇帝遠過于宋者有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一統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量又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為擇婿。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察。今大臣有專權。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鎮海瀆。皆有崇名。矣。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濫矣。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得用官妓。今挾妓。娼。有禁。甚至罷職。不叙。余思之。更有十事。前朝太學生。皆上書。吾朝獨生員。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為將。天子自為居守。二也。閣臣。部寺之長。與邊腹大帥。外廷會推。內廷不得全擅。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勳。

威○不○干○政○五○也○皇○子○講○官○即○官○坊○寮○宋○不○立○博○望○苑○
不○開○天○策○府○六○也○無○殉○葬○七○也○不○用○黥○刺○劓○割○
之○刑○八○也○京○師○有○熱○審○直○省○有○臧○刑○非○大○吉○典○不○輕○
赦○九○也○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
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
姪○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纔○得○蔭○子○入○監○祧○務○子○
弟○不○濫○朝○籍○十○也○然○則○定○鼎○上○歷○尚○可○量○哉○
守而勿失逾萬斯年

市人談論
卷之六
終

古今議論參卷之七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昏義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
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
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

古今議論參

卷之七

一

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
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
見于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
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
下之陽車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
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
後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
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
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古今議論參

卷之七

一

周襄王將立狄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
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繇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
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繇大任杞繇繇
大妣齊許申呂繇大姜陳繇大姬是皆能內利親
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繇仲任密須繇伯姑鄆繇叔
妘聘繇鄭姬息繇陳媯鄧繇楚曼羅繇李姬盧繇
割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以翟女間妻任臣故
曰利外矣漢司馬遷后妃傳亦言夏之興也以塗
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娥而紂之
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而幽王之
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
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
惟婚姻為兢兢云魯哀公問於孔子冕而親迎不
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天地宗廟社稷
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
世之嗣也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
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本
朝詹仰庇諫慰問中官疏云天子之有后猶天之

有地切聞 皇后舉動端莊有拂聖心近出坤寧
置諸別宮鬱抑成疾萬一久甚不起其如貽天下
後世之譏何伏願 陛下遵 先帝之命篤官闈
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以爲四方家人之則云
云凡此皆謹重婚姻之原而厚植國本者也
史書廢后始於幽王史書日食亦即始於幽王廢
后之下詩所刺亦孔之醜是也日彼月此日蓋言
后既蒙譏而食于彼矣君將信譏而食于此也幽
王不悟不重坤儀不畏乾象西周遂亡 施有翼

評議論六官 卷之七 國本

內外論

王應龍

按后立六官擬於天子之六官故日以陰禮教六官
舊說以爲王有六寢后象王立六官而居之亦正寢
一燕寢五夫此但足以爲六寢耳苟以此而當六官
則王之六寢亦可以稱六官乎記曰古者天子后立
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
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
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
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愚謂天
子之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后之六官其職掌亦略相
似凡后夫人進御與夫內外命婦之命爵官卿宮女
之進退及酒漿之事皆屬天凡師氏保傅教化之道
與夫蠶桑立市春饌之事皆屬地春掌禮樂凡器數
祝史之類夏掌政令及拜辭救日月之類秋掌典刑
及刑女之類冬掌功事若絲枲官室苑喪之類蓋自
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此則所謂六官也六官立矣求
人而治之于是有內外命婦之官所謂內命婦者三
夫人之于后猶三公之于王坐而論婦禮故無官職

九嬪掌六官之事秩比于卿世婦取于國中以廣繼嗣治禮事秩比于大夫女御亦取于民間蓋六官不能無役使因而得進御故以為名秩比于元士者也然傳曰古者天子立后一娶十二女謂后與三夫人各廢其姪婦二合之為十二今言九嬪而不言三夫人自世婦已下皆不言其數者以天子之例推之六官唯有六卿三公則官不必備唯其人皆以六卿兼之則是后之六宮當有六嬪乃其正職三夫人者亦不必備蓋或以嬪婦而攝夫人之位或以夫人而行

古今談論全 卷之二 四本

六宮之事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于國未必一時皆備而六官之官不過以先王嬪婦久于禮者掌其職豈必王之所娶且君子不苟于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充之無則缺焉豈拘拘于二十七八十一之數哉又有外命婦者蓋官禁深嚴知識不能無壅蔽內外隔限凡事亦未易通達故每官以卿之內子二人大夫之命婦四人士之妻八人詔相其禮事大夫言下士言中蓋錄舉之也女府掌每宮文書器物女史掌每宮書寫凡以給使令之役皆擇民間

女之賢能者夫惟周禮設世婦之官則臣民婦女之賢者得以效用于后之左右而后官之禮法得以為式于臣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為內治之法于天下也舊說以為奄卿夫自古及今豈有奄而為卿者若果然當如內小臣之例以奄字貫于上士之上亦當云奄卿二人矣又引漢法大長秋等亦用士者豈有士人在上而府史皆用女乎此皆悖理之大者或疑卿大夫士庶之妻至于王之北宮于理得無妨乎曰后夫人進御但至王之寢不至后官猶后之不至王

古今談論全 卷之二 四本

朝故外命婦等得至后之六宮無嫌也

歷觀聖經垂訓未有婦人與政者獨漢儒序詩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事蓋悖禮亂常之謬說不可以訓也誠如此則陰陽非以相成乃以相侵為亂之本秦漢以來女禍相仍蓋不知道者之說有以啓之也在周禮天官之屬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與馬春官之屬乃使世婦女史內宗外宗與馬世婦則每官卿二人是禁幃之內男女雜列其職豈分別內外之理哉古者內外言不出入于相今使官

百今議論卷之七 七

嬪而屬六卿使朝臣而化九嬪周公必不為是也又曰凡賓客之裸獻醴爵皆贊說者謂王同姓及三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行裸禮時后則亞王禮賓王享燕之后則亞王獻賓醴爵后所以亞王酌賓也此又不可之甚者方宗廟之事后助王祭禮也賓客何得與后相酌即為王同姓三王後乎以正位乎內之婦人使之外接賓客雜與有司行裸獻之禮則易家人之道不足為訓也釋者又引陽侯來朝于稷侯稷侯享陽侯夫人助君子酌于賓陽侯見夫人色美遂

殺穆侯而竊其夫人誠如是說則周禮制未足以經國家其弊乃至子使其臣竊君之夫人豈防亂之禮意乎予謂君有賓客必無后夫人裸獻之禮此果有之則陽侯竊夫人之亂亦宜至于此矣又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祭以陰禮此又不可也婦人無外事何得以立市乎說者謂后職主陰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若然凡事之屬于陰者皆后主之也祭天陽也祭地陰也祭日陽也祭月陰也祭祖陽也祭社陰也然則

百今議論卷之七 八

祭地祭社祭月等事何不歸之后乎吾聞神農教人日中為市者矣未聞后之立市也聞舜之巡狩同度量衡者矣未聞后之出其度量也王之事后不得與循后之事王不得與也日晝乎晝月晝乎夜各不相侵而後得陰陽之義也是故北鷄之晨周王數其惡昏婦傾城詩人記其亂云 朝在周禮今入王后蓋此辨非為經籍計也

論歷女禍

馬廷鸞

天地間有陽不能無陰陰而乘陽則宇宙分裂人極
靡亡矣歐陽公謂宦官之禍甚於女子蓋為唐末一
時言之耳以古今大勢論則女禍深矣少女子能盡
滅人主以亡國老女子能崇長外戚以亡國三代之
亡國皆繇此物矣周之東遷以褒姒周雖不亡于此
已衰于此矣秦后始有宣太后穰侯之專壯襄悅美
姬以易其宗漢高帝起于閭閻呂氏初無功于王業
也而漢初諸人之論每以為呂氏雅故推轂高帝就

小人語
聖此

古今談論全

卷之七

九

天下又謂呂后與高帝共定天下是以諸呂之心自
謂與諸劉等憫然有取而代之意而後動于惡中
閻霍氏擁昭立宜陰妻邪謀特覺之早耳而終不免
莽新之亂至曹魏之見篡于司馬氏也一再廢弒專
以母后為之主及晉武帝平吳之後耽惑女寵楊賈
實召五胡亂華之禍天下既為南北矣齊陳以女色
亡元魏以淫后亡隋文帝起內戚以篡周唐高祖亦
主外戚竊官如以取隋太宗寵武才人開聚麀之醜
子孫殿焉藏山之起為太真妃也唐雖未亡于此而

已衰于此矣河朔失而勁兵亡東南虛而蠻禍起非
權輿于天寶末乎朱梁以女寵開子禍而亡後唐莊
宗以劉后殺功臣勸軍賞而亡皆女子之為也
施爾奮曰老女子少女子皆能亡國此六易坤兌
所以不言方也噫嘻如爾奮此義全在戰乎乾矣

古今談論全

卷之七

論西漢女禍

胡寅

外戚之禍在王氏。然漢初功臣平勃等祿有罪焉。高祖崩。信言呂后與帝共定天下。帝王諸劉后王諸呂。無不可者。于是大列土疆之說。王諸呂弱劉氏罪一也。孝惠卽世。聽張辟疆之說。縱諸呂居中用事。專權禁闔。共幹兵柄。上以嬖太后下以安己身。繇是諸呂不可制罪二矣。高后卽世。雖能誅諸呂立孝文。然自此以往。母后習見前世用事例。爲出閭之言矣。觀大臣議所立。皆曰齊王高帝孫。然母家。綱鈞惡淮南王。

百家談論卷之七 國本

二

母家又惡。獨代王母家薄氏謹良。遂立孝文。則平勃之徒畏母后深矣。蓋漢母后預政。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后好黃老惡儒。生儒多不得進。趙宦王臧欲上興制度。則發其奸利寢之。竇嬰兄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爲相。梁孝王愛之則誦言請立爲嗣。不顧大宗之重。王太后于灌夫罵坐則不食。論棄市。韓嫣帝所貴也。太后欲殺之。則帝不能救。劉致王。其慕查其所從來者遠矣。

東漢皇后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所以閨房肅雍。險詖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刺。宣后宴起。姜氏請愆。秦併天下。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自武元之後。乃至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光武中興。六官稱號。惟皇后貴。

百家談論卷之七 國本

三

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官。入彩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已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載。還後官擇視可否。乃用登御。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潛靈。自古雖主幼時難。王家多彘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惟秦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虜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

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幄委事父兄食孩童
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終于陵失大運淪亡神
寶故考核行迹以爲皇后本紀

唐后妃論贊

歐陽脩

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
帷薄嚴與衷謁不行于朝外言不言諸閭關耻之風
行形史之化脩故淑淑範懿行更爲內助若夫艷嬖之
興常在中主第禍旣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
爲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
不詰醜行已效反徂而爲妍左右附之儉王基之狡
謀鉗其悟先哀普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
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弑而喪王室也至於楊氏未
百今義論卷 卷之七 日本 十四
苑玄亂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斂衽吁可歎哉中葉以
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寡燕溺之私羣閹朋
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充職位而已
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父韋亟滅何哉議
者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挾制四海雖逐
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已出不假借羣臣借于上而治
于下故能終天年世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淫烝于朝
斜封四出政令不一旣鴆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
不自知威地已疎人心相挺玄宗藉其事以擻英豪

故取若振遺不旋踵宗族夷丹勢奪而事倭也然一
活遺後王亦顧不厚哉

口八議論余... 卷之二... 十一

諫高宗立武昭儀 唐史

唐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勸
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高宗顧謂無忌曰皇后無
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皇后何如遂良對曰
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時執陛下手
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
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
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
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
下八議論余... 卷之二... 十一
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主願審三思韓瑗上
疏諫曰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繇之故嫫母輔佐黃帝
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毒覽前古
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躡聖代臣恐海內失望荆棘
生于闕庭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蒸乾坤必擇
禮教名家幽閨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
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
縱欲以婢為后使堂統亡絕社稷傾淪有用之隆既
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

論玄宗亂本

丘 澹

易象曰冰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唐書
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入關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
妃主皇孫及親近侍官官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
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帝猶未
食民獻糲飯雜以豆麥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
而盡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關
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
九重嚴遠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繇得

古今談論卷之二

十七

觀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
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迺至金城
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火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
復辨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
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為君離而去
之則為匹夫明皇饗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
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昔崔群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反
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李

林甫為亂之始此正炳治亂之幾先者張南軒云

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遂良曰公國之元舅
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公
却繼之遂諫至於棄笏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
氣力終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宮
賜大臣一言為得力乎凡事只要辨之幾微小處
放過大處旋爭無益矣昔蜀後主孫景衡壁歸宋
太祖召花藥夫人陳詩夫人誦其亡國之作云君
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

古今談論卷之二

一八

甲更無一箇是男兒陳君公先生記云蜀僻西喬
城上環植芙蓉幾四十里號曰錦城夾江亭榭與
名花相錯景御龍舟召夫人避暑摩訶池上夜起
作玉樓春詞日夕試房中容城之術一切國事付
之捲簾使王昭遠與其子女薛昭遠手揮鐵如意
領二三萬雕面惡少年以當宋師玄赫聲愛姬伶
人樂器守劍門之口某且與內尚書教坊小婦打
毬走馬鬪草采蓮魚龍競渡鸚鵡誦詩而宋兵已
入夔州矣此非西蜀無男兒跡景所狎皆婦人故

也○後○景○亡○毋○李○氏○不○食○亦○不○哭○曰○汝○不○死○社○稷○何○
用○生○爲○此○毋○皎○皎○錚○錚○差○強○人○意○若○使○夫○人○齒○一○
劍○以○報○景○豈○非○粉○黛○中○真○男○兒○哉○夫○人○官○詞○無○一○
字○不○膾○炙○人○口○陳○亢○侯○刻○之○山○陰○非○獨○括○出○花○藥○
才○情○明○垂○戒○官○中○有○風○流○天○子○未○有○不○基○禍○兆○亂○
者○殷○鑒○不○遠○尚○當○以○詩○之○周○南○召○南○爲○正○先○生○又○
記○馮○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
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敬○題○上○
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也○抑○聞○漁○

古今談論卷之二 國本

陽○帝○鼓○鼙○赴○馬○嵬○坡○時○耶○上○馬○則○相○似○情○狀○大○不○
同○觀○者○其○審○諸○此○數○段○皆○具○三○百○篇○風○吉○最○足○入○
人○心○脾○李○卓○老○曰○世○之○將○亂○必○有○絕○世○之○佳○人○先○
出○

宋后妃論

脫脫

周○人○尊○祖○之○詩○曰○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蓋○推○本○后○稷○
所○自○出○以○爲○王○跡○之○所○繇○基○也○宋○之○興○雖○繇○先○世○積○
累○然○至○宣○祖○功○業○始○大○昭○憲○杜○后○實○生○太○祖○太○宗○內○
助○之○賢○毋○範○之○正○蓋○有○以○開○宋○世○之○基○業○者○焉○觀○其○
訓○太○祖○以○無○逸○治○天○下○至○于○豫○定○太○宗○神○器○之○傳○爲○
宗○社○慮○蓋○益○遠○矣○厥○後○慈○聖○光○獻○曹○后○擁○佑○兩○朝○宣○
仁○聖○烈○高○后○垂○簾○聽○政○而○有○元○佑○之○治○南○渡○而○後○若○
高○宗○之○以○毋○道○事○隆○佑○孝○宗○奉○明○慈○怡○愉○之○樂○皆○足○

古今談論卷之二 國本

以○爲○百○王○法○程○宋○王○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
無○唐○武○帝○之○禍○豈○不○卓○然○而○可○尚○哉○昭○憲○垂○裕○之○功○
至○是○茂○矣○舊○史○稱○昭○憲○性○嚴○毅○有○禮○法○易○之○家○人○上○
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其○是○之○謂○歟○

又○按○高○后○時○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
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毋○后○當○陽○非○國○家○美○
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
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立妃馬氏為皇后。立世子標為太子。初上舉師渡江。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輯衣鞋。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常助。上規畫動合事機。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上曰。方今豪杰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掠殺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

難保也。上曰。爾言深合我意。及是冊立為皇后。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葦亭豆粥。沈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同其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餓。懷煖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遠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怪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害朕。后輒為寬縱。卒免於患。殆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

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云。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後高后崩。建傅述行事贊曰。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后未有如我高皇后之賢聖者。

高皇后稱相保者。一德同心。諫行言聽是也。周宣王嘗晏起。姜后待罪諫曰。王樂色而忘德。王引過自責。傾歡以聽之。丁奉以王之樂色忘德於茲益彰。蓋姜后之諫與獅公仲山甫左儒之諫。其善一也。王之聽之。則殊矣。足見自古君臣相保有難於夫婦者。高皇帝以聖神開創而為君。高后猶以難易為戒。使姜后當日有此語。則王亦必傾歡以聽之。而諸臣之言皆見庸矣。中興何至有遺議哉。然則我高后且當與太姒並列。賢于姜后遠矣。施有翼

彰。蓋姜后之諫與獅公仲山甫左儒之諫。其善一也。王之聽之。則殊矣。足見自古君臣相保有難於夫婦者。高皇帝以聖神開創而為君。高后猶以難易為戒。使姜后當日有此語。則王亦必傾歡以聽之。而諸臣之言皆見庸矣。中興何至有遺議哉。然則我高后且當與太姒並列。賢于姜后遠矣。施有翼

言萬貴妃封事

彭時 同上

成化初天順宮人侍上於東宮及上即位冊立為貴
 人專寵居昭德宮會其時地震彗見水旱頻仍時元
 同上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彗星又見東方
 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之
 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今外間傳聞昭
 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牆雖深而視聽甚近祗
 席雖微而縣象甚著伏惟陛下明伉儷之義嚴嫡
 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
 之基寔在於此

古今談論卷之七 四本

廿

卷之七終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周公抗世子

家語

子夏問於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祚。周公相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祚。周公相踐祚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

卷之二 人 國本太子

張

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于伯禽。使成王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焉。世子齒于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則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故三王之教世子也。必以禮樂樂之。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

發示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歷代儲教諸文。不復盡錄。其在我朝。高皇帝即位。首立大本堂。授太子以儲君昭鑒錄。又諭李善

長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皆安慮危。不忘武備。二公所言

不可忽也。文皇帝廣昭鑒錄。名文華寶鑑。以授太子。因顧解縉曰。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

帝教太子以翰非書。所以刻薄召。朕此書皆大

經大法。卿當以此為言。嗚呼。合二祖之書之言

法。與戒備矣。

古今議論卷之二 人 國本太子

張

法與戒備矣。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

二〇八 論語卷之八

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之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止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

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如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險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食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替史誦詩工誦歲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故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承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

二〇九 論語卷之八

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如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險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食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替史誦詩工誦歲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故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承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

集 20—539

所上者告許也。固非責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越
 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
 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譴
 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
 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夫存亡之
 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
 之善在於蚤論。教與選左右。夫去心未濫而先論。教則
 化易成也。關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
 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
 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
 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論教。最
 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按洪武中尚書陶凱請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
 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師保不備。其
 官惟其賢。朕非不欲專任責成。慮廷臣與東宮官
 有隙。遂或離間骨肉。其禍能細。江充之事。可鑑也。
 朕今令廷臣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

古今談論卷之二 人 國本 五

心。庶幾無相構之患。皇皇聖訓。千古立東宮官
 大無別議矣。

古今談論卷之二 人 國本

殷人立弟辯

金履祥

大紀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于與賢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老弟及非所以為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為是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大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

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為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為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過于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一

本支亂而爭奪起此一語是問立定本游移通變

古今論參

唐堯禪讓周文立武後代襲之皆亂階矣

高皇帝神聖豈知建文必亡成祖將興靈聽其自為不敢開廢長立少之漸成祖靖難師起許高煦事成為太子卒用解縉黃淮之言定計立長施有翼曰惟太祖無替建文以就成祖之意故建文猶得保其身成祖有立高煦之言雖終不以易仁宗而高煦卒不得其死可不慎哉

公儀仲子

檀弓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廡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兩字鐵案

仲山甫諫立魯戲

國語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

石碻諫龍州吁

左傳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眡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國本

穆公屬國於弟

左傳

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焉也。公曰。不可。先公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歟。

國本

國本

國本

朱氏曰。宣公遜國於弟而使之。逐其子。穆公遜國於姪而使之。殺其身。然則何百祿是荷之。有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斯言當矣。

論申生

真德秀

驪姬之讒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情，且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譖想可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外。此離人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闢地啓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唱之，且爲之詞，發諸歌咏，以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階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玷污，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將何計能生乎？然恐獻公未忍果于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施，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授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能滅霍魏，號虞諸國，以大其封，雖齊威久主夏盟，未嘗一爲之屈，而肯爲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啓矣。然尤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大

古今議論卷之二八

本領

不如此

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回也。則又使優施邀飲里克，而諷其爲附麗之計。烏烏之歌，亦猶二五晉都之歌也。詩歌于人最爲易動，故三姦之言無不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殺嫡立庶之謀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讒，故歸胙之詐最爲易辨，而不復辨申生之仁，恐傷公意，又不忍自辨，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繇驪姬之讒而

古今議論卷之二八

三姦助之也。褒姒有一號石父，猶能合謀以逐立白。况驪姬有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論戾太子

莫德秀

戾園之禍。蘇江充之讒。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
 讒者。其失有四。馬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迨其
 後也。後官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寢
 衰。于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正
 充與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用讒。必先窺伺上
 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
 帝于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
 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核其實。有則太子誅。無
 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畏馬不問。遂增太
 子宮人。以愧之。是浸潤之譖。虜受之。想行矣。自今小
 人爲讒者。誰復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他職。惟問安
 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
 寵衰。太子希得進見。帝幸甘泉。而太子不從。家吏請
 問。而帝不之報。父子之間。乖隔至此。欲無讒間之入
 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
 傾險有素。又嘗以太子家使車馬屬吏。而白奏馬是
 其讎。恨有素。帝治巫蠱之獄。不屬之他人。而屬之充。

以傾險之人。挾讎憾之意。則致螫于太子。必矣。而帝
 曾之不察。是假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
 雖然。四者其事耳。而本源實出于一心。帝惟其多慾
 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蕃。愛憎之意。既形。儲副安得而
 定。惟其多惑也。故溺于方士巫覡之說。精神意慮。久
 已昏亂。及年老氣憊。百邪乘之。于是妖言煽于外。妖
 夢惑于內。巫蠱之事。蘇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
 之言。銘諸盤盂。朝夕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
 人。其情無足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庶來者有儆云。

論愍懷太子

真德秀

賈誼之諫太子于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為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為逆于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之耶。抑他人發之耶。惠帝庸既莫之察。大臣惟裴頌所請。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究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為介書。既成。則偽作介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人者。非遇仁祖之聖。其得免乎。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謫之曰。仁宗選上為皇嗣。襄嘗沮之也。上頗怒。襄大臣。歐陽修為言。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先朝。有偽為臣疏者。請沙汰宦官。意欲以激怒左右。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偽。况傳聞乎。英宗于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偽諫書。以害鄒浩。世降俗末。情偽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賈易。所惑者。莫若此巧。

下八議論卷八 宋元八國本

一八

詐者能為之。况讒人之工于讒者乎。故因愍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讒。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况疑信難憑者乎。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愍懷者。

高季迪先生啓李泌論云。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蓋其死。至肅宗之昏。屏德宗之猜忌。而太子卒得不動者。一李泌居其間。爾當是時。倏有功也。而李輔國嫉之。誦無過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蓋汲汲矣。非泌左右彌縫累數千言。何能泣下沾襟哉。昔曹公亦以丁儀之譖。欲廢太子。問于賈翊。翊故不對曰。適有所思。公問何思。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蓋曹公智者也。故雖聞他人之事。亦悟向使君無曹公之智。臣無李泌之忠。雖父子有不能相保者。可不慎耶。

下八議論卷八 宋元八國本

一七

論太子勇

胡寅

隋文於勇之事真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失愛而疑之。素不當信也。以久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忠信可使之人。而使素往哉。素至東宮。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略。臨陳致師之術。奈何施於儲君。國副乎。雖聞其譖。毀太甚。心亦致疑。而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慮。自此勇之廢黜決矣。至以罪棄屏之遠方。可爾。而付今太子掌之。是第囚其兄也。弟而可以囚兄。則子制父。何難。馬他日帝疾。上臺宿衛。與後宮如嬪。盡見屏遠。腹心入侍。而大禍倏興。蓋所繇來者漸矣。

古今議論卷

宋之八國本

三

論儲嗣奸萌

丘濬

衍義補

按先儒有言。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志誠在于踴躍得伸。則伸矣。如唐武宗時。李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近侍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退也。其後繼嗣重事。亦定于其手。而德裕逐矣。幾微之間。所當深察。呂祖謙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按李泌諫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謂此意之露。即是幾微初動之處也。古今議論卷。宋之八國本。十一。意在言前。又不但若詩所謂無易繇言而已也。小人非惟聽吾言之所發。有所觀望。而生讒譖。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所予奪。而竊權柄。是以人君子。凡施為舉動。如命官討罪之類。皆當謹于幾微之先。不可輕露其意。使小人得以窺測之。苟或一露其幾。則將貪天功。以為己私。假上權。以張己威。樹功于人。收恩于己。若矣。不獨如李泌所謂建儲一事也。

古今議論卷

宋之八國本

十一

請則天復位皇太子疏

蘇安恒

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王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
 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
 削平寓縣龍飛踐極歎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
 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資故詩
 曰維鷗有巢維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
 坤生德秉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
 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
 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
 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陛下蔽太子之元
 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毋慈子孝何以使天
 下移風易俗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
 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
 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
 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
 之謂也

古今談論卷之八

七

論光義光美德服唐順之拜編

宋史斷曰杜太后欲使其子以次皆居帝位而後及
 其孫此意之遂亦難矣充此意也有必致亂之理吳
 王壽夢之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以次相
 授本其父之志也至其孫光與僚而亂作比齊神武
 之子長曰洋次曰演次曰湛以次相授待其母妻太
 后為之內主也然演殺洋之子湛殺演之子妻目睹
 之而莫能救宋太祖于其母命若果樂從則何不
 告在廷共守斯誓遂命光義正皇太弟之稱而乃藏
 書金匱使謹密宮人掌之是不欲其言播于群聽待
 夫時移事改而背之也于此之時兄弟之隙已生矣
 不然則是初無此言太宗既得位而與普得母命以
 文飾之姑以愚弄其弟姪使其亦將有以次相授
 之漸然後徐求其罪而翦之乎鄭氏伯乾曰有天下
 者父子相傳正常之道行權必不得已而後可得已
 而不已適足以滋亂也杜后之命非矣德昭固已非
 恭帝之幼而光義焉保有伯道之心卒之弟姪相繼
 被害欲以禍社稷適以禍社稷也當時趙普就榻之

古今談論卷之八

卷之八

七

此該

書尤為可恨使趙普為經國之臣而以周公輔成王
之事開諭而力諍之曰成王固幼周公雖賢未開以
位○次○周○公○而○及○成○王○者○但○當○以○光○義○為○周○公○之○事○可
也○如○此○則○誓○約○寢○而○厲○階○去○矣○絲○此○言○之○婦○人○之○言
鮮○有○不○敗○事○而○公○卿○大○臣○須○用○有○學○術○者○人○主○其○知
之

古今談論卷之八 風水 古

請福王之國封還福慶賀 葉向高

該文書官再登揀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內閣朕覽

卿復奏傳示福王明春之國朕思 聖母聖壽稀齡

在四十二年頒曆後正其慶祝之時朕當親率皇太

子及諸王恭祝 大典慶賀禮成今歲豫慶恐 聖

母責其非禮卿等傳示大小臣工仰體孝誠至意不

必持疑煩請臣敢不遵承但事有難行不敢不為

君父一竭其愚自頃旬日間外間喧傳謂 皇上欲

借 聖母賀壽為題目以留 福王所以大小各官

古今談論卷之八 國本 十五

無不驚疑今又有此 諭則與近日流傳之說果相

符合且謂此一賀也 皇上不為 聖母之稀齡慶

而為 福王之留行慶而 福王日延一日歲延一

歲其意將以何為王日乾等之妖言人將信以為然

自此以後中外無日不喧嚷 朝端無刻得安靜一

年光陰如何換過 聖母問之必為之不歡而 皇

上之壽 聖母者乃所以累 聖母矣 皇上孝事

聖母之盛心而使人疑為匿密愛子之私意天下萬

世其謂之何即 福王亦何能一刻安也以臣愚見

庶民之家上父母旬壽皆于一二年前行禮。聖母
 稀齡只隔一歲。今冬豫賀。聖母必不以爲非禮。如
 聖意必欲俟至明冬。臣不敢強。惟是。福王來春必
 當之國。不必遲留。且。潞王。聖母之愛子也。亦在
 外藩。福王在國上表稱賀。有何不可。皇上幸
 皇太子與。瑞桂諸王在此稱賀。儘足爲歡。何必苦
 留。福王使。官府內外驚疑。一至此乎。皇上恩
 臣如天愛。臣如子。臣苟可將順。何所不爲。惟見人臣
 事勢如此。不得不言。不忍不言。所奉。聖諭。臣謹封
 上未敢違傳。蓋一傳則紛。嗽立至。更爲難處。而臣之
 罪愈大矣。伏望。聖慈。留神詳覽。或卽以臣之言轉
 奏。聖母。裁其是否。仍令欽天監。卽擇定明春之國
 日期。以安人心。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先生此疏。經數十上。獨封還一着。就藩之期。立決
 故特錄此首云。又先生請減福藩庄田疏云。祖
 宗以來。親王就封。自。景。路。二府外。並未。有庄
 田。過萬頃者。福王何故而必欲四萬。以困苦天
 下。今自縉紳。至小民。無不猜疑。謂。聖諭。雖明。然

庄田不完。必不之國。明是。福王。借此極難題目。
 以爲稽留之計。萬口紛紜。一倡衆和。卽。皇上之
 心。昭如天日。無人不信。而。皇貴妃之與。福王
 亦幾乎無以自白矣。總之。惟之國。期定。則前疑盡
 消。不定。則疑議愈起。不索庄田。則之國。自定。必索
 則終無行期。此可片言而決者。今嚴冬在。卽其去
 明春不三四月耳。而擇吉之。旨未傳。徒以庄田
 事一日延。日人情安得不疑。若再不蒙。處分
 則目下。朝端必大壞。一辱。雖以。天威臨之。而
 其爲。福王累殆不小矣。以臣愚慮。福王富貴
 已極。卽少此分外之庄田。亦有何損。何如捐之以
 彰令名于天下。且河南山東湖廣。盡被水災。百姓
 淹沒流離。救死不贖。若加以。揆括庄田。將立生
 禍。變天下。且群起而。王爲。衆端。雖有庄田安
 得而。且。王所得幾何。乃以此結怨于天下哉。
 以。皇貴妃之賢明。皇上試以臣言告之。當必
 以爲然。如。皇上罪臣。以非所宜言。誅臣戮臣。臣
 亦甘受而不辭矣。
 卷之八終

古今機論卷之九

閩中

林德傑采

蘇洵

審勢

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
民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
聖入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夏之尚忠商之尚質
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相執之以此而始以
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至於政弊然後變

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
苟簡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
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
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
夫強甚者威弱而不振弱甚者威衰而下不以為德
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
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
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昔者周有天
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

友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

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

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

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

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

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

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

及其子孫也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

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

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

下之勢者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

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

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六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

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

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

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

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

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

古今機論卷之九

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出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馬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與薪之火。眾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眾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迺朝廷知此。然後平民益務肅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欲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標然則以當今之勢。權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

可草易者其尚威而已矣。
 曹能始先生曰。王荆公當國。何嘗不教人主。以用威而海內卒以騷然。宋之敗亡。卒緣于彼。老泉辯奸論。為安石發者。若以此說。而濟荆公。豈不亦止沸而揚之薪哉。愚意謂威惠無常。政勢亦無常。惟在人君者善用之耳。

今議論宋末之九國勢

賞罰後先

顧錫時

善治者必相世道之強弱。勢處強者利用惠則賞先而罰後。勢處弱者利用威則罰先而賞後。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行而勢益尊。惠亦成威。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行而德始見。威亦成惠。表記曰：夏道先賞後罰。故親而不尊，殷道先罰後賞。故尊而不親。儒者動謂禹錫三姓，容庶頑誠，先賞後罰矣。湯代虐以寬，又云克寬克仁，乃云先罰妄也。此鄙儒不知時變之論也。方禹受禪，嗣陶姚之極聖，明五刑，弼五服，東漸於

義論卷之二

三

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此時忽易德而刑，何異春條方茁而嚴霜實之。其誰不駭。迨履癸之末，商賢附勢寔繁。有徒若苗，有莠若粟。有批此時而欲廢禹舊服道逢罪。然下車而潛然出涕，則斧之皆德。何時爽厥師哉。禹之典則在書，不過謨貢兩篇。後皆為臣時事。而君則無有。乃愚嘗以商人之詩書與周人比觀。而可論商之世矣。凡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來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駁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意殷之先罰後賞者，可驗於斯。

史記

手。太公之治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凌衰矣。商之政近於齊。周公之治魯即其所以治周。商惟率先罰後賞之祖法。故卒能踰厲以自振于衰。當時有天下者三十世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至于帝乙天下未叛。若周之東遷，依托諸侯，地不大於曹。滕民不叛於邾。昔出有求，金之令家有遊，債之臺會，何異於山陽。隙留而世人壽，謂周過其歷，祚長於夏。商則亦不察之過也。後世學商而亡其本者，莫如嬴秦。學周而襲其衰者，莫如趙宋。秦之罪不在取而在守，以劍盾取之以刀鋸守之。絕盡兩家寬仁之脈。二世之亡未為短也。若宋自建隆以來，民習寬厚俗，徂治安。其後至於兵驕士弛，吏玩財，因故何。鄭余靖歐陽修輩皆以尚威之說進，而其君不聽。寧伏犬羊之侮而不忍誅。敗北之臣寧貽社稷之憂而不忍戮。誤國之賊，恒以四凶之罪。或於投竄，或於人護，身之符以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屬下士乞恩之請，遂至奄奄不起。以迄於亡，則亦有賞無罰之明效也。假使易秦威以宋德，則

百論論卷之二

六

其衰者莫如趙宋。秦之罪不在取而在守，以劍盾取之以刀鋸守之。絕盡兩家寬仁之脈。二世之亡未為短也。若宋自建隆以來，民習寬厚俗，徂治安。其後至於兵驕士弛，吏玩財，因故何。鄭余靖歐陽修輩皆以尚威之說進，而其君不聽。寧伏犬羊之侮而不忍誅。敗北之臣寧貽社稷之憂而不忍戮。誤國之賊，恒以四凶之罪。或於投竄，或於人護，身之符以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屬下士乞恩之請，遂至奄奄不起。以迄於亡，則亦有賞無罰之明效也。假使易秦威以宋德，則

再世○必○有○望○東○之○麟○變○來○紀○以○秦○綱○則○臨○安○何○遂○
燕○中○原○之○轍○哉○故○曰○秦○人○以○強○政○濟○強○勢○卒○斃○於○強○
宋○人○以○弱○政○濟○弱○勢○卒○斃○於○弱○蓋○秦○人○不○審○勢○之○強○
而○以○強○濟○強○如○火○既○燄○復○益○以○火○火○性○烈○而○易○盡○故○
二○世○而○亡○咸○陽○之○火○三○月○不○滅○此○亦○火○德○之○報○也○宋○
人○不○審○勢○之○弱○而○以○弱○濟○弱○如○水○既○濡○復○益○以○水○水○
性○下○而○難○返○故○數○世○而○滅○君○臣○相○抱○問○諸○水○濱○此○亦○
永○德○之○應○也○假○令○發○自○覺○寤○登○遂○楚○人○之○炬○葬○煙○
山○之○魚○哉○至○我○國○家○之○勢○論○者○謂○

百○論○論○宋○卷○之○七

高○皇○帝○刑○亂○國○用○重○典○而○劉○誠○意○尚○慕○孔○明○師○其○治○
劉○則○本○朝○似○為○尚○質○之○代○先○罰○之○理○宜○其○藉○有○強○勢○
者○自○今○觀○之○抑○何○其○大○似○宋○季○也○宋○人○多○議○論○今○
人○亦○多○議○論○宋○人○重○經○義○今○人○亦○重○經○義○宋○有○遠○金○
受○之○禍○今○亦○有○東○晉○南○夷○之○禍○至○宋○人○濫○賞○納○賂○講○
和○則○紛○然○進○階○陸○子○今○時○亦○濫○賞○賂○一○賣○菜○之○傭○除○
走○手○之○盜○則○議○功○連○年○宋○人○失○刑○奸○如○章○呂○韓○史○
人○罪○止○嚴○置○未○嘗○肆○諸○帝○朝○一○快○神○火○之○憤○今○時○
失○刑○則○喪○軍○之○輩○以○鑽○刺○為○神○通○盜○國○之○賊○以○錢○

布○為○吳○鷹○可○謂○今○日○有○人○焉○持○此○德○刑○之○權○故○為○今○
計○者○定○須○師○先○罰○之○意○濫○賞○之○格○設○畫○一○之○法○而○
大○震○懼○務○懸○之○毋○知○人○之○賢○不○能○尊○知○人○不○肖○不○能○
斥○毋○知○事○之○是○不○能○從○知○事○之○非○不○能○革○如○齊○威○于○
乘○之○主○耳○一○朝○烹○阿○封○卽○墨○發○兵○擊○趙○魏○而○齊○勢○遂○
強○於○天○下○其○在○今○日○何○為○優○游○牽○制○委○其○太○阿○令○爭○
盆○鼓○之○通○賦○者○坐○邀○遷○次○負○狼○藉○之○汗○跡○者○安○享○豐○
靡○以○終○成○此○弱○宋○之○天○下○乎○

議○議○不○弊

百○論○論○宋○卷○之○八

論天下強弱之勢

李德裕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能強能弱者，王不能強不能弱者，示強而示之以弱，其兵多勝弱而示之強者，亦能以令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拜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陶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馬去屠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孔明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關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夫中原，隋平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匕首而激秦，息以遠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為弱，在俯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以弱為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于勾踐，智伯

古今談論本

卷之九

九

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孔明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關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夫中原，隋平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匕首而激秦，息以遠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為弱，在俯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以弱為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于勾踐，智伯

欲分趙地而卒于韓魏。此以強為弱也。審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古今談論本

卷之九

九

論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張居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
堯舜已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敵已
極天下日趨于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為
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剷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
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
古實賴秦為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
之糟粕用之于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
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于矯偽宋顏摩之

百八議論卷之九

十一

極也其勢必變而為胡元取先王之禮制一舉蕩滅
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
本朝承之國家之治簡嚴質朴實藉元以為之驅
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循祖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
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

其言未為全是亦不為全非相時世而投之皆是
國手

商論

蘇轍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
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
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主
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
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
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
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
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

百八議論卷之九

三

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
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
夫商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
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
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
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
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
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
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

說此身
此世者知
皆論其
詩源其

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
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
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
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
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君○周○公○治○魯○親
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寔○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
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
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
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

也
古今議論卷之九
三

茅鹿門曰周之歷雖多一百年而東周以後皆空
名耳天下之勢在諸侯諸侯不相一故周得以三
為存
曹能始先生曰中國之亂未有不起于治河者商
以河患屢遷而亡其國周之東西固無河患也乃
能獨久河患則土崩土崩則民亡于是乎治河者
與避河者其禍均矣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故不受河之病

論平王東遷之謬 蘇軾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
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頌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
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
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馬以
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
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
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
然終不敢讓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
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主皆五六百年其

也
古今議論卷之九
十四

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
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
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議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
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
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度河恃齊而存耳
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
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
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

居擇取
不得不
心勝文
及其說

入謀徒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

下今議論卷之九

豐鎬之道，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知東遷之謬也。

曹能始先生曰：周之東遷，正以東諸侯不相維衛，而又有狄人之擾也。卽齊友為司徒，亦未嘗在關以東也。且非秦不能遏狄，然秦強而周自不能安。

故土矣。東遷者，正所以延成周之脉也。不然，則周亡無日。蓋蘇說理而此說勢也。

下今議論卷之九

卷之九

一六

六國論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廢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全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然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竊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

古今談論卷之二

六國論

一

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賢才并力西鄉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古今談論卷之二
六國論
一
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夫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陳克菴曰老泉論六國賂秦其實借論宋賂契丹之事而宋卒以此亡可謂深謀先見之智。陶石黃曰六國從約特欲擯秦曾不能出一師以為秦患故秦得以閉關避敵養其全力者十五年用能制勝而無弊。

古今談論卷之二

六國論

一

六國論

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嘗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攻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

六國論卷之二 國勢

一五

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昔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六國論卷之二 國勢

三

秦本紀論

司馬遷

秦之先伯翳嘗有功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作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險阻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疆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魯

百人談論卷

宋之九國勢

三

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耶將而東征章耶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鄰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登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長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險阻而不能進秦延入閹闞百萬之徒逃遁而遂北豈勇力智慧

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併大城守險塞而

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險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

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之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焉

亡秦其實利之也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

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

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

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

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

之國與陳涉度長絮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

百人談論卷

宋之九國勢

三

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官一夫作難而

七廟墜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

仁義二句即不出丹書真西山亦不得取笑王介

州母侯辨也班孟堅又笑子長責小子是絕不知

文意何如者

讀秦本紀論

王世貞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卽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大公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義渠。豫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狄。山戎。荆揚之地。則無非蠻者。其人與鳥獸雜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爲教。固耳。秦一蕩洗之。而至於今。卽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巴笮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談。

古今議論卷之九

七

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謹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爲人主訓也。然而功足言也。

論三代至秦渾池之再

張居正

三代至秦渾池之再闢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卽有劉項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爲招。再傳而蹙。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于國勢微弱。強宗復起。亦必亂。後世儒者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刻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于此矣。又渾池之再闢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

古今議論卷之九

七

宗復起亦必亂。後世儒者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刻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于此矣。又渾池之再闢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

人心大定而勢有常。至于世廟承正德。羣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愷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爲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故也。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強。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怙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畧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

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

海內人心晏然。不挫斯用威之效也。

曹能始先生曰。江陵論治。端主威。然竟以用威敗。

百八論論卷之二九

卷之二九

三三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微厭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伸其邪心。殺一時大名。致公卿顯位。辭氣所發。損益係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凶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紀相遠。猶手授願指而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向使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亂。東京。登用清河。至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侵。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致。非人謀能亢。則但取讐賸者而相之。立土偶而尊之。披以章組。列於廟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耶。

百八論論卷之二九

卷之二九

三六

三國論

綱

曹○操○之○材○智○勝○權○備○而○其○臣○不○及○吳○蜀○力○適○相○當○故○
三○國○之○勢○鼎○峙○而○足○以○相○抗○觀○操○奇○譎○多○數○善○用○兵○
因○敵○制○勝○變○化○如○神○每○戰○必○克○挾○天○子○而○令○諸○侯○形○
順○勢○便○故○能○下○袁○術○於○淮○南○誅○呂○布○于○下○邳○破○袁○紹○
于○官○渡○進○討○烏○桓○擒○馮○諱○尚○北○方○悉○定○無○後○顧○之○憂○
乃○取○荆○州○以○臨○江○漢○降○張○魯○走○趙○遂○而○關○隴○平○其○規○
畧○亦○宏○矣○而○權○藉○父○兄○之○資○僅○足○以○守○江○表○屢○攻○合○
淝○師○卒○無○成○况○能○長○取○遠○駕○窺○中○原○哉○備○因○敗○亡○奔○

古今談論本

卷之九

三十一

北○之○餘○假○荆○州○之○地○資○劉○璋○暗○弱○以○取○巴○蜀○崎○嶇○山○
谷○間○雖○慨○然○有○興○復○漢○室○之○志○師○徒○屢○動○曾○無○尺○寸○
之○功○故○曰○操○之○材○智○優○于○權○備○然○而○吳○有○張○昭○以○為○
骨○鯁○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為○羽○翼○有○甘○寧○陸○統○程○普○
黃○蓋○之○徒○以○為○爪○牙○蜀○有○孔○明○以○為○謀○主○羽○飛○雲○忠○
以○為○將○帥○皆○萬○人○敵○也○而○操○有○一○荀○文○若○後○竟○殺○之○
張○遼○程○昱○徐○晃○之○流○不○過○數○人○餘○皆○碌○碌○無○聞○故○每○
征○伐○操○必○親○履○行○陣○間○此○其○臣○所○以○不○及○吳○蜀○而○力○
適○相○當○也○不○然○以○操○之○雄○武○其○定○江○表○巴○蜀○奚○難○哉○

于此確
元之

操○走○赤○璧○嘗○曰○備○亦○吾○儔○但○見○事○少○晚○又○嘗○臨○廣○陵○
以○望○吳○軍○歎○其○整○肅○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是○
子○乃○豚○犬○英○雄○所○以○相○服○者○罔○自○有○道○耶○
漢○高○自○評○劉○項○興○喪○正○是○此○着○

古今談論本

卷之九

三十一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
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
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養
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
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
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
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
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

古今議論卷

卷之九

十九

粹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援而不足以相
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
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
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
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
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推魯足以為
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
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必
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

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遂逃

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公孫權劉
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
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
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
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
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
道有三馬耳先舉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
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

古今議論卷

卷之九

廿

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
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
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推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
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
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
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
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
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
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

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若知天下之利害，而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則其害猶見天下之利害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于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蒙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于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于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談論之，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

魏論 蘇軾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于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蒙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于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于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談論之，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

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于敗
 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
 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
 其後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
 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
 爭于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
 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
 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
 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
 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
 彼非不知其害特欲僥倖于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
 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于劉備而喪
 其功慳爲于孫權而至于敗此不亦長于料事而不
 長于料人之過歟

古今議論卷之九

廿三

晉論

蘇 墩

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奸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
 譬如山林之人生于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
 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
 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
 金之家居于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欲
 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
 樂攻而無難者也

古今議論卷之九

廿四

隋論

蘇轍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也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

百家論卷之二

蘇轍

廿五

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膺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尺

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彼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

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所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皆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

百家論卷之二

蘇轍

廿六

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眾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脩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

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惟不恐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宋齊梁陳隋總論

顧克

予觀五代之將興也以一人取天下而有餘朝脫臣班莫榮黃屋得之何無難也五代之將亡也以天位庇一身而不足朝華夕悴變在反掌失之又何易乎蓋聞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勢可以劫天下而不可以留天下况勢力有所不足而以昏主暗君起而承之非荒者淫者則暴者虐者逞私快志縱耳蕩目于億兆之上其能久污天位乎間有舍其尺短采其寸長非無彼善于此者而帝王之德末之聞要之皆不足錄者也五代之治首曰元嘉宋文而尚衰于末路又况其靦靦者乎故使梁有不納叛之隋文帝則侯景可無臺城之危陳有禁像寺之宋文則蔣帝可無私脩之事宋有樂求成之梁武則邑里可無蕭條之慘齊有重本宗之陳文則諸王可無屠剝之竟奈之何所短者不能用所長而地醜德均五代同術也佛老之好陳武踵梁武之愚札骨肉相殘孝元效齊明之忍也殺君攘位齊明蹈劉劭之逆也君子曰與亂同道者罔不亡又曰與敗同轍者罔不覆

數子有之矣又其甚也廢帝子業肆惡于宋而東昏寶

恣虐於齊者為尤悖後主極慾于陳而煬帝後樂于

隋者為益淫蠹世殃民梯灾結禍固桀紂之赤幟幽

厲之翹楚也近則喪元于其臣子業寶卷遠則委命

于其敵陳後主皆其自致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

亡灼灼驗之吾固知李氏父子滌瑕蕩穢若撥瞶靈

而揚日月若起死人而肉白骨若援斯世于濁淖中

而飲之以清冷之水也然則為五代之君者如之何

以梁武之仁慈加以陳宣之儉質運以齊武之公明

古今議論卷之九國朝 十一

此葉北大配補

此葉北大配補

數子有之矣又其甚也廢帝子業肆惡于宋而東昏寶

恣虐於齊者為尤悖後主極慾于陳而煬帝後樂于

隋者為益淫蠹世殃民梯灾結禍固桀紂之赤幟幽

厲之翹楚也近則喪元于其臣子業寶卷遠則委命

于其敵陳後主皆其自致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

亡灼灼驗之吾固知李氏父子滌瑕蕩穢若撥瞶靈

而揚日月若起死人而肉白骨若援斯世于濁淖中

而飲之以清冷之水也然則為五代之君者如之何

以梁武之仁慈加以陳宣之儉質運以齊武之公明

古今議論卷之九國朝 十一

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
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
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于
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
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
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
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
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願指如意雖李
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緜守三川擁山

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德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友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勢

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

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滅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陷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未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涇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則從諫為之一言而愛懼

自歛不復敢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
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
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
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古今議論卷

卷之九

四三

唐論

方孝孺

有志于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
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
與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
功為喜必以無功為恥苟自恥其無功乃急于成功
不顧難易而為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後世之君
多好微功于夷狄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為
尤甚皆太宗啓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
不能攘遠伐亂而未嘗逞于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

古今議論卷

卷之九

四

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取而恐為中國之患也其心
于異類者必有禍焉婦之子孫多死于虎學王良之
術者多死于蹊躡非惟力不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
太宗既平群雄盡有海內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夸
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之窟而縹緲其酋長致
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粵
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于玄宗盡用胡人為邊
將任以疆場之事祿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于
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寇不絕于邊郡

盜賊之興卒自伐南詔始而五代四主皆出于雜胡
 德光桀黠遂子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內自晉以降
 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快適于
 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支庶
 始剪于武氏再覆于祿山黃巢殲之崔胤朱溫芟之
 太宗于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
 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
 蓋兵之凶也久矣劍礮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禍喜功
 好刑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為心

古今談論卷之九

四五

在極民而不在圖利庶乎可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
 功易無窮之禍也

梁唐晉漢周總論 顧充

歷觀五代之得國也仗馬箠之力者有之肆掩襲之
 計者有之而要其當時之為君者自賊溫之外初無
 荒淫暴虐如前五代者比然而享祚不前代也致治
 不元嘉也引年不梁武也富強不揚隋也不及百年
 天下五禮是果氣數之所值乎抑亦其君之失德致
 然也嘗卽其顛末而觀之盜賊也而為君梁宋夷人
 也而為君後唐晉黠卒也而為君周太養子也而為
 君後唐明宗有四君而三姓者後唐有三君而二姓
 王後周世宗

古今談論卷之九

四六

若夫自書紀以來未有也堂堂天位奉天者立之中
 國天下中國人居之而可使若輩之久處乎故傳世
 之久者十有七載也後梁其次者十有四載也後唐又其
 次者十有三載也後周又其次者十有一載也後晉至其
 盛者四載而失矣後漢曆數若逆旅承代如隙駒紛紛
 然金玉已生砂礫人命而中原塊土屢為篡奪之場
 世運至此豈非天地一塞會哉雖然五季之亡國同
 而其所以亡者又不可以例視也是故按其篡取中
 國之罪則朱三為惡之首而舉兵入關者後唐同一逆

也○推○其○僂○屈○夷○狄○之○罪○則○敬○塘○爲○戮○之○魁○而○奉○表○契○
 丹○者○建○劉○智○同○一○辱○也○言○之○持○口○舌○書○之○羞○簡○牘○歷○世○
 數○君○無○足○錄○者○欲○逆○之○禍○起○于○梁○篡○劫○之○禍○兆○于○唐○
 夷○狄○之○禍○慘○于○晉○強○臣○之○禍○作○于○漢○朱○李○石○劉○之○所○
 以○致○亡○者○盡○謂○氣○數○之○衰○不○可○也○若○夫○周○則○不○然○太○
 祖○開○創○于○前○世○宗○栽培○于○後○十○餘○年○間○善○政○累○書○與○
 唐○之○明○宗○稱○三○令○主○而○亡○國○亦○若○是○之○速○此○其○故○何○
 也○豈○帝○王○自○有○其○天○將○生○聖○人○爲○生○民○主○而○日○月○既○
 出○燭○火○不○容○于○不○息○乎○

古人議論卷 朱之九

四

讀五代史論

王世貞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未○嘗○不○廢○卷○歎○
 也○日○嗟○夫○中○國○之○有○金○元○肇○哉○其○棄○廢○冠○履○潰○坊○隘○
 推○衽○衣○冠○納○之○腥○穢○卽○無○後○論○矣○謬○哉○石○晉○之○以○中○
 國○狄○也○三○代○而○下○其○盛○者○毋○過○何○奴○突○厥○柔○然○吐○蕃○
 回○鶻○力○足○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入○也○間○入○之○然○而○
 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官○室○衣○服○飲○食○嗜○
 好○弗○便○也○濕○暑○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藩○
 而○魚○龍○之○改○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衝○其○州○之○民○無○不○
 且○而○騎○且○馳○射○之○令○技○比○矣○教○其○虜○雜○沿○幽○之○土○風○
 物○候○令○俗○南○矣○扶○北○技○就○南○俗○更○數○十○百○年○而○其○勢○
 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橐○金○之○一○喂○而○食○半○也○元○之○再○
 喂○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歟○
 明○高○皇○帝○之○勲○豈○不○均○角○重○昭○揭○萬○古○哉○余○問○者○欲○
 竊○取○春○秋○之○義○始○石○晉○訖○明○高○皇○帝○成○一○家○言○而○
 力○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夫○都○耳○

古今議論卷 朱之九

四八

讀宋史論

王世貞

宋所以得稱大繼漢唐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斬然家範，藹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言。余得畧指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固高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鼎革之際，其為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

古今談論卷

卷之九

四

中下吳卽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大原降兩浙，然慮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阯，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覲事契丹，及二帝之比會也，與遺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亡而銜壁與視再辱王庭，抑何其志緝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

唐弟也。其統於晉亦弟也。語統者，仲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閩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為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况濂洛為也。彼以為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古今談論卷

卷之九

五

女直東夷之至極者也乘契丹氏亂崛起海隅不一
 年遂有遼半宋之弗謀而與之連也天祚衰而三帝
 不免焉于是犬羊之徒腥汗中國偽楚假齊繼為子
 皇帝趙氏百年故強靈去十五九朝究仁之恩一旦
 蕩矣天下之大變生民之至痛孰甚于此也建炎天
 子奮起歸德中原咸有古社復還之望而奸檜沮成
 諸將敗氣一飛死始真棄半壁天下返居臨安僅僅
 為一附庸或曰非特檜意也道君歸淵聖返而無所

古今議論卷

卷之九

五

位豈馬誠若是也宋實自壞罪豈獨在金歟自是厥
 後虜勢日盛南渡君臣甘心北而于吳乞買輩君之
 父之伯之叔之猶未厭也逆亮窺江福及其躬而後
 已焉當時士大夫號為橫經講道者何限然日視君
 父歲捐數十萬以拜跪事人如無也其亦何顏于罪
 人耶君子以為有一管夷吾遂足以興齊宋誠有人
 豈至于是然則終宋之世不可謂非談儒者誤之也
 賴天之鑿禍流毒不夷豈景亮三首以次授命于其
 下如殺狗豕然無惜者而恭城之焚墮宋日中百年

之警始為人心一快然而禮樂衣冠為其竊據多矣
 亦何以贖之乎由今觀之猶能使談者氣塞則在當
 時宜何如也或曰階厲自貫不然夷狄惟戰則遁耳
 是雖無貫亦至也奚獨罪其階厲哉檜和則罪貫與
 讐會賊則罪惟拱手而談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矣
 自古夷狄安識有禮義所畏者戰耳今日曰儲糧明
 日曰練兵持重一語特為宋家之障蔽至于壞盡社
 稷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今之成其虐者人也非
 天也循吉伏覽往迹而輒悲之以為金所關中國事

古今議論卷

卷之九

五

至大竊因故吏摘其與滅之大故屬而書之命曰金
 小史削其名號章政帑書斥偽而悉其竊也惟涉宋
 者雖細不棄史固為國作乎嗚呼由當時觀之則完
 顏氏帝也盟主也國也由後世觀之則夷狄也禽獸
 也大盜賊也故循吉之為此書也所以甚金之惡而
 發之憤也非為金作也
 吾郡林文格先生嫌三代五尚書孫行也其郡志
 論張龍圖幣云方蔡京父子用事勢震天下孰敢
 以直言進者張君以下客扼吭拍背明說利害抑

此段
屬無人
讀破

何壯也。及守南劍。屈已下任士。安彼豈畏一統制者哉。勇怯各有所宜。嗟夫。張君可謂奇士矣。雖然。張君專一城。故能有功。若大用之。未必然也。何也。宋之得天下也。以詐。故夫人臣之握兵柄者。則人主每疑其詐已也。夫疑積于人主之心。而禍成于讒佞之口矣。烏能成厥功乎。此寇忠愍岳武穆所以千載遺恨也。是故深謀遠計之士。世未嘗乏也。宋非無奇。乃有奇不能用耳。可勝嘆哉。

卷之九 終

古今議論全

卷之九

四

五

古今議論卷之十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師服諫封桓叔

左傳

晉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

古今議論卷之十 閩中

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祭仲諫封叔段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申無宇諫楚子使棄疾為蔡公曰吾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議封建

李斯

秦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于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

古今議論卷之十 閩中

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廷尉議大是但無恩太甚宗封之法總不外賈傳衆建而少其力一語

治安策論封建

賈誼

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與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庫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今此道順而全

百八議論全

卷之一

三

安甚易不肯早為。已通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庠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承桓之處。將不念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丕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

幸者。適為中。消其次。履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

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廼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屬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

百八議論全

卷之一

四

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傾此。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疎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微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閹小則亡和心。曹能始。先生曰。諸侯王反者。朝廷處置之失。宜非無舊臣故耳。不在乎強與弱也。漢文近于道術故。

古今議論卷之十一 國勢 五

不用賈生之言。豈終能沮哉。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子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強。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足。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

古今議論卷之十一 國勢 六

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雁門大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于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官觀僭于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比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

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于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越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于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獻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阨塞地利強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顯要之以仁義爲本

百公議論卷之二

七

六代論

李 籍

魏曹元首六代論稱夏殷周與人共治歷世數十秦王獨制二世而亡大抵非秦廢五等之爵置郡縣之官至晉陸士衡著五等論陳八代秦漢興亡之跡言五等之制始于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以爲周制萬邦思治群后圖身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秦棄道任術顛沛之釁實繇孤立夫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侵弱愈于殄祀土崩庸于陵夷權其多福取其小禍總二家之旨皆是五等

百公議論卷之二

四

八

而非郡縣元首則言五等藩衛引春秋勤王之事以爲證欲使秦人割裂州國分王子弟使土有常君人有常主士衡又謂五等之國國爲已上衆皆我人人安我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爲已思制若郡縣之長進趨之情銳安人之譽遲是以侵百姓以利已損實事以獲名故爲利圖物又以諸侯享茅土受世及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此皆不知之說也夫春秋之時諸侯擅相攘伐苟欲求霸則以正王室爲事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詐忠以

邀名內實包藏禍心以圖神器此老子所謂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也豈所以爲藩衛哉是知五等之制皆得擅權獨斷自立卿相恣之則不遜恊之則怨叛陵夷逆節固必有矣且士衡云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夫土狹旣不免逆豈過正境土者之灾耶假小制七國則反有遲速者之小異耳不足稱也豈如郡縣之主權弱勢輕跨有千里負阻山嶠奸謀未畢滿身已遷代然且強兵練甲足以禦四夷之患人徒租稅足以補家國之需卽未必無土崩之事而秦漢俱敗

古今議論卷之十一 四 九

豈爲此耶元首又懲秦之敗于委政趙高誅夷宗族西漢則王氏擅朝排擯宗室後漢則閹豎執衡概立于上此乃滅君親臣強之殃而非釋縣之失也設有侯伯之國則亦助亂而已焉足賴哉今郡縣或侵百姓損實事然而陞降黜陟在干一人比之侯伯固不爲大患也又且奉京師之法稟宰輔之威雖職官遷轉不一而法已定矣五等者世及相承擅更法令如魯作丘甲晉立六軍鄭鑄刑書如此者實繁豈所以安上之國土哉

封建論

柳宗元

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托地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桀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后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襄弘者有之天子徒建空名于上得非諸侯盛強未大不掉之咎與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

古今議論卷之十一 十

衛而爲之守宰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繇矣亟役其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都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后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有叛國而無叛郡秦

帥有方伯建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千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堯舜禹湯之事達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轉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并城然而降于夷王。害體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歟。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萑弘者

古今談論卷之十 國勢 十一

有之。天下垂盥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衰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繇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財。殄錙銖。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秦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

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燔秦之柱。徇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因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

古今談論卷之十一 國勢 十二

者必私其上。于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矯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上子人者百不存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

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請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斥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遠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易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幸，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係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

古今談論卷之十一 國勢

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馬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馬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殉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得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已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人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人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封建變爲郡縣，非自秦皇始也。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當舜時，固已用官吏制藩封矣。秦置郡縣，後難再易，然宗封終參虞制，非秦制也。

古今談論卷之十 國勢

曹能始先生曰湯武之誅桀紂欲收民於水火之中蓋不以天下為私故列國諸侯從之者推亡而固存如舊也豈如柳州之言資其克夏殷而不敢廢易者哉柳州一篇絕好議論此段取譏於先生無詞。

議處王府牧地疏

臣近巡歷周原勾理兵食查得海刺都地方有武備護衛千戶所見在軍官七百四十有奇除節年抽選入衛征操外存留三百二十有奇專供楚府牧養歲費俸糧幾三千隨查該所建設撥給綠囚填畝孽牧數目據各委官報牧地向隸王府州衛并無冊卷但查係先朝欽賜其地東起丘家河西至打刺赤一百五十餘里南起武延川北至斗箇城三百餘里中雖間有軍民田地而其諸沃壤皆為牧田大約荒熟不下二萬餘石堡寨一十五處每年該府門官一員經收馬千匹羊四五百隻醃味果品四五十款此外別無科差亦無孽牧等因惟國初並邊諸王多有羣牧蓋王皆握兵兵必資馬故其操場以養馬實將選騎以防邊然昔在其封域之中未有懸諸數千里之外者今楚府封國原未並邊乃遙設一所于窮邊之重地該所官軍既不孽牧乃尚被數百以羣牧之虛名此于名義似不相應矣且其土地甚饒耕稼多獲而門官之所收者不過四五百金至

千科差輕省禁網疎濶則爲奸宄之所保者又不知其幾百千計也此于利害又不相權矣夫 國家捐數百里之地以爲牧場又捐數千石之儲以養牧卒將以展親而其實乃爲虬蝨膏脂將以考牧而其實乃爲通逃淵藪此豈 聖祖錫予之意又豈 楚王節度之宜哉况 觀海刺都地方接連諸虜密邇松山虜巢虜之窺伺浮渡甚易而衛在武昌所在海刺楚之制馭譏察甚難卽今該鎮亦常爲此地分布秋冬兩防然封域在我而其地利不在我則其防之恐或不力官軍可轄而其招納不可轄則其束之必將不嚴萬一奸宄之聚愈多狡虜之慮或易小之則有潰決之患大之或有勾結之虞外防一墜內地俱推當此之時豈惟 楚保其虛名 國家損其實利倘固原一陷不測則武昌亦將受其不利矣故 臣私憂過計以爲該所收地不惟 國家當收之以入兵餉以毋養後患在 楚府亦當獻之以助兵餉以豫杜後憂者

按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境蓋其封壤內交嬖臣

江彬朱寧宦者張銳皆爲之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六科十三道諫臣皆執奏不可予武皇帝曰朕念親親其予之勿距大學士楊公廷和當草制念草制恐貽後虞不草恐忤 帝怒遂引疾不視事學士蔣公冕亦繼去梁太傅文康公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武皇促制公卽草上曰昔太祖高皇帝令此土弗畀藩封非客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奸人誘爲不軌將不利宗社今王祈請篤朕念親親其予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任人誘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武皇覽制驚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方決於此數詞而已

宗藩議

申時行

夫衆建支庶以屏王室大業使食租衣稅世世勿絕
大恩也載在 祖訓畫一而守之久矣令更制易則
有紛紛亂約束之議以義斷恩則有別疏骨肉之罪
恐而坐視則蠹耗愈甚卒有土崩之憂僅而補緝則
苟幸旦夕不救衝決之禍故雖計臣謀士莫爲破盈
庭之言而建必然之畫者難之也雖然釋今弗圖則
後世之難且千百此矣漢初諸侯王置吏握兵同制
天子其患在强大而不掉自武帝推恩分王則宗室

古今談論卷之一

四

一

子弟莫不受地矣然王之庶子間爲列侯侯之庶子
絕無爵土有去而爲民者有爲民而復仕于朝者自
是而後無諸侯王之患亦無養宗室之費其經制定
也唐之末也帝裔王支流播民間其患在離渙而不
屬自宋養之京師則五葉之後驟然頽費矣其後韓
親疎之等明號序之法祖免以下不復賜名敦宗之
院散居郡邑故宋雖費于前而大省于後其救弊早
也。由是言之勢有所必極極則必通恩有所必窮窮
則必殺茲非其明驗耶

高皇帝神武開基利建宗子以強本朝明存睦之誼

以先天下然是時宗室之衆無幾可按籍而數也今
二百餘年麗屬籍者四萬而存者二萬八千五百有
奇以祿計之不下八九百萬設一傳再傳而後其生
齒什倍其祿又當什倍此勢之所必極而恩之所必
窮也故欲竭天下之賦以奉宗室則國益病裁宗室
之祿以紓國計則宗室亦益病何者今賦斂非減而
積貯非盈也乃水旱爲灾迄無寧歲諸邊轉餉未見
休時財力亦甚詘矣加以宗室之祿日引月長則賦

古今談論卷之十一

四

一

安得不竭而國安得不病且宗室至貴倨也又非人
人能謀生也今祿既益微綱亦少帑紫已困矣而有
司奉行條制一切以法繩之令推手觸禁資身無策
則宗室亦極病已愚以爲 祖訓至嚴而善推
聖祖之意則猶繼述也宗室至親而曲體宗室之情
則所以親親也何以言之 同初親王歲祿五萬他
賜予甚盛不數歲而裁爲萬石又以民貧賦少給
代蕭諸王僅五百石或千石耳夫莫富于海內莫親
于天子之子不加賦而奪之祿者以爲寧儉宗室而

不可以耗國計。耗民力也。祖訓言將軍以下有勞能者得收官陞轉。如銓選法。夫既富貴之矣。猶不絕其仕進者。所以與其善行而消其枯後。使外有親賢之重。而內有亡費之利也。然則

聖祖之意可推也。人情孰不欲生全而惡危亡。趨富厚而逃貧困。然今予之虛名而奪之實惠。則三尺童子不願有矣。曩者宗室獻議有請試官自效者。有請力田自給者。夫田農至拙業也。簿書之吏至拙體也。猶願為之。彼權有爵之虛名而棄養生之實惠。其情

古今論卷之二

固弗樂也。然則宗室之情可體也。其當議者有三。以正倫分。則封爵當議。以廣德厚。則禁例當議。以節浮冗。則恩數當議。何者。天下之法未有莫為之限制。而能世世無弊者也。古者五世祖免。六世而親屬絕。至于祖宗之廟。猶限之以七世親盡。而迭毀。今已絕之屬。猶係于五服之親。則無等也。忍于親盡之祖。而不忍于親盡之子孫。則舛也。誠宜按諸屬籍。別其世次。而為之限制。如親王世及矣。其為封郡王者。可限也。郡王世襲矣。其次封鎮國將軍者。可限也。諸將軍

中尉以嫡相繼矣。其一子降封之外。可也。奉國中尉一子得襲矣。其世世承襲之例。可也。大抵以尊卑為之多寡。以世親疎為之隆殺。其不得封者。皆如漢列侯庶子之法。則坐食可益省。而詔祿可繼。此封爵之當議者也。古者公族得仕於朝。非絕之也。庶民之家得占田治生。非禁之也。今宗室特以例見疑。是以賢愚同滯。而人無聊生矣。既限以封爵。則絕封之始。宜人予之賞賦之開田。以為承業。令家自為養。而盡弛出城諸禁。其材者得應舉。試外官如常法。或

古今論卷之二

懼其縱也。則如蘇轍所謂臨以按察。持以察吏。威以刑禁。使不材者不至害民。賢者有以自效。顧不可乎。此禁例之當議者也。且夫禮所以為節。而法所以為懲。今疏庶人有給已。猶無罪也。至罪黜而猶給之。與詔祿無別。非所以為懲也。自郡王至鄉君。有祿已。猶同姓也。至諸儀賓。得聯姻王室。貴重矣。其祿不省。非所以為節也。愚以為諸降庶人者。宜若與絕封庶人同法。郡王視郡王之限。縣王以下視將軍中尉之限。祿皆半給。餘皆量給。婚資則恩澤不至。冒濫費必大

省此恩歎之當議者也。如是則可以清蠹耗之原。紆待哺之困。上無失。聖祖之至意。而下能通乎宗室之情。天較若此矣。

病民病宗室。此二病者。王弼州已痛言之。而措處周詳。未有過文定公所條三策之最善者也。其曰。寧儉宗室。而不可以耗國計。疲民力。似非宗人所喜。孰知此語正所以為宗室計。萬年之安乎。

樂豫諫去群公子

左傳

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若之何。去之不聽。榘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

請瑞王婚禮疏

董應舉

臣聞孝子之至莫大乎曲體親心。國家之禍多繇于倫理失敘。臣伏觀皇上之子皇太后哀痛悲思歷歲踰時心不改慕外與天下臣民姑從以日月之規內持服制至久不渝此從古帝王所未有也。皇上之孝可謂極隆而無以加矣。顧臣念之皇太后之愛子孫欲其本支百世麟趾蕃昌至明也。皇太后之望陛下亦欲其一祝諸王早遂室家以開千世萬世之祥至殷也。今陛下于福王則愛不以道。釋騷三省而不顧于瑞王。惠王桂王則婚不以時。或踰期而不選。或年至二十五而不能有其一室。豈皇太后意哉。若以內庭守制嘉禮可緩則諸王之服制至二月而已滿矣。若于外間所疑陛下不欲諸王與福王比。然亦何至乖其室家之常願。頓令懸殊如此乎。且婚姻時則生育遂支庶蕃則磐石固庶民之子未有二十不婚者。人皆欲子孫之多。陛下似欲子孫之少。人皆羨帝王之子孫。諸王親為陛下子。而室家之願不及庶人。竊為陛下不取也。

古今議論卷之二

四

十一

卷之十

夫人年及則欲寶易開情鬱則疾病易感。况諸王生于深宮之中長于阿保之手無師傅以肅其心無詩書以移其意而年過婚期鬱而不遂萬一獲視不謹或有纖芥之過上聞不知陛下何以處之即不然鬱而成疾感而傷心陛下骨肉天性獨能忍然而已乎。臣觀從古國家禍亂惟關于倫常者不救寵之過隆與待之過薄者皆有不可言之禍。願陛下少垂聖思皇太后愛子受孫之心思人情室家咸有之願。蚤為瑞王成婚為惠王桂王選婚用肇福祥。約制福府員役無騷四方以增過舉則倫理正而咎患消子孫千億。皇上之福且與天地並無窮矣。寵之過隆與待之過薄皆有不可言之禍。此最識微之論故特采樂豫及此篇以救裁抑之過云。

古今議論卷之二

四

十一

古今議論參卷十一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兩奮訂閱

宿衛

鄭伯謙

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耶衛而兵衛鄰衛則皆統于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于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之人無所決擇事權將分政令將下移而錯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曰信如是說則九兵皆宿衛也虎賁之虎士何以掌于司馬司隸之隸何以

掌于司寇司寇猶有可諉者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之兵耳若虎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為王之親兵乃不統于太宰而散于司馬何耶曰司馬亦聽命于太宰耳必散于司馬者內外雖不可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于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于虎賁與司隸昔者西漢之勢以期門羽林等為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較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于中尉之兵所謂南軍蓋指環衛王宮

古今議論參

卷十一 宿衛

古今議論參

卷十一 宿衛

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較之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較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効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効宋朝有閣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

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于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忽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耳故嘗因是而攷之凡周人宿衛之制莫不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為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本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裳而時其誅賞所以警之而使不為惡以亂中官之政令宮正均外

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恥之風。是則凡居王之左右前後。與備王之顧問應對者。無非直諫多聞之士。其餘凡係于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帥之。內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爲兵。而不開有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以廁迹于其間者。每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內外相制。而內之夾階。廂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官正官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矢。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道藝猶未有媿于官正官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漢之興。猶有古意。不惟南北軍隸于三公。而衛尉光祿勳皆屬于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經明行脩者爲之。故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官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

央官調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効亦畧可觀矣。白武帝使世家富人犯冷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于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伏飛之屬。及隸光祿勳。以爲天子私人。而兵衛于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伏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入較之兵。併爲五營。南軍不復有。馬中尉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衛尉不開更戍之士。于是北軍。分爲宦官所親。竇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若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官衛。直關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墩。凡翔衛及外府。伏飛番士者。皆屬焉。而文武于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及覆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吾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官正官伯。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不可以無司隸。有官正官伯。與夫虎賁。司

隸之屬。不可無太宰以兼統之。
兵法。兵制。六。船。周。禮。絕。稱。敵。手。

卷一 一國勢

五

宿衛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昔太祖誅李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
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闕戰
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
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
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
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時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太祖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
以為言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
臣亦不愛其叛然熟視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
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被臨時亦不得
自繇耳太祖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
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
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
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
定誰敢有異心太祖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
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
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太祖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于是以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張光翰為江寧節度使張彥徽為

古今談論卷一

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七

宿衛

丘永濬

林駟曰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謂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于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為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為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為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即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禍流至是也漢初宿直皆以士人為之其後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矣唐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翰林院學士白居易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聞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宋神宗元豐中

古今談論卷一

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八

內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爲駐兵討賊之地朝廷用李
 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舜舉退詣執政執政王珪
 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卿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
 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
 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
 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先是景祐中西鄙用兵大
 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監軍主帥不得專致平失利
 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相呂文靖公公曰不
 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公曰臣待罪
 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
 班保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頭
 乞罷監軍士大夫嘉公有謀陳竇之禍皆謀之不足
 也

古人議論卷

卷十一

九

藩鎮

林駟

藩鎮之爲唐患也尚矣其根萌于武德十道之置使
 其勢成于至德九節度之分封其禍見于乾元平盧
 主帥之自立此廢置叛服之因也方太宗平定之後
 既分天下爲十道而于軍鎮城戍之兵置使處之總
 之以都督此其爲藩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矣且
 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天下之府六百餘所而在
 河北者不過三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而又皆隸
 于衛將軍此何足以係廢興大致觀其總軍而置使
 河北一道則折而爲二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則
 折而爲四曰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日軍
 曰守促日城曰鎮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
 天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畧
 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爲
 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漁湯鞞鼓掃境
 而來亦其勢之必至者此府衛之法壞而方鎮之根
 形矣嗚呼易建封而爲郡縣論者知其無叛國改刺
 史而置州牧識者料其必交爭太宗何不鑑其覆轍

耶故曰其根萌于武德十道之置使者是也。方肅宗
卽位之初安史父子相挺爲禍尚賴諸鎮勤王之節
共起誅戮而九節度之號立焉。大難旣平蓬宇軒豁
是時也正當伸朝廷之紀綱明節鎮之形分君臣幸
安河且歲月河北瓜分方鎮基布大者連州十餘小
者毋慮三四成肱解難削之形效輔車相依之勢使
人視之若羗戎然此節度之名立而方鎮之勢成矣
嗚呼割梁以封越所以啓叛者之九起舉吳以予濠
而變狀已不在它時何事肅宗乃不思及此耶故曰

古今談論本 卷一 一四

其勢成于至德九節度之分封者是也。乾元初侯希
逸帥平盧軍士實爲之此一機也尤強弱安危之分
也夫天子所恃以鼓舞天下者以爵祿廢置在上不
在下焉耳命將帥統藩雜事之最大者而走一介之
使徇行伍之情此而可爲夫孰有不可爲哉士卒得
以陵偏俾偏俾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慢朝廷自然
之勢也此自立之弊生而唱亂之禍起矣嗚呼賞罰
不出于天子而春秋諸侯得以抗衛守相不置于漢
廷而七國侯王得以僭上又何不是之思耶故曰其

禍見于乾元平盧之自立者是也。自是以來苟安之
念生姑息之政成且承嗣一點虜耳重欲虐民亦何
能爲而代宗惟恐少拂其意自置官吏弗之問也私
入稅賦弗之詰也兼宰相加平章增以雁門之封重
以天雄之號州爲督府子尚公主其寵之不以過乎
頓亦一點虜耳黠貨淫刑果何能爲而德宗惟恐少
拂其意愛惡予奪惟意是徇旣奏元洪流澹州矣而
復請輕之改爲長史旣奏薛正倫貶峽州矣而復自
悔之留爲判官其縱之不以過乎諸鎮相視往往以

古今談論本 卷一 一四

匹夫而要朝廷以卒伍而抗天子緣代德姑息之過
也至憲宗削平諸藩方有秦阿出匣之狀而軍士有
犯上之罪以天子之命殛之何不可者而乃給之以
賞貴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必待朝廷者武
宗之宣慰河北方有江漢朝宗之意然郭誼就降縱
不舉賞流之遠方可也而乃戮之以刑繼自今以往
誰敢以信義望朝廷者大抵韓信之叛心不生于假
王之時而生于雲夢之僞遊寶融之內附不畏漢兵
之強而畏河西之璽書惟義可以起人之敬畏惟信

可以使人之說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此藩鎮與唐三百年相終始也。

古今談論卷一

十一

藩鎮

曾承芳

立國之道莫先懷根本之慮。明輕重之權。決制置之機。不得其慮。則因循。或至於養禍。不得其權。則倒持。或至於生災。不得其機。則偏廢。或至於釀亂。若此者。是非所以抑奪強大。削平僭亂。統一內外。維持上下也。明主則深根固本。有慮。居重馭輕。有權。制厥處置。有機。慮發於未萌。權抑於方動。機裁於既發。是以防微杜漸。傷大旨。難孽孽不作。而專恣無繇也。愚讀唐紀。嘗美唐自太宗。泰酌西魏。周隋。而府兵之制。遂為一代良法。今觀其分置諸府。以布列內外。更番迭上。以分隸禁衛。總天下凡八百餘府。而在京師者。殆五百。則所以明輕重者。至矣。隊伍火長。各有等差。折衝果毅。各有定序。則所以固根本者。至矣。四方有警。則命將以出。天下無事。則放兵居內。則所以一制置者。至矣。迨府兵法壞。而藩鎮之禍。遂與唐終始焉。考之開元。十道置使。過於邊陲。而國家無強大之勢。節度之職。盡用胡人。而祿山有肆掠之漸。傳及至德。則將帥節鉞。徇之行伍。不問賢否。惟其所請。河東得以殺

古今談論卷一

十一

與元德

宗

德宗

昭宗

昭宗

昭宗

昭宗

昭宗

昭宗

鄧景仙而立辛雲京也。絳州得以殺李國禎而推王元振也。行管得以殺荔非而推白孝德也。李懷玉得以殺王志玄之子而推侯希逸也。吾不意府兵之壞至於如此。興元嗣之則李希烈得以自帝。田悅朱滔李納王武俊得以自王。掌握在手一不如志則相顧而起。傳及長慶則朱克融縱於盧龍。王庭奏擅於魏博。史憲誠權於成德。方命自立。天子若綏。旒然吾不意府兵之壞至於如此。懿僖嗣之則李昌國自稱大尚節度。王建自稱西川。留後董昌自補於石鏡。李克用專殺乎文楚。嗣是昭宣則號靖難者。王行瑜而殺丞相李谿者。亦行瑜稱管岐者。李茂貞而迫犯京師者。亦茂貞表幸鳳翔者。朱全忠而授手於蔣玄暉者。亦全忠吾不意府兵之壞至於如此。積弱之後將推之大壞。極亂而無所紀極矣。然而踪跡未敗之先豈無可制之端。吾觀李德裕之初名望殺而職未加重。景雲之際權雖專而勢猶可及。開元之前文武迭用。官無久任職無遞授。權無專領。貞觀故事猶有存者是。藩鎮之可制者一也。廣德之時安定削平河北。賓服

百八議論卷之六 宋一一國勢 三

子儀一用諸侯奉法是藩鎮之可制者二也。德宗初政慷慨發憤罷却貢獻。滯青威動。頒賜錢帛。正已差服太平之治。將謂可見是藩鎮之可制者三也。憲宗卽位。平劉闢於西川。平李錡於鎮海。楊惠據夏州。則平之。吳元濟擅淮蔡。則平之。王承宗以德棣獻程權以陰景獻李師道。以沂密海獻烏重胤。之在橫海。又以支郡屬刺史。是藩鎮之可制者四也。武宗用德裕之言。遣重臣往諭河朔。命以出兵靡以厚賞。王元達何弘敬張仲誠之鎮。素稱跋扈者。激厲爭進。李回宣慰。德裕郊迎。卒受澤潞之勳。是藩鎮之可制者五也。顧慮多因循。權多倒持。機多偏廢。有可制之端而無能制之人都督。帶使持節一壞於姚河。劉仁軌節度授鉞。置使再壞於幽州。薛誦此則高睿二君之首。憂也。玄宗不守初志。募曠騎於宿衛。置長征於邊境。蕭嵩牛仙客不勝其寵而遞授。以啓蓋嘉運。王忠嗣不勝其愛而兼領。以設祿兒。亂河北不支。此則玄宗不能深根固本以養適也。安史既誅。爲代宗者宜解罷節度。收掌兵權矣。乃苟莫無事。懷仙承嗣。薛嵩分

百八議論卷之六 宋一一國勢 二六

鎮諸州。僕固懷恩得以意而授節鉞。養寇自封。河北再失。此則代宗不能居重馭輕以生災也。淮朔既誅。為穆宗者宜瓜分其地以恢舊宇矣。乃謂天下已平。從蕭儉之請。卽銷兵棄甲。溺於宴安。而崔實杜元穎輩又恬不之省。遂激成克融之亂。河北三失。雖有武宗明聖無補。倍昭之不道。此則穆宗不能制服處置以釀亂也。况謀臣策士披露讒譎。指陳時弊。類多可用。在安史未叛時。則有張九齡之諫。仙客批祿山也。而張說林甫募長兵杜邊障之說。已入矣。在安史既

正人論論卷一 四

謀時。則有郭子儀力請罷兵。切陳蕃將也。而僕固父子分黨自固之說。已先行矣。在河北再失時。則有李泌府兵之議。陸贄關中之說也。而姚令言朱泚之禍已慘矣。在河北三失時。則有裴晉公之處置。李德裕之草詔也。而河北之變已深矣。太阿例持威令不振。乃使庖腕下僚者自作罪言。原作十六衛悲夫。雖然。同此藩鎮也。盧杞相則河北再禍。德裕相則三鎮從命。崔佑甫進則滿青梅恨。蕭儉用則劉從諫益驕。是蓋視將相為輕重。腹心之任較之河北之寇不同也。

唐之藩鎮與唐終始。唐者豈藩鎮哉。非露之變。則師尹失權。擊毬之禍起。則元首弗華。開州之駕行。則腹心無寄。牛李之朋分。則羣僚首禍。朝廷之內可憂何限。而何暇於藩鎮哉。是以推本而論之。人皆曰開元十三年。命將從宿衛為亂之始。吾則曰。開元二十四年。用李林甫為亂之始。人皆曰。天寶三載。以祿山兼范陽節度為亂之階。吾則曰。開元二年。以高力士為右監為亂之階。智者觀事。未見自知所從來之漸云。

正人論論卷一 四

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宦官則以內兵而制制人主方鎮則以外人而擅廣土地及朱溫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于內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上宇裂于外而唐遂亡矣五代國檀于將將檀于兵卒伍所推則為人主而國興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為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四海內暨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泊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于河北援京城則潰于京城于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于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為大盜攻陷城邑行都數百里外率為寇賊之淵藪而

大綱在此

古今談論卷十一 國勢 十九

所謂寇賊者非長怨而叛也皆不能比師... 遇張韓劉岳之徒亦多是剛平兩寇無定東補... 遇張真詐傲則道縱有外勝不能補過補... 屈孔謙和之不棄我城安... 貴之子漢中賈似道之子曾港若似數... 自潰宋是責降效册者非浪也唐宋... 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于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軍國之敗總姑息苟且四字盡之

此葉北大配補

論禁兵之衰

段秀實

德宗時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為敵願少留意

古今議論叅卷之十二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尹氏太師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
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瘡○喪○亂○弘○多○民○言○無○嘉
惜○莫○懲○嗟○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吳○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

古今議論叅卷之十二

一

千古亂

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問○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
殆○瑣○瑣○姻○亞○則○無○應○任○昊○天○不○備○降○此○鞠○訓○昊○天○不
患○降○此○大○戾○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
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
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
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
既○憚○如○相○隣○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
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誦○式○詭○爾○心○以○畜○萬○邦
尹○氏○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

子身起

卿是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
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有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
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
授之柄黨與既眾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
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

古今議論叅卷之十二

一

使此有所指不
是泛泛

歸人註
口却未
待根原

皇父脚士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
于何不滅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憊莫懲皇父脚士
咨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
搗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日不時胡爲我
作不卽我謀微我墻屋田卒汙萊日予不戢禮則然

百全詩論卷一 一 周勢

三

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慈遺
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冠勉從事不敢
告勞無罪無辜讓口置置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嚙咨
背膺職競錄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痲四方有美我獨
居憂人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徵我不敢傲我
友自逸

四章首句說皇父脚士結以詭妻煽方處蓋古今
大臣爲奸未有不憑內寵爲主針者也戰國策客
諫趙王親建信君曰王知所謂乘燕乎便辟左右

之人及夫人慢愛孺子此皆能乘王之醉而
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于內則大臣爲趙在
于外矣故日月暈于外其賊在于內備其所備
禍在于所愛

百全詩論卷一

朱五二

任腹心之臣

蘇洵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權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

古今論衡

卷十二 國勢

五

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子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園間。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禪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鄒生。陸賈。樞公。至于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鄭廣。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房。杜。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成。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

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懿。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穿設陷。穿而不知以物覆其上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異事。機而妄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于燕安。田文。所謂子沙。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

古今論衡

卷十二 國勢

六

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不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無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致疑于其間耶。又曰。五載一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拍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濟友。以開

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若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生人殺人。桐宮伊尹。負扆周公。可饒爲之。柳子與

氏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三代以下。爲伊尹之事者多。而有其志者少。卽本朝名德。勛庸不乏。而胡惟庸以後。如分宜。江陵。間有之。愚是以特采尹氏。皇父等。用章鑿戒。而不敢易舉伊周也。

論霍光

丘 濬

君元首也。宰相則君之股肱。體也。人君平時則賴以佐治。輔德。不幸而主少國疑。則賴以寄命。托孤。萬世不易之經也。漢自武帝以後。雖設丞相。徒建空名而已。然在人主威權已出之日。猶之可也。一旦彌留之際。受遺詔。輔少主。一切委之。武臣宰相。曾不與聞。自是以後。大司馬。大將軍。遂持國柄。世世不易。以至于潛移國祚。其禍蓋兆于此歟。

論霍光

卷十二 國勢

八

秦楊素疏

劉毗

竊見左僕射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
黨所信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自
可息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奸臣佞士有漸而來
王莽資之于積年桓玄篡之于易世卒歿漢禮終傾
晉祚使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如伊尹
也

劾嚴嵩借逆十大罪疏

楊繼盛

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惡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
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
者賊嵩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嘗劾之矣臣今再
以賊嵩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
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
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
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後代子孫作皇帝時臣
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丞相自居
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
或少違類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有前丞
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盛者是壞祖宗之成法一
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上
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今嵩票本蓋任人
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擅票本之權遂竊威福之
具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
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于眾曰此人不親附

于我故票本罷之也。又皇主有出入，當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以皇上罰三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報之也。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咸嵩之惠，甚于祿；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于畏皇上之罰。賊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嵩于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于世蕃傳于人口。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

一、今議言八、卷一、二、四、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由彼之撥置王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今尚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于世蕃代票世蕃，却文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先知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

合符契。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乃為壅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其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任歐陽必進為兩廣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奸比黨，廢靡湊合。先將長孫嚴教忠冒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為襲替，偽又告并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夫效忠嚴嵩皆世蕃子也。隨仕

一、今議言八、卷一、二、四、參養未開，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華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廢子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

世蕃使非嵩與世蕃則營安得也。用雖有。雖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文出。營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道。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大一機會也。兵部尚書丁女。夔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剿賊。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敗劫。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此誤了國家之軍機。七

百八議詩卷一 二 國勢

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專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于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凡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事私則凡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夫嵩于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通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

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陪害者。又何可勝數。即道類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敬效。皇土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納賄于嵩。不得不制制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

百八議詩卷一 二 國勢

百姓多至流離。而地方之人。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根滿道。合究無伸。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城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自嵩爲輔。臣詭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懲勳者。雖貪如盜。賊而亦薦用。弄競疎拙者。雖廉如伯夷。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

以皆尚乎諂。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若罔聞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皆出于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又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惟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一切先用。實賄結交情。熟故。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歛歔之聲。遊觀燕樂之爲。以及聖意所愛憎。舉措皆預知。故得遂逢迎之巧。

古今談論卷一 二 四

七

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塞天下之言語。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事少有干於嵩者。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據於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死。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術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

蕃將。厥術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人。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奸三也。厥術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于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預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預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懷。圖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預其

古今談論卷一 二 四

一

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于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連路。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類此

五奸以彌縫之。識破五奸則其十罪立見矣。噫。嵩握重權。諸臣從。吏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深知。宜深詆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懼嵩之毒。凡事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于皇上不可謂不負矣。階為大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嵩之顯惡。一若不能知。又若不能去者。此不過姑曲全大臣體面。以待彼之自壞耳。不知嵩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剗愛一賊。

廿八 義論卷之二 國勢

一七

臣願怨百萬蒼生之塗炭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實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外賊何憂不除哉。篇中如賊嵩誤了汝愛大辟等事。稍從纂摘。議者病之。愚竊以汝愛不拚身殺賊。乃問計于嵩。即便當斬而賊嵩忍于誤國。誤君。又何有汝愛碌碌一賊臣也。凡如此類。愚固爭其重輕耳。

古今議論參卷十三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外戚論

瞿景淳

三代以前禮教興行宮闈嚴肅母后無臨朝之制戚里無干政之權賜賞封拜未聞也周宣王時申伯封謝雖曰王之元舅蓋南土是保而非以母后之故封之也至秦昭王芊后攝政魏冉以母弟用事封為穰侯外戚封侯實自此始漢興襲秦之謬高帝封呂后

古今議論參卷十三

一

父為侯兄澤弟釋之則相從征伐者耳孝文侯其母弟薄昭而竇廣國輩乃以為絳灌擇師傳教之尚未封也孝景立封竇族及王后之兄信馬他族猶未封也孝武時乃封母后異弟田蚡為侯衛后弟青姊子霍去病皆為將軍焉恩始濫矣元成以後王氏世封列侯居位輔政國柄更持卒成新室之禍光武中興樊陰二氏封侯者數人而宏興之賢忠謹自持全其寵祿孝章在位欲侯舅氏明德馬后止之竟受封爵歸第此雖后族之賢而鑒諸往轍多矣至竇憲父子

兄弟充滿朝廷梁冀一門貴盛專擅威權幾成王氏之變可勝憾哉唐以太宗為君長孫為后防貴幸裁

賞賚貞觀時內里無敗族高中相繼柄移私豔玄宗天寶以後委政妃宗階召反虜以至武韋諸族一旦同兩穆氏受戮噍類不遺孰為之也宋之家法頗嚴外戚皆不預政而母后多賢深自裁抑怙勢犯法繩以重刑若杜審瓊曹倫以畏慎寡過自保厥終而王繼勳之豪傑縱在太祖且奪削之矣他尚奚恤哉是以趙氏終三百年卒無外戚之禍也嗚呼為外戚者

古今議論參

卷一三

二

何樂而不為自善之計為母后者何惜而不為門戶謀為人君者何取於目前之寵愛而不為戚里久遠圖哉必也賜之有節封之有制不過寵以驕之收其權抑其勢無假借以長其僭悖之心后妃之家不得封侯如孝明帝處馬廖可也眷念謹厚不用為相如孝景帝處竇嬰可也如其放縱不法如文帝處薄昭宋太祖處王繼勳亦可也若王氏赤族梁竇韋楊之誅則無補矣為母后者恩厚戚屬保全始終為文景武太后及邛成后幸矣無已則為馬后之詔止封爵

與無也。則為鄧后之開第教學。為外戚者辭避榮寵。如馬廖之辭位以特進就第其最也。自處謙抑如竇廣國不敢以富貴驕人其次也。榮卒自效策名立勳如衛霍之征伐匈奴又其次也。寧為不樂外官之郭崇仁母為專恣之田蚡受遺諫諍之長孫無忌可法。而許逆之上官桀之不可法也。

按洪武中上遣封外王父陳氏為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宋濂謂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當降禮不可服在永樂中駙馬梅殷畜

口公議論卷一三 國勢

養亡命陳瑛乞正其罪在景泰中都督汪全恃威。晚奪民田朱英劾之詔歸田于民至天聰間外戚孫氏為其宗親求恩澤上謂李賢曰孫氏有何恩于國家濫受賞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于國典吾不能救此固英廟賢明定則張太后裁制之力也。又成化五年錦衣指揮周或翊聖夫人劉氏求田庄數百頃給事中李森上言畿內之地有限戚晚之欲無厭一旦奪之小民何以為生也弘治中外戚張氏欲併民田尚書周經謂朝廷待外戚過

于宗親恐生變故主事李夢陽上言謂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今上陵下迫勢將必潰一旦法行陛下難以保全宜及今慎其防閑亦杜漸剪萌之道也愚歷按國朝禮遇外戚雖隆而例不治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

口公議論卷一三 國勢

秦王論三貴

范 曄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
 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因我
 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殺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
 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倍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
 之義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
 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
 趨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
 華陽用之稷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

古今議論參

卷十三

五

器則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
 枝枝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
 以今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
 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
 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
 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其輔外布而治政不
 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
 諸侯而符布天下探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
 皮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端入太后之家境內之

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
 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今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
 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古今議論參

卷十三

六

極諫外家封事 上孝威帝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弑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

百人議論卷一三 國勢 七

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所致也書曰臣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速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身穰侯及滎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竊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

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三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帷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許根者誅傷游談者勝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擠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

百人議論卷一三 國勢 八

燕王益王以疑上心避諱伊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借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泰僕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栢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栢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

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皂隸縱
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
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
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
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母授以政
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
族誠東宮之惠外家之福也

論竇氏賓客

第五倫

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威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
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
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
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
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敢
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
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誠險趣勢
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官嚴敕憲等閉門
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令憲永
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際此臣之所至願也
士大夫不可不讀

論霍氏封事

張敞

間者輔臣專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
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有
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
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
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

古今議論參卷十四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仲尼論奸雄

家語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門人聞之趨而至進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

言八議論參卷十四

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者皆兼有之故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榮衆其疆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諸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鄧析○凡此七

子皆異世而同心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古今議論參卷十四

六奸論

熊非

凡人臣之所成奸者有數術。一曰在阿諛。何謂阿諛。曰貴夫入愛童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記于燕處之虞。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感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也。此皆俱進俱退。俱應俱對。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入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餽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餽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

百家論全

卷一四

三

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非昔勸。舉也。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塞其言。談希于聽。論易移。辨說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辨。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懷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人者。以羣百姓。為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于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九此八者。人臣之所以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百家論全

卷一四

四

論人君審奸雄之情

蘇一敬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知守天下之情不先明守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文將窮言其情蓋臣聞之天下之奸雄其爲心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于西將取其右而擊之于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翔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徐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機而君不

古今論論全

卷一四

三

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取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惡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能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奸雄之心幸而有奸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貴之以爲奸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

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奸

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惡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于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說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奸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于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

古今論論全

卷一四

六

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于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大馬鼎照妖鏡光明燭

辨奸論

蘇老泉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
著○月○暈○而○風○颭○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
之○相○因○其○疎○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
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
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
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
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
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

古今議論卷

卷十四 國勢

七

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
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欺○國○然○而○不○學○無○
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
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
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
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
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
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
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

文絕快
心絕苦

衣○食○大○麗○之○食○四○首○俸○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隱○豎○刀○易○牙○開○方○
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
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
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
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
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
知○言○之○名○悲○夫○

王露云介甫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
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

窮兵嗜殺而以麩代犧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
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
辛苦區區活數魚此亦可見其大奸隱處愚竊以
此非其奸乃其奸之盡處分香買履雖鬼域藏頭
誰而然其氣實已索然

杜欽谷永

鍾惺

王氏取漢深矣。惟劉向預見之。而頌言之。天子雖不能。用猶知為王氏起此議。至召見悲曰。君休矣。吾且思之。則王氏專恣。漢非遂不知也。惟有杜欽谷永者。起始暗取後宮。以代之。蓋以後宮與外戚其說相近。故也。於是人主盡撤王氏之備。以備後宮。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閑掩其目。以制漢之敵。嗚呼。若欽永者。真千古小人奸媚之尤者也。此等眼目。直踞高岡。

古今談論卷

卷一 國勢

五

荀彧

鍾惺

甚矣荀彧之意。後而勞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胸中亦覩定久矣。當時許攸曾以說袁紹。紹不用。而使曹氏占先。着袁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策死。紹讓此。先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不逮。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捷畧同。或首發此謀。為曹氏佐命之冠。心不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若苦。欲諱之者何也。

古今談論卷 卷十四 國勢 一

蓋或有世之才之志。舍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公然為曹氏私人。得罪萬世。勸操重權。戴天子。故奉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命。或儼然身為漢臣。此或之隱情。為操實以自為也。操久亦或窺見之。及九錫之舉。或猶愚操以大義。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予先後大半自或定之。形就勢合。操已不得復為漢臣。而或欲不為曹氏功臣。其可得乎。或以大義愚操。欲自全其名。操即以愚或而取其質。或已死而操猶以愚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吾

當為滿致注有為曹之實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甚
矣○戰○之○意○後○而○勞○也○
秘○文○諾○之○類○者○皆○不○必○

一曰人言計公金
文一日四第

論魏武遺令

司馬光

司馬光言于劉安世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
會取三國志及文選示安世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光
曰遺令之意何如安世曰曹公平生好至此盡矣故
臨先諄諄作此令也光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
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
纖細不要緊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
于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
之事家人婢妾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
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焉之是
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
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
平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處皆可傳囑何必此時
亦何至此時抑操實遺之而亦欺之耶不則自身
不曾做得說亦又何用欺

一曰人言計公金
文一日四第

趙普

揚 慎

宋之多奸臣始于趙普。宋之兵孱國弱亦始于趙普。何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又遼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媚嫉之心。蓄于內阻抑之巧形于口。太祖亦知五代之弊。長難苟安。玩時愒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絕。中國之地。幾為匈奴之牧馬場。皆普一言喪宋社稷。而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渝金匱之盟。罪尤在此。下李林甫欲杜節度使入相之階。以久已權遂請用。蕃將代漢將。自是藩鎮跋扈。動輒舉兵內向。唐卒以亡。此與普皆所謂一言喪邦者。悲夫。

古今議論

卷一 四 國勢

十三

卷十四 終

古今議論卷十五

林德謀采公

倭幸傳贊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說而喪三傷其得不烹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售誅矣。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章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絀。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內女楚建走宰

語讚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

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盟坎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跡。疎疎速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孟堅贊中第一文字

五代伶官傳

歐陽脩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故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吾。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叛。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憊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杰。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豈獨伶人一語一篇可省數十篇矣。抑薛左山人
人物斷云余觀宋朝法家諸人。不禍其國。則禍其身。
女司馬務長言。力世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亦何
貴于遇合哉。嗚呼。此左山所以知子長為有激之言
也。

佞幸傳

脫脫

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
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王
亦有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
機。為患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隳城以求。狐灌社
以索鼠。亦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
也。太宗有彌德。趙贊。孝宗有曾觀。龍大淵。二君固
不可謂非剛明之主也。
史。佞倖皆有傳。班。傳外特采此。以此篇不認。唐。賄
却說剛明。蓋此輩所移弄。正在剛明。孔之所以惡
覆邦。孟之所以畏不祥。管大夫所以致嚴于害霸。
晉穆伯所以遲回于賞佞也。

議收還董賢等武庫兵器

母將隆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
 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供養勞賜一出
 少府蓋不以本裁給未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
 示正路也古者諸侯身得顯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
 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器皆任其事然後畀之春秋
 之義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辟
 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挈國威器
 共其家備民力分于弄臣武庫設于微妾建立非宜
 以廣僭驕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
 堂臣請收還武庫

古今議論卷

卷十五

國事

宣宗不假羅程以法

唐書

宣宗時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
 掌詎諧頰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汝曹止供戲
 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賊流之樂工羅程
 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爲請曰程負陛下萬死
 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
 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古今議論卷

卷十五

國事

六

議王毛仲婚

齊 泚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昏毛仲為明皇
所信任無言不從故比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
使吏部侍郎齊泚乘間言于明皇曰福順典禁兵不
宜與毛仲為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奸不早為之恐
後成患

論伯榮封事

陳 忠

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常侍伯榮往來甘陵伯榮
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陳忠上疏陛下
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
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
權翕嚇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
儀禮上僭侔于人主長吏惶怖謹責或邪諂自媚發
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備衛役無度老弱相隨動
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疋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
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
為伯榮屈節下車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昔
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
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坤之位職
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
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奸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
詐公卿大夫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
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錄帝命王事每决于已則下
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由大水必當霽上四方衆

異不能備。竟。書。卷。不。省。

卷十五 終

古今讀詩卷

卷一五 四

九

古今議論卷十六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求直言極諫對

劉 賁

臣以為陛下之所慮者宜先憂官闈將變社稷將危
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
謂聖慮宜先及之奈何以襄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
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
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於蕭牆奸

古今議論卷十六

國勢

一

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矣今忠賢無腹
心之寄關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
下不得正其始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人公卿大夫
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
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
適足以鉅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
則有失身之思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
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辭沃耳昔漢元帝即位
之初更制七十餘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綱紀日紊

國祚岌岌衰耗豈甘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釋賢明
而任之失其攝柄也本陛下不何深塞然邪之路屏襄
狎之臣制侵陵道荷之必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
宜戒而憂其所宜憂論君子不可不究也成周
時考官馮宿等見黃策背歎服而畏不敢取李鄣
愆憤曰劉賁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乞回所授
以旌賁直不報今勿論劉之直口嘴世間所無即
李之薄面皮亦何可多得耶

古今議論卷十六

國勢

二

論歷代宦官

林 駟

周以冢宰統關寺漢初以丞相監官中於是無近習之弊東漢用侯幸與政唐命入典兵于是有內廷之變此本末流源之論君子不可不究也故之流則關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內亦臣西人丑之正內五人一以冢宰領之夫以論道經邦之臣而下統微賤卑賤之職似非大臣之體然周人於心之學大抵源流于此漢初猶有古意宰相得監官中如郎中令禁關之內皆其所屬至文帝時宦官猶知

正公談論六 卷一六 圖勢

宰相可畏鄧通之幸其寵已極小有怠慢丞相嘉檄召詣府折辱垂死而不敢言自武帝疎遠朝士宰相不得加官內朝然以少府統中書宰相統少府其脈絡猶得相屬况以司馬遷儒者為中書令亦不無正救之益既而石顯用事康衡譏譎猶得條奏言其惡則宰相雖無曩日之權而宰相之意猶在也此周漢盛時所以無近習之弊者寧非大臣統制之功歟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宦官寵任雖同而所以任之亦異東都宦官專領監事是政權歸之矣

唐以宦官專典禁衛是其權歸之矣政權歸之則實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廷兵權歸之則變生肘腋而亂在官禁夫西漢之制侍郎皆用明經常侍參用士人人主朝夕宴游之頃不但刑腐之流誠美意也夫何章和以後議郎不在宿直之中郎省皆為黃門之廬別自立監專以閹人領之自是閹人不傾于外朝矣夫惟外無所統內無所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閹庸房闈之任曹節王甫無所畏忌竇武陳蕃謀泄項身何進袁紹不勝其忿舉義兵以除之漢于是

正公談論六 卷一六 圖勢

危矣夫唐初之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誠良法也夫何肅代以後或命魚朝恩管神策兵或使承瓊為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西頭之勢過于南衙樞密之權甚于宰相蕭復嘗為德宗言之而不能聽柳伉因疏程元振及之而不能用高元裕言其勢重南衙白居易言不當位太帥天子雖知之而不能制王叔文等欲奪其權終不可得始籍李全忠以族之唐于是不嗣矣推原其故東漢三公權虛位以

在上無復向時總領九卿之職。唐北衙尤重南衙無復周人以尊統卑之意。所以稔成厲階也。此漢唐末世而有內庭之變者。寧非典兵預政之失歟。國朝懲五季之弊。不典兵不預政。于孫守之。永為家法。舊制內臣將命于外。不預公事。此不使之預政也。舊制宦官專任本職。不得典衛。此不使之典兵也。噫。何嚴耶。然不特此也。張守忠以役夫弊于木下。而抵極法。王繼恩以交結中外。而請筠州。是又不輕免其罪也。內侍押班。雖曰遷官。然未滿五十年者。不許之內侍磨

古今談論卷十六 五

勘雖曰當得。然仕未三十年者。不與之。是又不輕進其官也。觀傅堯俞奏。樞密不治內侍。求內降之罪。則宦官有過。樞密得治之矣。觀高若誦為樞使。不除內侍。留後官則宦官進秩。樞密得專之矣。夫有過則治。有勞則遷。或賞或罰。一聽大臣。宜乎謹愿抑畏。而不敢肆也。噫。樞密固職分之常耳。有如都知之罪。韓公竄之。節度之求。梁適沮之。是宰相復得治也。兼判二省。韓絳力言。妄圖押班。呂誨極辯。是臺諫復得言也。全彬諱詞。劉敞不撰。惟簡諱詞。蘇轍封還。是給舍復

得。嗚呼。夫以區區燕府之流。既受察于樞密。丞相復受察于臺諫。給舍祖宗思慮之意。周矣。夫何元豐大臣不遵典章。河東總兵非無帥也。而乃使王中正領之。熙河用事非無人也。而乃使李憲專之。大而將帥皆聽節制。大而官吏悉聽廢置。募兵用師。救于其口。威福柄令。出于其手。而祖宗不與政。典兵之法。安在哉。鄧用甫周尹言之。蔡承禧彭汝礪又言之。司馬公劉莘老又極言之。至使押班李舜舉亦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不宜內臣掌將帥之任。噫。舜舉本閣

古今談論卷十一 六

人也。時亦任邊事也。且能責王珪以內臣不當任將帥之責。珪不自知愧。迎勞問之。至使開者為之發。豈不有秦厥職乎。嗚呼。以堂堂揆度之任。反不若去關人之謀。又焉用彼相哉。異時童貫握兵權于外。以典兵為常。梁師成擅文柄于內。以預政為例。陶鑄者相垂二十年。君子推其末流之禍。同蔡京王輔之罪。亦元豐大臣作俑之失也。馬貴與曰。將相者天下之大權。所自出也。漢以

得以觀軍容。是宦得以竊將之柄也。兵刑者。天子之大權。所自立也。漢自桓靈以來。有黃門北寺獄。是宦者得以專刑也。唐自德代以來。有兩軍軍尉。是宦者得以專兵也。勢焉得不趨於亡哉。歐陽忠公五代宦者傳論自古宦者禍人之國。其初易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權以禍福而把持之。蓋人主之勢。已孤。則其懼禍之心。且益。愈而所以把持之者。日益。牢。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遂。挾人主以。

為質。雖有聖智。亦不能為之謀。故其大者。以亡國。而次者。亦以亡身。嗚呼。以此為戒。而人主猶有狎。軀內人。以授亂。下。

宦官王振罪狀紀

汪道昆

正統己巳七月。此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王振不與大臣謀。議勸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欽天監正彭德清斥。理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陳真陷乘。與于草莽。誰其咎耶。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曰。縱有此亦天命也。竟扶正行。八月辛酉。至土木。我師敗績。車駕北狩。振雖寸臂赤族。奚足贖誤國辱君之罪哉。先是張太后與閣圍政三楊。輔弼事皆處分。政治清明。及太后寢。天楊榮已逝。士奇堅臥不出。楊溥孤立無朋。於是政權悉歸王振。同一閹武也。王振得以三級遷。紀廣。子僅以一杯勞。井源冠屨。何倒置耶。均一廖謨也。主楊擬以因公坐。虎王振乃以對。降調政柄。何旁落耶。而戮特講。劉球繫大理。少卿薛瑄。囚御史范震。楊球。十常侍之威權。不始於此矣。當時麓川之叛。朝議以遠夷不足較。王驥阿振意。啓。雲西南反。側朋與。魏茂。七反于。潤。葉宗。雷反于。浙。雲貴苗。蔡乘時。竊發。以致乘輿陷寇。振之罪。浮于直。瑾多。

矣。所憾舉朝效類。輝膝而尚者。徐禧侍郎。王祐尤小。英中之最貴乘者也。向無薛瑄之。不私拜。李時勉。不加禮。陳敬宗。之不往見。孰為狂瀾中。一砥柱耶。使按凌翰曰。國家閣宦。實與公孤之權相盛衰。非天子。學朝晏罷。日御便殿。則英宗之權在公孤。英宗或宴安。是懷大臣不得見其面。則天下之權在閣宦。故三楊在。宣宗時言無不售。至英宗初。則拱手惟命。莫之如何矣。噫。

論逆宦曹吉祥。石亨。非狀畧。李賢

英宗光復寶位。亨。吉祥等貪天功。為己力。假奪門。迎駕之績。以欺天。聽誣。迎立外藩之說。以報私憾。遂使社稷元勳。僅以意欲二字成獄。其逆謀不軌。向非亮告。變朱曹之天下。未可知矣。後英宗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奪門迎駕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自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亦豈可奪。幸陛下福慶。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謙。何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也。蓋此輩絕無謀社稷之心。不過貪圖富貴。以陛下為孤注而已。是故為君父者。必不可不知。泰秋之義。以犯首惡之譏。

上逆宦汪直濫刑流

商 略

皇上臨御以來敬天法祖任賢使能政事脩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以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實錄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于天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憲刑網太密官較提拿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簡家財初不見有驚帖人心洶海各懷疑畏內外文武亦皆不安于位百司庶府舉皆不安于職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

古今議論卷

卷一六

二

于崇承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聽斷于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甚有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已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已而黜之如狼如虎肆無忌憚傷善善良虧損國體大傷聖德之累陛下若為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謂欽之反皆錄遂果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

鑒况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宮念各弭災息患之道莫先于恤刑獄莫要于安人心而乃反此所為使人人嗟怨一旦有警變且莫測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皇上體察天地之包容勿察察于事情遵祖宗之成憲勿屑屑于改易肯意必經于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疏必錄于通政杜濫受于他門責政事于府部而嚴課功覈實之權付刑獄于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賊壞

古今議論卷

卷一六

三

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于耳自足以願情而養神肯政不加于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矣

請急除逆宦劉瑾以禦大亂疏林俊
自古奸邪執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
振魚朝恩陳弘志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
楊復泰如劉季述如韓全誨凡可以危人主而被敗
人國者劉瑾皆備之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
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口坐皇
帝立皇帝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為天所立不得並稱
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太子為帝之副不得並稱帝
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內臣得並稱皇帝哉國家成

古今議論卷一 太祖遵守于太宗至精密也劉瑾盡取

而紛更之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
祖宗耶大臣擇于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擯斥
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劉瑾謝遷馬文升韓文揚一
清許進馬忠錫又賢禍又大張敏華亦以憂死僅
林瀚侯命獨存是明與孝宗抗也 陛下尊為天
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其父耶 太皇太后 皇
太后時被離間使純懿之 王母忍下家奴之色受
其挾取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祖母母耶故事皇太子未舉舉未立親王一
之國為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譏間榮王徑進
國致陛下於孤立又且傲視榮王挾取其物無
所畏忌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
身與其叔耶 藩王益被玉葉陛下同潢派者
也劉瑾吹毛刮垢日恣索害陛下尊為天子容制
於一權宦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安受皇親夏儒之
跪拜呼呵叱咤無異市兒重索其金陛下尊為天
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

古今議論卷一 太祖遵守于太宗至精密也劉瑾盡取

則親與都督等官皆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
也劉瑾屬唾罵索任情中傷又甚則不顧鐵券之誓
平江伯陳熊身發充軍手下人發梟首致陛下盡
失肅威之心內閣九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
朝廷之股肱耳目致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
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某死又明日發某為民充
軍又甚則已死之都御史錢鉞忍心種禍抄沒其家
出羞之都給事中許天賜尋事嚇財逼令自殺致
陛下盡失文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事累朝或守

禮識事。陛下之侍御左右也。劉瑾敗羣傷頰廢置。自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會事。又甚。則王岳之賜死。蕭敬鄧原麥秀扶安丘聚之開廢罷。黜致。陛下盡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起數難。或竊黜績到瑾。故阻其替製難。其比試今日。謂某衛。明日降某官。又明日充某軍。致陛下盡失武臣之心。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控手犯禁。官較聯絡。觸眼無分。致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且一家之用。為財易足也。劉瑾割盡天下之

財富于

丙庫非欲為逆

暗遂人心何聚財之多如

是耶一家之居為屋易足也劉瑾蓋關防之屋多

於內府非欲為逆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

一家之乘為馬易足也。劉瑾蓋肅西北之名馬。非欲為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為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較。隨回祭掃。為張永所阻。是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陛下未知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曰因劉瑾。而致兩直隸山東河南

盜賊之起。曰因劉瑾。而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因劉瑾。指差查盤。制制置竭。而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因劉瑾。指差勸事。制制而致。湖廣盜賊之起。因劉瑾。兩差計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制制置竭。而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盜賊之起。因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寧安天苗等蠻賊之起。因劉瑾。之庇楊友及制制置竭。而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土夷縱橫。盜賊充斥。亦因劉瑾多方誅求。制制置竭。而致。而前日官軍亂遼東。今日官

軍亂寧夏賊殺守臣

借立安化明以共誅劉瑾為辭

是劉瑾即未自反逼天下人已盡反矣夫天下治亂

係綱紀係人才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

又大壞。猶敢矯誣。毀謗。謂亂起。孝宗至。頌之。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剗革姦弊。曾不思。孝宗聖仁。寬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仁宗之主也。瑾悖虐。召亂。猶敢肆無忌憚。誣謾先帝。罪豈容于死哉。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素無讐怨。劉瑾斥逐正人。朝野為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內廷之時。明

對諸臣許臣忠義及今又有巡撫之起。臣宜以知已為報。願若操戈而入室者。臣受至朝厚恩。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宗社將危。而不之救。昔崔洪薦郝詵。誦奏洪。主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山薦臬。臬卿臬卿。討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論。宗社至計。哉。

古今議論卷一 一六 國勢

七

首擊逆宦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達

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貢入內地。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伴恩義。既而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典矣。臣請揭其二十四大罪言之。昔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若天淵傳奉。而偽誰與辨之。近乃徑自內札。不相照會。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哉。大罪一也。如舊閣臣劉一燝。冢宰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奉御手。著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竅。后封以清官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臣恐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若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

常之重者憲臣郝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
則嗾言官論劾去顧于護黨氣毆 聖母之人曲意
綱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何親于亂賊仇于忠義偏
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至王紀
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忠賢一則辱而迫之去一則
陷之削籍去顧于善婚善附之人破格黜用驟加一
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
不容盛時有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
最重無如救下忠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
行盛以弘更為他詞以錮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手
大罪五也若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
宰推皆點陪一蓋故卜點陪之案一復借用羽翼之
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
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
薦文震孟鄭鄞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九人抗論
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
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而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
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

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柱貞辭荷上寵注忠賢恐其
露已驕橫權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 皇
上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然猶曰無名封也祿
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
矯 旨勅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是 皇上
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然猶曰在妃嬪也中
官有慶已經成男丸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
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是 皇上亦不能自
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
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登 極一
月致君堯舜即安亦不可謂無微功至於 皇上倉
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忠賢以私
忿矯 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
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
老犬馬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為忠義者大罪
十一也自是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
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鑲風雕龍于雲插
漢築愁樹怨歡恨恣聲又不止于坐地擅用朝官規

制借樞度寢而已。大罪十三也。且今日庭中書明日
廢錦衣金吾之堂。皆乳臭語勅之館。日不識丁如
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
等。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甚衰。朝廷之名
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騰粗用立枷之法。以示
威前歲。枷死。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
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推三宮也。當時若非關
臣力為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威。又與大獄矣。
大罪十四也。然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

士魁。卽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脉托
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益長陵一杯土。何以處之。趙高
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又伍思敬。胡
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樵按
學院。足矣。而徑挈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使青燐
赤壁之氣。先結于壁。宮泮。蒸之間。孔子之神。不無忿
恫。大罪十六也。而未也。且明懸監謗之令。于臺省矣。
科臣周士模。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
傳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

駁于以成中官之孽。天祥矣。而宋聖朝何可有此名
色。大罪十七也。而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于縉紳矣。
此鎮撫臣劉僑。不宥殺人。婚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
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
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予以彰忠賢之威。焰
得矣。而國脉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而未也。且
示移天障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
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文章
又再衰。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

煌煌。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今天下後世視
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其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
奸細。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鷄犬不寧。且直以快
恩仇。行傾陷。勢不至於與國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
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借。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
其尤可駭者。東酋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
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
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
城下。忠賢固為救首首功之王矣。其發銀七萬兩。更

創蕭寧新城誠可作爲柳塢深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六也其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宗制不蓄內兵忠賢謀同奸細創立內擄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間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侄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至近日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

人人以爲 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故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煩有徒忠賢此時視爲何如人想亦根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太甚之神必陰殛之耳大罪二十三也自昔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此尚可養虎兇于肘腋聞乎此又寸樹忠賢不足盡

古今談論卷一 四勢 十一

其辜者失罪于四也凡此等迹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臆度者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選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亦并勅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毒于官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着法司責問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 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塞如此天意勿回人心勿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

古今談論卷一 卷十六 四勢 十四

分處媚瑤罪狀疏

瞿式耜

夫人立身止此名節。或以官評之劣。受斥考成。或以一節之羞。見擯有道。皆可飾說自解。獨至媚瑤而終身不可對鄉閭。醜莫甚矣。然就中亦有數等。未可一概而問。試就七年章疏約畧言之。有絕乎阿奉為心。尋題取媚無所不極其醜者。有職掌所係。騎虎勢成。不得不從眾為之者。有一人而一二疏。有一人而二三十疏者。有一疏中原因陳奏他事而帶諛幾語者。有一疏中帶諛幾語而稱頌無等情不容寬者。有雖涉稱頌而詞意淡泊。僅取塞白以免誅求于一時者。諸如此類。情之輕重。事之大小。卽此攸分。臣愚謂皇上宜將一切紅本。盡數發出。着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其情屬可恕。某情屬難寬。因其稱頌之多少。而差等罪之。或削奪或開住。或准其自陳。姑養廉耻。或免其追究。策勵供職。則天下始曉然于聖主之無苛政。無逸法。而寬貸諸臣。益洗心滌腸。圖收桑榆之效矣。不然聽其引退。直俟何時。而現在供職者。未免有憂疑之心。豈皇上維新之意乎。

古今議論參

卷一八 國勢

十五

所言媚瑤一節。終身不可對鄉閭。及前後烈烈數疏。幾令此輩無地。可以自容。讀至姑養廉耻。及未見有憂疑之心。忽又不覺无寬地。潤令諸媚子自安矣。此真具大臣職。屢屢用轉。轉為名者乎。

古今議論參

卷一八 國勢

十六

論織監疏

周起元

職查得江南有袍段有歲造有改造此三役者卽江南之所竭出而還以自竭者也。皇上龍飛初御備五服以明尊均九式以盡制其誰曰不可而敢襲腐儒之見侈言游衣焚表往事以戒損山龍黼黻之大觀乎顧朝廷舉動每有奢而不度當裁其濫觴而外間奉行亦每有以公營私宜塞其弊竇者頃者織監李實擅自糾參有司變亂成規駭人觀聽其果爲典衣而忠于職耶抑爲盈囊而使身圖耶天下人知之

六十一

七

諒皇上不難照之已經按臣交章彈駭外今職仰稽舊制一採輿情謹會同按臣林一桂潘士良臚列利弊無損于上供有裨于窮簷者陳之望。皇上採擇焉至于假參劾以竊弄威福議屬禮以顯肆恣睢則又江南數十年來中使之所未嘗見人情共爲不平而該監亦自悔其謬妄不特職言之畢矣。此先生殺身禍本也然已千古如生矣何憾何憾。

議毀三朝要典疏

倪元璐

奏爲公議自存私書當毀做陳膚見以褻蕩平之至治事。臣親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聞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書不可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之初興盈庭互訟主挺擊者立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彈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爲忠惻則皆忠惻以爲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墳篋此一局也既而楊璉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徵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罪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允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綱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此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

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
誠未深思若夫翻卽紛擾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
毀之而已夫以閣壁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
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
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 肅皇帝爭
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
先帝僞撰 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
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
又况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

百八談論卷一
本等之書何事爾此駢枝供人唾晉當毀四故臣謂
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至三案
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
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
志選李春燁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
克纘賈繼春主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
不爲苟同既則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枝
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
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屬

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
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于纂修諸臣之在當
日則更有難焉者月鉛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
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
其于梓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
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
不道無將等字而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
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
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

百八談論卷一
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
湯倘復尅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逆璫遺蹟一日
不溼則公正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 皇上勅下該
部立將 三朝要典錄存書板盡行毀焚仍 命閣
臣擇期開館纂修 天啓七年實錄而又 命纂修
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關三案事必執兩端
之中而又 命三案中 賜環諸臣各以 聖明御
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于一
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謔新騰選佛之說毋許

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信于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統事關大計伏惟聖斷施行。

趙純叟先生題進案云前無要典後必無逆案逆案者要典之報身也此段語乃雷州來路歸路立朝人不可不知。

古今談論卷之六

辨東林黨疏

倪元璐

奏為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伸謹歷愚忱仰祈聖鑒事。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宗社之靈篤生我皇上大好靈聖敷猷履發聖人無我深嫌門戶之名異命重申動以人才為念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皇衷自若其公虛廷議猶存平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獄後命入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

古今談論卷之六

卷之六

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為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効忠賢參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言合之事後之論矣東林則亦天下之材數也其所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其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後為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偉才幹之傑其間即類要可指數而盡矣。今盡曰邪黨則無不邪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

名義士人之行也。博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兼隅。目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于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

古今議論卷一

西秦三吳三楚之問計九名賢多半豪傑泰之理數矣無沉埋况奉恩綸屢俾耐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雖或薄從滿殿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為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指見總為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為李郭之同心况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又從邸抄伏讀聖旨有韓縉清忠有

執朕所鑒知之論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曠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時與事大臣並皆蓄縮閉默而曠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曠且不附况他人乎。迨權奸表裏逆焰大張曠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為寇萊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曠加則徒以其票擬能廷弼一事耳。夫廷弼當誅在曠不為無說封疆失事累有從而當時之議乃欲

古今議論卷一

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曠之所以閣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曠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曠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且比于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當其去國飄然奪身天際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不已甚有加之窩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天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為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

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爲之祖父且賢愚相類舜象
已○然○世○不○開○桮○下○惠○唐○盜○跡○之○誅○司○馬○牛○受○向○應○之
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駢
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
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之○論○韓○熲○文○震
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皇○上
以○臣○此○說○申○諭○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
無○薰○蕪○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蒂○之○心○要○本○公
虛○以○消○偏○黨○其○韓○熲○雖○廷○推○未○與○而○早○奉○鑒○知○之

百八議論卷六

朱一

道無出此者矣
按歐陽文忠朋黨論云凡小人欲空人之國而去
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
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
黨之說夫號爲君子者其人固多寡過小人欲加
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惟以朋黨加之則
無免者矣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

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
謂之朋黨可也朋黨之說一行使人聞善而不
舉則人主之耳不復聞有善言矣見善而不敢薦
則人主之目不復見有善人矣空國無一君子然
後小人得肆志于無所不爲而國隨以亡嗚呼朋
黨之說人主可不察乎哉蘇文忠續朋黨論云禍
莫大於權之移人君莫危于國之有黨有黨則必
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去之之甚難斥其一則援
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故莫如出其首

百八議論卷六

朱一

十

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
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是以善除盜者
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
之道使墮其黨以力取威勝者未嘗不反爲所噬
者也蓋歐言朋黨之禍蘇言散朋黨之術鴻寶先
生此文兼之

陽之象如旭日和風康莊靜浪其丈夫氣肖乾之德
 殺然而蛟龍翔蹙然而鸞鳳鳴是君子品也不宜損
 之外者也陰之象如盲風如雨峭壁崩滿多婦寺流
 襲坤之順謹身婚上類尾狐蓄情伺釁類首鼠真小
 人輩也不宜昵之內者也但攷之天象人主法紫葢
 以居中羣臣法衆曜以拱外而宦者四星顧友在宮
 門則乃知其不能不內內臣而外外臣者勢也而其
 必當內外臣而外內臣者則致泰之機也內而內之

將內暱而必與外為市惟內而外之則有人窮于意
 之所無借而內不敢以外關外而外之將外孤而必
 與內為嘗惟外而內之則衆正安于誼之有所託而
 外反足以保內此泰寧之世不必以陽絕陰以健絕
 順以君子絕小人而卒能使陰化為陽順化為健小
 人化為君子則惟此內外之際能識其機而維持之
 也哉 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日與帷帳諸臣講求
 致泰之術所作大誥首重君臣同遊曰歷代帝王
 同心立體立綱陳紀為民造福是以感格天地時和

一六 論官

十一

一六 論官

一六 論官

十一

年○豐○至○于○內○監○則○獨○嚴○典○兵○預○政○之○防○且○謂○御○之○之
 道○在○使○之○畏○法○而○不○可○使○之○有○功○煌○煌○遺○訓○列
 聖○永○遵○載○觀○章○至○重○儒○臣○教○誨○之○命○肅○皇○罷○各
 路○鎮○守○之○權○振○瑾○不○戒○于○前○保○鯨○隨○覆○于○後○嚴○明○御
 下○之○家○法○又○何○凜○凜○也○迨○皇○上○在○宥○肅○志○敬○天
 勵○精○法○祖○用○人○若○渴○從○諫○如○圓○海○內○喁○喁○竊○欲○旦
 暮○見○太○平○乃○邇○來○天○聽○之○寢○高○也○中○旨○之○頻○傳
 也○重○臣○乞○身○之○迭○請○也○元○輔○予○告○之○誓○旋○也○言○官○重
 之○則○削○秩○也○輕○之○則○奪○俸○也○舉○朝○揣摩○不○得○其○解○始
 爭○切○齒○于○與○突○間○一○巨○瓊○大○蠹○矣○乃○皇○上○過○憐○其
 小○忠○小○信○之○跡○竟○忘○其○大○奸○大○詐○之○謀○昔○之○蠱○或○其
 君○者○至○聞○聲○稱○朕○深○拱○禁○中○之○說○極○矣○茲○則○更○翻○一
 局○亦○勒○之○勾○臚○屬○仗○傳○長○樂○之○曉○鐘○獨○不○勒○之○煖
 閣○時○吞○前○宣○室○之○夜○席○昔○之○潛○囑○其○黨○至○不○令人○主
 親○儒○生○讀○書○史○之○說○極○矣○茲○則○又○翻○一○局○亦○請○之○翻
 快○遙○披○牙○籤○偶○觸○修○文○華○殿○琳○瑯○展○誦○之○文○獨○不
 請○之○蓬○山○誓○幸○運○炬○頻○分○復○弘○文○館○更○番○宿○直
 之○典○春○采○亦○充○署○也○而○口○盈○謗○直○欲○人○為○仗○馬○鞍

駒。批。答。亦。如。流。也。而。墨。勅。斜。封。豈。真。出。之。鸞。臺。鳳。
 閣。封。椿。已。竭。止。宜。泣。衣。惜。藏。胡。濬。營。道。賊。之。印。鳩。時。
 事。當。規。正。須。擲。硯。悲。陳。何。笑。逐。韓。媽。之。金。彈。秋。已。盈。
 于。中。常。侍。而。任。金。冶。鐵。復。圖。觀。軍。容。之。尊。勳。未。著。于。
 大。長。秋。而。紆。綬。鳴。璫。愈。添。謁。者。監。之。慮。意。臣。擊。之。不。
 動。言。臣。擊。之。不。動。併。部。院。卿。寺。擊。俱。不。動。矣。公。疏。弗。
 省。單。疏。帶。省。併。閣。臣。揭。帖。亦。弗。省。矣。甚。且。奪。勳。臣。之。
 精。喉。部。郎。之。杖。馬。史。未。伸。破。柱。之。詠。而。長。安。大。下。搜。
 丁。之。令。矣。在。皇。上。或。玩。為。鷹。條。之。在。手。在。諸。臣。深。
 虞。夫。恙。盡。之。攻。心。尚。之。固。不。避。路。馬。之。嫌。當。之。且。立。
 遭。困。狗。之。疾。矣。所。望。復。隱。垂。憂。馮。河。致。決。破。包。承。
 之。詭。計。啓。茅。茹。之。亨。途。于。常。朝。外。後。內。朝。遣。制。令。
 閣。部。大。臣。及。臺。諫。等。官。五。日。一。輪。對。一。切。兵。餉。用。人。
 諸。大。政。做。先。朝。于。奉。天。門。面。取。進。止。寧。不。足。省。會。
 議。之。紛。紜。茲。題。覆。之。稽。滯。防。邸。報。之。漏。傳。手。或。事。體。
 有。當。裁。酌。做。先。朝。于。左。順。門。出。諸。司。章。奏。面。令。議。
 旨。而。可。不。行。之。或。更。數。字。或。削。數。語。或。耗。奏。移。學。寧。
 不。足。隆。聖。擬。之。權。杜。內。批。之。漸。華。傳。奉。之。弊。乎。至。

情。誼。既。合。做。先。朝。類。召。時。雖。內。侍。亦。不。知。卒。致。劉。
 大。夏。載。瑞。輦。感。恩。終。身。不。忍。言。去。寧。不。足。回。懸。車。之。
 想。激。此。馭。之。忠。故。當。關。之。氣。乎。倘。有。瀝。血。披。忱。轉。喉。
 觸。忌。做。先。朝。虛。懷。矜。釋。如。赦。李。夢。陽。全。海。忠。介。故。
 事。寧。不。足。挽。削。籍。之。慘。柳。駕。帖。之。橫。雲。廷。杖。之。
 威。乎。諸。如。此。種。種。善。政。皆。自。外。內。臣。而。內。外。臣。始。蓋。
 惟。外。其。內。內。其。外。審。異。以。致。同。而。後。上。者。下。下。者。上。
 常。通。而。不。隔。機。有。逆。之。而。乃。以。順。者。此。類。是。也。先。機。
 而。發。如。養。錄。基。矢。未。抽。而。後。已。號。隨。機。而。應。如。後。善。
 博。矣。而。中。以。括。倘。後。機。而。不。為。飛。衛。之。捍。棘。則。全。
 菑。無。法。矣。別。先。帝。堯。舜。之。訓。煌。煌。猶。在。耳。也。宇。
 內。豈。無。人。寧。有。薄。視。士。大。夫。而。覓。臯。麥。稷。尚。于。黃。衣。
 關。尹。之。流。者。哉。
 字。挾。風。霜。

論內降留中之禍

鄭 鄭

頃見脩撰文震孟疏私慶有為。明主忠言之人意。皇上天縱聖明。必將迷思深悟。立見施行矣。乃候命決旬未蒙報。可職竊疑之。職惟章奏之批答。官府泰交之賤理也。或朝上而夕下。或夕上而朝下。則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知。則大臣不得以攬叔小臣不得以營窟。近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寢閣。而中不可知者矣。夫上書不報者。是留中之漸也。留中不下者。是壅遏不通者。是竊弄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若經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輩轉

百八議論卷

卷十六 國勢

三

閱之風。若不經御覽而留中。必有伏戎援輿之奸。有識寒心。未得所謂放之本朝故事。此弊惟武廟與神祖末年最多。在武廟蓋因叔璫之煬。竈在神祖則係奸輔之藉。叢聖主當陽。如日始且何以忽蹈其弊。此所謂有不可知者也。國家之患。其始皆起于不可知。及其可知。則相顧歎息而無可如何矣。方今時事日非。疆場多故。中原有狼豕之突。當關無虎豹之雄。職謂此皆已見之病。醫力猶可施。而留中

之事。症候微結。非皇上推見至隱。未易藥也。職歷稽史冊。凡召亂之端有二。而今皆見之。曰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之屢。皆用以頻斥大臣。其機關使人駭。而留中之一綫。或以陰滑。聖慮其徑。實使人疑。清明之朝。豈宜有此職願。皇上之早圖之也。

先生文名蓋世。愚苦心棲求。塵得此首。憾格於力也。然篇中所陳。實千秋鑒戒。一篇可作百十篇矣。

公家論卷

卷十六 國勢

三

乎振達逆魏閹也懷恩金英輩獨非閹乎而外臣之
 以竊權敗以貶賄敗者亦縷縷未易更僕矣安在外
 臣之可任而中人之必不可任哉然則將聽之與非
 也請毋徒爭于端之不可任也而第當叩上商所
 以用端之法大抵端之習性與武臣類其不學無術
 類也其氣質粗悍類也其殘忍嗜殺類也然自古有
 擅矯制之閹人而無擅矯制之武臣有殺忠良之閹
 人而無殺忠良之武臣何者武臣之命制于臺省制
 于中樞制于宰相而天子不得私若夫制閹人之命
 者獨一天子耳蔽百千人之耳目難或一人之聰明
 易此閹所以操其勝而庸主輒奉社稷以從也今莫
 若正告皇上曰臣讀周禮成周盛時未嘗不用閹
 人也第周制經衣虎賁諸屬權皆統于冢宰冢宰得
 課其殿最而黜陟之故漢宋英主稍師其意即丞相
 之檄可以困弄臣中書省之空頭敕可以逐權豎而
 終西漢與宋世獨不中閹人之禍臣今不敢謂閹必
 不可用而獨願皇上之用閹也一彷彿官凡闖入
 任職者其殿最黜陟悉聽冢宰以考功法從事與身

市本叢論卷十六

六

臣等而皇上之視閹人也亦與外臣等毋以日侍
 左右而生狎昵毋以牀旁誹譽而作威福如是而閹
 人之賢者吾得收其用節甫輔國上良之禍庶幾可
 永杜乎
 此即呂文靖公請都知押班保舉監軍妙着

市本叢論卷十六

六

論本朝內臣之善

陳建

我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賢否皆泯于無迹正德而後賢否分而阮安金英懷恩輩後先顯名焉弘治而後內臣難乎若人之選矣竊謂近日錄名臣者附錄阮安輩二三人于卷末如前史宦者傳例以示內臣表儀亦不為過

王荆石言土木之變文臣武將魄喪膽落一二內臣如英如安乃能屹然如山不波不靡委任成功轉亂為治可謂朝廷有人不可以宦者而沒其善

一曰公議論卷一六

也。茅鹿門言金英不以薛瑄為簡已而顧盛稱譽之賢已加人一等。至于景泰易儲不減魏徵獻陵之對王文陳循輩視之有愧矣。馮具區言天賜懷恩以救善類不然林見素且蓋粉矣。方其嘆外廷之無人余子俊不愧圭組乎。林端本言也。憂司禮監不可倚任不知成化末幸有懷恩言行卓卓。萬安而召王恕。悠然有進賢退不肖之風焉。更如雲奇勒馬指胡惟庸第告變。陳燕歷永樂至景泰五朝多保護太子功。沐敬之諫。文皇北征。與安

之諫。景皇縱樂。王岳何文鼎之力。詆威。晚排攢逆。瑾以至蕭敬之持。祖憲孫裕之爭。大禮皆可用。篇法。陳公所議。洵非過者。

卷十六 終

一曰公議論卷一六

古今議論卷十七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書訂閱

論中原板

太祖高皇帝既命徐達北征復爲此徵以論中原曰
自古皇帝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
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
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
天授然遠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是此以後元

古今議論卷

卷十七

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恣
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蒸父
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
倫責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
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
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
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
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
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

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

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版

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降

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慕楚之地

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英雄忘中國祖宗之

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

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

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

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

古今議論卷

卷十七

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
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
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
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
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
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
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隄於塞外蓋
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
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日雖非華夏族類然

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讀高皇帝此檄。可以觀本朝國勢矣。帝既即位。一日與侍臣論及古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繇而作。闈寺起。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

古今談論卷十一 國勢 三

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

徙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而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高祖困于白登。孝文軍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收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周室失統。甘疆不固。戎狄乘間得入。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

古今談論卷十一 國勢 四

天下。兵威旁通。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焉。胡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滅城邑。郿隴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弊。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乃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此一彼。武帝徙武都。氏于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

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
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弊
遷之。幾服士庶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
骨髓。至于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
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
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爲禍滋蔓。暴害不測。
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
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羗著先零
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

古今議論卷一 七 四

五

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
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立得其
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驚。而絕遠中國。隔斷山河。
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郭欽疏附

竊戎狄自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部皆爲戎居。
今雖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
黨。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
爲狄庭矣。宜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
帝不納其言。後五胡亂華。卒如二人所料。

本朝初降夷四十萬。徧滿畿甸。橫行難制。于忠肅
公乃借征討西南之役。分調以去。有功加賞。即便
安置。其處百年內。憂一旦頓除。又虜酋阿魯台效
順。獻款請兼諸虜部落。屬其節制。諸臣爭請許之。
黃淮獨不可。曰。此虜狼子野心。分則勢弱。合則難
制。
成祖文皇帝歎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他人如
在平地。所見惟目前耳。

古今議論卷一 七 四

六

辭琉球謝金疏附此為侍 謝杰

臣唯琉球為國僻居東南大海中其幅員不足當漢一大縣較于諸夷益亦微乎微者乃國朝因其世及每辱使臣以臨之毋亦念其慕義來王誠知禮教之國者故臣等至彼往往論以禮法物非禮不受事非禮不從至再至三愈久愈厲彼亦知所畏懼不敢輕瀆茲者陪臣馬良弼來謝天朝并帶黃金四十兩欲藉天語賜臣此不過感激激天恩無繇上報而欲效其區區于使臣云爾不知彼之謝勞而以金

為餽是市道之交也臣之奉使而說利于夷是不義之獲也彼為遠人其不知此猶無足怪臣等叨居近列而亦隱忍其受寧不有愧于心乎竊念項年以來聖治之在上者日以益昭官箴之在下者日以益肅朝有卷阿鳳凰之盛國有素絲羔羊之風雖朝覲賁捧交際禮文猶且杜絕不通無非仰承天朝清白之化以飭吏治者况彼外夷之物可不拒絕而輕受之乎且琉球奉使視朝鮮等耳朝鮮使歸未聞酌勞之典奉使者亦未聞受其禮物而琉球每藉此為

辭以謝使臣則又不知其何解也然此猶多玉堂青瑣之英人人自愛固無足怪至臣光祿署丞監事等官每歲輪流一員犒邊順義王噶塔感戢恩慈亦以方物致謝臣之署官尚能奉將德意御其所餽如臣受琉球無名之餽是有愧于署官多矣其于正已率屬何有伏乞諭令禮臣示以中國大義其原進黃金四十兩仍令良弼帶回且諭彼國但以恭順為忠勿以禮物為敬庶彼之事體相安臣之名節無玷而於聖化為益光矣

公奉命臨發時閩撫龐公尚鵬作色謂公曰海外之使勞民傷財行將疏請令二使還朝夷人領封可乎公正色答之曰使臣奉命已逾一年使舟所造亦已過半義無中止不如發舟以後疏請下次領封可也及還朝公又力陳冊封勞費不便狀而力請領封蓋前所爭在簡書後所陳在緩靖耳此事騷擾華夷不忍見聞領封之議鄭端簡四夷考已言之公曾經奉使又備疏之豈文獻之不足徵乎

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臣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強弱有小國弱

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寸之童彌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關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竊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採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

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馬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

古今談論卷之八

戰守和總論

王守

兵家常談不出戰守和三策。愚竊以不戰無和而無不守。是上策也。戰以定守。守以待戰。是日中策。戰守偏曰下策。和無策矣。戰者以其士馬予敵。而固其圍守者以其圍予敵。而固其居。和者以其居予敵。也。虛帑弛兵。割地以至盡。已耳。和者降之餘也。納者獻之。繼也。唯之與阿。去幾何矣。是故墮戰而言守者。弱之倪。托守而事和者。亡之媒也。何謂上策。禹其善用此矣。苗民不即工。三年舞干羽。于帝階。七旬而苗從。北禹之和。不以歲幣。其戰不以肝腦。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故謂之上策也。何謂中策。昔者有熊氏戰烈山。于阪泉。禽蚩尤于涿鹿。已乃則天象垂冕。其器而天下。存靡市。偃武數百年。居無城廓。以師為營。衛今所傳九宮之法。是矣。于是成湯則之。七十征而九圍式。故伊尹之令東。暨于穰人。周武王則之。伐奄。驅飛廉。滅國五十。而六服諧。故周公之萊幣。至于稷慎。夫穰人稷慎。故女直四部之墟也。無戰何以臻。此彼謂不能戰而可守者。謬言哉。大率標枝既遠。止戈其德。此謂

戰以定守也。其次則如李牧居雁門，虜至清野收保，
 故示以怯，數年而攻其驕，遂以斥塞。魏尚居雲中，軍
 租私養，盡以饗賓客，軍吏虜間一入，帥騎車擊，敗之。
 虜不敢近。趙充國阻辛武賢之兵，而屯金城，卒以破。
 罕开珍先零，此能以守待戰者。然而我不能無事矣。
 故命之曰中策也。何謂戰守偏者？秦作巨防，踰河
 而城中，假以爲金城千里之固，銷鋒鑄鏃，而錢錙亡
 之。阪泉蚩尤并兼，無親誅戰不休，窮后射鳥而爾小
 子侯亡之。進者狼疾退者燕棲，而恒狙于小膽，不亡
 何待？故曰下策。至于和則無策矣。漢高神武，項羽韓
 信所不敵。一困平城，委聽貴敬，貴主變禮。太后於謾
 無何，右賢襲新秦，王庭直上谷，歲入至燒回中。徵武
 帝漢其左，祗矣。典午竊魏，假戎翟以捍英，蜀宅五胡
 于腹心，遂使腥膻蒸于崑崙，膏血流于河洛。唐先苦
 突厥，既臣之，乃處之六州，而安史相繼，陷京師，燕雲
 之蕃貢賦，永絕。宋輸契丹，以下魏輪完顏，以制遼，而
 亡中原。輪奇渥溫，以制金，而亡天下。始猶爭一獻納，
 既而以神器界之。豈知元成受版，要成于絕幕之靈。

胡越異家，式靈于頡利之威，刀筆之士，魯偏辭以惑
 人。主委疆場，以婚媾食，媼保補，以享妻孥。六王鬼
 段而儀，衍不與其，盡也。悲哉，因不思漢，掃境以賦，而
 海內耗，宋虛中以和，而海內亡。獻納二百，年錢六十
 萬，賞市四十年，而歲出且五百萬。亡與耗，孰多？百與
 十，孰厲？以爲易稱，陵復而箝口，曲從詩載，黍離而噤
 謀，薄伐此夫，以益賊遺，若父以社稷遺仇虜者也。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夫守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
 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
 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教堅強。果于戰。耕
 名城。堅壘。峒。巖。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
 健馬。便于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
 自可封植。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
 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刃良
 弓。徒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
 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太。柔。
 彭。城。東。平。蓋。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右。護。
 強。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
 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緣。淮。已。北。循。河。之。東。南。盡。
 海。西。叩。落。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纒。能。應。費。是。天下。三。
 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太。屯。赫。呼。履。屣。徹。于。帝。居。
 周。秦。軍。師。不。能。排。關。于是。盡。削。吳。越。之。饒。以。啖。戍。兵。
 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
 以。膏。齊。民。無。以。祛。四。夷。禮。樂。刑。政。不。服。脩。治。品。式。條。

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九然而已。焉有
 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治其五。則則
 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檢
 處榮進。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河弱。而
 未嘗為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殿疾。戰。此
 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比乎。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
 也。百人荷戈。而食。縣官。則拔千夫之名。大將小解。操
 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疑。是執兵者。常少。糜
 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糞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
 其敗二也。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
 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歇。書品已崇。爵命
 極矣。田宅廣矣。金縷益矣。子孫官矣。馬背搜奇。外走
 勦于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
 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
 未更。旋已立子。擲擲之士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
 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弟來。稱之。至如鐘然。
 將傳。殷然。將發。一則曰。必為。僅月。一則曰。必為。魚。夏
 三軍。萬。大。環。旋。翔。伴。提。駭。之。間。虜。騎。乘。之。逐。取。吾。之。

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
太○平○殿○約○以○律○下○常○團○兵○四○十○萬○以○誅○察○天○下○乾○耗
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
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
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查○壇○注○意○之○臣
虎○窠○且○不○暇○後○焉○能○加○威○于○反○虜○今○者○誠○欲○調○持○干
戈○洒○掃○垢○汗○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
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
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古今義論卷一
王○余○州○戰○論○云○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秦○以○日
戰○而○兵○日○精○故○不○戰○則○以○文○帝○之○治○天○下○之○富○饒
而○匈○奴○一○入○烽○甘○泉○而○赭○比○地○戰○則○以○武○帝○之○不
治○天○下○之○耗○虛○而○力○過○匈○奴○之○勁○又○用○其○餘○下○關
下○南○粵○下○祥○柯○夜○郎○下○大○宛○百○詠○而○鏑○不○折○故○武
帝○之○疆○也○用○文○之○餘○富○也○而○宣○元○之○降○匈○奴○也○用
武○之○餘○疆○也○讀○之○令○人○勇○氣○曉○膽○

陳恢復事宜

李綱

金○主○病○篤○着○令○大○太○子○四○太○子○等○回○兵○高○宗○聞○虜○兵
北○退○其○喜○李○綱○上○書○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
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
神○州○赤○縣○陷○於○敵○國○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
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強○敵○得○以○潛○逃○為○可
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
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生○理○未○固○而○欲○浪○戰
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冷○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
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脩
守○備○痛○自○料○理○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
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
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
征○引○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
日○以○耗○損○何○以○圖○敵○惟○宜○于○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
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
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鎮○者
以○強○兵○巨○鎮○在○淮○南○湖○表○也○今○當○以○淮○南○東○西○及

荆襄置一兵帥也重兵以備之分道偏師進守支節
 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
 輕犯東路以揚州為帥府而以江南財用給之西路
 以廬州為帥府而以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為
 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守備之宜莫大于是矣然
 攻戰之利亦當分青于諸路大帥如淮南河東之帥
 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京西
 南北路川陝之帥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
 落落難合然在陛下聖意先定于中而以至誠不倦
 決斷行之無不可成之理至于措置之方則臣願先
 定駐蹕之所今鑿與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于建康
 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錢穀無不便利與二
 三大臣熟計緩懷之畧先為自治自強之計使中原
 脂潤之民知所依歸益堅戴宋之心大槩近年閑暇
 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余卒則以退避
 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國勢益弱職此
 之繇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
 沐威斬節使此軍數十萬震怖不敢南渡濟師宵奔

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
 敵兵雖退未大懲解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侵我
 疆場使疲于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
 十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
 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
 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京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
 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
 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

守論

陳士奇

善兵之道○藏神學騰蛇○養氣學靈龜○方今倚帶關為障○儼矢將至○托此以道是龜之縮其首而蛇之未始○千○露○也○乃偵探者窺虜部落○警徒逐駁有秣馬厲兵○圖○後○廣○寧○之○舉○夫○今○日○廣○寧○固○彼○王○我○客○者○也○城○脆○致○衝○無○委○致○圍○虜○即○拱○手○奉○我○亦○安○所○用○乎○則○戰○而○罔○功○不○如○守○之○可○以○自○完○也○夫○愚○非○左○戰○而○右○守○遺○遠○人○巾○幘○之○恥○蓋○亦○揣○其○候○焉○我○日○自○為○生○聚○訓○練○而○實○未○充○彼○實○自○為○修○靡○淫○耗○而○力○尚○饒○以○久○怖○之

在○試○再○格○之○闕○恐○三○十○六○營○中○聞○聲○皆○色○土○也○于○是○嘗○事○有○以○戰○為○守○之○議○愚○約○論○之○以○戰○為○守○守○乃○不○權○以○守○為○戰○戰○乃○不○敗○守○其○十○里○有○百○里○之○聽○焉○守○其○百○里○有○千○里○之○聽○焉○存○乎○選○士○選○士○無○敵○存○乎○繕○亦○繕○亦○無○敵○存○乎○服○習○徧○知○而○服○習○徧○知○無○敵○一○器○具○往○夫○成○二○器○其○驚○夫○成○三○器○其○游○夫○成○我○因○以○士○節○于○伍○馬○騰○于○槽○骨○疑○肉○陡○而○氣○可○用○我○因○以○折○聲○不○過○聞○聲○不○過○聞○事○謚○息○沉○而○情○莫○餘○夫○然○後○成○師○而○卒○若○此○除○兇○戰○乃○必○克○也○是○故○守○有○以○柔○而○守

之○者○獨○其○足○伏○其○翼○間○謀○必○嚴○焦○汲○必○慎○則○我○靜○而○敵○不○知○所○動○守○有○以○強○而○守○之○者○高○其○機○赫○其○墨○藏○甲○必○露○鎧○仗○必○明○則○我○張○而○敵○不○知○所○翕○守○有○怒○彼○而○守○之○者○餌○虎○兔○以○誘○其○角○殺○朝○鮮○以○啗○其○尾○使○彼○膽○悸○于○自○為○守○守○有○以○怒○我○而○守○之○者○桑○柘○之○下○貯○念○寃○于○矢○復○乳○哺○之○餘○忽○槍○言○于○壘○甲○使○我○膽○決○于○自○為○戰○夫○此○四○者○亦○闕○外○之○雅○談○非○握○奇○遁○勝○可○相○參○也○而○道○不○外○于○此○乃○有○不○可○知○者○甲○冑○之○氣○亞○于○瑣○環○韓○白○之○譽○起○于○陶○箭○舉○朝○捉○於○露○肘○斂○數○百○萬

金○錢○而○輦○之○邊○而○僅○以○快○充○私○橐○為○將○壇○白○茅○藉○地○乎○詩○曰○有○渰○者○淵○萑○葦○淠○之○言○與○援○之○不○可○測○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屈○言○賄○遷○而○無○所○底○也○暮○棠○喚○人○生○千○廉○貪○之○介○僂○焉○中○戰○又○何○論○疆○場○之○守○乎○夫○權○蠅○者○必○明○其○火○振○其○樹○今○欲○無○債○帥○無○怯○卒○自○樞○輔○以○身○先○之○亦○明○火○振○樹○之○法○也○昔○齊○景○公○遊○于○紀○得○書○曰○食○魚○勿○返○勿○乘○駑○馬○以○問○晏○子○晏○子○解○之○曰○食○魚○勿○返○無○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勿○置○不○肖○於○側○乎○台○榭○廢○乎○鉞○之○寄○能○勿○盡○士○卒○之○物○力○勿○置○姑○息○婦○孺○之

將于其朝。則長關屹于天。整愚行且歌。召虎稱聖之。篇以遷志矣。必不可攻。

古今議論卷 卷十七

上高宗封事

胡銓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願緣宰相無識。遂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鑿不達。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

古今議論卷 卷十七

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警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祿入寇。固嘗敗之於襄

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

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廢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

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很戾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嬰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

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

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秦檜大政徒取克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指然後屬。前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讀先生此疏。猶以和議進者。真下拜犬羊者也。前

此如魏絳和戎。瑒雄諫不受單于朝。等篇。其文儘有可述。第講和實奸人富貴之資。而中庸以下之主。所存心樂為者。後是用公主和親。割地納歲幣。不惜以身之愛女。祖宗之土地。萬姓之金錢。盡捐以奉夷狄。豈理也哉。故此等文一切不收。

款虜議

馮琦

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智者用之以糜虜而愚者用之以婚虜。智者用之以修備而愚者用之以弛備。智者用之胎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胎數百年之害。何者。智能用款而愚者為款用也。請先言虜情。虜未得款則求款。我既得款則厚求于我。不得則微以不款。要我既得利于款而欲兼得利于掠。則借槍番以假道於我。既假之道則乘不備而侵我。已侵矣則陽為罰服以謝我。我兵力弱則逞志于我。我兵力稍集則又為謾詞以緩我。既得志于掠而不能忘情于款。乃始遷延而去。將以復厚求于我。扼腕談虜事者大約不出戰守和三端。而未有所決。夫戰兩相害也。而時有利款兩相利也。而夫有害守無大利亦無大害。而要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勝矣。守常道也。而戰與款皆可用之。以為權蓋聖人必有所誦有所仰有所取有所予。而後能用天下之權。我將急之而固緩之。緩糜之而急備之。我誠號令明士卒奮于櫓。修守備設虜宜不敢桀。仰桀亦有以制之。

而後市可罷也。絕必忿，忿必寇。我入而修保，內憑城，外固壘，彼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遺其疲極，而後戰可勝也。虜嗜漢財物，而攻戰兩無所利，既不能坐而得，又不能起而索其勢，必復出于款，能絕之，能予之，絕之，武子之惠，夫然後款可久也。故款者，邊事之大利害也。請得借箸而籌之，曰：以利害參虜情，則向背可知也。以分合揆兵勢，則強弱可料也。以死生取士力，則懼怯可振也。以虛實程邊奏，則功罪可明也。以聞見覈朝議，則紛叟可省也。以賞罰定廟謨，則權

衡可持也。夫虜之嗜利，蓋其天性，款愈于掠，何苦而不款？款不如掠，何愛而款？我能制虜之死命，虜何恃而反？我不能制虜之死命，虜何畏而不反？故以利害參虜情，而向背可知也。虜東結屬夷，西掠番，番與夷折而入虜，而我不能禁也。我自諸鎮言之，則各鎮已分自一鎮言之，則各部將又分。劄鎮撫夷而禍移于邊，宣大通貢而禍移于陝，虜合款與掠而兩收其利，我分款與掠而兩受其害。故以分合揆兵勢，而強弱可料也。虜自款貢以來，利在上，不在下，其下皆積一

且而變如飢者之趨食也。其在邊地利亦在上，不在下，其下皆積一耳。故平居則宜予之以生，臨事則宜予之以死，進而死敵不必有餘榮，退而死法必且有餘辱。卽介冑之士，不旋踵知死所矣。故以死生取士力，而懼怯可振也。朝廷所憑督撫之奏，報督撫所據將吏之移文，遠而致之，而或以爲輸誠，尾而送之，而或以爲血戰。使朝廷執言以爲契考事，以爲徵驗，情效實雖大，亦原張虛駕，僞雖小，必罪。則察言不生，而功實立見矣。故以虛實程邊奏，而功罪可明也。兵交于野，議戰于朝，邊臣全得其形，而未必肯盡其情。廷臣微聞其情，而或不免併失其形。戰守機宜，常以邊臣爲主，功罪情狀，乃以廷議相參。故以聞見覈朝議，而紛叟可省也。邊疆之事，惟戰守和三策。朝廷之事，惟賞罰兩端。賞不信罰，不必卽欲駕馭而無從，故以賞罰定廟謨，而權衡可持也。此六者制勝之機也。然勝有機，敗亦有階。握其機，杜其階，然後可以不敗。夫不修備而恃款，敗道也不訓武而輕戰，敗道也。忽言款，忽言

集 20-667

戰○兩○不○觀○其○利○而○兩○受○其○害○敗○道○也○邊○臣○意○不○在○戰○
而○朝○議○趨○之○戰○外○畏○敵○甚○于○畏○法○內○畏○議○論○甚○于○畏○
敵○者○敗○道○也○戍○守○擇○便○利○任○用○狗○請○謁○外○橫○而○情○授○
于○內○輸○而○取○償○于○外○者○敗○道○也○邊○臣○不○以○邊○事○利○
鈍○為○身○利○害○則○其○為○國○必○輕○淺○謀○事○深○寄○禍○敗○道○也○
邊○臣○以○款○事○成○敗○為○身○利○害○則○其○行○媾○必○重○陽○安○邊○
陰○奸○虜○敗○道○也○邊○圍○之○民○出○而○通○虜○小○之○為○尉○史○大○
之○為○中○行○說○情○外○輸○而○計○內○洩○敗○道○也○旃○裘○之○俗○入○
而○習○中○國○小○之○為○匈○奴○突○厥○大○之○為○契○丹○女○真○意○無○
機○祛○九○敗○然○後○三○策○者○可○得○而○用○也○

古今談論

卷一 二國

十一

已○已○之○變○大○同○參○將○許○貴○奏○欲○講○和○于○肅○愍○公○上○
言○曰○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彼○有○無○厭○之○
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且○狡○虜○何○
知○信○義○賄○賂○纒○入○于○穹○廬○虜○騎○旋○至○於○關○口○徒○示○
以○弱○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不○如○盡○死○致○力○以○
圖○剿○滅○以○雪○國○恥○誓○必○不○出○犬○羊○之○下○云○云○

卷十七 終

林德謀采公纂輯
關中
施有翼兩奮訂閱

請先滅逆賊劉豫疏

岳飛

岳飛每朝見數以恢復為意以為劉豫者金人之屏蔽必先去之後乃可圖帝詳問進取之機岳因慷慨手疏上言曰臣自國家變故以來實有致身報國復讐雪恥之心仗社稷威靈粗立薄效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一介賤微寵榮超躐

古今議論卷十八

一人國勢

一

有踰淮分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復國臣實何人敢不報稱臣謂金人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望陛下假臣日月得便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王師既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畧兩河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盜賊首劉豫者此等乃國家第一逆賊揚救山先生以嚴嵩為天下第一大賊是也蓋盜賊置夷狄

凡如后太子宗封藩鎮大臣關戚權奸佞皆有之羿暴而外不勝陳也故立盜賊門遂省篡逆門以篡逆正盜賊耳然數等內賊為甚此大易所以致嚴早辨歐陽所以重戒伶官歟除河北賊易除朝廷賊難信哉言也若奸民赤脅黃巾勿論陳涉勝廣秦民之湯武也乃以為盜何哉

古今議論卷十八

一人國勢

一

往在大理得包僉憲送到撫夷委官稟帖云思棟傾
 力以攻孟乃者生愚昧眩者莫知所適然竊有請焉
 夫木邦孤子所恃以爲援者孟乃也思棟今既克景
 楞又攻哈賴其設心以爲不吞孟乃不足以滅宣慰
 其驕橫不道欺蔑本主前此未聞若是之顯然者也
 元戎號令而不受都臺遣官而不恤其違命之罪可
 謂極矣春秋之法家臣叛主孽庶戕宗不待請于天
 子而亟正之者聖人討賊之嚴運權啓機貴於神速
 固以遲則貽後日之悔也茲者棟賊不道孟乃告急
 宣慰窮促時則不可緩也且先此移文有相機而行
 之語而執事欲來璽書有隨宜處置之命生意相機
 隨宜此其時也亦其事也若謂今日天氣炎熱不可
 舉事然是時但不可輕動我漢兵耳至于操練夷兵
 處置邊儲示我有必征之意而速振軍威以逞爲孟
 乃之勢以解哈賴之圍以授宣慰之懸疑若可行也
 必如是然後從而撫之庶可以制其死命而冀其退
 聽不然徒遣一介之使掉三寸之舌非惟無益于事

且取其侮也况不免于後日之悔乎又聞八百來樓
 思棟亦嘗差官遣兵或移文切責之三司寧憲猶宜
 在騰衝總理未可遽爾輕許其歸也愚昧之言伏乞
 原裁
 可爲討賊律令

論盜賊

秦觀

平盜賊與穰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蒙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逐，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其羣起也。利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

百論論盜

卷一八四

故曰平盜賊與穰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招降與窮治是已。益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故也。何則？盜賊之起必有巢穴，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好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日與其僂首下氣，以冀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

疎目，則往往窮夫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日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嘗考之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奸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詳且盡矣。

百論論盜

卷一八四

招降之患，宋人曾有詩云：仕宦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是詩也。當事者能不刺心乎？先正有言：元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嗚呼！念哉！又按少游論中云：凡盜賊所以不靖者，以上人任法而不任吏也。夫民之為盜，其情不一，而吏以畫一之法御之，不可勝數之情，莫敢輕重其間，于是宜生而殺宜殺而生者，有之。威惠不行，民是以轉憂而為盜。臣觀古之能吏，有使吏雜舉少年惡少子鮮衣，西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約于虎穴中者，尹宜其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獲有功

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為。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立。長。開。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奸。不。得。合。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為。今。之。計。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畧。

古今言治本 卷十八 四庫全書 六

其。小。過。聽。於。法。外。處。置。布。設。耳。目。畜。養。爪。牙。庶。威。權。嚴。重。而。盜。賊。得。以。少。清。其。下。篇。云。盜。賊。之。起。無。足。深。慮。所。可。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唐。縱。朱。克。融。還。盧。龍。未。幾。軍。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係。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間。有。豪。俊。可。不。深。慮。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豪。傑。入。表。數。中。則。後。卒。行。鼠。輩。雖。千。百。為。

羣何足置齒牙之間乎嗚呼盜賊之說此三篇盡之矣

古今言治本 卷十八 四庫全書 六

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奸權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為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繻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

一

全義論卷一

盜賊

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

一

全義論卷一

盜賊

唐○人○無○遠○慮○以○為○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滯○京○師○終○不○錄○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後○失○河○朔○今○陛○下○鑑○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徒○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即○作○賊○收○而○用○之○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京○西○職○司○及○徐○沂○充○單○維○密○淄○齊○曹○濮○漢○知○州○論○以○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奸○隨○即○錄○用○若○只○是○尋○賞○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欲○覓○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為○我○用○縱○有○奸○雄○嗜○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接○得○一○二○十○人○即○耳○目○遍○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璋○之○士○如○周○處○黨

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脩善不害為賢而况以捉
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夷狄立
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

古今議論卷一 人

用人真奸

王錫爵

所貴乎臨海內陶冶人羣者何也天下之情有所
扶焉而思展則無務以名羈之有所跋焉而思奮則
無務以法窮之有所喞鬱焉而思平則無務以氣折
之有所不足焉而思用其所長則無務以全求之故
舉四舉虜舉盜之事使貪使詐使愚之言班班傳記
可考鏡也問官弭盜之法自修問司緝之外餘折不
盡擊也漢渤海廣陵之寇得一良守皆單車片言歸
命恐後而萑蒲不久驚也嘗因是而考當時求才之
制蓋周詳於死官漢詳於設科長材負俗之士皆彈
耳抑心以奉朝廷之奔走而其勢不能為奸故其時
天下有飢寒之盜而無奸民之盜誅之則可定撫之
則可下也唐宋之後用人雖間許大臣碎召與諸色
人等薦舉然科目常操其權而章縫下士散傲曲辭
皆得安坐取公卿關天下武夫之口而豪傑始有邪
心干城皆為敵國明者憂其然以為法窮則當變才
窮則當惜是故厚招狂謀待以草澤遺逸之禮此富
躬為京東一路言也推擇沉鷺勇悍之人為吏而重

才較之選。此蘇軾爲河北五路言也。糜豪右以爵祿而收攬吏。惟此王質爲嚴。賴二郡言也。錄川瀕海諸豪以資捍守。此白剛中爲永嘉諸郡言也。夫此四議者與唐虞難壬人成。庶頑之訓不刺謬哉。而愚嘗攷之矣。共工崇伯非溫良絮矩之士也。罪狀未形。則聖人相用之不遽絕也。蓋才與奸之不相入。若水火然。然有上才則必不可使爲奸。有下材則必不能爲奸。有小才則善用之爲才。不善用之爲奸。爲奸而奉奔走於上。則上之法行。共工崇伯是也。爲奸而作氣勢

古今談論本

卷一八

三

于下。則上之法不行。唐宋以後。匹夫任俠是也。使有若人。彼能守。恪修。矜如漆園。蒙穀。手能稿項。黃試。與草木同朽。腐乎。彼惟推。樸少文。無媒以自進。銅墨小吏。得批。振而貽。籍之。于是拊。髀頓足。瞑目。語難小者。豪鄉里大者。憑山海。而天下。脊脊多事矣。蓋荀悅所稱。遊言。遊行。遊俠。今郡國在在。有之。而遊俠。尤甚。食肉。曳綈。設財。役貧。則。屬與爲之用。駢肩。結轂。背公。走黨。則。鳴嗚。嗟武。斷豪。效則。聞黨。爲之。傾。夫人與人相

處。未。有。能。無。故。而。相。伏。者。也。力。大。者。搏。齒。堅。者。齧。爪。剛。者。決。彼。其。以。數。十。百。人。割。落。角。距。而。爲。一。二。人。下。者。此。一。二。人。必。非。常。人。也。夫。非。常。之。人。使。之。不。爲。朝。廷。用。而。自。用。不。用。之。於。善。而。用。之。於。奸。愚。甚。或。馬。請。畧。做。四。臣。之。策。今。縣。道。有。司。博。求。所。部。豪。猾。不。得。志。之。人。隨。才。疏。舉。或。推。鋒。敢。死。或。足。智。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或。談。達。不。羈。可。使。絕。域。諸。如。此。類。皆。羅。入。士。伍。中。使。之。試。其。豪。舉。於。職。事。而。耗。其。雄。心。於。利。祿。則。刺。孟。朱。克。融。輩。人。人。皆。朝。廷。耳。目。也。何。奸。之。能。爲。

古今談論本

卷十八

十三

取奸民議

顧錫疇

民之難馭自古已固。然禹臯立風動之朝。卽相與自
論安民。而朽索六馬之凜。夏未季而已。殷宗隱鞠
人謀。人姬公敬怨。汝置汝。周之先封同異姓。以又民
而入成之令。首嚴邦。洵終以邦誣。秦易郡縣。親民惟
守令。漢時太守。非獨資之拊循。抑且倚之扞圍。以故
名將多出其中。雖井田之意已失。而無事耕有事戰
兵屯。猶可並舉也。唐宋則漸非矣。而今尤甚。自奴酋
發難。征募無寧。度水蘭乘蒙而動。兩撫臣不戮。則繫

下八議論卷六

六一八

十一

天威。誣將木上。何日此可不為大虞。顧若民之為患
更有急于夷虜者。請得而畢其說。木不畏斧斤。而畏
蠹魚。不畏網而畏鷓鴣。人不畏強禦而畏疾。國不畏
寇而畏民。何言之寇則彼已可量。虛實可料。勝負可
揣。款防可施。或弛以乘。敵或壓以奪氣。猶得盾吾智
而殫吾能。民固吾民。有力則吾役有財。則吾藉方以
為惟吾驅。鷲而苟其心之不可信。智不遑盾。能不遑
殫。此其可畏。乃大于寇。故國安可以及邊。邊安不及
國。則曷若移夷虜之急。而急民。且聞虜之逞夷之証。

皆吾民導之乎。撫清淪陷。丞剪北關之翼。以從事。則

鏡其為賊。臣之教不待言。而中國風有一種點鷲。奸
利之民。乘關禁之久。弛而家于奴。奴因而用之。無不
得志。則益信之。是楚用伯州犁以仇晉。而晉不能用
析公。責皇以罷楚。亦且奈之何。吾誠有以招之。其冠
猶南也。其吟猶吳也。彼仍愛中國。而不愛虜。其在虜
中不較。愈在中國。乎。糾素素以扼其吭。佐偏師以擣
其背。規屯築于覺華。寧遠。以深其恫。疑虛喝。應着皆
官者。西南亦然。微吾民夷。故未敢離巢。而大入也。彼

下八議論卷六

六一八

十一

其憤積于尉吏之漁獵。而機乘于隣鄙之叫囂。惟冀
內將有變。其憑牆負船。依島阻嶼者亦然。故惟絕吾
民之往來。則自遁。是取虜馭夷之道。總不出馭民之
中。而急民者。正所以急夷虜也。乃有不逼虜不隣夷。
目為妖。則非妖。目為盜。則非盜。食肉衣綺之徒。半是
禹舟舜額之侶。鮮衣怒馬之俠。半是露釀裂帛之羣。
意卽曩者走胡走越之餘孽。指背道咎造。讖駕謠。而
蚩蚩職職之民。前規後休。靡然從之。今不特有其端
而已。可謂坊之無可坊。聽其卒起而不為救哉。夫馭

失而後議坊管敬仲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穠處。穠處則其言唯其事亂。夫四民猶不可穠。而况不為四民者乎。今有不羔詩書不雁韜鈴而詭音竄句說劍彈欽是賊士者也。不質襍襍不的稷粗而渚水與種墾荒植穀是賊農者也。不審曲回勢不飭材辨罷而燕函畧削鄭刀宋斤是賊工者也。不權子毋輕重不吝金粟生死而奇算奪計范之籌窵貨攘系孔之管是賊商者也。而要皆附于士其附于士者儼乎以雄杰自待也。進不能詭時而退無以

古今談論卷一八 國勢 二六

冥身。于是煽動于毫小可憑之表說而屑播為萬無可作之異圖。則洵與誣之屬也。以名義呼朋而既呼則抹殺名義矣。以報效引類而既引則棄吐報効矣。嗚吠博屠命為骹解。推埋鼓鑄結為刎頸。羽人鑽壇推作謀主。優登弁席詫曰畸人。管飽締及乎臯宗。灌實盟成乎阿堵。京觀累累于東卷不戒也。而狂狡復蠢蠢于西吳。借客探九彙滿荏蒲之數不快也。復背公崇黨。倏首廉能之長腹。奸于良。耽良于奸。踈則厚壽急則速禍矣。夫人生于五行。死于五行。蓋棺木死。

覆塚土。死則以為臧。刀鋸金死。烹溺水火死。則以為僂。何其明也。生于五倫。死于五倫。忠孝死。君父則忘其吉。賤躋死。友則忘其兇。又何愚也。夫民固愚而上豈遂無術。愚以為曉喻之箭全握之守。今而監司撫按當從而贊決之。昔張敞為冀州探幽。植伏得其渠帥。主名盡格殺之。此以誅為弭者也。張綱單車之廣陵。躬請嬰壘。任部眾所之。而五百餘人土書乞留。此以散為弭者也。虞詡在朝。歌設三科。募壯士。諸作奸犯科者。借之耳目。而聯為瓜牙。此以用為弭者也。合

古今談論卷一八 國勢 二六

是三策者。誅之國法也。誅之不勝誅。當論情。情專則一網盡之。不為酷。情渙則者從者。可周內于俱焚之焰乎。散之君恩也。散之不可散。當論地。地偏則一網開之。不為縱。地要則遺育者。可覆露為弗摧之虺乎。至于用之者。以不測之恩。伸不測之法。度其人之可用。又度我之必能用。其人當論時。銳方集未可下。與方固未可離。此奮在彼也。蚊能得水而神可立。虎豹得幽而威可載。此奮在我也。彼奮而我。奮則需其悔悟之萌可也。我奮而彼。奮則抵其疑貳之隙可也。而

愚○又○有○說○焉○奸○之○大○者○可○用○小○者○不○可○用○大○奸○其○識
 略○必○有○過○人○者○故○用○之○而○有○特○小○奸○利○易○成○威○易○揚
 用○之○保○不○為○所○賣○未○可○易○言○也○將○必○參○酌○于○誅○與○教
 之○間○形○迹○已○著○者○不○俟○獄○成○立○斃○之○勿○使○仇○陷○未○著
 者○面○焚○其○籍○論○令○自○安○更○有○潛○踪○合○聚○密○行○捕○緝○以
 示○魁○罔○兩○斷○難○容○于○青○天○白○日○之○下○則○民○志○定○矣
 天○是○之○謂○功○善○乎○丘○文○莊○之○言○曰○得○一○良○令○如○得○勝
 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守○令○之○效○如
 是○夫○何○今○之○坊○民○者○三○策○俱○窮○致○天○下○事○潰○壞○而○不
 可○收○拾○其○視○夷○虜○之○震○撼○孰○緩○而○孰○急○哉○雖○然○夷○虜
 一○日○未○滅○則○加○派○一○日○未○已○非○獨○加○派○也○發○帑○之○去
 加○派○一○間○耳○未○有○好○與○而○不○取○者○也○兵○者○不○祥○之○罷
 見○有○烽○警○先○已○發○其○輕○心○而○復○數○召○之○是○教○之○弄○兵
 也○欲○用○惟○恐○民○之○非○兵○欲○弭○惟○恐○兵○之○非○民○惟○有○曰
 貧○曰○弱○而○民○愈○不○可○坊○矣○則○夫○泮○暮○氣○為○朝○氣○作○竭
 氣○為○盈○氣○翻○然○勃○然○制○平○南○比○借○偽○以○充○實○詹○節○之
 命○脉○耗○磨○草○澤○之○虛○僑○技○癢○此○馭○民○第○一○義○也
 以○充○實○詹○節○為○磨○耗○草○澤○所○謂○循○木○之○言○三○策○治

古今談論卷之六十一
 夫一人

其標耳然已甚難此將相之分也

古今談論卷之六十一
 夫一人

弭盜議

林廷琛

石隄晉之故封負險阻其山自句注孟門盤紆而西或十數里壁立類門逕然往往細人穿窺草石揭木以逞議者口障之便於是伐石塞谷口斷絕間道又度其中築城張官置吏發丁男戍守然且嘯聚鄉井愈益甚莫能會制昔唐質肅公經畧其上時岢嵐諸郡弗靖公亟令撤去境上堡柵顧衆甚驚異而公竟以成功此可以察其故也余睹前史鄭僑爲政道不拾遺門不夜關田器不歸士七尺籍龔遂治渤海移

一八議論卷六

六一八

十一

書勅屬縣悉罷討捕吏郡中翕然鄉化棄其兵弩而持鈎鉏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假令所部民皆人人如鄭渤海石隄之固誰其負之今時吏犬率後百姓疾苦賦增繇重獨程督訶急法令煩懣農不得田作吏民莫安處次彼其困於飢寒而吏弗卹無論石隄卽山日東平原廣衍亡寸險候憑又百數步一堡微循縣屬何能有益吾丘壽王蓋曰盜賊多有迺郡國二千石之故豈哉其言之也迺者瀛濱張大夫拜監司備兵石隄大夫奉天子璽書郡國二千石而下咸

唯大夫願指大夫亦躬率郡國二千石宣布德意通達幽隱但務尉勞休養百姓令百姓樂生安業人自愛而重犯法俗趨長厚聲教旁達雖詩書所論寧謐何以加焉若迺形束執禁之日地與毗固然稍倖獲奪伐功能斯世俗所稱道余不以幾大夫云此瞻張瀛濱大夫備兵石隄序也公自言以賑邊使延綏取道石隄故知其形云

一八議論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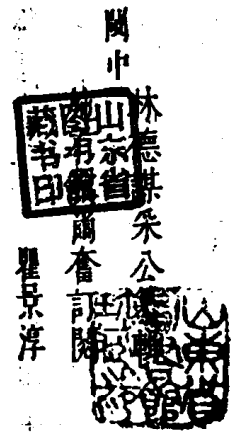
六一八

十一

卷十八終

古今議論卷之十九

十三經註疏



林德棊采公

言易則始于田何之十二篇傳于梁丘而未盛至王
弼之學主理畧數獨觀古今其傳送流江左韓康伯
邢璣之徒因而跋之雜取老莊終貽不經之訃以致
異端競起學之者疑而難稽則又何貴于疏義為也
言書則古文得之壁中以巫蠱而復廢至皇甫謐猶

得其書歷隋宋而始流江北巢翁費昶劉焯之徒雖
經註釋然旨趣多乖終貽淺界之弊使人煩而多惑
則又何必于註釋為也言詩則始于毛公而盛于韋
賢鄭康成為之箋之其宜釐正風不可貶也嗣後疏
之者何胤全緩章而惟劉焯兄弟為殊絕觀其秀拔
一時騁譽千里其諸儒之所揖讓者乎言春秋則始
于丘明杜元凱為之訓之其引經明義如于應母不
可議也厥後疏之者沈文何蘇寬而惟劉炫為最觀
其辨傳罕儔鈞深致遠其諸子之翹楚者乎公羊堅

古今議論卷之十九

守何休師之戴宏者也膏肓之攻厥辨已力其師作
解疑以難賈逵之長義惜乎持論太過反致失據使
逵緣隙而奪之君子有餘恨矣穀梁集解范甯父子
之家學也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似亦
為世所重者然學不經師終竊二傳之緒是安得為
通方之理乎儀禮始于高堂生之十七篇以授徐生
歷蕭香后蒼至兩戴而厥旨斯暢鄭玄註之賈逵疏
之至宋楊復又為二百一十八圖以附之用補大禮
之缺其制精而弗漏朱子亟稱之宜矣周禮作于周
公經畫明備誠哉致太平之書也漢初無聞至劉歆
而始著通其說者杜氏子春也自後冬官獨缺而全
書莫見于天下故何休以為戰國陰謀之書林孝存
以為潰亂不經之說復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不有鄭
玄篤信考古則聖經幾于熄滅矣禮記則二戴同師
后蒼而其氏分門王鄭率本二載而全經異說南北
之派凡數十家而表表者惟皇甫倕熊安而已熊則
肯本經而援外義較之皇甫近勝也孝經倡于河間
顏芝而註之者凡百家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之不

改鄭玄主今文而陸澄致譏其說不一要之安國家傳之學其庶幾也。論語一書有古文今文之異張氏兼通尊論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孔安國獨解尊論而馬融爲之訓鄭玄益以齊古義說甚彰王肅之徒相爲羽翼實何晏之所宗也。孟子註于趙岐而陸善經宗之其音釋則張謚丁公著兩家張氏徒分章句而遺漏頗多丁氏稍識旨歸時有僞謬惟趙爲近之爾雅倡于周公而成于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中道寢微世罕聞之自終軍豹鼠之辯其書始行郭景純

古今談論卷一 未一九 經籍

究心一十八載而草木魚蟲訓話名物昭然具舉考古之學其彬彬焉然當時轉相傳授亦有自來故宋儒亦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趙盾許世子之弑左氏公羊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鄭玄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于數若儀文度數之繁蟲魚草木之變皆曲極其詳其學也得聖人之傳宋儒之學遠于理若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皆深究其妙其學也得聖人之精

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宋儒之學大行于世而漢儒爲世所貶豈不深可惜哉。宗宋儒而排漢學余嘗憾世間究事數種此其一也。

古今談論卷一 未十九 經籍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于是焉。故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合。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所謂各有合者也。積五奇而為二十五。積五偶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于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

古今談論卷一

九經籍

五

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就陰。而舉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九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圓三者以一為一。故三其一。陽而為三。圓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為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既為五數之象矣。然則其為數也。奈何。曰。以

古今談論卷一

九經籍

六

數言之通乎一圖錄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
 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
 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洛書
 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
 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其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
 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其條而不紊
 也日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日河圖主全故極于十而
 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
 書主變故極于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
 皆虛其中然後陰陽之數均于二十而無偏耳日其
 序之不同何也日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
 上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
 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
 于中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
 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
 書之次其陽數則首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
 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
 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

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
 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日其七八
 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日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
 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
 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于四之
 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
 以成于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
 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
 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
 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則參伍錯綜無道而
 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日然則聖
 人之則之也奈何日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
 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
 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
 折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先震
 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
 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
 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

曉然矣。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奇偶各居二十
 則亦兩儀也。一三三四而合八九七六縱橫十五而
 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
 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
 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
 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
 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
 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耶曰是其時雖有先
 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
 所先得乎圖。初無所待于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
 書。亦豈必追考于圖耶。

古今談論卷之十九 雜錄

七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按此三語。若以書爲衍
 疇。不宜見之于易。若以書爲畫卦。則係詞數篇皆
 義。河圖並未及洛書者。意易以卜筮爲用。所謂
 聖人則之者。或是則河圖而制書。以筮則洛書而
 制龜。以十耳。卽上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之意也。其
 則推本卜筮出自神物。此則推本神物出自圖書。
 觀首尾兩則字呼應。亦可見文意之所在。抑王禛

何以九疇附會九數。始自孔安國。謂天與禹神
 書而出。此真人神接對。手筆。然耶。嗚呼。正
 冠謙之。天書如此。何乃以之言聖經也。如此。讀書
 大可省事。

論河洛五行生成之數

徐淵

奇數陽耦數陰天一三五七九地二四六八十故天
 一○生○水○地○六○成○之○猶○言○天○以○陽○生○水○地○以○陰○成○水○也
 一○二○非○有○多○寡○生○成○非○有○先○後○也○只○是○明○一○陰○一○陽
 之○謂○道○耳○天○數○奇○凡○五○地○耦○數○亦○五○如○兩○家○各○掌○五
 籌○然○天○既○從○第○一○起○數○則○地○自○當○以○第○六○作○第○一○起
 數○矣○六○即○一○也○天○之○五○奇○皆○一○陽○也○地○之○五○耦○皆○一
 陰○也○天○與○地○所○生○之○陰○陽○停○勻○平○等○無○毫○髮○之○差○者
 也○今○以○數○成○文○故○有○自○一○至○十○之○殊○耳○愚○謂○地○不○可
 與○天○對○又○不○可○分○兩○箇○天○地○安○能○生○五○行○水○亦○地○也
 地○又○安○能○以○六○與○天○之○一○生○水○蓋○天○與○地○如○一○孟○泥
 沙○相○和○之○水○然○澄○之○而○渣○在○下○便○是○天○之○地○清○者○在
 上○便○是○地○之○天○又○如○人○相○似○邪○廓○為○衛○風○所○充○周○者
 即○天○五○藏○為○營○脉○之○所○藏○而○透○者○即○地○本○一○身○也○故
 玄○門○用○彼○者○愚○嘗○用○此○駁○之○云○爾○家○務○長○生○不○過○效
 法○天○地○耳○即○用○彼○安○見○有○此○雄○天○外○尋○一○雌○天○以○助
 其○長○久○者○也○水○只○是○地○之○類○凡○有○質○者○皆○屬○地○也○海
 際○天○故○始○成○地○之○六○不○然○只○一○硬○塊○地○直○天○中○一○粒

且耳天地五行都靠那一件無形之物生成今日天
 一○生○水○地○六○成○之○語○似○有○漏○天○地○二○字○與○一○六○二○字
 只○作○陰○陽○二○字○看○猶○之○可○然○纔○說○陰○陽○便○以○屬○氣○非
 無○形○之○物○矣
 世○有○奇○人○遂○有○奇○理

先天後天圖論

熊來明

先天圖體也後天圖用也先天圖縱也後天圖衡也
 是故有先天八卦之次序有後天八卦之次序有先
 天八卦之方位有後天八卦之方位自太極分陰陽
 陽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陽少陰也陰之中有陰有
 陽所謂太陰少陽也太陽之中陽乾陰兌少陰之中
 陽離陰震少陽之中陽巽陰坎太陰之中陽艮陰坤
 自乾一至坤八此先天八卦之次序也乾父坤母生
 男女震得乾初爻為長男巽得坤中爻為中女艮得

下論論卷一

三

乾上爻為少男兌得坤上爻為少女此後天八卦之
 次序也乾上坤下象天地離東坎西象日月艮兌象
 山澤震巽象雷風自乾至震順布自巽至乾逆布此
 先天八卦之方位也震東離南兌西坎北巽東南乾
 西北坤西南艮東北乾坤退居六子用事此後天八
 卦之方位也蓋先天四圖其來久矣世傳康節得于
 李挺之挺之得于穆伯長伯長得于陳希夷四圖之
 中其一為八卦次序又其一為六十四卦次序其一
 為八卦方位又其一為六十四卦方位自太極兩儀

四象八卦加倍而進之八卦倍為十六十六倍為三
 十二三十二倍為六十四卦觀六十四卦次序但觀
 八卦之次序可也圓圖在外以象天方圖在內以象
 地各先將八卦定為內卦而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各依次布于外卦觀六十四卦
 方位觀八卦之方位可也後天二圖其一為六子受
 生之次序其一為八卦入用之方位朱子蓋以配先
 天四圖爾先天所以立體而明法象自然之妙後天
 所以致用而著隨時變易之道先天圖當登看乾天

下論論卷一

四

坤地以上下言後天圖當平看離火坎水方可以南
 北言先天乾南坤北後天乾西北坤西南先天震巽
 對後天震東方巽東南先天艮兌對後天兌正西艮
 東北此六卦不但變其方位且變其對卦獨坎離二
 卦先天為東西之門後天守南北之極常相對立坎
 離具四象之體太極陽動陰靜圖即坎離二卦從攝
 之也豈惟太極圖哉參同契曰易謂坎離又曰日月
 為易乾坤門戶坎離匡郭北牡四卦先天以乾坤坎
 離北牡兌震巽艮四卦又曰坎離者乾坤二用老陽

變陰用九老陰變陽用六其牝牡之體九六之用皆
 坎離也。姑就參同契言之。則先後天圖已在其中。乾
 坤爐鼎坎離水火。故後天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以
 坎中陽實離中陰虛仍為乾坤。故丹經謂之還元。蓋
 八卦中乾兌二金坤艮二土震巽二木皆陰陽和順
 惟坎離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不同他卦。天降而地升
 陽倡而陰和坎離者天地之交也。故日為太陽精離
 者日之象何不二爻純陽而有中陰爻才說太陽其
 間便有少陰所以日納月之鳥認得日中有月則可
 以知離卦月為太陰精坎者月之象何不二爻純陰
 而中有陽爻才說太陰其間便有少陽所以月納日
 之免認得月中有日則可以知坎卦乾與離同受太
 極之陽而離者中虛之乾坤與坎同受太極之陰而
 坎者中滿之坤乾坤太極之兩儀離坎太極之四象
 是以離坎常為陰陽之樞紐也。

百八論論六卷九終

五

後天卦圖說

楊繪

伏羲俯仰觀察流傳千載未嘗無易何為不知流行
 變動直待文王而後改哉且伏羲之時帝出乎震而
 文王之時天地定位曾得而改易之故即如先天且
 非一圖之可盡又安知二圖非一人之畫也觀易云
 一陰一陽即云陰陽不測云一闔一闢即云往來不
 窮云天地定位即云帝出乎震其意蓋可識矣噫謂
 後天既改于文王矣而乾坤屯蒙需訟不自仍其改
 定之圖以序易又何也蓋六子必非聖人所能進乾
 坤必非聖人所能退也

百八論論六卷九終

二六

論上下篇之分

孔穎達

按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上經三十所以象陽下經三十四所以象陰也上經以乾坤坎離包貫始末四正之位下經以震艮巽兌間歷中間則四偏之位也又按反對之卦上經乾純實坤純虛坎離三畫中虛中實頤大過六畫中實中虛除六卦不變外更十二卦反為二十四卦下經中孚二陰在中小過二陽在中除二卦不變外更十六卦反為三十二卦計之上下篇皆十八卦亦無多少之分矣

二八議論卷之六

一七

大抵六十四卦中一陰五陽之卦十有二二陰四陽之卦二十有四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除八卦不變變卦惟五十有六云

論坤兌不言方

楊繪

以方隅而論八卦者說卦之文也乾曰西北坎曰北方艮曰東北震曰東方巽曰東南離曰南方惟兌與坤不言其方噫聖人之旨微矣夫陽者君子之道也陰者小人之道也陽主乎生陰主乎死者也陽生于子而帝出乎震何也帝者造化之真宰不可得而名之者也雖不可得而名之而生物之功顯于春故強而名之曰帝出乎震乃釋其義則曰萬物出乎震而已齊乎巽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此也奈何離明方盛而殺物之陰已生其一耶小人之道長于此矣作易者蓋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錄辨之不早辨也陰之所以能消乎陽者絲不防之于微而制之于著也小人之所以能勝乎君子者絲不虞之以漸而制之于壯也坤者三陰之位也兌者四陰之位也陰氣之微而漸著故聖人特于坤兌不言其方所以戒陰于無形也如臨卦之象曰剛浸而長至于遯之象曰浸而

二八議論卷之六

一八

長也其不言柔者其義同也。至于五陰六陰乾之位也。辯之不早疑盛乃動。故上六曰龍戰于野。文言曰：謂其嫌于無陽。故稱龍焉。說卦曰：戰乎乾。又曰：言陰陽相薄也。意不防于微。而至于若不虞于漸。而至干。非九如此者。聖人之旨微哉。乾薄陰而後一陽生于坎。故謂之勞乎坎也。艮位于丑寅之間。得非萬物之始終乎。

按西北盛陰用事。陰氣既盛。非至健莫能與爭。故陰陽相薄曰戰乎乾。而乾位焉。戰勝則陽氣起。故

坎險以一陽犯衆陰而出。蓋以已任勞代乾父防。陰禍者故曰勞乎坎。

論重卦之人

孔穎達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合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羲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羲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雖有萬物之象，而萬物變通之理，從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為六十四卦。繫辭曰：

重卦論

卷一

十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重卦，鄭玄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史遷以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為得。今以諸文驗之上，繫論用著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著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羲用著即伏羲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兼三才而兩之，故易

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象三才而兩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今觀伏羲結繩而為網罟則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禮少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夫既象夫卦而造書契伏羲有書契則有夫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羲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卦為得其實

古今談論

卷一 九 聖賢

七

繫辭天地定位章結以八卦相錯明八卦已錯為六十四矣何故以定位等句屬先天相錯一句屬後天耶

論卦辭爻辭誰作

孔穎達

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按繫辭云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微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準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因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一以為爻辭

古今談論

卷一 九 經籍

七

多是文王後事按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隣謂文王東隣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隣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

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以父統子業故也。按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說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共三百三千。周公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繫之文王。然則易之爻辭。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但言文王也。

爻詞。夬係周公所作。陳臯定屬之文王。則如東隣西隣之類。明指紂事。毋論非服事之心。恐亦非處憂患之道。

口人論論卷之六十一 經緯 十三

論象占總歸于象

曹學佺

象者斷也。取象于豕。以其全體易見也。象者像也。取象于象。以其模寫難周也。德體象變合而言之。卦之蘊也。即卦材也。夫子曰。齊小大者存乎卦。又曰。卦有小大。詞有險易。夫小大既齊。淑慝吉凶之辨。瞭然于詞矣。此聖人明白斷出以示人也。註內典者。有摸象之說。以象之形體大過于人。或摸其此而失其彼。只可大畧形容之耳。蓋道理無窮。而言詞有限。即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謂也。如乾卦之潛龍見躍飛亢。坤卦之牝馬堅水括囊黃裳之類。固象也。即元亨利貞。乾乾惕若。與先迷後得。直方合章。亦象也。大抵凡詞皆象也。但有正象有取象。又有象中之象耳。聖人觀象而繫詞。即觀此象而繫之詞也。卦下曰。卦詞。爻下曰。爻詞。只一象字。該之本義。一詞而分為象占。且如潛龍勿用。本一句。以讀為象。以句為占。未詳。施爾奮曰。左傳稱韓起聘。魯見易象。是知凡易皆象。夫在六書。日月為象。形易字從日月。便已尚象。何疑卦詞爻詞也。

口人論論卷之六十一 經緯 卅四

論一卦各有一卦之主

曹學佺

一卦六爻講章多重二五取得中也袁儀卿語于易重首畫以初爻為主蓋本初辭擬之之句來而要之皆有所未盡也道有變動故曰爻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此爻原是活潑物事豈可拘定何者為重何者為輕然則沈沈無所適耶曰又不然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看此時此物歸重何處卦中某爻足以當之即所謂成卦之主也如乾之三坤之四屯之初九師之九二履之六三小畜之六四皆是何者重乾重

下今論卦象

卷六

坤始成乾坤卦而九三又重乾中之重剛六四又重坤中之重陰也非動夫險中則不能亨屯非一陽在下則不成震故曰初九為成卦之主師險道也九二一陽在二陰之中故曰在師中吉履之六三成兌者也小畜之六四成巽者也故暨乾畜乾之事歸焉九成卦之主力量最重亡論陽陽仰姤之一陰便為女壯五陽便安身不住小畜亦只是一陰便云富以其隣大都陰陽爻不在多寡只看其所處之時位何如故曰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論陰陽不變

曹學佺

陰陽奇偶固天地間理數之不能相無者乃若大小淑慝之辨尊卑貴賤之殊則尤關係大道理大名分而決不容以混淆假借于其間也易中變化變通等語雖云陰變為陽陽變為陰然只是剛柔相推而生變化非真陰變作陽陽變作陰也陰陽本體自是變不去的如乾之用九見羣龍无首本義云陽變為陰坤之用六利末貞本義云陰變為陽如是則陰陽真可以相變也假如男子有時合忍異順行陰柔的事

下今論卦象

卷七

即變作婦人否婦人有時勇往裁決行剛方的事即變作男子否此不通之論也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且用九見羣龍无首明天德之循瑕無端也用六利末貞言一于從陽而不變也又非陽變為陰陰變為陽之謂也此說易中最為喫緊最易惶恐故特明之或曰如子之說陰陽不能以相變也則八卦是死物安能變為六十四卦且如乾下變二陰之巽二陰之艮三陰之坤豈非陽變作陰耶坤下變一陽之震二陽之兌三陽之乾又非陰變為陽

耶曰此亦是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尚在成列因重以後事也譬如自春而夏自夏而秋是暖變為寒然春夏未曾變也自秋而冬自冬而春是寒變為暖然秋冬未曾變也寒暖相推而歲功成亦如剛柔相推而六十四卦成春夏秋冬特陰陽二氣之流行耳四序尚不可變二氣可變耶且每一卦六變即歸本卦下六爻盡變為七變連本卦成八卦以八加八即成六十四卦則乾未始不歸坤未始不歸坤也即謂之變未嘗變可也究竟所謂變者只是錯綜之說錯者

二〇〇

論

十

陰陽橫相對也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等語父與母錯長男與長女錯中男與中女錯少男與少女錯故謂之八卦相錯蓋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必天地男女對待而交錯也綜如織布帛之綜或上或下顛之例之言陰陽上下相顛倒也如乾坤坎離四正之卦則或相上下巽兌艮震四隅之卦則異即為兌艮即為震而卦名則不同也綜則相雜故曰物相雜而生然要之四正與四正相綜四隅與四隅相綜雖雜亦不雜也陰陽不可雜尚猶可變耶

論剛柔往來上下之說

易有剛柔往來上下之說向止順本文訓去未推其所從來東坡曰凡易之謂剛柔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二陽于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子皆一陰而三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也則無是言也凡六畫之象曰剛上而柔下賁之

二〇〇

論

十

象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成之象曰柔上而剛下恒之象曰剛上而柔下損之象曰損下益上益之象曰損上益下此六者適遇而取之也凡三子三女相值之卦十有八此獨取其六何也曰聖人之所取以為卦亦多術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變或取其剛柔之相易豈拘拘哉然亦有三子三女不相值之卦而剛柔往來者如无妄之震下乾上曰剛自外來而震主于內大畜之乾下艮上曰剛上而前資晉之坤下離上曰柔進而上行是也朱子流說只

以卦變二字當之不問其所變者在何卦何爻也。後漢虞翻嘗指其卦自某卦變如訟之剛來得中謂自遯卦來賁之柔來文剛謂自泰卦來不但相去已遠卽序卦亦顛倒東坡辨其非矣。梁山來知德始易變而爲綜綜者以兩卦綜爲一卦如同人柔得位得中者以大有上卦之離來居同人之下卦也。八卦離正位在二故曰得中大有柔得尊位而大中者同人下卦之離往于大有之上卦得五之尊位居大有之中也。故雜卦曰大有衆也同人親也以二卦同體故也。

百家論參

卷一九

三十一

如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者以賁下卦離之柔得中上行居噬嗑之上卦爲六五也以六居五故不當位賁之柔來文剛者噬嗑上卦之柔來文賁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者又分噬嗑下卦之剛上而爲艮以文柔也。故雜卦曰噬嗑食也賁無色也。如无妄之剛自外來者大畜上卦之艮來居无妄之下卦而爲震也。故曰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内。大畜之剛上者无妄下卦之震上而爲大畜之艮也。故雜卦曰大畜時也无妄災也。如咸之柔上者恒下卦之巽上而爲咸之兌也。

剛下者恒上卦之震下而爲咸之艮也。恒之剛上者咸下卦之艮上而爲恒之震也。柔下者咸上卦之兌下而爲恒之巽也。故曰咸速也恒久也。如晉之柔進而上行者以與明夷二卦同體綜爲一卦言以明夷下卦之離進而爲晉上卦之離也。故曰晉晝也明夷誅也。如睽之柔進而上行者睽綜家人爲一卦言以家人下卦之離進而爲睽之上卦也。故曰睽外也家人内也。如蹇之利西南往得中者以解下卦之坎往而爲蹇上卦之九五得其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者以解上卦之震下而爲蹇下卦之艮也。蹇難在東北故曰道窮解之利西南往得衆者以蹇下卦之艮往而爲解上卦之震也。震二爻皆坤土故得衆其來復吉乃得中者以蹇上卦之坎來而爲解下卦之坎也。二居内卦之中故曰得中。卦例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來。蹇解相綜故雜卦曰蹇難也解緩也。如損益相綜益之震上而爲艮則損下所以益上損之艮下而爲震則損上所以益下也。故曰損益盛衰之始也。如旅之柔得中乎外者以豐下卦之離進而爲旅

百家論參

卷一九

三十一

旅下者恒上卦之震下而爲咸之艮也。恒之剛上者咸下卦之艮上而爲恒之震也。柔下者咸上卦之兌下而爲恒之巽也。故曰咸速也恒久也。如晉之柔進而上行者以與明夷二卦同體綜爲一卦言以明夷下卦之離進而爲晉上卦之離也。故曰晉晝也明夷誅也。如睽之柔進而上行者睽綜家人爲一卦言以家人下卦之離進而爲睽之上卦也。故曰睽外也家人内也。如蹇之利西南往得中者以解下卦之坎往而爲蹇上卦之九五得其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者以解上卦之震下而爲蹇下卦之艮也。蹇難在東北故曰道窮解之利西南往得衆者以蹇下卦之艮往而爲解上卦之震也。震二爻皆坤土故得衆其來復吉乃得中者以蹇上卦之坎來而爲解下卦之坎也。二居内卦之中故曰得中。卦例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來。蹇解相綜故雜卦曰蹇難也解緩也。如損益相綜益之震上而爲艮則損下所以益上損之艮下而爲震則損上所以益下也。故曰損益盛衰之始也。如旅之柔得中乎外者以豐下卦之離進而爲旅

之上卦也。豐旅相綜故曰豐彖。故親家旅也。如渙之
剛來不窮者以節上卦坎中之陽來居于渙之二亦
得其中故不窮也。節之剛柔分者在渙則柔外而剛
內在節則剛外而柔內故曰剛柔分也。節渙相綜故
曰渙離也。節止也。此說雖歷歷有據然雜卦之義未
必專為剛柔往來相易而設且各卦中無剛柔往來
相易之文者則雜卦又當別尋一義矣。綜之之說近
是而引雜卦以證之反鑿也。

百八歲論卷十九終

卷十九

終

廿

古今議論參卷之二十

閩中

林德謀采公恭料

施有翼爾奮訂閱

書論

蘇洵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于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于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于詩見商與周。

古今議論參

卷之二十

一

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于質。質之變而入于文。其勢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

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方堯之未授。天下于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愴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

古今議論參

卷之二十

一

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一人之罪。無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以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聖王之欲我。不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

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繇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返也

孔安國書序云先師孔子生于周禾觀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迷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詞撮其宏綱象其機要典謨訓誥誓

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此論其正而老泉論其變變亦正也江河固不能使趨上而聽其橫流潰決可乎

一曰義論卷之二十一

論舜陶漁

金履祥

瞽瞍之殺舜也象之欲殺兄也史記曰舜母死瞽瞍更妻而生象象傲瞽愛後妻子常欲殺舜然瞽瞍特出于愛憎而舜又非有大過惡何至欲殺之哉嘗考其情則虞氏自慕故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欲殺之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其爲畊稼陶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世之養

舜之爲田漁而人從之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

或者見逐于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于田漁抑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潛時之窮故雜書有謂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羅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雖出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又瞽象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辨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辨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于辨世俗傳訛之迹而在于發明聖人處

一曰義論卷之二十一

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入倫之至
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辨矣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

金履祥

史稱黃帝之曾孫警警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
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輝敬康句望瑋
牛以至替睨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
于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續姓亂序無別已乎
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于書
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
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
商周是也虞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
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
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
為王公侯伯夫以虞慕並契稷而為言則慕為有功
始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也
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解稱有
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
戴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
有○功○于○民○而○祀○之○初○不○論○某○世○也○故○註○者○謂○虞○以○上
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

耳此朱子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書乎書稱舜格于支祖即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稱黃帝其郊嘗即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祖宗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况國語罔云禘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顓報墓以至替駿之祖考也胡氏大意國語所謂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郊帝舜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也路史大意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墓以至替駿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爲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神宗之位而虞賓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况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謬矣

論郊錄

金履祥

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夫不見于經傳蓋德不若舜禹矣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于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語也舜郊祭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願自郊錄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爲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嘗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錄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于少康乎于是郊堯宗舜則廟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祀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確議

論啓大戰於其

薛應旂

予聞之以上討下之謂在彼此相敵之謂戰是故春秋有戰而無征以其皆敵國也若虞之於有苗仲康之於義和則征矣而非戰也。有扈諸侯也。啓君也。以天子討諸侯而孔子序書乃曰啓與有扈大戰於其有若敵國然者何也。啓失之也。古者天子有六卿諸侯有罪則奉辭以討天子弗躬也。茅戎不道定王伐之爲戎所敗。春秋書曰王師敗績於茅戎。言王者之師非戎之所可敗自取之也。啓失其御乃至遷廟而臨于小國之侯。以至大戰而不勝。君子以是知夏德之將衰矣。其誓之書所以及戰而不一及成敗者以成敗不足言也。然則聖人於此可剛而反著之。豈唯傷之哉。又將以爲後世戒也。

如澶淵之役。王欽若謂真宗爲寇準孫注。欽若固自傾擠小人。然其言豈可廢哉。沈長卿先生曰。澶淵之議。使發自秦檜。人將羣起而罪檜矣。然檜之和議。未必不卽本于準。且準和議既定。約歲納銀三十萬。然則虜之退也。非真宗之力。而三十萬緡

之力。豈使無三十萬緡。真宗豈可知乎。

西伯戡黎辯

金履祥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
 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矣則黎
 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
 以文王伐者為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于是傳註皆
 以為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是為至德而傳稱文王幸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
 黎之役文王豈遠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
 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于伐黎蓋諸侯賜弓

百論論卷之二

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
 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
 討之若崇若密須幸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
 文王之所得討况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
 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
 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
 為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為之
 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
 後世之議而于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

烏在其為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醜鄂侯文王聞之

竊嘆遂執而囚之而况于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
 如其其急也以紂之悍而于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
 一忌周乎故胡五峰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
 以為武王然則戡黎武王也昔者商紂為黎之蒐則
 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者
 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歟觀祖
 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阼
 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為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

百論論卷之二

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
 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于商書
 以商視周周蓋西伯爾殷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
 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受命作伯受圭璽
 相與之賜果爾則周之為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為西
 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襲
 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至有水紂
 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
 武王之為西伯見于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不奔周辯

金履祥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
王也夫祖伊之辭在于警紂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
箕子諸公在于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
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于商
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
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
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
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而孔氏

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

為後之速也此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
縛銜璧哀經與觀之說是尤傳之說也夫武王伐紂
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
也故予謂面縛事必武庚而後世失其傳也何也武
王為生民請命其于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
頸既而入商紂已自焚武庚為紂嫡冢故面縛銜璧
衰經與觀造軍門以聽罪耳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
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觀使奉有殷之祀示不

絕紂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
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備而未及微子以微
子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
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
說無乃蹊謬已乎至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諫偶以此
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為奴耳
因而為奴如漢法髡鉗為城旦春論為鬼薪是也而
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
而不可死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疑易可以
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訪已而願
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
予不可以不辯

數則皆綱常大事真不可不辨

金滕非古書

王康

余讀書至金滕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滕口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禱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夫周公而御二公穆卜以為未可戚我先王矣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為功此慘人佞子之所為也

下八義論卷之二

經緯

二五

而謂周公然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為不知命且滋後世割股醢天之俗周公元聖豈其然乎又曰今我即命于元龜爾其許我表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使周公而然非達孝者矣又曰公歸乃納策于金滕之匱中蓋卜冊之書藏于宗廟啓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既曰周公別為壇禱則不于宗廟之中明矣不于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

于宗廟金滕之匱又私啓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為挾冢宰之權而不有其若者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周公冊書宜不在宗廟金滕之匱即在其中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滕之匱至今乃啓之耶即此五事反覆詳究頗疑是編非古書也但舊傳今文古文皆有故疏于篇以俟知者

五說繫繫

下八義論卷之二

經緯

二六

周公居東二年辯

汪 淑

余讀金縢之書言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而疑朱子詩傳鴟鴞篇從漢孔氏說弗辟之辟音闕謂致刑辟而誅殺之也鄭氏註詩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則讀為辭避之辟蔡氏注書則從鄭說愚讀詩書三復致疑而未能決因合詩書之經反覆求之始信鄭說為是確然不疑何也流言者危周公問王室然未明其所繇起則一時是非猶昧周公未宜遽與師問罪故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是以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之二

退避而居東都二年然後是非明白而知流言出自武庚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蓋得罪人之情實也既曰居東則非東征可知矣意者公雖退居避位然必尚得將帶侍從護衛之人以自隨非如後世大臣貶黜不得一人自隨比也其作鴟鴞之詩極言恩勤保育王家先事預防勞動為甚遭逢外亂不得不言其辭促其情哀蓋避居之時所作非與師問罪所發之情辭也苟非成王後感風雷之變而逆之則大誥何繇作東征之師何繇而出乎

論我之弗辟

曹學佺

按鴟鴞之詩拙解與傳註異正因書經金縢一章合而論之始能貫通蓋謂金縢中弗辟者辟訓逃字周公謂既遭流言而非遜避于外則明抗國法而無以見我先王其曰弗敢請者謂成王雖知流言起自武庚管蔡而罪人斯得然尚在疑信未敢遽爾請讓二叔而迎周公也及風雷作金縢啓則大感悟周公之志孝而灼然知管蔡之不道矣想迎公歸之後二叔愈不安故挾武庚以叛王乃使周公征之也問周公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之二

東征子何以決其在必迎歸之後耶曰書敘大誥于金縢之後未必無意大誥正為東征發也一篇之內首王若曰維而屢言王曰又言冲人又言寧考皆本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而大誥之文周公實代成王而發揮者也不然則流言初起何等危疑公能請于王而行東征之事耶不請而行是為專擅非王之命而創為王曰等語是為矯託問公雖大聖人亦難以自解矣愚嘗謂鴟鴞本以喻武庚也成王因罪人之得而聞之則在東之詩以為貽王作

也。周公以代武王也。成王感風雷之變而問之。則前
 日之藏似爲今日地也。若篇首公乃爲詩以詒王名
 之曰鳴鵙。此乃史臣之詞。非聖人筆也。若泥乎此。則
 今詩書之指皆悖矣。孟子曰。詭詩不以文害辭。不以
 辭害意。愚謂說書亦然。
 無此等心目。不必讀詩書。

古今談論卷之二十

五

論大勳未集

曹學佺

問文王以服事殷。何云大勳之未集乎。曰。文王伐崇
 獸黎。俱是與紂同惡者。伐二國。正所以儆戒紂也。使
 紂知儆而反邪。以從正勳。莫有大焉者矣。故下文曰
 觀政于商。正觀其懲。改與否焉爾。
 文考有知直當引爲知己。

古今談論卷之二十一

三

秦誓

許孚遠

昔者孔子刪書而終之以秦誓嘗竊怪焉或以爲周
 衰而秦興孔子固已先見其微而於做書特錄之也
 噫聖人之心至公無我豈逆料于數百年之後而以
 事功成敗論哉及讀秦誓一篇則見穆公悔過遷善
 懇至惻怛春秋諸君慮未有及此者也然則如穆公
 者聖人惡得而不與而秦誓一篇聖人惡得而不錄
 秦誓悔過自是帝王第一好處自宜特錄至云聖
 人不以成敗論人不知始皇郡縣長城寔爲萬世

古今談話卷之二 經籍

永賴之功李禿翁謂始皇居然爲千古一帝王介
 州更謂秦非與周爲代而與六國爲代周衰秦興
 孔子自是先見其微不得謂秦誓終篇非開曆數
 大事也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齋訂閱

詩論

蘇洵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替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

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誠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喜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

與弒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

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詭譎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

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充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之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疆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益詳

詩論

鍾惺

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于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卽在不必皆有當于詩之中。非說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爲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親刪詩者也。七十之徒，親受詩于孔子而學之者也。春秋列國大夫與孔子刪詩之時，不甚先後，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爲詩者也。今讀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列國盟會聘饗之所賦，與韓氏之所傳者，其詩其文

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木義絕不相蒙，而引之賦之傳之者，乎既引之，既賦之，既傳之，又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合。其故何也？夫詩取斷章者也。斷之于彼，而無損于此。此無予而彼取之，說詩者盈天下，達於後世，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已行矣。然而詩之爲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爲經也。今或是漢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漢，非漢與宋而是已，說則是其意以爲詩之指歸。雖于漢與宋與已說也，豈不隘且固哉。漢儒說詩，據小序，每一詩必

小序用
不可不
一說

若從
一說
不可不

詩之者
明人
不可不
知

欲指一人一事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慎，寧無其人，無

其事，而不敢傳疑，故盡廢小序，不用。然考亭所問，指

爲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滯者，近癡

者，近疎者，近累者，近庸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爲

詩盡于吾之注，卽考亭自爲說詩，恐亦未必盡于考

亭之注也。凡以爲最下者，先分其意，句明其訓，詰或

曰有進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

之注盡天下之爲詩者也。故古之制禮者，從極不肖

立想，而賢者聽之，解經者從極愚立想，而明者聽之。

古今議論參 卷十一

今以其立想之處，遂認爲究極之地，可乎？國家立詩

于學，以考亭注爲主，其亦曰有進于是者，神而明之，

引而伸之，云爾。

蘇東坡詩論云：六經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

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曲說，雖其義之不至于此，

者必強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夫詩上

及于君臣父子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于飲食牀

第昆蟲草木之微，蓋其中無所不具，尚何以繩墨

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

關雎辨

鄭 樵

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為康王政衰之詩。揚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于上，楊賜曰：康王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大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范曄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薛君章句亦謂關雎詠淑女以刺時。詳諸上文，皆謂作于周衰而不知麟趾。乃關雎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觀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皆非治世音無疑矣。曰非也。

蓋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于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諫諷。故曰：作作之為義。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于衰世也。

作字如此說詩樂皆微。

國風辨

鄭 樵

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于王風。蓋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于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之地，憫其壞而思典舊，其詩雖作于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皮雖美，齊而在衛，倚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篇，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于王風，而雅之詩，則出于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見于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于風者，幽風是也。平王之詩，見于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為國風，則幽詩亦可降耶。

此卽采詩序詩因乎其地之說。愚嘗謂十五國之風，當以十五國之音讀之，意為此也。

幽風辨

鄭樵

幽之風置之檜曹之下者何也蓋習亂者必思治檜
終于匪風思周道也曹終于下泉思治也天下後世
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治
一變而復見幽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變于十
五國風者此也

蓋本文中子變可歸正之義

商象頌辨

鄭樵

魯頌是僖公已歿之後序中明言季孫行父請命于
周而史克作頌是頌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闕官曰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奚斯作新廟耳非作頌也而
漢班固王延壽等反謂魯頌是奚斯所作商頌明言
正考父得商頌十六篇于周之太師而太史公曰宋
襄脩行仁政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頌此蓋出
于韓詩以商頌出于春秋之世故為此說爾當漢之
時詩之序未出宜乎言詩者之抵牾也二頌之作當
以小序為正

大雅小雅辨

楊慎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有大雅此說木安人
 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
 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
 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
 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
 之體者為雅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
 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
 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
 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夔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
 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
 體少者然終不得為大雅也離騷出于國風言多比
 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
 稱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
 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
 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
 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大之別昭昭矣

四始品目

程大昌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即至商以所從得之地名史
 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必加損也先儒贅添國
 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而大小
 高下之辯起於其間夫頌愈於雅康宜其減象億乎
 雅加于風二南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
 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且其
 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
 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為政自政而變為
 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而左有大不然者東
 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頌
 首歸尊稱之曰王不敢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
 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子問黍離于
 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
 此不敢極辯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為歸宿故
 寧置之不談而已凡此皆始于信四詩而分矣惡故
 雖甚善傳會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
 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皆命也詰之與

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
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
故○也○是○故○秦○穆○之○昔○上○同○湯○武○文○侯○之○命○亦○配○傳○說○
世○無○議○者○正○惟○不○眩○下○名○耳○至○于○詩○之○品○目○獨○說○
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又○曰○學○易○莫○要○于○玩○象○學○詩○莫○要○于○玩○體○故○王○之○
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
也○詩○體○自○殊○非○雅○重○于○風○頌○高○于○雅○也○審○如○是○也○
王○國○侯○國○各○有○風○而○天○子○諸○侯○各○有○頌○矣○周○平○王○

詩○列○于○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僖○詩○列○于○頌○不○

失○為○諸○侯○之○卑○彼○謂○聖○人○降○王○國○而○尊○諸○侯○陋○矣○

愚○毛○詩○臆○解○竊○以○魯○之○有○頌○也○泮○水○思○樂○差○擬○鐘○
京○闕○宮○膺○德○差○擬○赫○怒○崇○文○攘○狄○功○固○自○宜○頌○者○
而○王○之○降○也○幽○王○尚○列○于○雅○平○王○抑○而○從○風○意○成○
中○之○詩○不○復○知○有○君○父○擬○而○之○風○不○成○其○為○王○也○
魯○隱○公○之○世○寔○乎○王○之○世○詩○亡○而○春○秋○作○或○以○此○
夫○

論國風 南學佳

大序曰風雅頌者聲樂部之名分也風則十五國風
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論諫言之者無
罪問之者足以成故曰風愚按風為八卦之巽深入
于物而無迹上之化下與下之諷上皆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也但事兼美惡未必專刺義取通行未必專
刺乎上太史循行而采之太師入樂而奏之其大指
在于諷諫閉邪而歸之正以成主德之美即普奏樂
工執藝事以諫之謂也序又云至于王道衰禮樂廢
政教失國異教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按正變之
說即序首治國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
之音哀以思各錄于政事風俗之不同也但先儒所
分二雅之正變尚自近理至以二南為正風幽十二
國為變風似失之遠矣夫幽係王業根本周室之所
繇興也豈得為變乎叙詩者因二南在前故幽不宜
與列國幽而以為變是亦反本還源使民德歸厚
意也且列國分茅俱在文武成康之世豈其初政事
即乖而風俗即敝乎愚謂一雅之內而有正變則一

國之風而亦有正變庶于例不相悖耳。

古今談論卷八

卷廿一

十三

論雅

曾學佺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按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先儒謂之正。自六月以下。謂之變。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謂之正。自民勞以下。謂之變。然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禱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攷者矣。愚按朱子此論較諸先正頗為明悉。然謂變雅之事不同。而以其聲附于二正。似亦未有顯據。且怨誹不亂。去歡欣和悅之聲遠矣。又安能強附之耶。諺謂小雅多載臣子事。間有及人君者。則亦人臣之祝其君。以答休既者也。大雅多載人君事。間有及人臣者。則亦君父之勞其臣。以酬勳美者也。風有正變。而雅亦有正變。如國之始治而終亂。俗之始厚而終薄。思之始和。樂而終傷。悲音之始平。變而終嘒。殺皆相因而不得不然之勢也。如此則臣

成其爲治亂之臣。君成其爲治亂之君。而正變歸于
二雅。不必以聲相附會矣。請質諸高明者。

古今議論卷之八 卷十一 經義

論頌

曹學佺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
之。按頌而曰容。猶廟而曰貌。爾故孔鄭二儒云。頌之
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廟之言貌。以死者不可得見
立宮室象貌之也。

凡經史有刺。然褒爲善者有甚踴躍。詩之有頌。洵
以昭揚前哲。尤以引掖後王也。然盡若今世之碑
志墓銘。無爲其頌矣。

古今議論卷之八

卷十一

經義

六

詩序辯

程大昌

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槩定。其大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餘。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為也。采詩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審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具有實狀。

古今議詩卷

卷十一

詩序

致之太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按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為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為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托。二語者。合為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叙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止州因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飲其便于討求。遂登。

劉諸序各置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夫子刪詩。取其合道者存之。不合道者去之。二語最確。馬端臨曰。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出于傷財。困役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詞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于愛桓叔。叔段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鄭莊。晉服之口者。則可錄也。噫。盡之矣。

古今議詩卷

卷十一

詩序

詩有二南無國風之名

程大昌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于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幽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于國

古今論

卷廿一

七

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上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魯幽此十三國者詩皆可採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施爾奮曰詩出南字可謂撥火寒仄矣然直斷為無國風是又滅火也。左荀史遷猶為近古豈真說劇風名在子貢與師乙論聲歌明曰宜雅宜頌宜風宜南今逕以風易南何哉。毛氏據太史公四始之義分風雅頌為四詩。愚意雅分大小總一雅名今當以南字冠二南篇首以風字冠十三國篇首於四始之義斯得矣。

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

程大昌

春秋賦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饗之用鹿鳴。卿飲酒之笙。蘇庚鵠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頌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替。季札觀樂有舞象。削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削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悉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

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燬闕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鈎命夫之書。叙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于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漢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辯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爲用。乃

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爲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于削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爲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此予所以敢違諸說而斷以爲樂也。

歷歷無疑

古今論衡

卷十一

三

論詩亡然後春秋作

鄭 樵

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也。春秋始隱公。適當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于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于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我。

愚解在四始。曰詩益王降而風正。春秋王不稱。

詩人論論公

卷十一

十一

天之例非謂其體之本風也。

論秦以詩廢而亡

鄭 樵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妃如夫婦。祗席之秘。聖人為詩使天下匹匹大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然亟諫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携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惡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紆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于是始

詩人論論公

卷十一

十一

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原詩

蔣德瑛

情者性之子性者天之就有性即不能無情有情即不能無詩非古有詩今無詩也然而今實無詩蓋夫子雅言詩與書禮參而孤氏曰詩亡而春秋作及觀子夏所辨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而感鬼神則詩中之書禮也明得失哀刑政鄭盭宋燕衛趙齊辟則詩中之春秋也大哉詩是之謂真詩是故其人不擇卿相其胸不傍書史其法不局四聲而宮商叶其材不綜萬有而丹青潤其旨兼書禮春秋

古今義論卷之十一

之用而意象深微思議路斷於經外別為一宗故秋在于涵泳反覆徐而識其性情之所以然自鄭康成以注禮之學箋詩已足夢境而或弁小序而臆去之則夢中之夢矣三百篇而下漢有蘇李魏有曹六朝有陶謝唐有杜李韋韓明有李何皆詩之雄其餘不可勝數微論于子夏所稱矣如而如曹瞞父子顯出而霸豎壇可歎也此孤子之所謂詩亡也夫詩何嘗亡哉古之人不言詩而詩生焉今之人競為詩而詩亡焉是故郊天之詩生民為質至練時日而巫矣廟

古今義論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七

裕之詩玄鳥那為玄至房中而杳矣朝會之詩卿雲為華至栢梁而衰矣巡守之詩翁河為允至椒子而費矣頌美之詩康衢為淡至唐叢而飾矣諷刺之詩椒聊為微至五噫而露矣贈別之詩蒸民梁山為與至河梁而淺矣送生之詩蟋蟀為裁至龜雖壽而放矣羽獵之詩吉日為允至上林長揚而佚矣閨怨之詩白華飛蓬為厚至團扇而輕矣從軍之詩楊柳雨雪為極至鏡吹而夸矣都會之詩商邑為壯至三都而蕪矣宮室之詩斯于為範至景福而腐靈光而詭矣此皆后之工于詩者而况下此者乎然則詩遂亡乎日不亡也古之草木鳥獸今之草木鳥獸也古之筆舌今之筆舌也古之情今之情也以詩言詩則明沿宋膏唐拾晉馥魏倚漢規揚雄步長卿之蹤宋玉衍靈均之製皆襲也取青媿白用料使事皆借也無故而伸喜不得已而應酬皆贗也不情之詩也以情言則情之所至悠然而動渙然而興皆性也則皆詩也蓋亦循其本矣古之人薰染于聖教之久一念而孝敬人倫教化刑政得失之故隱躍心日間以為天

地鬼神之性原與人性通。故其性治而情亦治。漢猶
隣古。差有可觀。而所以情其性者。則晉唐為甚。晉以
老莊成運。一變而趨淫靡。子夜樂府不異平康。唐以
詩取士。如今之時。義格套既熟。不復知聖賢為何語。
後之詩沿此兩派。而舜臯周召尹吉之意亡矣。乃欲
其呼吸之間。動天地而感鬼神。豈不遠哉。聖門唯商
賜。妙悟乃子貢。謂性不可聞。而與師乙論聲歌。則曰
寬靜柔正者。宜頌。廣大疏達者。宜大。恭儉而好禮
者。宜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風。肆直而慈愛者。
宜南。皆以治性也。夫詩者。直見而動者也。知所治性
而後可與之言詩。

善說詩

古今談詩

卷十一

其六

卷廿一

古今議論卷二十一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春秋論 欽定傳序

范 寧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彛倫攸斃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灾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

古今議論卷二十一

一

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繇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迫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衰與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

而備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邠君所以明其

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

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青黃人道之幽變舉得

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

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

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

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

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

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

古今議論卷二十一

朱十一

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

有三而為經之旨藏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

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垂左氏以驚參兵諫為愛君

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

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

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

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

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

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為夫人

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疆
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左氏豔而
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
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
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雖序穀梁而左氏公羊具見其中，非單舉也。

古人論語卷之六 朱子

春秋論

呂大奎

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
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
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夫
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
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
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為其實而魯獨
受其名。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
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出于尊聖人太過而不明
乎義理之當，然是故過為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
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為夏時商輅周冕韶樂
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于春秋。
此皆一切謬妄之論，其大要皆主于以禮樂賞罰之
權為聖人自私自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
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
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
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
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于修春秋之時而竊禮

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于誣聖人乎。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

春秋之作。謂以權自予。固謬。謂以權予魯。亦非。蘇老泉春秋論。謂天子之權不在周。夫子不得也。而以予魯。其言曰。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

古今義論卷之二十二 法論 五

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予其子孫。所以明見思周公之意也。用桓之亂。夫子沐浴而朝。告哀公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之予魯矣。是說也。似之而非者也。許子遜先生春秋論辨云。周公雖聖。不先文武平王。雖不肖。不下隱桓以後之公。周公不敢以其聖加文武。而隱桓以後之君。乃得以其不肖加平王。此理之必不然者。曾謂孔子為之。

我字不

耶。孔子而與魯以天子之權。則魯之郊之禘之雩。門之兩觀。不當疑其僭。而季氏者。亦周公之裔也。魯可僭周。季亦可僭魯。八佾之舞。不當譏其忍。然而僭也。忍也。夫子且佗祭而不堪矣。則非與魯以天子明矣。然則春秋之作。將誰與乎。曰。天下無君。天子之權。魯不能有也。周亦不能有也。而有道者。有之道。非天子之道。而文武周公之道也。亦非文武周公之道。而天之道也。以文武周公之道。而賞罰文武周公之後人。以天之道。而賞罰乎天子之

古今義論卷之二十二 法論

與夫天子之臣庶。其理直其辭順。奚病而不可。舜禹之禘也。湯武之放而絀也。其初亦非有天子之位也。然且為之而不疑。天下後世且安之。而無譏者。亦曰。道在我。故也。道之所在。舜可以擅唐。禹可以擅虞。湯武可以擅夏。商孔子亦可以空言擅周。家之賞罰。夫空言之與實事也。相去則亦遠矣。誰謂舜禹湯武以實事得。孔子以空言失。與舜禹湯武孔子之所為。皆以天下古今所有之理。行天下所無之事而已。

世變論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春
 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二變
 也劉知幾云孔子述史始于堯典終于獲麟蓋書之
 終春秋之始也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文侯
 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
 之始不共戴天之仇未報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
 修扞我下艱患已徧矣用資爾桓墜一齒功已報矣
 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國無復事矣即此一編而觀之
 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絕也蓋遲之四十
 九年而無復一毫振起之意聖人于是絕望矣蘇是
 而上則為西周繇是而下則為春秋此獨非世道一
 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橫然
 猶時有勝負也蓋至于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交
 身之俗儼然與晉侯為兩伯矣入春秋而太未強然
 猶未至于竊位也蓋至于獲麟之歲而齊陳常弒其
 君齊自是為四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魯國
 之政盡在三家則魯如贅旒矣在晉則自趙鞅入絳

之後晉國之政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
 漸已具矣向也夷狄之交于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
 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魯而奔走于偏方下國之越以
 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今也伯主不競而諸侯
 之爭城爭地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
 之前其世變為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為戰國又
 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終也不特此也合
 春秋一經觀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
 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
 之時莊之十三年會于北杏合天下而聽于一邢古
 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二年城衛四年伐楚五
 年會世十九年盟葵丘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伯
 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
 故隱桓之春秋多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
 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
 極寡伯主之興同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非世道
 之衰耶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橫中
 國而無伯者十餘年三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于是

中國之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度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于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而虢之會再讀舊書。于是晉楚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于申。實川齊桓召陵之典。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王夏盟而晉之會諸侯。繇是止。朝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而後諸侯無王盟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猶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爾。其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于後則名字著于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未有書字也。于后則有生而名字矣。始也諸侯盟諸侯于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于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借天子于後則大夫借諸侯矣。始也大夫病諸侯之柄于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邈之

而上則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公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于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鑑者。託始于韓趙魏之為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春秋者既能光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大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

春王正月辨

章 漢 國書編

春王正月從胡傳之說者則王是時冠周月從陽明之說者則王改時改月訖無定見合二說論之若以胡傳為是孔子雖得遂其行夏時之志而實已冒平生今反古之愆若以陽明為是孔子雖得違乎擅改正朔之罪然武王周公何有于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之道恐二說俱未當也愚竊以周之時亦未改月亦未改其以子為歲首止以新時周之命而使臣民之朝賀者以十一月為首耳至若所以順天道授民時

正

商周與夏一也前乎周為商之建丑矣伊訓惟元祀

十月二月朔不可以證商之改歲未改月乎後乎周

為秦之建亥矣月令十二月數將歲終歲且更始不

可以證秦之改歲未改時與月乎凡此類易書詩禮

俱有明證用列于後以備攷焉

夏小正者夏后氏之書孔子得之杞者也夏建寅故其書始于寅周建子雖改歲於十一月而授民時巡狩蒸享皆與夏時同故其書始于丑春易證未改時月夏正建寅不必論已殷正建丑如伊訓惟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太甲中惟王祀十有二月朔即此觀之舉

元祀王祀而止云十有二月固是殷以建丑為歲首

而其時與月終未改也書證未改時月

邠風七月之詩周公作以誥訓成王而七月流火九

月授衣傳謂七月為夏正七月也其果然歟蓋火流

于七月衣授于九月萋秀于四月螭鳴于五月霜蕭

于九月場滌于十月雖欲不謂為夏時焉不可也抑

知周之時月其即夏之時月乎蓋周正建子為天統

是特改乎歲焉耳其與夏商有不同者謂其改歲不

同非謂改歲即改乎時與月也小雅六月章有曰六

月棲棲戎車孔飭四牡駉駉載是常服十月之交章

有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使周

果改月則六月乃夏之四月十月乃夏之八月也四

月即不可以與師而八月日食即為日月之吉凶乎

小明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曰昔我往矣日月方

煥是日月方煥雖欲謂其非夏正建卯之二月亦不

可至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

日烈烈飄風發發其未改時與月也又不待訓釋而

四五月間

可與離

加月食

四四月

一月

自明矣。詩證未改時月

周禮一書周家之憲章也。孔子志在春秋而行事之實見諸春秋所以書天時書王章其書法一本之周禮。豈徒有見于六官之首必稱惟王體國經野使萬邦。恍然知天王之當尊而著為春王正月之書法哉。即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如中春書擊土鼓。飲郊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如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觀于此。則周之時信未改也。不然冬至常在九月夏至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在三月。中春當在十二月矣。周禮未改時而春秋所書之春非即周禮之春乎。如冢宰司徒司馬司寇皆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教政刑于邦國都鄙乃縣治教政刑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飲之。觀于此則周之月信未改也。不然則正月當在夏正建子之月。謂之始和不可也。天官冢宰篇凌人掌水正歲十有二月。今斬水三其凌春始治。鑑若周果改月則十二月為夏正十月矣。安得有永可斬也。若周果改時則建子之月即為春。又何待春始治鑑也。或曰先

輩謂周改時月其所據者亦禮記也。孟獻子曰正月

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孟獻子為之也。斯言出于雜記宜亦可徵而可信矣。曰明堂位非禮記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是六月謂之季夏。則七月非仲夏日至不待辨也。况七月而禘乃云孟獻子之所為。則獻子之言又安足信哉。禮證未改時月此辨歷歷有據。而主陽明之說者獨多。茲詳附諸家辨說以伸夏正之義。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日。古今之曆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何言古今之曆皆建寅也。曰三皇事不可考。五帝以來孟春正月朔且立春會于天曆之管室是顯帝之曆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且則無非建寅矣。嘗觀圖風七月之詩。公劉后稷實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務亦惟七月流火之候。此皆占曆建寅之明驗也。若商書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正歲十有二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曆。脩祠舉事仍按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

提法

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十月。至太初曆首用夏正。迄今不能易也。新魏皆嘗建正。唐肅宗亦嘗建子。未幾而皆建寅。此皆有明驗者也。蓋嘗論之。編年始于春秋。改元始于秦惠文君。紀元始于漢武帝。武帝改秦正。而用夏。立年號以紀年。湯武復興。豈能易哉。蓋殷周異建。正武帝改年號之意。湯武用之不甚明白。却制造于丑耳。鄭樵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也。建子非春。而以爲春。爲胡安國之學者。曰。以夏時冠周月。書王正者。存周之正冠。以春示行夏之時之義也。爲蔡九峯之

學者。曰。商周所謂正朔者。但以是月爲歲首。朝會聘問。頒曆授時。於是始焉耳。其實時不改。月亦無改也。其爲孔安國鄭康成之學者。曰。商周之正朔。非獨改月時亦改也。後漢陳寔傳。冬至陽蒸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一月陽氣以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是其說之不一。千古以爲不決之疑。愚嘗求之。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建子之月。一陽所始。安在不可爲春。午未之月。陰

氣所始。安在不可爲秋。其于秋冬也亦然。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義實兼行之矣。是義也。曷從受乎。曰。受之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以告顏子也。王荃

春王正月之說。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白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余竊辨之。夫子嘗曰。吾從周。

又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其得爲從周乎。夫子作春秋。以誅亂賊。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乃首改周正。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乎。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泰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

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于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

下論論公 卷十二 經籍

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于子而極于巳午。陰生于午而極于亥子。陽生而春盡于寅。寅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盡于申。申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相悖者也。且也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如此則固夏時矣。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王守仁

按春王正月。或用周正。或用夏正。或云以夏時冠。而月先儒至今論者不一。而子安從曰。余從夏正而已矣。曰古今之說。從周正者十九。從夏正者十一。胡氏始用夏時。冠周月。以調劑之子。獨何取于夏正也。曰詩書周禮所言。時月皆與夏正合也。而春秋何獨不然。且若單用周正。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爲之哉。如謂以夏時冠周月。意必如十一月爲正月。而時仍爲仲冬。正月爲三月。而時仍爲孟春。是謂孟

下論論公 卷十二 經籍

仲。失其倫。又如夏五六月。而在周已七八月。秋八九月。而在周已十十一月。是謂時序。乖其度。與先王平秩四時之義。舛矣。且夫子周臣子也。所修春秋。魯史之舊文也。以易世之時。而冠昭代之月。義之所不敢出也。然則時月俱夏正者。于義何居。蓋周建雖以子月爲首。而曆數仍不改乎。商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夏之曆數。魯史春秋皆沿夏正。亦遵周制也。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此曆數之類也。所損益者。此建寅建子。建丑。尚白尚黑尚赤之類也。且若周禮孟冬

十月已頒來歲之曆。十一月建子。固有朝賀書雲之事。而諸侯朝覲發號施令。則俱在來歲之孟春也。文如國公承喪。卽位雖在本年。而紀元則以明年之正月。以此例攷之。則書隱公元年爲春王正月者。甚合矣。

已上諸說。文成一味偏執。卽文格亦兩路調停。不。如蔡鄭曹章四家之確有把柄也。余按文成其辨之最難通者。曰冬可爲春。夫冬可爲春。將昏可爲旦。來亦可爲暑矣。而其最有理者。曰周不改時。何。

古今義論卷之二十二

待言行夏之時。不知四時一定不易。因建子曰周之時。建丑日商之時。建寅日夏之時。其云行夏之時。猶曰用寅之月。云爾。非謂周之已改時也。文成謂天王正朔不容改易。豈上天時令。反可改易耶。愚因取晦翁告朔註。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此一語種種可爲夏正之驗。其曰季冬則明是前歲十二月矣。其曰來歲十二月。則明是以正月爲歲首。以十二月爲歲盡矣。其曰古者天子則明是歷代皆建寅矣。商周朝會頒。

授朔於二月。亦猶今鄉俗或以冬至爲年。或以臘月爲年。及外夷或以中元重九爲年。是也。而時令月令。竟何會改換乎。且以十一月爲正朔。其於正字甚爲不通。何也。凡月皆有朔。獨正月則謂之正朔耳。歷代曆數皆稱正朔。俱是以正月爲歲首。卽商周建子建丑。不過以是月頒正朔耳。何曾以是月爲正朔耶。識得一頒字於行字便自了然。

古今義論卷之二十二

古今議論參卷二十三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禮樂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也人性

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也人性

有男女之情妨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眾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寢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乎禮移風易俗莫善乎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

男防
下大
作禮

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而無怨畏敬而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于享獻辭受祭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于詩歌詠言鐘石管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司馬遷禮書錯錄荀戴弗黃錄云此係禮樂總論
下分疏者亦弗錄

禮從何出出乎天者也昔者帝王繼天而治質文相推而禮行焉蓋至周而大備故曰周禮其禮儀威儀三千三百所以品節民用而錯綜官常者則曰儀禮二者聖人之經也至于禮記則或錄舊禮之文或述變禮之錄而其中又多儀禮之疏義故特謂之傳是禮禮者果何自而傳哉自夫河洛效靈圖書象出鳳鳥秘瑞剛述功成聖人經世之具已萃于六經之文矣然韓起聘魯見易象春秋始歎周禮之在魯孟子古今議論卷之二十三

論王制謂諸侯去籍至于中商滅棄禮法典籍大壞則禮經之缺在春秋戰國已然而不特及于秦政之烈矣天右斯文漢除挾律于是遺書間出而魯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與古文經出淹中者篇目相合然皆止于士大夫禮其朝覲會同郊祀大享遂逸而莫攷河間獻王購集所得諸禮凡百三十篇獨周禮晚出秦氏獻之秘府然五官僅存而冬官遂逸厥後戴德則補十五篇為大戴禮戴聖則四十六篇為小戴記而馬融傳小戴之學足以明堂月令等篇共為四十九

是為禮記鄭玄受馬融之學為三禮說先王典章類辨之數各有訓攷而離經殆合矣此漢儒傳經之略也且周官之考工記不類經文儀禮之王朝禮又多遺闕聖人經世之大典講而不明是以漢武以為騷亂不經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世莫有傳之者獨劉歆知其為周公致太平之迹乃用之以輔莽唐太宗知其為聖人之作乃不能用之以致治他尚何說哉至于韓愈大賢亦苦儀禮之難讀而謂今誠無所用則禮經之不行蓋自劉歆輩誣之而不獨壞于王安石素經之失矣逮于有宋諸儒輩出篤信遺經講明理學淳熙有俞廷椿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作丘葵訂二家以為成書吳澂集三禮以為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可言者而大儒朱熹則修復王朝等禮以喪祭一禮付門人黃榦紹成其書曰通解汪克寬又因其成法為補逸于是千載不完之書賴以彙粹而羣疑亦定矣此宋儒衛經之畧也雖然傳經者傳其文也昔之言漢儒者曰註疏出而經義晦則傳經者既不免有病經之虞衍經者衛其道也昔之

言宋儒者曰議論多而成功少則術經者亦未必致用經之效朱子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故當時有修復三禮劄疏殷勤懇篤具陳于上而惜不獲行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禮彙為一經分列科試俾海隅皆獲誦習聖經之全以觀盛世之化將見敷錫之下下以率訓于皇極上以弼治于太和而諸儒術異之功獲收實用矣

古今義論卷之二

五

周禮

瞿景淳

王者之制莫備于周禮蓋周公成文武之德而畫為萬世之經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共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較其治天下以封建其成民以肉刑大木既立然後隨而增益之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車旗圭璧梓匠輪輿畫績塹壇之法魚虫之微至纖至悉無不畢具而意之所在雖六卿各分其職而太宰得總其權維時道洽政治四方無虞固本于闡維麟趾之化而法度之維持者亦不可誣也故鄭玄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仲長統亦謂周禮為禮記之經皆有見矣若汝其時則賈公彥以為六年所制得之而鄭眾謂作之于豐者失矣挾書之律既除河間獻王得之本氏乃始入于秘府劉歆見而重之鄭緝杜預各為疏解乃編授于諸儒即設位言之謂之周官即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劉歆嘗奏置博士格于兵荒武帝嘗欲設學官而為羣疑所沮其與王制不合者蓋于制之

官出漢儒撥拾之餘。與軻書不同者。蓋孟氏之論在諸侯去籍之後。冬官之屬。雜見于五官之中。要之本全若強續所不類。猶以羔補狐。以縞補緇。適所以致疑。凡可疑者。皆此類也。五官之缺。如畜夫司商之類。本見亡于秦火。若強以爲全。不知儀禮所載國語所錄。自足以相證。凡所闕者。亦此類也。設官分職。周書舉其繁。周禮盡其詳。因事以存名。要之分攝者。多固不一。一求備矣。遂人匠人。一以長言之。一以方言之。因地以順其勢。故其縱橫有不同。均之以便民。爾內

禮記卷之三

卷之三

七

宰之掌。固有寺人女史之屬。凡奔走趨事與教法之備者。皆其爲之。宰特主其職耳。而六官嬪御。裸獻瑤爵。佐后立市。皆禮之宜有者也。豈若後世之婦無功。事而祭。獻不聞者乎。三物之法。求其德行道藝之全。卿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登其夫家之衆寡。三年大比。賓之于王。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而亦未嘗求備也。豈若後世之徇名取士。而行業無聞者乎。屬民讀法。非授也。于民爾親。故教爾教。而民日遷于善。

三所

三所

矣。屬人五布。非苛也。抑其逐末作之務本。而民浮僞自消矣。以國服爲息。如農以粟米。工以器械。隨所有以爲便。非稱貸以取償。亦何近利之有。賈田掌于載師者。蓋吏爲縣官所蓄。而非商賈所受。四民不相易業。若以爲商賈之田。則工亦當有田矣。賓客屬于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屬之司寇。所以威懷諸侯矣。玉府共王之獨用。內府待邦之大用。亦猶古有世藏。而豈以致之四方乎。三公北面執璧。后致飲。而降醫醜原。其禮意自備。而豈謂不與尊敵乎。內小臣之掌。蓋親族之在四方。昏姻之所往來。固以君命行之。非外交也。媒氏之所判。蓋男女昏姻。以時娶乃爲配。奔乃爲妾。緣禮之殺。非恣亂也。夫聖人周天下之慮。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無一而不講求。無事而不精備。彼林孝存十論七難之詆。何休六國陰謀之排。不足爲此書之累。自取侮聖之罪耳。後世行之者。如攘竊之新莽。固禮之所必誅。而堅辭之安石。不又深病乎。太宰之規模耶。

周禮

瞿景淳

太宰既以九職任民矣而復有九賦者蓋九賦所貢
出于農圃藪牧工商嬪婦臣妾閭民乃任民之稅也
九賦所飲出于邦中邦甸家削邦縣邦都關市山澤
幣餘是乃任地之稅也然地之所供何莫非民之所
出者哉既曰八統任民矣而又謂九兩繫民者蓋統
曰規親敬故進賢使能保庸尊貴幸吏禮賓此以治
王畿之民也兩曰牧長王吏師儒宗友此以治畿外
之民也然兩之所繫何莫非統之所馭者哉卿大夫

卷之二 三經

以正月頒法是亦足矣閭師每歲二十五家讀法二
十餘次蓋中人之性常必有過彼其異日將有賓與
之期故以讀法書德行道藝孝弟姻睦敬敏任恤之
實正所以寓陶鑄之術也雖繁數何厭哉師氏教三
德三行亦已足矣保氏既教以六藝又教以六儀蓋
世祿之家鮮克錄禮彼其異日將有任子之用故以
儀藝責之中和孝友動容中禮節奏比象之學實所
以運玉成之棧也雖嚴密何過哉吾聞父母仇不共
天兄弟仇不同國今設官和難錄其先動禁其怒聞

卷之二 三經

若相待矣不知先王重民物之命惟欲攘無臂執無
兵故為此制且辟之則仇可以釋不辟則法可以執
亦足伸孝子之情矣豈若唐人議殺汪黃之忍耶吾
聞野麇惡無禮蝦蟆耻淫奔今設法聽奔限以仲春
會以途次若相違矣不知先王行多婚之政不忍男
有嫫女有怨故為此制謂凶喪不可為悅納采不能
覩迎是亦存烈女之節矣豈若鄭人采問濮上之淫
耶以田獵言之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以講武是
蓋鄉遂之民隨遠近而量征或春蒐則夏不苗或秋
獮則冬不狩但言其名當如是耳豈必盡致于司徒
而聽教于司馬以廢農業哉以祭祀言之曰天神八
變地祇六變人鬼九變以致物是蓋樂舞之妙達洪
纖而皆格或六變而致祇不致物或八變而致物不
致神但言其理當如是耳豈必毛鱗在圃沼而介羽
在臺池以獻奇怪哉泉府有收息之令蓋謂先王既
不禁商賈之務末亦不縱民以趨末彼王安石借此
為名而行青苗乃神宗之能臣三王之民賦也山澤
有虞衡之征蓋謂先王既不爭民之利亦不縱民以

趙利彼夷吾假此為辭而興鹽筴乃桓公之功臣三王之罪人也。玉府供玩好賜予之用非瓊林大盈之比也。蓋九功九賦不人玉府若獸魚之皮毛筋骨則入以為賜予玩好之需。遂帥之野職野賦則入以為佩服貨賄之用。是欲有藝入有經。果後世私藏之可並論乎。太宰掌百官兵衛之事。非丞相職銜之比也。蓋小宰司會分理財計。况呂伋雖掌兵必宰臣而後發。召公雖制命必戴卿而後行。是道有揆法有守。果後世宰相專權之可彷彿乎。

古今論衡卷之三

二

周禮

申時行

自漢除挾書齊魯諸儒執經競進傳儀禮者始于高堂生。傳大戴禮者始于瑕丘蕭奮。周禮之書未出也。河間獻王得諸李氏而因以上諸秘府。維時學官士額門持業非其師說不稱而警然求所以相勝一有異聞隨聲羣詆。漢武帝以為瀆亂不經之書。蓋諸儒之說誤之也。自劉歆好之。賈鄭父子習而宗之。其說遂稍傳于世。至王仲淹氏曰。周禮其敢于天命乎。朱仲麻氏曰。周官布覆周密乃姬公運用天理之書。

古今論衡卷之三

周禮

五

蓋至是而其論始定矣。然六官之中惟冬官缺焉。海間獻王補之以考工記。取工匠器械之事與治教政刑。踳而並列。遂使其書不信于天下。故世儒譏之曰。累周禮者劉德也。非此之謂耶。乃潛心是經者又網羅遺失。探討尋繹。各以意見為之說。宋葉時之補亡。元吳澄之考論。其最著者也。時之言曰。秋官有典瑞。夏官有量人。天官有梁人。地官有鼓人。以至巾車司裘司弓矢之職。秩然具在。蓋謂冬官寔未嘗亡。而散見于五官之中也。澄之為青麗內史。司士于天官。麗

大司樂諸子于地官。麗封人牧人于春官。麗銜枚司
隸于夏官。麗司獻司稽于秋官。而縣帥屨人等職則
以爲冬官之屬。蓋謂五官互見。而冬官實未嘗缺也。
主葉氏之說。則冬官獨專。而五官反滑。主吳氏之說。
則銓次失倫。而意義乖析。矧俞廷椿之復古編。王大
點之訂義。丘吉甫之全書。紛紜錯綜。莫知所適。與之
論議。其不爲聚訟者幾希矣。此愚之所未解也。夫詩
書六藝之教。必折衷于孔氏矣。孔氏之作春秋也。終
于獲麟。距隱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己丑。夏五紀于

一八義論卷之二

卷之二

三

伯之訛。皆因之而不改。故其言曰。多聞闕疑。又曰。蓋
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六經自秦火以後。書亡四
十三篇。二雅各亡其六篇。于聖人之經。則何嘗有所
損哉。孟氏之言。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班固
之論禮經。以爲自孔子時而不具也。諸儒生于數千
載之下。乃欲援已去之籍。輯煨燼之餘。而以已意爲
之傳會。是其智有加于孔孟。然則聖人之經。終不可
明乎。蓋聖人之經。聖人之心爲之也。嘗觀周禮一書。
纖悉具備。自天官太宰。以逮于雜氏。梓氏。自八典八

則以逮于草木昆蟲品式條貫。布濩流行。而淵然盎
然者。定充塞于其間。僭蓋至也。何與天官。鉅細一
也。內政至密也。何與于太宰。官府一也。馮相保章司
天也。何與春官。天人一也。遂師司田野也。何與于夏
官。兵農一也。山澤倉廩。庾民所需也。何與于司徒。富與
教一也。自姬公制作之後。習而用之者。何限。劉歆著
錄略。而六幹五均。託名于泉府。王介甫訓釋萬餘言。
而青苗市易。藉口于國服。蘇綽用其五六。而不足以
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彼周與隋。循述
用之。猶曰無益于治耳。劉歆王安石窮年矻矻。敝其
精神于訓詁。而卒以其術禍天下。窮經不明之害。一
至此極。乃世之逞其說者。猶紛紛而未已也。可怪也。
太史公論帝德。帝系二紀。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而申公之授詩也。疑者則闕。而弗傳。是孔氏信而好
古之教也。

割疑扶奧一無兩義

一八義論卷之二

卷之二

四

論周禮考工

吳微

周禮工官各官嗣焉。漢河間獻王以千金求之。帝復
 予。是以考工記補之。嗟乎考工記豈周書也。按書周
 官考工記上。次。次言三。孤。次言六。卿。以及九。牧。了。無。三
 言。及百。正。者。考工記之首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
 焉。說者謂六卿之職。百工居其。故。工。即。可。徒。之。職
 也。其說始於鄭氏。其言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屬。于。天
 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既。曰。處。其。一。是。百。工。者。六。卿
 中。之。一。卿。也。而。又。以。百。工。為。司。空。事。官。之。屬。則。又。不
 得。為。六。卿。之。一。乃。司。空。事。官。之。屬。耳。其。言。自。相。抵。牾
 如此。且。工。之。說。有。三。有。以。工。名。官。者。如。命。垂。作。共。工
 是。也。有。以。工。為。事。者。如。書。允。釐。百。工。百。工。熙。哉。是。也。
 考。工。之。所。謂。百。工。者。止。于。審。曲。面。勢。飭。五。材。辨。民。器
 是。子。夏。孟。子。之。所。謂。百。工。非。書。之。所。謂。百。工。與。舜。之
 所。謂。共。工。也。鄭。氏。不。知。其。異。又。為。之。說。曰。司。空。掌。營
 城。郭。建。都。邑。立。宗。廟。社。稷。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
 者。唐。虞。以。上。曰。共。工。其。說。蓋。以。共。工。即。司。空。也。夫。司
 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固。不。止。于。監。百。工。况。百。工

者。特。四。民。中。一。民。耳。孰。謂。司。空。之。職。在。于。監。百。工。而
 已。哉。有。虞。之。時。首。命。尚。作。司。空。其。後。又。命。垂。作。共。工。
 則。知。司。空。與。共。工。乃。二。職。非。一。官。也。鄭。氏。之。說。何。疎
 戾。一。至。是。耶。竊。意。六。卿。之。外。自。有。共。工。之。職。不。然。則
 百。工。各。以。其。事。分。屬。于。六。卿。若。玉。人。當。屬。于。春。官。弓
 人。矢。人。當。屬。于。夏。官。夫。舜。之。命。官。工。虞。異。職。今。周。官
 以。虞。衡。屬。六。卿。之。屬。則。工。亦。當。分。屬。于。六。卿。矣。
 自。當。以。周。官。司。空。為。正。分。屬。六。卿。終。是。兩。職

百八義論卷

卷二十一

十六

論儀禮禮記

朱熹

儀禮禮之本根而禮記乃其枝葉儀禮經也禮記傳也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昏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發明其禮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着處或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或不然如禮記所謂天高地下大句漢儒安能到此

馬端臨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又曰易本卜筮之書也

儀禮卷之六 卷之三十三 禮記

後人知誦十翼而不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人知誦戴記而不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所以不適于用